红羊豪侠传

张恂子 著

黄山书社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以太平天国的历史为经，英雄儿女可歌可泣的事迹为纬”,反映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它从晚清“国难深重，官廷腐败，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干柴烈火”的大背景着笔，相继描写了洪秀全传教、金田村首义、太平军攻桂林、打长沙、破武汉、下南京、直至天京陷落等一系列贯穿天国春秋的重要历史事件，艺术地再现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农民起义的宏伟悲壮的场面。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扣人心弦；结构布局开阖有致，脉胳清晰；语言生动、幽默，很有特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黄 山 书 社

张恂子 著

红羊豪侠传



《红羊豪侠传》序

呜呼！成败凄凉，英雄堕泪；黯然离合，姹女销魂。凭腐史，以吊项天；丧斯人，听慨歌而悲，虞情甘殉节。拔山盖世，五体乌江，红粉青锋，千秋碧血，岂不悲哉！至于匹夫怀愤，誓报异族之仇；千里长征，几雪宗邦之耻。乃因五王争权，孤城内讧，遂使十三省地，得而复失；九五尊位，登而更败。所谓一着之错，致坏全局之势也。铁马金戈，花团锦簇，英雄壮志，儿女柔情，或化望帝之魂，无异邯郸之梦，若太平天国者，岂不尤可悲乎！故凭吊其迹者，莫不有荒台蔓草、荡气回肠之感，叱咤风云、烟消雾散之慨焉。兹书虽稗官演义，未免失真，而绎事描情，几希似睹。则临其地而读此书者，能无古今成败之悲哉！

叶楚伧序于金陵



回 次

第一回　忧嗣续尼姑献计　光门楣和尚投胎

滚滚长江，风过处、浪花翻雪。兴亡恨，从今付与，蛟龙鱼鳖。脉脉雨添今日泪，蛾蛾眉门前朝月。奈舞裙歌扇旧繁华，都销歇。流不尽，英雄血；剪不断，儒生舌。甚霸图王业？狗偷鼠窃！野史亭边敲社鼓，稗官巷口吹村笛。听鲰生煮茗润枯喉，从头说。（词好。）

做书的提起笔来，就写了这一首《满江红》的词儿。无非是见了古往今来那些盛衰不常、兴亡倏忽的迹象，慨叹一阵，想寻些资料，来编一种历史小说，给诸位酒后茶余消遣。可是翻遍一部二十四史，差不多都已被几位前辈先生编成了演义，连那辛亥年的推翻清室，和最近的国民革命，都给眼快手快的朋友，抢先做得去了。（晚近说部，汗牛充栋。欲求一二差强人意者，竟渺不可得。作者笔下有无限感慨，盖必如作者之才始许操觚，为小说家言也。）做书的再三思索，忽然想到太平天国一朝，连头带尾虽只有一十五个年头，可是从金田起义到奠都金陵为止，一路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若不是内部发生了变化，凭你一百个曾国藩，也奈何他不得。再一瞧那时候的典章文物、礼制刑名，都带着几分创作性，绝不是山州草县的土匪强盗所能梦想得到的。做书的闲着没事，何不就拿这个做材料，编一部小说玩玩？做书的才把这主意想定，旁边却有一位朋友，噗哧一声笑道："你说二十四史早被人家占了先去，搜罗着编成了小说了，可是太平天国的事情，我看市上也有好几部小说，

你何必去拾人牙慧呢？”做书的道：“不然！那市上流行的小说，在下早已见过，不是把太平天国骂一个狗血喷头，左一声‘发匪’，右一声‘洪逆’，便是把洪秀全、杨秀清恭维得和蜀汉时代的昭烈帝、武乡侯一般无二。过犹不及，在下以为这都不是历史小说的正轨。（作历史小说，本不宜先有成见，作者一语破的。）至于在下编这一部小说，第一，先去掉成见，是非功过，一听读者批判；第二，那年代的先后，道路的远近，都有根据。至于结构，一方面除掉国家大事以外，做小说都免不了要有些穿插。所以这部小说，以太平天国的历史为经，以英雄儿女可歌可泣的事迹为纬，写将出来，包管和市上流行的大不相同。”那位朋友听了这话，霍地向做小说的兜头一揖道：“如此说来，你赶快动手吧，连我也想先睹为快咧！”做小说的哈哈一笑，便提起笔来，胡乱写了上面的一首《满江红》。（即此一首《满江红》，已足以涵盖一切，固知作者一艺精百艺精也。）接着便叙那正文道：话说江苏、浙江两省，在中国人文地理上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江浙两省，山明水秀，那风景的美丽，气候的温和，教一般文人学士流连歌咏，一刻都不能忘掉。请你瞧古人专集里边，说到江南，便好似有无限的美感。只要是赞美大自然的形容词，都给他老人家搬了去，装在那江南两字之上，直把江南形容得和洞天福地一般。说也奇怪，这种温和美丽的地方，便曾产生聪明伶俐的人物。所以科举时代，那些状元、进士，就给江浙两省人占了大部分去。尤其是那江苏的苏、常、太一带，和浙江的杭、嘉、湖三府，科甲出身的人最多。这大概是山川灵秀之气所钟毓，才有这许多词林俊品、翰苑清才应运而生。江浙两省的人，见状元、进士，并不十分难希望，自然都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自己年纪大了，便勉励他的儿子、孙子，到风檐寸晷中，去弄一个前程来玩玩。至

于弄到了，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那种牢什子的前程，于国家于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他却发誓也没有想到。幸亏那些父兄有了这个虚荣心，才拼命地去督促他的子弟，把毕生的精力消磨在这种玩意上。那状元、进士，才算不致灭种。（闲闲写来，一部巨著如是开场，而语语有来历，绝非其他小说家专说废话者可比。）单表浙江省湖州府地方，有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市集，叫做双林镇，镇上有一带粉墙、几株垂柳的地方，里面便是五开间阔的一所住宅。那住宅里的主人翁，姓郑名思勀，也是一位不第秀才。他也下过七八次的乡场，怎奈文章憎命，凭你做得如何高妙，可恨没有一个主司把他看在眼里过，所以连副榜都不曾中过一次。他赌气便捋捋胡子，退了回来，从此死了这条心。在家里教几个小孩子念书，享那田园的清福，倒也优游自在。论理，过这种生活，是人生最清闲最舒服的了。叵奈人类的天性，是个不知足的。俗语说得好，吃在碗里，瞧在锅里。人家瞧郑思勀白天"诗云"、"子曰"了一阵子，晚上便一枕黄粱，直睡到天光发白，吃的是太平粥饭，过的是快乐光阴，何等有趣！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我们要是挣到郑思勀一样的地位，那便是死也瞑目的了。"谁知郑思勀却还是有他的心事，他虽是无忧无虑，暖衣足食的一天一天过去，却还是镇日长吁短叹，脸上连一点笑容也没有。他究竟怀抱着什么心事，旁人如何能知道？只有他那位夫人胸中都是一明一白。原来他的夫人金氏嫁了过来，已是二十多年，却只生了两位小姐，年纪都在十岁左右了。从此金氏的肚皮再也不肯帮忙，就没有怀过孕。郑思勀夫妻俩瞧瞧这两位小姐，虽是容貌美丽，性情温淑，可是女孩子长大了，不免要嫁出去的，不生下一个儿子来，替郑氏门中接续香烟，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那位金氏夫人见郑思勀时常不快活，知道是为了这养儿子的问

题，怪来怪去总怪自己肚子不争气的不好。又怕丈夫万一想儿子想偏了心，要娶什么小老婆进门起来，那更要把事情闹大了。吃醋本来是妇人家的天性，因为这一层，所以金氏太太望生儿子的心，比起郑思劬来还要加上一倍热烈。（写郑思劬有郑思劬的心事，金氏又有金氏的心事，而又各与其身分适合。笔墨绝不呆板。）他便到处求神问卜，问佛烧香，求菩萨保佑他早生贵子。因为他喜欢闹这些迷信的玩意儿，所以双林镇上几所寺院庵观里的和尚尼姑、道士，都认识这位金氏太太。那些尼姑，是专向富贵人家走动的，仗着三寸不烂之舌，把死人都能说活，趁此捞摸些油水。这郑思劬家里自然也是这些尼姑的老主顾。有一天，一所白衣庵里的住持叫做慧缘的，来找金氏太太。金氏看在未来的儿子面上，那里敢怠慢，赶忙接进里边。那慧缘笑容满面，见了金氏，便合掌当胸深深地打了一个问讯道："好多天不见太太了，身子可好？小尼特地来向太太请安！顺便便来探听探听太太可有了喜信？"金氏还了一福道："今天那一阵风把师父吹了来？还承蒙师父关心，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不瞒你说，也不知是不是命中注定，我们郑氏门中，就该没有后代的。怎么直到今天，还是如石沉大海般，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你师父见多识广，可还有方法想吗？"慧缘道："阿弥陀佛！凡事都由前定，我们除掉求菩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讲到菩萨，只有观音大士，和我们东土最有缘法。他老人家因为发愿要度我们女人的苦厄，所以化做女身，以便闺阁中供养。（看是尼姑信口胡说，而字字出自佛经，小说之一毫一厘不能疏忽也如是。）再讲到求子，更是求观音菩萨最灵了！一般世俗不是还有专供着送子观音的吗？我看你太太不如在府上收拾一间静室，专供观音菩萨，早晚虔虔诚诚地焚香叩拜。要是你太太不会念经，那便合掌凝神，念那'南无观世音菩萨'七个字，也

是一样的。那观音菩萨瞧见你太太这样诚心，少不得大发慈悲，抱一位小少爷送到府上来咧！”金氏一听，这方法倒也不错。等那慧缘走了，便立刻分派婢仆收拾起一间静室来。捧了家里向来供着的一尊白瓷观音，供进一座神龛里面。（金氏求子心热如画。）一只桌子上，陈设着四碟时鲜果品和一束鲜花，此外又差底下人去买了木鱼、磬子、蒲团之类，顿时便把这屋子铺设得似佛堂一般。那金氏除掉主持中馈，余暇的时间，便跬步不离，在这静室里敲着木鱼，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郑思勋本来是个排斥异端的读书人，对于求神叩佛，向来是持反对论的。只因别种方法都已用尽，那生儿子依旧没有指望，所以瞧夫人这样迷信，居然也把他的性格无形中感化了不少，也作万一之想，指望菩萨有灵，也愿意退儒归佛咧。（写郑思勋便七分酸气、三分腐气，跃然纸上。）所以见他夫人在家里供起佛堂来，他也并不阻挡。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天傍晚，郑思勋吃了几杯闷酒，一个人先自睡上了床，这时候，金氏正在静室里敲木鱼咧。及至郑思勋一觉醒来，金氏还不曾安睡。那时万籁俱寂，远远地一阵木鱼声，送进耳朵来，十分清切。郑思勋不觉叹了一口气道：“到这个时候，还不睡觉，未免也太苦了。其实你不上床睡觉，就是教菩萨保佑，也是无从保佑起咧。”（读之失笑。）想到这里，便一骨碌翻身坐起，下床趿着鞋子，循着木鱼声，找向静室来。那里知道不找来时犹可，一找来时，只见静室里顿时变了花样。那座神龛早已不知去向，半空里一尊菩萨，身上放出万丈毫光来。再一瞧金氏时，见她把身子俯伏在蒲团之上，不知在那里祝告些什么。郑思勋冒冒失失踏进室中，还道这尊观音菩萨是画师画着的咧，那知走跟前一抬头瞧时，分明是活的，更兼那菩萨身上的毫光，耀得郑思勋连眼睛都睁不开来。郑思勋瞧见了这种神秘的现象和庄严的仪态，不知不觉五体投

地，跨进门槛，便扑翻身躯跪在地下，叩头似捣蒜一般，喃喃地祝告道："求菩萨保佑弟子早些生个儿子！"那菩萨便朗朗说道："念你一片至诚，给你一个儿子！"说着只见那菩萨把手里的拂尘向地下只一指，所指的地方便立刻涌演着一个少年的和尚。那少年的和尚，也合掌低眉，向着菩萨膜拜。所以他的面目，不很瞧得清楚。又听得菩萨长叹了一声道："你的儿子是求到了，可是天下从此多事，这都是注定的劫数，非人力所能挽回。就是如来佛在西方，也是爱莫能助。众生若能少作些孽，何至要召干戈之祸！他们此刻执迷不悟，多说也是枉然。可是郑思劬你有了儿子，总该心满意足的了……"那观音菩萨说完这番话，只听得霹雳一声，半空里起了一个焦雷，顿时就好似有几千个火球在室中乱滚。一刹那间，那菩萨也就不知去向！惊得郑思劬目定口呆。正在出神的时候，忽听得耳畔有人笑着说道："吃了酒总是这般渴睡，怎么连推都推不醒了呢？"郑思劬听了，忙用手揉了揉眼睛，细细瞧看时，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夫人金氏。自己也不在静室里，原来依旧睡在床上，适才菩萨显灵，答应给他一个儿子，这些事却都是南柯一梦。（善写梦境者，不但书中人入梦不知，即书外人亦不知是梦。若不于此处点破，将令人疑上文观音显圣云云，为实有其事也，妙绝妙绝！）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惭愧，便起来倒了一杯茶漱了口，才问金氏道："怎么你到这会子才来睡觉？"金氏笑道："才从慧缘师父那里，学会了念'大悲咒'，上口总觉生涩得很，想念熟他，所以在菩萨面前多念了几遍，不知不觉就费了许多时候。你怎么睡在床上象死了一般？喊了你十几声，还是喊你不醒，莫不是喝酒又过了量？我几次叮嘱你不要多喝酒，怎么你总是当他耳边风一般，说过就忘了呢？"（中年夫妇，娓娓谈家常，口吻如画。）郑思劬道："我今天一总只喝了

三小杯绍兴酒，那里就会喝过了量？你喊我不醒，倒并不是醉了，委实因为我在那里做梦，所以连你推我都不觉得。”郑思劬说到这里，便把适才一番梦景源源本本都拿来告诉了金氏。金氏合掌念了声“阿弥陀佛”道：“如何！我原说菩萨是有灵的！这分明就是菩萨在那里点化我们，说不定那个少年和尚，来做我们的儿子。不管他是和尚也好，是道士也好，总是菩萨的恩典咧！”（金氏竟以儿子为固有之物，妇女迷信心理，可发一噱。）郑思劬听到这里，不知想着了什么话，便走了过来，俯着金氏的耳朵，喊喊喳喳说了半天。却累得金氏四十左右的年纪，还从鬓角里起涵起两朵红云来，把郑思劬推开了，下劲向地上啐了一口。也不来理会郑思劬，径自解衣上床睡了。郑思劬当下也就微微含笑，把帐门放下，便自就寝。（夫妇调侃，谑不伤雅，行文至此一宕。然后，以上一段庄严文字，不致惹人讨厌。）大约真是菩萨有灵，这一晚过后，那多年不孕的金氏夫人，居然也一般的呕酸贪睡，有起喜来。忙得郑思劬请医买药，连教书都没有兴致。直待那医生连连拱手，说这是喜脉，他才一块石头落地。暗地里在无人之处，也合掌念了几声“南无观世音菩萨”。（与上文呼应，有牵一发动全身之概。）及至金氏十月满足，生下孩子来，郑思劬在书房里，更是急得象热锅上蚂蚁般，抓耳爬腮，正不知怎生才好。好容易耳朵里听见了里边一阵婴儿啼哭之声，他还怕生的是女孩子，想进去探问一下，却又没有这个勇气。（其况味与秀才候放榜不殊也。）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恰好他的那两个女儿，却跳跳纵纵跑了出来，嘴里嚷道：“爸爸！妈妈生下小弟弟来了！”郑思劬这才鼓起兴来，忙着点香烛叩谢天地祖先。忙碌了一阵，才踱进房来，只见金氏睡在床上，虽说金氏不是第一次生小孩，可是这事情究竟也不是玩的，多少总有些觉得疲乏，所以这时金氏面如黄蜡。

见了郑思劬，有气无力的把手指了指小孩，意思是要教郑思劬瞧瞧。郑思劬便轻轻地把被儿揭去，只见那小孩子倒也生得肥头胖耳，只是皮肤红些。郑思劬端详了一会儿，便依旧把那被儿盖上。（一再说被儿，心细如发。）一面又安慰了金氏几句，才踱了出来。三朝洗儿之后，便替这小孩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祖琛”。一家子把这祖琛捧凤凰般捧到七八岁。郑思劬舍不得送他到别处去念书，便带他在自己身边，亲自教他。好一个祖琛，正是聪明绝顶，只要他老子教过一遍，就不用教第二遍。不上三年，就把四书五经读毕。郑思劬暗暗点头，心想毕竟是菩萨赐的儿子，比众不同。可是瞧祖琛的面目，简直就和梦中所见的那少年和尚一般无二，（与梦景呼应。）心里不免又有些惧怕起来。他想这祖琛这般聪明，不要真是和尚投胎，怕他把前世里那做和尚的根性带了来，万一长大成人，欢喜讲什么佛法，参什么禅理，甚而至于剃光了头发出家去，那岂不是糟透了吗？况且自己求神拜佛，求出了这儿子，本来希望他能够接续郑氏门中的香烟，如今弄了一个和尚在家中，那不是香烟依旧接续不下去了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郑思劬小心翼翼地，专一把圣贤的学说灌输在祖琛脑子里。以为只要他浸淫在儒家的书本中，不愁他不攻异端、拒邪说。果然郑思劬的主意打的不错，祖琛小小年纪，已把他老子的衣钵，整个儿的传了过来。郑思劬又怕他长大起来，还要心猿意马，所以一方面极力教他做八股文章，心想把他往功名的路上送，一旦做了大官，总该不好意思再说要做和尚了吧。（为儿孙作牛马，何郑思劬之不悟欤。）祖琛十二岁那一年，郑思劬见他做的八股文章还可将就，便送他去应考。案发下来，居然被郑祖琛容容易易弄到了一名秀才。双林镇上沸沸扬扬，传说郑祖琛是个神童。便有人来怂恿郑思劬，送他去乡试。郑思劬未尝不心动，当下便亲自送郑

祖琛晋省。及至放榜的那一天，只听得门前一棒锣声，那报喜的如飞跑了进来，向着郑思劬下了半跪道："恭喜老爷！你们少爷中了举人！"这一喜，直喜得郑思劬心花怒放。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一部洋洋洒洒之大文章，以一首《满江红》作总帽，则此《满江红》必能笼盖全书也明甚。作者此词，即离去小说，固亦音节苍凉，目无余子也。今之小说家，并平仄而不之知，及亦日试万言，欺世盗名，莫此为甚。此小说家之所以不为人重欤。

郑思劬夫妇望生子之心如是其深且切，厥后郑思劬又亲课其子，将博得一官，为门楣生色也。作者络绎写来，慈父圣母，跃然纸上。独惜世间为人亲者，鞠躬尽瘁，以待其子；而为人子者，举未能报劬劳之恩于万一。然则如郑思劬夫妇者，适成其为痴而已！作者用力描写，盖亦深痛之也。

第　二　回　北京城新贵觐宫庭
黄陂县公差遭扑击

话说郑思劬见儿子中了举人，自是不胜之喜。忙拿了些银两，打发那报喜的人走了。回到双林镇上，那些亲戚朋友，便都前来叩贺。一般街坊邻舍，以及拍马屁的闲人，便有的送猪羊，有的送银钱，一抬一抬地只管往郑家大门里抬得进去。郑思劬情不可却，只得酌量受了些。一面便拣了个日子，正式开贺；一面又四下派人分送报条，街上的锣声铛镗地响个不住。这时却有个郑思劬的贴邻，是一家开豆腐铺子的老板，（百忙中忽插入一豆腐店老板，所以调节读者目光也。读者明知为作者狡猾，而不嫌其荒诞。若令俗手为之，平铺直叙，其不令读者瞌睡者几希。）他瞧见别人家都把报条高高挂起，好不威风！自己家里却轮不到挂这种体面的东西，一颗心便在腔子里热辣辣地跳动起来。他也不知道这报条有什么用处，一心以为隔壁郑家的小少爷中了举人，从此吴兴县太爷、湖州府太爷，不免都要和郑家发生些瓜葛。只要把郑家小少爷那块金字招牌掮了出去，谁也应当惧怕三分。可恨自家店里，这几天那些泼友张三、光棍李四之类，时常要来啰唣，若是弄到一张郑家的报条来挂挂，就可不致受这些东西的肮脏气了。他想横竖和郑家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老老脸皮，便去讨一张挂挂？料想那郑思劬是个著名的忠厚人，总不至于会不答应吧。主意想定，便拣选了几十张豆腐衣，拿稻草绳扎了，做个进见之礼，来找郑思劬。恰巧那郑思劬正立在天井里，指挥一众仆人，悬灯结彩，准备摆

酒请客。那豆腐店的老板，是认识郑思劬的，便战战兢兢上前唤了一声“老太爷”，（战战兢兢！）郑思劬认得此人是个隔壁邻居，不知他折来干么？可是自己从来轻易不肯得罪人的，所以并不因为这人是开豆腐店的，便亏待了他。（是郑思劬一生长处。）当下也一般地含笑招呼道：“这几天生意可好？”那豆腐店的老板见郑思劬态度和蔼，胆子便大了许多。（胆子大了许多！）又嗫嚅着答道：“托老太爷的福，生意还不很坏。今天听道小少爷高中了，所以特地过来道喜！”说到这里，便想把手里豆腐衣放下，叩下头去。郑思劬忙一把拉住道：“我和你是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不必客气。”那豆腐店老板见郑思劬这样说，只得罢了。一边又继续说道：（至此而豆腐店老板乃无所畏惧矣，层次井然。）“这几张豆腐衣，是小的一点点敬意，请老太爷尝收。”郑思劬见他来意很诚，倒不好意思拒绝，便笑道：“怎好无端生受你许多豆腐衣？也罢，到我们开贺的那天，请你来喝杯水酒吧！”那豆腐店老板道：“喝酒是不敢当，小的却有一件事情，要求老太爷成全。但不知老太爷可答应不答应？”郑思劬道：“只要是我力量所能够办到的，你道就是了。”豆腐店老板道：“这几天瞧见府上分散那种报条，小的斗胆想讨一张回去挂挂，好让小的也靠着小少爷的福光鲜光鲜！”郑思劬起初以为这老板要请托什么事情咧，所以也留着神听他说话，那知结果不过是这么一件小事，不觉哑然失笑起来。便答道：“可以，可以！”当下便真的拿报条给了他。那豆腐店老板便郑重其事的把报条捧了回去，高高供在家堂上面。朝晚还点了香烛，向这报条叩头。（自有报条以来，未有如是之用法者也，愚民心理，为之绝倒。）这时恰好双林镇上，时常有一般无赖，专向大小铺子诈讹钱文。那些做买卖的，只求息事，谁耐烦和这班无赖去争执？少不得忍气吞声，给了他们几文了

事。那些无赖便越发得意，自然巨细靡遗，连这豆腐店也时常要去啰唣起来。这一天，便又有一个无赖，拿了一只黄泥碗，向这豆腐店赊两块豆腐。以为那老板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好对付，不费吹灰之力，这两块豆腐便赊定的了。那知事却大谬不然，老板见了这无赖，却圆睁着双眼，（有恃无恐。）冷冷地伸出四个指头来道："豆腐？两个钱一块！安是买两块，二二得四，便该四文大钱。我这里现钱买现货，叫做至亲好友概不赊欠。你不拿钱来，便休要想买！"那无赖听了，勃然大怒道："王八羔子！你不肯赊，老子却偏要赊！看你这王八羔子有什么本领敢和老子抬杠！"这无赖满以为说了这个话，那老板总该怕了。（写无赖心理，又分两层，平日豆腐店老板之儒弱，不说自明。）谁知那老板非但不买这一笔帐，却又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劈手就把无赖手里的黄泥碗夺了过来，当的一声，便丢在街心。那黄泥碗和石头碰了一下，那里碰得起？无赖赶忙回头瞧时，这碗早已碎成齑粉了。（以上七十九字，苟作一口气读，愈见声色。）这时无赖如何不气！顿时把袖子卷起了有一尺多高，瞧他样子，好像是要和老板扭揪的一般。好一个老板，不等他动手，便先指着那无赖骂道："瞎了眼珠子的东西！太岁头上也来动土了吗？你也不打听打听举人老爷的邻居，岂是受人欺侮的么？（迂徐曲折，至此才说出来，蛮触纷争，可发一笑。）你没有瞧见么？我们家堂上面，供着的是什么东西？常言说，你没吃过猪肉，难道没见过猪跑？连郑家小举人向县太爷那里请来保护我这豆腐店的告示都认不得了吗？"（偏说是告示，妙！）那无赖听了，便伸长脖子，向里望去。见这家豆腐店的家堂上面，果然挂着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儿。心里揣想，要不是这张花纸真有些来历，那老板也决不会这们凶的，自己时常诈讹人家，究竟也是犯法的事，仔细吃

那县里捞得去。那老板既是有了什么举人的靠山，自己便准定是个吃亏。俗话说得好，乖人不吃眼前亏，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主意想定，便把那颗脑袋，往腔子里一缩，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无赖偏不认得是报条，而谓为花纸，妙。当世所谓文凭证书，在不知者视之，亦不过花纸而已，作者笔下，警醒世人不少。）这里老板见无赖被那报条吓得跑了，兀是得意非凡，从此便逢人夸说。旁的邻居，见郑家有这般声势，自然也都备了礼物，前来凑趣。到了开贺的那天，正是车马喧阗，宾朋满座。（一笔兜转，何等有力。）表过不提。再说郑思劬见他儿子居然中了举人，心中自是十分喜欢。想自己这样一般年纪，尚且屡下乡场，不得一第，便越发把一腔的孤愤，来希望儿子替他发泄一下，因此天天在书房里，督促儿子写殿试策，读制艺文，准备上京去会试。不要说祖琛拘束得不许乱走一步，连郑思劬自己，也终日危坐在书房里面，陪着儿子用功。那金氏爱子心切，生怕儿子用功过度，生出病来。待要劝丈夫稍为耽待他些时，可想起这丈夫教儿子读书，总不能算是不正当的事。丈夫的脾气，又是素来迂腐的，料想说也无益，只得把这话咽住不说。只是在厨下，弄些食物，如红枣子熬粥，桂圆肉炖连子之类，送去给他丈夫、儿子充饥。（以下将接叙会试矣，而偏好整以暇，插入此家庭琐碎，文章乃愈觉摇曳生姿。）光阴迅速，眨一眨眼，便会试期近了。郑思劬拣了一个黄道吉日，祭过祖先，便带了祖琛上京会试。那时候，海船未通，火车更不必说，郑思劬父子俩，只坐了一条船，走运河北上。一路上夜宿晓行，也不在话下。好容易到了北京，便住在浙江会馆。那时各省举子，都上京会试，大多数都是住在本省的会馆里。所以郑思劬父子，有同乡的许多朋友陪伴，倒也不觉得寂寞。一众举子，除掉白天出外游览之外，一到晚上，便都张着灯火，下帷苦读。

做书的写这一部小说，并不是描写科举时代的掌故，所以如何下场，如何放榜，都可以不必细说。（省笔。）单表郑祖琛，会试侥倖不曾落第。接着殿试，郑祖琛便以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直把郑思劬快活到嘴都合不拢来。说也奇怪，这一年的三鼎甲，却一般的都是少年人。那状元年只一十九岁，榜眼郑祖琛十八岁，探花二十岁。所以陛见的那一天，三位新人，跪在丹墀之上，都是很漂亮的少年。这一科主试的王大臣，暗暗得意，以为提拔了这样年青的人，正是国家的祥瑞，那位皇上少不得要夸奖一番，自己的眼光毕竟不错咧。谁料那皇上看了三人一眼，却摇头道："年纪太轻了，须要教他们到外头去练习练习才行。"便吩咐下来，说今科三鼎甲，一律分发各省，以知县用。这道旨意下来，满朝文武都相顾错愕，因为三鼎甲以知县用，在清朝一朝，真是破天荒的事情。况且年纪太轻，在翰林院本是很清闲的衙门，并不要担多大责任的。若是一改了外官，便是民之父母，什么刑名钱谷，够多们麻烦，少年人如何对付得了？（言之成理，我亦疑之。）当初皇上的主意，实在想左了。可是专制时代，皇帝的圣旨便是法律，谁敢违拗？郑祖琛回到会馆里，便把今天的事情禀明了父亲。那郑思劬听了，虽然有些失望，可也没有办法，只得安慰儿子道："你年轻，这功名得失，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况且这终是皇上的恩典，你就到外省去练习练习也好。做外官，比较在翰林院那种冷衙门，实际上要好得多了。有几个穷翰林，还希望早些补到外省的缺，可是希望不到。你容容易易便得了一个知县，还有什么心里不舒服呢？"那郑祖琛，这时还是小孩子脾气，功名怎样，倒并不在他心上。所以听了思劬的一番话，也只有唯唯应是。不多几天，往部里去打听消息，说是分发到湖北。父子俩收拾收拾，回到浙江，这回中了榜眼回来，又有一番热闹，不必细说。郑

思劬便和金氏商量道："祖琛无论怎样，总是一个小孩子，又没有娶老婆，这样路远迢迢地往湖北去，若是没有一个体己的人和他一块儿去，怎么放心得下？倒不如全家搬往湖北，他衣食起住有人照应了，究竟客中也一切舒服些。等他补到了缺，我们再作行止，也还不迟。"金氏是无可无不可的，丈夫说好，他自然也不说什么。这时他两个女儿都没有出嫁，一家五口，便都搬家搬到武昌来了。本来进士改的知县叫做老虎班，一到省就该补到实缺的，如今郑祖琛是皇上特旨，以知县用的，自然又和那些老虎班不同。（然则其狮子班矣，一笑。）郑祖琛到了省，见过了上司，才隔不到十几天，便补了黄陂知县。照例谢委禀辞过了，便带了家眷往黄陂上任。这时黄陂百姓，听说这位知县今年只有十八岁，便都传为奇事。到任的那一天，郑祖琛坐在轿子里，街道上瞧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有的说："哎哟，这位太爷还像个小孩子咧！"有的说："听说这位太爷十二岁进了学，十五岁便中了举，这正是神童了！"有的说："我们隔壁那个阿大，十二岁还吃奶咧！一样天生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天差地远起来。"（借旁人口中作陪衬，愈显专制时代科第之荣，无怪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也。）还有许多妇女，听说这位知县还没有娶老婆，便格外伸长了脖子，向轿子里面张望。瞧见郑祖琛生得一表人材，越发把那一对秋波，盯紧了不肯放松一步。（百忙中偏有此闲笔！）郑祖琛毕竟是个没有经过世面的公子哥儿，瞧见了这番情形，不禁也面红过耳起来。（处处表明郑祖琛年事尚轻，无一漏笔。）这一天便照例接过了印，出那红告示。第二天便该坐堂问案了，那些百姓见郑祖琛是个十八岁的雏儿，不知他问起案来怎样，大家都想瞧个究竟，便不约而同的都向县衙门来瞧热闹。顿时把大堂二堂都挤满了。点起了脚尖，伸长了脖子，候那升堂鼓响。可笑那郑祖琛，这时正

用过了早膳，他的姊姊便替他梳了一条辫子，当差的来请坐堂，郑祖琛便悄悄地溜向门缝里一张，只见有几千名看审事的老百姓，不禁心里慌了，便飞也似地逃回上房，只是在床上装睡不肯起来。（少年作宰，自以审案为畏途，不知作者从何处悬揣得来。）当差的还不知就里，又来请坐堂道："外面三班六房，都已伺候着，单等老爷坐堂了。因为这几天新任旧任闹那交代，所以公事停办了有十来天，新案子积了起来已经有好几十件的了，老爷若是不赶紧问掉几件，万一越积越多，上头考成起来，须与老爷前程有碍。"（当差的倒是一个积世老婆婆。）这时，郑祖琛的姊姊便推了郑祖琛一把，道："外面既是伺候着，你便赶紧坐堂去吧！"郑祖琛摇头道："我不去！外面站了一屋子的人，我怕呢。"他姊姊听了，笑了起来道："你如今是百里诸侯了，怎么还是这般孩子气！这坐堂审案，本来是要让大家瞧着，才足够昭公允。（然则今日军法审判之以秘密行之者，讵犹不及专制时代矣！）你堂堂一位知县，难道怕那些老百姓奈何你不成！你赶快去罢。"郑祖琛依旧不肯就走，道："那么教当差的去请父亲，让他替我坐堂罢。他有的是两撇胡子，坐起堂来，比我威风些。"他姊姊一发大笑起来道："你简直越说越不成话了。这岂是替得的事？你赶快去坐堂罢！没的让那些老百姓等久了，倒笑话起来。"当下郑祖琛的两位姐姐好似哄小孩一般，把郑祖琛连推带搡，推到二堂麒麟门里面。那里当差的见老爷来了，便呀的一声把麒麟门打开，郑祖琛被两位姊姊只一推，已是身不由主的站在门外了。待要重复回进去时，可恨那麒麟门，已是关得实腾腾的。郑祖琛见门已关上，料想不会再开的了，只得硬着头皮，在公案上坐了下来。值堂的差役，便齐声吆喝起来。这时阶下几千老百姓，却都鸦雀无声，郑祖琛也不敢抬头向阶下望，只把眼睛瞟了两旁差役一下。

也是合该有一名差役倒霉，原来这差役立在距离公案最近的地方，所以两位小姊连推带搡的情形，别人或者没有瞧见，他却瞧得一明一白。他满心以为这知县简直是个小孩子，坐起堂来，准定没有威严，平时还和那些姊姊妹妹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想到这里，不禁有些瞧不起这郑祖琛起来。（以差役而瞧不起知县，宜乎其讨打也。）所以郑祖琛眼光瞟在他脸上时，他刚正在那里抿着嘴笑。郑祖琛是绝顶聪明的人物，瞧这情形，就知道他笑的是自己，不禁心下十二分不安，便用眼睛盯紧他脸上，把惊堂木一拍道："这公堂之上，何等庄严！你怎么嘻皮笑脸？简直把这正经事情视同儿戏！今天本县第一天审案，你尚且这样藐视，足见以前在外敲诈良民，定然不止一端。不儆戒你一下，往后本县如何能服人？来！替本县把这东西拖下去结实地打！"旁的差役见本官发怒，倒也不敢袒护，便真的把那抿着嘴笑的伙伴，拖翻在地，举起板子，一五一十地打了下去。直打得那差役皮开肉绽，杀猪般喊起"老爷高升"来。（专制时代，丑态可笑。）等到郑祖琛怒气略平，喝一声"住"，才停住不打了。郑祖琛便道："把这厮革除卯名，永远不准化名复充！"那差役哭丧着脸，提着裤子，朝上叩了一个头，才蹒跚着下阶而去。这一来，不要说那些差役，都战战兢兢不敢再存心轻视本官，连那阶下的老百姓，也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此辈胥吏，不晓以利害，安望其能奉公守法？郑祖琛责之诚是。）当下书吏送上案卷，郑祖琛便提笔在点名单上点了几点，值堂的便传唤原被告跪着听审。欲知后事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善作小说者，无一闲笔。上半回叙豆腐店老板，初以为作

者故意插科打诨也，及阅后文，乃知作者自有妙用。小说布局之不可苟且，有如是者。

专制时代，民与官之间，固判若鸿沟，今虽号称共和，而此种阶级，初未能悉泯也。鄙见以为，必也民不致希冀官，官不致欺压民，而后真正共和之月的始可达到。天下最可痛事，莫若医生以病人为试验品，教育家以儿童为试验品，乃若清朝皇帝，竟以百姓为郑祖琛为试验品，其昏聩糊涂，直堪喷饭。试验、试验，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也！

第 三 回　失怙恃小草痛将离
弄玄虚好花开顷刻

话说郑祖琛不肯坐堂，原是年轻怕羞，并不是不会问案。如今既已坐了出来，少不得硬着头皮一件件问去。说也奇怪，他竟是举重若轻，一些也没有露出竭蹶的样子来。只有喉咙低些，可是公案旁站着一名传话的差役，本官说什么，他便照样翻译成本地的土白，去转问原被告。幸亏有此一来，郑祖琛才不觉困难，他想问案子也不过是那们一回事，倒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对付。不消半日功夫，便把十几件案子，一齐问掉。退堂下来，那些百姓也点头赞叹说："瞧不出这样一个年纪很轻的太爷，居然问起案子来，头头是道！"因此一般老百姓都称颂郑祖琛是个好官。（其实郑祖琛之为好官与否，非旦夕所可知也。愚民偏从而好官之，专制时代，老百姓之好对付如是。）那郑思劬也几次三番教训祖琛说："做官一件事，也是做到老学到老的。你既是奉了上峰的命令，来做个一县的父母官，便好趁此年轻的时候，诸事练习练习，将来做个督抚，也不致受属下的蒙蔽。"郑祖琛听了这话，便越发诸事谨惧起来，做了一年多的知县，居然会政清刑简，连上峰都十分信任着他。谁想不前不后，黄陂城里，会突然间发生了两三件很重要的案子。（春云乍展。）原来城里头几家绅富，不约而同的都失窃起来，人家箱子盖得好好的，第二天起来，便见那箱子上的锁已是被扭断了。及至打开来检点时，那些贵重的首饰银两，都已不翼而飞。可是这贼却专偷那些细软、容易拾带的东西，至于笨重

的衣服，凭你怎样值钱，如猞猁狲貂皮狐皮之类，他都一件也不要，还是在箱子里放得好好的。至于门窗墙壁，却都照样关闭着，一些没有破绽可寻。这些人家起先还以为是家里那些仆妇丫头，手脚不干净的缘故，所以用刑把那些人敲打，谁知也问不出一些头绪来，（海上粤籍侨商多喜畜婢，且每虐遇之使不聊其生，当夜闲人静，惨号之声所不忍闻，读此乃如温旧梦也。）徒然把他们敲打得哭哭啼啼。这些人家见失掉了许多贵重东西，竟是毫无眉目可寻，不免心里都着急起来，便打伙儿到县里来报案。郑祖琛接到了呈子，起初也以为门窗墙壁既都未动，请教那位妙手空空儿，如何能进来？准定是内贼偷的。只要把男女仆人传齐了，打他一顿板子，少不得会一五一十的从直供招了。他主意打定，正要抽签提人时，接连着却又有几家来报案了。那失窃的情形，简直就如同一辙。郑祖琛到此才明白，适才疑心是内贼，可完全错误了。不过门窗墙壁却没有动，东西却已被贼人偷走了，足见这贼人本领一定不小。要是想破案，那非要找一个本领比这贼人更大的不可，至少也和这贼人不相上下。（至此遂出周武，天衣无缝。）他忽然想到，现成放着本县一名捕快头儿，叫做周武，这人一向听说本领不小，何不就责成他把这案子办了，顺便也可试试他究竟有能耐没能耐。想罢，便吩咐当差的去传周武问话。……做书的写到这里，却要顺便把周武的来历交代一下，免得诸位看了这书还是不明不白。原来这周武出身四川，他老子是个江湖上卖解的，历年在宜昌、重庆、汉口、武昌一带，靠着走绳索转红彭为生。也不知如何，有一次恰巧到了襄阳地方。这时襄阳地方，正在闹那白莲教。教中为首的却是一位女人齐王氏，人称齐二寡妇的便是。这齐二寡妇此时正在图谋不轨，所以拼命价招纳一般亡命之徒，各处不三不四的人物，都纷纷前去投效。齐二寡妇却来者不拒，

所以不多几时，便声势浩大，俨然是要立刻起事的光景。（本书所以传太平天国者也，而偏于开端之际，插入白莲教故事。至于太平天国正文，反遥遥在数回之后，文笔奇诡不可捉摸于此。）那时周武的老子，带了妻子儿子，刚巧在襄阳卖解。他们江湖上的人物，本来学的是花拳绣腿，虽然不能称做真正的武艺，可是和会武艺的人总有几分瓜葛。周武的老子有几个朋友，武艺都还去得，大家不期而遇，忽然在襄阳聚首起来。周武的老子问他们为什么齐集在襄阳，他们便告诉周武的老子说："现在投奔在齐二寡妇部下，因为清朝气数将终，白莲教应当代为中国之主。（梦呓，可发一笑。）我们现在都预备做佐命功臣咧！"当下便劝周武的老子入伙，也强如在江湖上风餐露宿，受诸般苦恼了。周武的老子不免心动，便由那几个人介绍，也投效在齐二寡妇部下，从此便在襄阳耽搁下来。后来白莲教起事未成，（白莲教本非本书范围，作者随手收拾，何等干净。）那些乌合之众，杀的杀，逃的逃，周武的父母，都死于乱兵之中。只有周武逃了一条小性命，他孑然一身，没奈何才放出旧时家传的本领来，在江湖上卖解糊口。好在他家传的拳脚，虽然不济事，至于卖解，却很惹看。更兼他在白莲教军中，略略学会了些法术，他便两者参合拢来，既是窜上窜下的献本领，又会玩变戏法，所以到一处便有一处的人欢迎他，生意倒也不恶。眨一眨眼，已是混了三五个年头。有一天，他路过德安府，吃过了饭，便在城隍庙前一个空场上面显起本领来，顿时引得那些闲人，挨肩擦背的围着看热闹。周武向四围闲人拱了拱手，说了些江湖上那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套话，便摆开门户，玩了一套潭腿。自有几位外行朋友，在旁喝采。周武便换了花样，使单刀走绳索，玩了半天，才又拱了拱手道："等兄弟玩一套小戏法，给列位开开胃。"说着，便从一口布袋里

摸出一粒西瓜子来，向众人打了一个照面道："这是一粒西瓜子，兄弟可以立刻教他在泥里透出芽来，开花结实！"说罢，便把单刀尖儿将地上泥土掘成一个小洞，又把手里的那粒西瓜子放在里面，盖好了泥土，浇上一杯水，又从箱子里取出一个藤罩来罩上。口中便念念有词，喝了一声："疾！"接着把那藤罩拿去，只见地上果然长出了一根芽儿来了，绿得和翡翠一般。四围瞧热闹的人，顿时轰雷也似喊起好来。周武道："这个还不算本领，兄弟能立刻教他开花结果，那西瓜可有巴斗那们大！"说罢，重又把藤罩罩上，和第一次一般地念了咒语。那藤罩揭一次，这西瓜芽便长一次，这样有五六次光景，果然已结成一个挺大的西瓜。（文章可省则省，所以避免与上文重复也。）这是正值十一月里的天气，试问从那里觅西瓜去？那些看热闹的人，亲眼瞧见一个变戏法的，居然会当场试验，立刻生出这们大的一个瓜来，不要说有根有藤有叶，都是碧绿的颜色，着实令人惊奇不止。就是只有这们一个瓜，在冬天可以瞧见夏天的植物，已觉得万分突兀了。大家都说这个卖解的委实有些本领，便不约而同的都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钱，只听得一片豁锄锄声响，那铜钱便似雪片一般，只管往圈子里面掷去。周武见今天收入不差，便喜形于色，连连弯着腰向四围看客道谢。（竭力反振下文。）正在志得意满的时候，不想人丛里却有一个人哈哈大笑，那笑声象钟一般，谁听了都要猛吃一惊。（如此出玄机道人，爽脆之至，写玄机道人何等有声有色！实即所以写周武也。）接着只听见这人说道："些须小玩意儿，有何希罕！"周武正在得意的当儿，不想凭空却有个人把他的玩意儿批评得一文不值，况且又在众目昭彰之下，你想这个周武的面子，如何下得去？只急得圆睁着双眼，向那说话的地方望去，却见说话的是个五十以外的道人。那道人头上把长发编成了一个髻，颤

巍巍地堆在头顶心里，额上一道铜箍，金光闪烁，越发显出这道人的紫膛色脸皮来。周武见了这道人，不禁心头火发，可又不敢造次，只得把火气极力按捺下去。因为江湖上朋友，有一种极普遍的习惯，见了和尚道士，那些奇装异服的人，便须格外留意，因为这些人欢喜在那深山穷谷之中修炼，或是练习武艺，要是不练就了一副惊人的本领，也决不肯下山来闲逛的。所以江湖上有句成语，叫做“和尚道士，有拳莫使”。（奇谈。）可是也有并没有本领的人，故意装做这个样子来诳骗人家吃喝的。（天下多纯盗虚声者，即技击家亦不能免，可发一叹。）周武以前虽是没有碰见过对手，只想着了那句成语，又瞧了这道人的装束，却也不敢冒昧动手。便抢步上前向那道人抱拳道：“小子也不过是骗口饭吃，有什么不到之处，还望道长海涵！”那道人便道：“瞧你这人倒也是可造之材，为什么拳脚只学了个外貌？至于那戏法，又是玩的遮眼法，只能欺欺外行，那里瞒得过我！我看像你这般年纪，正该投拜一个高明的师傅，学些真实的本领，然后再到江湖上来混饭吃，也还不迟。”这道人说完，又是哈哈一阵笑。那周武以为打过招呼，那道人总该没话说了，就是有什么话，停一会子悄悄地也可以讲，这时总须留一点自己的体面。谁知那道人不买这一笔帐，当着众人，又说出不留自己一点体面的话来。你想教周武如何能一忍再忍呢？所以听完道人的话，也就冷笑连声道：“我在江湖上也混了有十来年了，就是有什么不到之处，也轮不到你来教训我！（由“道长”、“小子”而“你”、“我”，由“海涵”而“轮不到你教训”，周武至此，气愤极矣。）你有本领就献一套给大家瞧瞧！犯不着空口说白话。”那道人不慌不忙，笑道：“那么是你自己说的，我就借光你的本领，献我的本领吧！”（奇谈。）说时便用手指给大家瞧道：“诸位瞧吧，他这西瓜是什么东

西！”众人听了，果然把眼光顺着道人手指看去，只见适才周武变的戏法，那里有什么西瓜？只是把剪子剪着的一张纸，剪成西瓜般形状，又涂上些颜色罢咧。大家见了，不禁也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周武见被道人破了他的遮眼法，直羞得面红耳赤，只恨没有个地缝可钻。正要想收拾收拾东西，挤在人丛里逃走时，只听那道人大喝一声道："这种遮眼法，只有白莲教徒会使，现在官厅正在捉拿白莲教的余孽，你这小子待往那里走！"周武将走未走时，忽然听那道人雷轰电击般，说什么白莲教不白莲教的话来，那时川楚教匪初平，官府搜捕余孽很是认真，道人的话不打紧，在这许多人听见的地方，说了出来，分明就是要了周武的命。常言道："困兽犹斗。"周武被逼得没法，只得横了横心，想这道人，十分可恶，我不免拿出白莲教的看家本领来，取他的性命便了！列位，你道白莲教看家的本领，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有一种针，叫做梅花针，这梅花针却也有两种，一种是武艺家练就的，一种是白莲教里用毒药制成的。两种中间，武艺家的梅花针，不过到把人家刺伤为止；白莲教的梅花针，却一刺入人家的血里，那毒药立刻传遍全身，廿四小时以内，七孔流血而亡。周武虽学会了这一绝艺，却不曾使过，此刻生死关头，只得用最后一下子手段了。当下便在贴肉小衫口袋里，把梅花针取了出来，正待施放时，却听那道人打哈哈道："你的梅花针，只能伤旁人，如何伤得贫道！可是你既动了杀念，却不能怪贫道也用辣手，且瞧贫道的法宝吧！"道人说着，便把右手一扬，只见他掌心里起了一阵青烟，接着隆隆的一声，向周武头上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周武也来不及施出他白莲教看家本领来，（十六字调侃周武不少。）早已一个倒栽葱，直僵僵地睡在地下了。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哎哟了一声道："不得了，杀死人了！"这一来不打紧，大家都怕连累，早一哄而

散，溜得一个不剩，现出一片荡荡的空场来。（绘影绘声之笔。）及至保甲得信前来，准备派人看守周武尸身，听候报案请验，那知空场上面不要说道人已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连那周武的尸身都已不知去向，只得罢了。再说周武却并没有死，只是昏了过去，也不知经过了许少时候，才悠悠醒转。睁开眼来瞧时，只见自己睡在一座荒山之上，五步以外，便见那个适才的道人，正闭目凝神，在蒲团上打坐咧。周武前前后后一想，想那道人的本领真了不得，自己虽被他把纸老虎戳破了，可是瞧他的意思，却并不是故意要自己的性命，否则适才他说看法宝时，早已没了性命，还等得这会子悠悠苏醒吗？想着不禁佩服这道人到了极点。又想起了适才道人说自己该投拜一个高明师傅的话来，便从恍然里，钻出一个大悟，慌忙爬了起来，向那道人面前扑通一跪道："徒弟适才多多冒犯，此刻已经觉悟了，万望师傅收留，让徒弟学习些本领。"那道人这才睁开双目道："此刻不觉得什么罢？也是凑巧，今天贫道恰巧在德安府路过，瞧见你在那里变戏法，命中早已注定，你我该有师徒之分，所以和你开了一回玩笑。此刻你既是已经觉悟从前所学的本领并不高明，愿意在我这里做徒弟，那么也不必跪在地上，起来罢。"周武见道人已经应允收自己做徒弟了，便嘣嘣嘣在地上叩了四个响头，算是拜见过了。才立起身来，站在一旁。那道人微抬双目，向着周武道："武艺一道，并不是光教人学会了去和人家打架的，人所以要练习武艺，是要求自己筋肉壮实，筋肉壮实了，大之便可以成仙成佛，小之也可以益寿延年。（道人此言，将武艺真正之目的，一语揭破，人徒恃拳勇以私斗，遇艺之劣于我者，则为我所伤，遇艺之胜于我者，则我为所伤。静以思之，抑或何苦！盖武艺家真正之目的，必不在斯也。经道人说破，而后武艺之目的与西人运动之宗旨暗合。）至于那些

法术，练习武艺到了功夫极深的时候，才可以学。白莲教的玩意儿，不过是左道旁门，学会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否则那齐二寡妇，何至于不成大事！（道人一大段议论，俱属至理明言。）你没有瞧见佛教里头，也有呼风唤雨、倒海移山的玩意儿，叫做密宗么？一般得道高僧，还怕被根器浅薄的和尚学会了，仗着法术去荼毒世人。因此把密宗秘密着，不肯传授给人，那密宗才在中国失了传。如今只有蒙古、西藏和日本，还有人学习，足见法术一端。并不是人人可学的。要是自己没有把握，便不必学，非到修练上必要的那一步时，也不必乱学。”这道人一番说话，说得周武心悦诚服，便点头不已。一面又含笑问道：“徒弟斗胆，敢请教师傅的法号？”那道人便道：“贫道道号玄机，往后你要是下山，和人家交手，只消说是玄机道人的徒弟，那些武艺高强的人，便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要是那人不认识我，他的本领也就有些太高而不妙。”（此非道人夸口也，盖必如道人之本领，始可大言不惭，世之言过其实者，正不得以道人为藉口耳。）周武又嗫嚅着问道：“但不知师傅适才手掌里一阵青烟，徒弟见了，立刻就昏了过去，这又叫什么名目？”玄机道人哈哈大笑道：“蠢才蠢才，连掌心雷都不知道吗？”周武听了，不禁羞惭满面。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前两回皆叙郑祖琛事，此回若仍平铺直叙而下，郑祖琛任广西巡抚，而后始出洪秀全之金田起义，则平淡无奇，亦与彼所谓太平天国演义、洪秀全演义诸书等耳。作者乃奇峰突起，因黄陂县窃案而出一周武，因周武而出一玄机道人。文情如火如荼，布局亦有抽蕉剥茧之妙。

周武出身写得奇诡之至，其卖解一场，亦波谲云诡，不可

捉摸。至玄机道人出场，文章乃更奇矣。初以为此特作者故作惊人之笔，以娱读者之视听而已，及读后文，始知凡周武，凡玄机道人，俱与太平天国有关，非图取快一时。以此种种奇事，为引文之助而已。牵一发则全身皆动，本书有焉。

第四回 怀绝技穷途卖解 肆毒焰狭路寻仇

话说玄机道人又向周武说道："练习武艺的人，历来本有内功外功之分。练习外功的人，纵使练习得拳脚天下无敌，皮肉好似钢墙铁壁，可是和练内功的人交手起来，遇拳脚要不过练外功的时，那练内功的，可以用手段使练外功的脏腑受伤，外面皮肉上又一些也瞧不出，这就是练内功的特长。所以我教你便从内功入手，你也不必练什么拳脚，只要学我的样，每天静坐，做那吐纳的一步功夫。先把内部充实了，然后再教你武艺。(络绎写来，皆拳艺家派别语，作者故一文弱书生，不闻其能技击也。徒以平素留意古人典籍，遂能化朽腐为神奇，"能者无所不能"，其作者之谓乎？)周武一一点头答应。从此便随了这玄机道人，在那深山中习武艺。山中也没有什么日月，周武只看那山坳里的野鹃花红得和火炽一般，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已经有七八度了，便知道自己在山中习艺，也过了有七八个年头。(写此数语，令人翛然有出尘之想。)那玄机道人的本领，周武虽不曾全部学得，可是也学会了十之七八。有一天早上，照例趁太阳没有出的时候，静坐了一会，玄机道人便把周武唤到跟前，吩咐他道："你在我这里也好几年了，此后要是再求深造，你一人可以练习，不必一定要我在旁边指导。我此刻想往北方各省云游一趟，你学会了这本领，也应该下山去图一个出身。我有一个徒孙在黄陂县当捕班头儿，你可以去投奔他。也不必写什么信，你只要和他提起我玄机道人的名字，他

自会知道的。你在黄陂县暂时可以耽搁下来，要是有旁的机会，最好你尽管找事去做，要是没有旁的机会时，你在黄陂县也就可以不愁没吃少穿了。”周武听师傅吩咐他下山，自找门路，毕竟这几年师徒之间感情十分深切，一时间那里舍得离开师傅，所以听了这话，便跪下叩头道："徒弟情愿一辈子跟着师傅，师傅今后要是在北方云游去，弟子也愿意替师傅背包袱，提宝剑，服侍师傅一同前往。万望师傅则个！”说罢又连连叩头，玄机道人笑道："你这是孩子见识了。习武艺的人，练就了一身本领，本来是巴图上进。譬如人家养女儿，迟早总是要嫁，没见过一辈子养老在家里的。你好好的去罢，我出外云游，如野鹤闲云般，也没有一定地点，你跟去一点没有意思。”周武见师傅意志坚决，便不敢再说，只得收拾收拾随身行李，预备下山。一边却又来向玄机道人说道："徒弟往后要是有事情来找师傅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找，才一定可以找得到？”玄机道人道："往后你也不必来找我，我想看你的时候，自会来找你的，你放心去罢。”周武只得怏怏地拜别了师傅，一步几回头的拾级下山。刚走不到几步路，忽听师傅连声呼唤自己回去，周武忙回身重复上山，站在师傅身旁，眼睁睁地瞧看师傅有什么话讲。（周武之意，仍不欲去也，不得其师一言，下山之议即行作罢，师弟恋慕之私，有如此者。）玄机道人便道："你此次下山去，（只此五字而周武失望矣。）有一件事情，须牢牢记着，四十年以后，中国必将大乱，两广一带，有王气，定然要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只恨我道根尚浅，未来的事情，只能知道到五十年为止，这人成事不成事，此刻还不能断定。我想天下者，原是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忽插入一段庄论，而又与现代潮流相吻合，作者直以笔墨为游戏。）那清朝恣睢暴戾，气数当尽，这种新陈代谢，也是应有之事。不过你

到了黄陂县，要是吃了公门饭，那些奇才异能之士，难免因为走错了一步路，投入你们的网里，你那时便须格外留心，能耽待他们些最好，借此也可以结识几个朋友，这言语须牢牢记着。”（为后文义释陈大鹏张本。） 周武一一应了。见师傅没有旁的话，才回身觅路下山，撒开大步，一会儿便已上了平阳大道。周武这几年虽然在山上习艺，可是也没有功夫问这座山叫什么名字，（想见周武习艺之专。）如今在山下向人家打听，才知道这座山原来是峨嵋山的分支，名唤覆盂山。（名目奇甚。）因为这山生成的一整块，象一个水盂覆着在桌子上一般，所以土人便替他起了这们一个名目。周武打听明白了，心想这里是四川省的地界，要是往湖北黄陂县，还有许多路呢。身上又没有盘缠银两，只为以前在山上，也没有花钱的去处，渴了有的是清泉，比人家泡的上好雨前茶，还要清静上十倍。（譬喻趣极。）饥了便是猎些獐兔狐之类，烤熟了大嚼一顿，深山里面，没有花钱的地方，便是有了钱也毫无用处，所以一向倒也不觉得没有钱的痛苦，简直把钱的一个字都忘怀了。（较王衍口不言钱，更进一步，作者寓意深矣。）如今一下了山，吃的住的那一样不要借重孔方兄的大力？（妙语解颐。） 到此才感觉到一个人没有钱是不能活命的。自己此刻身无半文，这样的远路，如何能走？想到这里，周武便有些踌躇不决起来。心想自己的武艺，这几年来就进步了不少，飞檐走壁的玩意儿，都能对付得了，既是此刻囊空如洗，不妨拣沿路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家，在黑夜里飞得进去，偷些银两来好赶路。周武才打定了主意，后来转念一想，却又哎哟了一声：（此一转念，人兽关头也。） “不妥不妥！我师傅不是时常教训我的吗，师傅说古往今来，那些文人大都无行，我们是习武的人，可也应当以无行为大戒，总要勉力做个好人。我今天才和师傅分离了，怎么可以把他老人家

的金玉良言，一下子便忘得干干净净呢？我横竖以前曾经卖解过，现在路上一切费用，少不得依旧靠卖解来张罗罢。”当下周武便重操旧业，路过那些名城巨邑，拣了一处广场，使起拳脚来。果然每天可以弄一两吊钱，敷衍路上的开销吃用。也是合当有事，这一天在一个市镇叫做沙市的地方路过，周武用心瞧时，见这沙市虽是镇市，可也人烟稠密，市肆栉比，山陋海角的那些县城，还不及这个市镇的热闹咧。周武见这地方正可使展生平本领，不觉心里欢喜起来，便东寻西觅，想拣个地方卖解。恰巧这沙市镇的中心里有许多房屋，失火烧成了一片瓦砾之场，那地主便想另行盖造新屋，所以雇了人，把场中的那些砖头瓦块打扫干净了，露出一片平阳大地来。周武瞧见了，不禁心花怒放。这时也来不及落客店，预备先弄了几个钱，然后再弄饭吃，也还不迟。便在广场里歇了下来。他的那一套卖解的家伙，在七八年前，因为在德安府遇见了玄机道人，被玄机道人用法术把他摄上了覆盂山，那些家伙便都丢在德安府城隍庙前的空场里。后来被地甲瞧见了，见是无主的东西，便一古脑儿都掮回家去。这几年来那单刀便被地甲的老婆拿来当了砍柴刀，那枪柄却又改做了晾衣服的竹竿儿。（回顾前文，一笔不漏，是好结构，单刀砍柴，枪柄晾衣，与才人不遇，沦为厮养，同一可惜。）这回周武下山，便沿途置备了些，装做一木箱，拿来背在肩上。这时把木箱放下，拿出刀枪来，布置妥贴，便先试了一套拳脚，引那路过的人围拢来观看。果然那些闲着无事的人，见周武在那里玩拳棍，便不约而同的都挨上前来，垫脚伸颈地向那周武瞧。周武使完了一套拳脚，便抱拳向四下施了一礼，开言道：“兄弟因路过贵处，缺乏盘川，没奈何在此地献丑，请各位随意助几文，兄弟感激非浅！至于拳脚生疏之处，还请各位包荒些。”说罢，便拔了一把单刀，在场

中舞将起来。（此与周武在德安府卖艺，同一章法，妙在辞句能不重复。）周武的武艺是玄机道人传授的，玄机道人在前清道、咸之际，即四川湖广一带真称得起第一条好汉。周武虽是只学了他师傅本领的十之六七，可也尽够教人家佩服的了。所以周武使那单刀，使到末了，只见一团白气，人影刀光，兀是瞧不清楚。那些瞧热闹的，不由得异口同声喝采起来。在这喝采声中，周武便收了刀法，请四下里布些银钱，好让自己再献几套给大众瞧。这原是江湖上朋友的一篇照例文章，瞧热闹的一般人，听了这话，便伸手到袋里掏摸铜钱，摸掏得一片响。周武心里暗暗快活，当下便满面笑容的立着，等候看客把铜钱丢进圈子里来。（极力反振下文。）正在这个紧要关头，不提防街上来了两三匹高头大马，上面坐着几个凶眉恶眼的汉子。中间一个穿着一件湖色绉袢，上套一件天青缎马褂，一条油松大辫，挽成一个大结，在马背上晃动，一顶小帽子，却有一半合在额角上。只见这人倒也生得唇红齿白，不过一双眼睛凶恶得很。他那马跑在头里，其余几个人像是护卫他的一般。他一马当先，跑到周武围场边，向着众人高声叫道："这种武艺那里可以骗人家的钱！你们谁出钱，谁就是和这卖解的同党，仔细少爷来和你们算帐！"这人说完话，便把鞭子在马屁股上抽了一下，那马便撒开蹄子，泼刺刺的疾驰而去。那些跟随的马匹，也都吆吆喝喝追了上去，一会儿这几匹马，都跑得无影无踪。几句话不打紧，那些四周瞧热闹的听了，兀是象发疯般一声呐喊，便都四散奔逃，好似迟了一步就要大祸临头的一般，霎时间便依旧现出一片广场，中间只剩周武一人，呆呆的站着。（写周武两次卖艺，在德安府，则为玄机道人所捣乱而看客四散；今在沙市镇，则为马上不知谁，何一言而看客又避之若浼，此是作者有意相犯处。）要是在前十年呢，周武受

了这样的羞辱，早已抢步上前，把那马上说话少年揪了下来，虽不要他性命，可也该打他一个半死的了。叵奈这几年来受了玄机道人的熏陶，知道越是武艺高强的人便越该心平气和。况且前回在德安府卖解吃了那们一个大亏，这回自然越发不敢动手，（回顾前文，心细如发。）只得眼睁睁地看那一班瞧热闹的人溜之乎也。自己却忍气吞声，收拾收拾刀枪，依旧装入木箱，背上肩头，回身来找客店。幸喜自己一路而来，还剩得几两银子在腰包里，也不愁一两天的吃用。且待打听得这马上的少年，是个什么东西，再作道理。大凡一个人有了钱，胆量自会增加，周武当下绝不踌躇，掮了木箱便走。才走过一条街便见一家招商客店，大门上一方横额，上写"顺兴店"三个大字；左右两块长方形的招牌，右边写的是"安寓客商"，左边写的是"代办酒席"。周武瞧瞧这家客店，地方也还清洁，便大踏步走了进去。进门靠右手，便是一间帐房间，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儿，正捧着一个水烟袋，在那里吸水烟咧。周武便把肩上的木箱轻轻放在地下，才向那头儿拱了拱手道："请问老丈，这里还有空屋子没有？"那老头儿听了周武的声音，便抬头向周武打量了一眼问道："你是不是适才在那火烧坪上卖解过的吗？"周武见他认识自己，倒觉得诧异起来，忙应道："不错。老丈适才难道也在那里瞧热闹吗？"那老头儿摇头道："老汉适才并不在场，不过你到这沙市镇上来，也应当打听打听明白，常言道：'毒龙难斗地头蛇'，你怎么会把这里一位太岁的得罪了呢？（数语迷离惝恍之至。）周武听了这话，忽然想到了适才在马上的那个少年，心里不免动了一动道："老丈这话怎讲？小子到这沙市镇上来，还不到半天功夫，那里就会得罪了人？"那老头儿便摇头道："你这个人枉为也在江湖上走走的，难道江湖上有个拜码头的规矩，你统不知道么？你到沙市

来，便该打听这沙市是谁的码头，在没有卖解之先，该去拜一次客，卖下来的钱也应当划一部分出来孝敬孝敬，才是正理。如今你这许多规矩都没有做到，人家自然要和你捣蛋了。”周武听了不禁连连点头道：“请问老丈，此人是不是年纪很轻、皮肤铁青的一个削骨脸吗？但不知他姓甚名谁？还望老丈指教。”那老儿道：“一些也不错，此人姓尚，叫做尚三虎。他自己原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领，不过，他家里养的镖客有几百名，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周武心里盘算了一会，便有了主意，（所谓主意者，书中并未说出，即岔入一江焕文，周武之主意乃不得不变意者。周武此时与尚三虎感情尚未至十分破裂地步，则所谓主意者，其和平可断言也。）当下也就催促那老头儿道：“老丈，这些话过一会子再谈吧，此刻小子急于要落房间，准备把肚子医饱了，再作道理。就烦老丈指点小子去房间里休息罢。”老头儿道：“尚三虎在沙市镇上差不多是小皇帝，（老头儿便说尚三虎，偏不说房间，真令周武急煞。）谁敢和他违拗，谁便是和自己的小性命作对。适才因为你没有到他那里去拜码头，所以派了几个手下的人到我这里来说，如此这般一个卖解的汉子，他要是投宿到客店里来，无论那家都不准收留，谁收留了便和谁算帐！所以我这里即使有了房间，也不能容你安歇。我看你还是赶紧离开了这沙市镇的好，要是赶不上别的码头，便在破庙里面或是树林底下，都可以安歇。比较在这沙市镇上，和尚三虎作对，都觉得安稳些儿。”周武听那尚三虎如此无理，不禁心头火发，便气吼吼的道：“好，好！他既是和我作对，我就去找他去说罢！”也就撇下那老头儿，背起木箱，回身便走。及至出了顺兴店的大门，却又哎哟了一声道：“不对啊！适才懊悔没有把尚三虎的家里问明白了，此刻要找他去，不知道他家住那里，也是没用呀。”周武这

时心里一踌躇，脚步便慢了起来，正在心口相商的时候，忽地斜刺里来了一个象当差模样的人，向周武请了一个安道：“家爷有请。”周武见了这人，暗暗点头，想那尚三虎果然放不过我，居然还派了一个当差的来请我，打量我不敢去吗？真太小觑人了！我此去第一层，便可把他教训一阵，第二层也可显得我不是胆怯。（偏误会得妙。）当下便向那当差的道：“好啊！我就跟你走吧。”于是当差的在前，周武在后，转弯抹角，走了也有半个时辰，才见一带白围墙，中间两扇挺大的黑漆墙门，那当差的指点与周武看道：“到了，就是此间。”周武留心一瞧，果然名不虚传，是个土豪的家里，那气概十分雄壮。正打量之间，早已进了大门，只见大门里面，一色青衣小帽，站着十几个当差的。那引导周武的便吩咐道：“这位就是爷教请的壮士。”那十几名当差听了，忙纷纷向周武请安。弄得周武反糊涂起来，心想怎么那尚三虎前倨后恭？哦，大概他还要闹甚么玩意儿，丢我的脸，有意这们安排的，打量我还惧怕不成！周武自以为明白了这道理，所以一切都不在心上。（世上越糊涂的人，越自以为明白，思之可发一叹。）所以见那些当差的向他请安，他却连理会都不来理会，只管昂昂然向里走去，脊骨挺得笔直，臂膊上的青筋，一根根的都现了出来，越发显得是个习武艺的人来。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小说须避相犯。亦有故意相犯，而另成杼轴者，斯为更妙。本回周武在沙市卖解，与前在德安府卖解，同一章法。而读者能不病其相犯，以遣辞无重复也。于此愈见作者之良工心苦。尚三虎之姓名，偏假客店主人说出，且因不准借宿，而周武悯悯出门，而遇江焕文奉邀之使者，错杂写来，好看煞人。

写周武之于尚三虎，始犹忍之，终乃勃然，层次井然，活画出一曾经养气七八年之武术家来。使俗手写之，则尚三虎马上大呼之际，周武早上前动手矣。若是，周武不成其为周武，小说亦不成其为小说矣。

江焕文其人不俗，故作者用力描写其居处宫室，周武之为其出死力，固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之意也。

第五回　蕙折兰摧土豪劫娇婢
荠甘荼苦公子访名师

话说大门里面，便是甬道，周武随着那当差的只管往里走。甬道尽处，便是一个月洞门，里面种着几十竿竹子，甬道在竹子中间穿了过去。里面三间敞厅，四面一色的纱窗，那竹叶映在纱窗上，都变成了绿颜色。当差的便引周武在这敞厅上坐地。周武这时却也忍耐不住，便问那当差的道："我要找尚三虎说话呢！"当差的道："正为壮士找尚三虎，所以小的特地来奉请的啊！壮士且请宽坐在这里，待小的去请家爷。"说罢便匆匆的走了。（偏不说，偏含糊得妙。）周武没奈何，只得在敞厅上耐心等候。百无聊赖，便抬头四下张望，见靠里面一带纱窗，中间挂着一幅郎世宁画的老虎，左右一副对联，是刘石庵的手笔。（见此书画，便知主人不俗。）地下分两行排着一式的八把楠木椤栳大椅，自己卖解装武器的那木箱，却被当差的把他放在椅子上。自己这木箱是胡乱用木板钉成的，做工十分粗糙，如今放在这椅子上，便越显出这椅子的雕镂精细来。（上文周武出客店时，其木箱固在肩上也，至此若不补一笔，读者必且以作者为遗忘矣。极力描写室中器物，与上文描写大门内之仆厮，以及甬道、竹子、纱窗、书画，同一用意，只是逼出"主人不俗"四字来而已。）周武这时早横心，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鼻子里便闻着一阵的木樨花香。周武到此，便回想以前随师父在覆盂山习艺的时候，不觉呆呆地出神起来。正在神魂飞越时，却被橐橐的脚步声惊

醒。周武怕是尚三虎来了，忙定睛细看，却见一个六十多岁白胡子的老头儿走了进来，堆着满脸的笑，向周武弯腰说道："家爷有请，待小人在前领导。"周武听他的口气，才明白这老头儿也是一个当差的。当下却又不肯跟了他就走，便唤住了那老人问道："我在此等了好半天了，你家主人怎么不出来叙谈？却横也有请，竖也有请，难道这客厅会客倒不好，反要到卧房里去不成？"那个老头儿见周武忽然又不肯进去起来，便忙陪笑道："只为家爷有病在身，不能来迎接，只得有屈壮士进去叙谈了。"周武听了这话，丈二长的和尚简直是摸不着头脑起来。暗想道：这样说来，他家的主人又有些不象是尚三虎了。正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是自己既到了这一个地步，就是龙泽虎穴，也得去窥探一遭。便道："好好，你在前引导罢。"当下两人果然弯弯曲曲穿了许多房屋，才走到最后一进。那老头儿便抢上一步，把门帘揭起，让周武走，周武便跨了进去。却见里面陈设的东西，十分精致，正是说不尽的宝鸭香温，金猊春暖。周武四下里一望，却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心里不禁十分诧异。正要启口动问时，只见那老头儿把手指了一指道："请壮士里边坐地，家爷在里边那一间屋子里呢。"周武依言从一口大玻璃厨后面转了过去，只见有一个少年病在床上，形态十分憔悴。隐隐约约又是一阵衣裙綷縩之声，便知道适才这里，有不少的女客，见周武来了才避了进去的。周武打量那少年时，觉得和尚三虎面目完全不同，正在心中盘算，只见那少年连连在枕上叩头道："小弟姓江名焕文，为了一件极危险的事情，素仰老哥是位好汉，所以请老哥来，求老哥搭救则个！"那引导周武到里面来的老仆，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做书的写到这里，便该把江焕文的来历叙述一番，免得周武纳闷。（休说周武纳闷，即读者亦几闷煞矣。） 原来

这江焕文是个真正的公子哥儿，他的老子叫做江猛，在襄阳当过好几年的总兵，后来又升了提督，几十年宦囊积蓄，着实多了几文。所以在沙市镇上盖了一座房屋，卸任回来，便在这里颐养天年。这江猛在五十岁的一年，才生下这位公子江焕文来。晚年得子，自然格外溺爱些，在江猛的意思，本来要教江焕文练习武艺的，叵奈他的姨太太就是江焕文的生母的，却一定不肯答应，说："我们姓江的，好容易长出了这根嫩芽儿来，那里禁得摧折。你们习武艺的，动不动就是摔、掼、跌，这样一个粉装玉琢的孩子，怎样忍心看他把筋骨熬炼？"江猛见他姨太太这样说，便道："那么教这孩子弃武就文了罢。"因此江焕文便在书房里念起书来。（写出江焕文受创之远因。）及至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江焕文有了智识，才觉得自己是个将门之子，如若不学几手拳脚，未免辱没了门楣，便要求他老子替他聘教师习武艺。他老子要是前十年听见了这话，准定是个满心欢喜，叵奈他这几年来，年纪也实在老上来了，但求生一个孝顺的儿子，来送自己的天年，也就心满意足了，（英雄垂暮，不作狐正首丘之想者几希，亦无可奈何事也。）所以不十分希望儿子习武艺。当时江焕文是这们要求了，心里虽不当是一件事，可是平素又溺爱惯了的，也不敢十分和儿子违拗。（老子至不敢与儿子违拗，溺爱之贻害，殆不胜言矣。）所以勉强选了一个教师，在家里教江焕文一些容易的武艺。（"容易"两字置诸武艺一名词之上，便为失笑。）当时江猛的意思，不过是这们敷衍他儿子的，请来的教师，那里会有高明的本领，越是没有本领，越是会拍人家的马屁。（骂尽世人。）他们只顾巴结饭碗，恨不得把江焕文捧上三十三天才好。一面便在江焕文跟前，说江焕文把师傅的衣钵都传授去了；一面又在江猛跟前，说少爷怎样的一学就会，一会就精。敷衍得江猛和江焕文

父子俩，只是裂开了牙齿笑。列位试想，这样学来的武艺，还有一个高明的道理吗？不久江猛死了，江焕文料理家务要紧，也就没有功夫再习拳棒，便把请的教师都辞退了。这位江焕文江公子，身体一向就不很结实，这几年空练了一会拳棒，那病魔依旧没有撵掉，更兼江焕文又是个很爱女色的，家里姨太太就弄了三四个，益发把江焕文淘碌出一身病来。（照应上文"衣裙綷縩"句，色之一类最难打破，岂独江焕文为然。）在理，江焕文在这色字上面，总该要看破些的了，那里知道他还是吃了碗里看了锅里；又看中了他第二位姨太太身边的一个丫头，叫做阿月的，想纳他做第五位姨太太。（江焕文好色，江焕文之短处也，后此为尚三虎攒殴，咎由自取，幸周武一劝告，即猛然省悟，否则周武不其成为助纣虐乎！）只因阿月年龄尚小，虽然有了这意思，尚没有成为事实。这些本来都是家庭细故，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的。不料斜刺里却岔出了个土豪尚三虎来。原来尚三虎和江焕文是个世仇，尚三虎的父亲尚得标，在江焕文父亲江猛手下当过把总的，有一次江猛因为尚得标弄错了一件公事，把他拖翻在地，打了四十军棍，并且还把他的前程都参革了。尚得标没了差事便到四川投入会党，居然在会党里当起头目来，后来尚得标死了，他的儿子尚三虎便继续了他老子的职务。不过记起他老子当初被江猛打那四十军棍之仇来，便全家搬到沙市，想替他死去的老子报仇。一时只恨无从下手，便从培养势力方面做起，开堂散票，居然也聚集了不少的无赖，专等机会，便好和江焕文算帐。也不知是谁嘴快，打听得江焕文想收阿月做五房姨太太，便去献殷勤，告诉了尚三虎。那尚三虎正愁没个题目，可抓得了这个消息，如何不欢喜！心里一计较，便四下派人去找那个阿月的父亲。那阿月的父亲，原是个狂喝滥赌的无赖，因为赌输了钱，被讨债的逼得

没法，才把女儿卖给江家的。这种无赖，知道什么轻重，只要给了他几个钱，便什么事都肯替你出力了。尚三虎把他找了来，拿了十两银子，放在桌子上，和他说："你若是肯听我的话，这十两银子便是你的了。"那阿月的父亲看那白花花的银子放在桌子上，如何不爱！早没口子的答应了。（甚矣！金钱之势力，如是其伟大也，银子只十两耳，阿月之性命几为之断送，贪夫行径可杀！）　第二天尚三虎便带了十几名打手簇拥着阿月的父亲往江家而来，口口声声向江焕文要人。江焕文出来理论时，不由分说被尚三虎一声喝打，那十几个打手，便一拥而上，大家动手，把江焕文打了一个半死，只是躺在地上，哼声不绝。尚三虎见江焕文这一顿拳脚，也吃的够了，便喝住了众人。（尚三虎不将江焕文处死，尚算有良心，故后周武亦仅小创之也。）　一面又逼着阿月的父亲做向导，在江家二姨太太房里，把丫头阿月抢了出来。十几名打手，鞭敲鞍镫，人唱凯歌，得意洋洋地回去了。这里江家一众姨太太，七手八脚把江焕文扛上了床。一面又忙着请医生，教江焕文服药，好容易才把江焕文调理好了一半。还有一半，那伤却在肺腑之中，非寻常的医生所能医治得好。所以还是瘦骨支离，起床不得。那江焕文在床上却是咬牙切齿，定要报那尚三虎的仇，吩咐家里的人，快去物色几个武艺高强的好汉来，准备大大的和尚三虎厮杀一场，可是武艺高强的好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时间要请，又往那里请去？所以家里的人只是含糊答应着。江焕文在床上，却天天为了这个问题吵闹。那些姨太太平日间争妍斗宠，弄粉调脂，是他们的本领，至于这武艺一道，发誓也不会懂得。所以听了少爷天天在床上嚼念，还当他是说的梦话，却嘻嘻哈哈在床沿上笑得花枝招展。（宕开一笔，文情何等细腻。）　被江焕文骂了几顿，大家才不敢再笑。也是江焕文

和周武该有一段因缘，江家用的那个老仆江义，是个当兵出身的，跟随江猛打过多少次数的仗，有一次从死人堆里把江猛背了出来，江猛感激他救命之恩，所以把他留在身边。那江义却也忠心耿耿，情愿一辈子在江府里当差。对待江焕文，和老主人江猛在时一般无二。他本来也会几手拳脚的，叵奈本领并不十分高强，年纪又老了上来，那天尚三虎来抢阿月的时候，江义抢上前去，想救护小主人，可怜众寡不敌，被那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推就跌了有一丈多远。及至爬起来时，那尚三虎已经去远了。只剩得江焕文在地上奄奄一息。那时的江义，自然替小主人医伤要紧，没有功夫再去和尚三虎厮打了。后来见小主人报仇心切，他便也留意在外面想物色一位英雄，只恨一时没有机缘。也是无巧不成书，这天他带了另外一名当差的，在药铺子里撮了药回来，打从那火烧坪旁边经过，正巧周武正在那里卖解，江义便挨在人丛中瞧热闹，他自己本领虽然不很高明，可是老年人究竟见多识广些，眼力自然不会错的。见那周武一拳一脚使出去，都很有劲。当下便觉得自己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未见过这样身法的拳脚，心里便自断定这周武是经过名师传授的。若不是路上缺少盘川，也决不肯献本领给许多外行人瞧。（江义眼力的确不错，然卖解固周武之旧业也，江义所猜亦只着了一半耳，一笑。）便不由得心中盘算，若得此人肯与我家小主人出力，那尚三虎合该倒运了。正在这们胡思乱想时，凑巧那尚三虎拍马而来，因为周武没有拜码头，惹动了尚三虎的气，便在马上高声喝住那些看热闹的，不准给钱给周武。众人果然惧怕尚三虎，便一哄而散。江义看在眼里，不禁十分畅快，觉得尚三虎激怒了这卖解的，这卖解的决计不肯干休。我们小主人的冤仇，可以趁在里面一同报复了。当下也就闪过一旁，叮嘱那同去的当差的道：“你跟在这卖解的背后，看他落

在那家客店里，便立刻跨进门去，向那卖解的说是我们少爷有请，务必死拉活扯的把他请到我们家里来，和我们少爷当面谈谈！”那当差的答应了，江义便急急忙忙回家报告江焕文，说也可笑，周武这时垂头丧气，只知道寻房客店，想不到背后有这们一个当差的跟着。及至和顺兴店掌柜的说了一会尚三虎的事情，掌柜的因为不肯得罪尚三虎，所以没有把房间借给周武，却劝周武赶快离开沙市，免惹是非。周武听了，勃然大怒。这些情节那当差的瞧在肚里，瞧得一明一白。暗想：此时若不上前奉请，万一这卖解的离开了沙市，自己回去如何交代江义？所以趁周武出了客店大门，便赶忙向前说了一声“家爷有请”，满心以为周武或者还要推托，那知周武误会是尚三虎请他的，所以竟毫不推辞跟了便跑。（补足上文，一笔不苟。）及至到内室里见了江焕文，江焕文便在枕上连连叩头，累得江义也跪在地上，不肯起来。周武见了这们光景，摸不着头脑，只是顿足道：“这算什么！这算什么！”（气急语，如画。）一手便把江义扶起，又回身向江焕文道：“不要闹虚文了，有话快说！”江焕文才把以前自己受尚三虎欺侮的那一番情节，说给周武听，末了便哭着要求周武替他报仇。周武望了江焕文一眼道：“且莫提报仇的话，你自己伤还没有医好呢！待我先把你的伤医治了再讲别的。”江焕文见周武还能医伤，一颗心不由得又惊又喜，便连连道谢道：“我只道壮士是个武艺了不得的人物，谁知还能替我医伤呢，说也惭愧，我这个伤，伤科医生请了二三十位，银子也花上了千，却只医好了一半。难得壮士肯搭救我，不要再讨床席债，虽粉身碎骨，不足以报大德！”周武听了，不禁仰着脖子，打了一个哈哈道：“连伤都不能医，那种武艺还能算武艺吗？”说罢便闭目凝神，运用他丹田里的一团真火，霎时间便从肚子上起了拳头般

大小的一个硬块，这硬块逐渐移了上来，好似皮肤里面躲了一只老鼠，在那里钻来钻去般，从肚子上到了前胸，再从臂弯到了右手手掌心里，霎时间那右手掌便涨得比寻常大了一倍。周武吩咐江焕文解开了胸前衣服，用这右手在他胸腹上摩挲。江焕文只觉得周武的手象火一般热，摩挲不到十几次，江焕文便哇的一声，从喉咙里吐出了紫黑色的一个血块来。周武便指了这血块道："好了！"江焕文这时果然觉得吐掉了这血块，好似胸腹上搬去了一块石头般，精神为之一爽。不到半个时辰，便一点痛苦都不觉得了。忙翻身跳下床来，推金山倒玉柱，向周武叩头道："若不是师傅今天来救徒弟的性命，徒弟这伤，不知道今生今世能够脱体不能。徒弟今天愿意拜你老人家为师，请师傅一来替徒弟报仇，二来传授些武艺给徒弟。师傅要是不答应时，徒弟愿意跪着永远不起来。"（写江焕文拜师，亦复恳切之至。）周武长叹一声道："万事莫非前定，我若不是和你有师徒之分，今天也决不会受那尚三虎的捉弄，两下里合在一起了。"周武说完话，也就毫不客气，坐着受了江焕文的四拜。江焕文见周武居然肯收自已做徒弟，真是喜出望外。站了起来，便道："师傅怕没有吃过东西吧？教他们快些预备酒席，让徒弟替师傅把盏！"周武被江焕文提醒了，才觉得今天到了沙市，本来做完买卖，落了客店再吃饭。不想被尚三虎一岔，到了此刻，连一粒米都没有下肚过，饥肠辘辘，自然觉得饿得有些慌了。便点点头道："也好。"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周武生平长处，在能养气。观于第三回中为玄机道人所窘，始终能持之以忍，若非玄机道人说出白莲教三字来，犹未肯以梅花针为孤注之一掷。其在本回中遇尚三虎，实缘尚三虎

逼之太甚，否则何致为江焕文报仇？故尚三虎之受创，乃尚三虎自取之咎，于周武何尤！

写一江焕文之无能，可以反振周武确有惊人之本领。即尚三虎及其家之镖师、打手，无非为周武作陪衬，有宾有主，有反有正。而后文章乃如火如荼，愈能惹看。然写周武一人，至绵亘两万言之多，而究其实，则无非为后文陈大鹏作陪衬，是诚玄之又玄矣。

第　六　回　屏声色服从周师傅
献本领大闹尚家庄

话说江焕文留周武，周武这时因为饥肠辘辘，所以也就点头道好。江义忙回身去吩咐厨事。毕竟有钱人家里，什么事都容易办，一刹那间，那些当差的七手八脚，调开桌椅，山珍海错，堆了一桌子。江焕文这时身体早已恢复了原状，手脚一健朗，精神自然也觉饱满了不少。便亲自替周武把盏，说了一声：“师傅请上坐！”自己便下首相陪。周武也毫不客气，坐在首位，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饭罢，周武便依旧被江焕文邀入卧室里面坐地，江焕文又招呼他那几位姨太太，出来拜见周师傅，周武只得随意敷衍着，见那几位姨太太一个个退了进去，便正色向江焕文说道：“我们练把势的人，第一个最容易犯的就是‘气’字，因为古往今来，许多有本领的人，动辄欢喜和人家较量，大家都要把‘天下无敌’四个字抢到自己头上来。要知武艺是没有止境的，常言道：‘强中自有强中手’，往往‘天下无敌’这四个字，还没有挣得到自己的头上，性命却就这们白白的送掉了。也有自己的本领实在比人家强，以为较量起来，不会输给人家。那里知道天下会武艺的，都是一家眷属，平白地把人家的身体上，搠上几个透明的窟窿，眼看着受了伤，宛转呼号，自己心里也觉得老大的不忍。所以我的师傅玄机道人传授我的戒律，第一条便是不轻易和人家较量。（此即夫子戒之在斗之意，观周武之能一再忍耐，固知得力于此戒律者深也。）第二个容易犯的便是‘色’字，我们练把势的人，最要紧把身体充

实，女色一端，最容易淘碌坏人的身体，若是一个人虚飘飘的好似纸糊的一般，请问怎样可以练把势？就是让一步说，把身体练就成铜浇铁铸般，以为偶然游戏，是不要紧的。要知道儿女的情长了，便容易使英雄气短。我生平瞧见过多少会武艺的人，只为贪恋了女色，便坏了事。又有许多人，很可以正路上走去，不道轻易破了色戒，见了美丽些的妇女，便在夜间飞檐走壁去采花，在地方上犯下案来，就使那些衙门里当差的脓包奈何他不得。可是这种暗室欺心的勾当，不但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还对不起自己的本领咧。我知道你旁的失德之处却也没有，不过这'色'字未免害了你。家里有了这几位姨太太，那里再有什么功夫来练习武艺？（调侃江焕文不少。） 你要不是得陇望蜀，心里想把阿月收房，那尚三虎纵然凶恶，没有嫌隙可寻，也决不能和你寻事。所以你这一次的吃苦，还是吃在这'色'字上面。"（周武告诫江焕文之语，语语刺心，针针见血，宜于江焕文之幡然觉悟也。） 江焕文听那周武说话，句句打在自己心坎里，脸上早红一块白一块的，恨没有地洞可钻。及至听周武说完了，他早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痛自忏悔道："师傅说的是，弟子此刻，觉得以前所做的事情，都错到了极点，此刻师傅说了，才如梦初觉。请师傅看弟子立刻把一干小妾遣散。"说罢，便毅然立起身来，到里边去吩咐四位姨太太，各自回娘家，另行改嫁，每人还赠给他二百两银子。（英雄胆肝，菩萨心肠。）那三姨太太和四姨太太，都因为家里穷苦，才卖了出来。自从进了江府，连爷娘都不得见一面。白天见了江焕文，只得勉强装出笑容来。晚上一个人睡在枕上，也不知流了多少思家之泪。（血泪文章。）一旦听说主人放他们回家去，另行拣选一个如意郎君，嫁了过去，一夫一妻厮守着过日子，不但不追身价，还每人给了二百两银子，这一喜，真非同小可。便喜

孜孜的拿了银子，拜别了主人去了。只有二姨太太家里父母双亡，是兄嫂把他卖出来的，跟随了江焕文多年，有了些儿感情，所以誓死不去。那江焕文这时，却矫枉过正了些，见二姨太太不肯走，他却勃然大怒道："好容易今天遇见了师傅，才造化了我，不致永远做那禽兽，怎么你还不肯去起来？难道定要我永远做那禽兽不成！"（语颇奇特。）一顿说话骂得那二姨太哭了起来。周武听他们吵嚷，便唤江焕文出来，问明了缘故，便道："这又是你的错了，他不肯去，原是他的好心，你硬要他去，难保不生出别种变故来。好在你此后一心习艺，这二姨太去不去没甚么关系。不去，谅你们府上也不多他一人吃喝，权当是家里多雇一个女仆，也不碍什么事。"江焕文见师傅这样说，便连连应"是"。二姨太见主人不强逼他走路，才转悲为喜，在内室里连声念那阿弥陀佛。江焕文的正室夫人，本来就不很满意于三四两位姨太太的，可是向来懦弱惯了，轻易也不敢开口，如今见来了一位师傅，不消三朝两语，便把两个妖精打发走了，不禁心里十分畅快。便亲自下厨房指挥一众婢仆，预备晚饭菜馔，务必要十分丰盛。（百忙中便着此闲笔，令人忍俊不禁。此种笔法，皆作者平日从体会人情世故中得来。）这里江焕文陪着周武闲谈，周武便教江焕文使几套拳脚给自己瞧。江焕文便脱去了长衣服，就在天井里，竭尽平生的长处，使了一套。周武瞧了不绝地摇头道："不行不行，你所学的，简直都是魔道。以后你要是在我跟前学习，你须要把以前学习的，竭力忘掉他才好。"（甚矣，人之为学不能走错半步路也。）周武边说边指点江焕文些门径，江焕文点头领会。没有大半天功夫，几个当差的便川流不息地来请吃饭，（想是江焕文正室夫人教来请的，一笑。）两人这才都穿上了长衣服。（江焕文脱长衣服是明写，周武脱长衣服是暗写。）胡乱吃了些饭，重又海阔天空地

谈论些武艺。看看天色将近二更时分，四下人声都寂静了，周武便霍地跳起身来道："是这时候了，不免到尚三虎家里去走一遭！"说着，便教江义在适才带来的那木箱里捡了一身夜行衣服出来换上，腰间插了一把单刀。江焕文见周武要到尚三虎家去，心里不禁又惊又喜，喜的是师傅此去可以替自己报仇雪恨，惊的是尚三虎家里，着实有几个奇才异能之士，师傅此去万一有什么差错，自己便实在有些对不起师傅。可是知道会武艺的人，大多数是要强好胜的，料想师傅既说了要去，就是劝说也是没用，只得小心翼翼的说道："师傅此去，须要留神。那尚三虎家里，就在这沙市镇向西一条市街尽头的地方。尚三虎家里的房屋，十分高大，四面都是河，白天把吊桥放下，晚下便吊了起来。过了吊桥，便是一带围墙，那围墙也有一尺多厚，象城墙般，四面居然就有四座敌楼。晚上便有人在那里按着时辰，鸣金击鼓。"（写尚三虎便俨然土豪。）周武不等江焕文说完，便截住了他的话头道："是了，只要知道尚三虎那厮家里的方向，便不会再赶错道路了。至于尚三虎家里护庄河怎样阔，围墙怎样厚，都不必去管他，任凭他铜墙铁壁，我有本领可以把他踹成平地！"说罢，便和江焕文、江义主仆走出室外，只听那周武说了一声"我去去就来"，人早已窜上屋脊，晃一晃便不知去向。那时正值八月中旬，月色皎洁，江焕文主仆两人看的真切，不禁点头赞叹。回到屋子里，秉烛而待。按下不题。且说那周武一路穿墙越屋，出了沙市西街，那尚三虎的庄子已经望得见了。果然建得十分坚固，四面的护庄河，就有二丈多宽。天边一轮明月，映在水面上，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周武到了河边，绝不踌躇，只纵身一跳，便跳了过去。周武留神细看，见敌楼上隐隐约约还有灯火，知道上面看守的人还没有睡觉。他也懒得去惊动他，只拣僻静之处，把自己身子贴紧在那围墙

上，使了一个壁虎爬山的架式，一眨眼便在墙上了。旋转身躯，望里一跳，轻轻的落下地来。围墙里面，重楼叠阁，万户千门，一时间正不知尚三虎那厮，住在什么地方。他也懒得一间间屋子里去找寻，回头瞧见了敌楼里的灯火，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觑准了那敌楼上的两扇窗户正大开着，便一腾身从窗户里飞了进去。那窗里头一个看守的人，正在弄了一把盐炒豆，和四两臭麦烧，一个人自斟自酌呢。想不到窗口里会凭空飞进一个人来，吓得他慌了手脚，豁啷啷一声，手里的酒杯便跌在地下跌个粉碎，正待喊叫时，不防他的刀早已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了，自然不敢出声，急得只是翻着两颗眼珠子，望着周武发怔。周武便低低喝道："你要是出声喊叫，老子便一刀结果你的性命！"那人扑簌簌抖个不住道："小人不敢！"周武道："尚三虎住在那一进屋子里？你快说将出来！"那人道："正中一宅楼房，四面都是窗的，便是我们主人所住。"周武问明了尚三虎的住处，便随手从腰里解下一根绳索来。原来夜行人腰里，大概都带着绳索的，一来遇到高楼大屋，估量自己的本领跳不下去时，便可以解下绳索来，缒将下去；二来遇见到要捆缚这们一两个人时，这绳索也就当令了。（忽插入一段说明，细针密缕，神妙极矣。）当下周武便把那看守敌楼的人扎缚停当，又从他身上穿的那衣服前襟上撕下了一条来，把这人的嘴堵了。正待回身从楼窗里跳出去时，不知他又想着了什么话，便重又回身，把刀背凉冰冰地架在这人的脖子上，这人疑惑周武是来要他的命，吓得几乎半死。嘴里又塞着那牢什子的衣服，喊叫不出来。周武却不慌不忙，替他从口里把堵塞的东西掏了出来，重又喝问道："你们这里在江府上抢来的那个丫头阿月，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人见问，忙道："阿月吗，只因他不肯顺从主人做小老婆，所以恼了主人，连他的老子都一起关在花园里

太湖石背后的几间屋子里面。那几间屋子，原是预备监禁什么用的，每个窗洞，只有五寸见方，一望就可以找得到的。”周武问明了阿月所在，便依旧堵了那人的嘴，回身从楼窗里跳了下来。这回他认清了尚三虎的屋子，便不用再东张西望了，跳过了几重屋脊，果然瞧见了一座高楼。这座楼在这许多屋子中间，便宛如在一群小孩中间，立着一个成人一般。凭你眼力再不济些，只要一估量高矮，便可以知道了。周武心里“呸”了一口，想尚三虎这小子好威风，只要瞧他盖的这屋子就知道他在这沙市镇上，便俨然如小皇帝般。自己此来正好儆戒儆戒他，倘若这厮从此觉悟了，改过自新，做个好人，未尝不是地方之福咧。（以君子之心期尚三虎，是周武好处。）他正在这们想，身子却早已到了那高楼的屋上，只见他在屋檐上使了一个鹞子翻身的架式，上半身便从瓦楞里倒挂下来，留心窥探时，只见楼上兀是灯烛辉煌。那白天看见的尚三虎，却科头跣足坐在一只虎皮交椅上，膝盖上坐着一个妖娆的妇人，手里拿了几片雪白嫩藕，在那里喂着尚三虎吃。（表明时令系八月中旬也。）那尚三虎一双眼睛，却一只开着一只闭着，望着那膝上的妇女，只是裂开了一口黄牙齿嘻嘻地笑。（丑态如画。）周武见了这种丑态，眼睛里那里容纳得了，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从腰间掣出刀来，就倒挂的形势，双足一蹬，身体早已到了屋子里。那尚三虎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不想廊檐上会飞下一个人来，手中又执着明晃晃的单刀，心里就知道不好。幸喜他自己是练过把势的，正当千钧一发之时，便用手把妇人推开，那妇人被尚三虎推了一把，早哎哟一声，从尚三虎膝盖上，一个觔斗栽了下来。手里握的几片藕，便簌落落滚了一地。（笔极细腻。）说时迟那时快，尚三虎见周武已经到了跟前，便随手提起了那把虎皮交椅，权当兵器，来招架周武的单刀。（写尚三虎

身手亦极矫捷，总是为周武绝艺作陪衬耳。）被周武的刀尖轻轻的一挑，那把交椅在尚三虎手里便把握不住，早一声响亮，飞出去有五六尺远。尚三虎见不是路，便一个箭步想出门去喊救，只听周武说声“那里走”，飞起脚来，在尚三虎腰眼里着了一下，尚三虎也就站立不稳，扑通一声，便仰面朝天躺了下去。周武那里肯放松一步，赶上前去用脚踏住了尚三虎的前胸，喝了声道：“你认得你老子就是今天在那火烧坪上卖解的么？今天受了你这厮的羞辱，晚上来不会别的，只借你两只耳朵用用，好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周武说罢，便手起刀落，把尚三虎左面一只耳朵，血淋淋地割了下来，用刀尖挑了，向尚三虎脸上晃了晃道：“告诉你这小子，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玄机道人的徒弟周武便是。此刻住在江焕文家里，我今天割了你两只耳朵，（口口声声说是两只耳朵，而后文却不然，可见妙手作文，绝不呆板。）你要是好汉，不妨来姓江的家里找我，我这番来，一来是报白天火烧坪上之仇，二来便是替江焕文捎一个信给你，教你今后不要小觑了姓江的。”说时便想再来割尚三虎右边的耳朵，那刀锋离开皮肤不满一寸，看看就要割将下去了，冷不防背后飕飕一阵冷风，周武便知道这是暗器，忙低下头来，只听见当的一声，原来是一只金钱镖，从周武头上穿了过去。再也凑巧不过，适才那个妇女，此时早已晕倒在地上了，那个妇女手上带着一只金镯，无巧不成书，这镖却在那金镯上打个正着，所以发出响声来。（照应前文，有声有色，是好小说。）周武见了这镖，知道尚三虎手下的那些打手，必然得了信息，所以前来救应。便撇下尚三虎，回身来准备厮杀，只听得院子里人声鼎沸，那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一个穿着密门纽扣，短衣窄袖，手里拿着一条铁棍的人，早抢入屋子里，抡起铁棍，使了一个五雷盖顶的架式，向周武头上打

来。周武忙用刀架住，两个人一来一往，便在屋子里，战了有四五个回合。周武这时心里嫌这屋子里地方太小，不能使展生平的本领，况且自己此番来，只要给一点苦头给尚三虎吃，便算目的已达，要是这们厮杀起来，他们人多，究竟众寡不敌，不如觑个机会，走为上着。当下便觑准了那人的破绽，晃了一刀，趁那人招架时，便跳出门去。翻过上屋，三跳二纵，早就翻过了四五重屋脊。满意以为尚三虎手下的人，决计不会追赶的，便立定身躯，回头张望。那里知道，这尚家庄四下屋脊下，却躲了有六七条黑影。这些人都能飞墙走壁，周武想脱身时，大家不约而同的喝了一声道："呔！大胆的强徒，往那里走！"说着便向周武站着的那屋脊上包围拢来。周武见他们舍不得自己，彼众我寡，彼逸我劳，在形势上自己站的地位十分吃亏。况且瞧那六七个人在屋脊上跳来跳去，如履平地一般，不比尚三虎好对付，万一着了他们的道儿，须不是玩的。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想定主意，只得脚下明白，再也不敢停留。幸喜纵跳功夫，原是自己最擅长的本领，眨一眨眼，早已跳出尚家庄的围墙。瞧不见后面追赶的，才定了一定神，预备跳过河去，回到江家歇息。正在喘息未定的当儿，冷不防一声呐喊，黑暗里钻出十几条汉子来，把周武困在垓心，刀枪剑戟，一时并举，可怜周武那里来得及招架。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为学之道，无论文武，要在戒旁骛，求专一。周武忠告江焕文一段言语，自是颠扑不破。尝见今之学生矣，群居终日，唯知何以抗教师，何以图侥倖。稍稍有人批其逆鳞，即横决而莫可收拾。五四以来，学校风潮，未尝少休，以比求学，其效果盖亦仅矣。此即夫子所谓"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也。又若

海上妖姬荡妇，以色蛊人，舞窟勾栏，胡天胡帝，人苟无定力，即至卷入漩涡，夫诱惑之力日巨，而为学文时日少，此所以国内学术界，新者仅得皮毛，旧者日即退化也。读此回竟不禁怃然。

周武夜探尚家庄一段，写得如火如荼，令读者为之惊心动魄。而作者偏纡徐曲折，如写周武在敌楼窗洞中跃入，则夹写窗内之人，方因长夜无聊，饮酒破闷。写周武自檐次倒挂而下，则夹写尚三虎方拥其爱妾，丑态百出。必如是方足以变化读者眼光，而文章之组织乃愈工。子长《史记》，孟坚《汉书》，此种笔法最多。世固不容不学无术者，操觚为小说耳。

第七回　遮眼法群雄受气
轻身术两杰倾心

话说周武在尚三虎楼窗里跳了出来，飞过了两三重屋脊，以为后面总该没人追赶的了。谁知四面屋脊上，却躲了有五六条黑影，见周武立定了身躯，便一步紧一步包围拢来。周武冷笑一声，心想：你们这般蠢才，还放不过我吗？休要怪我和你们开一回小小的玩笑咧。主意想定，便紧了一紧脚步，穿墙越屋，跳出围墙，在那护庄河岸上站定了身躯，低着头捡起一根枯树枝来，口中念念有词了一阵，便依旧把树枝丢在地上。原来这就是使的遮眼法，准备把追兵稳住。自己还心里记挂着那个丫头阿月，当下便翻身重复进了围墙，专拣僻静的所在走去，一会儿也就到了尚三虎的花园里。这时却听得人声嘈杂，渐渐地移向围墙外面去了。知道自己使的那遮眼法，居然把众人稳住，心中不禁暗暗好笑。他这时却也不敢怠慢，忙按照适才从那看守敌楼的口里，打听出来的方向，找那太湖石。果然黑魆魆地，有间屋子，矗立在太湖石背后，里面好似有两个人，一个递一个的呻吟着。周武在身上摸出火种来，把纸卷燃着了，见两扇门都是用生铁铸成的，一根根的栅栏，都有小孩子手臂那们粗。这时周武的火把，早惊动了里面躺在地下的父女俩，便不约而同发出惊讶的声气来。周武怕他们喊叫起来，坏了事，忙低低地向屋子里说道："阿月休得惊慌，我便是奉了江家少爷之命，来援救你们的。"说罢，便把燃着的纸卷向地下一丢，只有两手轻轻的向左右一拉，便把那铁栅栏拉得寸寸而断。（只

"轻轻地"三字，便写出周武本领十分惊人。）不到一会儿功夫，周武早已到了屋子里。只见阿月父女俩，都被铁练栓着，周武便替他们解了。正待把阿月背将起来时，却又踌躇不决，原来旁边躺着的，还有阿月的老子。要救时，便两人一起救，因为若是单救了阿月，那尚三虎定然要着落在他老子的身上追究阿月，说不定还有性命之忧。周武想到这里，便把脚下的快靴在地下顿了一顿道："也罢！救人救彻，我只索辛苦一些，把两个人都一齐背了出去吧。"当下便蹲下身子，教阿月的老子驮在自己的背上，一面又用两手轻轻把阿月抱了起来。（周武艳福不浅，是固江焕文、尚三虎求之不得者也，一笑。）正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不过步履略为慢了些儿，翻墙越屋，还是如同平地一般。及至出了围墙，过了护庄河，只见远远地一般人还在那里呐喊厮杀。周武趁这机会背着一个，抱着一个，没悄悄声儿回江焕文家而去。做书的写到这里，丢下周武，却要回转笔尖，补叙那个镖打周武、救了尚三虎右边一只耳朵的人。原来周武这夜到尚家庄来，他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谁知道百密难免一疏，他跳上敌楼，把那喝烧酒的捆得象肉馄饨一般，这就是他的大失着。因为尚家庄四座敌楼，却有四个看守的人，每夜按时刻鸣金击鼓，自从周武捆了他们四个中间的一个之后，剩下的三处，到了时辰，依旧冬铛冬铛的敲将起来，就只这一处却鸦雀无声，还有三处自然都觉得诧异起来。当初尚三虎定下的规矩，如若遇到这种情形，那三处便该去查看一下，要是因为贪睡忘记了职务，便该责打五十板子。去查看的人，都可以领五钱银子的赏。（尚三虎立法不错，盖为恶亦须有才也。）因此那三处便不约而同的都来查看，才发见了他们的伙伴，被人家捆得不能动弹，才误了职务的。当下三人自然吃惊不小，却也不敢就这们的把人放了，便商量着分一个人看守着，两人便连

爬带跌，来报告尚三虎手下的几个教师。那几个教师，都会得一点武艺，得了报告，忙来瞧这被周武缚捆的人。从这人口中，打听得周武的声音容貌来，知道周武的本领不小，又料定是来行刺尚三虎的，也就不敢怠慢，纷纷扰扰，各自取了兵器。为头的两人，便直冲到尚三虎的楼上。那时正值周武身躯向里，拿了刀要割尚三虎的右耳朵，（照应前文，神志生动。）两人从外面望去，还道是周武要割尚三虎的脑袋咧！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要上前救护是万万来不及的了，其中一人，却会放金钱镖，人急智生，便掏了出来，对准周武的脖子里打去。幸亏周武躲闪得快，没有打着，这些情节前回书中都已交代，毋庸细说。及至周武脱身出来，那些会翻高头的，便纷纷上屋。见那周武连跳带纵，出了围墙。他们那里肯干休，便发一声喊，纷纷地向围墙外面追来。（此所以上了周武的大当也。）大家眼睛里看得十分真切，只见一条黑影，从护庄这边，飞到了对面。众人便七手八脚，放下吊桥，过河去追赶，说也奇怪，那黑影竟毫不躲闪，好似有意等着这里去捉他的一般，蹲伏在对岸，一动也不动。众人走到跟前，便七手八脚举起刀枪剑戟，望着那黑影劈去。事有蹊跷，众人从远处望去时，那黑影明明离得不远，及至走近时，只见那黑影就地一滚，立刻滚了出去，有两三丈远近。似这们的兔起鹘落，大众自然都赶着那黑影奔来奔去，一个个奔得臭汗淋漓，只得把身躯靠定兵器，不绝地发喘。煞是作怪，大众休息着不动时，那黑影也停在地上不动了。大众便又咬一咬牙关上前追赶，谁知依旧和适才一样。赶来赶去，赶了有一个更次，那黑影依然无恙。大众都觉得疲于奔命，连会放金钱镖的一镖打去，也伤损不得那黑影的毫末。便有人失惊打怪的说道："瞧这一团黑气，简直有些像妖法咧！"这句话说出来了，几个胆小的，便不似适才高兴了，脚底下蝎蝎蛰

蹙的进两步却退三步起来。几个胆大的，还有些不很相信，便依旧鼓勇上前，定要和那黑影拼个你死我活。（与黑影拼死活，蠢才，蠢极！）果然众人一鼓作气，便把那黑影吓得不敢再动，众人抢步上前，刀枪剑戟一时并举，如果那黑影是个血肉之躯，这时准定可以剁成肉泥。谁知事实上却又大谬不然，众人乱剁一阵，可又不见了这黑影的动静。及至低头细细的一看时，那里有什么黑影，那里有什么妖法，地上只有一根枯树枝儿，被众人的十八般武器剁做了几段。（周武所使之遮眼法，至此方点出，以十八般兵器筋疲力尽、追奔逐北了一个更次，结果只是将一树枝寸磔，可怜，亦复可笑。）众人不由得如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又四下里张望了一会，那里有周武的踪迹？只得怏怏地收队回庄。尚三虎此时早已用白布把左面的耳朵裹了，哭丧着脸等在那里。众人上前，把追赶不着的情形，报告了一番。尚三虎摇头叹息道："这人本领不小，连那阿月父女俩都被他救得去了。想不到江焕文这小子，会请到这们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来。更想不到白天卖解的那人，就是无名英雄。"（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尚三虎莽人安足至此！）料定自己要想报仇，也不是他的对手，不如忍气吞声，过几时再说吧。幸亏尚三虎有此一转念，便不再和江焕文作对了，江焕文才没有后顾之忧。周武就从这一天起，便在江焕文家耽搁下来，每天自然要指点些江焕文武艺。一住半年，那江焕文资质本来并不愚笨，得了名师传授，自然更觉进步得飞快，居然也练成一身了不得的本领。周武这时见江焕文专心一志，倒也十分欢喜，只是记起师傅吩咐的话来，教自己往黄陂县找个安身立命之所，便不肯在江家多耽搁，依旧背起那木箱上路而去。江焕文坚留无效，只得很丰盛的酬谢了周武，亲自送出了沙市镇，才洒泪而别。周武这时有了江焕文赠送的银两，也就不再在沿途卖解了。一路

上晓行夜宿，不消半月，便到了黄陂县，果然找到了那捕头的家中。谁知道有凑巧，那捕头却又病倒在床上，不过听说周武是玄机道人举荐来的人，却也不敢怠慢，忙派人专司招待。周武也只得权且住着。看看这捕头的病势一天沉重似一天，他也自知这病决没有痊愈的指望了，便向县里保荐了周武。及至这捕头一命呜呼，周武便接充了这个缺。好在黄陂县地方，从来没有出过情节怎样重大的命、盗案，那些绿林中人，也都知道周武的威名，谁敢来老虎头上拍苍蝇！因此，周武只是整天闲着没事，这天听说衙门里呼唤，便整一整衣冠，到衙门里来见郑祖琛。只见郑祖琛坐在签押房里，愁眉不展地在那里对着几件公事发惊。周武向前请了安，便站立在一旁。郑祖琛抬起头来问周武道："你这几天在城厢里面，可曾见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吗？"周武听了，就知道话里有因，便道："回大老爷的话，这几天并没瞧见过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大老爷问起这句话，敢是谁在这里做了案子不成？"郑祖琛道："是呀，你瞧今天一天报案的禀单，就有四张之多。其中一件是前天晚上的；昨天晚上，同一时间却又出了三件窃案，而且门窗墙壁，都没有变动。这还在其次，最胆大的，就是往黄乡绅家，把他家一对祖传的碧玉鸳鸯壶偷了去。这黄乡绅有一位亲家在京里当御史，那些都老爷，是得着风便扯篷的，没有什么落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尚且要在皇上跟前多啰嗦呢，一旦抓到了这样的题目，那有轻易放过之理！只要他们笔尖儿打个圈，本县的前程，便危险了。所以本县此刻找你来，限你三天之内，务必要人赃并获，你好好地去干吧。"郑祖琛说罢，便又把那几张禀贴，交给周武阅看，周武把事主的姓名和失赃多少，一一记在心里，便请了安退出衙来。他心下盘算，想这做案子的人，也忒可恶了，难道不知道这黄陂县是我周武的地界吗？就使没有上官的吩咐，

我也要追究他一个水落石出才行!(写郑祖琛只是以黄乡绅之亲家为御史，必至碍及己之前程为虑，而写周武，又深以窃贼不知黄陂为己之辖境，竟贸然来做案子为辱，此两种心理，皆私而非公也。郑祖琛、周武且如是，其他之贪官蠹役更可知。)当下便匆匆地往各事之家踏勘了一遍，估量这贼的本领，和自己竟不相上下，心头便也暗暗吃惊。可是又不能不侦缉，便侧着头想了一会，惟有北门一带最冷落，到那里去瞧瞧，或者有线索也未可知。自己以为这主意不错，便背着手，直往北门大街而来。及至走到城门洞边，便有看守的弁兵，上前唤了一声“周老爷”，周武想歇息一会，便向那些弁兵要了一条板凳，坐着闲望。这城门洞，原是往来的孔道，进城出城的人，都须从这城门洞里走过，一个一个，在周武眼睛里留下影子，可是竟没有一个形迹可疑的。周武看了一会，正在有些懒懒时，忽地从南首十字街上来了一个少年，穿得倒很整齐，可是手里却提着两三斤重的一块牛肉，一手又提着一个酒瓶，里面白干酒满满的装了一瓶。这少年的步履，矫健非常，周武是个会武艺的，那里瞒得过他!他一见这少年，便知道他的腿劲不小，至于那步法架式，更完全是一个武艺超群的人物，不由得周武不注意。那少年提了牛肉和酒，径自扬长出城门而去。周武那敢怠慢，便也站将起来，把板凳交还了看城门的弁兵，不即不离地跟在那少年的身后。那少年也从来不见他回过头来瞧身后有人没有，即使回过头来，周武自仗穿的衣服好像土老儿般，也决不会被那少年瞧出破绽来的，所以只管大胆跟在后面。似这们的走了有四五里路，才见一带森林，那树叶儿绿得有些黑沉沉的了。在这森林里面，却又露出一角红墙来，原来里面还有一座庙呢。(是好风景，小说中有画。)那少年和周武越走越近，业已瞧得见庙门上面一方横额，蓝底金字，三个擘窠大字，叫做“一王

庙”的便是。那少年径自伸出手来，推门而入，周武只得立定了脚，意思是想往树林里藏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少年霍地回过身来，向着周武一笑，又招着手道：“周班头，既是来了，就不妨到里面来喝一杯水酒！”周武见自己的行藏，被那少年识破了，自己要保全这几年的英雄名誉，却也不能不挺身而出。只得硬着头皮，勉强做出坦然的态度来，大踏步向前道：“你既认得我周某，我们就不妨到里面谈谈心去。”那少年让周武到了庙里，随手便把庙门关上。两人到了大殿上，只见这殿也是年久失修，所以天井里的蓬蒿，长短就和人差得不多了。大殿上更是尘封蛛网，十分芜秽。想是那少年来了，才略略地整治了一下，所以正中地上倒还干净。一只破桌子，上面刻着“乾隆三十五年郝家村善信捐助一王庙”等字样。周武到了殿上，便向那少年兜头作揖，口里谦逊道：“萍水相逢，就要叨扰，正是不安得很！”周武面上虽是这样作一个揖，底里却运用全身的气力，都聚在双拳上，要是本领稍为不济些的人，受了这一揖，准定可以胸前的骨骼一齐折断，立刻便倒地而死。可怪那少年，也只笑了一笑，不慌不忙地用双手把周武两臂格开道：“班头说那里话来？今日不知道班头光降，所以没有预备好酒好菜，还望班头海涵则个！”周武力量纵然不小，可是经那少年这们一格，两臂就如受了刀劈的一般，委实支持不住，只得趁势罢手。（写两人势均力敌，尔诈我虞，好看煞人。）心里不由不佩服少年的本领，真比自己还要厉害。那少年便在供桌底下，拖出一个破蒲团来，道：“班头请坐，待我煮起牛肉来，和班头下酒。”周武依言坐下，看那少年时，果然忙忙碌碌，把那牛肉煮了起来。霎时间，一大盘热气蒸腾的牛肉，便搬来放在桌子上。那少年又走来笑道：“酒菜都不济事，可是新近从黄乡绅家借来的两柄碧玉鸳鸯壶，倒是个无价之宝，拿

来盛酒，准定可以教班头欢喜。”（点出碧玉鸳鸯壶，虽读者亦为周武捏一把汗。）周武听了“碧玉鸳鸯壶”五个字，不由得心头不别别的跳了几下。正待开言时，只见少年轻轻地把身子向上一耸，两脚便离地而起。原来那正梁上挂着有一方匾额，那正梁虽说不高，却离地也有三丈，碧玉鸳鸯壶，便在这匾额的背后。少年把壶取在手里，才飘然落地。果然拿那白干酒分两壶装了，就和周武俩对面坐下，浅斟低酌起来。至于下酒物，却只有这一大盘牛肉，委实没有第二样菜。（写草莽英雄请客，便与江焕文公子哥儿不同，而吃者固犹是周武也。）周武喝了几杯闷酒，再也忍不住了。便委婉地开言道：“我们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真菩萨面前也不用烧假香，就推开了天窗说亮话罢。兄弟吃这碗饭也是没法，平日里不免要得罪些绿林里的同道。可是既在其位，当谋其政，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你老哥决计不是有意来和兄弟开玩笑的，不过兄弟肩上背着这一重任，千万求老哥看在同道的脸上，替兄弟想一个下台的办法，兄弟往后决不敢忘掉老哥这番盛意的！”周武说完话，便偷眼瞧那少年的脸色。只见那少年勃然变色，竟是要准备厮杀的样子。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以周武之艺，杀一尚三虎，直如探囊取物耳。然周武只割其一耳，聊示薄惩。此无他，不欲多所结怨，且留尚三虎自新地步也。尝见今人苟与人略有嫌隙，必多方构陷，多方罗织，务使其人罗杀身之祸而后已，报复之过当与否，不问也。呜呼！即此一点，暴戾之气，已足干天地之和，安得古英雄豪杰之胸襟阔大，磊磊落落，如周武辈生于当世也！

由郑祖琛黄陂作宰起，迄金田起义止，其间历时须四十年。

此四十年中，若从正面着笔如何写郑祖琛升官，如何写郑祖琛由精干少年，一变而为昏庸老朽，则虽至二十回三十回，恐犹不足尽之。此所谓“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也。作者深知之，乃以一周武引出陈大鹏，更由陈大鹏折写到陈丕成身上，而后接叙洪秀全在两广传教。此种轻灵章法，岂一般笨伯所能梦想得到！

第 八 回 陈大鹏古寺遇禅师 张凤立荒山逢剑侠

话说那少年听了周武的一番说话，大发雷霆道："周班头的话，我心里很想听从。叵奈这件东西他不肯，也是没奈何的事！"说着便飕的一声，从快靴统子里拔出了一把一尺不到、八寸有余的匕首来，向桌子上一插。周武看那匕首时，只见寒澄澄的如一泓秋水般，人立在五步以内，便觉得凉森森地不寒而栗。周武这时已是横了心，索性哈哈大笑道："老哥这东西也不值什么，兄弟领教就是！"说着便把那柄匕首尖儿推入口中，一声响亮，那匕首尖儿已被咬了下来，一阵子嚼，便似嚼普通的鱼肉菜蔬般，把匕首尖儿嚼个稀烂，老实不客气，和了些口沫，径自咽入腹中去了。（写得骇人！）周武再要嚼第二口时，那少年便离座一揖道："兄长的本领，小弟委实佩服！（不曰班头而曰兄长，想见心悦诚服矣。）若不是内功到了火候纯青这一步，怎能嚼得这匕首！"周武也慌忙答礼道："老哥道那里话来！兄弟这一点本领，还不及我们师傅玄机道人十分之一咧。"那少年吃惊道："兄长是玄机道人的徒弟么？难怪练功夫的途径和小弟相同！仔细算来，我们还是同门弟兄咧！小弟姓陈名大鹏，广西贵县人，智空禅师就是家师。智空禅师和玄机道人，是同门弟兄。那么简直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认不得一家人咧。"列位读者，做书叙述到这个地方，照例便该把陈大鹏的来历，补叙一番。原来这陈大鹏生长在广西贵县的山里，四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老子，亏得他的母亲，含辛茹

苦，把陈大鹏和他的兄弟承瑢抚养着。幸喜家里有几亩薄田，还可将就度日。弟兄俩到了七八岁，他母亲便送他们到村塾里念书去。那陈承瑢倒是个沉默寡言的，惟有他的哥哥陈大鹏，却自幼就顽劣异常，动不动拔出拳头来和人家打架，被他母亲也打过几次，老脾气还是不改。有一天陈大鹏的老师，因为有事情要回家去走一趟，所以吩咐一个年长的学生代理职务。那些学生见老师出去了，就如老鼠没了猫管束般，代理的老师，那在他们的眼里！老师一转背，有几个学生便下了座位，就在地上捉迷藏，有几个又在天井里转陀螺。纷纷扰扰，好不有趣。（写顽童便宛然纸上，作者于此等小节，决不肯轻轻放过，是其长处。）陈大鹏便用纸折成了一匹马，和人家斗马耍子。他们斗马的方法，是把马放在桌子上，用嘴吹了口气，把马吹得过去，要是把对面来的那匹马打翻了，便算是赢了。陈大鹏正斗得高兴，不知如何，忽地和对造的学生口角起来，陈大鹏说对造的马，早就翻了，对造那学生偏不承认，两下里便争执起来。对造的学生，向来嘴里不干净的，这时不知如何，被他想出话来骂陈大鹏道："你妈是个寡妇，大凡寡妇都偷和尚的，所以你妈定然偷和尚！"（奇谈！是岂论理学上所谓三段论法乎？一笑。）陈大鹏平生的脾气，就是凡事负气，又笃于天性，（天下之忠臣孝子，未有不笃于天性者，又天下之畸人逸士，亦未有不负气者。陈大鹏在本书虎虎有生气者，皆因具此一副脾气故也。）他平时旁的言语尚且受不了，何况今天有人骂他母亲偷起和尚来，他的一股无名火，简直就冒穿了天灵盖。也就不及思前顾后，随手抓起一方砚儿来，向那对造的学生脑袋上掷去。他这时因为怒极了，所以不免格外用劲了些。列位试想，十多岁的孩子，如何受得了这们一下？不用说脑袋上早就震开了有一寸见方的一个洞，那鲜血骨都骨都向外直冒，连哎呀都来不

及喊，便从凳子上摔了下来。那些学生迷藏也不捉了，陀螺也不转了，困住了那个受伤的学生，只是发怔。陈大鹏见这祸闯得不小，他小心眼儿有什么打算？一来怕老师回来，这一顿手心是要吃定的了，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不如溜回去罢。及至走在半路上，却又顿足道："不好，平时和同学们打架，没打出人家的血来，母亲尚且要把自己一顿板子打得青一块红一块的，如今闯了这们的大祸，回家去，准定要被母亲处死的了。这便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不由他不落荒而走，不管东西南北，只拣荒僻的小路上走去。走了也不知多少时候，忽见前面颤巍巍地有一所大丛林，丛林里面的屋子，少说些就有几百间。陈大鹏这时，走得也有些乏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从山门里闯了进去。过了一进屋子，便是一个极大的天井，面南五开间的一座大殿，原来就是大雄宝殿。大天井的两面，一带走廊，里面的屋子，都是预备各处行脚僧人来此挂单住的。陈大鹏在走廊里探头探脑的向那屋里瞧望。也是合当有事，凑巧一间屋子里住着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生得浓眉大眼，下颏上却又是一部络腮胡子，相貌生得好不怕人。只见那和尚在一个蒲团之上，闭目合掌打坐，陈大鹏从来没瞧见过这个玩意儿，觉得好玩，便立着不肯就走。那和尚睁开双目，打量了陈大鹏一眼，霎时间却又眉开眼笑起来，便向陈大鹏招了招手。陈大鹏这时因为年纪小，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便依言到了和尚跟前，两颗小眼珠儿，骨碌碌的转着，静听和尚说话。和尚笑着用手在陈大鹏头上摩抚了一阵道："你愿意拜我做师傅学武艺吗？"陈大鹏这时年纪虽小，可是一来他生成的蛮力，二来广西地方会武艺的人很多，陈大鹏耳濡目染，自然巴不得学会几手拳脚。所以听了和尚的话，立刻扑通一声，跪在地下，向那和尚拜了几拜，口称"师傅"。那和尚见这孩子聪明绝顶，自己取了这

们一个徒弟，便不愁没有人传自己的生平绝技，心中也十二分的快活。原来这个和尚就是玄机道人的师兄智空禅师，从此陈大鹏便随了智空禅师到处为家。智空禅师只不教陈大鹏出家，其余却俨然是一个引脚的小沙弥了，就这们随了有二十年之久。智空禅师一天心血来潮，便吩咐陈大鹏道："你在这里练武艺已是二十多年了，日子也不可谓不多，往常我不许你离开我，为的是怕你本领还不济，勉强出去了，就难免不要丢我师傅的脸。此刻你的武艺，可以出去和天下人较量较量的了，更兼你母亲因为思念你几乎废寝忘食，你也应当赶紧回去安慰安慰他，也是正理。"陈大鹏没有说起他的母亲则已，如今给师傅一提起了，不禁归心如箭起来，便拜别了师傅，束装向广西进发。没有多少时候，居然到了贵县。他母亲见了陈大鹏，如获至宝，把陈大鹏搂在怀里，心肝肉儿乱叫。陈承瑢也过来见了兄长，这时候陈承瑢已是进了学，算是一名秀才了。陈大鹏母子团栾，兄弟完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问起当初被自己敲破脑袋的那个同学，才知道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左右不过是磕破了的一些硬伤，医治了这们一二十天，也就完全复了原状。所以从前的事情，再也没有人提起的了。陈大鹏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享那天伦之乐，何等舒服。可是日子住得久了，心里却又踌躇起来，原来陈大鹏的母亲，因为陈大鹏七八岁那年走失了之后，爱子心切，便四下托人寻找，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几省，都寻遍了，只是没有陈大鹏踪迹。（父母有爱子之心，读者万勿以小说而少之。）就这们寻找了一二年，虽没有找着，可是那笔费用，也就不在少数。家里没有了钱，便变卖产业，更兼贵县地方，连年荒歉，陈大鹏家里自然越发拮据起来。那陈承瑢又是个书呆子，一点不知管理家务，所以不到二十年，早已把家里的几亩薄田，卖个一干二净。这几年便完全靠陈承瑢

教几个小学生，得些束脩度日。陈大鹏到家不到十天，家里的情形便都瞧清楚了。心下一想，家里这几亩薄田，都是为了自己才卖尽的，自己若是不想出一个弄钱的计较来，不但坐吃山空，并且自己也觉得对不起母亲和兄弟。可是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买卖，心里盘算了好一会，常言道："人穷志短"，陈大鹏仗着一身本领，为生活所压迫，索性横了心，干那没有本钱的买卖。主意想定，便在母亲面前说，自己想出门去一趟，找几个朋友合伙做些买卖，此去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就可回来的。他母亲本来舍不得儿子离开膝下，可是家里委实度日维艰，大儿子能够出去挣几个钱来，贴补贴补家用，到底也是一件好事，便委委屈屈答应了。不过吩咐陈大鹏早去早回，陈大鹏答应了，便收拾收拾到了湖南省。城里做了几件案子，在几家值钱的人家，偷了些金银细软，接连三天，也弄了有几千银子。累得全城捕快，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打的腿上的骨头都露了出来。可是陈大鹏却如无其事的满载而归。这样子出门做案子一趟，便足够一家一年半载的浇裹。便也呼奴唤婢，阔绰起来。等到钱看看快要完了，便再出去做。因为陈大鹏做案子，并不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那里动手的，一年之中，有时只做一次，有时便做两次，今年在长沙，明年便到贵阳去，因此一时不容易被官厅破案。这一次陈大鹏从家里出来，因为广西、贵州、湖南几省都做过案子的了，便走远些到湖北省来，不想在黄陂县就遇见了周武。和周武一谈，居然还是同门兄弟。周武便要求陈大鹏把赃物划出一小部分来缴案去，最要紧的是那对碧玉鸳鸯壶，必须交出来。陈大鹏本人便不必到案了，只要周武在郑祖琛面前说这贼早已走了，赃物也只追回了一部分，郑祖琛见比不破案总好些，自然会把案子延搁下来了。陈大鹏看在周武的面上，就答应了，一切计议定当，两下里喝完了酒，

陈大鹏便捡点出一部分的赃物来，交给周武，自已便连夜动身。（捕快与窃贼半通，可发一笑，而天下事皆当作如是观也。）过了几天，因为在黄陂县偷的东西，呕还了些外，总算起来，还不到一千两银子，觉得不餍所欲，便又在汉口停留下来，做了几起案子，才回到了贵县原籍。这时陈大鹏的母亲，见陈大鹏每出去一次，回来总是满载而归，只道真是在外面做买卖赚了钱呢，所以心里也十分快活，一家子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不过有了钱，便有种种问题，连带着发生了。陈大鹏母亲见陈大鹏兄弟俩年纪已经不小，可是还没有娶老婆，旁人看上来，也究竟不雅观。况且自己已守节抚孤一场，巴不得早些含饴弄孙，所以便唤了陈大鹏到跟前来，和他商议，想托亲戚邻舍做媒，拣有门当户对的人家，大家留意着。陈大鹏素来是孝顺母亲惯的，见他母亲这们说了，自己虽然一时间不亟亟要求室家之好，可是也不敢用语言来驳回，只说了一句道："凡事总凭母亲做主。"他母亲见他应允了，便真个四处托人，替陈大鹏做媒。这也不在话下。且说广西象州地方有一位著名老英雄叫做张凤立，这张凤立少年的时候，原也是绿林的首领，横行了有四十多年，不论那处的捕快官兵，都奈何他不得。有一次带了七八个伙伴，想在路上做些买卖，凑巧有一位少年旅客，像是书生模样，骑了一匹马，后面一个脚夫，挑了两口大皮箱，在马后缓缓跟着。那两口皮箱，分量着实沉重。这皮箱在绿林中人只要用眼睛一瞟，就可以知道这皮箱里的东西，不是银两，那里有这么沉重？便向张凤立递了一个信，七八匹马便跟定了那书生，在万山中走着。（是固一幅绝妙画图也，而萑苻遍地，荆棘载途，游客群叹行路难，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为之一叹。）只见那书生在马上，还是手执一卷像是什么诗集的一般，摇头摆尾的讽诵着。张凤立一干人，在那里转他的念头，那书生也丝

毫不觉得。跟了半日，越走越荒僻了，张凤立手下的伙伴，这山里的地理最熟，知道这地方十里之内，没有人烟，要动手，自然这个地方最好。当下便一声胡哨，七八个人把那书生团团围住，嘴里吆喝道："快把皮箱留下！免得送死！"那个挑皮箱的脚夫，见了这七八个强盗，吓得只是把皮箱放在地下，牙齿儿捉对厮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转是那个书生，却一毫也不畏惧。只见他把那执着书本的手，在马鞍上一搁，斯斯文文的说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们丢着好好的事不做，为什么偏要做此盗跖行为？我这皮箱里，又不是不义之财。常言道：'盗亦有道'，你等如此无道，难道不怕天罚的吗？"（是个书生迂腐的声口。）张凤立一干人哈哈大笑道："谁和你这书呆子掉文，你放明白些，便快快自己开了箱子，把那黄白物献了出来，若有半个不字，我们手里的家伙，须饶不得你！"书生见强盗愈逼愈紧，却摇头道："你们真是冥顽不灵，孺子不可教也！"张凤立一干人见书生竟没有意思拿出钱来，如何肯轻易干休，一声"动手"，便纷纷地举起兵器来，向那书生的脑袋便剁。说也奇怪，那书生却只是不慌不忙，把手里的一本书擎将起来招架，那知不招架犹可，一招架时，书本着在刀锋或是枪杆儿上，竟比刀截的还要厉害，那些刀枪，只剩了半段，还有半段，早被书生的那本书截将下来，叮叮咄咄地落在地上，做一片声响。这时张凤立却还未曾动手，见了这番情形，料知这书生本领不弱，自己几个伙伴，决不是他的对手，不上前帮他们一下，这几个伙伴的性命便有些难保。只得挺起他的一柄单刀，跳进圈子来，和书生厮杀，那书生见了张凤立的刀法，就知道这强盗的确有些真功夫。当下也就空手来和张凤立搠战。战了有四五回合，不分胜负。只见那书生一张口，便有一道白光，从喉咙里直冲出来。张凤立一看，就知道这书生是

练剑的。自己无论怎样本领高强，可还是血肉之躯，那里能和这种飞剑较量？只得哎呀了一声，把身子伏紧在马背上，拍拍马落荒而走。那白光却还不肯相舍，也追了上来，幸亏张凤立的马还不坏，那白光在张凤立顶上盘旋，削去了张凤立一大片头皮。这飞剑必得要见血才肯回去的，张凤立头皮虽然削去，性命却侥倖保全，那道白光见了血，便回去了。张凤立逃了性命，养了半年的伤，才能复原。可是因为削去的是头皮，等到重复长得新皮肤出来，那头发再也不会再出的了。所以伤虽养好，张凤立却变了一个秃子。他这时才觉自己在广西绿林中横行了数十年，没有遇过敌手，末了败于一个文弱书生之手。如此瞧来，绿林中究竟不是安身立命之所，不如急流勇退，洗手了罢。因此便在象州置备了些田地，就此成家立业起来，杜门隐居，倒也十分自在。可是有一事美中不足，你道是什么事呢？原来张凤立年将七十，膝下没有生得儿子，只有一位千金。张凤立闲着没事，便把生平本领，都传授给他的这位千金小姐。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吃饭问题，最足以支配一切，天下几许英雄豪杰，颠倒其中。生活所迫，才智之士亦不能免于作奸犯科，以求倖得，此所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一书中，谆谆于民生问题之衣食住行也。陈大鹏苟不因家产垂尽，必不致流为盗贼，诵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句，不禁感慨系之矣。

万山重叠中，一书生于马上观书，不啻一幅图画也。倏忽之间来若干强盗，执武器胁书生献其囊金，毋乃大煞风景！幸而此书生知剑术，白光一道，群盗披靡，虽武艺高强如张凤立，亦不能免，读之为浮大白。此一节与周武夜探尚家庄，同一热

闹，同一紧凑。

张凤立生平绝技，传诸爱女，其爱女相婿，亦以武艺为标准，于是陈大鹏因求婚而比武。文章至此，愈益诡奇，后文多少热闹情节，关键于是，读者慎勿忽略过去也。

第　九　回　妾意软于云争看卫玠
郎情浓似蜜遣嫁高柔

话说张凤立因为膝前只有一位小姐，所以把他平生的武艺，一古脑儿都传授了给他。这位小姐芳名叫芙蓉，生得虽不及那真芙蓉一般娇艳，却也骨肉停匀，皮肤娇嫩。因此有许多人家挽了媒人来说亲，张凤立爱这芙蓉，简直爱和掌上明珠般，自然万事不忍过分拂逆芙蓉的意思。这种婚姻问题，倒也开诚布公的来征求芙蓉意见。好一位芙蓉，自是和寻常闺阁不同，只因他会了几手拳脚，那羞涩之心却减退了不少。见父亲来和他谈起这终身问题，倒也侃侃而谈，说女儿对于门第、财产、面目，一概都可以不争论，只要有武艺胜过女儿的，女儿都肯嫁他，不如请父亲向那些媒人说明了，看他们谁要来求婚，便请谁来较量一下，谁能胜过女儿，女儿便嫁谁。（几个谁字，松脆非常。）张凤立本来是个爱武艺若命的，听了这话，那有不赞成之理？当下便把这话转述给许多做媒的听了。那些求婚的，也有并不会武艺，心想这种泼辣货，娶回来将来准定受累，要是有什么不对尊夫人意思时，便把丈夫一顿拳打足踢，那不成了人伦大变吗？况且求婚的时候，就要较量武艺，第一个难关先打不破，我们不如死了这条心吧。因此一半人听了这话，便不敢再开口了。还有一半不服气的，便真个来和芙蓉较量，不想才走了三四个回合，便被芙蓉举起腿来踢翻在地，有几个还带了伤回去。因此芙蓉小姐择婿，把较量拳脚为条件，以及芙蓉小姐如何厉害，打翻了多少年少郎君，这些话，都传遍了远近。

那一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偏痴心妄想地来和芙蓉小姐较量，芙蓉小姐也来者不拒，一个个把他们跌得七荤八素。有一天，又有一个人上门来求见张凤立，张凤立出来时，却原来是一个和尚。（可笑！）只见那和尚，向张凤立打了一个问讯道：“贫僧特地从少林寺赶来，闻得令爱千金，借比武艺，在这里要招一位乘龙快婿，贫僧颇愿一试。因此不远千里而来，从河南徒步到此，快请令爱出来罢！”那张凤立见这和尚倒也白白净净，（从张凤立眼光中，看出这和尚白白净净，绝倒！）只是听了他这些半痴半黠的话，不禁愕然了半晌，道：“大和尚休得取笑，小女虽有这句话，不过和尚是出家人，自然不在此例。”那和尚把光头晃了几晃道：“居士这话错了，在居士和令爱，当初并没说过和尚要除外的话，此刻说已嫌迟了。况且小僧并不是生来就出家的，倘若胜了令爱，小僧准定留起头发来，和令爱成就鸾交凤友。”（从和尚口中说出鸾交凤友的话来，绝倒！）张凤立见这和尚语言轻薄，不禁十分不悦，心想看这贼秃，未必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不如叫芙蓉出来，给一点颜色给他看，让他带些伤去，好教他往后不致小觑人家。主意想定，便道：“也好，待我去唤小女出来。”隔不到半个时辰，果然一阵香风，那芙蓉小姐，用青绸手绢包了头发，一件宝兰色的衣服，绣着碗口般大小一朵朵月白色的牧丹花，裤角管用丝带扎了，足下一双小小弓鞋，尖上用纯钢包裹，正是眉不画而自翠，唇不点而自红，那和尚看了，早已酥了半边，便也照样立起来打了一个问讯道：“小姐请坐，小僧有话告禀。”那芙蓉小姐果然大大方方的在一张交椅上坐了下来，和尚便开言道：“久仰小姐芳名，小僧特地从河南少林寺来，斗胆敢和小姐较量一下，如若小姐被小僧打败了，小僧准定还俗成亲。但不知小姐当初说的谁打胜了小姐便嫁谁的那句话，能作准不能作准？”芙蓉小姐瞧

了这和尚一眼道："自然作准的。"（"小姐瞧了和尚一眼，"此绝世妙文也。）和尚又道："小姐你要明白，小僧是从少林寺里出来的，少林寺的拳脚，是天下有名的呀！说明在先，免得小姐将来后悔！"芙蓉小姐道："不管你是少林寺多林寺，都得较量一下，那里说得到后悔的话！"和尚见芙蓉态度非常强硬，倒有些窘了，原来这和尚也是好色之徒，他一心想把芙蓉小姐娶过来，又怕芙蓉小姐拳脚实在了不得，自己要敌不过他时，岂非一场空欢喜？因此借"少林寺"三字，想把芙蓉吓退，自己便可以现现成成做新郎了。谁知芙蓉偏偏毫无惧怯，和尚的伎俩穷了，只得复了一句道："小姐不要大意，小僧出身千真万确是在少林寺啊！"芙蓉这时早有些不耐烦了，便正色道："不要多啰嗦！敢和姑娘较量的，便趁早动手罢！"说完话，便霍地站起身来，走向天井里，随手立了一个门户道："来罢！"和尚到了这个地步，要待不较量可也不由自主了，只得也走入圈中，还自己骗自己，以为芙蓉也许是个武艺平常的女子，自己先下手为强，只要打胜了他，这个老婆岂不还是自己的？当下便抢在头里，使了一个丹凤朝阳的架式，举起双拳，来取芙蓉的脑袋。芙蓉见他动了手，便向旁边一闪，那和尚扑了个空，正待掣回两手，再打第二下时，对不起，腰眼里芙蓉的拳头，已经到了。这种架式，叫做童子拜观音，是合着双掌，向人家腰眼里劈去。要是劈着了，简直就和利斧一般，准定是一条创口。幸亏和尚躲闪得快，忙用右手招架住，左手便也向芙蓉腰眼里捞去，谁想这一手还是扑了个空，耳朵里仿佛听见一阵风声，芙蓉已是抢步到了和尚背后，和尚暗暗叫声"不好"，疾忙旋转身躯，用尽平生之力，向芙蓉胸前一拳打去，芙蓉退了几步，躲过这一拳。谁知和尚用力过猛，不免头重脚轻，那上半身兀自向芙蓉身上压来。好一个芙蓉小姐，不慌不忙，举起腿

来，向和尚脸上只一腿，那弓鞋尖，便勾住在和尚的鼻孔里，往前轻轻只一带，可怜把和尚的鼻子，就带去了半个。（奇谈！）和尚忙用双手捧了鼻子，抱头鼠窜而去，这里芙蓉小姐望着和尚的背影，冷笑了几声。（和尚比武只是借以陪衬下文之陈大鹏而已。）那张凤立在旁，见女儿把那和尚打败了，出了方才一口恶气，心中十分畅快。正待吩咐女儿快些回到里面去休息时，却见一个仆人，匆匆地从外面跑来道："禀老爷，外头有个人求见，说是来和小姐比武的。"张凤立听了，也不言语，只把眼睛望着芙蓉，芙蓉道："既是又有人来了，不如立刻就叫他进来，好让女儿一齐打发他们走路，免得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够多们麻烦！"（小姐且慢说嘴，这回却是劲敌也。）张凤立点点头，便吩咐那仆人道："你去请他进来罢。"那仆人答应了，便匆匆地反身自去。这里张凤立父女俩，便坐着等候；果然一会儿仆人便引了一个少年进来。张凤立留心打量，只见少年气宇轩昂，生得一表人材，见了张凤立，便施了一个礼道："这位想就是张凤立老英雄了。"张凤立答了一礼道："不敢！请教壮士尊姓大名？壮士想是特地来指教小女的？"那少年躬身答礼道："小子陈大鹏，（别来无恙！）久慕老英雄威名，特来拜望，要是蒙小姐不弃，小子愿意献丑。"张凤立大喜道："那倒很好，适才正和一个脓包交了手，此刻还不曾进去。喏喏喏，这就是小女，壮士指教，事不宜迟，此刻就可以动手，好让小女早些回内室去休息。"张凤立说话时，芙蓉正偷眼看那陈大鹏，如今见父亲说明了，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向很大方的芙蓉小姐，这会子居然夹耳根子通红起来。（文笔娇艳已极。）陈大鹏便向芙蓉拱手道："如此就遵着老英雄吩咐，请小姐立刻赐教几手罢！"芙蓉含羞带笑，还了一福，道了一声"请"，两个人便容容易易就在天井里交手起来。说也奇怪，那芙蓉小

姐借武艺选择丈夫，也不知见过了多少美貌郎君，可是一寸芳心里，从来不曾动过一动。不道今天见了陈大鹏，真所谓五百年风流孽冤，心里早已千肯万肯的了。他因为所较量的，尽是那些不中用的东西，所以怕陈大鹏也一般的不济事，心里一怜惜陈大鹏，便立定主意，想在交手的时候，让陈大鹏几手，好教陈大鹏胜了自己。父亲少不得要认他为婿，自己的心，也可以一笔勾销，岂不是好！芙蓉小姐因为打定了主意，所以生平的本领，十分之中，却只施出三分来。陈大鹏的拳头，到了跟前，他才肯懒洋洋地招架。（"懒洋洋"三字，写尽女儿娇态。）陈大鹏却不知就里，只管一步紧一步的打将过来，还不到十个回合，芙蓉早已瞧得明白，这陈大鹏的拳脚，得自名师传授，绝对不是以前那些花拳绣腿可比。这时芙蓉小姐，只得打叠起柔情蜜意，那好胜之心，不禁又油然而生，便也恢复生平本领，和陈大鹏打做一团。霎时间，只看得张凤立眼花缭乱，也分不出谁是陈大鹏，谁是芙蓉来。陈大鹏一面交手，一面思量，也很佩服芙蓉的武艺，知道拳脚到了芙蓉这个地步，也可以算是登峰造极了。自己若是要仗拳脚取胜，定然劳而无功，不如使出武当派的看家本领来，制伏这丫头吧。原来玄机道人和智空禅师，都是武当派的嫡传。武当派的长处，在于内功，专讲运气，拳脚尚是第二层。所以第四回中，玄机道人初见周武，便告诉他先从运气入手。大凡武当派的徒弟，没一个不会运气，不过功夫有深浅之分罢了。前几回书中所说，周武替江焕文治病，运全身之气于一掌，后来和陈大鹏喝酒，把一柄锋利无比的匕首尖儿，嚼个粉碎，其实不过是运气运到了舌头和牙齿上罢了。陈大鹏是智空禅师的徒弟，自然也知道运气。他见芙蓉的拳脚，一些没有破绽可寻，料想不运气断难取胜，便把全身的气，聚在一处了。说时迟那时快，一拳打去，正打在芙蓉胸

前鸡头肉上，陈大鹏便叉开五指，在芙蓉鸡头肉上轻轻只一抬，芙蓉已是招架不住，两脚随了这一抬的形势悬了空，陈大鹏喝一声“去罢”，那位千娇百媚的芙蓉小姐，便摔出了有一丈多远。（写陈大鹏取胜芙蓉之道，十分奇诡。）芙蓉小姐立起身来，只见他满面羞惭，也不说什么，一阵弓鞋细碎之声，便如飞的躲入内室去了。张凤立见陈大鹏胜了自己的女儿，也觉得得婿如此，可以无憾。便招呼陈大鹏坐了，又寒暄了一阵。这时却有一个小婢从内室里跑了出来，俯着张凤立耳朵说了一番话，张凤立含笑点头。当下便和陈大鹏提议说：“小女一言既出，从不翻悔，今天壮士既是胜了小女，如蒙不弃寒门，愿意附为姻娅。”陈大鹏这一次来，本来是奉了母命，专诚前来求婚的。听张凤立说了，正中下怀，便也答道：“这是老英雄抬爱，小子敢不遵命！”说着扑翻身躯，纳头便拜，口称“岳父”。张凤立心花怒放，立刻吩咐备酒款待这位新女婿。陈大鹏也不推辞，便入席和丈人开怀畅饮。这时屏风背后一阵衣裙窸窣之声，原来是张凤立的内眷，在那里偷看芙蓉小姐的新姑爷，适才那个俯着张凤立耳朵说话的小婢，也是张凤立的老婆教他出来和张凤立说，快把婚期定了，免得错过了这样一个好女婿。这们一席酒，便说定了由陈大鹏回家去告禀过母亲，然后再挽出媒人来，拣个黄道吉日成亲。张凤立一一答应，陈大鹏便告辞而去。从此两家便照例把问名纳采种种手续行过了，接着便须举行婚礼。张凤立因为只此一女，所以和媒人说明，娶过去之后，将来在女家，也给他们一对小夫妻布置一个房间，以后小夫妻便往来张陈两家，把陈大鹏实行做了张凤立的半子。陈大鹏的母亲对于这个条件也答应了。新婚之夜，郎才女貌，自是十分美满。芙蓉小姐向着陈大鹏一笑道：“你这个人不老成，怎么较量拳脚的时候，把你的五爪金龙在女孩儿家最要紧的地方磕磕

碰碰起来？”陈大鹏也哈哈大笑道：“这也不能怪我，在较量拳脚时，正是千钧一发，只要可以捞到手的，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捞着了再说。谁教你这个地方，无端的又高了起来，教我不捞这个，又捞什么？况且那天就是不捞着这个，今天也难免要捞上几捞，你何必抱怨呢？”芙蓉啐了一口，粉脸通红，便不再来理会陈大鹏，径自解了衣服，躲入罗帐中睡了。（闺房雅谑，令人魄醉。）陈大鹏便也涎着脸，挨入被窝中。他们这一对男贪女爱，也就毋庸细说。陈大鹏因为伉俪情深，从此便不大出门。（不大出门正为后来一去不归张本，总是极力反跌下文而已。）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说不尽的旖旎风光，做书的一枝秃笔实在不能描写他们的万一，也就表过不提。可是少年夫妇，在新婚的时候，不论男女，大家总是把自己脾气的短处极力抑制着，以虚伪对付虚伪，自然不致发生什么冲突。等到日子一多，大家厮混得熟了，彼此的老脾气不免要放将出来。夫妻反目，家庭诟谇，多数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位芙蓉小姐，又何独不然！只因他生来没有兄弟姊妹的，父母爱若掌珠，脾气儿不免娇惯些。更兼学会了一身本领，那性情更是暴烈如火。初起嫁给陈大鹏，因为陈大鹏是个英雄夫婿，所以还不十分敢倔强。至于陈大鹏的母亲和兄弟，芙蓉那里肯瞧他们在眼里，自然不能如平常人家的媳妇一般孝顺。陈大鹏的母亲早就不很快活。况且芙蓉每天早起练习功课，和陈大鹏在空地上你来我往，玩了两三个时辰，玩完了便往洞房里一钻，一切家务事情，依旧让婆婆去管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倒像自己站在婆婆的地位一般。大鹏的母亲，不免有些世俗之见，他娶媳妇，本是指望替自己的手脚，谁想却娶了这位宝贝进门，如何能不抱怨呢？本来世间婆媳不睦的居多，媳妇没有差错，婆婆尚且要从鸡蛋里找骨头出来，何况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媳

妇呢？老年人又格外嘴碎，大鹏的母亲，面前背后，也照例有些闲话。芙蓉的心眼狭，如何受得了！因此双方都找了大鹏麻烦。大鹏是孝顺惯的，总喝住芙蓉，不许他多嘴，因此才一天一天敷衍下来。一天早上，芙蓉照例和大鹏练了一会武艺，大鹏便出门访友去了。芙蓉回到房里，因为用多了力，心头一阵作嘔，（伏笔。“用多了力”云云，是作者有意瞒人处也。）便吩咐一个赠嫁过来的小丫头去倒一杯开水来。那小丫头今年才只八岁，知道小姐厉害，倒也不敢怠慢，便倒了一杯开水，战战兢兢的走到房里来。这时芙蓉正斜倚在床上，闭了双目养神，小丫头捧那杯开水捧到跟前，便道：“小姐，开水来了。”芙蓉听说，却懒得挣开眼睛，只用手来摸那茶杯。小丫头一时大意了些，以为小姐已是摸着茶杯，拿在手里了，便冒冒失失的就放了手。那知两下里都扑了一个空，豁瑯瑯一声，那杯开水便泼翻在地，把茶杯都跌得粉碎，开水一半倾在地上，一半却泼在床上，连芙蓉的衣服上都沾染了好些。芙蓉这时如何忍耐得住？早跳起身来，先“拍拍”两声，打了小丫头几个耳刮子道：“小蹄子，你瞎了眼珠子吗？替我跪下，把衣服自己剥了，好让姑娘教训你一番！”那小丫头素日不敢和小姐违拗的，听了，果然把上身衣服自己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向小姐求饶。芙蓉那里肯依，随手取了一根皮鞭，向那小丫头身上抽去，抽得那小丫头杀猪般叫将起来。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本回连写芙蓉与和尚、又与陈大鹏比武，是作者有意相犯处。盖看似相犯，而辞旨截然不同，方见笔墨之妙也。和尚突如其来，其一段似疯似癫之言语，恒人必以为决无是事，而本书竟一一写来，又能使人爱不忍释，决不至疑为作者向壁虚造。

作者直以笔墨为游戏矣，可佩，可佩！

写张凤立许婚，偏从旁敲侧击，写丫头传主妇之命，以与主人耳语，写屏后内眷之窃视，匣剑帷灯，跃跃欲出。非心细如发者，不克臻此。作小说于琐碎之事，切不可轻易放过，本回所写如张凤立许婚，陈大鹏闺房雅谑，及篇末小丫头捧茶杯诸事，皆所谓从小处落墨也。譬如电影之特写，只须观一局部，而全体已灼然可见，使观者之概念，愈臻正确。明乎此，乃可作小说。

篇末芙蓉一怒而轩然大波以起，由此渐渐引入太平天国，妙极。

第　十　回　千里路迢遥夫人洒泪
一章诗赞美孺子关心

话说芙蓉小姐，因为小丫头打碎了他的茶杯，他这时正值心头火发，便借此把那小丫头出气，喝令小丫头自己把上身衣服剥了，随手捞过一枝皮鞭来，向那小丫头的精皮肤上抽去。可怜小丫头那里禁受得起，更兼芙蓉小姐是练过把势的，落起手来自然比众不同的重，直痛得那小丫头杀猪般叫将起来。芙蓉性急如火，见他这们这一叫喊，越发火上添油，格外增加了些手劲。那皮鞭便似雨点般。小丫头力竭声嘶，后来连喊叫也喊叫不出来了，只是哑声儿呻吟着。（伤心惨目。）这一顿打不打紧，却惊动了大鹏的母亲。年老的人当然心慈脸软些，平常看芙蓉动不动就是打小丫头的耳刮子，已经在背地里念佛了。如今听媳妇越发动了真气，几乎不打出人命来，再也忍耐不得了，便走到芙蓉窗外，隔着窗子说道："奶奶也省下一点子力罢。谁不是老娘十月怀胎生了来的。有钱人的孩子，肚子里是心肝五藏，没钱人家的孩子不见得缺少一样，会闹出心肝四藏来。奶奶你将来也是要生儿女的，你就瞧在将来儿女的脸上，饶了这小丫儿罢。"芙蓉这时心里正没好气，所以借着小丫头身上发泄。不料百忙里会岔出自己的婆婆来帮着小丫头说话。这一气就非同小可。当下便把皮鞭子敲在妆台上响做一片道："婆婆你不要自仗是个长辈的身分，来排揎我做媳妇的！这个小丫头，她因为打碎了我的茶杯，所以我才在这里教训她。照你婆婆说起来，那么这茶杯是应该打碎的了。我们家里要是用着这

们三四个丫头，不是无论什么碗盏都要给他们打破了吗？老实说，我打的是我们姓张的出了钱买来的丫头，要是你们姓陈的门口的丫头，我决不碰曲他的一根毫毛！我也明知道你婆婆嫌多我媳妇是真的，面子上却借这题目帮小丫头说话罢了！你婆婆不如拿一根绳子来把我媳妇勒死了，你们儿子便可以换一个新鲜的老婆！你也可以借此拔去了眼中钉！强似这般把零碎罪给媳妇受了！”芙蓉絮絮叨叨说之不已，到末了又嚎啕大哭起来，冤天屈地且哭且骂，头发也自己弄散了，衣服也自己拉破了，房间里的多少陈设哗拉拉豁瑯瑯弄了一地。不到半个时辰，房间里简直没有一样完全的东西。芙蓉自己便躺在地板上，哭一个死去活来，转把那光着背脊的小丫头，在旁边瞧得呆了。（一笔不漏。芙蓉泼辣之态如画。）大鹏的母亲，因为生的两个儿子，平素都是很孝顺的，所以从来没受过谁的气，不想千辛万苦，把个儿子捧大了，如今却受媳妇的气，急怒攻心，眼睛里一阵金星乱迸，便哇的一声栽倒在芙蓉的窗外，动都不动。陈承瑢瞧得清切，忙抢步上前，扶起他母亲来，嘴里“娘啊，娘啊”的极声厮唤着，只见母亲那里再会答应，口角边流涎沫出来，两只眼珠子，只管望额角上反插。窗里的芙蓉，却还在那里干号，陈承瑢顿足道：“嫂嫂也可以少说一句了，母亲已是气得半死，难道你嫂嫂还不肯干休吗？”说罢，便指挥婢仆，把老太太扶回房间里去。这里芙蓉见婆婆的样子，不像是个装腔，自己要是再闹下去，大鹏回来，就难免要派自己的不是，只得趁此收篷，逼着小丫头收拾房间。且说大鹏的母亲，因为青年守寡，一向就有个肝气病，从前偶然有一点不如意，尚且要在床上睡他三五天，何况今天受媳妇的气，的确受得大了，一个人上了年纪，他的身体根本上就不坚实，平常小病也禁受不起，再加以这们的大气恼，自然连带潜伏在身体里的别种病源，

一齐勾得发作起来。医家说，老年人譬如一盏油灯，慢慢的把油点干了，那盏灯还有不灭的道理吗？因此，大鹏的母亲扶上了床，形状越发怕人了，连手脚都冰凉，只剩得一丝气息，才算没有就断。陈承瑢急得只是跳脚，忙派人四下去找陈大鹏，好容易把大鹏找回来了，及至跨进房门，和他的母亲还没有讲得一句话，他的母亲一口气回不过来，已是呜呼哀哉，伏维尚飨了。大鹏和承瑢俩抢地呼天，哭了一会，便忙着赶办后事。在初丧中，忙忙碌碌，却也没有功夫来责问芙蓉。那芙蓉见婆婆这病，总是为了自己身上而起，吓得躲在一旁，再也不敢开口。光阴迅速，初丧中一切虚文都闹过了，看看将近百日，大鹏弟兄俩自然又有一番布置。芙蓉虽说是个大媳妇，可是插不下手去，只坐享其成，随着众人行礼而已。那大鹏自从母亲死了，便绝迹没有到过芙蓉的房里，因在热孝之中，所以连眼睛都没有向芙蓉望得一望。等到百日的前一晚，雇了几名和尚，在中堂拜忏，和尚们打钟击鼓了一阵，便照例该请大鹏拈香，谁想承瑢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只是不见大鹏的踪迹，最后方在一方砖砚底下捡出一张柬帖来。只见歪歪斜斜写了有六七行字，是大鹏留给承瑢的。可是大鹏因为那年在村塾里闯了祸，逃走出去，从了智空和尚，练习武艺，一向就没有再读过书，所以肚子里的墨水，委实有限，写出来的字，承瑢辨认了半日，才能明白。（此处若写大鹏所留柬帖文理通顺，字迹端好，即与上文矛盾，使俗手为之，至此处必将前文忘却，决不会插入此一段说明。作者则非特叙事能明白晓畅，且呼应上文，一丝不漏。我故曰：小说虽小道，然亦不许俗手为之也。）这时承瑢细细的一辨认时，见那柬帖上的大意，是说这一次母亲的病，完全是为了媳妇不贤而起，自己觉得娶了这样一个老婆，简直不可为人，不可为子，若再在家里享那闺房之福，岂不是成了禽兽

么？好在此刻母亲的丧事，都已料理完毕，自己此番出去，还是寻找以前的师傅智空禅师，剃度出家，以后决不会再回到家乡来的了，请兄弟不必想念。柜里还有一千两银子，兄弟拿来赶紧娶一房妻小，至于那个不贤的嫂嫂，教她回娘家去，改嫁也好，守着也好，都不干做哥哥的事。承瑢看了这张柬帖，知道哥哥是个说得出做得出的人，此番不知要流落到什么地方去。我和他兄弟骨肉，今生怕没有再见之日，想到其间，不禁对着那张柬帖，大哭起来，这一哭便惊动了芙蓉，忙走出来瞧究竟，承瑢便把柬帖授给他道："嫂嫂你看！"芙蓉原也认得几个字的，放声大恸道："这个事情原是我的不好，我此刻早已怀了身孕，将来生产过了，不论天南地北，我一定要把大鹏找得回来。要是他不肯回来时，我便一头碰死在他面前。"说着又含着一包眼泪，走向他婆婆灵位之前，扑通一跪，叩头说道："总怪媳妇年轻，言语不知轻重，从今日起，媳妇便从新做人，把以前一切行为，都改过了。只求婆婆在天之灵，保佑你大儿子一路平安，待媳妇生产过了，去找他回来，那时媳妇再当一死，以谢婆婆。"说着便伏在地上，放声大哭。这时一阵怪风，吹得灵台上的一方神主，只是前仰后合的摆动。（写得怕人，芙蓉一段言语，巫峡猿啼，无比悲惨。过而能改，不失为贤者。大鹏、承瑢皆至性过人，所以能感化芙蓉，幡然悔悟也。）承瑢见嫂嫂痛自悔责，心中却又不忍起来。便来劝慰道："嫂嫂既是怀孕在身，那么自己也应当保重些。哥哥也许是在气头上，明儿气平了，再劝他回来，事情就容易了……。"这一个百日就惨惨凉凉地过去了。芙蓉天天望大鹏回来，那知如石沉大海般，再也不听见分毫消息。芙蓉的肚子，却一天大似一天了，原来芙蓉打丫头的那天，不是为一杯开水而起的吗？因为芙蓉觉得心头作呕，才会叫小丫头去倒开水来的，那天的作呕，正是为

了有孕的缘故。等到十月满足，便产下一个男孩子来。承瑢见哥哥有了儿子，心里十分喜悦，可是一念及母亲来不及瞧见这个孙子，哥哥在外又存亡未卜，不禁又喜极成悲，落下几点伤心的眼泪来。芙蓉请叔叔替孩子取个名字，承瑢便取了“丕成”两字。满月之后，芙蓉雇了一名乳媪，照管了丕成，自己便只身出来，寻访大鹏。承瑢阻拦无效，只得罢了。谁知芙蓉走遍全中国，只是寻不见陈大鹏的踪迹。有一次，寻到镇江的金山寺，据说以前确有两个行脚的和尚，一老一少，到过这寺里来挂单，那个年少的音容笑貌，估量上去正是大鹏，不过在三个月前，已往别处去了。芙蓉听了这消息，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可是她还不肯干休，依旧四处访问。他只怕大鹏出了家，便专拣那些寺院庵观里寻去，可是也如大海捞针般，依旧问不出一个究竟来。有一天到了湖北黄陂县，芙蓉心里不免动了一动，因为陈大鹏新婚的时候，和芙蓉在枕头边谈论武艺，（枕头边谈论武艺，滑稽之至。）陈大鹏说生平没有遇见过敌手，只有一次在湖北黄陂县，遇见一个捕头周武，倒是了不得的人物。芙蓉此刻想起了这句话，痴心妄想，以为大鹏出来，或者到过周武处，便留神打听。那知打听得周武因得了时疫症，去世有两三个月了。这里便由周武的一个徒弟，接了捕头的差使。芙蓉又托客店里的老板，去问周武徒弟时，据说不但陈大鹏这人没有到过黄陂县，连“陈大鹏”三个字他都不知道。（随手了结周武，免文章有顾此失彼之虞，此后即须入天国正文，周武于天国并无关系。自以随手收拾为是。）况且知县已是调过好几任了，陈大鹏当初做的案子，周武并没在郑祖琛面前提过“陈大鹏”这三个字，黄陂人自然不会知道有陈大鹏的。况且原任的知县郑祖琛，这几年来一帆风顺，已从知县升知府，升道台，此刻正在广西臬司的任上，所以连这件的窃案都已没有人知道了。（郑

祖琛升官偏从芙蓉寻找丈夫时夹叙，何等爽利！且只此一二句，已将郑祖琛升官一事完全交代，则后文郑祖琛为广西巡抚，便不觉得突兀。文章不费繁文缛节，而能劲气内含，笔墨又何等干净。）芙蓉见问不出大鹏的消息来，也只得背着人，一个人流泪。就这们天南地北寻访了一年多，到底记挂着自己的亲儿子丕成，所以也就垂头丧气，回贵县来。侥倖那个丕成，生得玉雪可念，倒也解去了芙蓉愁闷的一大半。后来张凤立因为舍不得女儿，所以也把家搬到贵县来，陈承瑢也娶了个老婆，芙蓉便带了丕成，夫家母家两头住住。这时广西全省正闹着饥荒，没钱的人家，吃树皮草根的居多数，于是纷纷要求地方官把地丁钱粮豁免。可笑那些地方官，平时刮地皮是个好手，至于老百姓的疾苦，老实就不在他们心上。怕把这种报荒的公事申详上去，要受上司申饬，所以遇到老百姓来请求，总是给你一个不瞅不睬。那些老百姓无拳无勇，一时虽奈何地方官不得，可是肚子里大都愤愤不平，譬如有一包火药在这里，要是有人用火种来把药线点上，那包火药便立刻会爆发起来。（为洪秀全起义张本。）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芙蓉这时，既找不到丈夫，也只得一意把丕成抚养成人。幸喜丕成秉受了父母的遗传性，不但丰姿秀美，并且聪明伶俐，七八岁的小孩子，出言吐语，就和成人一般无二。芙蓉自己是会武艺的，空闲了便教丕成也练习几下拳脚，又觉得小孩子无论怎样，总要让他多读些书，才是正理。这时陈承瑢刚自设了一个家塾，在那里收些小孩子，教他们念书。芙蓉便把丕成也送到了承瑢那里，承瑢见是自己的侄儿，况且哥哥在外，又是存亡未卜，自己能照顾一点侄儿，便是报答了哥哥。（承瑢至性过人，一路写来，处处不致冷落。）所以另眼相看，不但写字念书，都尽心尽力地教导他，连他的衣服饮食，都由自己十二分的留意着。所以芙蓉把儿子托了

叔叔，自己便放下一百二十颗心了。这时承瑢的家塾里，陈氏门中的子弟，倒也不少，都因素日钦仰陈承瑢的学问，所以打伙儿送来附学的。就中单表一个学生，叫陈安成的，是和陈丕成一辈，不过比丕成大了三四岁，他在学堂里和丕成最要好，不啻同胞兄弟般。放了学，不是丕成到安成的家里去，便是安成随了丕成来见芙蓉。芙蓉因为安成举止安详，他的父母又是知书达礼的人，所以不禁他们来往。一天丕成下半天放了学，便和安成在街上玩耍。玩了一会，安成便提议说，到他家里玩去。丕成点头道好。两人便手挽手儿走着，好在安成家里离开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安成便招呼丕成，在天井里一口水缸旁边看金鱼耍子，安成又去取了一个饭团来，和丕成分着，两人把饭颗慢慢地给金鱼吃，只要你在水缸里放下一粒米去，那些金鱼便会围绕拢来，你攘我夺的抢那米粒吃。（世界无论禽兽与人类，奔竞之心咸不能免，即小而至于金鱼，其于食物亦不能免于攘夺，则是此娑婆世界，纯是一片杀机耳！读此不胜叹惋。）丕成见那些金鱼只是在水里打磨旋，不禁心花怒放，在水缸边拍着自己的小手掌，噼噼拍拍价响，安成向来最顾怜丕成的，如今见丕成高兴了，自己自然也就兴高采烈。两人这们玩了有一个时辰，直把手里的饭颗，都丢进了水缸，只见水里面载浮载沉的，有无数米粒。那些金鱼，起初因为肚子饿，所以争先恐后的抢着吃，后来米粒越来越多，那些金鱼都吃饱了，便懒得争夺。及至大家都吃得再饱也没有了，那时便任凭你抛下多少去，他们见了，也如未见一般，只是掉掉尾巴，游往别处去要紧，给你一个不瞅不睬。这时丕成玩得也有些厌倦了，凑巧天色也渐渐地黑了下来，丕成便牵住安成的衣裙，要安成送他回家去。这时安成的母亲便来挽了丕成一条小手臂道："忙什么？你在这里吃了晚饭去，也还不迟。我们晚饭已经好了。你家母

亲要是骂你，你就说，给三伯母留住了不放走，难得在人家吃一两顿饭，打什么紧？凭你母亲武艺再高些，不见得能把和你父亲当初比武的手段，拿来对付我三伯母！”（涉笔成趣。）说着自己也笑了，丕成无奈只得安心玩着。一会儿，果然把晚饭摆了上来，安成便拉丕成，并肩坐下。丕成这时肚子凑巧也有些饿了，便不再客气，伸出两只小手来，想拿筷碗。可是一瞧安成的母亲和安成，都一动也不动，他不知就里，也就不敢冒昧先吃。只见安成和他的母亲，都把眼睛闭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异口同声的唱将起来。那唱法一不是和尚念经的腔调，二不是贵县人常唱的那小曲，这一来，把个丕成真叫做丈二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直等两人唱完了，才见他们端起饭碗来吃饭。丕成心里不明白他们母子俩，唱的是什么玩意儿，便拉了安成一把道：“你适才嘴里咿咿唔唔和三伯母俩唱的是什么曲子？好哥哥，你能教给我吗？”安成见问，微微笑道：“说来话长，我们明儿到了学堂里再谈罢。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丕成见他不肯说，这才罢了。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中国之旧家庭，姑媳之不和者，十居之九。其原因虽由于媳之不孝者多，然而姑之不慈，亦未尝无有。此所以时流竞倡小家庭之说也。惟所谓小家庭，非提倡人子不养其亲也，亦以相见时少，则感情破裂之机会亦少，足以维持家室之安宁而已。世之贤达，幸勿误会。

陈大鹏因母死由于其妻，乃愤而出走，此英雄本色也。否则伈伈伣伣于儿女子之手，其何以自解于平日之孝养其亲？乃因陈大鹏一走，而生出后文无限波澜，不得不深佩作者布局之妙。且因此而夹叙周武之死、郑祖琛之扶摇直上，情文相生，

是好小说。

作者著此一部大书，而开场洋洋洒洒，去题千里，方以为如何而后可与题目斗榫？不谓作者成竹在胸，以第十四回为大关键，由此乃入太平天国正文。由陈安成之唱赞美诗，而引出洪秀全，一毫不见吃力。鸳鸯绣出从君看，欲把金鍼度世人，当为作者诵之也。

第十一回　夜色深沉高僧传武艺　海波汹涌剧盗讲交情

话说陈丕成见问陈安成，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也只得罢了。这天吃过了晚饭，便由陈安成张着灯，把陈丕成送回家去。芙蓉先前见儿子还没回来，心中正在十分着急，这会子方见安成把他送了回来，如获至宝，便把丕成捧凤凰般捧进了内室里，埋怨他道："怎么你出去了大半天，多晚才回来，不省得做娘的在家里牵肠挂肚吗？"丕成见母亲这样说，吓得不敢开口，倒是安成陪笑道："婶母不用埋怨兄弟，是我同母亲留着兄弟吃晚饭，兄弟本来不肯吃的，是母亲说了，他说婶母知道兄弟在我们家里，总不会着急的，兄弟才委委屈屈被我们留住了。"芙蓉见安成说了，也不便再埋怨儿子，当下留安成吃过了茶，又教他回去问母亲的好，才把安成送走了。一宿无话。第二天，丕成便照常到叔父那里去念书，可是他小心眼里，还念念不忘昨天吃晚饭时，三伯母和安成为什么要唱曲子。安成答应今天说给自己听的，倒不可不问他一个究竟。主意想定，便等叔父把书教过了，便一溜烟离了座位，假装小解，向安成使了一个眼色，先到厕所里去等着。（读至此处，恍惚忆及儿时读书私塾，每至精神疲倦，必伪托小遗，约二三知己于厕所旁跳踉久之。忽忽三十年矣，旧梦重温，有不自知其老大者，一叹。）一会儿见那安成果然也蹑手蹑足的来了，拖了丕成一把道："兄弟，你叫我出来有什么话讲？"丕成道："旁的没有什么，只为你昨晚答应我，今天把你们为什么吃饭要唱曲子这话告诉我的，

所以我特地招呼你下座位来，此刻你总可以详详细细的说了吧？”安成见问，不觉笑了起来道：“我道为了甚么事，原来为了这个！又不是甚么正经大事值得这样蝎蝎螫螫的。”丕成便央告道：“好哥哥，你既说不是正经大事，便请你赶紧告诉我吧！你要知道，我的脾气最急不过，你越是吞吞吐吐的，我便越觉得心痒难熬。”安成见丕成说话的时候，额角上起了一颗颗的汗珠，便知道他真急了，笑得呵呵的，用手指在自己脸上刮着羞他道：“这一点子事情，值得这般发急？把做哥哥的笑死了！告诉你吧，你不是读过孔夫子的一句话么？叫做‘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见人头上的天，是个得罪不得的。本来人一切衣食住，简直都靠着天的帮忙，所以有句俗话，叫做‘靠天吃饭’，你要知道，这样一个繁华世界，怎么造成的……”安成正在拉开了话篓子，滔滔不绝地往下说时，不想却另外有一个学生，慌慌张张地跑了来道：“陈丕成，你还在这里闲扯淡吗？先生有要紧话吩咐你，叫你立刻就去！”（陈安成偏不说完，偏就此剪断，妙。）丕成见叔父呼唤，正不知为了甚么事，却也不敢怠慢，便撇下安成，一个人如飞的向书房而来。踏进了门一看，只见自己的娘，满面泪痕的坐着，叔父也是愁眉不展，丕成见了这付情形，不免吃了一惊，便垂着双手，上前唤了一声“母亲”。芙蓉点了点头，含泪说道：“你外公忽地得了中风症，病势甚是危险，适才派人来通知我。你外公只有你做娘的一人，必须立刻过去侍奉，不过你正当念书紧要的时候，却不能因为你外公有病，便连带害你抛荒了功课，况且我带了你去，便须留意照顾着你，不免要分了侍奉你外公的心。所以我和你叔父商量，教你在叔父这里，暂时住几天，等外公病好了些，再来带你问候外公去。你在叔父这里，不可顽皮，一切要听叔父的教训！”丕成唯唯应是。芙蓉便匆匆忙忙把丕成的

衣服被褥，交代了承瑢，又叮嘱了丕成几句，便回母家而去。从此丕成便住在承瑢的书房里。丕成对于功课，自己肯刻苦用功，所以倒也不觉得寂寞。这们过了三四天，一天晚上，丕成拿了一本《水浒传》，看得十分有味，看了一回，又是一回，竟忘了睡觉。远远地打更的一阵击柝之声，原来已是三更了。丕成看那林教头误入白虎堂的一节，正在爱不忍释的时候，忽地觉得眼梢里一阵干涩，像是要睡觉的光景，便打了一个呵欠，想铺了被窝安寝。不道耳朵里好似有人在那里轻轻地喊"陈丕成"，忙耸着耳朵听时，果然喊的是"陈丕成"三字，并且喊的人就是在窗外。这时丕成年纪虽小，胆子却大，便一个人拔下了门闩，到窗外瞧个究竟。只见一轮明月已是偏在西方了，可是那一片清光照在院子里还是如水晶宫一般。毫发可辨。（写风景处，寥寥数语，如入画图。使俗手为之，必累累百言，惹人讨厌矣。）丕成定睛看时，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个和尚，一阵微风，那僧衣上两只袖子，和衣裾四角，都顺着风势荡漾着。（飘飘欲仙。）丕成十分诧异，正待瞧那和尚的面目时，不想和尚却带着一顶箬笠，压在眉毛上，那月光便被箬笠的影子遮了，所以和尚的面目躲在黑暗里，不容易瞧得清楚。丕成便问道："你这和尚，半夜三更，到我们家院子里来干吗？"只见那和尚用两只点漆般的眸子，注定在丕成的脸上道："你大概是陈丕成了，我是来教你武艺的，你愿意学，便随我来。"丕成这时，虽然每天念书，可是要学武艺的心，却也非常热烈。他母亲教他的几套拳脚，他每天清晨起来，定要做一遍，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今天听和尚说那"武艺"二字，不免心动。他想今夜我家的大门并没有开，这和尚忽地会在院子里出现，足见这和尚的本领不小，瞧他的态度，又没有丝毫恶意。自己不学武便罢，要学武艺，这个和尚倒是个好师傅。（陈丕成小心

眼里，颇有经纬。）所以听和尚问着自己，便疾忙答道："愿意的！"那和尚听丕成愿意了，快活得甚么似的，便走上一步，用手在丕成头上摩抚了一阵，便道："那么随我到外面广场上去吧。这里地方太小，不能使展手脚。"丕成道："那么让我去把大门开了。"那和尚摇头道："不用不用，我们飞出去就是。"说着便一手扶在丕成的胳膊上，两人立刻冉冉凌空而起，果然不费吹灰之力，两人便飞到了大门外面的一片广场之上，两人四只脚跟轻轻落地。那和尚便吩咐丕成，先把已经学会了的拳脚，使一套出来瞧瞧。丕成果然指手画脚，演了一节，和尚见他小小年纪，使起拳脚来很是老辣，不觉暗暗点头。看他使完了，便道："你母亲的一身本领，都被你学会了。不过这种拳脚，对付普通的人，是绰乎有余了，至于讲到真实的功夫，却还差着一层。看我来教你几套吧。"说罢，也就捋起僧衣，在场上使将起来。丕成见了，自然心悦诚服。那和尚又教丕成自己做，他在一旁指点着。列位，大凡武艺，初学的时候，那是的确很难的，只要会了三四套，得了武艺的门径，再要学就万分容易了。丕成的拳脚，幸亏他母亲教导得很严，确已得了门径，这时又经那和尚一指点，更是举一反三，不到半个时辰，便已纯熟了。那和尚又照先前一样把他送回了卧室道："我明天晚上再来教你，你须要等候着，切不可渴睡。"丕成见那和尚要去了，忙伸一只小手来，拖住和尚的衣角道："请教师傅法号，卓锡何处？好让弟子来问候。"那和尚摇头道："你也不必叫我师傅，我和你没有师徒之分，我的名字你更不必打听，日后自会知道。至于我的住处，连我自己也不能预先决定，你不要说甚么问候不问候的话，我有事情自会来找你的。"和尚说完了这几句话，只把脚跟在地上顿了一顿，便不知去向了。丕成只得上床安歇。有事便长，无事便短，自从这一夜起，和

尚便毫不间断的来教丕成，看看将近一月。有一夜和尚照例来了，却不教丕成再使拳脚，只和丕成俩盘膝坐在广场上，教他静坐和运气的方法，和尚说："我的武艺，这一个月中都已教给你了，如今便教你静坐和运气。这种练内功的方法，是不能求速效的，你只要照着我方法做去，久而久之不患没有豁然贯通的一日。"丕成听和尚说了这几句话，知道和尚要去了，便不由得脸上泛出一种凄恋的颜色来。那和尚又从身上掏出一张封固了的柬帖来，交给丕成道："这张柬帖，你三天之后，交给你叔父瞧，他自会告诉你，我和尚是个甚么人的。"和尚说完了话，头也不回，便自去了。丕成只得依照和尚的吩咐，每天天光没亮的时候，便坐在床上运气。那知丕成对于拳脚一道，一学就会，并没有甚么困难，惟有这种运气，却没有学那拳脚般的容易。只要一坐，便心烦意乱，好似有千军万马，在身体周围团团乱转的一般。一连坐了两三次，都是这样，丕成便懒得再坐了。（惟其如是，所以丕成为英雄，而非神仙也。）三天以后，果然把和尚怎样教自已武艺，和临走时留下柬帖的话，告禀了叔父。承瑢听了，忙把柬帖拆开来瞧时，才瞧得两三行，不禁放声大哭起来，问着丕成道："你这孩子，怎么这般没见识？这个和尚，就是你的父亲呀！"列位，承瑢的话，一点不错，这个和尚，正是陈大鹏。原来陈大鹏那一年因为和芙蓉呕气，惘惘出门之后，便立定主意，要找智空禅师剃度出家去。可是智空禅师，是个行踪无定的人，一时间那里找寻得到？只得从荒山古刹入手，先在广东广西境内访问，晓行夜宿。有一天便到了广州，觅了一个下处宿了，因为访不到师傅的消息，心头不免纳闷，一个人打了几两烧酒，在房间里喝着。（令人回想大鹏在黄陂，吃牛肉烧酒遇周武时。）正在百无聊赖之时，忽然听隔壁屋子里有两个人在那里说话，那两人的口音，一听就知道是

江浙两省人，因为广东的口音，在中国全国的方言中，和福建话一般的难懂，他们说话，自是一种特别的音韵和组织法。陈大鹏是广西人，对于广东话，因为距离较近的缘故，所以懂得。至于广东地方说别种方言，便格外触耳，只要留神一听，便可以知道。陈大鹏到的地方多了，于江浙两省的方言，也略知一二。当下侧着耳朵听时，只听得有一个人道："广东地方虽好，可惜饮食起居，我们都不很过得惯。常言道：'出门一里，不如家里'，那有我们在家乡过日子的舒服。(恋乡，中国人之劣根性，而尤以江浙两省人为甚。)还有一个听了笑道："好了，不用麻烦了，我们一个月以后，便可在镇江吃干丝了。此刻只要打算明天上船，你还有甚么东西要送亲戚朋友的，便赶紧去置备吧。"陈大鹏听他这样说，心里不免动了一动，因为平常曾经听师傅说过，他最爱镇江金山寺的风景，那里山脚下就是长江，说不尽的鸥鸟忘机，烟波浩淼，所以师傅每年总有一二次要往金山寺游玩的。我如今何不找到镇江去？也许可以在那里碰见师傅。想罢，便大踏步走到隔房来，向着那说话的两人拱手道："适才听见两位说话，明天就要回镇江去，凑巧兄弟也要到镇江金山寺去找一个朋友，我们正好结伴同行咧。"那两人却也谦逊了一会，三人便约第二天定一同下船。好在陈大鹏并没有行李，只孑然一身，可以随遇而安。倒是那两个人是到广州来做买卖的，大包小裹，捆的载的，不知其数。船上的客人齐了，拔锚起碇，径自扬帆出了海口，在那汪洋巨浸里破浪乘风价走着。船里人多，陈大鹏和他们海阔天空的扯淡，倒也不愁寂寞。才走了一天，看看一轮红日，半个淹在海水里，那一片余霞，反照在海面上，连波浪都变了黄金色。(状物甚工。)这时候风平浪静，那船走得比箭还快，大家贪玩着景色，便都聚集在船面上，凭弦望远。也是合当有事，

忽地迎面来了三四条船，两下里约摸相离只有一二丈远了。那几条船上，便起了一声胡哨，桅杆上便不约而同的扯起一面杏黄色的大旗来，迎风飘荡着，上面写着五个大字道：“镇海大王罗”。这边陈大鹏的船上，客人们见了这旗帜，不由得一个个面无人色，身体好似筛糠般的抖将起来，道：“不好了！那罗大纲又来打劫了！这便怎么好？”这一句话不打紧，船上客人听了，便都嘤嘤啜泣起来。一时间船上闹得沸翻盈天，只恨海水茫茫，没有一条路，可以逃出这天罗地网。说时迟那时快，那几条船，一会儿也就到了跟前。只见为首的一条船上，站着一个颤巍巍的男子。那男子生得皮肤漆黑，站在那里，如黑宝塔般一座。更兼脸上一脸胡子，根根都针刺似的跷起着，他那一种音容，仿佛就同三国演义上的张桓侯般，他手里也挺着一根矛子。走得近身，这黑大汉便大喝一声：“快停下船来！等我罗大王把船里的东西过目，要是牙齿缝里迸出半个不字来，我罗大王肯饶你们，这矛子却不肯饶你们咧！”罗大纲正在耀武扬威的说话时，只见这面船上，跳出一个男子来，手里拿着一柄二尺来长的短刀，指着罗大纲骂道：“狗强盗，你要我们的钱，你便献出本领来！要是胜了我，我们这船上的东西，便拱手奉让，要是打不过我，哼哼，那就要你的狗命！”罗大纲哈哈大笑道：“你这一把不到三尺的单刀，要和我一丈来长的矛子比较，那真是自己来送死了。也罢！我罗大王在广东洋面横行了十来年，从来没有遇到过敌手，今天难得有你这么一个野小子，又这们胆大，我罗大王就降低了身价，和你玩一玩吧。”说罢，挺矛便刺。这面船上握刀的男子，原来就是陈大鹏。陈大鹏心想，两下里相隔很远，自己这单刀，不论如何锋利，却也不能济事，不如等他把矛子刺过来时，相机行事罢。这时见罗大纲的矛子，果然到了跟前，也不躲闪，只用手掌在那矛锋

上抓住，往怀里一带。在大鹏的意思，以为这们一带，那罗大纲准定站脚不住，一个倒栽葱，便滚下海里去了。谁知在旁人，或者吃不住这大鹏的一带，至于那罗大纲，却也是生成的神力，凭你怎样拖拽，他却动也不动。拖拽得久了，倒是那矛锋，禁不起两雄相犯，便先自格格几声，截做两段。两人正拖得有劲，经此一来，几乎不都倒退了几步，跌倒在地上了。两人忙定了一定神，才把身子站住，常言道："惟英雄能识英雄"，两人心头都不由不猛吃一惊。在陈大鹏呢，他自知两臂足有千斤的力量，怎么连拉一个罗大纲都拉不倒，足见这罗大纲的力量，在千斤以上了。在罗大纲呢，他这一柄矛子，是个纯钢打成的，也不知挑过了多少英雄，搠死了多少好汉，如何这会子给大鹏轻轻巧巧的一来，便截成两段了呢？因此两下里惺惺相惜，便不愿意再动手较量。罗大纲叫道："你这人本领不小，我罗大王愿意和你交个朋友，请你留下姓名来。"陈大鹏便也答道："我乃贵县陈大鹏便是。只要你放我这船过去了，我和你今天无怨，往日无仇，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混的，就结交一个朋友也好！"（一路写陈大鹏与罗大纲交手，如火如荼，十分好看。且甫交手，即复惺惺相惜，互相谅解，草莽英雄，贤于今之所谓士大夫者多多矣。）罗大纲便把那一柄光杆矛子，（四字可笑。）收了回去，拱手道："今天得识英雄，三生有幸，兄弟山寨不远，（不自称罗大王矣，可笑。）请去叙叙，至于你那船上的东西，我罗某说怎么就怎么的，决不会损伤你们一草一木，但请放心就是。"陈大鹏听了，也点头答应。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张凤立病重，芙蓉以丕成托之承瑢，无非为大鹏教丕成武

艺留地步耳，绝非随意穿插之笔。读者须于此等地方着眼，方为善读小说者，方不至为作者瞒过。

叙洪秀全传教，偏从陈安成家中唱赞美诗起。偏从陈安成一孺子口中，曲曲叙出，天衣无缝，已令人拍案叹其结构之巧；而陈安成方将说出“洪秀全”来，乃偏又为芙蓉以张凤立病重岔断，直至将罗大纲一段事实叙毕，方又接叙此事，欲擒故纵，是诚出人意外之笔也。罗大纲为太平天国重要人物，无罗大纲则洪秀全起事，或不如是之速，方疑作者将何以处置罗大纲，而本回乃从陈大鹏出亡写起，写其中途遇盗，而所遇之盗，又适为罗大纲，此后便入罗大纲正传。作小说，资料不难，难在剪裁得法，与夫笔墨之生动也。

第十二回　谈革命绿林燃绛蜡　闹醋劲白刃向红妆

话说罗大纲见陈大鹏绝不迟疑的答应了，不觉心花怒放，忙传下令去，教几条强盗船先行，陈大鹏吩咐自己这条海船，也跟在后面。可笑那些水手，一个个惧怕罗大纲凶恶，听说如今要往盗窟里去走一遭，不免都栗栗危惧起来，便要求陈大鹏不要去。陈大鹏笑道："你们既然知道罗大纲厉害，那么他教我们去，我们怎好不去？伸头缩头，都难免一刀，你们又何必惧怕。况且他既说了放我们过去，谅他也不致失信于我们，你们尽管放心前去，凡事有我作主。"众人听了，才无奈掉转船头，提心吊胆的跟在那强盗船后面。走了一程，看看天色渐渐黑暗下来，大家便都点起桅灯来，鱼贯着向一个海湾里前进。很容易才进了那海湾，罗大纲乘坐的那条船在岸旁停住，众船便也跟着一字儿停泊。这时罗大纲手下的人，有许多留守在这老巢里面，听说大王回来了，便点起了灯笼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一窝风的到海岸边来迎接。罗大纲携了陈大鹏的手，吩咐拨一名小喽啰替陈大鹏看守了船，教陈大鹏船上的人，不论水手客人，一律随着上岸。众人也不知此去是凶是吉，可也不敢十分违拗，只得三三两两的上了岸，跟在后面。那陈大鹏和罗大纲手挽着手，踏了又松又软的沙泥，向前走着。脚下时常踏着那些蚌壳海螺之类，悉悉索索的作响。（是海边风景。）大家迤逦行来，约摸走了有三里路光景，便到了罗大纲的老巢。陈大鹏留心打量时，原来是一座城堡，几百名喽啰，手里

执着明晃晃的枪刀，在两旁排班伺候着，众人便好似在枪刀的夹衖中走着般，自然而然会觉得这一座城堡，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起来。罗大纲把陈大鹏一拉就拉到中间一间敞厅上面坐了，便一叠连声吩咐摆酒接风，又吩咐拨派几名喽啰款待那大鹏船上的一干人吃饭。大鹏看罗大纲是个粗豪的人物，便不再和他客气。喽啰们调开桌椅，点上了几支象孩子胳膊一般粗细的红烛。罗大纲便推陈大鹏高高地坐了首席。酒过三巡之后，那罗大纲便开言问道："请问陈大哥，你坐了这船往何处去？"大鹏便把自己要去寻找师傅这一番话说了。罗大纲把酒杯放下道："我瞧你大哥浑身本领，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岂不虚生了一世！老实说一句，我们这种人，若是不能够流芳百世，便当遗臭万年。在这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世界上，我看做官还不如做强盗的爽快，现在一般老百姓，谁不知道做官是十分威风的事情？可是那些做官的，只知道仗了自己的威势，欺压老百姓，榨取老百姓的油水。一样是伸着手白要人家的钱，为什么强盗捉了去便须砍脑袋，做官的，却有那混账王八蛋的皇帝，升他的官，戴了水晶的顶子不算，定然要赏他换上蓝的，戴了蓝的又要换上红的。所以依我个人的意思看来，全中国的老百姓，大家都该做强盗！大家都该把那些贪官污吏，杀一个干干净净！"陈大鹏笑道："罗大哥的说话，爽快极了。老实说，兄弟因为没有大哥这样手下的许多弟兄，所以不能大张旗鼓的干，可是有时也不免要做做案子。本来那些贪官污吏的钱，便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就是给我们拿来花用，原也不伤天理。（陈大鹏能直言无忌，陈大鹏亦是快人。）罗大哥既是有了这们许多弟兄，将来朝廷要是招抚起来，大哥也就不愁没有好结果。"罗大纲这时，正端起一只大杯，咽都咽都的咽那一大杯烧酒，听了这话，忙放下杯子正色道："大哥这

话就错了！大概古时有许多强盗，他最后的主意，也就在招抚。其实这一个主意打得大错而特错，难道那牢什子的朝廷，便不可以动摇了吗？皇帝也是人做的，我们当强盗的也是人，难道就不好做皇帝了吗？（快人快语。）况且听说现在的皇帝，还不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弄了一个外国人来做皇帝，岂不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只不信，以前的中国人会这般没用，为什么没一个人出来撵掉这个外国皇帝？我罗大纲便不服气，非要把这皇帝夺过来教我们中国人做不可！所以我手下的弟兄，都立定主意，任凭他花言巧语，无论如何，不能受他们的招抚！”陈大鹏点头道：“罗大哥这一层更透彻了。”罗大纲见陈大鹏恭维自己这个主意不错，不由得十分高兴，便把手一扬道：“那么便请陈大哥入我们的伙，兄弟愿意把第一把交椅奉让给陈大哥！”陈大鹏忙欠身答道：“罗大哥的美意，兄弟未尝不知道感激。不过兄弟因为在家里受了非常的刺激，所以想找寻到了师傅，把兄弟这一颗心，找一个地方安放，（嗟乎，世间最难之事，莫过于这一颗心要找个地方安放，而又找不到也。陈大鹏因受芙蓉之激刺，怅惘欲绝，遂急求其他安心之所矣。两人此时之环境不同，所以一显一隐，各行其是。）且待兄弟此去见过了师傅，得了师傅的许可，那时再来入伙，便是做罗大哥马前的一名走卒，兄弟也非常愿意。”罗大纲见他这样说，知道不好十分勉强，便低垂着脖子，一言不发。（写罗大纲别饶妩媚。）良久，才立起身来笑道：“今天吃这寡酒，也太觉没味，不如待兄弟舞一回剑，替大哥下酒。”说时，旁边一名喽啰，早飞也似到刀枪架上去摘下一口宝剑来，双手递给罗大纲。罗大纲就在这喽啰的手里，把那宝剑抽出了鞘，走向阶下立了一个门户，使将起来。陈大鹏见他的剑法也不过如此，只是一举手一投足，那一股劲恰非常之足，便知道罗大纲武艺并不高

明，他的一身神力，却着实可惊。原来罗大纲是广东揭阳县人，他母亲生产他的时候，他的父亲，便要极力主张立刻把他闷死。因为他的面目，异常凶恶，和庙里塑着的瘟神爷爷面目一般无二。他父亲在稳婆手里接过来瞧他的面目时，几乎不吓一个半死。他想天下面貌不扬的尽有，从来没见过这般七分象神三分象鬼的孩子。这种孩子养大了，岂不丢人？还是早些送他往来的那条阎王路上去吧，免得将来后悔。当下便和他娘商量，想用手扼住大纲的喉咙，等他一口气回不过来，便万事皆休。倒是大纲的母亲，究竟女人家心肠慈善，忙一边阻挡，不许把大纲处死。大纲的父亲，不敢和妻子违拗，这才罢了。夫妻俩慢慢地把大纲抚养到了七八岁，那时大纲，不但状貌凶恶，而且淘气异常，每天不是在街上和人家打架，便是一个人脱了衣服，钻进小河里洗冷水浴。他和人家打架起来，简直就没有人想敌得过他。所以揭阳地方的小孩都惧怕他，自愿听他的号令，大纲便成了揭阳小孩子队里的大王了。至于他洗冷水浴的本领，也十分惊人。原来他潜伏在水底里走一二里路，人家在水面上都一些也看不出。因为他有了这们的本领，又生了那们丑陋的面目，所以有时便不免要闹笑话。有一天大纲照例在水底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会，有些不高兴了，便想钻出水面来歇息一下。凑巧这地方有一座水桥，一个老妈子，在水桥石上，伛偻着身躯，慢条斯理的漂洗衣服。万想不到这会子水面上，突然间会顶出一个人头来，那人头又丑得象鬼怪一般，只见他口鼻翕张，两只铜铃般的巨眼，又瞅着老妈子，一瞬也不瞬。这分明是落水鬼出现了，吓得那老妈子一声“我的妈吓”，两足站立不稳，一个倒栽葱，咚的一声，早滚进了水里。转是那大纲却不慌不忙，上前把老妈子提上了岸，才不至送掉了性命。（此处点明罗大纲深谙水性，容貌丑恶，力大无穷，寥寥三数语，便

将罗大纲个性完全表出，笔墨轻灵之至。）这罗大纲不但淘气，并且吃起饭来，有兼人之量，他老子娘两人的食量，还抵不过他一个小孩子。因此他父亲暗暗叫得一声苦，心想要是把这孩子留在家里，委实供给不起，倒不如替他寻一样职业，免得再在家里多一个嚼吃。凑巧他有一个亲戚，是做泥水匠的，大纲的父亲便把大纲送去学习泥水匠。那知去了才一两个月，便和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脑袋都打破了。他的师傅，才不敢再要，把他退了回来。大纲的父亲便又四下托人替儿子荐生意。谁想去一次，退回一次，不是打架，定是拌嘴，三百六十行几乎都被大纲学遍了，可是一行也没有学成功过。他老子娘这一气，便气出一场重病来，相继去世。大纲没了管束，越发和许多无赖混在一起，那些无赖都欢喜玩一些四不象的武艺，所以斗公份请了一个教师在家里，大家七手八脚，跟着学习。大纲也夹在里边，学会了些花拳绣腿，大纲武艺虽然不济，至于他一股蛮力，却谁也及不来他。到十六七岁时，两臂便有千斤以上的力量。众人还故意逗他玩耍，说财神殿大门外面两个石狮子，你能够把他举将起来玩一回给我们看看，我们便都佩服你。大纲这时候年少气盛，坦然道："这算甚么！"说罢，大踏步往财神庙而来。大家都想瞧热闹，便都跄跄踉踉的跟在后面。只见大纲到了财神庙前，双眼端相了那两只石狮一会，心中估量这石狮子，每个还不到一千斤，要举起他来，还不费甚么力。想罢，便揎拳捋臂而前，只用得一只手，便把右边的一个石狮子，轻轻巧巧的举了起来。可是他还为这东西分量太轻，所以举了起来，开一个玩笑，把那石狮子脱手向空中抛去，那石狮子便在离手三四尺的地方转了几转才落了下来，却被大纲轻轻接住。那些瞧热闹的人，见罗大纲弄这石狮子，宛如弄什么弹丸一般，不禁替他捏着一把汗，又有些人，怕这石狮子摔下来时压

坏了人，几个见机的，早溜得远远的，袖着双手观看。（写尽懦夫心理。）及至见那罗大纲把石狮子伸手接住了，不禁又齐声喝起采来。这们一来，大家才相信罗大纲是个天生的神力，谁也不能和他赌赛，因此众无赖又愿意都来听罗大纲调遣。以前罗大纲是揭阳地方小孩子的头领，此刻却又变了众无赖的头领了。罗大纲这时也不用做甚么工，那些无赖敲诈得来的金钱，川流不息地来孝敬大纲。大纲肥鱼大肉的吃着，觉得比老子娘在日，过那日子，格外快活了些。常言道："饱暖思淫欲"，大纲这们挥霍惯了，觉得不弄个雌儿玩玩，实在有些不成体统。（造语可笑。）可巧那些无赖，拼命价的来拍大纲马屁，瞧这大纲要什么东西，只要大纲的嘴唇一动，那些无赖，便就尿流屁滚地去弄来献给大纲。大纲想弄个女人的这一层意思，那些无赖，还有瞧不出的吗？自然在那里四下里替大纲物色人才。不多几天，便有人来大纲跟前献殷勤报告道："这里南门外有个当皮匠的于阿花，他的老婆，原是兼营皮肉生涯的，于阿花因为每天赚几个钱，还不够他买花粉，因此眼闭眼开，听凭老婆拈花惹草，自己也可以夹在里边，弄几个外快使使。他老婆生得一表人才，也不知颠倒揭阳县里多少王孙公子。人家因为于阿花是个一天到晚手里拿着皮刀的人，他的老婆却另外有一把皮刀，在那里供应主顾，夫妇俩各有各的皮刀，所以替于阿花的老婆，起了一个诨号，叫做'皮刀娘子'（诨号可笑。）我看罗大哥，你很可以去尝尝这把皮刀的刀锋，究竟利不利。"罗大纲听了哈哈大笑道："好啊！我们一同走去瞧瞧这皮刀娘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说着，众无赖都拍手叫好，七八个人便簇拥着罗大纲，吆吆喝喝，往南门外于阿花家中而来。进了屋子坐下，那个报信的无赖，便去拉了一个老妇出来，和他耳语了一会，那老妇点头自去。大纲问时，才知道这老妇，就是

于阿花的母亲，好似窑子里的鸨母一般，和他说了，叫那皮刀娘子出来。不一会门帘揭处，果然进来了一位嬝嬝婷婷的美人。罗大纲留心打量时，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位皮刀娘子的裙下双钩，直瘦得像菱角般，也足够教罗大纲销魂荡魄了。罗大纲不禁跷起右手大拇指来，赞了一声“好”。众无赖自然凑趣，便和罗大纲说合，教皮刀娘子今晚陪着罗大纲睡觉。皮刀娘子见了罗大纲的狰狞面目，本待不依，可是一转念间，心想这些无赖，都是不好惹的，若是和他们结了冤仇，将来准定要吃不了兜着走，况且他们又允许了金钱，同一接客，就勉强一遭，也不要紧，因此才委委屈屈点头应允。这一晚，罗大纲便在皮刀娘子家里。可笑罗大纲一个童贞男子，到此却不免捱了皮刀娘子的一皮刀。（涉笔成趣。） 从这一夜起，罗大纲索性和皮刀娘子讲明了，常包了他，每月多少钱，横竖是由手下这些无赖供给的，罗大纲乐得快活。可是那位皮刀娘子心里何尝愿意，俗话说得好，“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像罗大纲这们一个脸，当然说不上俏字。那皮刀娘子和他同床合被，只是看在几个钱的分上，等罗大纲转了背，不免要对花长叹，对月长吁。更兼他又是一个土娼，不知甚么叫贞节，瞒了罗大纲，见了小白脸，自然而然的会和他们眉来眼去起来。就中单表有一个诨号小冯的，他老子在揭阳县衙门里当一名书办，这小冯倚仗他父亲有钱有势，便镇日价在土娼堆里厮混，眠花宿柳，好不开怀。不知如何，却和这皮刀娘子勾搭上了。这小冯生成的脸子，和画上的美人儿一般，那皮肤更是吹弹得破，和罗大纲比较起来，正是一个儿明珠，一个儿粪土。皮刀娘子自然向这小冯，不向罗大纲。可是两下里都怕罗大纲凶恶，还不敢明公正气的来往，只看那罗大纲白天有事出门去了，便掩进来和皮刀娘子续旧。可是大凡偷偷摸摸的事情，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罗大纲

手下的许多无赖镇天在街坊邻舍，打听人家的阴私，借此好遇事生风，掏摸些油水。那皮刀娘子和小冯干的勾当，那些无赖，还有不知道的理么？自然风吹草动，被众无赖打听着了，便背着皮刀娘子和罗大纲一五一十的说了。罗大纲虎吼了一声，抢了一柄尖刀，便要去结果皮刀娘子的性命，却被一个无赖拖住道："大哥你不要莽撞，常言道，'捉奸捉双，捉贼捉赃'，你不当场把奸夫淫妇双双捉住，那淫妇死了也不服气。我们不做则已，做了便须叫那一对狗男女，在九泉之下，也做个明白鬼。你大哥只要在那里暂时藏躲起来，由我们分派几个弟兄守在那淫妇门外，只要瞧见小冯进了他家，我们便来报告大哥。那时大哥闯了进去，当场捉获，要杀要剐听凭大哥作主便了。"大纲觉得这话不错。那一群无赖，果然分班在皮刀娘子门外守候，可怜那个小冯，还是蒙在鼓里一般，自然舍不得丢了皮刀娘子，得了暇，便又遮遮掩掩的折向皮刀娘子家而来。早被罗大纲手下一个无赖瞧得清楚，便飞也似来告诉大纲。大纲听说，便把一柄牛耳尖刀，向快靴统里一塞，圆睁着一双怪眼，赶来处置皮刀娘子和小冯。那无赖还怕大纲此去，有什么一差二错，所以暗暗地都跟随在后面。欲知皮刀娘子和小冯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洪秀全起事于金田也，兵不逾万，而向荣、乌兰泰等，窥伺于旁，思乘隙以制秀全之死命，而秀全斯时将寡兵少，其势殊岌岌也。幸罗大纲、洪大全、林凤祥等，以绿林魁杰，率众来从，秀全之势乃大振。于是桂平武穴等县，始入天国版图，而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然则大纲等之功岂可没哉。本回极力写大纲，盖为秀全起义金田盘旋作势耳。读者识之。

大纲一生短处在好酒嗜色，盖出身绿林，固不识法纪为何物。然秀全起兵之初，亦以救民水火为职志，故约束部下，勿使有越轨行为。及大纲湖北田家镇一役，奸淫劫掠，无所不为，致洪秀全已得之民心，重行失去，则大纲一身系天国盛衰也。如是作者于写洪秀全之前，先写罗大纲，良有以也。

第十三回　人言可畏荡子听骊歌　母命难违英雄伤蠖屈

话说罗大纲得到了报告，说那个小冯，又在和皮刀娘子幽会了，不由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抢了一把牛耳尖刀，向快靴统里一塞，匆匆地便去结果两人性命。那皮刀娘子的房门，本来关上的，更兼这时正和小冯幽会，还有个不把那两扇门儿，栓得紧紧的道理吗？可是凭你怎样铜墙铁壁，只要被罗大纲那脚指头弹一弹，早豁拉拉东倒西歪了。当下罗大纲把房门一脚踢开，一个箭步，便已抢到了房里。这时留心看那床上时，只见罗帐低垂，遮得文风不透，床前放着两双鞋子。大纲认得那双粉红缎子，绣着红红绿绿的一枝牡丹花儿，那三寸弓鞋，不是皮刀娘子的是谁的！旁边一双粉底缎鞋，又千真万确是男人的鞋子。（读者固急欲观罗大纲之杀皮刀娘子也，而作者又好整以暇，宕开文笔，以写床前之两双鞋子。一言以蔽之，反跌下文而已。）罗大纲绝不思索，立刻伸手捞起帐子来，果然端端正正那个小冯睡在外床，罗大纲观得真切，便伸手从靴统里摸出刀来，就在小冯雪白滚壮的胸前刺了进去，霎时间便变了一个透明的窟窿。那一股热血，便溅得有两尺高，连帐子上和旁边的皮刀娘子身上都沾染了不少。那小冯也只惨叫了一声，便三魂渺渺，六魄悠悠，往阎王殿上等候皮刀娘子的阴魂，再做恩爱夫妻去了。（了结一个。）那皮刀娘子在旁边看得真切，更兼小冯腔子里的热血，喷溢了自己一脸，知道这事情不好，看那罗大纲恶狠狠的神情，就难免要连带到自己身上。

想到这里，四肢百骸，不由得像筛糠般抖将起来，忙极声喊那“救命”两字，不想那个命字的尾声，使的长腔，还没有使足，（然则皮刀娘子固戏迷矣，一笑。作者涉笔成趣，其梯突处令人忍俊不禁。）早给罗大纲一把发髻，便提了起来，向地板上一放，千淫妇万淫妇，嘴里喃喃地骂着。那皮刀娘子，料想喊救命，也是没用，便哀哀求告道：“好人，你饶了我罢，你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们这几个月的夫妻分上，饶了我一条狗命。”罗大纲圆睁着双眼，也不答话，举起一只快靴脚来，在皮刀娘子前胸抵住，才说道：“你要我饶命，你便不必干这事！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这种人，岂是省油灯！杀掉一个人，便和杀掉一只鸡般，算得甚么事！你不瞧见那个小冯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便是个好榜样！”罗大纲边说边便把那刀子向皮刀娘子脖子里抹来，皮刀娘子知道命在顷刻，可是还不肯冥目待死，见了这明晃晃尖刀，在面前一闪一闪，不由魂灵出窍，却只用他的纤纤玉臂，来格住那刀子。在平常罗大纲瞧了这皮刀娘子掐得出水的玉臂，恨不得拿来当一段藕啃下肚子去，不住地把他那长着又黑又硬胡子的血盆大口，在皮刀娘子玉臂上挨擦。那时皮刀娘子还嫌恶他胡子，刺的嫩皮肤上生辣辣地疼，极力把罗大纲推开，不许他亲近。如今是此一时彼一时了，罗大纲眼见得他和小冯睡在一床，如何轻易干休？所以这支玉臂送到跟前，他连正眼也不瞧一瞧，手起刀落，皮刀娘子的一颗脑袋，便滴溜溜地提在罗大纲手中了。（了结第二个。）罗大纲提起那头来狞笑了一声，便随手向地下一丢，又在床前方凳上，捞起小冯和皮刀娘子的衣服来，把尖刀上和手上的血迹抹干净，才踉踉跄跄跨出房门。正想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时，不料斜刺里忽然跑出一个老妇人来，拦住去路，带哭带说道：“你把他们两人杀死在房间里，就想这们拍拍身体逃去了吗？可没

有这般容易!”说到这里，又放大了喉咙喊道：“左右邻居快来呀！这里一个杀人的凶手要逃走了啊！”罗大纲定睛细看，这拦住去路的，正是皮刀娘子的婆婆，皮匠于阿花的母亲。罗大纲心想，那皮刀娘子的奸情，本来不干这老婆子的事，不过他要是这们喊叫起来，自己岂不是脱身不得了吗？这却要怪他自己来送死，须怪不得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也把这老婆子送上他娘的清秋大路罢！大纲边想边从快靴统子里又摸出那柄刀来，向这老婆子喉咙里直刺进去，老婆子欲待挣扎时，那里来得及？只见他手脚颠动了一会，也就没了声息(了结第三个。写三人死法，各各不同，笔墨绝不呆板。)罗大纲飞起腿来，把老婆子尸身踢开，也来不及再抽出那把牛耳尖刀来了，只慌慌张张夺门而走。那些手下的无赖，见罗大纲衣上溅了几点血迹，知道得了手，又因为这时候是青天白日，万一被人瞧破了机关，须不是玩的，便不约而同围了拢来，簇拥着罗大纲出城而去。那街上的人，见十几个人风驰电掣的奔着，这原是那些无赖常干的玩意儿，并不希罕。更兼罗大纲夹在中间，看的人眼花缭乱，自然没有人会发现他衣襟上的血迹。一干人居然平平安安到了城外，走进一个破庙里面，在大殿上坐地。众无赖便开言道：“大哥你往后不能再在这揭阳县存身了，还是远走高飞要紧！”大纲道：“我有个嫡堂的哥哥，在广州海面上做那没本钱的买卖，专一劫掠过路的官商船只。我此去不免投奔到他那里。”众无赖道：“大哥既是决定了往那里暂避风头，那么事不宜迟，请大哥立刻动身的好。不过大哥到了那里，请给我们一个信，我们也好来入伙，大家那时依旧听候大哥的调遣，岂不是好！”罗大纲点头答应。众无赖又七手八脚，从身上剥下衣服来，教罗大纲把血迹的衣服换下，又斗份子似的，从各人身上凑出些零碎银两来，送给罗大纲做盘费，罗大纲便和众无

赖洒泪而别。原来罗大纲的嫡堂哥哥叫罗琼树，生成的一个五短身材，使一根齐眉棍，有神出鬼没的本领，绿林中都称他为“罗短子”，这时正在广州海面上做强盗。罗大纲投奔了去，罗琼树十分欢迎，弟兄俩在海盗窟中，也立了不少的功迹。后来一众海盗,因为罗大纲力大无穷,便推举他坐了第一把交椅，连罗琼树都屈居其下。罗大纲既是做了海盗大王，便招呼那揭阳县的众无赖，也都来入了伙,手下的弟兄们总数在三千以外，声势越发浩大起来。罗大纲虽是生平没有读过书，可是他的志愿却并不在小，生平他最恨的是贪官污吏，要是有一两个从广东卸任回去的官吏，碰在罗大纲手里，不但银两都要劫夺得干干净净，连性命都不能保全呢。因此在广东当差使的，听了“罗大纲”三字，便头疼，再也不敢走水道，打伙儿起旱，或是走韶关进江西，或是走潮梅进福建。罗大纲的威名既是这们大，那么满清的官吏，当然不肯轻放了他，那两广总督悬了一万两花红银子的赏格，叵奈没有人敢拌了性命去捉拿罗大纲。又有几个狗官，便把“招抚”两字去引诱罗大纲上钩，那知罗大纲立定主意，不受招抚，那些狗官也就无所施其伎俩。因此罗大纲和陈大鹏开怀畅饮,席上便说出那些种族革命的论调来。（一笔兜转，何等力量！） 可惜陈大鹏这时，正值心灰意懒，没有心思来和罗大纲同干这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没有应允罗大纲入伙。（照应上文。） 罗大纲喝了几杯闷酒，又起身来舞了一回剑，陈大鹏也照例称赞了几声，这一席酒也就吃到月色西斜。陈大鹏便起身告辞，说要下船，罗大纲挽留不住，便亲自送到海滩上，互道珍重。罗大纲又取出一面旗帜来，送与陈大鹏道：“这是小弟的旗号，本来不敢亵渎大哥的，只因现在水路上，绿林中人很多，万一又有人和大哥麻烦岂不耽搁了正事？不如请大哥把小弟的旗号打了起来，他们便不敢再来动

手。”陈大鹏谢了又谢，便真个把“镇海大王罗”这五字的旗号，挂起在桅杆之上。从此果然一路平安，没有第二个罗大纲来耨恼。陈大鹏到了镇江，直奔金山寺，问起智空禅师，说前几天在这里挂单，才走不多时，他约定一个月后再来的。陈大鹏听了，只得在金山寺权且住下，直等了三个多月，才见了师傅的面。智空禅师问他来意，陈大鹏坚决要出家，智空禅师见他一片至诚，也就答应了他。陈大鹏便在金山寺落了发，从此随着智空禅师云游天下，到处为家。忽忽便过了有七八个年头。一天，智空禅师便吩咐陈大鹏道：“你可以回广西去走一遭，因为眼前天下就要大乱，你家里生的一个儿子，倒是新朝佐命功臣，你如若回去教他一点儿武艺，于这孩子多少有点好处。”陈大鹏领了师命，便回到贵县原籍来，每天晚上，把儿子陈丕成引出重垣，授他些武艺。及至陈承瑢看了柬帖，知道这个和尚就是哥哥，待要留住他，可嫌迟了，那大鹏已是飘然而去，再也没有地方可去寻他。连芙蓉知道了，也只洒了几滴伤心之泪。况且那位老英雄张凤立，又因病重逝世，芙蓉忙着料理丧事，便把这件事情搁了下来。陈丕成还是每天上书房念书，十分勤恳。一天，陈丕成在书房里见了陈安成，忽地又想起了前几天的那件事情，这天陈安成正说得起劲时，忽然被自己母亲来说外公病重，岔了开去，如今事隔多时，自己胸中一个闷葫芦，依旧没有打破，此刻想起了倒要问他一个究竟咧。当下便又约陈安成下座位来，到外面谈话，才重又把以前的问题提了起来，陈安成笑了一笑道；“原来还是为那件事，你的记忆力倒不错。告诉你罢，我上一回不是和你说过的吗，这宇宙之间，天的权力最大，那天上有个主宰之神，就叫做天主。世界上一切人类，以及飞禽走兽草木虫鱼，都是天主一手造成的，所以人要是不知道敬重天主，那罪孽便非常之重。约摸在中国汉哀

帝年间罢，天主把一个叫做耶稣的降生在西方犹太国。这位耶稣，便是天主的长子，他专门宣扬天主的道理，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治了多少人的疾病。不料他行了好事，却得了恶报，有个叫做希罗德王的，硬说耶稣是妖言惑众，用计诱耶稣来上当，把他骗到一个十字架上，用钉钉住他的四肢，就这们活活的钉死了。可是这耶稣究竟是天主的儿子，他自有神通，因此他的尸身埋在土中，七日之后又复活起来，在坟墓里跑了出来，向众人说法，三日期满，便白日飞升，至今还是在天上。你想这事情奇也不奇？我家现在也信奉了这耶稣教，所以每逢临吃饭睡觉时，都要自己忏悔，求天主赦免自己的罪过。还要唱赞美天主和耶稣的诗句，你那天听见的就是。”（洪秀全起兵之初，本以宗教为号召，故作者于未出洪秀全之前，先说其教理也。） 陈丕成听了暗暗点头。又想了一会，才问道："那么我们广西这几年中时常闹饥荒，穷人只把草根皮充饮，似这们困苦，天主为什么不也降生一个耶稣，到我们中国救救这些苦百姓呢？”陈安成拍手道："毕竟是你兄弟聪明，问得出这句话来。告诉你罢，现在天主已是教他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广东花县，这人叫做洪秀全，这几年来便在广西桂平一带传教，和当年的耶稣一般。但不知可会出第二个希罗德王来，把这洪秀全钉在十字架上。（如此出洪秀全，天衣无缝，于未出洪秀全之前，先将其教义叙述一过，则后文可省却许多麻烦，是作者取巧处。） 陈丕成这时，早已被陈安成说得感动了，忙义形于色的道："要是这洪秀全真有第二个希罗德王去磨折他，那时我们便应当设法去救他。”（陈丕成此时心目中已有了“洪秀全”三字也。）陈丕成说到此处，正待往下说时，凑巧另外有一个同学踅得来了，便打断了两人的话头。大家又谈了些别的话，才各自归座。自从这一天起，陈丕成心里便深深地嵌了“洪秀全”

三个字。且说那个洪秀全原籍广东花县，从小就没了父亲，他母亲把他抚养大了，七岁时便送他到村塾里读书去，真是一目十行，十分聪俊。他最欢喜读史，一部二十四史，简直就烂熟在胸，对于古时的帝王寇盗，兴亡成败的迹象，研究得了如指掌。他不比旁的读书人，死守着“皇上圣明，臣该万死”这八个字的，他以为做皇帝，也不过是那们一回事，无论那个人，只要得民心，有兵力，如汉高祖是一个亭长，明太祖是一个小沙弥，一般的都可以做皇帝。又想当今的皇帝是满州人，满州在古时，中国人本来视同夷狄，这会子到中原来做主子，和元朝以蒙古人入主中华，是一个样子的。可是看见宋明人所著的书里，讲起满州人，总是把犬羊腥膻等等的字样，去侮辱他们。为什么到了此刻，一般中国人俯伏在满州皇帝的脚下，歌功颂德呢？更兼看着眼前满政府的混乱，官吏的贪残，百姓的困苦，觉得这满州人实在不能再让他做皇帝了。古时汤武革夏桀之命，此刻的中国最好也要出一个汤武来革一革命才行。可是放眼看那些督抚大员，一个个只知道奴颜婢膝，谁敢效法汤武，革满廷之命呢？洪秀全想到这里，便隐然以汤武自命。（写洪秀全如何而有革命思想，当时又如何而不得不革命，全书骨干尽于此寥寥数语中。）洪秀全他虽是抱着这样的大思想，可是旁人那里会知道，因此他的母亲，还硬逼他去应试。洪秀全陪笑道：“儿子愿一辈子教书或是做买卖糊口。那些秀才举人，就是弄到了手，也一文不值，何必去自讨苦吃呢？”他母亲听了这话，勃然大怒道：“这是甚么话？你也不自己想想，你没了父亲，做娘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你抚养大了，所为何来？左右不过是希望你读书成就了，博得个一官半职，将来显亲扬名，谁想你这般不中用！眼睁睁地看着同学朋友，一个个飞黄腾达，你却自愿坐条冷板凳，或是抱着个算盘过日子，这真是那里说

起！我不怨别的，我只怨你父亲去世得太早了，我把你抚养着，只是白辛苦了一场！往后到阴世里去，有何面目见你的父亲？”洪秀全见母亲动了真气，便扑通一声双膝脆下，说道：“只求母亲息怒，儿子遵母亲的吩咐就是。”他母亲见洪秀全答应去了，才回嗔作喜，不多几天，洪秀全同了几个同窗朋友，一同到府城里来应试，觅着了宿处，一瞧离试期还远，那些考相公又都是少年好事，便成众结队在街坊之上活动。只有几位拘谨的，才在寓所里孜孜苦读。洪秀全懒得和众人一同游逛，便一个人负着手在街上闲踱。偶然踱到一处地方，只见卖拳头的，玩猴子戏的，相面的，拆字的，麕集在一处，闹得乌烟瘴气。那些卖拳头、玩猴子，洪秀全都不大欢喜瞧，便踅到近旁一座相面的摊头上来，只见这相面摊，是用布篷搭成了一个小棚，倒也可以略蔽风雨，里面一张桌子，一条凳子，端坐着一位长髯的道人，正在高谈阔论，和一个少年的考相公谈相。洪秀全留心打量那道人叫甚么名字时，却见这小棚外面，挂着一方白布，上写着“玄机道人论相”六个大字，写得龙蛇飞舞，不是世俗上那些江湖书家所能写得出来的。料定这道人，定然也不俗，便挨入人丛中来，听这玄机道人说些甚么话。这玄机道人抬起头来，猛吃一惊，便用手向洪秀全招了几招，说出一番话来。欲知说的甚么话，且阅下文。

评曰

使俗手记太平天国事，必先写洪秀全，是盖正面看山，了无余味矣。必也如作者之首写郑祖琛，次写陈丕成，三写罗大纲，更穿插似琐琐碎碎之情节，剑客侠盗之迹象，而后全书如生龙活虎，使读者色舞眉飞，不尽卷不忍释手。此回方入洪秀全正传，或有訾其纡缓者，殊不知作小说与作正史异，作小说必

从读者趣味方面着想，布局结构，皆不能如正史之简单。本书至十三回而出洪秀全，犹未足訾其纡缓耳。

本书至十三回，洋洋洒洒，将及十万言，书中所写英雄已不在少数，方以十三回以前，必为废话也，孰知竟无一闲人，无一废话。其所以纡徐曲折，全为洪秀全一人耳。杜诗所谓“群山万壑赴荆门”者，仿佛似之。

第十四回　蓄异谋轩眉论青史　求快婿系足引红丝

话说洪秀全瞧见了一个长髯的道人在那里替人家看相，便也挨身在人丛中瞧热闹。不想那道人抬起头来看见了洪秀全，立刻收拾收拾相摊，向着那些闲人告了一个罪，说："贫道另有他事，只得有劳诸位，明天再请过来。"洪秀全一句话都没听得，那些人已是纷纷散去了。当下也只得快快地趕往别处去瞧热闹，谁想还没转身时，那道人却向秀全招了招手道："贫道想借个地方，和施主谈句话，不知施主肯赏脸不肯？"秀全不知就里，嘴里可不由不答应，便道："既是道长有话吩咐，前面有家酒楼，我们可以到那里喝杯酒去。"那道人摇头道："不，那里太嘈杂了，不知施主可肯屈尊到敝寓一谈否？"秀全点头道："也好。"于是两人一先一后到了道人的下处。道人便问了秀全的姓名籍贯，秀全反问道人道："请教道长法号，可是那招牌上写的玄机两字？"玄机道人点头应是，便又端相了秀全脸上一会，才道："贫道足迹遍天下，阅人已多，可是没有瞧见过像你施主一般的相貌。不要说旁的，就是你施主的一双尊目，和三国时的关公一般是丹凤眼，现在施主的双目，更向两面斜了上去，是个丹凤飞翔的格局，（好名目。）更是贵不可言。再看施主五官的位置，异常俊秀，话又说回来，光只'俊秀'两字，施主将来至多不过做一个翰苑清秘之臣，尚不算十分可贵，好在施主美秀而文的脸相，却时时露出威棱来。这一种格局，在相书上最为难得，当得起'贵不可言'四

个字。”玄机道人说到这里，又放低了声音道：“不瞒施主说，贫道修行了五十年，也略略知道一点过去未来。目前中国就要大乱，贫道望见王气在广西，因此渡江陟岭，到了广西地界。访问了一个多月，才在桂平地方，发现了许多屠沽走卒，都有封侯之相，心中忖量那桂平县准定是个新朝龙兴之地，只不见那一位该登九五之尊，才一路访问到广东来。不想在这里遇见了施主，正是贫道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贫道既是访着了施主，也就了却一椿心愿，不日便须回山东去了。”洪秀全听了玄机道人一番海阔天空的说话，也是半信半疑，嘴上却又不肯承认道：“道长休得取笑，此刻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那里容得道长说这些疯话，幸亏遇的是小生，否则道长难免要闯祸咧！”玄机道人含笑道：“此刻和施主说，施主自然不肯承认，日后自有分晓。”洪秀全摇头道：“小生此刻是奉了母命来此应试，就这一点看来，小生是没有甚么大志，要辜负道长期望的了。”玄机道人道：“施主不必讳莫如深，施主决不是青紫中人，贫道替施主看相，并不要分文相金，施主切莫当江湖上那些信口开河的术士才好。贫道访着了施主姓名，也算如愿以偿，不日便须离了广东。不过有一句话，施主牢牢记着：施主将来的事业，全在广西，不要错了方向才好！”洪秀全听了，也只微微含笑。见道人没有旁的话了，便起身告辞，道人也不坚留。隔了几天，秀全忙着应试，也就不把玄机道人一番说话放在心上。谁知榜发下来，秀全名落孙山，他本不把功名当一回事，也就毫无眷恋地回了花县原籍。在家里读读史书，倒也逍遥自在。隔不了几天，却有一个秀全的同窗好友，叫做冯云山的，知道秀全落第回来，便来望他。原来冯云山自幼和秀全同学，这一次秀全迫于母命，往府城里应试，也曾约过云山同去，云山却笑道：“谁耐烦去受科举的拘束！老实说罢，

我此刻在家研究研究医卜星相，将来行医也可以糊口。万一没人请教，便摆起一个拆字摊，或是设一家课命馆，也可以弄几文。何必定要向风檐寸晷中，去捞那镜花水月般的功名呢？你要去你便请便罢，我委实不能奉陪了。”秀全见云山执意不去，只得罢了。所以这天云山见了秀全，便笑道：“何如？我早知道功名是不可必得的。本来这种科举，是皇帝消磨天下人志气的一条诡计，定要设下许多格式，许多拘忌，教天下聪明才智之士，都往这圈子里钻去。等到你出圈子，已是齿豁头童，须眉皆白。凭你抱着怎样的壮志，到此地步，也只索得心灰气短。（科举之害如是，作者特借冯云山之口为定爰书耳。）你是个熟读史书的，你瞧那成汤文武、项羽刘邦，那一个是科举出身来?”（一开口便成汤文武、项羽刘邦，见其志不在小。）秀全听了也勉强笑道：“谁真愿意和那官迷去角逐？我这次本来不想去的，是被家母逼得没法，才去走了一遭。这一次下第归来，倒遂了我的心愿咧。”冯云山这时，不等秀全说将下去，忽地伸了一只手，拉了秀全一把道：“告诉你得知，我这几天正在瞧一本相书，谁知你的相目，竟是……”冯云山说到这里，又四下里望了一望，怕被旁人窃听了去，（是冯云山心细处。）秀全道：“你但说无妨，这里是轻易没有闲人的。”冯云山才凑在秀全耳朵上道：“你的相目，照相书上说，竟是王者之相，你道奇也不奇！”秀全点头道：“今天不是你说起，倒有些想不起来了，这一次在府城里，遇见一个道士，叫什么玄机道人，他说的话，竟是和你一鼻孔出气，连我自己也听得有些将信将疑起来了。”说着，便把玄机道人的话，照样说给云山听。云山道：“你不要小观了这道士，这道士倒很有些来历呢！王侯将相本无种，在世俗的见识，把造反当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就你我看来，只要看机缘，要是机缘到了，无妨玩

一回秀才造反，替天下读书人吐气呢！古话说得好，‘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们就是事情失败，要砍脑袋，也觉得爽快，强似做个没世无闻的无聊文士咧！但不知你的意见怎样？”（冯云山一番说话，纯是英雄吐属，洪秀全后此起事，其造因未始不由于此寥寥一席话也。）秀全半晌才答道：“你我知己，本来可以无话不谈，实不相瞒，我也久有此志。所以专读史书，把古时的一切政事用兵，彻底的研究一下，将来也可资为实用。”云山道：“这个办法固然不错，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论语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百姓，愚鲁的居多，你要是把清朝是满州人，或是清朝的官吏，怎样的贪赃枉法，这许多话去歆动那些无智愚民，那是你这个造反，造一百年也不成功。所以我们最好要想出些神怪的事迹来，去引诱一般愚民为我们效死。这并不是我们独创的例，汉高祖的时候，有什么‘赤帝子’、‘白帝子’的故事；宋太祖时，又说什么‘检点作天子’；明太祖因为在皇觉寺里做过沙弥，所以神话更多；连满州人都捣过一回佛库伦吞仙果的鬼。（冯云山能猜透此层，思过半矣。）我们若是谋大事，第一步当然要得民心，而要得民心，这种荒诞无稽的鬼话，却不可不预备些。我这几天打听得一个绝妙的机会，好似天生成做我们起事的张本般。”洪秀全忙问道：“是甚么机会呢？”冯云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不慌不忙的说道：“两广近来新发现一种会，叫做‘上帝会’。为头的一个姓朱名九畴，听说还是大明朝的嫡派子孙，他因为自幼从了西洋人，信奉了天主。天主就是上帝，他便想借着上帝的幌子，来做恢复明室的事业，所以创立了这个会，就叫做上帝会。现在信奉那天主，入这个上帝会的不知有多少，将来要是说一声起事，这些教徒，便可不费吹灰之力，一呼而集。我们虽并不想恢复明室，可是想在满清皇帝脚

下造反，这一点点主意，是和朱九畴相同的。他有这许多教徒，究竟比我们一无凭藉的要强多了。我们何不将计就计，也入他的上帝会去？”洪秀全听云山这们一说，便一跃而起道：“去，去！我们一同去，入上帝会！”云山见他这般性急，觉得好笑。便道：“这不是霹雳火箭的事，我今天只要听你答应了进上帝会，那么我明天便找居间人，去和朱九畴说。等他答应了，居间人来回报了我们，我们才可以备下两份柬帖，去投拜在朱九畴门下。似这们许多麻烦，便知道进上帝会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秀全听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禁有些怏怏不乐。（可见秀全已十分性急。）可是面上却不便露将出来，便道：“那么托你找人去，把这事情弄妥当了，我们两人再一块儿去入会便了。”冯云山点头答应，当下也就匆匆别了秀全而去。隔不到几天，便来回报说：“入上帝会的事情，已是蒙朱九畴答应了。”秀全听了，自是不胜之喜。便和冯云山两人整了整衣冠，备了名帖，实行去拜师。朱九畴正愁没人帮他，把上帝会兴将起来，如今来了这们两个好帮手，如何不欢迎呢！所以秀全和云山入会了没有多少时候，朱九畴便倚若左右手。就是会中的会友，见洪冯两人，那们精明强干，也都从心里佩服出来。隐约之间，除了朱九畴，大家便都听两人的使令。那时凑巧秀全的母亲故世了，只遗下一个妹子，叫做宣娇，还待字闺中，从此秀全越发没了管束，也没有人逼他去求功名了，便一心一意，帮着朱九畴在广东广西传教，那上帝会便一天发达一天起来。也是合当洪秀全该做一番事业，那朱九畴忽然又得了病症亡故了，遗命便立洪秀全做教主。那些教友，平素本来很服膺秀全的，当然一致推载，这也不在话下。且说秀全一天正在上帝会里议事，忽地有个值日的教友，进来通报道：“外面有个老头儿，自己说是姓赖，特地

从广州到此，要见教主。”秀全心想：“我没有认识的广州人姓赖的呀，可是既已来了，也许有甚么关于会里的事情接洽，倒不可不见他一见。”便挥了一挥手道：“请。”那教友果然如飞地去引了一个老头儿进来，那老头儿见了秀全，深深一揖道：“这位想是洪教主了，名不虚传，果然好相貌！”秀全也谦逊了几句，反问那老头儿尊姓大名，那老头儿笑道：“老夫姓赖，没有名字，只起了一个别号，叫做‘赖道人’。洪教主往后，只要叫老夫‘赖道人’便了。老夫生长在嘉应州六十多年，嘉应州的妇人孺子，他们都知道有‘赖道人’这三个字。老夫纵然以前起过旁的什么名字，此刻因久不使用，也已忘怀了。”秀全见这老人语言梯突，便也打了一个哈哈道：“老丈虽是叫做道人，可还是俗家装束。”赖道人掀髯笑道：“这话一些不错，老夫不但装束不像个道人，家里还是有妻有子，这比如读书人取甚么别号一般，叫做‘山人’的，偏镇天在城市之中；叫做什么‘翁’的，偏脸上光光的，从没生过胡子；叫做什么‘生’的，偏于思于思不像是个少年人模样。（此数语实在是作者调侃时人处，不知世之所谓某某山人、某某生、某翁者，读之何以自解？）闲话少说，老夫此来求见洪教主，有一个道理。只因这一次在广州，遇见了玄机道人，和他谈起，他说他在两广到处替人家看相，最贵的相，也不过到封王为止。只有花县洪秀全，是个了不得的相貌。所以老夫听了，特地赶来，和洪教主相见，今日正是三生有幸。”说到这里，见冯云山在旁，便拖了他一把，在隐僻的所在，悄悄地说道：“老夫膝下有个女儿，在老夫那里学会了医卜星相诸般杂艺，倒也学得色色具精。不揣冒昧，想攀给洪秀全教主做个妻子，请冯先生做媒，不知道洪先生意下如何？”冯云山点头道：“让我来和洪教主商量了再说。”好一个冯云山，果然把洪秀全招呼

到别一间屋子里，如此这般的说了，又道："我看这赖道人，倒不是寻常之辈，恍恍惚惚听见嘉应州的朋友讲过，这赖道人简直就如神仙一般。我们得了他助这们一臂之力，于图谋大事上，多少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不知你的意见怎样？"秀全踌躇了一会道："论理呢，我母亲的孝服满了，也应当早一些图个室家之好。（第一层是要。）只不过我们是想做大事的，有了室家，反而受累。（第二层又是不要。）我看这事，你替我作了主罢。既是你说攀了这门亲，嘉应州那面，可以占一部分的势力，那么答应了他，也未为不好。"（第三层又是要了。）冯云山见秀全答应了，便又拉秀全回到客堂中坐定，云山便开言道："适才老丈一片美意，已经转达洪兄，洪兄也很是愿意。"道人听了，心花怒放，便道："如此，一言为定！老夫赶回家去，就把小女送来这里成亲。"秀全见赖道人脾气爽直，也就说道："一切听凭作主就是。"当下便按照俗例，拜了下去，唤声"岳父"，赖道人笑逐颜开，一把将秀全扶起。三人又坐下谈了些教里的事情。那冯云山也是欢喜研究医卜星相等杂艺的，自然和赖道人志同道合，觉得格外亲热。做书的写到这里，便该回转笔头，把赖道人的来历叙述一番。原来这赖道人自幼在那些苗洞中来来往往，得了异人传授，"医卜星相"四个字几于无一不晓，而且无一不精。因此嘉应州人，有甚么疑难的事，总是去求教这位赖道人。赖道人也来者不拒，你要是愿意酬谢他些金帛，他也不客气受下了，要是不给他，他也决不向你来开口，因此人家便格外信仰他。赖道人的本领之中，以医术为最神奇。相传有一家新娶媳妇的，（又宕开一笔，使读者调节眼光，是小说能手。）因为女家多受了些茶礼银子，妆奁又是很薄的，婆婆多花了钱，不免肉痛，便在媳妇面前唠唠叨叨，说之不已。凑巧那媳妇心眼儿又是狭

窄的，因为天天受气，不免起了短见，便趁丈夫出去了，一个人在房间里，把房门实腾的关上了，又解下了一条裤带，向卧床一根横木上搭，打了一个结，便把自己脖子套了进去。也不消半个时辰，那舌头已是拖出了二三寸，一命呜呼了。他婆婆还不觉得。到了日色西沉，该是烧晚饭的时候了，只不见媳妇到厨下去。那婆婆更是有气了，便到房门外面来，擂鼓也似擂了一阵，又不听见里面有人答应。便伏在门隙上往里张，那知不张犹可，可一张时，只见那个媳妇已是高高挂在那里了。那婆婆瞧见了这副情形，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便招呼人把房门摀碎，一面又派人去寻自己的儿子。七手八脚，把媳妇解了下来，探那媳妇的鼻息时，早已没有了。只得放平在床上，一会儿媳妇的母亲也得了信，一窝蜂拥来了十几名男女，不问情由，扭住了那个婆婆便打，打得那婆婆衣服也撕破了，头发也散乱了，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的，好似开了颜料铺子。众人还不肯就此干休，立刻一条练子，把那婆婆锁在死媳妇的脚下。这时瞧热闹的便挤了一屋子，那媳妇的丈夫也回来了，只是抱着尸身哀哀痛哭。瞧自己的母亲这们锁着，也不敢派岳家来的人不是。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却有一个瞧热闹的人插嘴道："你们不要只顾斗气，人虽是断了气，可是我们嘉应州，现在放着一个活神仙，你们为什么不求求他去！"一句话提醒了那媳妇的丈夫。（可见旁人插嘴并非都属可厌也。）因为这时赖道人的名誉，已是非常之响，只要说起活神仙三字，大家便都知道就是赖道人，也不用再加注释的了。那媳妇的丈夫，听了这话，便拔起腿来飞跑，一会儿也就一手拖了赖道人，气急败坏的跑得来了。欲知赖道人能否把这媳妇救活，且阅下文。

评曰

洪秀全相貌，玄机道人识之，冯云山识之，赖翁识之，读者或病其重复。殊不知玄机道人不言，则洪秀全或不致绝意进取，终身不应第二次之童子试；冯云山不言，则秀全尚不肯即入上帝会，起事之心，或不克如斯之坚决；赖翁不言，则秀全尚想不到娶妇，后此阃以内，又安得有赖后其人，襄赞秀全之成功哉！这三者，似重复而实不重复，此各有各之妙用也。且遣词命句，作者固力避重复，而读者亦不觉可厌，此即作者胜过他人处。

古来英雄都喜愚弄民众，凡易代之际，种种灾异祯祥，率皆为人所伪造，以蛊惑人心者。作者借冯云山口中，将此层点破，千古疑团，一齐揭晓。即后文写太平朝以教治国，动辄有天父临身等事，亦可不必说明，读者皆已晓然其为伪托，诚一举而两得也。

第十五回 小驻萍踪欢生逆旅 初烧花烛变起萧墙

说话赖道人被那人气急败坏的拉向死人身边，用手摸了摸尸身的鼻息道："没用了，气已断了，还拉我来则甚？"那媳妇的丈夫，急得只是在地上碰头道："求求你老人家，务必想个法子！这女人一死，我们一家便完了！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老人家是出名的活神仙，不求你老人家，还求谁去？"赖道人打了一个哈哈道："要是死人都救得活，阎王老子岂不要找老夫算帐！'活神仙'三字，都是你们起了来挖苦我的。要是真的活神仙，也不在这五浊世界上了！"这时那媳妇母家的一众男女，也都环绕着赖道人跪了下去，赖道人被他们闹得没法，只得偏着头想了一想道："法子是有一个在这里，不过有效验没效验，却要碰你们的运气了。"当下便要了一碗清水，捏了一个诀，又念了一会咒，放在床前。不多时，那水面上便起了一阵泡沫，赖道人喜道："生魂还没有散，再迟一刻就没有救了。"又吩咐去捉一只雄鸡，拿一把刀来，不多时雄鸡和刀都取到了。这时瞧热闹的愈来愈多，大家都伸着脖子，垫着脚跟，瞧赖道人怎样施法。只见那赖道人捉鸡在手，手起刀落，便砍掉了鸡头，那鸡颈子里便骨都骨都冒出热血来。赖道人一手端了适才的那水碗，承受那鸡血，一会儿这碗水便完全红了。赖道人便随手一抛，便把没头的鸡抛在地上，又右手五指伸入这鸡血和清水相和的碗中，点点滴滴地就用这手在死人头顶里拍了几拍。这时那只没头的鸡，还没死绝，

两只翅膀在地上扑扑地扇着。说也怪，那鸡翅膀扇一扇，那床上的死人手足就动一动，连动了十几次，那鸡翅膀越动越慢，床上的死人却越动越快，等到那鸡不动了，床上的死人却嘤哼了一声，活了过来。瞧热闹的人都异口同声的称赞道："毕竟是活神仙有本领！"赖道人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被你们'活神仙'、'活神仙'这们的叫着，才会有今天这位朋友硬逼老夫要把死人救活的事。要是你们再叫下去，将来准定有人要把一堆白骨，责成老夫重新教他生出血肉来了呢！"说完这话，便趁这家人家慌忙抖乱的时候，飘然而去。列位试想，这位赖道人有这们一种惊人的本领，嘉应州地方的百姓，还有一个不心悦诚服的道理吗？所以对于赖道人，都当他似重生父母般，他说什么话，没有个人敢违拗的。（此所以洪秀全愿与之结为姻娅也。）这赖道人不但精于医术，旁的什么奇门遁甲也都会使。有一次和人家说笑话道："你们要不要瞧天后宫的戏？"那人当然要瞧的，可是心里想：这赖道人不见得肯自己掏腰包去顾戏班到天后宫来唱戏咧！要是说那些海船上的商人，无缘无故地决不会在天后宫唱戏的。除非是天后娘娘生日，或是天后娘娘在海中显圣，才会唱戏酬神。赖道人说这话，已是离天后娘娘生日远了，那些海船上的商人，不见得会拿出第二笔钱来给赖道人开胃，便把这层意思向赖道人说了。赖道人道："你莫慌，那海船上的商人，我可以用方法教他们乖乖的自己拿出钱来。"那人不信，赖道人便吩咐到了晚上来看自己作法。这晚那人便如约而至，只见赖道人拿了一个铜面盆，盛了满满的一面盆水，水面上浮着一只纸折的小船。教那人捧着这面盆，到了一间暗室里，叮嘱那人好好的捧着，不要把水泼翻了。那人只得小心翼翼的捧了面盆，在暗室中间立着。一个人在黑暗里，时光便格外觉得过的慢，这朋友立得脚都酸了，才

见赖道人手里拿了一个烛台，这烛台上面，便插着一枝大红的蜡烛，在那里摇摇不定。赖道人似这们的走进了这屋子，这屋子里便顿时觉得光明起来。赖道人一声儿不言语，立了半个时辰，便道："好了。"那人才捧着面盆跟着赖道人出了这暗室，赖道人道："你端整瞧天后宫的戏吧！"那人还有些将信将疑，不料三天之后，走过天后宫时，见锣鼓喧天，香烟缭绕，果然在那里唱戏。那人走进去瞧时，只见一般海船上的商人，都在天后娘娘神像之前，叩头如捣蒜一般。桌子上更是各种供品，供得密密层层。那人便拉住了一个叩头的商人，问他究竟。那商人便一五一十告诉他道："天后娘娘真灵验呢！我们这一次海船在海面上走，一天晚上，忽地起了一阵狂风，那天色又黑暗下来，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在船上，几乎连方向都弄不明白了，要是这样经过了一个时辰的黑暗和狂风，我们这几条船，不是倾覆，便须触礁，大家在船上急得甚么似的，不禁齐声喊起'天后娘娘救命'来。不想喊声未绝，东南方便现出了一阵红光，霎时间那红光便布满了一天。我们幸亏这一阵红光，才把方向弄准了，不致出甚么岔子，这不是天后娘娘显圣来救我们几条船上的生命是甚么呢！所以我们赶紧雇了一个戏班子，在这里酬谢天后娘娘救命之恩。（难道天后娘娘显圣便是为要看戏的乎？中国人迷信之心理，可笑可怜。）那人屈指一算，天后显圣的一晚，正是自己捧着面盆，在暗室中等候赖道人作法的那一天，不禁吐出了舌头，缩不进去。这赖道人娶妻黄氏，所生一子一女，子名汉英，女即后来配给洪秀全的。那赖汉英生得白面高颧，好一表人材。赖道人把生平的医学，都传授给了汉英，可是并不教他行医糊口，却另外给了他些钱两，教他在两广之间，往来贸易。可是一个人有了本领，便任凭你怎样韬晦，人家自然而然会知道了，来求教你的。更兼赖

道人的名誉，也实在深入人心了，人家只要知道赖汉英便是赖道人的儿子，有些人因为赖道人不常出门往别处游逛的，到嘉应州来又嫌路远，贪近便一些，便等赖汉英做卖买走过的时候，到客店里来求教他。赖汉英情不可却，便勉强应酬着，自己知道生平擅长的便是老父传给他的医学，旁的筮卜星相，他自己知道不很高明，便都谢绝了。只有人家生了病，他倒欣然施治，因此各种疑难杂症，来求他的简直就络绎不绝。后来索性他所经过地方，人家把他常住的客店打听明白了，赖汉英人还没进客店，客店里生病的人已是挤得水泄不通了。那客店的老板，因为有几个乡下来的客人，诊过了病，就住在这客店里，和自己生意上有益无损的，因此倒也竭诚招待，不敢把病人得罪了。也有客店里的老板，竟自异想天开，在赖汉英未到的先几天，已是向四乡张贴广告，说赖汉英先生准备于某月某日到某地住某某店。这种广告一张贴，那些诊病的越发如潮水一般，也不消一两天，这家客店，便顿时宣告客满。（人挟一技之长以游四方，苟非纯盗虚声，不患不得识者，观此益信。）赖汉英见了这种广告，也只笑了一笑，他本抱的救世活人的心愿，常言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因此人家求他治病，他总没有不尽力。不是这病万无可救之理，他轻易也不肯回绝人家。人家只要是赖汉英说过不能治的病，便不必再请旁的医生，赶紧回家预备衣衾棺椁要紧。赖汉英靠这医病的本领，两广一带谁都知道他是个善人，这时地方上群盗如毛，出门的人，不免有时要遇到绿林好汉。惟有赖汉英孑然一身，往来千里。因为绿林中人患了病，也一般的要求他施治，所以不但不来劫夺他的行李，有时还护送他一程，说：“赖先生似这们的在两广地方行善事，我们还好意思动他的一草一木吗？”（盗亦有道。人之患在不肯向善耳，苟能孳孳为善，虽冥顽如盗贼，

亦能受其感化也。）赖道人父子俩如此的得人心，所以洪秀全起事，赖汉英也带了许多人去入伙，此是后话不提。且说赖汉英的妹子，也一般的知书识字，而且学会了赖道人占卜的本领，和他老兄的医学真是异曲同工。一天，赖道人在天井里看那十几盆杜鹃花，原来广东地气比较北部中部几个省分炎热，所以这杜鹃花开的时候也长久些。赖道人拄了一枝拐杖，靠在一垛墙上看得心旷神怡。却给他女儿赖小姐瞧见了，便锐着声音喊了几声"爸爸"，赖道人抬起头来，只见赖小姐花容失色，忙问"怎样"，那赖小姐慌慌张张的说道："女儿昨夜占了一课，占得此日此时，这垛墙便该倒坍！古语说得好，'千金之子，不立岩墙之下'，父亲休要立在那里，像没事人一般！"赖道人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占得了课，说这垛墙要倒坍，那里知道这垛偾倒坍起来，是向外坍的。"赖道人刚说到这里，只听得一声响亮，那垛墙果然向外倒坍了，赖道人却一些也没受损伤。这位赖小姐虽是占卜之术不及老子，可是在闺阁之中，也算是稀有的了。因此嘉应州地方的那些年少郎君，便都挽了人向赖道人这边来提亲。此往彼来，川流不息。赖道人便和他妻子黄氏商量道："我们这女儿的相貌，说也奇怪，竟是个'母仪天下'之相。可是当今皇上，是个满州人氏，满汉不通婚，无论怎样，总轮不到山州草县一个小女身上来。我还疑惑是我的相法错了，谁想复了两三遍，又翻了多少相书，我起初的眼光，竟没有错。想是天下必有大变动，所以我们这女孩子择配起来，第一须先要把那些求婚的子弟请来，待我自己相上一相，看谁能配得过我女儿，我便把女儿配给他。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样？"那黄氏本是很忠厚的妇人，自是无可无不可。赖道人便拣了一天，叫那些求婚的少年，都齐集在自己家里，等自己一个一个替他们相面。那知道相面的结果，这

些少年，连封侯的面相都没有一个，只得一古脑儿都回绝了。（此与第九回张凤立求婿，同一章法，不过一以武艺，一以相貌标准不同耳。）赖小姐的青春，便这们的蹉跎下来。赖道人一时访不着乘龙快婿，便想出门闲逛，藉以物色人才。事有凑巧，却在广州市上，遇见了玄机道人。他和玄机道人，本来是相识，玄机道人便告诉赖道人说："你要求相貌好的，只有花县洪秀全，可以和你令嫒配成一对。"赖道人听了这话，便四下打听，果然被他打听得洪秀全现在正充着上帝会的教主，暗地里在招纳亡命，图谋不轨，不由得暗喜和自己初起的理想相合。当下也就不辞跋涉，星夜赶到花县来，和洪秀全厮会。一见了面，也就立刻提出婚姻问题，亏得冯云山在中间撮合，秀全答应了这们亲事。赖道人再也爽快不过，便说由他把女儿送到花县来成亲。（由此接叙上文，斗榫甚紧。）两下里约定了吉期，赖道人也就匆匆告辞而去。这里冯云山会同诸教友，果然把喜事里应办的事，一件件掳掇起来，好在人多，不久也就诸事妥贴。那赖道人果然如约把小姐送了来，顿时礼堂之上，便鼓乐喧天，一切成亲合卺，撒帐坐床，婚姻的俗例，都不必细说。到了洞房之内，打起新娘的红汗巾儿，果然貌若天人，洪秀全心中也是暗暗欢喜。晚上便排齐筵席，请一众教友喝喜酒，冯云山以媒人的资格，便坐了首席。这一晚大家因为教主成亲，各人也都兴致勃发，所以行令猜拳，格外热闹。正在欢呼畅饮之际，忽见有一个向在花县衙门里当书办的教友，慌张失措的跑了进来。（在衙门办事之人，居然亦为教友，可见当时洪氏耳目众多。）一众教友，见了此人，便拉住了要他喝酒。那人却撒脱了手道："我有机密的言语来禀明教主，你们尽管喝酒，不必和我啰唣。"冯云山在座一听机密二字，心里不免动了一动。（毕竟此君机警。）便来拉了这人一把，一同到

僻净的所在，问他究竟为了何事。那人一面喘气，一面说道："这话和冯先生说是不要紧的，不知谁在省里告了一状，说我们上帝会妖言惑众，而且指明教主，说是匪党领袖，省里有公事到府里，府里有公事到县里。幸亏省里的公事，说得还好，只要把为首之人严拿讯办，一切胁从，概从罔治。这一来，众教友是不要紧的了，不过教主就难免要多一番麻烦，此刻捉拿教主的硃签提票，已在县里画了行。今天时候已晚，或者不会前来，明天就难保了，所以我特地赶来报一个信。也是教主的洪福，凑巧今天是我的值班，才没有功夫来喝喜酒，总算无意中发觉了这一件公事。不然我也在这里凑热闹，教主就难免吃亏。请冯先生把这话转达教主罢，我要去了，怕上头临时有公事呼唤。"这人说罢，便匆匆地回身而去。冯云山想了一想，便已成竹在胸，当下也不宣布，只让那些教友个个都喝得东摇西摆，一窝蜂谢过秀全，哈天扑地的散了，云山才到洞房里来，俯着秀全耳朵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秀全皱眉道："夹忙里会出这个岔子，不是很讨厌吗？"云山道："我看乖人不吃眼前亏，他们既是这们来着，你不可不避一避风头。今晚也不必惊慌，明天一早，我便同你上香港去。横竖信教的人，都住在香港，我们顺便还可以去联络咧。"秀全道："话是这们说，不过我家里要处置妥贴了，才可以走。趁这时勾当了吧，免得明天早上临时局促。"说着，便吩咐去请族中一位堂兄，叫做洪仁发的来讲话。原来这洪仁发是秀全的堂兄，从小就务农为业，并没有读过诗书，和他胞弟叫做洪仁达的，平素因为两人年纪都比秀全大，所以秀全当他们胞兄一般的看待着，凡事总请教他们。仁发是个混蛋，容易被感情冲动的，惟有仁达，只因多少读了几句书在肚子里，（读书为累，作者弦外有音。）又是个做买卖的出身，自以为是个上流人，比仁发要狡

猾多了。所以秀全单请仁发，和他说明自己暂时要往香港去走一趟，家里一个妻子一个妹子，都要请大哥照拂。这妻子赖氏况且又是今天刚娶过来，一切事情都不熟悉，妹子宣娇，年纪也很轻，虽说是父亲外室所生，可是母亲在日，就很喜爱他，也要请大哥另眼相看才好。（随手叙明宣娇来历，后文入宣娇正传时，便不突兀。笔墨何等老到！）那仁发却拍着大腿叹了一口气道："老弟不是我数说你，你平时也忒荒唐了，一不种田，二不教书，三不做买卖，如这们不稂不莠的，偏要办什么牢什子的上帝会！做哥哥的几次三番，和你说过，一个人只要安安稳稳的吃口饭，才是正经。这几年来，年年荒歉，要是想多收几十斤米，也不知要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到嘴。（是田舍翁声口。）你想这个年头，拿筋骨换饭吃，尚且不容易，何况像你又闯了这们的祸事，到了今天懊悔不听做哥哥的话，已嫌迟了。话又说回来，你我究竟是一家人，你有官事在身，要出门去避避，这原是不得已的办法。那么弟媳妇和未出阁的宣娇妹妹，不找我做哥哥的照应他们，又去找谁呢？兄弟你放心去罢，这里有做哥哥的担当就是。"秀全忙深深一揖道："大哥恩德，小弟将来决不敢忘却的。"仁发摇手道："好了，只要你以后不再干什么上帝会就是，自己人还说甚么恩德不恩德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欲知秀全怎样回答，且阅下文。

评曰

或訾作者相术，至再至三，为近乎迷信。殊不知小说之体例，在乎有趣味，欧美各小说，亦多言神怪，固万不能以科学之眼光读小说，使削足以适履也。且所言均有所本，绝非作者臆造，正不得以其荒诞而少之。

前人笔记，言赖汉英“擅医理，尝贸易于两广间，逆旅中向之求医者屦常满。”本书所言赖汉英事，俱从此寥寥数言中化出也。

仁发、仁达，或言是秀全胞兄，或言非是。本书谓是堂兄，当有所本。仁发愚鲁，仁达狡猾，作者特于是回先为揭出，其脉络贯串直在八十回以后，盖东杨既诛，仁发、仁达秉政，恣为酷虐，天国遂败坏而不可收拾。仁发愦愦，固犹可与为善，其种种秕政，悉仁达主义，特假仁发为傀儡耳。

洪宣娇为本书重要人物，故至本回已两次点明，特前仅言秀全有妹，至本回始说明为秀全父外室之女，层次井然。

第十六回　香港岛教民避祸　鹏化山怪杰解围

话说冯云山见仁发已是答应了秀全的要求，觉得自己不便久坐，秀全新婚燕尔，明天便须远足高飞，他们新夫妇俩，或者有甚么体己话要说，自己和仁发赖着不走，岂不使秀全碍手碍脚，便立起身来装出要走的样子道："仁发大哥既是这们担任了下来，你明天早上便放心走罢。此刻时候已经不早，我和仁发大哥也不便在此久坐，只得告辞了！明天早上，我便在家里等着你同走罢。"那仁发见云山要走，只得跟着他一同出门。秀全送过二人，便掩上房门，和赖小姐密密切切的谈话起来。秀全便把适才一番情节，告诉了赖小姐。好一位赖小姐，原是女中丈夫，当下也就含笑说道："不瞒相公说，昨天晚上，妾身和父亲曾经占过一个课，（赖小姐三句不离本行。）早就知道今天要出岔子。占得的是鸳鸯分飞之象，不过始凶终吉，决计没有甚么大不了，所以父亲送妾身到了此地，他就飘然去了。（必补此一笔，否则赖道人作何安放，不其成为漏笔耳？）相公你前程远大，只管放心前去，万不可因为儿女情长，以致英雄气短。"秀全见赖小姐这们明白事理，不由愈加敬爱起来，这一晚也就下了罗帏，双双安寝，一宿无话。（"一宿无话"，小说老套也，放在此处，便觉好笑。）第二天早上起来，便急忙到了云山家里，两人也就一肩行李，到香港避祸去了。原来此时的香港，已是割给英国做了英国的殖民地。那时中国官厅，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国际公法，更不知道除掉国事犯

应当受国际公法保护之外，其余普通的刑事犯，都可以要求引渡的。可怜那些糊涂东西，只知道似林则徐一般强项的大员，尚且因为烧了鸦片烟土，得罪了英国人，便把前程轻轻地送掉，自己才干声望都不及林则徐的，自然更是怕外国怕得和阎王般，那里再敢去引渡什么刑事犯？（言之可叹，中国苟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第一先须将怕外国人之劣根性革除。）因此香港便变成逋逃薮，那两广亡命之徒，都躲向这中国官吏权力不到的地方来。毕竟英国的警察办得有成绩，香港对于盘查奸宄，非常严密，因此那些不逞之徒到了香港，居然也不敢再兴风作浪。秀全和云山俩，这时正如纵虎归山，那花县的差役，如狼似虎来捉拿秀全，谁想扑了一个空，只索得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这也不在话下。且说秀全和云山在花县地方，虽是继续朱九畴的遗志，把上帝两字做了幌子，办这个上帝会，其实这只是朱九畴私人的活动，至于正式耶稣教的教会里，尚未承识这上帝会是宣传耶稣教的机关。所以两人一到了香港，便在一个牧师叫做郭笠士的那里，受了洗礼。自然这一天起，秀全和云山俩，才正式算是耶稣教徒了。倒也似以前在私塾里研究八股文章般，把耶稣教里的甚么《新约》、《旧约全书》之类，居然也揣摩得熟极而流。郭笠士见中国人信教的，倒有一大半是想借了这教和官厅抵抗，所以只求列名教籍，便算能事已尽，甚么教理，都不在他们心上。（耶教初入中国，愚民藉为护符，以抗官厅之压迫，本无所谓信仰宗教也。此风余少日尚习闻之，投机分子无时蔑有，可为一叹。）如今见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人，居然肯刻苦用功，便觉得诧异。（凡事都从刻苦中来，读者念之。）从此便对于这两人，也另眼相看。秀全觉得耶稣教的教理，并不十分艰深，一天便和云山商量道：“这耶稣教教人家知道敬天，不奸淫不谎语等等，都

是浅而易见的。只有地狱天堂，还可以使一般愚民有几分畏惧，可是不及佛家的刀山剑树、十殿阎王来得厉害。我们本来是想利用这耶稣教，来推翻满州人的江山，可是老老实实光拿耶稣教的教理来，使一般人都跟着我们跑，恐怕还嫌不够咧。你看可有甚么方法，把来补充一下，使愚民容易信仰些？”云山听了拍手道：“我也是这们想，老实说，耶稣教的办法，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上，不很对劲，我们必得要把他变通一下，才可以收到效果。”（天下三分，基于隆中一对；太平天国十四年，基于此一席话。）秀全道：“那么怎样一个变通方法呢？”云山便笑着道：“你不瞧见那些巫觋吗？或是假托神仙会附在他身上，或是假托鬼魂会附在他身上，这种巫觋说出来的话，比国家的法律还厉害。因为国家的严刑峻法，尽有那些大胆的敢去尝试，惟有这种巫觋装神捣鬼，连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有时都会相信起来，足见神道设教，自有他的妙用。我们为权宜起见，不得不采取这个法子了。”云山这番话说得秀全点头不已。（冯云山在太平天国确为有数人物，惜乎蓑衣渡一役，竟丧先轸之元也。）停了一会，又低低地说道：“我们老是在香港研究教理，究竟不是长久之计，难道我们真想学郭笠士般做牧师不成？所以我想了几天，不如向郭笠士说明了往广东广西传教去，他也得多少替我们筹画些川资，我们也可以借此收罗些人才，预备和那些满洲皇帝的奴才烈烈轰轰的干一下。”云山道：“这话不错，我这几天也是这们的想着，我们就赶快和郭笠士说去罢。”两人计议定当，便把这番意思，真的来告诉了郭笠士。那郭笠士在香港当牧师，原是预备向两广去传教的，只因两广地方，交通不便，更兼民智未开，碧眼黄髯的西洋人，想往中国内地去，包管教还没有传得，苦却给你吃够了，因此便停留在香港，没有渡海过去。如今居然会有两个中国

人，自告奋勇，替他传教去，他如何不喜？便答应接济他们的银钱，教他们赶紧前去。两人因为得到家乡的来信，说上帝会这件案子，县里依旧没有消掉，不时有人到秀全家里来和赖氏麻烦，并且还听说省里预备下海捕文书，定要捉拿洪秀全归案。所以两人知道在广东不能存身，便悄悄地穿过广东地界，径自往广西而来，预备在广西培养些势力。谁想洪秀全在花县，有上帝会做他的基本，收起教友来，自然并不困难。这会子离乡背井，到人地生疏的广西来，譬如造屋般，在花县是水木料都完全的，尚且造不起屋子来，何况只有那们一片白地，什么东西都得张罗的广西，这所屋子，正不知何年何月，始可造成咧。谁知秀全和云山二人，却并不因为有阻力，便知难而退，还是咬紧了牙关，在那里杀出一条血路来。（其勇气使人可佩。）他们二人，知道那些缙绅巨贾，决不会来相信你这种耶稣教的，惟有一般种田的老百姓，不知道机诈两个字，和他们讲讲，该多少收些效果。（此即现代之所谓下层工作也。）所以只拣穷乡僻壤走去。有一天到了一座山，叫做鹏化山，那山脚下，有一个小市集，就叫鹏化集。这鹏化集全靠一家杂货店，两家豆腐店，四五家茶馆，才算把市面撑了起来。秀全和云山俩走到这所在，刚直下午，离日落约摸有一个时辰的光景。一般种田的农人，因为一天的事情都已完了，趁此晚风习习之际，想休息一下，因此便聚集在几家茶馆里跷起了黄泥腿，呼着旱烟，高谈阔论，倒也十分有兴。有一位茶客，把一壶红茶，从午牌时分用开水冲起，直冲到这时，那茶叶子都像漂洗过了的一般，冲进去的水不要说一点没有红茶的样子，连绿茶的颜色都够不上了。可是这人还拼命价用两手把这茶壶抓住了，好似一脱手，便须被人家偷喝了去的一般，说了一阵话，又低下头去，把自己的嘴对准了这壶嘴，咽嘟咽嘟地几

声。可怜壶小喉咙大，霎时间便喝成一个西江水尽，只得碰那茶壶盖一片价响，催那茶博士快些来冲水。洪秀全和冯云山，这时因多走了路，也有些口渴，便拣了一家茶馆里踅了进去。说也奇怪，本来那些茶客，正在你一声我一声，不是说隔壁人家一只黑猫，昨天晚上生下三只小黑猫，便是说对门四只小鸡被黄鼠狼抢去了两只，似这们的喧喧嚷嚷，闹成一片。及至见了秀全和云山两人的装束，是个外路人模样，便不约而同的都住了嘴，几十双眼睛，骨碌碌只管向着两人身上打量。两人也不理会，便拣了一个座头坐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精神便为之一爽。当下秀全向那些茶客望得一望，只见一茶馆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种田人的装束，因为风吹日晒得久了，所以没一个不变成紫膛色的脸皮，从那五官的位置上，更显出很忠厚的样子来。秀全暗想，要是把这班人收做教徒，倒是很忠实的信仰者咧。事不宜迟，今天就趁着这机会，感化感化他们罢。当下便喝了一杯茶，站起身来，学那牧师讲道理的样子，把耶稣教的教理，向众人开导。云山也在行囊里，取出甚么"上帝醒世诏"，和"太平救世歌"等等的印刷品，一张张分给众人。洪秀全讲不到一半，却有一个茶客，立起身来，恶狠狠地瞪了秀全一眼道："你这东西是那里来的？却要劝我们来信奉你的邪教！照你适才的说话，一个人只要敬了上帝，便连祖宗的周忌，都不用焚香点烛了，这真是荒谬绝伦！一个人忘记了祖宗，还能算是人么？况且又说什么一切锭帛锡箔，都不用烧化，这话更放屁了！那些恶鬼不时时供给他几个钱用，他们定然要出来作祟。你是外路人，拍拍屁股便走了，我们是这里的土著，那恶鬼要寻着我们起来时，我们还逃得了吗？"这人刚把他反对秀全的议论宣布出来，旁边又岔出一个稍长大汉来，摩拳擦掌地说道："这两个定是外国人教他来当奸细的，大概

要把我们一村的人，都送进了枉死城，他才肯干休。今天既是蒙菩萨保佑，被我们发觉了，不打死这两个狗头，菩萨面前也觉难以交代的！”（奇谈！愚民虽愚，有时亦不易利用，所以下层工作不容易做也。）这人说罢，茶馆里顿时就人声鼎沸起来，只听得一片声口喊着“打！打！”这时众人都好像发狂了的一般，不待说秀全和云山两个文弱书生，如何禁得起这班种田汉子碗口般大的拳头，这一顿打，准定可以把两人打个半死。（宕一笔，反振下文。）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忽听得东南角上，有人拍着桌子，拍得那把茶壶跳了起来有一尺来高，接着便喃喃地骂道：“瞎了眼的狗子，也不认认清楚，这两个过路的是个甚么样的人物，欺他们是人地生疏，难道便可以奈何他们不成！他们两个肯忍耐，老子却偏不答应！瞧你们敢打老子不敢！”（如闻其声，繄何人斯？）这些种田汉子，正待举拳想打那秀全和云山两个时，忽地听见有人在那里帮着秀全、云山俩说话，都觉得诧异起来，便不约而同的回过脑袋向那东南角上瞧去。那知不瞧犹可，一瞧时那条胳膊，本来抡着拳头举得高高的，不由不慢慢地放了下来，不但不敢再伸手来打洪、冯二人，连自己的双腿，好端端地也活动起来，一个个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好似斗败了的猎狗般夹着尾巴，讪讪地走了开去，也不敢再来张望洪、冯二人了。霎时间，这家茶馆里十几只桌子上面，只跑剩了洪、冯二人，和那东南角上拍桌子吓走众茶客的那人。此外便连茶博士都躲在风箱旁边，不敢出头咧。那洪、冯二人本来已是被那拳头大胳膊粗的众茶客吓昏的了，只有瞑目等候他们毒打的一法，凭你二人怎样一个英雄气概，豪杰心肠，到此地步，也不由一颗心在腔子里跳动起来。这时忽地一声听说有人会出来打抱不平，三言两语，便把众人喝退，自己得以绝处逢生，对于这人，自然要感入骨髓。心想

这人能够使众茶客这般畏惧他，料想一定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亦云然。）便不由得同时睁开眼睛向那东南角上打量着。却见这人生得虎头燕颔，猿臂蜂腰，脸上兀是余怒未息，两只铜铃般的眼睛里，还在作作生芒咧。（作者对于此人出力描写，虽未说出姓名，已可决其为本书之重要人物矣。）两人正待上前致谢时，不道这人已是跳出座位来，向着两人纳头便拜，朗朗的说道："洪先生和冯先生在上，小人秦日纲去年曾经特地从家乡到花县来拜见二位先生，不想二位先生遭了官事，飘流在外，以致小人扑了个空，今日在此地相遇，正是小人的造化！"列位，这秦日纲在太平天国一朝封过王爵，横行皖中皖北，清兵为之胆落，黄梅一仗，更是赫赫有名，清朝大将搭齐布，被他一矛子，几乎送了性命，委实也是书中一个重要人物。做书的少不得该把他的来历补叙一番，好教列位不致骂做书的有意偷懒。（书中历叙各人出身，无一重复，于秦日纲则先撮要写其未来功绩，笔墨奇诡，不可思议。）却说秦日纲和我第八回中所说的陈大鹏同乡，都是广西贵县人。秦日纲自幼就没了父母，只得科头赤脚，和那些街坊上的乞丐做朋友。不过他生性倔强，人家要是肯把残羹冷炙给点他，他便不客气拿来就吃，也从没向人道谢过。要是没有人给他呢，他愿意肚子里蛔虫饿得咕咕地叫，也只把裤子带收上几收，发誓不肯向人家说一句乞怜的话。（为乞丐而有傲骨，贤于官僚之具媚骨者多矣。）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旁的乞丐见秦日纲连讨饭的秘诀都没有学会，（甚矣，讨饭亦要秘诀，所以世人但学秘诀而不学真实本领，天下事乃败坏而不可收拾矣。）倒也很哀怜他，便时常分一点东西给他嚼吃。秦日纲吃饱了，回身便走，人家知道他傻子脾气，倒也并不责备他，秦日纲这才不致饿死。有一次，贵县城里来了一个江湖上卖艺的，这人倒也实在有些本

领，本来在营里当一名把总，不想有一次，因为弄错了一件公事，被他上司一个当千总的，把他叫了去，骂一个狗血喷头。那位千总，也是个粗人，骂顺了口，便把人家的妈都骂了一顿，这人起初还勉强按捺着性子，不敢和上司挺撞，及至听见千总骂了他的妈，却再也忍耐不住了。便随手揭下自己头上的红缨大帽来，向那千总脸上摔去道："你当了千总，便可以骂把总的妈，那么提督、总兵便可以睡你千总的妈了！（气急语，可发一笑。）我现在也不要干这劳什子的差使，看你还再开得出这张嘴骂人不骂！"说罢，头也不回，径自走了。因此便辞了差使，在江湖上卖艺。这一次便飘流到了贵县，（英雄末路，千古同慨。）在围场中使起拳脚来。这时贵县地方，陈大鹏不在家中，便没有人懂得武艺。（照应上文，使文章不致有游骑无归之叹。）所以这人虽然本领高强，那些瞧热闹的，只当他是猴子出把戏一般，也并不希罕。（天下会武艺者，俱应一哭。）那人弄了几个钱，见没有一个识得自己的本领，只得叹了一口气，预备收场。不想人丛里却挤出一个小孩子，向他扑通一跪，口称"师傅"，欲知这孩子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洪杨每藉天父降身，以处分国事，其举动有类巫觋，初以为耶稣教中无此蛇足，洪杨行之，似属无谓，及读本回，始恍然于军兴之际，流品不齐，不假神权以约束之，将如一盘散沙，何能收指臂之效！秀全、云山，创此一格，具有深意。其后出湘、鄂，下苏、皖，所以维系军心者，赖此区区宗教。然惟其以迷信牵人，湘、鄂、苏、皖之民，不习于此，致无肯为太平天国效死者。太平天国覆亡之速，此亦其一大原因，当为秀全、云山始料所不及也。

秀全传教于两广，其始亦格格不入。桀黠者每以为妖妄，则娶众殴之，秀全、云山俱文士，听之而已，以是濒于危者屡矣。其得秦日纲为之将护，攘臂一呼，群众辟易，秀全使得安然来往，为乡民陈教义，则秦日纲之功不可没也。首事诸王中，舍冯云山外，惟秦日纲与洪秀全发生关系最早，本回出全力以写之，而秦日纲一种气概，遂跃跃纸上。文章先后缓急，一笔不苟也如是。

写乡村茶肆，众客杂沓之状，所为秦日纲作陪衬也，是为虚实相间之法。作者长处，在于此种地方。

第十七回 狐假虎威娈童驰怒马 龙腾虎跃壮士斗村牛

话说这孩子不是别人，正是秦日纲。秦日纲年纪虽小，脾气虽傻，可是天性是个好武的。平常瞧见旁人偶然会几手拳脚，在街坊之上卖弄本领，他立在一旁，把那小指头伸在嘴里，兀是瞧得非常羡慕。（孩子憨态如画。）所以他一心一意，要找个师傅，跟他学习武艺。可是自己这们一个伸手小将军，莫说师傅钱出不起，就是一走近人家的身体，人家已经就要呼叱着，说“滚开去，滚开去！”所以秦日纲理想上虽是这们想，叵奈事实上不许他办到。这天那卖艺的在场上献技，秦日纲也在那里偷看。看见这卖艺的身上也拖着一片挂着一块，衣衫狼狈得和乞丐相差无几。（有本领的人偏穷得和乞丐般，是血泪文字。）不禁触动灵机，心想要是拜这人为师，或者不会拒绝。当下便冒冒失失的闯进圈子，向这人跪倒，口称“师傅”！这人问明缘故，默默出神。心想我这们一身本领，走遍江湖。不曾遇着知己，却不道赏识我本领的，偏又是一个小乞丐。想到这里，对于秦日纲，便惺惺相惜起来。当下也就答应了收秦日纲做徒弟。秦日纲从此便天涯地角，跟着师傅，在江湖上飘浮浪荡起来。直到秦日纲二十岁那一年，他师傅死了，秦日纲便替他买棺成殓完事，才又回到贵县来。可是城郭犹是，人民已非，贵县人也没有一个认得这秦日纲，便是当年风餐露宿，在街坊上讨些残羹冷炙充饥的小乞丐了。秦日纲回到了家乡，刚值防营里头出了一个伍长的缺，那营官见秦日纲会

些拳棒，便招呼他来补了这缺，每月领一二两银子的饷银，也强似跟着师傅萍踪浪迹了。不过秦日纲有一桩脾气不好，原来他欢喜喝酒，更兼每喝必醉，醉了就要和人捣蛋，每每打的人头破血流。那个营官知道他这样，所以平常就不许秦日纲多喝酒，喝醉了，就教几个兵丁扶着他去睡觉，轻易也不肯放他出外滋事。似这们平平安安也过了有三四个年头。凑巧那营官调任到别处去了，新来的营官，不大理会部下的事情。秦日纲没有管束便又西歪东倒，喝的烂醉如泥。这一天又拉了一个兵丁，往营门外面一家小酒店里喝酒去。那个兵丁，比秦日纲酒量还好，因此两人你一杯我一盏，喝的好不有兴。直喝了有一个时辰，那秦日纲已是有了九分酒意，便踱出酒店来，想回营里去。也是合当有事，才跨下阶沿，却见离酒店四五家门面的远近，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个油头粉面的少年，秦日纲认得这少年，正是新任营官的贴身小使，连那匹马都是营里的。这时马上的小使，正和旁边一个中年的妇人争论，那妇人眼泪婆娑，用手拖住了小使的衣角只不放。秦日纲不知就里，便迈步上前，想瞧一个究竟。那妇人见旁人来了，便带哭带诉的说道："这种热闹的街上，他却拼命的跑马，把我们的孩子踏坏了！和他讲理，他反说我讹诈他。你们几位，替我想想，我难道就这们罢了不成！"秦日纲听了，便留心瞧时，果然那妇人身后直僵僵在地上睡了一个孩子，额角上一个洞，有指甲瓣那们大小，还是微微的沁出血来。孩子的面色更白得和纸一般，气息恹恹，果然这伤受的不轻。秦日纲正待发话时，那马上的小使，认得秦日纲是自己营里的伍长，以为一定帮自己说话的。（是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大着胆举起马鞭子来，没头没脸的向那妇人脑袋上抽了下去。一面嘴里骂道："瞎了眼珠子的娼妇！连我们营里的老爷，都想讹诈起来！真

正岂有此理！你说我踏坏了孩子，我偏再抽你这娼妇一顿皮鞭！看你再敢讹诈不敢……”秦日纲起初见小使踏坏了人家的孩子已是心里有气了，如今又见小使一发变本加厉，连那妇人都用皮鞭抽将起来，秦日纲是有了九分酒意的人，如何禁受得起这般的闷气！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一把，便把马上的小使，栽觔斗般的拉了下来，拔出拳头便打道：“兔儿崽子！你仗谁的势？这们横行不法！老子今天拼着这牢什子的伍长前程，来结识你营官老斗去！”（同一骂也，小使之骂使人怒，秦日纲之骂使人笑，是作者功力过人处。）边说边打，打得那小使杀猪般喊将起来，转是那和秦日纲一同喝酒的兵丁，拦在里头，才把秦日纲劝住。那小使也不及牵那匹马了，（细。）只用双手捧着被秦日纲打伤的腰眼，一步一拐，回营里哭诉营官去了。这里秦日纲因为在江湖上曾经卖过艺，江湖上卖艺的，大都兼卖刀疮药，所以秦日纲身上还有卖剩的刀疮药，这时正好用得着。便揭起了衣襟，在贴身口袋里，摸一包出来，替那孩子敷上了些。那妇人见秦日纲这样热心，谢了又谢。秦日纲掳掇停当，便回营里而来。那个兵丁也随手把马牵了。（处处点明有马，一笔不漏。）那里知道不回去时犹可，一回去时，刚踏进营门，就从斜刺里跑出十几名兵丁来，吆喝一声，便把秦日纲反剪着两手，押解到营官跟前来。营官这时偏听了小使一面之辞，不由秦日纲分辩，便把他拖翻在地，打了四十军棍。又把那跟去的兵，也打了十来下。（甚矣，营官之糊涂也！此兵丁固曾为小使解围者，乃亦遭杖责，其时营官气急败坏之情状，便尔活跃纸上。）那营官又吩咐把秦日纲的伍长革了，秦日纲捧着一屁股的棒疮，回到卧室里面。因为他平日为人任侠好义，所以一般伙伴，便都趋来慰问。秦日纲一面重又检出些刀疮药来自己敷上了，一面也只对着那些来慰问他的人哼哼冷笑。众

人见秦日纲待理不理的，知道他这时心里正没好气，便也不再和他孵恼了。这一夜，秦日纲便老早就上了床，预备明天早些起来，一肩行李，到别处谋生活去。谁知上床太早了，一觉醒来，也只有二更时分，要睡再也睡不着了。想起了白天的事情，不禁把一股无名火，从丹田里提升向上，冒穿了天灵盖，一骨碌便翻身坐起，就在床头抽了一口宝剑，推开了房门，步出中庭。仰头看时，这时正值九月中旬，那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天上，照的人须眉毕现。秦日纲提了这口宝剑，便放出本领，翻墙越室，径自寻到了营官的上房里。这时营官还没睡觉，兀是躺在帐中烧那鸦片烟，嗤嗤地抽得满屋子烟雾氤氲。秦日纲使一个蛱蝶穿花的架式，便已到了房里，举起宝剑，向那营官枕头上剁去。营官见了秦日纲，叫声不好，当下也来不及拿旁的兵器，只抢了一枝烟枪在手，立起身来招架秦日纲的剑峰。可笑这烟枪如何当得兵器？忽拉拉一声，便已被秦日纲的宝剑剁成两段。营官因为这是三十年的老枪，一旦坏在秦日纲手里，心里不禁一阵痛惜，便用脚在地上顿了一顿，那知秦日纲第二剑又到了眼前，再也不及招架，那营官的脑袋，便削去了半个，扑通一声，倒向尘埃之上，已是一命呜呼了。秦日纲惨笑了一声，便依旧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他也知道今天这祸事闯得不小，眼见得等不到天明，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的好。当下便匆匆地把行囊收拾收拾，搭上肩头，从墙里头翻到了街心，洒开大步逃出了贵县境界。幸亏那营长的小使，白天被秦日纲打伤了，所以不在营官跟前，当夜那营官身死，也就没人知道。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鼓噪起来，可是那秦日纲早已在一百里路以外的了。秦日纲这一逃，就逃出了广西省，在广东僻静的乡村里存身下来。仗着一身气力，替人家做工度日，倒也自得其乐。有一天，他被人家雇得去，帮着水木作工

匠搬运砖瓦预备造房屋。凑巧这座房屋有个天井，预定一律用石板铺成，这石板每块就有三四寸厚薄、二三百斤重量，所以搬动的时候，便由两个工人合扛一块石板，只有秦日纲却一人挑了四块，那扁担已是压得弯了下去，可是挑的人却依旧如无其事。这一天，屋子的主人凑巧也在那里，把这情形瞧在眼里，不禁动了好奇之心，便招呼他上前问他道："你的两肩，究竟可以担多少重量？"秦日纲见问，却淡淡的答道："你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要这扁担争气些，他能担得起，我这两肩，是从来不作兴说半个不字的。"（是英雄自负语。）说得那主人暗暗点头，便接着问道："你有了这们的本领，为什么只流落在此地，做一名工人？何不到军营里面当兵去，迟早也得图个出身？"秦日纲听说,鼻子里嗤了一声,又把一颗脑袋,大摇而特摇道:"罢了,罢了!不提起军营还可,提起军营,更教我把肚子都气破了!那些营混子有什么本领?平时只知道作威作福，欺压良民。我往后要是一朝权在手，不把这般东西杀一个寸草不留，也不算好汉！"那主人听了这话，不由心下动了一动。原来这主人恰好也是洪秀全上帝会里的教友，洪秀全这时正稳在那里招纳亡命，像秦日纲这们一个人，倒是绝好的帮手，要是把他荐在洪秀全那里去，一定大有用处。因此便把秦日纲召呼到僻静的所在，把这个意思和他说了，又说洪秀全和冯云山两人，如何的英雄，如何的好客，秦日纲这时，正愁没个去处，自然欣然愿往。那主人修了一封书信，及助了几两盘川，那秦日纲便动身往花县而来。事有凑巧，秦日纲到花县的前一天，洪秀全因为县衙门里要捉他，所以和冯云山俩避往香港去了。秦日纲扑了一个空，没有安身之所，只得重又东飘西泊，在各处做工度日。不久便到了鹏化集，在一家人家帮佣，也就耽搁了下来。初起鹏化集的人，还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神力，后

来不知哪一家的两条耕牛，忽地在田里斗了起来。说也可笑，牛这件东西，平常举动是很迟缓的，因此外貌倒是极端忠厚，遇到他高兴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可以把他牵来牵去，不过他光起火来，也就力大无穷，若非等他自己火气退尽，那是谁也劝不理他的。所以遇到牛斗，看的人也只能远远的望着，切不可走向跟前，因为碰在牛角上，便是一个死。好在牛斗也不是常有的事，尽有许多种田人，只听见有牛斗两字，却生平从没看见过这牛斗是怎样一回事的。（谈牛斗，娓娓叙来，令人忘倦。）因此鹏集牛斗，那些种田的，都赶来远远地站着，想开开眼界。（此与隔岸观火何殊哉！）可是没一个敢走近牛身的，眼见得那牛斗得将要两败俱伤了。两条牛的主人，想这牛也要值到二三十串钱一条，要是就这们死了，岂不肉痛？便不禁都痛哭起来。可是别个瞧热闹的，却还是指指点点，嘻笑自若。（写尽中国人幸灾乐祸之劣根性。）正在不得开交之际，忽地从人丛中，虎吼一声，跳出一条汉子来，直向那牛斗的地方跑了过去。众人认得此人正是秦日纲，料定他没有知道牛斗的厉害，所以敢这们走近去，不禁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几个老成些的，正想喊住了他，提醒他一声，免得白送了性命，还没有开口时，只见秦日纲已是一手一条把两条牛尾巴同时捞在手里，只轻轻的一提，两条牛便同时跌出了有四五丈远，伏在地上兀是喘息，也不敢再倔强了。瞧热闹的见了不由得齐声喝采！便是两条牛的主人，立刻也破涕为笑。从此以后，鹏化集附近方圆五十里地，便没一个人不知道“秦日纲”三字。因此那天茶馆里许多茶客，要举拳来打洪秀全和冯云山时，被秦日纲一拍桌子，便溜得一个不剩。秦日纲那时听洪秀全开讲耶稣教的道理，便料定这两人定是洪秀全和冯云山，所以一见了面，纳头便拜，诉说上一次到花县来投奔不遇的一番情节。秀全一把将

日纲扶起，三个人真是相见恨晚。从此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传教，有秦日纲做了保镖的，便没一个敢来欺侮他们了。常言道："无独有偶"，秀全收了一个秦日纲还不算，隔不了几时，又认识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此人姓胡名以光，是个广西桂平县人。少时读书，一目十行，所以十几岁就进学，补了一名秀才。可是他读太史公的游侠列传，读出了神，也想做起朱家郭解来。因此四方奇材异能之士，都慕他的名，不远千里的来投奔他。好在他家里有的是钱，不论你来多少，他总是来者不拒。每天在他家里吃饭的人，至少就有十几桌。每月有月敬，每节有节敬，一个个奉承得你心花怒放。那些受过他好处的人，自然异口同声，说他是个孟尝再世，平原复生。桂平县本县的百姓，更是佩服他的为人，所以每逢有什么争端，只要胡以光一句话，凭你有什么冤抑，觉得胡以光心里明白了，自己就是吃亏些，也不要紧。（写各人出身，从无雷同重复，的是高手。）列位试想，既是胡以光有这们大的名气在外边，洪秀全还有不知道的道理吗？所以不久洪秀全也就带了冯云山、秦日纲，到桂平县来访问胡以光。门上通报进去，胡以光听说"洪秀全"三字，便一叠连声教"请"。原来胡以光平日对于两广的秘密党会，谁是首领，谁手下有多少人，都滚瓜烂熟在胸中。所以他早就知道广东花县，有个上帝会，初起是朱九畴创办的，后来朱九畴死了，便由洪秀全接充教主。这洪秀全毕竟目光远大，和旁的党会聚集了一群不逞之徒，在那里开香堂散票布的大不相同，因此也久已要想和洪秀全谈谈的了。何如自己在桂平，各种事情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洪秀全没事，也不会来桂平闲逛的，因此两人虽是闻声相思，却还没有机会可以聚首。（写两人慕名已久，则后文沆瀣一气，便不突兀。）好容易听说洪秀全竟先自到桂平来问候自己起来了，这一喜就非同小可。忙不

迭教当差的快请，自己便等候在客堂里面。不多一会，果然见一个白面书生，一个态度沉着、文质彬彬的人，一个两臂筋肉极为壮实的汉子，这们三个人，参参差差走了进来。胡以光忙抢上一步，拱了拱手道："承三位英雄瞧得起小弟，枉顾寒舍，正是蓬荜生辉了！"三人也谦逊了几句，便到客堂里分宾主坐下，胡以光便开言道："那一位是洪教主？"秀全忙欠身说道："小弟就是。"胡以光又问还有二人的姓名，一个态度沉着的答道："小弟冯云山。"那一个大汉也答道："我便是贵县秦日纲。"（三人答语错落有致。即寻常酬酢语，亦复有声有色。）当下各人谈了几句相见恨晚的客套话，渐渐地便谈到本题了。秀全便把上帝会如何发达，花县县衙门里，又如何的要和自己为难，自己如何的和冯云山俩避到了香港，这次如何又到内地来传教，秀全说到这里，索性把中国内地的百姓，如何冥顽不灵，有时竟误会自己得教是做外国人的奸细，非但不肯相信，还要把我们加上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想动手把我们打一顿，所以在内地传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这话都告诉了胡以光。又说："久仰贵县那些老百姓，是信仰胡兄的，不知可有方法想想？"那胡以光听了这话，不慌不忙的说道："但不知三位传教的主意，还是要多传几个信徒呢，还是借传教做手段，另外想图谋一种什么事业？"胡以光这一问不打紧，却把三人都问住了。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秦日纲，区区一乞儿耳，然惟其有志，卒达到学习拳棒之目的。今之父兄，年糜巨款，以送子弟入学，然入学后所得之效果，为罢课，为开会，为民众运动，为迎拒教师，三年既满，一事无成。读本回秦日纲立志学习武艺，不以乞儿而自馁，乃

叹今之青年，其福分远迈前人，奈何自甘暴弃，几不知求学为何事，有辜父兄之期望哉？

本回以下，乃渐入天国正文，冯云山、秦日纲、胡以光，俱为太平朝开国功臣，自本回起，始陆续与读者相见。而各人有各人之出身，各人又有各人之声音笑貌，作者错落写来，既无雷同抄绝之弊，而各人之口气，亦从无相犯处，《水浒传》正不得专美于前。

耶教之于太平天国，为功为罪，正不易为论断。当其起事之初，苟非广西老兄弟，（太平军中称金田首事诸兵曰老兄弟。）信教其笃，其集事当不能如斯之易，迨其后，东南半壁人民，渐厌恶耶教之不便，倾覆之速，斯亦一大原因。我故曰：为功为罪，乃不易论断也。

第十八回　曾玉珩演说烧炭党　杨秀清独霸平隘山

话说秀全见问，忙道："这传教两字，老实说，不过是装的幌子。我们的眼光，自然该着落在远者大者上面，我们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也就不用遮遮掩掩。揭开天窗说亮话，我们都是汉人，瞧满洲人来做皇帝，作威作福的，总该有些不舒服罢，所以我立定主意，以传教为手段，骨子里还是把排除满洲人为我们真正的主意。"胡以光点头道："既是这样，我就要奉劝洪兄，万不可学那古时的孔子孟子般周游列国。第一步先要找一个安身立足之所，和老百姓们厮混得熟了，然后再把教理和他们讲解，他们平日因为信仰你的为人，也就可以信仰你的说话，到那时你传教也就收了效果。洪兄，你以前传教，往往受人家的奚落，就为了和那些老百姓没有厮混熟的缘故。至于在这广西省里求一个根据地，小弟的愚见，以为只有这里桂平县最好，因为小弟在这桂平县，不是夸口，只要小弟说一声'这洪先生的教很有道理，我们大家都该信仰他'，那些老百姓少不得自会屁滚尿流地争着要来入教了。所以小弟有意奉屈洪兄在此地多耽搁几时，不知洪兄意下如何？"秀全大喜道："既是胡兄这样说，正合小弟之意，小弟也愿意和胡兄多多亲近。"以光道："小弟这里耳目众多，洪兄在花县的案子，又是没有销掉，生怕在县城里有什么一差二错，反而要教小弟对不起洪兄。小弟有一家亲戚，叫做曾玉珩，这人有万贯家财，就住在县属的金田村上，小弟斗胆敢举荐洪兄暂时去充一位西席先

生。好在曾玉珩那人，也是个豪杰，于我们这事业上，决计没有妨碍，说不定还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咧。洪兄暂且在那里安身下来，一方面小弟便可以联络联络远近那些绿林中人，预备举事。我们分头做事，只要各尽各的力量，区区满洲皇帝，还不是一举手一投足，便可以把他撵回长白山的老巢去吗？”（语气亦复阔大。金田为洪氏发祥之地，秀全得一以光，如虎添翼矣。）秀全听了，起身向着以光连连拱手道：“小弟今日得遇胡兄，正是三生有幸！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诸事概请胡兄作主，小弟愿意听候调遣。”以光还礼不迭道：“洪兄太谦了，小弟自问只能做一个开国功臣，至于总其大成，发施号令，那自然非洪兄莫属！……”两下里谈天说地，真是十分投机。当夜便由胡以光备酒替洪秀全、冯云山、秦日纲三人洗尘。第二天胡以光亲自陪了秀全来到金田，介绍和曾玉珩相见。果然那曾玉珩风度翩翩，是个富家公子模样，可是一些也没有纨袴的习气。从此那洪秀全便在曾玉珩家里做起西席来。馀暇的时候，便向那些乡民宣扬他的教理。说也奇怪，那些乡民，平素都是以耳为目的，听说胡以光、曾玉珩两家，现在都信了这个教，便觉得这个教着实有些道理，也就三三两两，来投拜洪秀全，自愿入教。秀全靠着胡以光、曾玉珩的帮忙，不费吹灰之力，就收了几千名的教徒，比当年在花县创办上帝会的时候，那声势更雄壮上十几倍。秀全在曾玉珩家住不到半年，他的教便蔓延到了附近五六个县份的地界。就是第十回书中所说那陈丕成的族兄陈安成家里，原来也是洪秀全的教徒。（又招应上文一句，方不致冷落了陈丕成。）表过不提。且说一天，曾玉珩饭后没事，便踱向秀全的书房里而来，秀全招呼他坐下。玉珩问道：“冯玉山、秦日纲两位，是不是仍在胡以光家中？”秀全道：“他们两人也时常往别处去传教，有信来说，

居然也有几处地方，被他们两人说得相信了，愿意受洗礼，做一个教民。不过人数不多，没有这桂平一带的盛行就是了。不过小弟的意思，以为教民虽然多多益善，可是运筹帷幄，和那些冲锋陷阵的人才，也应当尽力搜罗，免得将来有了机会，不致临渴掘井。不知你曾兄意中还有甚么人物，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的？不妨事前，先行大家联络联络。”曾玉珩用手向大腿上一拍道：“不是你说，我倒忘了！现现成成放着我们的一个好帮手在这里，我为什么偏记不得呢！说与你得知，我们这桂平县地界，有一座山，叫做平隘山。这平隘山上，漫天匝地都是些森林。在旁的地方，甚么唐槐汉柏，谁不把他珍贵得甚么似的，惟有这平隘山上的树木，却是没有一株不是秦汉唐宋时候的。常言道，‘物稀为贵’，这种唐槐汉柏一多了，就凭你怎样年代悠远，也不会把他骨董般看待的。不但如是，这种树木采伐下来，就是有人想把他运去做那高堂大厦的梁栋，叵奈那山又高大又险峻，那树木也既粗且笨，委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想法把他运下山去。可是眼睁睁地瞧着这许多古树弃置在山上，不能供给人类利用，又未免有些可惜。于是就有聪明人想出方法来，他们也就在这平隘山上，盖起一座座的窑来。一面又斧头锯子，拼命价把树木采伐下来，劈做许多小块，把他堆在窑里，烧成木炭。然后装入篓子里；一篓一篓地转运到旁的地方去，倒也可获善价。”曾玉珩正在摇头摆尾，演说这平隘山上木炭的来历时，却被秀全截住话头道：“你说了半天，可又有些驴头不对马嘴了，谁要听你讲这桂平县的物产志，请问这烧炭又和我们此刻急要求几个帮手的事有甚么相干？”玉珩笑着答道：“你且听我讲下去，凡事总有个头脑，不源源本本的说来，你听了也不会明白的。我讲这个平隘山，自然会和我们要搜罗的人才有关。原来这种烧炭的工人，愈聚愈多，此刻就

有三四千人，靠着这平隘山吃饭。本来这平隘山是公的，谁有钱盖得起烧炭的窑，谁便可以做窑主人，谁有力气能去采伐树木，谁便是工人。（若在时人口中，则又将分别若者为资本家，若者为劳工矣，一笑。）不过那些工人，都是无智识的愚民，若是讲到好勇斗狠，便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若是讲到甚么叫做道理，甚么叫做国法，他们却发誓也不会懂得。所以成群结队，专一下山来和人家寻事，他们三四千人，拢了一帮，就不是拳头大胳膊粗，人家对付他们，已觉得众寡难敌了。何况他们又是一个个精强力壮，那杀人打架，只当是家常便饭。这样一大群豺狼虎豹似的，在平隘山上独霸一方，试问山下的那些安分良民，谁还敢鼻子里哼出半个不字来呢？”秀全听了，勃然大怒道：“这还了得！难道那些百姓就这们俯首贴耳，受他们的宰割不成！”玉珩摇手说道：“慢来慢来，我话还没有说完呢！俗话说得好，‘刺毛虫窠里，有时还会出凤凰’，这三四千烧炭党中间，安知不会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单表内中一人叫做杨秀清，他家里几代都是靠着在这平隘山上烧炭过日子的，传到秀清手里，倒也有三四座炭窑。在平常人眼光中看来，这杨家也可以当得起‘小康’两字，可是秀清少年的时候，因为专门游荡，所以把那老子传给他的遗产，花得干干净净。不过家产虽然花得干净了，至于江湖上的朋友，却也结识了不少。广西全省绿林中，提起‘杨秀清’三个字，几乎没一个人不知道。因此秀清在平隘山不能存身了，便索性下山去开起镖行来。本来这种镖行，是个没本钱的买卖，秀清生平就没有学过武艺，他只自仗和绿林中人都有些儿交情，所以才大着胆就这们干起来。那时候西洋人的商船，一条条的开向中国来，因为地理上的关系，第一个码头便是广州，因此广州便变做中外通商的总枢纽。说也可怜，我们中国人，眼睛里从没瞧见过西洋

人那种奇技淫巧，所以每逢一大批洋货到了广州，大家总是争先恐后来购买。眨一眨眼，一般的洋货，便卖一个精光大吉。这时不但广州人欢喜用洋货，连内地的人也一般跟着学起时髦来。因为供求相应的关系，自有一般内地的商人，到广州来采洋货贩运到内地去博什一之利。可是两广都一般地萑苻遍地，稍不留意，便被绿林中人笑纳了。那些商人，不但利子没有赚到，连本钱都一齐赔上，由不得他们不叫苦连天。所以杨秀清的镖行，倒也是应时势的需求，凭你收费再多些，那商人只要路上不出岔枝儿，自然争先恐后地，双手捧了白花花的银子来献给杨秀清花用。那些绿林中人，一来和杨秀清都有些交情，二来杨秀清到了节下年边，也多少有些油水送给他们，聊表自己一些敬意。因为这两层原因，所以这里洋货过境，只要插上一面三角小旗，上面端端正正写上一个'杨'字，绿林中人望见了这旗号，便悄没声儿地放他过去了。（写杨秀清声势，亦复赫弈动人。）因此杨秀清做了几年保镖买卖，手头倒也着实积蓄了几文。古人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那杨秀清因为在平隘山站不住脚，才离乡背井，去干这个营生，如今在外头居然也干了一番事业，自然免不得又要想起这家乡来了，便抽空回这平隘山一趟。他回到平隘山时，瞧见这些烧炭党，心下不免动了一动，便有心想把这些烧炭党收为己用。好在'杨秀清'三字，这时倒也赫赫有名，那些烧炭党震于杨秀清的威名，早已心悦诚服。如今见杨秀清有意来联络他们，更跃跃争先，愿意听候指挥。杨秀清又用兵法，把他们部勒了一下。从此平隘山的烧炭党，便似有纪律的军队般，轻易这们一两营的人马，也奈何他们不得。就这一点看来，杨秀清这人，倒也是一位英雄咧！”秀全听曾玉珩演说杨秀清的一番历史，早跳起身来道："有这等人物，我们那里可以交臂把他错过！

事不宜迟，今天天气很好，小弟就同曾兄俩往平隘山拜访这位杨秀清去！”（秀全求贤若渴，是秀全长处，盖居草莽之中，已恢恢有人君之度也。）　曾玉珩摇手道：“不必不必，这杨秀清和小弟也还有些交情，只要小弟修书前去，说明洪兄在此渴欲一见，他自会忙不迭的赶来了。”（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英雄肝胆，固自不凡。）　秀全道：“那更好了，就请曾兄赶紧写信去罢！”曾玉珩含笑点头，就在秀全书案上坐了下来，随手取了一张信笺，龙蛇飞舞般写了一封信，立刻派家下一名佣工，送到平隘山去。第二天那佣工便回来了，说那封信已经送到平隘山，杨秀清教小的来回复主人，并拜上洪先生，说他今天还有一些儿琐事，不及到这儿来，明天正午准定可以赶到。秀全听说，自是欢喜。到了明天正午，便和曾玉珩守候着。果然外面进来通报，说是杨秀清到了。秀全和玉珩俩便迎将出去，只见门外两匹白马，从马上翻身滚下两个人来，为头的一个，生得长身玉立，像是个书生模样，不过眉宇之间，却自有一种英爽之气。见了玉珩，便抢上一步，握了玉珩的手哈哈大笑起来。玉珩便向秀全介绍，说这位就是杨秀清兄，秀全自不免有一番仰慕的套话，秀清谦逊不迭。秀全又留心打量秀清同来的那人时，只见那人容貌生得丑恶异常，和杨秀清的朗朗丰姿，如玉山照人般，却又大不相同。秀清见秀全一眼不霎的瞧着那人，便忙着介绍道：“这位是小弟的异姓昆弟，唤做萧朝贵的便是。”秀全便也上前握了萧朝贵的手道：“杨兄是一位英雄，所交的朋友，定然不弱，这位萧兄，不用说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可笑那个萧朝贵，他只是一个草包，生平从不曾向人说过客气话，不道这会子却遇见了这洪秀全，偏生要向他客气起来，直把萧朝贵窘得无地自容，一张黑漆也似的脸皮上，也泛出一重红晕来，顿时把脸上弄得红不红黑不黑

的，变做一种猪肝色，嘴里又期期艾艾说不出话来。（作者描写萧朝贵便与杨秀清不同，盖作小说，一人之音容笑貌，决不能牵混胡扯，并为一谈，读小说亦宜于此等地方着眼，方不负作者苦心。） 说时迟那时快，曾玉珩忙着招呼众人到里面坐地，才算替萧朝贵解了围。列位记着，这杨秀清在我这一部太平天国革命史演义里，他地位的重要，也就不亚于洪秀全。两人如指使臂，将来还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自然这会子初会，也如鱼得水般，愈说愈亲密咧。（补此一笔，省却烦文不少，亦即避免上文遇秦日纲、见胡以光、见曾玉珩时之重复也。） 至于这杨秀清的来历，上文在曾玉珩口中，早已表过，不必多赘。只有这个萧朝贵是何等样人，却也不能不交待一笔，免得列位又要编派做书的不是。闲言少叙，且说这萧朝贵是个武宣地方卢陆峒的农民，这卢陆峒在万山之中，原是些苗族的窟宅，因为苗族在涿鹿一战，被我们汉族的老祖宗轩辕氏，把蚩尤一颗脑袋滴溜溜地割了下来之后，蚩尤手下的那些苗兵苗将，也只得弃甲曳兵而走，逃到吴楚一带的深山穷谷里头藏躲起来。那知道轩辕氏的子孙，越生越多，因为人口太多了，不得不找些新地方来，给他们耕种，以及造庐舍，终究放不过那些被苗族占据的深山穷谷，便渐渐地踏将进来。天下的事情，逃不过这优胜劣败的公例，以现在（民国十七年。）的中国人和欧美日本人比较，中国人不幸站在"劣"的这个字上，自然免不了要做欧美日本俎上之肉。可是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以汉族和苗族相提并论，我们汉族，却又比较的"优"了。不客气，苗族那时也就做了我们汉族俎上之肉。因此这一撵便又把苗族撵到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山里去。这庐陆峒便也是苗族聚居的所在。苗族文化知识虽然不及汉族，可是武功方面，却比汉族讲究多了。可惜天下的事情，不能完全讲究武

力，否则我们汉族早便该被苗族所征服。（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者其猛醒！）不要说别的，就如苗族用的刀箭，那箭镞上，一律用毒药制过的，射在人的皮肤上，只要出了一点血，便准定是个死。他们不但这种武器厉害，就是他住居的所在，那种防御的工作，也比我们汉族做得坚固。他们自己住在山峒里，可是山峒外面，却总是筑了好几道碉垒。那种山既是险峻异常，再加之以人力的工程，便真个做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样子。因为苗族的武功厉害，所以和他们住得邻近的汉人，反而惧怕他们起来。看见了苗人，便远远地避开了。这卢陆峒里的苗人，也是十分凶顽的，平日时常要到汉人种的田里来糟踏植物，那些汉人，却只敢怒而不敢言。不料有一天，一个苗人，他却不知道萧朝贵的厉害，便走到萧朝贵田里来。那时萧朝贵的田里，却种了有三四亩的萝卜，这苗子见那萝卜叶青得可爱，便知道泥里头的萝卜，定然也是很好的。他们对于汉人田里的东西，向来予取予求惯了，只道萧朝贵也一般的好说话，便毫不客气的蹲下身子去用手只管抠那泥土，不想却被萧朝贵瞧得一清二楚，便惹出许多是非来。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作者对于金田首事诸人，写其来历，皆用明写之法。独于秀清，则用暗写之法。非有异于众人也，曰文章至此，乃不得不如此也。譬如饮食，日日膏粱，则偶进藜藿，珍错不啻焉。作小说亦然，苟解从读者口味方面着想，使读者时复尝新，则愈读愈兴奋，不终卷不快。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于小说亦云然。

云从龙，风从虎。苟无云与风，龙虎亦适成其为蠢物而

已。此无他，万物皆有所凭藉也。苟失其凭藉，则龙处蹄涔，虎入陷阱，蝼蚁且得从而狎侮之矣。秀全之王业，其兴也勃焉，其败也倏焉。其兴也，杨秀清、石达开之徒，是皆天下之豪杰，洪秀全得之，如龙得云，如虎得风，遂可以谋大事矣；其败也，东北二王，相继翦灭，及其季年，得一李秀成，且不能尽用，如龙失云，如虎失风，不败何待？呜呼！其故可深长思矣。

第十九回　荐衾裯苗女枉多情　避荒歉蠢人欣得所

话说萧朝贵辛辛苦苦种的一亩萝卜，也不知费了多少功夫，才种得一瓣瓣叶子都绿得像翡翠般，萧朝贵自己也舍不得吃，准备过几天，挑到武宣卖去。不料他自己舍不得吃的，于今却钻出一个苗人来，替他在地下把雪也似的萝卜挖将出来。况且那苗人又不省得挖这种萝卜，须要用刀子的，他只是用两只手把那泥土乱抠，结果不但萝卜没有抠到，地上的萝卜叶子，却被他践踏得不成模样。萧朝贵不看见则已，看见了由不得他不心如刀割。当下也就虎吼一声，窜到了田里，可笑那苗人因为正抠得起劲，所以把身子蹲着，也来不及立起身来，早被萧朝贵兜屁股一脚，踢得那苗人腾空而起，有一丈多高，才摔将下来。凑巧萧朝贵的田岸旁边，埋着一只地坑，里边安放着人的粪汁，预备做田里的肥料用的，省得再从旁的地方一担一担的挑将过来。这一天因为天晴，所以连坑上一个盖子都揭去了。那苗人不偏不倚，扑通一声，偏是摔进了这地坑里面。人的知识，虽是有文明野蛮之分，至于嗅觉，却是一般的不分什么文野。兰麝之气，在野蛮人鼻子里闻起来，也觉得可爱，至于这地坑里面盛的都是人类的排泄物，那一股臭气，谁也受不了。凭你苗人再野蛮些，也要掩鼻而过之，谁想这会子那苗人却身不由主的跌进了这地坑里，那淋淋漓漓的粪汁，便直向苗人的耳目口鼻里灌将进去。那苗人想闭紧了嘴巴，不放粪汁渗进牙齿缝里时，那里能够！只见那股粪汁，趁着苗人张口透

气的时候，骨都骨都便向里直灌，不客气，连喉咙里也吃了几口下去。好容易才从这地坑里面爬将出来，爬到了地面上，早满身都变了黄金色了。那苗人立起身来，便指手画脚地把萧朝贵大骂起来。萧朝贵又不懂苗语的，见他钩辀格磔，也不知他骂些什么。只是瞧他那种粪汁淋漓，神气十分狼狈，便由不得不望着他拍手大笑起来。那苗人骂了几句，估量自己不是萧朝贵的对手，便回身跑回苗峒去，招呼他的一般同类来和萧朝贵算帐。不多一会，只见十几名苗人，手里都拿了兵器，蜂拥而来，找萧朝贵厮杀。萧朝贵知道那些苗人必不肯善罢干休，所以也早就有了准备，手里抢了一把六七尺长的鱼叉，当做兵器。及至等那些苗人走近跟前时，便舞动鱼叉，前来迎敌。只见适才被自己踢进粪坑里的那苗人，也在其内，不过身上的粪秽，却都已揩抹干净了。这苗人见了萧朝贵，便指了指，用苗语告诉他同来的伙伴，好似说适才给苦头给自己吃的，就是这人。（是从不懂苗语之萧朝贵眼光中看出。） 众苗人听了，一声呐喊，便把萧朝贵团团围住，单刀铁尺夹头夹脸的打将过来。好一个萧朝贵，能者不慌，慌者不能，也就举起鱼叉来招架，只消几下子，那些苗人，不是被鱼叉搠瞎了眼珠子，便是被鱼叉搠伤了腰眼。那十几名苗人，打一个萧朝贵，不但萧朝贵身上的八万四千根毫毛，一根都没有被苗人碰曲，苗人自己，却都受了伤，连爬带跌，逃回山峒去了。萧朝贵也不追赶，只立定了身体，戟着手指，大声喝道："你们这班野苗子，有不服气的，尽管可以来和老子较量！老子要是叫一声饶，老子往后也就不再姓萧了！"（萧朝贵粗豪声口，妩媚可爱。） 萧朝贵说完这几句话，也就不管苗人们懂得懂不得，便大踏步提着鱼叉回家去了。他也知道苗人最爱和人家打架，并且轻易还不肯认输，这一次十几个苗人被自己打得落花流

水，逃回去了，往后他们瞧机会怕还要想来报复，自己不免要提防着他们，休得大意才好。因此萧朝贵虽然打败了这许多苗人，可是提心吊胆不敢疏忽，直过了有一月之久，见那苗人毫无动静，胸中一块石头，方才落地。谁知有一天晚上，萧朝贵正关着门睡了，那几个苗人，便蹑手蹑脚的到了萧朝贵门外。萧朝贵的屋子，本来构造得不很坚固，也不用什么砖瓦，只是用些芦苇做成墙壁，禁不起那苗人用斧头一捌便是一个窟窿，接着便探进一只手来，把拴门的木条轻轻地移去了，那扇门便应手而启，十几名苗人，便不费吹灰之力，进了屋子。可笑萧朝贵却依然鼾声如雷，一毫也没有觉察。及至睡梦里想要翻身时，那知道手脚都已被苗人把绳索牢牢的缚定了，才睁开眼睛来瞧，只见十几个苗人，一字儿站在床前，眼睛里都睒睒地露出凶光来。暗暗叫一声不好，想要抵抗时，那手脚又被他们拴得紧紧的，休想动弹得分毫。那苗人见萧朝贵醒了，便七手八脚拿过一只麻袋，口张大了，只往萧长贵头上套去，霎时间便把萧朝贵装进了麻袋里，颠倒价提着簇拥着回苗峒而来。萧朝贵这时正如虎落平阳，纵有浑身气力，也无从施展，只得一任那些苗人摆布。可是倒悬在麻袋里，一阵乌天黑地，还是如同睡梦里一般。（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苗人自问非萧朝贵敌手，则攻其无备处，自梦中絷其手足，又复倒悬以困之。何物苗猺，狡猾乃尔！） 好容易到了苗峒里，才把萧朝贵从麻袋里倒将出来，在一根石柱上牢牢地拴定了。萧朝贵这时，早已瞑目待死，倒也胸无罣碍，索性破口大骂起来，可怪那些苗人，却又不来理会他。大家在地上团团坐了下来，指点着萧朝贵，好似在那里计议用甚么方法处治他的一般。萧朝贵留神听去，又一句也不懂。一会儿这些苗人，却又都去睡觉了。一间屋子里，只剩下萧朝贵一个人，不禁有些不耐烦起来。那拴牢自己

手脚的，又是一条条浸过水的细麻。这种细麻，你不挣扎时尚可，你一挣扎时，一条条便扣紧在人的肌肉里，火辣辣的生痛，凭你生成怎样拔山扛鼎的气力，也奈何这种细麻不得。所以会武艺的人，旁的绳索都不怕，甚而至于铁练，也只要运用他的功夫，一挣就挣断了。惟有这种细麻又韧又软，要是一浸了水，更拉不断了。所以萧朝贵挣扎了好久，不但挣不脱，到后来却越挣越紧起来，只得叹了一口气，不敢再挣了。可是漫漫长夜，在平素一觉醒来，天光已是大亮，偏在这个时候，那天也好似故意和他作耍的一般，只是黑沉沉地，不肯就亮。这时萧朝贵求死不能，求生不得，那种凄凉况味，真是难以言语形容。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忽地通里边的那一扇门呀的一声开了，接着便透出一丝火光，恍恍惚惚有一个人影在眼睛前面一晃。只因萧朝贵在黑暗里时候历得久了，突然间见了灯光，两眼未免有些昏花，所以瞧不清楚。（此等地方，粗心人万想不到，足见文情十分细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黑影走近眼前，手里好似拿着把刀的一般，萧朝贵还当这人是要来取自己的性命咧，便定了定神，引颈就戮。（视死如归，是英雄气概。） 谁料这人拿了刀子，却并不直取萧朝贵的性命，偏用刀锋在萧朝贵手腕里轻轻地挑去，硼硼的几声，那几根细麻，便应手而断。又在萧朝贵脚踝里，如法泡制，照样这们几下，一会儿萧朝贵的手脚便都自由了。萧朝贵这时才醒悟过来，这人原来是援救自己的，正要启口动问时，却见那人一言不发，拖了自己便跑。萧朝贵知道不便在室内说话，便也不敢怠慢，跟着那人，拔起腿来。一口气跳出了苗峒，才心里定了一定。便借着残星斜月的光儿，向那人望去。那知不望犹可，一望时不由得猛吃一惊。原来救他的偏生是个苗女！那些苗女，大都上身不穿衣服的，所以白生生的两只奶膀子，却在星光之下，

微微晃动。（急转直下，文笔俶诡之至。）论这苗女的容貌，却也丰致嫣然。叵奈萧朝贵生就的是个草包，生平从来不解得甚么叫做惜玉怜香，他见了这苗女，不禁愕住了半晌。便问道："你为什么私下把我放了呢？"那苗女却摇摇头，笑而不答。萧朝贵见他不懂自己的说话，不禁急得抓耳爬腮，没法摆布起来。转是那苗女把手向前面指了一指，意思是要教萧朝贵引他到家里去，萧朝贵这才醒悟过来。便快快地在前领导，把那苗女领导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好在那扇门适才被苗人打开了之后，就没有栓上过，此刻依然洞开着。萧朝贵便进了门立在屋子中间，正待寻觅火种，把那一盏火点上时，冷不防的却被那苗女拦腰一抱，接着两人便都滚到了平素睡觉的那张床上，苗女嘴里，又发出呜呜的声音，好似猫叫的一般。（传神阿堵。）这一种情形，若在旁人，早已胸中雪亮，知道这是苗女看上了萧朝贵，想和他行一行周公大礼。就是我做书的，也决计不是柳下惠重生，亲历其境，万一到了这种地位，恐怕也要心猿意马，把持不定咧。（忽插入此数语，令人忍俊不禁。）只有这萧朝贵，若论他的年纪，早已该通了人事，若论他平素的行事，简直就不知道五伦之中，该有这夫妇的一伦。所以那苗女纵然一片盛情，无如俏媚眼做给了瞎子看，萧朝贵一毫也不明白。转吓得什么似的，极力从苗女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双手叉着腰，站在屋子中间，向着那苗女发怔。那苗女见萧朝贵简直就不知风情为何物，才觉得自己一片深情，却错用了。不禁恨得牙痒痒地，"呸"的一声，向地下吐了一口唾沫，便夺门而去。那些苗人本来最擅长爬山越岭，和猿猱升木般，十分矫捷，所以眨一眨眼，也就不见了这苗女的踪迹。萧朝贵看这苗女来的匆忙，去的突兀，心里一个闷葫芦，兀是无从打破。但只得用两道怀疑的眼光，送那苗女的影子，直待送到看不见

了，还是没有明白这苗女究竟为了何事。说也可笑，后来萧朝贵也曾把这番情形告诉过旁人，直把那旁人笑得只是打跌道："蠢才，蠢才！那苗女简直是想和你做夫妻咧，否则他为甚么要把你私下放走？为甚么抱了你滚到床上去？后来看见你蠢得连人事都不知，他才知道你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所以便夺门而去。他在路上，还准定在那里懊悔不该放了你呢！"萧朝贵听了这人的话，才从恍然里钻出一个大悟来，脸上便也觉有些讪讪的，勉强笑道："这个玩意儿，有甚么趣味？却怪那些浮头浪子，偏要钻头觅缝，去干偷女人的勾当。要是我，就终身不和女人同睡，反觉清净些。"那旁人听了，一发大笑起来。（呜呼，萧朝贵此言，使浮浪子弟闻之，亦必大笑曰："蠢才，蠢极也！"独怪今世不蠢者日多，而蠢者日少，于是人欲横流，不可纪极。我知作者特借萧朝贵口中，发泄其胸中之宿愤而已，为之一叹。以不解风情之萧朝贵，后文乃偏娶一千娇百媚之洪宣娇，可谓奇极。）这是后话不提。且说萧朝贵日后该有封王之分的一般，偏不肯放他终身做一个农民，所以就连年荒歉起来。田里头种的东西，不是接二连三的下雨，把你烂掉；便是几个月不下雨，干得一般植物都枯萎而死；不然就是刮上几阵大风，飞沙走石，连屋子都刮坍了，那田里的植物，自然刮得都连根拔了起来。似这们的一过两三年，便荒得那些老百姓个个吃尽当光，后来索兴连五谷都没得吃了，只是剥些树皮掘些草根充饥度日。可是树皮草根，也都有完的一日，年轻力壮的，便逃荒到别处去了，剩下的又都是些老弱跑不动的，只得张着口等死。路上和河边，那些饿死的尸身，也就不计其数。（可怜，可怜！）萧朝贵是个年轻力壮的人，自然也熬不住这种苦，只得撇下那几亩薄田，出外谋生去。转辗流离，便到了这桂平县地界，恰值杨秀清在两广开设镖行，想招

募几名勇士，便有个杨秀清的亲戚，把萧朝贵举荐到杨秀清那里去。萧朝贵有的是蛮力，一千斤的仙人担，他举起来，简直就如妇人家玩绣花针一般，可以玩成一个得心应手。这种蛮力，也就不由杨秀清不佩服。杨秀清自己本是个银样蜡枪头，这几年在两广一带保镖，完全靠着和绿林中人有些儿交情，才侥倖没出岔子。不过事归实在，自己没有本领，还不打紧，至于手下却不能没有一个会武艺的。万一绿林中有一两个性情固执些的，偏不肯讲交情，偏要和杨秀清见一个高下，那时难道真的把自己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和他们亡命之徒去拚死活不成！因此便留心着要物色一两个真正的人才，做自己的帮手。这会子得了萧朝贵，正是求之不得，所以另眼相看，还和萧朝贵结拜了弟兄，形影不离，十分要好。因此杨秀清得了曾玉珩的信，请他来和洪秀全厮会，便也带了萧朝贵同行。杨秀清把萧朝贵的来历告诉了洪秀全和曾玉珩两人，洪秀全便觉得这萧朝贵的老实倒也和秦日纲不相上下。杨秀清这一天便在曾玉珩家里耽搁了下来，洪秀全这才把自己生平的抱负和他所传播的耶稣教教理，一一告诉了杨秀清。杨秀清知道这传教不过是洪秀全的手段，说甚么天主耶稣都是骗人的话，却怪胡以光和曾玉珩两家，怎么会十二分的相信起来，自己却轻易不肯相信神仙活佛那种无稽之谈的，可是当面也不便拗穿秀全的纸老虎。况且只要能够使一般愚民信仰，往后自己也不妨利用利用这个方法。所以听了这话，也只微微含笑。（嗟乎，后文多少风波，尽在杨秀清此日微微一笑之中。）及至听完了秀全的一番说话，便开言道："洪兄欲举大事，鄙见还有一个人应当联络，况且要是联络了这人以后，我们举事起来，军饷方面也就不愁缺少。因为这人是桂平县里第一个首富，正是说不尽的屋宇连云，金银如海。洪兄若得此人帮助，天下不足平也。"

秀全正欲动问此人姓甚名谁时，却见曾玉珩家里的一名仆役，匆匆地跑了进来，向地下一站，垂着手禀道："外面有一位长胡子的客，要见洪师爷。"曾玉珩皱了皱双眉道："你不知道我和洪师爷都在这里陪远客讲话吗？你就回复他，教他明天来就是了。"那仆役道："小的何尝不是这般同他讲？叵奈那人说，他是特地从县城里来拜候洪师爷的，万不能没见一面，就这们的回家去。小的因为爷适才吩咐过，在内室里计议机密大事，无论那一位客，都不准通报，所以再三的回绝他。不料这人翻起两颗眼珠子，骂小的'瞎了眼的狗才'，并且还说只要小的进来通报一声，那洪师爷还会出去迎接咧。又说小的今天要是不进来通报时，往后主人要是知道了今天的事，准定会把小的一只狗腿打断，那可不干他的事。似这们噜里噜嗦说了半天，小的被他逼得没法，才敢大着了胆子前来通报的。"（伊何人也，读者试掩卷一猜之。）曾玉珩听了，沉吟不语。秀全便道："那么你该问他一声，他姓甚名谁，你才可以上来通报呀！"那仆役道："小的也曾问过他，他只是不肯实说，一味催小的快些上来通报，说你只消说有这们一个人来见洪师爷，洪师爷自会知道的。"洪秀全和曾玉珩听了，不禁猜测不出这人是甚么来意起来。欲知此人毕竟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在洪氏未起事之先，秦日纲、萧朝贵两人，言语举动，实至相似，盖同一以粗豪见长者也。故作者分叙两人来历，力避重复。写萧朝贵以一农家子，因岁歉不得不奔走四方，与秦日纲之以乞人子从军者，自尔判若鸿沟。至于写萧朝贵与苗人如何结仇，只是尽力描写"力拒奔女"四字而已，而作者刻画其蠢蠢之状，便令人忍俊不禁。开首复写一苗人堕粪窖中，更使

读者为之冠缨索绝。此不必皆有所本，而随意穿插，自臻佳妙焉。

杨秀清口中方将说出一位英雄来，读者固急欲知其为何如人，乃无端忽岔入别一求见之客，于是杨秀清口中之人，乃不得不待来客相见后，洪秀全再问杨秀清时，始行说出。此一奇也。求见之客，亦复突兀异常，且不肯自言姓名，至令曾玉珩、洪秀全，亦茫然不审为何如人。此二奇也。一而再，无非作者故作狡猾，使读者着急一会而已。

第二十回　石达开闲吟宝剑篇　冯云山议创保良会

话说曾玉珩听了那仆役的话，便向秀全道："莫不是冯云山、秦日纲两位之中那一位到这里来了呢？"秀全点了点头，又问那仆役道："你瞧这客是怎样的身材面貌，你且说来看。"那仆役道："这客人身材高大，颤巍巍的，像四金刚般。小的活了这三四十年，从来没见过这样高大的人物。"这几句话说得秀全等一干人都笑了起来，秀全道："那么这人决计不是冯、秦两位了。他身材既是这们高大，他面貌是怎样的？你快说！"那仆役见问，便又说道："这客人面貌倒并不十分凶恶，只是黑面皮，高颧骨，瞧他的样子，文绉绉的像是个念书人模样，倒一些不见粗暴的神气。"（写此人又是一种写法，何作者之善于变换也。）秀全皱着双眉道："我不认识这人啊！他跑来访我，究竟是甚么用意呢？"杨秀清在旁边，忍不住说道："依小弟的愚见，洪兄尽可请这人进来谈谈，也许是那里的英雄，慕洪兄的大名，才来拜访的。洪兄现在正当搜罗人才的时候，倒不可造次错过了。"一句话提醒了秀全，便立起身来，向玉珩招了招手道："我们俩出去瞧瞧。"玉珩点了点头，两人便一先一后，步向门首而来。那仆役抢步走在头里，高声喊道："洪师爷出来了！"秀全和玉珩俩走近大门，果然见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长髯飘胸，见了秀全，一拱到地道："这位想是洪先生了，果然名不虚传！小弟石达开，只因久慕英名，所以斗胆敢来拜谒。"秀全久闻石达开是个孝廉公，平素最擅

长的是孙吴兵法，只因科举时代，甚么举子秀才，也不过抱了一部高头讲章，哼几句滥调的八股，已是算尽了读书人的能事。平日能留心些实学，研究研究郡国利病的，已是如凤毛麟角一般。何况这些兵法，读书人以为兵凶战危，圣人之徒简直就不必去看那种书，所以四个之中，难得选出一个来。惟有石达开肯研究这种冷门的学问，可是石达开的得名，也就在平日肯留心兵法上面。（石达开，振奇人也，故作者亦以奇诡不测之笔法写之。作者写金田首事诸王，从未见有雷同者，良工心苦，正不知呕却多少心血耳。）洪秀全平日，也久闻"石达开"三字，只恨石达开是个自负不凡的人物，未必肯屈居己下，所以一向没有教人前去联络。一旦石达开先自来拜访起自己来，真是求之不得。当下也就大喜过望，忙替曾玉珩介绍过了。一手挽了石达开的手臂，一同走进和秀清等讲话的那间屋子里来，大家做一块儿谈天。古人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洪秀全和杨秀清、石达开一干人，都怀抱着大志，如今凑拢在一起，抵掌谈天下事，自然沆瀣一气起来了。当下众人披肝沥胆谈了一阵，觉得各人的见解，容复有些不同，至于推翻满清皇室这个主意，却是彼此相同。秀全不禁乐得跳将起来道："小弟抱了这个大志愿，也有十来年了，一向在江湖上飘流浪荡，从没有遇见过那个知己。不料这回在桂平县里，所遇到的，尽是些英雄豪杰，而且都肯赤胆忠心帮小弟共谋大事，小弟到了今天，对于从前的抱负，才越发自信起来。这大概是胡祚将终，我们汉人该把河山光复回来了啊！"杨秀清、石达开听了这话，也觉十分畅快。只有萧朝贵在旁边，却是呆呆地一言不发。杨秀清还道他有些呆气，便逗着他道："兄弟，我们都在这里谈天，你为什么一言不发啊？"萧朝贵见问，便虎吼了一声道："你们讲的那种话，我一句也不懂，教我那里插

得下嘴去？你不问我还好，你一问了我，我却先要问你，你们究竟在那里咬文嚼字讲些什么事啊？”（作者写萧朝贵，他人皆以为写其傻，独余则以为写其妩媚也。）杨秀清仰天大笑道："傻子傻子！我们讲了半天，你还没有明白吗？真是合着一句俗话，叫做'讲了半夜的胡子，还不知道这胡子有须没须呢'！告诉你罢，我们这里正在商量，想把满洲的那个狗皇帝撵回他长白山的老家去咧！”萧朝贵拍手道："这才对了我老萧的脾胃！我不是时常问你杨大哥的吗，我们在乡下种的田，大家说是皇帝家的，我说既是这样也皇帝家的，那样也皇帝家的，那么我们何不就去弄个皇帝做做呢？如今好了，洪先生便算是老皇帝，杨大哥便算是小皇帝，我老萧便算是小小皇帝，那么无论谁的田，我们都可以圈将来，算我们三人的了，岂不是好！”（写萧朝贵来自田间，其眼光乃不出一"田"字，萧朝贵脑筋简单，不知革命之目的在解放被压迫之民众，但知革命之目的在争权利，然则今日一般假革命者，其知识不与傻子相同耶？）萧朝贵这几句话不打紧，累得秀全和石达开两人都捧腹大笑。曾玉珩正在端起茶杯来喝茶，忍不住便把一嘴的茶喷了自己衣襟上一衣襟，杨秀清却又忍住了笑，故意侧着头问道："不过这撵掉满洲的皇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和他大打一阵。这位洪先生，我们便请他做了大元帅，可是缺少一个先锋官，还没人去干，你道如何是好？”萧朝贵眉花眼笑道："真的么？别的事情我老萧干不了，至于这打仗杀人的事情，我老萧却是玩不厌的。我去我去！”说时立起身来，瞧他样子，真像立刻要去上战场一般。众人见他傻态可掬，不觉又是一阵狂笑。秀清便安慰他道："我也知道你老哥最高兴打仗，不过此刻还用不着你，适才说的先锋官不先锋官，原是编着骗你的，将来要用着你的时候，自然会请教到你的，此刻你

却不要着急。”萧朝贵听说，只得又怏怏地坐了下来，拱起了嘴唇，又一句话都不说了。秀全时见达开腰间挂着一柄宝剑，便道：“石兄这柄宝剑，想是家传的宝贝了？”石达开一面把宝剑解下来，送与秀全观看，一面便答道：“这剑并不是家传的，是小弟那一年到省里去乡试，有个道人，叫做什么玄机道人的，把这宝剑送给了小弟。说小弟将来靠了这宝剑，还要干一番大大的事业咧！”秀全听了“玄机道人”四字，不禁心里动了一动，心想这“玄机道人”四字很觉耳熟啊，只是记不起来，是什么地方会见过的。（秀全虽记不得，而读者必记得第十二回中玄机道人为秀全相面时也。）当下也不便深究，接过那宝剑来，把剑从剑鞘里抽了出来瞧时，果然晶莹朗澈，一片寒光，凉森森地教看的人不敢迫视。便赞叹道：“好剑！好剑！”石达开见秀全赞他的剑，不禁得意忘形起来，便道：“小弟还有一首诗，赠给这宝剑咧！”接着便高吟道：

床头忽起老龙吟，郁郁横生杀贼心。已到穷途犹结客，风尘相赠值千金。

洪秀全是个不第的秀才，曾玉珩也是个读书的种子，便是杨秀清也粗通文义，听石达开念完了这首诗，觉得这首诗委实做得不错，便都慢慢价把这二十八个字咀嚼起来。只有萧朝贵一些也不懂，那两片上眼皮，便快快地合下眼皮，像是要睡觉的一般。石达开这时鼓起了诗兴，便叹了一口气道：“做诗也要在承平的时代才好，譬如初唐四杰，毕竟是盛世之音，后来老杜虽是有人恭维他叫他‘诗圣’，可是他遭了安史之乱，做出诗来，未免苍凉沉郁，令人读了不快活。又如此刻我们广西省里，连年水旱，遍地灾民，耳朵里听的是嗷嗷待哺之乐，眼睛里看的是琐尾流离之象，纵有诗肠，也就做不出承平雅颂之声来，小弟适才在路上，眼看着田亩荒芜，民有菜色，忍不住又

做了一首五律，倒可以写出来请三位教正咧。”曾玉珩听了，也鼓了诗兴起来，便一叠连声教底下人拿笔砚。须臾，文房四宝都已取到，石达开便拂笺搦管，写将起来。秀全等都围了拢来，看达开写道：（此处忽插入一大段论诗的笔墨，非作者好掉书袋也，总是极力为石达开烘托耳。）

对影意悽悽，尘埃眼欲迷。荒江魑魅啸，古木杜鹃啼。独立山无语，孤行日渐西，飞鸿无伴侣，道路自栖栖。

大家见石达开写完了这诗，不禁齐声喝采。石达开笑道："这种玩意儿，是个文人的末技。汉高祖说得好，'老夫以马上得天下'，本来我们汉族的念书人，也忒嫌没有勇气了，一天到晚只知道哼八股，偶然有人能凑几句韵语，已是自命为屈贾复生，李杜再世，所以一任满州人在北京城里，称孤道寡。汉族的念书人，却只是匍伏在满州人的脚下，舔那靴尖上的泥土。（奇谈。）那都是牢什子的仓颉，造出字来害他们。（奇谈。）今天因为小弟一时兴起，才不知进退，做起来这种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诗来，其实我们还是商量进行大事要紧！这种风云月露之词，粉饰太平之作，自是那些文学侍从之臣的责任，我们将来成了大业，还怕不抬之即来，挥之即去吗？小弟侥倖，总算在乡试中试了，可是生平就最恨半瓶醋的念书人，天下没骨格没气节的，要算以念书人为最甚。（骂得痛快，何作者嫉俗之深哉！）我看与其搜罗十个咬文嚼字的念书人，倒不如搜罗一个斩将搴旗像萧朝贵萧大哥一般的人物。"石达开说完这番话，大有昂清天外，遗世独立的神气，众人也附和在里头，叹息了一阵。洪秀全忽然想起适才杨秀清没有说完的话来，便道："石兄未来之先，杨兄不是说这里还有个可以做我们帮手的人物吗？杨兄还说此人有万贯家财，我们若得此人相

助，关于饷粮，也就可以不愁缺乏。杨兄这们说了，刚待说出此人的姓名来，恰值门上来通报，说石兄见访，才把这话头打断，但不知此人究竟姓甚名谁？请杨兄将说出来，我们好前去联络。”（照应上回书中杨秀清一段议论。）杨秀清道：“洪兄提起这人，果然是个好帮手。这人叫做韦昌辉，是桂平县第一个首富，城里城外，当铺就开了有十几家。还过他和旁的有钱人为富不仁的截然不同，这几年因为连年荒歉，老百姓无衣无食的不计其数，旁的有钱人，怕老百姓要去和他们啰唣，所以大多数都已搬家搬到城里住去了，只有韦家依旧住在乡下。他却设了一个大大的施粥厂，每天靠着韦家粥厂几碗粥活命的，就有几千人。韦昌辉却来者不拒，人越多，他心里越欢喜。（英雄肝胆，菩萨心肠。）到了冬天，他不但施粥，而且还要施衣，因此受过韦昌辉恩惠的老百姓，简直就把韦昌辉当活菩萨一般看待。你只要瞧这几年来，桂平县里土匪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没有一个敢去动姓韦的一草一木，一来姓韦的这样慷慨好义，土匪要是去打劫了，须被江湖上人耻笑，（盗亦有道。）二来老百姓几乎把韦昌辉当做重生父母般，天下那有父母被土匪抢劫，儿子不奋勇上前抵抗的道理？老百姓人多，土匪人少，也就不容你生觊觎之心，因此韦家安如磐石。我们若得此人相助，不但他深得民心，举起大事来，格外可壮声势，而且他有的是钱，我们的饷糈也就有了着落。”秀全大喜道：“那么该赶紧派个人去劝他来入教才是！不过派去的人，须要能言善辩，才可以打动他的心。”秀全说着，心里不免有些踌躇起来，正在想教那一个去才好时，忽地曾家那个看守大门的人，又踅了进来，向秀全请了一个安道：“外面有胡以光、冯云山、秦日纲三位要见洪师爷。”秀全听说以光等来了，忙教“快请”，霎时间屋子里又添了三位英雄，高谈阔论，格外增加了些热

闹。看看天色将要黑下来了，以光、云山、日纲三人，是常来的，来了总是下榻在曾家，所以不消玉珩说得，惟有秀清和达开、朝贵三人，是第一次光降，玉珩便向他们说道："天色已晚，三兄不嫌简慢，就请下榻此间。"秀清等三人，都是十分爽利的，便点头应允。曾玉珩立刻吩咐摆酒接风，席间众人一发谈的投机。惟有秦日纲和萧朝贵两人，因为脾气相同，便格外亲密。别人在那里谈些国家大事，他们两人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便自管赌酒起来，你一杯我一杯，吃得酩酊大醉。（又点秦日纲、萧朝贵一笔，不使冷落，免叙事有畸重畸轻之弊。）这里洪秀全一干人，却讨论怎样举事，怎样招兵。冯云山便献计道："小弟倒有个计较在此：要举事，目下是再好没有的机会，因为连年荒涔，民心思乱。况且又盗贼遍地，屈指算来浔州地方有谢江殿，象州地方有区振组，武定的刘官方、梁亚九，都州的陈亚贵，庆远的张家福、钟亚春，大股都有数千人，小股人马也有数百，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我们趁这个时机，正好大大的干他一下，不过我们举事，先得要有个预备，就是冲锋陷阵的士卒，也要事先训练好了，才可以驱使他们去打仗。古往今来，许多草泽英雄，没有成大事，就因为事先没有训练，驱一群乌合之众，去和官兵打仗，自然一败堕地了。所以我们招兵买马，最少须要预备这们半年三月，才可以看机会行事。可是明张旗鼓的干去，那些清朝的狗官，不是要把这'造反'两个字压到我们头上来的吗？我们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心里尽管想造反，嘴上却尽管不承认是造反，做的是造反的事业，却不到可以造反的一天，决不把造反两字说出口来。在座诸位未知以小弟的愚见为然否？"杨秀清点头道："冯兄的话，正是至理名言。不过依冯兄说，要怎样才可以骨子里尽管招兵买马，而面子上却教一班狗官看不出来呢？"冯

云山笑道：“这个第一层就要利用洪兄传教的两字了，表面上是劝人为善，劝人家来入我们这个教，底里却是暗暗地把造反的智识，装进一般教民的脑子里去。第二层光是传教，还不能买军器和用兵法去部勒一般教民，所以我们应当另外创立一个会，这个会就叫做‘保良攻匪会’，招集一般精壮男丁，愈多愈好，教他们天天操练，务必使他们能至临阵打仗。要是那些狗官来啰嗦起来，我们可以算是办的团练，因为你们狗官没有本领对付一般强盗土匪，我们为保卫自己的性命家当起见，才办了这‘保良攻匪会’的，你们官庭还要来禁止我们，难道我们老百姓便是注定该做那土匪强盗刀头上之鬼吗？这样一来，那些狗官总该没得说了。”（果然好计，我以为洪氏最初，盖得于冯云山，冯之于洪，不啻《水浒》传宋江之于吴用也。惜乎蓑衣渡一役，冯云山遽中炮以死，岂非天乎？）冯云山一席话，说得秀全、秀清、达开、玉珩、以光一干人，都点头称是。秀全用手在云山肩上拍了一下说：“你便是我们的张子房！好，我们从明天起，便照着你计策行事便了！”云山道：“我们且计算计算看，大家把手下的人合并拢来，一共有多少？”玉珩道：“这里金田村的壮丁，也可以有两千多人。”以光道：“我可以招呼的，也有两千人。”秀清道：“平隘山的烧炭党，可以有四千人。”秀全大喜道：“就这些人，已绰乎有馀！只要我们一举事，我在广东、广西的教徒，定然会望风归附，至少可有两三万人。对付广西省里的清兵，也就尽够的了！”众人正说着，只听得天崩地塌般的一声，吓得众人都跳将起来。欲知是何声音，且阅下文。

评曰

太平天国一朝，石达开本以文学著称，观其后此答曾国藩七律四首，传诵众口而可知。即天京宫殿，如种联语，组织亦极工整，不得以其文告多俚俗语而少之也。本回七绝雄壮，五律沉郁，在小说中读之，愈见精神。至其痛骂念书人一节，正是作者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处也。

杨秀清方提起韦昌辉，忽岔入一石达开，迨二次说起昌辉，忽又岔入冯云山、秦日纲二人，文章极错综变化之妙。

太平首事诸人中，愚见以为惟冯云山不可及，盖洪氏虽少负大志，然假令无云山为之运筹帷幄，未必果能成事也。不幸天京未定，云山已前死，致折洪氏之股肱，使云山犹在洪氏左右者，秀清未必遂能跋扈，冥中殆有天意耶？

第二十一回　富家儿揽辔喜登龙
娇小姐扬鞭憨试马

话说洪秀全和杨秀清、石达开等计算手下的党羽，也有七八千人，觉得也不能算少了。正在得意万分的时候，忽地扑通一声，倒把众人吓了一跳，定睛细看时，却原来是萧朝贵和秦日纲两人，因为你一杯我一盏，把酒都喝多了，便不约而同的渴睡起来。当大众讲话的时候，两人已在那里东倒西歪了。及至众人还正在计算人数时，不由得扑通一声，两人便栽倒了一双，直僵僵的睡在地上，却还是鼾声如雷。众人见了，都大笑起来。曾玉珩忙吩咐仆役把两人扶得床上去，替他们解衣安寝。这里众人便洗盏更酌。秀全又开言道："适才杨兄说起的韦昌辉，据小弟看来，应当派人前去和他们联络一下，因为我们一旦聚了七八千人马在一起，没有钱，决计不能办大事的。联络了他，我们就可不愁没钱使了。但不知我们这几个人中间，那一位愿意前去做说客？"石达开听了，端起一杯酒来一饮而尽道："这事情，小弟自问，还能对付得了，就让小弟讨了这一趟差使罢。"秀全大喜道："若得石兄前去，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就派秦日纲兄跟石兄一同前往便了。"当下计议停当，大众才随意吃了些饭，席散了之后，又谈了一会，各自分头安寝。第二天早上，石达开果然带了秦日纲一同往韦昌辉家而去，好在彼此相距也只有四五十里路的远近，两匹马走了大半天，也就到了。果然韦家是个有钱的气派，那屋宇十分煊赫。门上通报进去，传出话来，说了一个"请"字，韦家的

仆人便弯弯曲曲在前领导，穿过了好几进屋子，才到了一间很精致的书房里。只见这屋子三面是窗，那窗上却是做成的五朵梅花形，用五色玻璃嵌成的。窗下几只高脚的花盆架子上面，放着一盆盆的杜鹃花，淡红香白，开得十分绚烂。原来广西地方，地气较暖，所以这杜鹃花除掉冬天之外，春夏秋三季可以开个不断的。不过杜鹃花极少，非出重价，不容易觅得罢了。一面窗子下，放着一个十景橱，里面安设着翡翠小屏风、玛瑙笔筒之类，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一面才是一排玲珑小巧的红木几椅。一面是墙壁，挨着四条小屏条，画的是工笔仕女，石达开定睛细看时，第一幅是曹大家续著《汉书》，第二幅是班婕妤悲吟团扇，第三、第四幅是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和谢道韫咏雪，画得都很精细。两旁一副琴联，上写着"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十四个字，那字体写的褚河南一派，十分秀媚。石达开记得这两句是韦端已《贵公子》诗里头的，大约韦昌辉自命是韦庄的后人，又自命是个贵公子，才采取这两句诗做了联语的。石达开是个胸襟阔大的人物，见了这屋子觉得富贵气太重，未免和自己的脾胃有些不合，（此等地方看似闲笔墨，而两人之个性已跃然纸上，后此东、北两王内讧，翼王至一怒而走，读者见微知著，虽谓之"于金田共事之物，已露其端绪焉"可也。）当下便也懒得再细看了，向椅子上一坐，等候韦昌辉出来厮见。那秦日纲是个粗人，他又是生长在田间的，觉得生平从没看见过这种陈设，便东张西望，十分有味。不到半个时辰，韦昌辉已是跨进门来，向两人连连拱手道："不知两兄驾到，未曾远迎，还乞恕罪！"石达开不免也谦逊了几句。当下便分宾主坐下，先谈了些闲话，石达开才把来意，委婉地说了。初意以为昌辉不过是个寻常的纨袴子弟，怕没有那们的胆量，那里知道昌辉的答语，却出乎石达开意料

之外。只见昌辉慨然道："小弟也久慕洪先生是个盖世英雄，颇有想去和洪先生厮见之心，只怕洪先生不肯冒味和生人倾倒肺腑，所以因循未果。如今蒙洪先生和石、秦二兄不弃，教小弟追随三位之后，共谋大事，小弟敢不唯命！请石、秦二兄上复洪先生，小弟准明天过来聆教。"说罢，便坚留二人吃饭，石达开想不到韦昌辉竟这们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便也欢然应允。吃过了饭，才辞了昌辉，加鞭回金田村，见了秀全把昌辉的说话述了一遍。秀全见昌辉答应了，觉得饷粮一方面有了把握，胆子便大了许多。秀清在旁边，便和秀全商量道："这韦昌辉虽说也是十分豪爽的人物，可是富家子弟十个倒有九个是欢喜带高帽子的，须要如此这般的款待他才好。"秀全点头会意，便托曾玉珩去布置一切。第二天将近正午时分，韦昌辉果然策马而来，还没有进金田村，却远远地望见金田村里，家家挂灯结彩，象是有甚做喜庆的事情一般。他心里觉得奇怪，便勒住马头，问一个在田里种菜的汉子道："请问老哥，今天你们金田村里为什么这等热闹，象是有什么喜庆的事情一般？"那种田的道："你过路客官，有所不知，今天我们村里的洪教主吩咐下来，说午牌时分有一位韦公子要到我们金田村来，和洪教主厮会，这韦公子是一位大大的英雄，所以吩咐我们合村的人悬灯结彩欢迎他。（是第一顶高帽子。）并且还吩咐每四家合杀一条牛，合开一甏酒，我们准备喝一个痛快，才不枉见了韦公子一场。"（是第二顶高帽子。） 韦昌辉听了心里不免动了一动，心想洪秀全这等款待自己，简直尊敬得自己天下无双，地上独一的了，自己倒不可辜负了他的一番美意。（韦昌辉上当矣。）当下便用鞭子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那马便放开四个蹄子，泼剌剌的跑进了村口。却见有一大簇人候在道旁，正是胡以光、秦日纲、萧朝贵三人，率领了许多村民，在那里迎接

昌辉。（是第三顶高帽子。）昌辉在马上忙答了一礼，众人便簇拥着昌辉一同往前走去。只听得村口一声号炮，是报告全村人知道，说是韦昌辉已经来了。霎时间全村的人，便欢声雷动起来。（是第四顶高帽子。）这时昌辉心里的得意，便难以言语形容。那流星探马更跑在前面，报告秀全去了。（是第五顶高帽子。）走至半程，又有一簇人在路旁迎接，为首的却是杨秀清、石达开、冯云山三人，（是第六顶高帽子。）昌辉欲得跳下马来，却被石达开一手托住，冯云山便在前带马，走不到百步，也就到了曾家。洪秀全和曾玉珩两人，却已在大门外躬身迎接。（是第七顶高帽子。此即上文如此这般杨秀清所预定之计划而由曾玉珩布置者也，惟其如是，韦昌辉乃甘为洪秀全不叛之臣矣。）韦昌辉才下了马，留心打量时，见曾家一发布置得花团锦簇。当下洪秀全把韦昌辉往里让，在大厅上坐地，仆役们川流不息的送茶递水。昌辉这时，因为秀全一干人，十分、十二分的款待自己，自己这一颗心，早被他们那种虚文末节所动了，从此后也就死心塌地，愿意帮助秀全共谋大事。主意想定，便连连拱手道："昨天蒙石兄枉顾，说起保良攻匪会，小弟自当竭诚赞助！但请诸位放手办去，小弟一些儿薄产，愿意全数拿出来充作饷粮，共襄义举。小弟回去，先迎一万吊钱过来，往后要是需用什么，尽请派人到小弟那里来支取就是。"秀全等一干人，巴不得韦昌辉嘴里吐出这句话来，自然轰雷似的答应了一声。当下也就大排筵席款待昌辉，一切繁文褥节，也就不必细说。自从这一天群雄聚会了一次之后，金田村里，便扯起一面"保良攻匪会"的大旗来，曾玉珩又把一所土地庙，改做保良攻匪会的办事处。洪秀全便从曾家迁到这土地庙里，派秦日纲、萧朝贵两人充任教头，训练一般村民成为劲旅。杨秀清也就回平隘山号召他的同党去讫。胡以光依旧回县

城里，遇事好做保良攻匪会的耳目，石达开也回到家里，把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现金，一古脑儿助入这会里，充作军饷。自己也就一心一意，在秀全身旁襄赞一切。这些情节，表过不提。再说有一天秀全招呼云山到密室里，和他商量道："我从那一天燕尔新婚，被花县的公差，前来耨恼以致奔到香港之后，这几年在广西传教，足无停趾，也就顾不得室家之好。侥倖这一次在金田得了根据地，也可以少苏喘息。不过眼见得就要准备起事了，我的那娇妻弱妹，若是丢他在花县，难免不要遭清朝那些狗官的毒手。所以我的意见，想把拙荆赖氏，和舍妹宣娇，一齐接到金田来，将来也可以免掉心挂两头了。这趟差使，须要奉烦你去走一遭。你的家眷也可顺便一同接了来，不知你意下如何？"云山点头应允道："这主意不错，小弟就去走一趟罢。"说罢，果然收拾动身回花县去了。隔了三个月，才见冯云山把洪、冯两家的眷属，一齐接到了金田，就和秀全一同住着。赖氏是个很贤德的妇人，便帮着秀全料理一切，惟有宣娇虽是个女子，他的性格却是个喜动不喜静的。眼睛里看着萧朝贵和秦日纲在那里操练士卒，便也短衣窄袖，学起驰马击剑来。更兼宣娇容貌生得十分美丽，明眸皓齿，穿着一件玫瑰紫的紧身小袄，跨着一匹桃花马，在校场上往来驰骤。一对小蛮靴分左右跨在马踏镫上，两只耳朵上的一副翡翠耳圈，那马跑时，这一副耳圈，便好象拨郎鼓一般荡个不住。两旁站的军士，看着这位女将军，不啻神仙中人。当宣娇跑到紧要的去处，便不由得联珠价喝起采来。这喝采声不打紧，却惊动了秀全。（至此方拍合宣娇与朝贵一段姻缘，减尽针线痕迹。）原来秀全正在检阅保良攻匪会的名册，不道外面校场上一片喧嚷声音，却把秀全闹得无心再行细看了。便推开了那名册，立起身来，反操着手，往大门走来。立在门首阶沿上，向

校场里望去，只见他妹子宣娇骑着一匹骏马，在那里往来驰骤，身体一颠一耸的，樱口里又娇声叱叱着。瞧他骑马的姿势，已是十分熟溜了。再一瞧马后时，却见一名汉子袒开了半边胸脯，手里拿了一条鞭子，帮着宣娇打那马屁股。这时宣娇的马已是跑得很快了，这汉子便也运用他的腿力，和那只马赛跑。可怪这汉子的腿力，倒并不弱，只见他左右两只脚底一上一下的，两条腿的人，和四条腿的马赌跑起来，却一般的快慢。秀全不由得吃了一惊，忙定睛细看这汉子时，这汉子相貌十分凶恶，紫膛色的脸皮上粘附着许多汗珠，不是萧朝贵是谁？秀全看他的那种傻态十分好笑，又见宣娇虽是一个弱女子，倒肯和男子在一起操练武艺，将来多少也可以帮自己干些事业，心下不由不暗暗欢喜起来。看了一会，便依旧反操着手回到庙里，一会儿宣娇也跑完了马，娇喘细细的在内室里换衣服。秀全的窗外，便有两个人在那里讲话。只听得一个人笑着说道："萧大哥辛苦了，也亏你只有两条腿，居然能追上了四条腿，这个差使，要在旁人就干不了！"秀全听得清楚，说这话的人，正是秦日纲。一面又听得萧朝贵答道："这算什么！我老萧在庐陆峒的时候，八百、一千里路，一天就可以打一趟来回。差些的马匹，还跑不过我老萧咧！"萧朝贵说了这话，秀全虽是瞧不见他的面目，可是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说话的神气，定然十分得意，便也笑了一笑。又往下听时，只听得秦日纲哈哈大笑道："这是萧大哥的本领了，不过洪先生教我们俩做这保良攻匪会里的教头，他既是把这们重大的责任付托给我们俩，我们俩自然也应当顾顾自己的身分。我们俩的身分，在清兵的营里，至少就是个参将！你可曾看见过清兵营里的参将，有跟在女娘们马屁股后面撒开两腿飞跑的吗？如今你这样做将出来，兀的不辱没煞了我们的身分！"（秦日纲曾充清营

材官，故所言如是。）萧朝贵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身分，我只知道我心里佩服的人，便教我粉身碎骨也都愿意！我心里讨厌的人，和我说话，我也待理不理的。这位宣娇小姐，我就佩服他佩服得什么似的，大家都说洪先生是个英雄，我说洪先生的英雄还不及他的妹妹，因为洪先生胆子太小，不比宣娇小姐一个两截穿衣三绺梳头的女人，上马下马却如履平地一般。"秀全正要往下听时，凑巧冯云山在外面跑了进来，因此把两人的话头打断，秀全听他们一同向云山招呼了，云山趸向秀全的屋子里来，萧、秦二人便边说边笑的向外去。这里秀全见云山进来了，他不禁触动了心事，便招了招手，教云山和自己并肩坐着低低的说道："舍妹此刻也是标梅待字之年了，因为我一向不在家里，所以还没有许配人家。我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要是有什么相当的人物，就攀给了他，也好了却桩心事。此刻我却物色到一个相当的人物，就托你做个月老罢。"云山沉吟了半晌道："你所说的相当的人物，不知是那个？你且把这人姓甚名谁说将出来，再等我来和你忖量忖量。"秀全便做了一个手势道："我说的不是别人，便是那个萧朝贵。"冯云山摇头道："不对，不对！第一，萧朝贵是个草包，和令妹匹偶，未免有彩凤随鸦之叹。第二，萧朝贵脸上太生得丑陋了，和令妹比起来，正是一个儿月殿嫦娥，一个儿鬼国罗刹。第三，萧朝贵这人，我看他虽不是柳下惠复生，却有些象鲁男子再世，大家不是时常听见他自己说过，那一次苗女把他拦腰一抱，抱上了床，还被他挣脱出来的吗？有此三层原因，所以我看你把令妹攀给萧朝贵，简直是明珠投暗。依小弟的愚见，还要请洪兄三思才是。"秀全见云山这般说，便微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萧朝贵对于旁的女子，未必会发生什么情愫，至于提起舍妹，你只要向他说一声，他准定一百二十个愿意的！"

秀全说到这里，便把适才在窗下听的秦日纲和萧朝贵一问一答之词，都述给冯云山听了。又道："朝贵面貌丑陋不丑陋，那更是不必顾虑，男子娶妻，尚且娶德不娶色，何况女子嫁丈夫，岂有反而要注重面貌的道理？我可以决定舍妹定然不致怨及做哥哥的替他把这丈夫拣错了的。"（尔时秀全脑筋未免陈旧，盖为时代所限，关于婚姻之认识尚未能如今日真切也，否则何至后文与杨秀清另外演出一般公案哉！故此日秀全之提亲，虽谓之聚九州钱铸成大错焉可也。）冯云山点头道："如此待小弟去和萧朝贵讲就是了。"当下便一径来寻萧朝贵。却见萧朝贵正在校场上舞弄一柄单刀，冯云山等他舞完了一套，便一把将他拉到僻静的所在道："萧朝贵贤弟，愚兄特地来向你讨一杯喜酒喝！"萧朝贵听说愣了半晌道："奇了！那里来的喜酒请你冯大哥喝！如果真有喜酒，还有个不请你冯大哥喝，要你冯大哥自己开口的道理吗？"冯云山知道和这傻子说话，是不能绕着大圈子的，便直捷爽快地说道："你不要装傻，老实和你讲吧，我适才说的向你讨喜酒喝，便是替你做媒娶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进来，到那个时候，你还好意思不请我们喝喜酒吗？如今且撇下喝喜酒的事情不谈，究竟我替你做媒，你愿意不愿意？"云山说罢，便瞧着萧朝贵的脸，等他的回话。说也奇怪，那萧朝贵却只是摇头，接着便说出一番话来。欲知萧朝贵说些什么话，对于洪宣娇的亲事，答应不答应，且阅下文。

评曰

兵不厌诈。当易代之际，天下纷纷，固未尝不许人用权术也。杨秀清在太平天国，权倾朝野，秀全且有时为所挟持，究其实，则诚悫不及冯云山，慷慨不及石达开，然其用兵自有独

到之处，且一二小聪明，亦为他人所弗可及。即如本回用计使韦昌辉入彀一事，有造于太平天国者非浅，正不得以其后此之擅权而少之也。

洪宣娇在本书为重要人物，故本回驰马一节，文章渲染，颇费匠心。所以使读者于脑海中先镌一宣娇之小影，则东北两王交恶时，再出宣娇，方不嫌突兀耳。

自第十回起，洪秀全、冯云山、秦日纲、胡以光、曾玉珩、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俱已陆续奔赴腕底，作者乃于本回作一小结束，使群雄聚首一堂。而后二十一回以下，乃可另开新局面。故本书初集，实以本回为关键，读者慎勿轻易读过也。

第二十二回　提亲事媒妁惑甘言
闹洞房宾朋作恶剧

话说萧朝贵听了冯云山提起和他做媒的话，却把一颗脑袋摇个不住道："我不要娶老婆，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不好，偏要弄个女人来和我麻烦！冯大哥，你这一杯喜酒，便休想喝的成功。"冯云山见他说得很是坚决，暗想这傻子竟这样拉架子，我何不和他作耍一场，让这傻子急上一急，也是好的。当下便冷冷的道："你既不要娶老婆，我也不能勉强你的，不过这一位小姐，真是天下独一地上无双，打了灯笼火把都没有找处。你错过了这一头好亲，休要后悔！"萧朝贵笑道："我自问是个草包，千娇百媚的小姐，也没福消受，只得请你冯大哥另行去做给别人，我老萧是今生今世，总不想娶老婆的了。"冯云山道："那很好，我这个原也是受人之托。不过你既是一口回绝了我，往后你要是后悔起来，非向我碰三个响头，我再也不会来受你这奚落的了！"冯云山说完话，便有意做出回身就走的样子，一面却又嘴里咕哝着道："傻子总有几分傻气，放着这种天仙般的洪宣娇小姐不娶，难道真要玉皇老子把孙女儿嫁给你不成！"那萧朝贵旁的话倒没有听得入耳，惟有"洪宣娇"三字，钻进耳朵里，却格外分明。忙抢上一步，把冯云山衣袖拖了一把道："冯大哥且慢走，究竟这位小姐是姓张姓李？你既是做媒来的，怎么没说明白就这们拍拍身体走了呢？"冯云山却回转头来哈哈大笑道："你横竖是今生今世不娶老婆的了，那么让他姓张也好、姓李也好，都不干你老萧的事，要你寻根

究底则甚？”萧朝贵忙陪笑道：“我老萧原是个草包，适才一番说话，你冯大哥休得生气。我老萧今生今世本想不娶老婆，不过既是你冯大哥来做媒，也是一片好意，我老萧那有不把女家姓甚名谁问清楚了，就一口把你冯大哥回绝的道理？”（萧朝贵口气渐松动矣，谁谓萧大哥不善辞令哉！）冯云山见这傻子渐渐和鱼儿般的上钩来了，心里兀是十分得意，便也换了口气道：“既是你这么说了，就告诉你吧，这位小姐，不是别人，便是你适才在他马屁股后面跟着飞跑的洪先生的令妹洪宣娇小姐。”萧朝贵听清楚了“洪宣娇”三个字，便也来不及再答话，急忙扑翻身躯，磞磞还向冯云山叩了三个响头道：“冯大哥！你大人不记小人之过，适才我老萧冲撞了你，因为一时猪油蒙了心，以为这洪小姐万万不会嫁给我老萧的。别家的小姐，无论怎样，我老萧总是不愿意要，所以才没有问得清楚，就这们的回绝了冯大哥。如今既是洪小姐肯嫁给我这草包，也是我老萧祖上的阴功积德，我老萧又不傻，那里肯把这机会错过了呢！现在向你冯大哥碰上三个响头，一来是因为适才说话太大意了，得罪了你冯大哥，特地向冯大哥赔罪，二来求你冯大哥一发成全了老萧，把这个媒人做得圆满了吧！”冯云山见萧朝贵居然一片深情，完全倾注在洪宣娇身上，才相信适才洪秀全的说话，并没有错，也就不再和他开玩笑了。忙一把将萧朝贵扶起，（惟傻人用情乃能专一，萧朝贵之于宣娇，可谓情有独钟，苟非长沙一役，遽为折翼之鸳者，洪宣娇或不致受杨秀清之诱惑耳，惜哉！）一面便安慰了他几句，一面回到秀全跟前来报告。自然一言为定，从此萧朝贵便算把洪宣娇聘定了。秀全也愿意快一些替他们圆了房，了却一件心事，便草草拣了一个日子，就在这保良攻匪会的办事处办起喜事来。这风声传出去，那些入会的老百姓不必说，因为萧朝贵是会里的教头，便争先

恐后地凑份子做贺礼，准备痛痛快快的喝一下子喜酒。（上文写冯、萧二人问答之辞，至洋洋千言，而如何问名，如何纳采，又轻轻表过，不再铺张。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章法剪裁，惬心至当。）便是那胡以光、石达开也都来了，杨秀清还打起了保良攻匪会平隘山分会的旗帜，带了五六百名烧炭党，前来道喜。他们原是借喜事为名，暗中还是商量如何计划起事，如何扩张实力。到了结亲的正日，连韦昌辉也来了。正是说不尽的笙歌聒耳，喜气盈门。好在男女两家都在一起，也不用再抬什么轿子去娶新娘，只要把洪宣娇小姐从内室里搀将出来，和萧朝贵拜了一拜天地，便算是结亲的仪节已经告毕。接着便由秦日纲、胡以光一干人，哈天扑地，把一对新夫妇送入洞房。那时洪宣娇小姐还是从俗例，用一方红汗巾子把粉脸蒙得文风不透，只见他低垂粉颈，轻敛霞裾，和萧朝贵并肩坐在床口上。众人便怂恿萧朝贵快些动手，把新娘的红汗巾解了。那知萧朝贵却只是嘻开了嘴唇傻笑，不肯动手。好一个秦日纲，也就不再客气，竟自捉住了萧朝贵的一只手，向新娘头上只一掀，那红汗巾便轻轻巧巧的掀了下来。这时洞房里许多贺客，不由得不把眼光都注定在新娘的脸上。只见洪宣娇小姐，装饰了一下，那脸蛋儿越发掐得出水似的，真个又娇又嫩，众贺客看了不禁暗暗喝采。就中单表杨秀清也杂在一干人中间，他本没有瞧见过洪宣娇有这般的美貌，一旦眼睛前面霍地一亮，心里便吃惊不小。吃惊的是老萧那样粗糙的人物，偏偏娶了个老婆有这们样漂亮；正是合着一句俗话说的，叫做“巧妻常伴拙夫眠”了。可惜这们一朵鲜花，插在牛屎堆上，老萧他知道甚么怜香惜玉？未免辜负了洪小姐的月貌花容了。（此处点明一笔，预为后文伏线。）杨秀清正在暗暗地跌脚时，不提防胡以光等打伙儿却在那里把萧朝贵取笑，你一言我一语，窘得萧朝贵猪肝色的

脸皮上，越发添了一层红晕。好容易外面来催坐席，才把一干人岔散了。这时一桌桌的酒席不但把保良攻匪会办事处的屋子里里外外都摆满了，连外面校场上露天都摆得密密层层。这一天也就没了阶级，大家欢呼畅饮。后来有不少人呕吐狼藉，才散了席。这里一干人又把萧朝贵簇拥到了洞房里，各人搜索枯肠，重复把萧朝贵取笑了一阵。直到鱼更三跃，众人才陆续去睡觉了。萧朝贵送过了众人，也就不再装傻，呀的一声，便把房门关上，洞房内外，便画分了一道鸿沟似的。石达开和韦昌辉、曾玉珩是不欢喜胡闹的，早就另外要了一壶酒，在那里浅斟低酌，上下古今的谈论着。杨秀清只因闷闷不乐，便先自向床上一躺，蒙头而睡。冯云山又被秀全约得去了，在秀全屋子里嘁嘁喳喳不知谈论些什么。只剩下胡以光和秦日纲二人，算是闹新房的同志。不道萧朝贵的房门呀的一声关了之后，胡以光寻那秦日纲时，却已不知去向。胡以光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个人没了伴侣，便也鼓不起兴来，忙到处去找寻秦日纲，那里有丝毫影子？连秦日纲睡的床铺上，也是衾褥依然，只不见有人。胡以光疑惑秦日纲喝醉了酒，不知在那个隐僻的所在睡着了。因为上次亲眼见过秦日纲和萧朝贵从席面上就那们直僵僵的睡了下去，多分今天又发了老毛病了。便也懒得再去找寻，可是他还不肯死了这一条闹新房的心，便蹑手蹑脚，踅到了萧朝贵新房的窗外，侧着耳朵向里细听，可怪房里头声息毫无。听了许久，依旧一些也听不出什么来。他一不做二不休，便索性用舌尖把纸窗舔湿了指甲般的一块，轻轻地把他弹破，用一只眼睛，贴在这小孔上往里瞧去。却见新房里面，妆台上一对花烛，却还是飘摇不定。幸亏有这们两点烛光，新房里的许多东西，才隐约可辨。再一细瞧萧朝贵的床上时，只见罗帐低垂，床前地上放着一男一女的两双鞋子。（此种描写，皆

足令人回肠荡气。）可惜萧朝贵夫妇二人，在帐里干些什么，被那罗帐生生的隔住了，一毫也瞧不出来。胡以光这时心头却有些不服气，暗想我既是破费了许多功夫，不听一点资料准备明天把萧朝贵取笑一番，如何肯歇？好一个胡以光，凭你新房里怎样静悄悄地，他却平心静气的只是把耳朵贴着在那窗孔上，不肯走开。直听得他腰疼腿软，还是舍不得就这们罢了。也是天可怜见他的，他听了有两三个时辰，才听到一些响动，可怪这响动又不在床上，却在床下，索索的正不知是什么缘故，幸亏有床下这们一响动，却引得床上新夫妇俩，也开口了。只听得床上的新娘，轻轻地问了一句道："这是什么响哪？"这一问不打紧，便有很粗暴的声音回答道："大概是耗子罢了。"胡以光听得出这回答的便是萧朝贵，便暗暗点头，心想："来了！"便越发提起精神，凑近了听着。那知新夫妇俩就这们一问一答之后，却又寂然无声了。胡以光忍不住在窗外跌脚想道："傻子，傻子！放着这洞房花烛夜，不和老婆谈儿句体己的话儿，更待何时？怎么却只说了一句就不响了？"胡以光想到这里，便暗暗地祝告床下那耗子，快些再来响他一阵，逗引得那新夫妇把话匣子拉开了。大概是胡以光至诚格天吧，所以隔了一会，那床下的耗子，果然又悉悉索索的响将起来。胡以光正在欣欣得意时，不料耗子响还没响停，那床底下，忽地天崩地塌的一声响亮，宛似炸药爆袋一般，那新房里而又是烟雾氤氲，对面瞧不出人影。这一响不但胡以光在窗外吓得噤住了，连床上的萧朝贵、洪宣娇也都吓得直跳起来。萧朝贵也来不及趿鞋子，赤着足把房门开了，喊将起来，自然是胡以光第一个跨进门来，忙问什么事，萧朝贵气急败坏的说道："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只听得床底下一声响亮，接着房里便乌烟瘴气起来！"胡以光一面答应一面便走进了新房，只见洪宣娇正在含

羞带笑穿那外衣咧，胡以光把鼻子闻了一闻道："硫黄气味臭得很！"正说着，外面一干人也纷纷的挤了进来，议论这响声从何而来。毕竟胡以光灵机一动，若有所悟，便顺手揭起了床帏，在床底下拖出一个人来。众人定睛一看，却原来是秦日纲！只见他手里还是拿着一个浏阳炮仗，才明白适才的响声，原来是浏阳炮仗，所以有硫磺气味咧。这秦日纲他早存了心，想在萧朝贵新婚的第一夜，把傻子吓他一大跳，所以趁旁人不注意的时候，便往萧朝贵新床底下一钻，身上又藏着几个浏阳炮仗。他满意以为萧朝贵上了床准定要和洪宣娇说话的，那个时候，便趁他冷不防，把炮仗放将起来。秦日纲打定了主意，便在床底下把身子蜷伏了等候着。那知萧朝贵夫妻俩竟像一对哑巴子般，一声儿不言语。秦日纲等得不耐烦了，便在床下微微的把身子转侧了一下，洪宣娇听了，萧朝贵说是耗子，原来就在此时。后来秦日纲也如胡以光般，想等萧朝贵夫妻俩第二次说话时，便好放那炮仗了。谁知他们却又咬紧牙关一言不发了，秦日纲才忍耐不住，从身上取出火种来，（是胡以光第二次听见床下响动。）把炮仗点上，轰的一声，便把萧朝贵、洪宣娇、胡以光三个人吓了六个半跳。众人问明了缘故，不由得跌足大笑起来，连萧朝贵夫妇也笑得喘不过气来。胡以光笑道："幸亏我因为寻了你好久没有寻到，所以断定你在床下作怪！果不然，被我一抓就抓到了！从此以后，我们只管喊你'耗子'就是了！"众人听了便向秦日纲望时，只见秦日纲头上身上，把床底下的尘垢都糊满了，连眉毛上都一丝一丝的挂着。众人正待再把秦日取笑时，只见窗上早现出了鱼肚白色，远近一片鸡声，更是喔喔喔的啼个不住，便齐声道："天亮了，秦大哥你闹新房也闹够了，我们推己及人，也要让新夫妇好好儿的安睡一会，免得在此讨人厌！"说罢便连推带搡，把秦日纲簇拥走了。这里萧

朝贵才得和洪宣娇俩重复解衣安寝。（以上一段文字，只是博读者一笑而已，以下乃另述一重公案。）再说洪秀全趁这几天一干人都聚集在一起，便大家商量扩张势力的方法。洪秀全早分派了人，暗暗和绿林中接洽，只要等候有了机会，便可以揭竿起事。这一天正在商量时，不道秀全脸色忽地变了，皱着双眉，好似忍着十分痛苦的一般。石达开第一个瞧见，忙问怎的，秀全苦笑了一笑摇头道："没有什么，不过周身骨节觉得有些儿不舒服罢了。"石达开点头道："这个大概是因为洪兄这几天忙着令妹的喜事，太辛苦了一点，所以才不舒服起来。"石达开话还没有说完，只见秀全"哎哟"了一声，再也坐不住在椅子上了，一刹那间便栽在地上，昏迷得人事不知。众人这才慌了手脚，忙把秀全扶到了内室里。这时秀全的妻子赖氏，也就避不得嫌疑，忙款步上前，向众人福了一福，众人还礼不迭。赖氏一面便伸手在秀全鼻孔边探了一下道："还好，有气在着。"便用手绢把秀全额上的油汗拭干了。韦昌辉便道："须要请医生才好，要什么贵重的药品，只管派人向我家里要去。"（是有钱人声口。）这句话说了，秦日纲和萧朝贵两人，便忙得和没头苍蝇般，飞也似请医生去了。石达开看了秀全恹恹一息的情形，急得只是搓手顿足。他身材既是高大，众人仰着脖子望他时，只见他两只很深很深的眼睛里，早噙了两点泪痕。（写石达开便是血性男子。）只有杨秀清，他冷眼瞧着。第一个冯云山，平素和秀全最接近，可是这时秀全命在呼吸，云山却如无其事般，不见他怎样着急；第二个赖氏，他和秀全究竟是结发夫妻，这会子表面上虽是着急，可是说的话还是轻描淡写的，这事情要在旁的女人，早就冤天屈地哭将起来了，那赖氏却连一星眼泪影子都没有。（甚矣！百密不如一疏，细心人一观察，而作伪之态毕露矣。）杨秀清前前后后想了一下，便决定秀全

这病定然是诈病，其间必有蹊跷！倒不可不看他一个究竟。主意想定，便袖手旁观，一声儿都不言语。（写秀清又纯乎善用阴谋之枭杰，宜其后此大权独揽，玩秀全于股掌也。）一会儿医生也来了，可是诊了脉之后，也说不出甚么病来，只随意开了一张药方，便告辞而去。接连请了三四个医生，都是这样，慌得韦昌辉、石达开一干人，没了主意。可是秀全一口气尚没断，众人的一线希望，总算也没绝，便留着冯云山在内室里照应秀全。其余的人，一概都退了出来。隔了半天，推举一个人进去瞧瞧。可怪秀全一连七天，总是神志昏迷不省人事，躺在床上，如睡熟的一般，不饮不食。那医生川流不息，每天来瞧，也依旧束手无策。直到第七天午后，石达开又到内室里来看望秀全时，却见秀全呻吟了一声，那闭了七天没有睁开的眼睛，忽地睁了开来，两颗眼珠子，也就微微的转动，石达开见了，不禁心花怒放，忙唤了一声“洪兄”。欲知洪秀全说话与否，且阅下文。

评曰

萧朝贵结婚一事，看似作者故意弄笔，其实于太平天国一朝兴亡隆替之迹，大有关系，故作者不惜本回，刻意描写。且于字里行间，时时流露洪宣娇之嫁萧朝贵，徒以迫于兄命，非出于本心。盖太平天国之亡，亡于自相残杀，国势乃一蹶不振。而残杀之导火线，又属诸洪宣娇。倘使宣娇得其所天，或不致娌比秀清，则又何致滔天祸水，终灭汉德哉！讵天眷之已替，实人谋之不臧。读者知乎此，而后作者之笔墨乃不为浪费也。

秀全假耶稣教之说，以蛊惑两广之民，此事实也。作者于此等地方最难著笔，盖若故神其说，则近乎为耶稣教宣传，且其荒唐无稽，即耶教真正之教理，亦决难有此。若一意辟之，则

近乎为清廷张目，盖清廷固夙视秀全之教为诐言邪说也。作者于此等地方，煞费平亭，乃据事直书，而故留破绽，使读者心领神会于秀全起兵，固为反抗恶势力而战，然其假借耶教，则近乎作伪，未可为训也。

第二十三回　托鬼神枭雄乔说梦　见图画县令暗惊心

话说石达开见秀全的眼珠子已在那里转动了，自是不胜之喜，忙把耳朵凑了上去道："洪兄，你说得动话吗？"只见秀全有气无力的道："石兄，我怎么白天会睡熟了做起梦来呢?"石达开笑道："不瞒洪兄说，你这一个梦，已是做了七天了。"秀全吃惊道："怎么？难道我这一睡，竟会睡了七天吗？我只不信。"石达开道："此刻你洪兄醒了，我们都要感谢上帝，这七天里，把我们一干弟兄急得寝食不安，还疑惑你洪兄是生了怎样的重病咧。"秀全道："这就奇了，我记得我们正在计议大事，忽地周身骨节里觉得有些疼痛，一会儿便睡着了，接连便做了一个大梦，如今就烦你石兄，把一干弟兄，都请到这里来，等我把梦境述给他们听。"（秀全述梦境，必欲待众人齐集以后，有以知此梦非寻常之梦也。）石达开依言，便到外面来招呼杨秀清等一干人，大家听说秀全已是醒了过来，不觉都心花怒放。并且听说还有什么梦境可听，便都一窝蜂地挤进了秀全的内室里来，侧着耳朵听秀全讲话。只见秀全这时已把上半身坐了起来，倚在枕头上，那精神更比适才好了许多，见众弟兄都到齐了，便开言道："这事情委实奇怪得很！我那天明明和众位弟兄正在说话，不想一阵迷糊，便睡着了。恍恍惚惚见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在着，室门开处，却见有一条一丈多长的青龙蜿蜒着游了进来。这条青龙的背后，便是一只斑斓猛虎。不过这猛虎闭目低眉，模样儿很驯服，一些没有要吃人的样子，

所以我那时一毫也没有惧怕之心，接着又进来一只五色锦鸡。似这们不伦不类的三样东西，进了我屋子之后，我正在十分诧异，可是一转眼间，这三样东西却又都不见了。一会儿却又进来了许多人，这许多人穿的衣服十分灿烂，也说不出是甚么名目来，总之不是人世间的制度，大概就是古时所谓无缝天衣了。这些人来了之后，便听得一阵阵音乐之声，那音调的悠扬异常悦耳，霎时间便抬进一顶像藤轿般的东西来，七手八脚，把我扶了上去，扛了就走。一出了门，这一簇人便腾空而起，我那时虽然在这藤轿里，可是脚底下一阵阵的云气，踏上去好似棉絮一般，低着头还看得见人间的屋宇，都矮小得如同鸡埘般，一颗心便不由得不惴惴起来。似这们的腾云驾雾，走了约模有半个时辰，便到了一个地方，也一般的有山有水，有亭台楼阁，他们便把我扶下轿来。只见路上男男女女，站了有不少的人，穿的衣服，和起初到我屋子里来的那些人一般的奇怪。他们仰着脖子见了我，便都向我行礼，慌得我还礼不迭。我正待开口问这里是甚么地方时，却不道人丛里突然挤出一位像老太太模样的人来，倏的把我往旁边一条河里一推，咚的一声，已是到了水里。我那时不知就里，吓得魂不附体，张开了嘴想呼唤时，却见那老太太模样的人，向我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教我洗澡，我这才明白过来。幸喜那河水并不深，我便把身子蹲了下去。说也奇怪，我原是穿着衣服的，此时又恍惚已是一丝不挂在那里了。及至我洗完了澡上得岸来，衣服却还是好好的穿在身上。我那时也不暇细细的根究，那伙人见我上了岸，便又簇拥着我到了一间屋子里，把我按在一张榻上。一人手里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在我心窝里直刺进去。在道理上讲，我那时就应该挣扎，否则吓也要吓个半死了。可怪我那时好似知道这刀子戳到心窝里，一毫也感觉不到痛楚的一般，所以袒开了胸脯，

任凭他们怎样摆布，也不知和他们抗拒。只见他们稀松平常的，便把我腔子里的一颗心掏了出来，旁边有个人，便把预备着的另外一颗心递了过来，放在我腔子里了，便道：'好了，如今我们替你换了一颗玲珑透剔的心，你往后举起大事来便易如反掌了。'我那时候模模糊糊，也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他们又说道：'你且等在这里，我们去通报了，便引你到一个好去处去。'说时迟那时快，眨一眨眼，他们便都退了出去，屋子里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便举头观看，只见屋子里放着一口口的书橱，我那时便忍不住开了书橱，取出那书来观看。那书名一大半已是忘记了，不过记得大意，都是说上帝怎样创造世界，和耶稣怎样的在世上传教的那些故事。我在这屋子里足足看了有大半天，那些书便被我看了一大半，（想见易心之后，一目十行矣。）才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向我招手，我便随着那人弯弯曲曲，又另外走到了一个所在。只见正中一个宝座，上面坐着一个老者，须发都是黄金色的，在屋子里熠熠生光，穿着黑色的长袍，面目很慈祥地端坐着；正是说不尽的宝相庄严。我那时踏进室门，不由得不五体投地起来，那老者发出朗朗的声音，叫我站了起来，又向我说道：'世界上一切山河、日月、人类，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这就是上帝了，便格外肃然起敬。上帝便接续说道：'世界上的人类，吃的是我创造了赏赐给他们的，穿的也是我的，可是要在这芸芸众生之中，找一个真正爱我敬我的，却在一万人中选不出一个来。所以我特地召你前来，教你在中国宣传我上帝的德意，教中国人人人知道敬重上天。况且中国眼前就要有大劫了，要是平日诚心拜天的，可以免去这一劫。现在我赏赐一口宝剑，一颗黄金印，你须要不负我的嘱托，把这口剑杀尽天下的妖魔。不过你须牢牢记着，切不可把这口剑误杀了敬天的兄弟姊妹

们，要是你杀错了一个人，便须受天谴的。'（是盖秀全之谶语矣！盖天国后此杀戮无辜良民，不在少数，东南半壁终至覆亡者，不可谓非天谴也。）上帝说完了，我便再拜把这剑印受了。上帝又赏赐了我一枚黄金色的果子，吃到嘴里，那味儿的鲜美，真是难以言语形容。我吃了这仙果，便捧了印剑，回身出来。那里知道被门限绊了一交，及至爬起来时，却见石兄立在我面前，我却是身子睡在这榻上。"秀全洋洋洒洒把这一大篇神话说完了，听得大众津津有味。冯云山第一个开口道："这是天降大任于洪兄，教洪兄来救中国。我们往后可以越发相信成就大事，并非十分为难的事情。（一大篇神话之主意，借云山口中为之揭出，此是第一层。）我们更可以相信洪兄做我们的领袖，这大任是上帝付托给他的。"（此是主意第二层。）秀全和云山俩一吹一唱，说得秦日纲和萧朝贵、胡以光相信得甚么似的，就是石达开和韦昌辉俩，智识程度究竟高些，可是见了秀全死去七天，只差一口气未断，此刻悠悠醒转，却又如同没病的人一般，这是大家亲眼瞧见的，说出去旁人如何肯信？这不是仗着上帝的威灵，是甚么！想到这里，自然也死心塌地，帮着秀全做事了。只有杨秀清始终以为事有蹊跷，似信非信的在旁边看着，心中却是一阵冷笑。（写尽枭雄心理。）不表杨秀清在旁边心怀疑虑，且说洪秀全自从这一次做了个大梦之后，便时常有上帝附在他身上，借着秀全行使赏罚之权。往往有极秘密的事情，大家瞧料秀全万万不会知道，谁知上帝一附了身，便源源本本的把他说了出来，不由大众不心里佩服。可是那杨秀清却总不肯相信他，瞧一个机会，便把冯云山拉了一把，到僻静的所在笑道："冯兄你捣的好鬼！"云山诧异道："杨兄这话从何而来？"秀清道："我们自己弟兄，真菩萨面前不用烧假香！那天洪兄正和我们计议大事，忽地死了过去，隔了七天，才醒

了过来，说是做了一个大梦，他们都相信了，小弟却还有些疑惑。小弟便猜定这是冯兄替洪兄布置的，本来神道设教，也是我们举大事的一时权宜之计，冯兄你何必讳莫如深呢？”云山见秀清这般说，便顿了一顿道：“这是没有的话，洪兄那天死了过去，杨兄你是亲眼看见的，作伪也作不到这般地步。这要不是上帝真把这责任付托给洪兄，洪兄也决计不会编着谎话来哄骗我们的。”（偏不说，偏抵赖。）秀清见云山不肯承认，便正色道：“冯兄此言错矣！小弟若不是瞧出了破绽来，也决不会无事无端来向冯兄啰唣的。我们如今不说旁的，只说那一天洪兄死去了，我们把他扶回内室去，我那时冷眼瞧冯兄和洪兄的夫人，表面上未尝不着急，可是只是言语里好似十分关心，脸上却一毫也不见惊慌失措。要是换了旁的妇人，丈夫生了这样的古怪病，早就冤天屈地的哭将起来了，洪家嫂子却连一点眼泪影子都没有，若不是预先做就的圈套，断没有这样安详的。这些情节可以瞒得过别人，如何瞒得过小弟！”云山见秀清这般说，料知抵赖不过，这才悄悄的说道：“既是杨兄心细，已是瞧破了机关，便是说明了也没甚妨碍。不过话要说明在先，小弟和洪兄，施这一点小狡猾，完全为了要图谋大事起见，如今告诉了杨兄，杨兄千万要守秘密，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不能说给第四个人的。”秀清见云山被自己一逼，居然逼得出来了，心中不禁暗暗得意，脸上却一毫也不流露出来。（写杨秀清十分狡猾，所以后此秀全大权旁落，人只知有东府而不知有天王也。）当下便指天誓日答应云山保守秘密。云山这才说了出来：“洪兄娶的那位夫人赖氏，他的父兄都精通医术，有许多秘制的药，更非寻常医生所能梦想得到的。赖氏夫人，耳濡目染，自然也是一位青襄妙手，他奁具中而且还带着一种丸药，叫做游丝续命丹，（名目甚奇。）这种丸药，人吃了下去之后，

可以死去七天，吃一颗便像睡熟似的，气还不断；要是吃了两颗，便可以连气都断了，和死人一般无二，可是七天之后，药性一过，便依旧醒了过来，如同没事人一样。据说赖夫人的老子赖道人，当初还把这游丝续命丹，救过一位侠盗的性命。（又随手插入此一段故事，笔墨绝不呆板。）原来那时这一位侠盗，专在江湖上劫富济贫，也不知做过多少案子，尤其痛恨那些赃官污吏，他不知道则已，知道了非要把他宦囊劫一个罄尽不可，临走还要取了那赃官污吏的性命去。因此广东的官场，把这侠盗恨得牙痒痒地，用尽了种种方法，想把他捉住，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赃官发一个狠，悬了一万元的赏，自有一般走狗，拚性舍命把身体去换这一万元的赏金了。不久便把这侠道捉住，关在番禺县的监狱里，那些赃官既是诚心和他作对，更兼这侠盗的确犯案累累，少不得问成一个死罪，单等刑部来文，便可以砍这侠盗的脑袋了。那时赖氏夫人的老子赖道人，见了这种情形，顿时从腔子里冒起了一股无名之火。他想，除掉我赖道人，且没有第二个人能救这侠盗的性命了。便悄悄地到监狱里破费了些银钱，把两颗游丝续命丹递给那侠盗，第二天那侠盗便一瞑不视。禁卒一见侠盗的尸身，吓得魂不附体，忙去向县衙里报了案。那知县也吓得屁滚尿流，他怕只怕这侠盗是自己寻死的，须与他前程有碍，当下便忙不迭的带了仵作，到监狱里来验尸。还算是侥天之幸，一验这侠盗周身，并无伤痕，也没有甚么服毒的形迹，那禁卒也不致坐监牢，被知县打了一顿板子。动手行刑的，和禁卒总算在一个衙门里吃饭，那里肯用力，只把板子打在地砖上一片价响，其实禁卒的屁股上，也不曾着得三下五下，那禁卒会意，便也杀猪般的喊起大老爷开恩来，总算把知县遮掩过去。知县也明知这顿板子并不结实，可也不肯十分认真，就这们虚应过事，

便把这事情敷衍过去了。（专制时代，事敷事衍，作者络绎写来，不必再加断语，而官场颟顸之态已跃跃纸上矣。冯云山口中断无如是形容，是作者有意插科处，事盖出乎情理之外，而能使读者不觉，才是高手。）就这们的把“病毙”两字详报上去，臬司衙门里便派了委员前来复验无异，才把一天星斗吹得烟销火灭。过了七天，赖道人便亲自到义冢地上，把那侠盗的尸身掘了出来，果然嘤咛一声，便活了过来。那侠盗从此看破红尘，便出家做了和尚。你想这游丝续命丹有这般的功效，真是闻所未闻。我当时听了这段故事，便心里动了一动，才和洪兄商量，略施小计，想教大家的信仰心格外坚一些。却不道被杨兄瞧出了破绽来，足见百密难免一疏咧。”杨秀清听完了这话，踌躇了半晌道：“那么这几天上帝附在洪兄的身上，怕这事情也是冯兄使的诡计罢？”冯云山笑着点头道：“岂敢……”说到这里陡的灵机又是一动，便俯着秀清的耳朵道：“据小弟的愚见，不但上帝可以附在洪兄的身上，并且还可以附在杨兄的身上，这原是小弟瞧见那些巫觋之流，专门仗着神灵附身哄骗愚夫愚妇的金钱，小弟把他变通了一下子，才教洪兄玩这把戏的。（照应第十回中云山一段说话。）这个玩意儿包管你杨兄一学就会，你杨兄何不也照样教上帝附在你的身上，好教大家的信仰心格外坚决些呢？”（冯云山入彀矣。）杨秀清巴不得云山说这句话，如今见云山说了，正中下怀，便欣然应允。当下便由云山略略教了些决窍。从此以后，那上帝便也时常附在杨秀清身上，判断起保良攻匪会里的各种事情起来。本来神道设教，最足以使一般愚民畏惧，这保良攻匪会里的会员，也有几万人，大家瞧见洪秀全和杨秀清俩赏罚严明，更兼有时上帝附身起来，连人家被头里的事情都会一齐揭破出来，由不得由敬生畏，伏伏贴贴听候洪、杨二人的命令，丝毫不敢倔强。话分两头，

且说这时桂平县的知县姓杨名唤宝善，也是个一榜出身，平日做事情颇讲究一个实事求是，也是他和保良攻匪会合该有一段因缘。这一天杨知县偶然高兴，便一个人在县衙门里到处闲踱，偶然踱到厨房里面，那些厨子见本官来了，便都垂手站立。杨知县也只随意点了点头道："你们安心做事罢，我不过因为闲着没事，所以来闲逛，你们不必惊慌。"说罢便低头看那地下，见打扫得还算清洁，便也不说甚么了。这时厨房里面还有一间套间，是厨子睡觉的所在，杨知县便在这套间门首向里张望了一下，只见地上横七竖八搁着许多木板，板上放着一份份的被褥，大概厨子晚上安息，就在这木板上了。杨知县观看了一会，猛一抬头，只见墙壁上钉着一张画片，这张画片上画的并不是中国人，杨知县见了，不由猛吃一惊，暗暗叫声"不好"。这一来有分教：匝地干戈，开十三年之劫运，漫天罗网，争七百里之江山。欲知杨知县何事吃惊，且阅下文。

评曰

鬼神之说，实至渺茫，彼洪、杨以宣传耶教为革命之手段，甚至桔逾淮而为枳，时称天父降身，行赏罚之权，虽曰一时权宜之计，然与白莲拳祸，以及近代红枪、大刀诸会，无以异也。作者苟于此推波助澜，实有提倡迷信之嫌，故借杨秀清以揭穿洪秀全、冯云山之诡计，庶读者目光不致为所淆乱，且藉此反振杨秀清之狡猾，为后文张本，诚一举而两得也。

秀全自述梦境，绝非作者向壁虚构，盖当时秀全欲坚部下信仰之心，乃弄此玄虚耳。写此等文章，最易流于呆板，而作者随处有顾及读者之趣味，且中间复穿插赖道人救侠盗一事，盖小说绝非笔记可比，若读者未及终卷，已昏昏思睡，又宁得谓为好手者？故本书作者于剪裁章法，煞费苦心，于此等地方见之。末又插入一杨知县，有花明柳暗，路转峰回之妙。

第二十四回　设陷阱借箸献奇谋　入囹圄叩门惊噩耗

话说杨知县难得亲自到厨房里来闲逛，忽地瞧见套间里面壁上，张着一幅图画，那图画上画的是一个西洋女人，蓝睛黄发，手里抱着一个小孩。那女人头上，和世俗流行的佛像般，也有一团毫毛。杨知县看了一眼，不禁沉吟了半晌，便回过头来问道："这张图是谁挂的？"一个厨子便垂着手禀道："这是小的挂的。"杨知县忙注意看这厨子时，倒也是一个朴朴实实的乡下人，便也和颜悦色地问道："这张图是个甚么意思？"那厨子见杨知县问到这里，不禁现出万分惶恐的样子来，嗫嚅着不敢答话。杨知县便用好言来安慰他道："你但说无妨，本县决不难为你。"那厨子只得硬着头皮说道："不瞒大老爷说，这是西洋的圣人，叫做耶稣，他小的时候在他母亲叫做马利亚的怀里，这张图便是画的这个故事。"杨知县听了"耶稣"两个字，仿佛触动了甚么心事的一般，只是嘴里把"耶稣"两个字颠来倒去价嚼念。良久才点了一点头，又反操着手，踱出了厨房。这时却并不踱回上房，一路踱来，却踱到了刑名老夫子的房里。那位刑名老夫子见堂翁来了，少不得起立让坐。杨知县坐下，便问道："老夫子可记得西洋有个圣人，叫做耶稣？这耶稣是个甚么样的人？"（想见当时耶稣教初入中国之情景，若在今日，则耶稣二字，几乎妇孺皆知矣。）那刑名师爷侧着头，也把耶稣两字嚼念了一会，忽地用手掌在桌子上拍了一下道："有了！"说完话，便从书桌上一叠文书里，翻出一封公

事来，指给杨知县看。杨知县留心看时，原来是上宪的札饬。大意是说，近来两广地方，不逞之徒，每有假借西洋天主耶稣等教，设立上帝会，开堂聚众，谋为不轨等事，着各县一体加意严禁。这些说话，杨知县看了一遍，便把这件公事依旧还了师爷。那师爷收了公事，才笑着问道："堂翁何以忽然问起这个话来？"杨知县便把适才在厨房里看见那张耶稣的图画，这些情节说了一遍。师爷一面听，一面不住点头，听杨知县说完了才道："这厨子既是挂着这图画，可见他也是信着邪教的。上宪既是有这个札饬，我们不知道便罢，知道了可不能不问。万一堂翁辖境里，果然有甚么上帝会的余孽潜伏在那里，本来因为连年荒歉，那些无智愚民，已是蠢蠢欲动了，（处处点明荒歉，所以著洪杨起事之原因。）禁不得这个牢什子的上帝会在里头煽惑起来，越发火上添油。这倒不是一件可以大意的事，堂翁你须赶紧问那个厨子才是。"杨知县点头应是，当下便立起身来，想回签押房去。那师爷却又走近了一步，悄悄的说道："不过堂翁问这厨子的时候，万不可操之太急，须要徐徐地引诱他，把里头的实情招供出来，若是一动刑，便打草惊蛇，不但无益，抑且有害了。"（此师爷思虑周密，故自不凡。）杨知县道："我理会得。"便踱回签押房，教那当差的去唤那个厨子来。那厨子见本官呼唤，不知何事，但是却不敢不来，便趧进签押房，向杨知县请了一个安。杨知县笑容可掬地说道："本县唤你来，并没有甚么事，不过问你几句话，你须老老实实的回答我。"那厨子答应了几个"是"字。杨知县便道："本县一向听人家说，那西洋人的天主教耶稣教，和中国人的佛教，一般的是劝人为善的，近来中国人信这种教的，也渐渐的多了，你既挂着耶稣的图画，想必也是信教的了。"杨知县说这话的时候，堆着满脸的笑，那厨子的胆，先已经大了。更兼他又是一个草包，

也不省得这话说得说不得，瞧杨知县的脸色，不像是耶稣教信不得的，便直捷爽快地回答说："禀大老爷的话，小的信的是耶稣教。"杨知县见那厨子已经承认了，便又逼紧了一步道："这耶稣教的主意，究竟是怎样的？你快讲来，本县倒很愿意听一听咧。"那厨子便也笑了一笑道："这耶稣教的主意，不过是教人家知道敬重上天，一个人只要敬重了天，便处处觉得有天在那里监察着，自然不敢为非作歹了。"（此厨子能为此语，足见其平日亦为耶稣教之忠实信徒也。）杨知县听了摇头摇尾地说道："是呀，所以孔夫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见人是不能不敬天的，连古时的孔夫子，他也教人家不要得罪天咧！"厨子见本官称赞了他，越发得意忘形起来，便道："大老爷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咧！现在我们入了这耶稣教，不但可不做坏事情，并且还可以使土匪不敢欺侮我们，因为耶稣教里的头领叫做洪秀全的，在金田村里立了一个会，叫做保良攻匪会，聚集了几千教友，专一和土匪作对，吓得那些土匪，屁滚尿流。因此我们教友出门去，在这广西省里，只要扯了保良攻匪会的旗帜，那些土匪便只好眼睁睁地放我们过去，决不敢来和我们为难，这足见保良攻匪会名震一时了。"杨知县听说保良攻匪会竟有几千人，而且巢穴就在金田村，是桂平县的辖境，将来要是爆发起来，自己便首当其冲，这便如何是好？幸喜从这厨子嘴里，打听得他们教里的首领叫做洪秀全，有了一个线索可寻。常言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也就不愁没办法了。（写得怕人，我为洪秀全捏一把汗。）当下见那厨子都说了出来，便挥了挥手，教他退下。自己便把这些情节，都来告诉了刑名师爷，那刑名师爷听了，只是搔头摸耳道："不好，不好。不论这保良攻匪会是邪是正，聚众至数千人之多，便不造反，也预防闹出乱子来，无论怎样，都与堂翁前程有碍。

这事情倒有些棘手了。”杨知县便道：“依兄弟的愚见，现在趁他一个冷不防，把他们会里的首领洪秀全拿来，就地正法，然后出示说是胁从罔治，把他的羽党解散。有不服的，砍掉一两个也就没事了，老夫子你瞧这主意如何？”师爷道：“只有这个办法，不过须要办得机密，那洪秀全既是拥有数千之众，那是只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敌的。因为光用武力，就难保不逼他的部下揭竿作乱，堂翁须要格外留意才是。”杨知县便倚着师爷的耳朵说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老夫子你瞧好不好？”那师爷拊掌称善。不表杨知县和师爷正在商量摆布洪秀全的方法，且说洪秀全这时，可真如睡在鼓中，他那里想得到杨知县在那里算计他呢？所以还是照常规划扩张实力的方法。那些丁壮训练了几个月，渐渐地把操法谙熟了。不想有一天，门上的弟兄擎了一张大红名片，进来报告秀全说：“外面有一位县里的委员，说是奉命来见洪先生的。”洪秀全看了那名片，又不认识这人，便踌躇了一会，心口商量还是见，还是不见。后来又是一想，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胡以光兄弟在桂平县里，耳目众多，准定会来报告，如今不见胡以光兄弟有什么消息来，足见这人来见，决计不是恶意。主意想定，便说了一声“请”，那门上的弟兄，便如飞的去了。须臾引进一个人来，见了秀全，躬身施礼，态度十分恭顺，说道：“久仰秀翁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秀全也只随意谦逊了几句。（读者记取：世间币厚言甘者，未必皆人人可信也。）两下分宾主坐下，那人便道：“小弟奉了本县公祖之命，特地前来拜望洪秀翁。只因近来本省荒歉频仍，盗匪遍地，以致良民不得安居乐业。本县的杨公祖是个爱民如子的，他这几时寝食不安，都是为了这个缘故。后来和那些幕友商量之下，说是靠绿营是靠不住的了，要把土匪的根株灭绝，惟有举办团练的一法，可是一时又没有一个靠得住的

绅士，委托他总办这件事。杨公祖踌躇了好久，才打听得洪秀翁在这里办保良攻匪会，办的成效裴然。所以特地教兄弟来奉请洪秀翁，劳驾到县里去走一趟，依杨公祖的意思，便想借重秀翁的大才，把全县没有办团练的各乡村，都请秀翁前去规划开办，将来全县的团练，便都归秀翁一个节制。如若秀翁可以勉为其难，就请秀翁约了一个日子，到县里面谈。并且还要请秀翁把保良攻匪会的名册一同带去，好让杨公祖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秀全听了这人一番说话，心里未尝也不想到，怕是杨知县使什么诡计，可又是一想，万一杨知县真和自己过不去，自己此刻是住在他的治下，常言道：“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杨知县只要一道朱签，派几个干练些的差役，把自己锁了就走，自己这时羽毛未丰，又那里能和官兵抵抗？岂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好似瓮中捉鳖么？何必绕这样的大圈子，派什么委员，下什么请帖呢！足见杨知县这番前来相请，倒是一片诚心。(秀全思虑亦颇周密，然卒入杨知县之圈套，足见杨知县亦颇有本领。)自己本来主意是推翻满洲的皇帝，那些满洲皇帝脚下的官吏，都是将来的仇敌，自己此时本来不愿意和他们交往，不过听主人说，将来要是全县办了团练，都可以归自己节制，自己将来欲成大事，这全县的团练，也未始不可以做自己的帮手。本来这种造反的事情，势力是愈厚愈好，杨知县这次想利用自己，如今自己反而利用杨知县起来，也未为不可。主意打定，便欣然答应道：“既是承蒙杨公祖错爱，秀全分属子民，自然应当为杨公祖出力的。又承老兄枉驾，亲自来邀，秀全那有不识抬举之理？也不必约什么日期，就此随老兄一同前往便了。”那人见秀全愿意立刻同去县里走一遭，更是满怀欢喜，当下便又恭维秀全道：“足见秀翁是个英雄肝胆，杨公祖眼力不错咧！”秀全一面敷衍着这委员，一面便把保良攻匪会里的十九本名册一古

脑儿用纸包了，两人便都骑马向桂平县城而来。不消半日功夫，已是望见一带城堞。那护城河两岸，一株株的垂柳在微风里面嬝嬝婷婷，好似美人在那里舞蹈般。两人见了这风景，便越发抽了一鞭，两匹马八个蹄子，便好似追风逐电般，不到一盏茶的时候，两人便都已进了城。这时城里街道上的行人，熙来攘往，十分热闹，果然和金田村那种乡下地方不同。两人这才把缰绳勒住，缓缓而行，转弯抹角，便到了县衙门。在照墙边下马，自有衙门里的人过来把马匹牵过一旁，那委员便把秀全往里让。到了班房里面，那委员便拱了拱手道："秀翁且在这里委屈一下，待小弟去禀明了杨公祖再来奉请。"说时又吩咐那班房里的差役道："这位是洪先生，是大老爷特地教请来的，你们须要好好儿伺候！"那些差役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杨知县计诱秀全，极手挥目送之妙，至此渐渐图穷匕现，奈何秀全犹不悟耶？）秀全眼睁睁地看着那委员，捧了秀全适才带来的十九本名册，往里边去了，自己只得在班房里等候。那些差役却十二分的殷勤，拖过一条板凳来，用衣袂抹了一抹道："洪先生请坐！"秀全见这班房的屋子，已是残破不堪，简直就风扫地、月点灯了，所以除掉板凳之外，别无可坐之具，只得将就坐了下来。那差役又送了一杯茶上来，那茶要是白开水，喝的人倒不觉得甚么，叵奈泡茶的人，又太道地了些，偏抓了一把茶叶，放在里厢。可是名虽一把，实际却一古脑儿只有十来片叶儿，偏生又开了七八次，所以黄不黄白不白的，那水十分肮脏，这种茶秀全那里肯喝？便一任他搁在桌子上，连正眼也不向他望一望。（一杯茶便费却如许笔墨，忙里偷闲，俶诡可喜。）那些差役，偏来凑趣，有一搭没一搭的逼着秀全讲话，秀全却懒得和他们多缠，十句中只回答一两句。一方面只管留神着，防那委员就要来相请，谁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等了大半

天，看看红日西沉，那委员还是杳如黄鹤，不免心下焦噪起来。好容易一直等到上灯时分，各处都纷纷地点起灯烛来，那班房里也点上一盏油盏火，屋大光小，黑魆魆地好不凄凉，只见这时衙门里出出进进的人，倒比适才多了好些，耳朵里又听得传那个传这个，纷纷扰扰，闹做一片。原来前清县衙门，大多数是要等到上了灯，才肯升堂问案的，差不多已是成了习惯。（此则旧式衙门之恶习，今则内政部及首都市府有提倡晨光运动之举，不可谓非刷新之一道也。）秀全见了这种情形，更是不耐烦了，心想那杨知县要是一坐了堂，退堂下来至早要在二更时分，他既是没有诚意和我相见，那又何必巴巴地打发人来找我呢？想不到适才那委员见了我卑躬屈节，此刻杨知县却拉起架子来了。他既是这样和我开玩笑，我也要不客气，把脚底给他看了。（只怕你来得去不得。）倒不如到胡以光兄弟那里去盘桓一下子，明天一早回金田村去，巴看那个狗官再有这脸第二次来请我不成！秀全想到这里，便气忿忿地想站起身来，负气走了，刚待这样发作时，却见明晃晃的一簇灯笼火把，有十几个人蜂拥着来到班房里，为头的问了一句道："谁是洪秀全？"（口气便不对，奈何秀全犹不悟哉！）秀全见是杨知县派人来请自己了，却也不敢怠慢，忙答应道："是我！"这一声答应不打紧，只见为头的一人，抢上一步，从袖子里抖出一条铁练来，啱的一声，便把秀全脖子里牢牢拴定，拖着往外就跑。这一下真是出乎秀全意料之外，（然而早在读者意料之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信然，信然。）忙用两手拖住了铁练问道："怎的怎的？"那套练子的人冷笑道："我们是奉命把洪秀全锁起来，你既是洪秀全，跟我们走就是了，何必多问！"说着又要拖曳着往外走了，洪秀全见不是路，忙陪笑道："老哥且慢动手，兄弟被这里杨大老爷派了人在金田村请来的，好端端为什么要把兄弟锁

将起来？座上客忽然变做阶下囚，其间是什么缘由，务请各位说明，好叫兄弟就是死了，也可以做一个明白鬼。”那些人见问，中间便有一个人，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上面隐隐约约似乎有朱笔标的几个大字，那人拿向秀全脸上扬了一扬道：“我们不知道你是请来的还是捉来的，只知道杨大老爷说你是个匪党的首领，教我们把你寄监收押。喏喏喏，这就是押票，我们也只得照票行事，劝你也不必多噜嗦了，漂亮些快跟了我们走罢！”说罢便也不容秀全再问，横拖倒曳，便把秀全拖往监里去了。幸喜这桂平县里，胡以光势力着实不小，衙门内外也一般的耳目众多，若不是这一次杨知县办的十分机密，胡以光只要悄悄地递过信给秀全，秀全也不会来上这个当儿了。直到这时，杨知县把秀全收押起来，才有在桂平县衙门里当差役的，他也是胡以光的羽党，忙飞也似的来报告胡以光，胡以光想不到青天霹雳，秀全竟会闹出这个岔枝儿来的。当下得了这个消息，直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忙派人到县衙门里面来打点，不要给苦头给秀全吃。一面便连夜亲自骑了一匹快马，赶到金田村来。幸喜这一夜里月明如昼，胡以光拼命的把鞭子在马屁股上抽，一口气跑到金田村，已是半夜里了，擂鼓般的把曾玉珩家的大门敲开了，曾玉珩见胡以光满头大汗，知道必有紧要的事情，忙拖住了他问怎的。胡以光喘息了好一会，才拖住了曾玉珩，气急败坏地说道：“曾兄大事不好！”曾玉珩也吓得目瞪口呆。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专制时代，在位者牢牢抱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古训，凡一切民众运动，俱在禁止之列，故“保良攻匪会”五字，虽名目甚正，杨知县犹不容其存在。所谓集会结社自由

者，固不足以语八十年前之中国官吏耳。

书中一再言胡以光交通胥吏，声势浩大，何以秀全被诱至县，以光懵然罔觉，以杨知县对于此事，固绝对秘密，与师爷定议之初，无第三人参预其间也。迨其后秀全一经被收，即有人飞报以光，又厨子之入耶教，亦安知非以光之羽翼哉？作者于此等小节，亦不草率，具见难能。

第二十五回　就虚避实定计救良朋　涉水跋山犛金求俊仆

话说胡以光听说洪秀全被桂平县的杨知县收在监狱里了，急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也不敢再耽搁时光了。当夜便骑了一匹快马，加上一鞭，取道向金田村而来。及至到得曾玉衔的门外，已是鱼更三跃了。胡以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忙擂鼓般把曾玉珩家两扇大门敲将起来，曾家仆役从睡梦中惊醒，披着衣服起来，把门开了。见胡以光满头大汗，知道必有紧要公事，便飞也似的来向内室里通报，曾玉衔一骨碌翻身坐起，到了中堂，只见胡以光气急败坏，忙问怎的，胡以光要紧喘气，连话都说不出来。良久才定了一定神，说道："曾兄，大事不好！"才说了这五个字，倏地翻着白眼，底下又接不上来了，曾玉珩知道他一口气赶了有五六十里路，身体已是十分疲乏了，须要待他休息一下，然后再问他究竟，要是此刻问得急了，那胡以光定然越急越说不出来，便亲自向茶壶里斟了一杯茶，递给胡以光喝了。这时有几个底下人，怕曾玉珩要呼唤，便也睡眼惺忪地起来了，在一旁伺候，见了这种情形，忙去打了一盆脸水，请胡以光洗脸。胡以光洗漱过了，又喝了杯茶，才把精神恢复了原状。（以上一段皆节外生枝，于曾玉珩等如何营救一字不涉，盖文笔最忌于庸，作者千回百转，所以逼出下文来。苟非熟读史汉，融会而贯通之，安能臻此化境。小说虽小道，然非一知半解之流所能学邯郸之步者也。）便把秀全被杨知县收禁在牢里，"那十九本保良攻匪会的名册，被他们作为铁证，加秀全

一个罪名，叫做‘聚众传习邪教，图谋不轨’，这十个字，有几个脑袋都砍掉了。我们不可不想法把洪兄救将出来！”曾玉珩听了，也急得只是搓手跌脚，因为秀全被杨知县派的委员，把他诱进县衙，都是当天一天的事。曾玉珩虽然近在咫尺，这天因为没有到保良攻匪会里去，所以竟丝毫没有知道。石达开有事到省城去了，杨秀清依然在平隘山，冯云山又往别处传教，不在金田。只剩秦日纲和萧朝贵两人，因为负着训练士卒的重任，所以轻易不能走开，可是这两个完全是粗人，胸中毫无城府，他们以为秀全是个诸葛复生，青田再世，他没有十二分把握，决不会到城中去的，所以也无心来问这事。一到晚上，上了床一睏便直睏到天色大明，做梦也想不到洪秀全在桂平城里，已做了瓮中之鳖咧。（秦日纲上床，非至天明不醒，固也；萧朝贵新婚，恐犹不肯安静耳，一笑。又将首事诸人之行踪交代明白，补前文所未及，笔极细腻。） 曾玉珩踌躇了一会道：“此刻天色未明，就是要设法，也无从措手，只得等待天明了，派人到平隘山，把杨兄请来，他为人精明强干，或者有方法想也未可知。”（至此而杨秀清在诸人中，舍秀全外，骎骎居领袖之地位矣。此等地方，绝非闲笔，读者识之。）胡以光觉得这话有理，两人这时也没有心绪再睡觉了，便秉烛达旦。看看东方现出鱼肚白色来，曾玉珩便派了两名健仆，拿了曾玉珩的手札，骑马往平隘山去请杨秀清，一面又教人去唤秦日纲和萧朝贵，二人在一个村里，所以一请便到。见了胡以光，忙问：“胡兄是甚么时候来的？昨天我们两人怎会都不知道？洪兄昨天往县城里去了，不知胡兄会见了没有？”胡以光叹了口气道：“正为洪兄的事，昨夜才没命的向曾兄来报信的。”说到这里，又照样把秀全如何被桂平县杨知县用计诱出监禁起来一番情节，说了一遍。胡以光这一番说话不打禁，直气得秦、萧二人，怒从

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那秦日纲更气得暴跳如雷道："反了，反了！我老子非要找到桂平县里去，和那个狗官算帐不可！他若是肯放出我们洪大哥便罢，要是不肯时，老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他一个鸡犬不留，送他到阴世里做他妈的知县去！"说着便招了招手，教曾家一个仆役走近跟前道："你赶紧到我家里去，把我的一把常用的大劈刀和一匹青骢马，一齐取到这里来，看我老子单人独马杀进桂平城去！"（写秦日纲便是秦日纲口气。）曾玉衍见他疯疯癫癫地，十分好笑，正待喝他时，只听见萧朝贵虎吼了一声道："人家都说我老萧是个草包，不想你老秦还要比我老萧草包得厉害！这桂平县虽小，一般的也有城池，守城的还有几名老弱残兵，为头的更有一个城守，凭他没用，你老秦一个人双拳究竟敌不了四手。他只要一声号令，把城门关将起来，那时你老秦只好束手受擒，到监牢里和洪大哥做伴去。这个事情，据我老萧看来，却万万干不得！"曾玉珩想不到萧朝贵这样一个浑人，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篇大道理来，心下便觉得十分诧异，所以萧朝贵说一句，曾玉珩便点一点头。那秦日纲见萧朝贵无端的批驳自己，心里已是有气；后来又见曾玉珩竟袒护萧朝贵起来，便忍耐不住了，圆睁着双眼，问萧朝贵道："你既是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洪大哥死在监牢里不成！你且把你的主意说说看！"萧朝贵听了十分得意道："我老萧的主意，说将出来，不但你老秦应该佩服，就是曾大哥和胡大哥，准定也十二分赞成的。"曾玉珩和胡以光听了，心想或者这傻子有甚么妙法，便异口同声的问着萧朝贵道："你说你说！"萧朝贵便摇头晃脑的说道："依我老萧的主意，便立刻点齐我们保良攻匪会的人马，浩浩荡荡，杀奔桂平城，也不消一二千人马，便可以把桂平城踹为平地！那时我们便可以救出了洪大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杀到北京城里

去，便扶洪大哥坐上龙床，做个皇帝玩玩，岂不爽快！”（写萧朝贵便另有一番声口。）曾玉衍和胡以光便满意以为萧朝贵葫芦里，或者会有妙药，谁知说了出来，还是傻人的傻话。便忙摆手道：“你们两人不用争执了，你们两条主意，据我看时期都还嫌太早，一条都不能照着做。我此刻已是专差人去请杨大哥杨秀清来了，且待他来了再决定办法罢。”秦日纲和萧朝贵听曾玉珩这样说，便都嗒焉若丧，只得面面相观，大家拱起嘴唇，在一旁生气。曾玉衍和胡以光也是愁眉不展，只是反操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四个人霎时间便声息俱无起来。直等到午牌时分，门上才来报说杨秀清来了。四个人便都迎接出去，见杨秀清也是满面风尘之色，匆匆地在门首行过了礼，大家手挽手的步入中堂坐下。杨秀清不等众人开口，便朗朗说道：“适才接了曾兄的信，小弟大略已是知道了。洪兄是我们会里的头领，常言道，‘蛇无头而不行’，洪兄若有个一差二错，我们保良攻匪会便从此瓦解了。”（写杨秀清立论，系从保良攻匪会着想，较之秦萧之但顾私恩者不同，立意究竟高出一筹。）说时四人听着，脸上不觉都变了颜色，（写得吓人。）杨秀清又道：“现在我们羽翼未丰，自然不能就此起事，况且要是起了事，越发坐实了洪兄的罪名，说句不忌讳的话，万一那狗官竟先把洪兄开起刀来，俗话说得好，人死不可复生，我们就是和那些官兵拚命，也嫌太迟了。（这是第一层，虑得是。）所以我们定要舍了硬的用软的。”曾、胡二人点头应是，秦萧二人是主张硬的，听了不觉倒抽一口冷气。（照顾上文，笔无遗漏。）杨秀清却不顾他们赞成不赞成，只管说自己的话道：“又说回来，我们要是决定用软的，可是在杨知县跟前休想下得个手去，一来杨知县是个有名的铁汉，平日办事不肯马虎，最恨人家去行贿，二来杨知县有个护短的毛病，人家和他蹩扭了，

再也休想他回心转意。（这是第二层。）所以据小弟的愚见，便该撇下杨知县不必理也。这种大逆不道的罪名，不是杨知县一个人所能够说杀就杀的，他上头还有抚、藩、臬咧，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凭他杨知县强项到怎样田地，也强项不过那三大宪去。”（这是第三层，才折到本题。）曾玉珩听了，第一个先拍手道：“杨兄所说，真是至理名言。这事情只好有烦杨兄，往省里去辛苦一趟。好在满清的官吏，只要有钱，万事都休。杨兄去打点的一切使用，小弟可以担任。要是再不足数，便打发人到韦昌辉兄那里拿去。”杨秀清也就应允道：“是洪兄的事，说不得不去跑一趟。”当下五人计议停当，曾玉珩便捧出一千两纹银来，交给秀清，拿来做一个包里包了。秀清又招呼萧朝贵一同前去，路上两人谈谈说说，也可以不愁寂寞。只吩咐他道：“省城地方，人烟辐辏，耳目众多，一切须看我眼色行事，你千万不可造次，说话更要谨慎。”（此叮嘱亦不可少。）萧朝贵不耐烦道：“我理会得，到了省城，老萧装哑巴便了。”说着，背起包裹，随了秀清，撒开大步，取路而去。一路上晓行夜宿，也就毋庸细表。不多几天，到了省城，只见走路的人，肩摩踵接，果然和那些山州草县不同。街坊上面开的铺子，也装饰得格外辉煌夺目，门前挂着一扇扇的金字招牌，耀得人眼睛都花了。萧朝贵生长在苗峒附近的，眼睛里那曾见过这种热闹情形，早快活得眼睛都没缝。杨秀清一路走，便拣抚台衙门相近的一家客店里住了下来。原来前清的时候，不论州县，那衙门旁边，最多客店，预备各处打官司的人民前来安歇。所以这些客店，便变了是非之场。那老板大都交通胥吏，神通广大，打官司的人要通关节，客店老板便可代为布置一切。一到晚上，那些胥吏，便都到客店里来消遣，顺便接洽官司，闹得一片乌烟瘴气。这种暗无天日的现状，各省各县，几几乎普遍的了。

杨秀清因为深阅这种弊病，所以一到就投宿在这种客店里面。才安放包裹停当，便悄悄地把客店里的掌柜找得来，问他抚台衙门里可有什么门路走。那掌柜打量了秀清一眼，见他气宇轩昂，不像是榨不出油水的，便陪笑道："客官想是为了官司要托人吗？这个要看客官能花多少钱，便托什么人。钱花多些，托的人在抚台衙门里，自然也是有脸面些，只要他头点一点，客官你这官司便赢定了。（掌柜之言，俨然市道，吏治败坏至此而欲不乱，不可得矣。）但不知你客官究竟可以出多少尺寸？"杨秀清笑道："这如何问起我来？你只管替我拣抚台衙门里最有势力的人托他去，看他要多少，我们便多少，我是不省得爱惜银钱的。"（杨秀清一番对答之词，处处是以表明其为老江湖。）那掌柜听了，耸一耸肩，嘻开两片嘴唇，露出一口黄蜡般的牙齿来道："客官休要见气，我们时常瞧见外县来打官司的，每每钱是怕用，门路是要走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明在先。既是这般说了，我便替客官找那抚台大人的贴身亲随去。"原来现任抚台大人，姓郑，官名祖琛，是浙江湖州府人氏，（别来无恙！）如今年纪已在六十开外了，平日间只知道吃素修行，不大管事。（吃素修行于人之身心上，未必无益，特身居方面而徒效儿女子所为，是则未有不误国者。作者表而出之，惊醒世人不少。）所以我们省城里的人，平日叫这位郑大人，叫做郑佛子。有人还说这位郑佛子，是个和尚投胎，观音显应，才这般的笃信佛法。（照应第一回。）这位郑佛子，每天散了衙门，便躲在佛堂里念佛，一应公事，便教他的舅老爷、姑少爷、外甥少爷去办，他自己却只图清净。说在公事上多分了心，便要迟了他成佛的时候。（可笑。）可是他还有生平最得宠一个贴身亲随，叫做郑贵的，这郑贵年纪甚轻，生得伶牙俐齿，因为一天到晚，在郑佛子身边，郑佛子一时半刻，都离不了他，所以他

说话，比舅老爷、姑少爷、外甥少爷更有力量。客官你有事只要找他，就凭你杀头落腿的案子，要砍散他，也稀松平常得很。”秀清便拱了拱手道：“那么拜托你替我去约他一声，瞧他什么时候闲，便请他什么时候出来，咱们厮会一次。往后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好了，老兄那面，自当另外酬谢。”那掌柜的答应了，捎个信到抚台衙门里去，约他晚上出来相会，便自去招呼生意了。杨秀清这一天，也就无心闲逛，只一个人闷在房里，放倒头睡觉。转是那萧朝贵，实在闷不过，便趁秀清睡着的时候，拢了一串铜钱在袖子里，一个人到街坊上去喝酒。直喝到红日西沉，才脚写字般的踅回来，幸喜没有闯祸。直至回到房里，见秀清已是起来了，朝贵也自己知道脸上红了，怕秀清要排揎他，所以怀着鬼胎，一个人便悄悄地溜向床上先睡了。秀清见他面红颈赤，那有不知道他喝酒之理，只因他已溜上了床，自己又有事在身，巴不得他睡了，好耳根清静些，所以也假装没有看见，让他睡去。一会儿便鼾声如雷，杨秀清暗暗好笑，便也不去呼唤他了。招呼着店小二独自吃了晚饭，掌柜的来陪了秀清闲话。这一晚直等到二更时分，才听见门外一阵喧哗，那掌柜便道：“莫是那雏儿来了！”说时，便扯了秀清一把，到门口来瞧时，果然见十几名小使，簇拥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这少年生得獐头鼠目，头顶一顶黑缎瓜皮便帽，身穿一件青灰色杭缎面素绸里夹袍，那帽儿上更钉着一块淡红色的宝玉。掌柜的便抢步上前说道：“大爷到多早晚才来。”杨秀清听掌柜的这般说，知道这人便是郑贵，可是一个当差的，竟有这样气势，足见那郑抚台，一定很得宠了他的。（豪家奴仆，声势赫赫，古来权臣大都为厮养所累，固不独一郑祖琛为然也。）这时在他檐下过，怎敢不低头？也只好按捺着满腔愤气，随在掌柜的身后，躬身施礼。那郑贵却待理不理的道：“晚上不伺

候大人安寝，就不能跑开一步，非到半夜里，不得抽身，却累你们久等了。”说时，众人簇拥着往中堂坐下，郑贵看了杨秀清一眼，向掌柜的道：“这一位想就是你所说的姓杨的了？”杨秀清忙答应道：“正是。”掌柜的便也道：“这里不便说话，请大爷屏退左右，我们到房间里去谈天吧。”郑贵点头道好。三人移步到掌柜的小房间里坐地，杨秀清便把桂平县杨知县怎样引诱秀全去监在牢里，怎样诬陷秀全说要谋反，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郑贵一面听，一面点头，听秀清说完了，便拉了掌柜的一把，到旁边说道：“你去和姓杨的说，这是叛逆重案，弄得不好，是要砍脑袋的。不过有我在里面打点，便可以担保他，那个桂平县杨知县不敢倔强，立刻可以把洪秀全放将出来。至于数目上面，多少该好看些，我的意思，我一个人整整的要一千两，一文都不能少，这种卖性命的银子，讨一千两也不能算多。你的酬劳，自然不能包括在内，你如若能够向姓杨的要出一千五百两来，这五百两便算是你的好处。”那掌柜道：“我理会得。”说时两人归坐，掌柜的便拉秀清往一旁说，郑贵要一千二百两银子，杨秀清一口答应了。（上文曾玉珩出银一千两，此处若不多一文，毋乃太巧，故特地加上二百两，文章乃益错综有致。）三个人计议定当，秀清便立刻拿出一千二百两银子来，交割过了。不知救得洪秀全性命与否，且阅下文。

评曰

使俗手为太平天国革命史演义，开头必将大书特书曰：话说洪秀全如何如何。此种写法，最难讨好，而最吃力。故作者以其轻清流利之笔，自郑祖琛身上写起，直至本回，始将郑祖琛与洪秀全凑合一起。中间许多与太平天国无关之人物，亦均用全力写之，使读者不觉其无关系，而觉其俶诡可喜，此即作

者功力过人处。

本回分两段，前半回写曾玉珩等如何着急，如何设计以救秀全，后半回则出力以写郑祖琛之仆郑贵，服御声口，几驾寻常贵介公子而上之，其一种暮夜狼狈情形，直堪当作《官场现形记》读。而所谓郑贵者，其线索又远在二十回前，布局之佳，令人叫绝。

第二十六回　巧言令色厮养弄权　换日偷天强臣入彀

列位看官，你道这郑贵是谁，却有这般势力？（倒要请教。）说来也话长，我第二回书中不是说过郑祖琛隔壁有一家豆腐店的么？这个郑贵，原来就是豆腐店里的儿子。（区区一郑贵耳，乃安置在二十回前，小说不乏伏笔，若此等无关紧要之人，亦不肯放松一步，则惟作者为然耳。）原来那家豆腐店的老板，和郑祖琛的老子郑思勋一般的抱着伯道之忧。说起这豆腐店的老板来，那时年纪也在四十开外了，一夫一妻，倒也安稳度日，叵奈豆腐店老板，在十六岁上就娶了一位老板娘娘进门，夫妻俩同了三十年的房，任凭你老板再巴结一些，那老板娘娘宛如石田一般，撒下去的种子，却一种也不见长出苗来。这一来直把豆腐老板恨得牙痒痒地，那老板娘娘自己也未尝不急，有时便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有时却又骂丈夫不济事，久而久之，这咒骂便成了日常的功课，可是那儿子究竟不是咒骂可以咒骂得出来的。所以一过又是两三年，夫妻俩还是夫妻俩，不曾添个第三者出来。有一天豆腐老板去到郑府里送了礼回来，见太阳已是落了，便收拾收拾，把豆腐摊收起，几扇板门便关得文风不透，独自一个人衔着一支两尺来长的旱烟管儿，把半个身子，半蹲半坐地猴在一条板凳上。嘴里只管嗤嗤有声的呼那旱烟，喷了一屋子的烟气。可是他两个眼珠子，偏偏骨碌碌的望着屋顶尽瞧，也不知道在那里想甚么，老板娘娘是瞧惯了的，知道他这副形容，其名便叫做“想心事”。（作者至此忽插入一段闲文，譬如

于狂风骤雨之余，突现彩虹垂地、晚霞满天之境界，文章乃别有风趣。）当下便轻移莲步，慢启朱唇，（八个字放诸四十余岁之村妇身上，便令人绝倒。）问了一声道："老头子，你想甚么心事？"那知道豆腐老板，此时早已出了神，他老婆的两句说话，一总也没有钻入耳朵里，（故意反跌一笔，妙。）所以依旧仰着脖子，在那里瞧屋顶，不来答话。这时老板娘娘有些动怒了，便逼尖了喉咙，（"逼尖"两字，使人毛骨悚然，作者笔尖有鬼！）拼命价喊了一声道："老头子！"那豆腐老板这才如梦初觉，便把注视屋顶的一双眼睛，收了回来，换了个方向，却盯住老婆脸上，候他"老头子"三个字底下，说出后文来。说也可笑，偏偏那老板娘娘又错会了意思，他瞧见丈夫双目灼灼，只管向自己脸上尽瞧，以为丈夫又发了少年时代的脾气，有些不怀好意。（又反跌一笔，一层深一层，读者明知作者故弄狡猾，然其俊爽处，自令人爱不忍释也。）他一想到这个所在，便由不得从花白的两鬓里滃起一朵红云，（红云自花白两鬓中滃起，绝世奇文。）在他皱纹重叠的粉脸之上，平添了几分春色。便望着地上，重重的啐了一口。那豆腐老板也不知就里，又是候久了，一总也没有从"老头子"三字之下，候出下文来，转是他等得不耐烦了，便在留得有寸许长好久没剃的黄牙须底下的嘴唇里，（好长句。）抽出那个烟管嘴子来，用力在地上"笃笃笃"的把烟斗里一星余烬磕去，拿起来在嘴里也呼了一呼，瞧这烟管没有被烟脂塞住，这才放了心，（状物甚细。）便慢条斯理的问道："你为什么叫我？"这句话才把老板娘娘从牛角尖里拖了回来，省悟适才是错会了意思，（不错会了意思，则作者安有如许妙文？）便越发害羞起来，可是又不能不答话，便搭讪着道："我瞧你正在想心事，所以唤了你一声。"那豆腐老板这才明白，可怪他却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摇头不语。这一口气

叹得转把他老婆朦住了，不知不觉地，又追问了一句道："你到底想什么心事？"豆腐老板见问，才抬起头来，望了他妻子一眼，答道："今天到郑家去送礼，瞧他们小少爷中了一个举子，何等显赫！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昨天在路上，瞧着那王大牛家的儿子，我分明想起这孩子下地的时候，你不是也去帮着他们烹茶煮水的吗，不想眨一眨眼，这孩子已是和这旱烟管儿一般地高了。"豆腐老板说得，便把手里的旱烟管儿竖在地上，给他老婆看。(有声有色。)一面又接着说道："我既是瞧了郑家的少爷，又瞧了王家的儿子，那种举人少爷，有屈他到我们豆腐店来做小老板，我本不敢希望，可是像王大牛家的鼻涕孩子，难道我们还没有福气消受吗？你想时光过得飞快，我们这两口子的老骨头，去死期也愈过愈近了，人家有儿子的，一伸腿自有他的儿子和他穿麻戴孝，把他送入土馒头里，可怜我们这俩个孤老汉，望后瞧瞧又没有尾巴，(奇谈。)这几根老骨头，还不知谁来收拾去咧！"说着，声音便十分哽咽，两只老眼睛里，不免要挤出泪来。本来这儿子的问题，是时时刻刻在老板娘心上的，不提起时，尚且一个人会痴痴的"儿子、儿子"这样镇日价嚼念，何况今天又给丈夫提起了，教他那里能够不陪在里厢伤心呢？所以他丈夫没有掉下泪来，他倒先捞起衣袂，在眼睛上擦了几擦。两人这样的默默相对，大约有半个时辰，转是那老板娘想起来了，便拍手道："我可老昏了，郑家的举人儿子(“举人儿子”四字奇绝。)听说是求菩萨求出来的，他们那种阀阅人家，尚且这样敬重菩萨，足见菩萨是灵验的，我们何不如法泡制，也求巫仙娘家的菩萨去？"原来这巫仙娘是一位在南浔镇附近得道的女子，专一替人家关亡魂、看风水、以及飞符镇宅、念咒治病，正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般乡下的愚民，简直当他是活神仙一般。豆腐老板，原也久闻巫仙

娘大名，只错没有请教过，听了老婆说，便也欣然应允。老板娘娘正想站起身来，去看看厨下用剩的香烛还有没有，明天好包了带得去，只见那豆腐老板睁大了两只眼睛，连连摆手道："且慢且慢，常言道，苍蝇不抱没缝的蛋，（从此处又折入以下一大篇妙文，作者善于打趣。）你今年已是四十六岁的人了，我前儿恍惚听见前村那个当医生的张先生说，叫做女子七七而阴绝，（不谓医书术语变成小说奇文。）七七四十九，你现在距阴绝只差三年，我倒要先问一问你，你的阴究竟绝了没有？万一你阴竟自绝了，那不要说巫仙娘，就是吕洞宾也是一般的没用，我也拚着祖宗面上对不起，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准备和我做孤鬼老子，不必再去东碰西撞了。"老板娘娘见问，便忍不住笑了，却趔近跟前，俯在他丈夫的耳朵上，嘁嘁喳喳说了半天体己话，直说得他丈夫眉花眼笑。他们俩说些什么，并没有宣布出来，做书的自然不便代他们杜撰，只得在这厢向看官们唱一个肥喏，告一个罪，恕不交代了。（虽曰不交代，而交代已过毕矣，文字有匣剑帷灯之妙。）当时只听见豆腐老板嘴里嚼念道："稀薄一点，稀薄一点，那不要紧的，只要不绝就是了。"说着便又扮着鬼脸，向他老婆道："时候不早了，我们睡罢，趁你没有绝的时候，我们应个景儿也好。"（五十老翁为此等闺房腻话，作者笔尖刻薄极矣。）他老婆听了，用指头戳向他额头道："你老昏了，明天要去拜菩萨，难道好由得你奈何我不成？"豆腐老板一听这话不错，那菩萨不信则已，信了可不能亵渎的，当下也只得把一团高兴抛向爪哇国里，勉勉强强陪他妻子睡下。（"勉强"二字绝倒。）一宿无话。（一宿无话，小说例语也，然在他处之一宿无话，未必真无话，在此处则真无话矣。无他，盖观于上文而可知也。）第二天天光还没发亮，他们夫妻俩，早在床上爬了起来，照例把豆腐磨好，直应酬了大半天的

主顾，才把豆腐卖完。那第二回书中所说的无赖，来讹诈豆腐老板，也就在这一天。豆腐老板把无赖吓走了，何等得意！（又回顾一笔。）一面盘数那卖下来的铜钱，一面却又伺候他老婆下半天求巫仙娘去，老板娘娘一检查，香烛剩的已是不多了，随掏了钱打发他丈夫买去。豆腐老板望子心切，也只得当这一趟差使。一切搒掇好了，老板娘娘提了香篮，换上新衣服，才婷婷嬝嬝上路而去。豆腐老板一个人在家里看屋子，直到黄昏时分，才见他老婆回来了。却走得满身臭汗，豆腐老板忙端整了脸水，给他老婆擦脸喝茶。他老婆喘息停当，才把巫仙娘说自己命中注定该有儿子的话，告诉了丈夫。（此处于巫仙娘用暗写法，所以省烦文也。）那豆腐老板听了也不胜之喜。从此不免时时行些周公大礼，可是忽忽十年，那巫仙娘的话，竟一些也不灵验，老板娘娘不但没生过儿子，连屁也没放过一个。（趣语。）倒把他夫妻俩越发老上来了，夫妻俩到此地步，才知道生儿子是决计没有指望的了，便发一个狠往育婴堂里去抱了个没爷娘的孩子来抚养着。也是那豆腐老板命中注定不该有儿子的，所以虽是螟蛉了一个儿子，还是没有福气享受，这孩子进门不多几天，豆腐老板便得了一病，呜呼哀哉死了。（本回豆腐老板求子与第一回郑思勋求子，看似相犯而实不相犯，盖其结果截然不同也。）老板娘娘自从死了丈夫，一个人支持店务，抚养孩子，忙得发昏章第十一。可是女人究竟不如男人会打算，店里头的资本，也一天短少似一天起来，那老板娘娘也久已想把店铺关了，自己带了孩子，到别人家帮佣去。凑巧他们隔壁贴邻郑祖琛家的老太太，回到湖州原籍来，老板娘娘便去诉说自己的苦况。郑家的老太太，是个恤老怜贫的，当下便应允带他母子俩到湖北任上去。从此老板娘娘，便索性关了店，在郑祖琛衙门里服侍老太太。说也奇怪，他的那一个螟蛉子，生

得竟自聪明伶俐，郑祖琛欢喜他，便教他在书房里承值，做个小书童儿。久而久之，郑祖琛便一刻都离不了这孩子，一切机要文件，以及印信银钱，都由他掌管，才实授了贴身的小厮。郑祖琛便替他取个名字，叫做郑贵。后来郑祖琛升任广西巡抚，那郑贵越发倚宠弄权起来，所以杨秀清到省里去替洪秀全走门路，那客店里掌柜，说抚台衙门里第一个有权势的人，便是郑贵，这话却是千真万确。再说郑贵得了杨秀清一千两银子，便告辞着回衙门去了。他心下盘算，如何在郑祖琛跟前进言，他深知郑祖琛的脾气，必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可以救得洪秀全。主意想定，第二天便趁郑祖琛念完了佛，下了个半跪道："禀大人的话。"郑祖琛问道："你有什么话说？"郑贵道："小的在外面听见人家说，我们这广西省里，接连三四年的闹饥荒，每年秋收，不到一二成，不知道这话确不确？"郑祖琛诧异道："郑贵，你怎样留心到这个话起来？"郑贵忙做出满脸忠义之色来道："小的因为大人在广西做官，又时常听见大人说做官的须要处处留心着老百姓们的事情，所以小的时常往茶坊酒肆，打听地面上可出什么重大的事情，为大人耳目所不及的，可以随时来禀告大人，也不枉大人享养小的一场。"郑祖琛点头道："难为你肯留心到这些地方。你适才的话不错，广西全省，果然接连闹了几年的饥荒。我也曾在菩萨前许下愿心，叵奈劫数虽逃，竟丝毫没有效果。"（不从放赈救灾着想，惟知求菩萨，便活画出一个佞佛的巡抚来。）郑贵见慢慢地已是入了港，便又逼紧了一步道："闹饥荒尚在其次，现在土匪强盗，遍地皆是，老百姓们不得安居，怎生是好？"郑祖琛摇头叹息道："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郑贵道："大人说的天意，固然不错，不过老百姓们，断断不肯伸长了脖子，等那盗匪来取脑袋的。要是办起团练来，自己保护自己，这大概不是

犯法的事罢？”郑祖琛听了“团练”两个字，却又高兴起来道：“本来官兵的力量太单薄了，这样许多盗匪，简直剿不胜剿，要是老百姓们肯办团练，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官厅自然应当奖励他的。”郑贵听了，便自言自语道：“我原说这办团练不是犯法的事，那么外头也太胡闹了！”郑祖琛听了不懂道：“你说的究竟是那们一回事？你且说说明白看。”郑贵忙又下了半跪道：“这是小的在外头听见的，说桂平县有个办团练的绅士叫做洪秀全，如今被桂平县知县，推说是奉了大人之命，把他拘囚起来，还要砍他的脑袋。此刻茶坊酒肆，都在那里纷纷议论，大家异口同声的说：‘这洪秀全是冤枉的，要是不闹饥荒，盗匪也不会这样猖獗，官兵不能够打盗匪，老百姓们已是十分吃苦了，如今连老百姓自己保护自己都不许起来，岂不是老百姓们定做的不死在荒年上，便死在盗匪手里么！’外边人都派大人的不是，说那桂平县若不是奉了大人的公事，也决没有这们大胆的。小的可惜不便露出行藏来，说是在巡抚部院当差的，否则定然要和那说这话的人，争辩一下子咧！小的深知大人，平常连杀一只鸡一只鸭，都觉得不忍的，那有无缘无故杀起那洪秀全来？”郑祖琛道：“这是没有的话，桂平县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禀上来，也许是外头的谣言罢？”郑贵点头道：“大人说的是，这一定是谣言。小的那时，因为连大人都担着不是，所以心里不免有些替大人不忍，现在给大人一说，才自己觉得气量太窄了。”（郑贵欲为洪秀全说项，而故意徐徐从他方面说入，乃一层深入一层，至最后，方逼出正文来，回人小智慧，亦透非其他豪仆所能及。）郑祖琛得意道：“这是你不读书的缘故了。我们读书人，第一要讲究涵养功夫，外面那些谰言，怎么可听？你往后听茶坊酒肆里的那般混人谈起国家大事来，有时固不可不听，但是也不可过于认真。”（郑祖琛入了郑贵之圈套

尚不自知，可笑可怜！）郑贵听郑祖琛一番自负的说话，嘴里虽然唯唯应应是，肚子里却在暗暗发笑，知道自己这一番说话，准定发生了效力，桂平县的杨知县，凭你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自己的掌心了。隔不了几天，郑祖琛正在一起一起的见客，见过了一批司道，外面便递进一大批知县和佐杂的手本来，照例便递在郑贵的手里。郑贵是留心的人，一眼便看见桂平县杨知县的手本，知道那杨知县大概是为了洪秀全的案子，亲自上省请示来了。心想前几天，虽是绕着大圈子说了一大篇话，可是怕郑祖琛事情多，忘记了这事，所以上去回的时候，便特地提出杨知县的手本来，放在上面，凑近了一步道："这回桂平县来见大人，倒可以把前回的事情，问他个究竟咧。如若是谣言，那就最好。"郑祖琛鼻子里答应了一声，一瞧其余的手本都是不相干的人，所以单传桂平县进见，其余的一概挡驾。杨知县在那官厅上，听说一声"请"，便伛偻着身体，徐步穿过了几重天井，才进了郑祖琛见客的花厅里。两边当差的，打起了门帘，杨知县便捱身而到，见了郑祖琛，行下礼去。郑祖琛也只略略把身子欠了一欠，杨知县垂手站立在一旁，郑祖琛把手一扬，意思是叫杨知县坐。杨知县告了坐，当差的送上茶来，杨知县这才眼观鼻，鼻向心的，说出一番话来。欲知杨知县说些什么话，且阅下文。

评曰

本书第一回，写郑思勋求子，本回复写豆腐老板求子，此是作者有意相犯处。譬如《水浒传》，写林冲买刀，复写杨志卖刀，同一插草标，同一在东京市上。然郑思勋求子，求请观音菩萨，豆腐老板求子，求诸巫仙娘，此不同者一；郑思勋求子而有效，豆腐老板则郑贵尚是螟蛉而来者，其不同者二。有

此两点不同，于是本回与第一回，看似相犯而实不相犯也。

郑贵虽在抗衡弄权纳贿，然其才具亦不可及。如对郑祖琛一番言语，娓娓动听。苟郑祖琛平日绝对不入厮养之言，则亦已耳。否则安能不入彀中！甚矣，佥士巧言令色，非若君子之言，动辄逆耳也。夫人苟小有才，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郑贵匪无智慧，惜其不轨于正耳。天下后世，无量数郑祖琛，无量数郑贵，可以鉴矣。

第二十七回 纵虎归山中丞失策
放蛇入壑大令辞官

话说杨知县见了郑祖琛，便恭恭敬敬地说道："卑职有机密事要禀大人。卑职辖境那里有个金田村，这村里头新近创立了一个什么保良攻匪会，为头的唤做洪秀全。那洪秀全本是广东上帝会的余孽，如今借保良攻匪会的名义，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手下的羽党，少说些就有几千人。经卑职这一次去搜查了一下，光只名册一项，就有十九本之多，那些形迹，竟是谋为不轨的样子。卑职生恐养痈贻患，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那洪秀全捕捉得来，监在牢里。卑职对于这种谋叛重案，不敢擅专，所以特地进省来请大人的示，大人看该怎样办，卑职便回去遵照着做。"（杨知县之言未尝不娓娓动听，其如郑祖琛已先入郑贵之言何！）杨知县说完话，不免微微的抬起眼光来，瞟了郑祖琛一眼，只见那郑祖琛闭了双目，好似老僧入定一般。听杨知县停着不说话了，他才睁开双目来问说："依贵县的意思，该把洪秀全怎样办呢？"杨知县忙站将起来回道："禀大人的话，依卑职的愚见，不如把这洪秀全人不知鬼不觉悄没声儿的处死了，以遏乱萌。这原是该听大人发落的，不过既承大人下问，卑职也就斗胆说这个话了。"杨知县斩钉截铁说了这一番话，满以为郑祖琛该俯如所请了，谁想那郑祖琛却把一颗头摇个不住道："俗话说得好，蝼蚁尚且贪生，人命岂可儿戏？本部院戒杀已近十年，平日对于情真罪当该处决的罪囚，尚且时常觉得不忍，何况洪秀全，一没有口供，二

没有证据……”杨知县没等郑祖琛说完，便顶了一句道：“回大人，那洪秀全有十九本名册，可以作叛逆的铁证！”郑祖琛因为杨知县没等自己说完，便岔了嘴，心里十分不悦，(至此而杨知县纵辩，亦不能回郑中丞之听矣。)便冷笑了一声道：“请问贵县，十九本名册上是怎样写法的？”杨知县忙道：“上面写着‘保良攻匪会名册’字样，底下是一个个人的名氏。”郑祖琛冷冷地道：“既是没有旁的话，如何作得叛逆的证据？”杨知县陪笑道：“大人说的固然不错，不过洪秀全要不是图谋不轨，何必又招集这许多党羽呢？”郑祖琛用手拈了拈几根胡子，摇头说道：“那保良攻匪会五个字，顾名思义，不过是办的团练，也是老百姓们为自卫起见。我们吃了皇家的俸禄，不能保护良民，已是万分惭愧了，如何连他们自己保护自己都不许起来？冤枉杀一个洪秀全事小，失却民心事大。(郑祖琛之言即郑贵之言也，豪仆声势如是如是。)贵县这番举动，知者不过以为卤莽而已，不知者更要疑心贵县和洪秀全挟有夙嫌，所以借此要置彼死地咧！”郑祖琛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简直声色俱厉，那杨知县听了，也不寒而栗。良久才定了一定神，勉强装出笑容来，(官僚见上司纯用妾妇之道，虽强项令亦未能免俗。)道：“不知大人的高见，对于这洪秀全，该如何处置？”郑祖琛见问，便毅然道：“贵县回去，快把洪秀全放了，免得朝廷知道了，连本部院都有不方便之处！”杨知县听了雷轰电掣般的说话，还想劝阻时，那里来得及，郑祖琛已是端茶送客了。杨知县只得也举了举茶杯，应了个景儿，踉踉跄跄地便退了下来。才走不到一二百步路，正走在一个天井里，不禁仰天长叹道：“天下从此多事，眼见得广西要化为战场，区区这个知县，有何可恋！急流勇退，此其时矣。这一次回到桂平县去，不免准备公事告病便了。”(杨知县去矣，而颟顸之郑祖琛则不去，

此清政之所以不纲也。）主意想定，回到桂平县，便立刻升堂，提洪秀全出来讯问。原来洪秀全自从那天被杨知县用计骗到县城里关了起来之后，也就没有提出来讯问过一次。洪秀全在监狱里，正不知是凶是吉，自己也不免提心吊胆。当时杨知县还吩咐不许有人来监里探问，亏得胡以光神通广大，一般地送衣服食物进来，上上下下都打点过了，秀全才不致十分吃苦。依杨知县的意思，本想请了郑祖琛的示，把秀全就地正法的，也不用什么口供，三推六问，耽许多时光了。谁想却碰了祖琛一鼻子的灰！常言道，缚虎容易纵虎难，杨知县要释放洪秀全，反而不得不坐堂起来。只听见升堂鼓冬冬三响处，三班六房知道本官要升堂了，却也不敢怠慢，分两行站着伺候。杨知县徐步而出，吆喝一声，已是向公案前坐定，提起朱笔来，在点名单那洪秀全的洪字上，点了一点，左右便喝了一声道："带洪秀全！"便有人往监里去提了洪秀全出来，到堂上扑的一声跪倒，偷眼瞧杨知县时，却也和颜悦色，不见有半点凶狠的样子。秀全心便略定了一定。只听杨知县道："你是洪秀全？"秀全应道："是。"杨知县便把桌子一拍道："有人在这里告你聚众数千，谋为不轨，究竟有没有这事？快些从实招来！若有半句虚言，本县执法如山，那是你皮肉自讨苦吃了！"秀全便叩了一个头道："冤枉！民人不过因为乡下土匪公然行劫，小民寝食不安，所以发起了一个保良攻匪会，聚集许多邻居，大家学些武艺，以为保护自家生命财产之计。若是说这样便是谋为不轨，也忒嫌言重了。"杨知县沉吟了一会道："你的说话，也有几分道理。不过人数太多，良莠不齐，闹出事来，本县却担着干系的。你要知道，你的心固然无他，你的举动，未免有些树大招风。本县要是为防患未然起见，把你杀了，也不能编派本县枉杀无辜的。不过天地有好生之德，本县爱民如子，所以关了你

几天，原是要教你快些醒悟，以后行止格外要敛迹些。现在你在监狱里自省了几天，总该有几分明白了罢？我要是放了你出去，不知你能否听从本县的吩咐，把那保良攻匪会立刻解散？”杨知县这一番说话，分明是指点秀全一条生路，秀全也是绝顶聪明人，那有不明白之理！便趁势磁头道：“民人理会得，这次回去，决计把保良攻匪会解散便了。”杨知县又踌躇了一会道：“你的话能作准不能？”（此盖杨知县欲自己下台，才如是做作耳。看他一副面目，完全虚伪，而秀全亦伪应之，两伪相遇，煞是好看。）秀全道：“那有不能作准之理！”杨知县便道：“也罢，你好好的具一张切结来，本县一发成全了你罢。”说时便吩咐把笔砚给了秀全，就在地上写了一张甘愿把保良攻匪会解散的切结，划过花押，呈给杨知县过目了，当堂开去刑具，杨知县又叮嘱了几句，才把秀全释放。这里自有胡以光接住，在胡以光家耽搁了一宵，胡以光便置酒替秀全压惊。两下细细的谈了一会，才知道这一次自己得已释放，完全是杨秀清上省斡旋之力。秀全因怕金田村许多人盼望着自己回去，所以不敢多耽搁，第二天便别了胡以光，自回金田村去讫。好一个杨知县，他竟料到洪秀全将来必成大事，自己要是再在这桂平县的交椅上坐将下去，准定要吃不了兜着走咧！所以他竟就在秀全回金田村的一天，吩咐办稿的师爷，备了详文，说自己因为病体不能支持，请求开缺。不多几天，省里准了他的请求，挂出牌来委别人继任。杨知县交代清楚，便飘然而去。毕竟杨知县有先见之明，脱身得早，后来洪秀全一干人杀奔桂平县而来，那后任知县被乱军所杀，此是后话不提。且说秀全回到金田村，凑巧石达开、杨秀清、韦昌辉等人都在那里打听消息，一旦见秀全平安回来，不觉都心花怒放。接进中堂，叙了些别后的情形，秀全便开言道：“诸位弟兄们，小弟这一次遭了官事，形迹已露，此后不

便再行出头露面，谨防有第二个杨知县来和我们麻烦。为今之计，最好觅一个隐僻的所在，暂时把小弟的身子藏躲起来。这里便请杨兄主持一切；外面各县传教的事宜，便托冯兄办理。未知诸位弟兄们以为如何？”这时旁人听了还没有开口，石达开第一个先说道：“洪兄虑的是，我们毛羽未丰，还是诸事谨慎些的好。洪兄能够暂时避一避风头，等待我们可以起事了，再出来主持一切，未为不可。不过却有一层难处，洪兄所说隐僻之处，一时却不易找寻，不知洪兄意下，想往那里去？”秀全道：“小弟一路从广东来，瞧那个鹏化山地方，倒是红尘飞不到的所在。（古人云：“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安得红尘飞不到之所在，使一般热中者作退一步想。作者大书特书此八字，其亦有微意存于其间乎？）小弟这次，便想暂时在那里隐居一下。一方面依旧可以和这里众位兄弟互通消息。”秀全说完这话，石达开还没接口，早听座中有个人怪叫了一声道：“那鹏化山是我的老家，那里的人，不论长幼男女，都肯听我的使令。洪大哥这番前去，千万带我一同去！那里烧酒牛肉都可以不用花钱，洪大哥要吃，尽责成我弄去就是！”众人看这说话的人时，却是秦日纲。（我爱秦大哥之妩媚，如《水浒》之有李逵，《红楼》之有湘云也。）秀全点头道：“我一个人到鹏化山，本来嫌太寂寞，难得日纲兄弟肯和我一同去，那是再好没有的了。”秦日纲见秀全答应同他去，便喜得跳将起来，嚷着要去打铺盖。冯云山笑道：“忙什么呢？有你的总有你的。”众人正说时，忽地一个看守大门的会友，匆匆地进来报说：“外面有个文士打扮的人，要见洪先生，请示洪先生定夺。”秀全听了，忙把双手摆个不住道：“不见，不见！上回那杨知县派来骗我往城里去的委员，不也是文绉绉的么？天下惟有居士最可杀！一切是非都是那些半瓶醋的东西挑纲出来的。你看那满洲皇帝，不一

般的也有文士去拍他的马屁吗？连考场里作文章，都有一定的格式，该说皇帝的好话，美其名曰领圣起来，足见文士是最无耻最讨厌的人！”（作者笔下有无限愤慨，特借秀全口中发泄之耳。）秀全一时说顺了口，竟忘记了石达开也是个孝廉公出身。石达开听了，自然也觉得脸上有些讪讪地。毕竟冯云山乖觉，忙补了一句道：“这话不错，文士中间，像我们石达开石大哥般的，也算是少有的了。”秀全听了云山的话，猛然间觉得自己说话太大意了些，忙也改口道：“石兄的学问，文武兼资，自然不能把文士两字去辱没了他的。”说得石达开也微微含笑。（好恶，人之常情，正不得以此少达开耳。作者一路写来，面面俱到，非老手不办。）那进来通报的会友，见秀全这般说，便自去回报那求见的文士。谁知去不到一刻儿便又走了进来道：“那个文士一定要见，说他是来帮助洪先生共谋大事的，洪先生不见他，未免空担了礼贤下士的名声。”秀全听了这话便有些踌躇了，正待开言时，早被萧朝贵圆睁着双眼，向那来通报的人啐了一口道：“放他妈的屁，他有什么本事，敢到这里来噜哧！他有本领，便来和老萧战三百合再说话！”秀全一面喝住了朝贵，一面吩咐那通报的道：“你不必理他，只回他说不见就是，凭他说些什么，你只做不听见，岂不完了？”那通报的领命自去。这里秀全等便说了些旁的话，正谈得十分高兴时，忽地远远的听见那大门首一阵喧闹之声，众人听了，都觉愕然。秀全便向达开道：“就烦石兄出去看看罢，怕就是适才那个文士，和外面的人闹翻了，不知道这人究竟是何来历，怎么这样无赖！”秀全言下，大有不悦之意。（极力反振下文，盖此处急写文士之可厌，乃愈见下文所谓文士者之夭矫也。）达开领命，便徐步向大门首而来。只见一个湖南口音的男子，生的朱唇粉面，猿臂蜂腰，那脸蛋儿仿佛就像女人一般的漂亮。估量

上去，年纪也不到三十岁。这时却怒容满面，正在和一个看门的争执，两只眼睛，却奕奕有光。瞧他的意思，是想要进来和洪秀全厮会，却被看门的拦阻着，不准他走路。惹得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劈面一掌，便向那看门的脸上打来，谁想那看门的也跟着秦日纲、萧朝贵两人学了些武艺，身体倒也练得十分灵活，只见他轻轻地把身子一闪，便把这一掌躲过了。这时看门的却也有些儿动怒，便也掳拳捋臂，轮起碗口般大小的拳头，准备要把这文士痛打一顿。（我为文士担心。）正在此时，恰好石达开走到，便高声叫道："来者莫非衡州洪大全吗？弟兄们不得无礼！"那洪大全抬起头来，认得这叫喊的人，正是石达开，便撇下那看门的，走近石达开跟前，拉了石达开一把道："老石，怎么你们手下的人，这般无礼！拒绝我一个人事小，要是说将开去，说你们保良攻匪会，空担着招纳天下英雄的名，似这们的拒人千里之外，岂不被天下的人耻笑！"（此时由得洪大全说嘴矣。）石达开趁势便牵了洪大全的手道："你有所不知，我们正在计议大事，不想你突然之间来了，你又不曾说出姓名来，我们那位洪大哥，新近恰为吃了文士的亏，如今见你又是文士打扮，自然惊弓之鸟，不敢开门延接。幸亏我和你相识，否则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拳头大胳膊粗的，你老兄这区区鸡肋，怕还挨不起这们三两下呢！"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连洪大全也扑哧一声笑了。（洪大全满腔怒气，以一笑收场，笔墨何等干净！）两人便并肩往里面走来，那些看守大门的，见了这副情形，便知道这洪大全是石达开的朋友，也就不敢再拦阻了，可是想着适才几乎动武的神情，不禁也你看我我看你的笑起来。（细。）洪秀全等听见门首喧嚷，正不知为了何事，如今见石达开忽地同了一个丰神潇洒的少年进来，大家都觉诧异。石达开便替众人介绍道："这位是小弟的好友衡

洲洪大全。”杨秀清不等石达开说完话，便抢着说道：“衡州洪大全，人称好刀笔，莫非就是这位洪兄？”洪大全不禁躬身施礼道：“这是小弟游戏三昧，偶然玩玩把戏，不足辱诸公齿颊的。”（写洪大全出身刀笔，又觉与杨、石、韦、冯诸人不同，是作者善于变化处。）韦昌辉也道：“小弟也听说洪兄疏财仗义，百万家私，化为乌有，真是当今豪杰！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写韦昌辉自己是个富家子，却注意洪大全的家私，妙妙！）秀全见大全也大名鼎鼎，知道绝不是凡庸之辈，忙亲自上前周全。众人因洪大全远来，便推他在上首坐定。石达开便道：“这位洪兄，正是当代奇人，他的聪明真是天赋的，六岁就把四子书读完；九岁上已是能够将十三经背得如瓶泻水般，连小注也是一般的滚爪烂熟；做的文章，简直就不屑效那些柔靡之音；又有一端，却和小弟脾气相似，原来也是喜读孙吴兵法的。因此小弟一年前往湖南去访友，便和这位洪兄相识了。小弟眼光里对于文士，少所许可，宁可和屠沽走卒结交，（石达开胸中亦有块垒。）惟有洪兄，却是小弟生平所最心悦诚服的。”（如是乃愈见得大全不凡。）洪大全听了，忙笑着摇手道：“罢了罢了，请你少恭维几句罢。小弟自知脾气也实在不好，平素时常喜弄笔头，谁知这一次，因为做了一篇游戏文章，便险些儿把性命都送掉了。”欲知洪大全究竟为了何事，几乎送命，且阅下文。

评曰

《水浒传》当写晁盖智取生辰纲之前，先写晁盖与刘唐、吴用饮酒，忽有一道人求见，晁盖始而拒绝，继而闻此道人在门外与门者喧闹之声，始亲出观看，则固入云龙公孙胜也，乃亟尊之上座，共策大事。与本回洪大全欲见秀全遭拒，同一章法。本书粗豪处似《水浒》，细腻处似《红楼》，冶二者于一炉，

于是乃成绝世妙文。

秀全入狱之后，本当接写冯云山及韦昌辉入狱，盖三人之事相距极近，然作者无论如何变化，欲求其毫无雷同之处，实至不易也。而事实上又不容忽略，作者为读者兴味起见，乃于中间插入一洪大全，以下即接叙洪大全来历，更令人可泣可歌，所以变换读者之目光，文章亦愈显错综变化之妙。

第二十八回　倾竹叶壮志凌云　访梅花雅人踏雪

话说做书的提起这位洪大全，却要郑重声明一句，原来这位洪大全，在太平天国历史中间，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可惜如神龙般见首不见尾，否则往后的功绩，不也是和东王、翼王一般的伟大么？所以做书的写到这二十八回，便该把洪大全的出身，交代一番，好教列位不致茫无头绪。闲言休絮，言归正传。且说这洪大全，原籍湖南衡州人氏，自幼有神童之誉。在九岁那一年，已是把十三经读毕。普通九岁的儿童，吃饭不知饥饱，穿衣不知寒暖，惟有洪大全，不但十三经都已读完，而且能够从头到底，一行行、一字字背得如瓶泻水，从来不会错过一个字。你想不是他的天赋高人一等，怎会到此地步？后来洪大全到了十一二岁，便一意学词章，诗词都做得斐然可观，不时和那些老前辈唱和，那些老前辈也叉手叹服。所以洪大全在髫龀之年，已是名闻全省。他九岁的一年便去应试，县考的那一天，知县点到洪大全的名氏，却从人丛里应声挤出一个小孩子来。知县留心打量时，只见这洪大全拖着条小辫子，当头顶还剃掉了像银圆般大小的一块，辫子梢上系着一缕红丝线，完全是个小孩子的样子。知县瞧了他一眼，便问道："你叫洪大全？"洪大全应道："是。"知县又问道："你是不是洪大全本人？"洪大全这时，年纪虽小，却有些不耐烦了，便朗朗说道："公祖这话可问得诧异了，名册上注年龄、籍贯，难道还怕冒名顶替不成？"那知县被他一顶，倒顶得没话可说了，便正色道："我

怕你这样小小年纪，如何做得文章？”洪大全见知县瞧不起自己，那气越发大了，便道：“公祖这话更错了！公祖奉行朝廷的立法，是以真才实学取士呢，还是以年龄大小取士的？朝廷立法，没有规定说是应县考的童生，必须满多少岁数，现在就公祖的语气听来，大凡年龄幼小的一定是没有学问，那么公祖也不必考试什么文章，只要在点名的时候，一瞧有年纪大的老童生，便取了他就是，何必出什么题目，行什么考试呢！”那洪大全侃侃而谈，简直旁若无人。可笑这位知县，恰又是个早年不第，晚岁成名的一榜出身。原来他四十多岁才进学，五十岁上中的举，熬资格到了大挑知县，等到领凭到省候补，挂出牌来，署理衡阳县，已是七十岁的整寿了。(世安有此种巧事，亦作者故意装点以资笑乐而已。读者但赏其笔墨之爽脆，勿以辞害意可也。)所以每逢县考，对于老童生，格外的体贴，对于小童生，却格外的挑剔。谁想也有一日，碰在利嘴的洪大全手里，教老知县额角上，也碰了一个老大的疙瘩。当时又没有话可以去驳回他，只得勉强笑了一笑道：“你既是这般说，想来你年纪小，文章一定了不得的了。本县如今特别优待你，却要教你另外坐在花厅上，出了题目，当面考试你。”说罢，便教当差的引洪大全到花厅上去坐地，洪大全却也毫不畏惧，就这们大踏步随了当差的，到了花厅之上坐定。一会儿题目下来了，便独自握管构思。常言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只见洪大全下笔如春蚕食叶般，不到半个时辰，便把文章完全脱稿，只差还有一首五言八韵的诗没有做好。这时那位知县，倒并不来监视着他，适才说的面试，也不过是借此下台的一种说辞罢了。倒是知县有几个孙儿孙女，却纷纷地来到花厅上屏风背后窥探，见洪大全一般的是个小孩子，便胆子渐渐的大了，一个个跳将出来，爬向洪大全桌上，搬弄洪大全的笔墨，吵得洪大全也

没有心绪再做文章了。(情景如绘。)他索性便把笔一搁，抬头瞧看，见那知县有一位孙女儿，今年只有一十岁，却生得眉目姣好，活像是图画中人。洪大全这时年纪虽小，不懂得甚么男女之爱，可是读《诗经》读到了什么郑卫之风，也恍恍惚惚记得男女之间，除掉夫妇之外，还有一个"野合"的名词。这时见了这样一个美貌小女郎，不禁情兴勃发，便也跳下座来，就搂了这女郎一把，用嘴在他脸上嗅了一嗅道："我们来玩一套新郎官做亲吧，你做新娘子，我做新郎官，何如？"(嗟夫，食，色，性也。虽孔子亦昌言无忌，夫天下至真率者，莫如小儿女，然而犹有新郎官做亲之尝试，则无怪文明愈进，男女之间活剧乃愈多也。)洪大全这副玩皮的态度，那小女郎倒并不恼，转恼了小女郎一个约摸十一二岁的哥哥。那小女郎的哥哥，见洪大全欺侮了他的妹妹，便出来打抱不平，把洪大全推了一推，(夫人不恼，恼了舅爷，一笑。)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放肆！"洪大全听了，不由冷笑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和我拉拉扯扯的！老实告诉你罢，你家老头子，唤我在这里做文章，原想是把你家妹妹许配给我做老婆的，我们夫妻俩，(啧啧，洪大全俨然以夫妻自居，惫赖可笑。)在这里小开玩笑，要你阿舅来强出头干么？(竟从而阿舅之，益发惫赖矣。)好便好，不好时我便一刀把你那小鸟儿(三字新奇。)割掉，教你和你妹妹一般的做个赔钱货。"(此种奇谈，不知作者从何处想来。)说着，却真个回身从考篮里取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刀子，明晃晃地向那位小少爷的下路捞来。说时迟那时快，小孩子那会见过这种情形，便哇的一声哭了。三四个小孩子便手挽着手逃入屏风背后，自然把洪大全怎样怎样无礼，一五一十去告诉了他的祖父。那知县勃然大怒，便履声橐橐，直向花厅上走来。见洪大全正在低头伏案写那考卷，知县走近瞧时，见连那首五言八韵的诗都已

做好了。凭你知县怎样厌恶洪大全，可是一读他的文章，那股怒气也顿时抛向爪哇国里。便沉吟了一会，向洪大全正色道："文人切戒佻挞，何况你这样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你适才和我的孙女儿啰唣，我都已知道了，本当将你责打几百下手心，以儆将来，姑念你文章做得尚还通顺，就饶了你一次。如今我出一个对给你对，你要是对得上来便罢，要是对不上来时，两罪俱发，一顿手心再休想逃得了！"好一个洪大全，脸上却毫无惧色，便道："请教公祖上联。"那知县侧着头想了一想道："就把你做了上联罢，你听清楚着，我的上联是：'衡阳县童生九岁'。"洪大全听了，暗暗好笑，心想："这又不难对，老头子却鬼张鬼智干什么！他既要我对，我必须对上一个冠冕堂皇的下联才行，可是他们这班老腐败，只知道拍皇帝的马屁，要是不掮皇帝出来做个幌子，谅必他们定然不服。也罢，委屈些就学一次舔痈吮痔的论调罢。"（若无此一段解释，则未免与革命不合，此是作者取巧处。）想罢便应声道："公祖这个上联，可以对'大清国天子万年'七个字，这是童生姑且想的，请公祖的示，要是不好，便让童生再对去。"那知县听了，不免吃了一惊，心想，看不出这小孩子，口气倒这般阔大。（是老知县眼光。盖洪大全之意，大有"是可取而代之也"之概，知县愦愦，又安从知之！）便也不说什么，只点了一点头道："也罢，总算亏你了。"说时把手一扬，洪大全知趣，便收拾收拾笔墨，（有小刀在内。）提了考篮，退了出来。这回也亏得洪大全能言善辩，逃过了这重难关。要是少年科第的知县，说不定还有好处给洪大全。叵奈那个知县，抱着牢不可破的见解，以为这孩子才气固然不错，品行总嫌欠缺些。所以发出案来，洪大全是名落孙山之外，这大概是洪大全文章憎命罢。可怜接连考了十几次，取了县考，满意以为总可以进学了，谁知府考 道考却又出了岔子，所以洪

大全一身本领，满腹经纶，蹉跎了这们十几年，连衣衿都没有青。你想教他如何会不时常要发牢骚呢？他发一个狠，便把八股文章丢得不知去向，专一做起古文来。做的又是司马长卿、贾长沙一派，如长江大河般，一泻千里。不过天下之事情，究竟公道自在人心，（有此六字，仁人志士所以未可灰心也，即如孙中山先生奋斗达四十年之久，至今日而青天白日之旗始扬飞遍于禹城，一言以蔽之曰：公道自在人心而已。）洪大全虽是文战不利，连一名秀才都捞不到手，可是他的文章，究竟还是有目所共赏，所以一篇脱稿，便尔全省传抄，湖南人提起了洪大全，谁不竖起了大拇指，喊一声“好笔墨”！所以那石达开虽是远在广西，却也久慕“洪大全”三个字。有一次到湖南去，便特地前去拜访，两人结交了一个朋友，这是后话不提。且说洪大全不但诗、古文辞做得登峰造极，就是他生平喝酒的本领，也是谁也及不来他的。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每逢亲戚人家的宴会，是每饮必醉的。后来索性一个人在家里也喝起酒来，镇日价吃的醉醺醺。他的父母，却也教训过他几次，叵奈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他的父母，气成疾病，呜呼哀哉，便相继死了。他一发没了管束，仗着父母遗产有好几百万，便拿出来结交奇才异能之士，家里吃闲饭的人，养了十几桌，每天大鱼大肉的款待着。洪大全高兴的时候，便和他们赌酒，一喝就是十几碗，醉了便睡，醒了再喝。似这们循环往复，那洪大全几于无日不在醉乡。他既是这样喜欢喝酒，所以只要耳朵里听见说某人酒量好，他便自己带了酒菜找他较量。不论你是屠沽走卒，只要能喝三杯，便是他的知己好友。这时恰好衡县市上，来了一名乞丐，在一座破庙里安身，这座破庙已是十几年没有人迹了，所以不但鸟粪蛛网，遍地皆是，连门窗屋瓦，都给旁的乞丐偷去换钱的了。这乞丐到了这座破庙里，扫除扫除，便

打起临时公馆来。又嫌没了门窗，晚上风大，不知他从那里弄来的两三张破席，遮在窗洞上，倒和门窗一样是严密。(调侃语可笑。洪大全奇矣，不料此丐之行踪更奇，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奇事，乃克写出此绝世奇文也。)这乞丐，白天便在大街小巷挨户要饭，可是也不会说什么讨饶诉苦的话，只立在人家后门首，伸出他的讨饭钵，向人家求乞。人家要是向他瞪了一瞪眼睛时，他便立刻掇转屁股走路，再到别家去求乞了。他说："肯便给我几个，不肯时，我叫化子决不来强抢你们的，何必恶狠狠的给这种相貌我看呢？这种腌臜气我可受不下。"可笑这人，穿得已是成了乞丐，他还是生就的一身傲骨，所以街坊邻舍，不免要批评他说，做了穷人，还有什么气可负，天下只有有钱人可以负气，(伤心刻骨之言。)所以越发憎恶这乞丐来。亏得那些宅心慈善的人，不时掏出钱来赒济赒济他，才不致饿死。这个乞丐还有一个脾气，就是也和洪大全一般地欢喜喝酒，求乞得来的钱，花在酒店里的倒有大一半。也是他合该和洪大全有一段因缘，一天正是十二月里，那西北风紧了一紧，漫天匝地便下起雪来，过了一夜，那雪便凝结在人家屋上，顿时把衡州城里造成许多白玉楼台。(造语甚妙。)洪大全看了这风景，忽地想要踏雪寻梅起来，可是罗浮、邓尉，一个远在广东，一个远在江苏，湖南省里，简直就没有著名的去处，可以赏玩梅花。慰情聊胜于无，不禁想起这里有一所玉皇殿来，后面倒有两株梅花，过门大嚼，就到那里去走一遭也好。主意想定，便换上一双雨鞋，身上穿了一件狐皮的袍子，教一个小奚童掉了一榼精致小菜，并一壶好酒，安步当车的径投玉皇殿而来。不想半路上，却发现了一桩奇事，原来一个乞丐，睡在雪里，光着背脊，只穿一条单裤，还东一个西一个打了许多补钉，赤着双足，直僵僵的睡在地上。洪大全不禁哎呀了一声道："这

样大冷天，这乞丐怕是下了雪没人给钱米给他，所以冻死在这里的。”（谁知却又不然。）便走近了一步瞧去，那知不瞧犹可，一瞧时却又大吃一惊。原来那乞丐，这样的赤身裸体睡着，不但没有冻死，并且那身上还是热气蒸腾，那汗珠儿有黄豆般大小咧！再一瞧他的脸色时，只见他脸泛桃花，牙齿缝里，却又酒香喷溢，（若在不饮酒者闻之，则溃臭而已，矧又出诸乞丐口中，其不退避三舍者几希，徒以洪大全酒人，所以一见即曰酒香喷溢也。）不是喝醉了才睡在地下的吗！毕竟洪大全是个嗜酒若命的，更兼看这叫化子的一副神情，没有大本领也决不会睡在雪地里尚自热气蒸腾的。当下洪大全为好奇心所驱使，不禁使劲用手在那乞丐身上推了一下道："老哥，莫睡在地下，仔细受了凉！"那乞丐睡得好梦方酣，不想平空里来了一个洪大全，把他推醒，你想他如何不恼？便圆睁着双眼，向洪大全呸了一口道："老子在这里睡觉，却干你甚么事？要你来啰唣！甚么冷呀热呀，老子这个身体，又不是租来的，死了也不要你买棺材，何必要你这鸟人夹在里边和我怄气！"那洪大全满腔好意，却碰了一个钉子，若是在平日，早就要跳起身来，老大的耳刮子，打向那乞丐脸上了。（补叙洪大全脾气一笔，所以照应上文与秀全门者争执一段文字也。）可是在今天，一来瞧在这乞丐会喝几杯酒的分上，二来这乞丐瞧他适才睡觉的情形，一定是个异人，便想有心结识他。所以吃了这一顿排揎，大全脸上却依旧笑嘻嘻的道："老哥，不必生气，吵醒了老哥的好梦，固然是小弟的不是，如今就罚小弟做东，请老哥喝酒如何？"那乞丐听了，早跳起身来道："有酒喝的吗？那我又不是傻子，如何不去！"洪大全也欣然道："老哥不用多疑，请看小弟这榼子里，不是酒是什么东西？"那乞丐听了，欣然从身旁雪地里，拾起他一件破烂单衫来，可笑这件破烂布

单衫，因为放在雪地里久了，所以已是浸得湿透，再给西北风一吹，早冰得和铁板一般坚硬。那乞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往身上就披，嘴里说道："走罢走罢，莫耽搁了喝酒的时光！"洪大全半途遇见了这位酒友，便也没有心绪再看玉皇殿的梅花了，准备折回家去，当下便在前引导，这叫化子也就赤着双足，踏在地下的冰雪里，沙沙作响。（处处点明雪天。）那个小奚童，依旧提着榼子，跟在后面，心里头也未尝不讨厌这个叫化子腌臜得很。叵奈洪大全的脾气是很难服侍的，他说怎样，就不许人家和他违拗，所以也不敢说甚么。一路走一路便想：我们这位少爷，平日总是这样疯疯癫癫的，钱不当钱用，家里吃闲饭的人养得这们多，还不肯歇，定要弄这个叫化子家去，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合该是我们当底下人的晦气。这一次回家去，说不定少爷还会把这叫化子高高地坐首席，教我们替他斟酒咧。也不知少爷安着的是甚么心，平常在我们底下人面前，偏生要拉架子，和那些低三下四的人，却称兄弟，十分亲热。这小奚童正胡思乱想时，抬起头来，已是到洪大全家里。（不说在路上走，而偏穿插小奚童之胡思乱想，是避重就轻之法。）洪大全便把这叫化子一让，让到了书房里来，那些伺候的底下人，见主人同了一个叫化子回来，他们对于洪大全怪僻的行为，已是司空见惯，所以倒也并不稀奇，忙争先恐后地上前打起暖帘来，让洪大全和叫化子一同进内。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太平天国首事诸王，以洪大全为最虎荡不苗，所谓名士派者是。然天下多伪名士，其胸襟学问，未必能如大全，而行事怪僻，则与之如出一辙。古人云："饮酒读《骚》，便称名士。"

今之名士，酒未必能饮，甚有且不知《离骚》为何物者，乃亦高视阔步，自居名士，十里洋场，诚有多于鲫之叹。每况愈下，名士且然。展读至此，感不绝于心矣。夫名士派非美名，一、二人提倡于上，乃靡然成风，竟以囚首垢面为风流，酗酒滋事为豪放。假令中国人尽为名士，则中国可亡，假令天下人尽为名士，则天地可灭。此种颓废的消极的习惯，亟宜加以匡正！作者极意描写洪大全，为小说兴味计，不得不尔；后读者，慎毋效法大全之所为也！

第二十九回　借酒浇愁乞儿呕闲气　因尸图诈地痞昧良心

话说洪大全把这乞丐一让，让到了书房里，那些底下人便跟了进来伺候着。洪大全家书房的地板，是一律用漆漆过的，又经底下人每天早上用水冲洗，所以冲洗得纤尘不染，可是被这乞丐一双泥脚走过了，顿时便增加了许多泥脚的脚印。洪大全却毫不在意，便拱了拱手，请这乞丐上坐。一面又吩咐厨房里拣上好的菜，预备一整桌，在书房外面一间小敞厅上摆设停当，自然依旧是这乞丐坐了首席。洪大全又嫌两个人对酌，似乎人太少了，没有趣味，便吩咐在食客中间，选那酒量好的，请几位来陪客。霎时间，便满满地坐了一桌，那些食客，为了衣食起见，只要洪大全心里欢喜，凭你乞丐，也得恭维一阵。（呜呼！士之气节不讲久矣。饭碗之下，不知牺牲几许人才，先哲有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一章，亦是此意，固不能独责洪大全之食客耳。）酒过三巡，洪大全便含笑问道："不曾动问大哥尊姓大名，仙乡何处？"那乞丐一面仰着脖子喝酒，一面含含糊糊地答道："我姓王，没有名字，人家都顺口叫我王叫化，我便也把叫化两字，当做名字了。至于问我家住那里，我就没有家。大凡我行踪所至，便都可以说是我的故乡。本来人生如做梦一般，到头来谁也免不了一死，要是死了，才能算回老家去。所以我们的老家，便是森罗殿上。譬如你洪大全，算是衡州人，其实衡州那里可以说是你的家乡！无常一到，请问你还能在这衡州不能？"（清夜警钟，

发人猛省。)王叫化一席话，说得洪大全毛骨悚然，便也不敢再问。只见那王叫化自己提了酒壶，高高的举了起来道："闲言少叙，吃酒要紧。"许多食客，也怕洪大全心里不乐，巴不得这一句，便异口同声的说道："照呀，喝酒才是正经！"洪大全便也鼓起兴来，一杯一杯只管往喉咙里灌将下去。这一席酒，直喝到晚上三更，席间各人无不喝得东倒西歪。惟有王叫化却依旧如无其事。洪大全一阵眼花头晕，可是还不肯示弱，便拚命价支撑起来，吩咐底下人收拾干净床铺，给王叫化安歇。自己直待送王叫化进了卧房，才退将出来，又吩咐教拣几套衣服，端正着预备王叫化明天更换。才说完这几句话，撑不住一阵恶心，便把适才吃的菜餚，喝的茶酒，兜底从胃里泛将上来，哇的一声，便吐了，吐在地上有四五寸见方的一大滩。那些底下人，便七手八脚的绞手巾、倒水，忙乱了一会，用两人分左右扶了，径回卧室。洪大全这时，实在醉了，所以见了那自己的床，也就不暇脱衣，和衣向床上一倒，鼾呼着便自睡着了。也不知经了多少时候，洪大全翻了一个身，正想再睡时，耳朵里却听见有人说道："不好了，这事情非把少爷叫醒不可！"洪大全这时睡了一夜，那酒意早已醒了大半，听了这话，正不知出了什么岔子，便勉强挣扎着，把双目睁了开来。可是眉梢眼角，还是觉得十分饧涩，忙用手指揉了几揉。(作者对于细小之处，每不使轻轻放过，文章一经渲染，愈觉生动。)这时便有一个人说道："好了，好了，少爷醒了！"洪大全瞧这一说话的人，正是家人洪寿，忙问道："什么事喧闹？"那洪寿见少爷问他，忙答应了几个"是"字道："启禀少爷，没有什么大事，不过伤是受得重了，不但打破了头，还淌着血呢！"洪大全听他所说的话，简直如丈二长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便又问道："你究竟是说谁的头打破了呢？"洪寿道："是洪喜的头打破了。"

洪大全还是不明白，便重又问了一句道："洪喜的头，如何会打破呢？"洪寿道："是少爷昨天去请来的那一叫化爷，把洪喜的头打破了。"（"叫化爷"三字，奇绝趣绝。）洪大全不听"叫化爷"三字犹可，一听时，便记起昨天喝酒的那个王叫化来。便哎呀了一声，跳起身来，也来不及盥洗，忙趿着鞋子，往外飞跑。那洪寿不知就里，可是见主人跑了，他也不得不跟在后面。那洪大全也不到旁的地方去，一口气便奔向王叫化昨晚安歇的那间屋子里来。没有跑进屋子，已是听见了王叫化的声气，（如火如荼。）直至走进屋子里看时，只见那王叫化偏把床上的被褥胡乱铺着在地上，他自己便依旧穿着那昨晚的破单袴，箕踞着坐在被上，好似昨晚王叫化就没有睡在床上的一般，再一瞧王叫化身旁时，见有一身新棉袄袴，撕做七八块，把来乱堆在地上。那王叫化却是面红颈赤，坐在地上，指手划脚的乱骂人。（写得王叫化十分突兀。）洪大全见了这副情形，便踏进门口一拱到地道："王大哥何事动气？"那王叫化见洪大全来了，便跳起身来拉了洪大全一把，左手的一个食指，又直指在洪大全鼻尖上道："你好、好、好，（写王叫化佯狂乔怒，逢人寻衅，纯用白描，神妙欲到秋毫颠。）我王叫化生成的是叫化命，生平就不欢喜穿新衣服，偶然穿了，便须遍身作痒，谁知今天起来，你的那个管家，却拿了这一身衣服，强要我穿在身上，告诉他我不耐烦穿这牢什子的衣服，他偏不肯听。竟自动手替我代穿起来，你想我做叫化子的时候，何等优游自在，如今才第一天踏进你的门口，便须受这个罪。（穿衣服谓之受罪，是诚绝世奇谈。）我这口气自然大了，便顺手一个耳刮子打去，谁想你那管家的脑袋，也实在生得不结实，轻轻的一下，竟自破了。（不怪自己手重，却怪人家脑袋不结实，奇谈。）我愤无可泄，便把你一身新衣服撕做几百片，如今你来了最好，谢谢你，放我

去了罢！往后你做你的少爷，我做我的叫化子，河水不犯井水，省得在这里大家呕气！”洪大全听了，忙陪笑道：“王大哥休得生气，这原是小弟不好，既是王大哥不耐烦穿新衣服，不穿就是了，走却是万万走不得！”（洪大全好客亦不可及。）当下又命洪寿去把洪喜叫将进来，只见洪喜用白布把头裹了，哭丧着脸，踅到跟前。满以为那个王叫化打破了自己的头，主人准定要安慰自己几句的，说不定还会因此把王叫化撵将出去咧。谁知刚站定，便被洪大全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说他不知道伺候客人，转是那王叫化劝住了。洪大全又吩咐洪寿，把地上的被褥搬回床上去。那王叫化忙摇手道：“不用不用，这是我特地从床上搬将下来的，我因为床上睡不着觉，所以搬到地上，你若是定要拘束我，我只得又要告辞了。”洪大全只得罢休，从此洪大全款待王叫化，便如款待上宾一般，丝毫不敢怠慢。遇着王叫化高兴的时候，便拉了洪大全喝酒，喝得洪大全烂醉如泥；王叫化不高兴时，便向床上一睡，睡得和死人一般，接连几天不饮不食，要是底下人去请他吃饭时，便被他吐了一脸唾沫。洪大全却一切优容着他，那洪寿、洪喜，却在背后恨得牙痒痒地，只因碍着主人的面子不敢奈何王叫化。也是王叫化合该替洪大全出一回力了，有一次，洪大全家里的一名婢女，早上起来伺候洪大全洗脸，洪大全每天洗脸，照例是在床上洗的，这时便披着衣服，坐在床上，伸了一个懒腰。那婢女伺候惯了，知道这时便该把脸盆送将过去，便捧了一脸盆的水，走近床前，刚待放在洪大全身上，谁想一失手，便将那一盆水，一齐泼在洪大全身上，淋漓尽致，连睡在旁边的一位洪夫人，也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了。洪大全平素脾气，本来就不很好，这们一来，那一股无明天火，更是按捺不住，只听得哨的一声，那只铜脸盆便滚向床下，直滚出去有一丈多远。接着洪大全立刻跳将起

来，下了床，向着那婢女骂了一声，便飞起右腿来，向那婢女小肚子上踢去。说时迟那时快，这一脚无巧不巧，却恰恰踢着了婢女的要害，连哎呀都来不及喊，一跤滚在地下，手足颤动了一会，竟自呜呼哀哉死了。洪大全自己也想不到，这一脚会踢出人命来的，他还当是这婢女装腔咧，便越发把火气提将上来，走近前去，又接连踢了几脚，这时才瞧得真切，那婢女的脸色，十分难看，不像是假的。便伏下身子去，用手探一探那婢女的鼻息，可怜已是断了气。这样一来，凭你洪大全再狂放些，可也慌了手脚，呆呆的向那婢女瞧了一会。又是一想，横竖这婢女是卖绝在自己家里的，只要多花钱，料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主意想定，胆子便大了许多，立刻把洪喜叫到跟前，吩咐他去把这婢女的老子找来。凑巧这婢女的老子，是个赌徒，一些家业，都给他玩化骨头玩光了，把他的老婆气死，才向洪大全恳求，得了一百多两银子，写了一张凭据，把女儿典给洪大全做婢女的。可是赌场里面，凭你盈千累万，都赌得完的，何况只有一百多两银子，不消三天，便输得精光，因此又时常来和洪大全葛恼。洪大全用钱本来很爽快的，所以倒也时常肯一两二两的周济着他。洪大全自仗有恩于这赌徒，明知他的女儿就是死了，也决计没有甚么不了的，所以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极力反振下文。）可是这赌徒早已没有一定的住址了，东飘西泊，随处歇宿，累得洪喜找了大半天，才在一家赌场里把他找到了。洪喜便遵照洪大全的吩咐，不说他女儿是给洪大全一脚踢死，却说急病身死的。可是这赌徒也是个鬼精灵的，他想昨天还踅到洪府上去过，向洪大全借了一两银子，那时曾亲眼看见，自己的女儿，鲜龙活跳，怎么隔了一天，却又死了呢？况且瞧那洪喜，又吞吐其辞，其中一定另有蹊跷，也许是女儿得罪了那位姨太太，那位姨太太把他训饬了一顿，才因羞

自尽的。（赌徒又只猜着一半。）女儿的性命事小，洪大全这样的藏头露尾，想赖掉一笔抚恤金，这个事情可大了。（人命为轻，金钱为重，足见赌徒非人。） 我这会子到洪府去，只要瞧见女儿身上有什么痕迹，那时再和洪大全大闹一场便了。主意已定，便随了洪喜来到洪家，见了洪大全，洪大全却故意装出那很闲逸的样子来道："你的女儿，不知怎的，生起急病来，也来不及请医生，竟自死了。本来你女儿是卖绝在我家的，也用不着前来知照你，我立刻可以买一口棺材，早早把她成殓起来，姑念你只有这个女儿，你的女儿死了，你将来就没人可以靠老，所以我特地来招呼你一声，教你来看过了，我这里端整着三百两银子，你拿去娶个老婆，好好地成家立业，也算养了这女儿一场。"那赌徒听见有三百两银子可以到手，不免心里动了一动，可是洪大全不说犹可，一说时，反而教赌徒的疑虑越发加重起来，他想自己的女儿，一定不是好死的，否则洪大全怎么肯出这们多的钱？自己须格外细心，留意着女儿身上，可有伤痕没有。（洪大全自以为御之以恩，可以使冥顽者知所感激，孰料反使赌徒疑团愈甚，竟出大全意料之外矣。）当下便也不说甚么弯弯曲曲，随了洪喜到了自己女儿停尸的屋子里，留心打量时，只见女儿直僵僵地躺在一扇门板上，旁边放着一口棺材，棺材盖上，又谁放着许多花花绿绿的衣服。赌徒也无心细看，急于要检视女儿身上可有伤痕，以便为自己索诈地步。他想要是吊死的，颈项里该有绳索印，服毒死的，口鼻间也该有异样的形迹。（瞧不出这赌徒倒可以充检验吏。）谁想细细地一瞧时，他女儿颈项里既没有绳索印，口鼻间也没有服毒的形迹，只是口眼翕张，情形十分可怕。这赌徒一时间寻不出什么形迹来，倒反没了主意，只呆呆的立着，瞧他女儿的脸。究竟父女是关于天性的，瞧他女儿眼珠子，虽然定了，可是眼皮还是张着，

好似盼望他生身的老子，不见到来，所以死不瞑目的样子。这赌徒瞧了，撑不住的也是泪如雨下。（血泪文章。）忽然灵机一动，想检查检查女儿的身上，不要是被姨太太们用皮鞭子打死的，当下便顺手揭开女儿的衣襟来，那知揭了开来时，果然见女儿腰眼里，有手掌般的一块又青又紫的伤痕。赌徒可也知道，这个地方，是致命的所在，女儿的性命，准定是丧在这块伤痕上的。现在且不管女儿因何受伤，既已抓到了题目，就不能不做文章。当下便用手拍着棺材板大哭起来，一时间便惊动了洪喜、洪寿，过来相劝。这赌徒那里肯听，一会儿洪大全也走了过来，那赌徒便住了哭伺着大全冷笑道："好呀，我的女儿，是卖给你家当婢女的，须不是教你们把他弄死的！常言道，人命关天，你们如今把她弄死了，难道光是三百两银子就可以把我的嘴堵住了不成！"洪大全不知道这赌徒已是瞧见了伤痕，所以也勉强装出不明白的神气来道："这话就奇了，你们的女儿是得了病死的，三百两银子，须不能算少，你既是这们存心索诈，恼得我心头火发，便一硬头皮，便一文不给，看你这厮有甚么本领，敢和我闹！"那赌徒气得大叫起来道："反了，反了！现有伤痕在这里，难道还由得你们抵赖不成？"说着便重又揭起死人的衣襟来道："这一块不是伤痕吗？现有真凭实据，三百两银子虽不能算少，可是买一条性命，天下怕还没有这种便宜事罢！"洪大全一见他揭起衣襟来，便知道大事不好，急得暗暗只是跌脚，可是当场还不肯示弱，只得用言语来恐吓那个赌徒道："这个痕迹那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你凭什么便一口咬定说便是受的伤？你甚么时候看见我们打死了你的女儿？却在这里撒泼！好便罢，不好时我便一张名片把你送到县里去，治你一个借尸索诈的罪名，看你那时再敢倔强不敢！"洪大全这一番说话，满以为那赌徒听了，可以吓得屁滚尿流，自己

拚着再加他一二百两银子，也该没事的了。可是想不到那个时代，恰又是专制时代，像赌徒般穷得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是捉将官里去，也只拚着一身皮肉去结识那位知县大老爷，那知县大老爷因为这囚徒没有油水可以榨取，也只打了一顿，把他放走，便算完事。惟有有钱的人，不能打官司，要是偶然有这们一两件小事情，弄进衙门去了，便不管你是曲是直，因为你有钱，直的也要拗做曲的，好借题发挥敲你一下小小的竹杠。不但本官要钱，连那些三班六房，地保公差，一瞧见有钱人打官司，便好似接进了财神般，这样那样，想尽种种方法来弄你的钱。你只要肯花钱，那时便理曲的也要替你拉拉直。不过金钱有尽，欲壑无穷，往往小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弄得你不上不下，非把家产尽数花在衙口里不可，所以古人有“破家县令”这一名词。那些有钱的，也明白象齿焚身、藕丝自缚这个道理，所以平常听见打官司就怕，愿意多花几个钱，万不愿到公庭对簿去。那赌徒也猜透了这一层心理，所以听了洪大全一番恐吓的说话，却毫不畏惧，转似发了疯的一般，劈手就把洪大全当胸一把，牢牢揪定道：“好呀，你欢喜打官司的，我们便县堂上说话去！拚着我一个穷光蛋，和你有钱的少爷们来这们一手，也还上算！”洪大全被他这一揪，倒没了主意，洪寿、洪喜上前来劝解，那里劝解得开，顿时便闹得沸反盈天起来。这一种声浪，无意中却吹送到一个人的耳朵里，把这人惊得直跳起来。欲知这人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洪大全踢毙婢女，不能辞其咎。假使无赌徒之索诈，则大全良心上，亦觉对不住死者，即读小说者，亦必咎洪大全之残忍。作者乃极力描写赌徒之唯利是图，存心索诈，使读小说者不恨

大全而恨此赌徒，此盖作者因欲抬高大全身分，故如此写法耳。读者慎勿被其瞒过。

县令破家，自古已然，如今为烈，中国司法黑暗，虽新式法院，岁有增添。然县长兼理司法之制度一日废除，中国司法即日不完全。内地各县，更贿赂公行，举凡种种形式，种种手续，一仍前清之旧。小康之家，畏胥吏如虎，诚如作者所云。现值训政时期，深望司法院能廓清此种积弊也。

第三十回　较锱铢续命仗游丝　逞才华回天凭只手

话说这时惊动了的不是别人，正是洪大全门下食客王叫化。那王叫化听内室里人声嘈杂，便忍不住的一步挨一步挨进了中门。那些底下知道这王叫化是洪大全十分敬重的人，平时偶尔有些不合王叫化的意思时，底下人便须受洪大全的排揎，所以见王叫化要进中门，却也不敢拦阻。王叫化问那看守中门的底下人何事喧闹，那底下人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王叫化听了，微微含笑道："这个容易得很，给了他几个钱不是完事了吗？"（偏先写王叫化亦主张给钱，愈显下文之奇幻。）边说边便按着声音的方向，拔步向那丫头停尸的屋子里而来。那底下人见王叫化说给钱的话，不觉有些不服气，他去远了，才向地上呸了一口道："不是自已的钱，自然不肉痛，左一声给钱右一声给钱，一个叫化子就这们的，口气也大模大样的，也不怕人家把牙齿都笑掉了呢！我们少爷把这位瘟神爷爷养在屋里，也不知他安着什么心眼儿！"（百忙中又插入底下人奚落王叫化，读者于此等地方可悟作文之法。）不表底下人在背后唠叨，且说王叫化走入停尸的室内，只见那无赖正一手揪住了洪大全在嚷，洪大全却是愁眉苦脸的，嘴里正在央告。王叫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一只手在他们扭结固结的地方，只轻轻一隔，那无赖的手便好似被劈一般，喔唷了一声，五个指头便自然而然地松了。洪大全见了王叫化，宛如遇了救星的一般，便拱了拱手道："王大哥，这事情非得你来解决一下不可的了。"那无赖的手，这

时正痛彻心肺，见王叫化衣衫褴褛，蓬头赤足，是个叫化子的模样，竟自高视阔步的插身于与其间，心里如何不气？便想板起面孔来发话，谁想那洪大全却又拱了拱手叫那王叫化做王大哥，洪大全这人脾气是再也高傲不过的，平素不肯轻易恭维人，一旦却和这叫化子称兄道弟起来，其间必有缘故。常言道，人不可以貌相，自己不要轻举妄动，得罪了他，于自己这一次来敲诈的前途不利。（此一转念必不可少，读者愈见作者之细针密缕。无赖志在敲诈，其气先馁矣。）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王叫化回过脸来，看了那无赖一眼，这一刹那间，那无赖只觉得王叫化两道目光，好似两道剑光，湛如秋水般，不由得无赖不打了一个寒噤。王叫化却慢条斯理的说道："你的女儿，死了也不能复生，就是告到当官，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拉开天窗说亮话，教洪大爷多少给你几个钱，冤家宜解不宜结，就此撒开手岂不是好！"一席话说得洪大全和无赖都暗暗点头。在洪大全这一面，只求息事宁人，多花几个钱，原算不得一回事。在无赖这一面，本来目的是在要钱，有一个中间人在里头帮闲讨价还价，觉得都便利些，便也欣然同意。那王叫化便又冷然问道："那么依你的意思要多少钱，才肯把这件人命官司私和了呢？"无赖见问，不觉心花怒放，便道："论理，我也不能向洪大爷多要，可是人生一世，老来就靠儿女……"无赖还没把话说完，却又被王叫化截住了话头道："这又不是唱戏，要念什么上场诗，你干脆些，该多少钱，一句话就够了！何必拉拉扯扯的多费唇舌呢？"无赖这时不禁又怔了怔，良久才挣扎着伸出了五个指头，向王叫化脸上晃了晃。（看作者一路写来绝不肯落一俗套，用一庸笔，此之曰善作小说。）王叫化问道："究竟是几多呢？是五百吗？是五千吗？"那无赖摇摇头道："都不是的，这事情非五万不行！"王叫化听了便问洪大全意思怎

样，只见那洪大全皱着眉道："凡事听凭王大哥作主，不过那厮要上万的数目，那未免是要的太凶了。"王叫化点点头。又来向无赖商量道："你要钱也得要看事情的大小，一开口就要得这们多，似乎情理上说不过去。依我的意思，你就拿了一千两银子，也不能算少了。"无赖听了，不禁又怒从心上起，便嚷道："这是什么话！常言道，人命关天，这人命的案子，还算是小事情，难道定要谋反叛逆，才算是大事情吗？（太平天国之革命在专制官吏视之，不过是谋反叛逆而已，匣剑帷灯，跃跃欲出，妙绝。）我女儿死了，要钱不在情理之中，难道你们当大爷的一脚踢出了人命来，倒反在情理之中不成！（无赖句句与王叫化针锋相对，无赖口才亦自不弱。）如今我也不要你们一个大钱，（"你们"两字便有王叫化在内。）我只和你们打官司去！"王叫化这时却也动了真气，只见他圆睁着一双怪眼，大喝一声道："你便怎样？"这一声不打紧，宛如青天霹雳一般，不但把无赖震得目定口呆，连洪大全从来也没听见过王叫化这么响的喉咙，心头也只管别别的乱跳。（写王叫化十分出色。）那无赖口风才有些软了，可还不肯十分示弱，便道："你们不肯给钱，便须还我一个新鲜活跳的女儿，否则便打官司去！要是你们肯给钱的，我再让你们一步，一万两银子，少一两都不行！"王叫化听了道："好好，不还你一个活的女儿，便给你一万两银子，这是你自己说的！"那无赖心想人死了怎么会活？便硬着头皮道："还了我一个活的女儿，便一文都不要。"王叫化这时一个箭步，便跳到了丫头尸身旁边，只见他顺手揭起丫头脸上遮的那方丝锦来道："你瞧你的女儿何尝死了呢？"这时无赖和洪大全四只眼睛，都不约而同的注视在那丫头的脸上，只见那丫头果然不曾死，两颗眼珠子，不住的左右转动，见了无赖便开口叫了一声"爸爸"，接着便一骨碌翻身坐起，

转把那无赖弄得胡胡涂涂的，如堕五里雾中。便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道："他妈的，我不是在这里做梦吗？"王叫化却哼哼冷笑道："那里是做梦，千真万确的！你女儿没有死，这是洪大爷故意叫你女儿装着试试你的心。不料你这没天良的东西，这般惫赖。如今你女儿并没有什么病痛，可是人生都难免一死，将来万一有什么意外，你斫斧头的滋味，我们是领教过的了，我们洪府上却万万不敢再把你的女儿留下，你快带他走罢！至于身价银子，这里愿意一文不要，算是赏给你了。"这时无赖细细观察他女儿的声音笑貌，一毫也不见异样，自然没得话说。便羞愧满面，向女儿吆喝了一声道："走罢！"王叫化却又双手乱摇道："慢着慢着，如今还给你的是个新鲜活跳的女儿，可是被你带了去，就难免有些伤风咳嗽，万一你那时再来索诈起来，也教洪大爷有口难分。你这会子非写一张凭据在这里不可！"那无赖听了却迟迟疑疑地不肯写，王叫化那容他推托，一仰脖子，喊了一声道："来呀！"窗子外面洪寿、洪喜一干人，便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道："嗦!"（看他写得何等有声色，读者至此亦眉飞色舞，不自禁笑。）王叫化接着说道："把大爷的名片送这厮父女到县里去，办他一个借端索诈的罪名！"（其始无赖欲打官司而洪大全不肯，今则反其道而行之，笔墨变幻不测。）窗外又答应了一声，吓得那无赖魂不附体，知道自己这女儿不死，到县里去，洪大全是有财有势的，自己准定吃不了兜着走咧。想到这里，不禁双膝抖抖地跪下来道："洪大爷开恩，小的写就是，可是小的不识字。"王叫化道："你不识字，我可以替你写。"说话之间，那些底下人便拿了一副笔砚进来，好一个王叫化，提起笔来蘸饱了墨，龙蛇飞舞般的写了一张字据。洪大全从来不知道王叫化写得这一手好字，不禁看呆了。王叫化写完了字据，便念给无赖听，大意是说无赖的女儿，蒙

洪府恩赐放回，不要身价银子，当经具领，此后如有不测，概与洪府无涉。当下王叫化便逼无赖父女俩捺了指模，那无赖才悽悽惶惶的带了女儿，叩谢了洪大全而去。洪大全一文都没有花，自然感激王叫化，感激得五体投地。当下便向王叫化一揖道："不知王大哥使的是什么神通，真有起死回生之妙！"王叫化一把扶起道："不必多礼，这那里能算是神通，贵省不是有一种叫做辰州符的玩意儿吗？我这手段和那辰州符差不多，只能遮一时的耳目，久后是靠不住的。会了这种本领，也只能偶然使用，若是我王叫化真个能起死回生,那不成了活神仙吗？今天的事情，不过是机缘凑合，总算报答了你几个月来居停之德。不过事情还不能算是完了，你须预备下二三百两银子，少停须使用咧。"正说之间，只见那无赖又号哭着抢了进来，向着王叫化和洪大全俩叩头如捣蒜一般道："我这女儿，走到半路上，又躺在地下死了！还求两位爷的恩典！"王叫化手里拿着那无赖捺着指模的字据，还没有放掉，便向着无赖扬了一扬道："我早和你说过了，你把女儿领了去，死活都不和姓洪的相干，如何这会子又踅了回来？"那无赖碰着响头道："本来不该再来噼恼两位爷的，只求两位爷可怜见小的,这女儿死了，一切衣衾棺椁之费，都没有着落，便随意赏小的几两银子。适才小的冲撞两位爷，小的也知罪了！"王叫化便点了点头道："也罢，看你说得可怜，就给二百两银子,这是洪大爷的恩典，你拿了去罢。你须明白，你女儿是阳数已尽,不干洪大爷的事，否则何以你好好的领了去，一会儿又死了呢？"说罢，便吩咐洪寿到帐房里去支了二百两银子来,付给了那无赖,那无赖才千恩万谢而去。一场惊天动地的人命官司,经王叫化轻轻一吹,便吹散了。自此洪大全便格外敬重王叫化,把王叫化供养得无微不至。可是洪大全还不明白王叫化是个什么出身,想留心盘诘,谁

知王叫化只假做不理会洪大全的意思，说上去总是用言语岔开，给你一个闷葫芦，所以直到后来，王叫化是何等样人，洪大全总是没有知道。（见首不见尾，王叫化其犹龙乎？）似这们的一直过了有半年光景，这一天早上洪大全洗漱过了，照例便该等着王叫化来同进早膳。原来这半年来，洪大全总是自己陪着王叫化吃饭。王叫化的脾气，却也总不肯改掉，依旧一身百孔千疮的旧衣服，更兼着一双泥腿，却也毫不客气，一个人猴在红木椅子上，洪大全打横相陪。似这们的习以为常，王叫化也不用洪大全派人去请，到了吃饭的时候他自会趱向跟前来的。这一天煞是作怪，洪大全等了许久，只不见王叫化的影子，洪大全便忍不住了，当下吩咐当差的快去相请。那当差的去了半晌，却只是单身回来道："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只是不见王大爷的影子，房间里桌子上，却留了一张柬帖，不知说些什么话？家人们却不敢擅动，依旧放在那里，请少爷的示定夺。"洪大全听了不禁吃了一惊，也不暇细问，赶忙如飞的跑向王叫化安歇的那屋子里而来。四下瞧时，却见王叫化的被褥，依旧铺在地上，纹风不动，照那个样子，就象昨晚王叫化没有睡觉的一般。再一瞧桌子时，果然一张柬帖，用一块破砖头镇着。（被褥铺在地上也，破砖头也，看他处处不脱叫化本色，一笑。）那张柬帖上开头就是四个大字，写的是"别矣洪君"。大全见了，不禁心头象小鹿般撞将起来，忙抢在手里向窗子边亮光里瞧时，原来是一首似歌谣非歌谣，似绝句非绝句的玩意儿。洪大全这时知道王叫化准定是悄没声儿的走了，那手指儿也就不知不觉的颤抖起来，可是却不由大全不把这柬帖上的字句儿顺口念将下去道：

楚宫应识大王风，巳岁逢丁吾道穷，天德天恩等闲事，天津桥下杜鹃红。

洪大全看了，好似丈二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是知道

这王叫化是个非常的人，他这临别赠言，其中定有道理，也如签诗偈语一般，大约是个天机不可泄漏咧。不过见了开头“别矣洪君”四个字，便知道王叫化这一去，决定不会再来的了，自己和王叫化虽只交了一年多的朋友，可是两下里感情十分融洽，如今一声说是分别了，洪大全是个多情的人，如何会不悽惶万状呢？只见他一路把袖子拭着眼泪，踅回内室里来，只向床上一躺，不禁伏枕大哭起来。他夫人不知就里，忙问“怎的”，洪大全却不回答，只挥了挥手，教他夫人不必多问。直把他一副眼泪哭一个干净，才要了一块热手巾，擦了擦脸，坐了起来。只见他夫人依然向着他发怔，他便把王叫化留下的那个柬帖递给了他夫人道：“你快去替我做个小荷包，把这柬贴缝在里面，要紧要紧！”他夫人见他说的这般郑重，倒也不敢怠慢，果然急急忙忙去赶制了一个小荷包，又用红绿丝线打了一条绦子，才亲手交给了大全。大全便拿来挂在帖肉自己的颈项里，寸步不离。每当想起王叫化时，便探怀取将出来，把玩一会，稍慰相思之苦。（伏笔。）光阴迅速，眨一眨眼，又过了一个多月，洪大全自从不见了王叫化，越发苍茫四顾，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第二个和王叫化一般的人，可以来做自己的朋友。因此满腔牢骚郁勃之气，便兜底的涌上心来，自然比较未遇王叫化前，格外佯狂玩世起来。喝醉了酒，就从当地的缙绅骂起，一直骂到知县总督，连清朝的皇帝，也不免被大全批评得一文不值。那时大全的朋友，谁不是胆小如鼠的，听见大全这般信口雌黄，生怕惹下祸来，沾染着了自己，所以一个个掩耳却走，不敢再和大全亲近。大全却一切不顾，还是边喝酒边骂人。有时高兴起来，便踅向府前县前的茶馆里头，替人家做状子。列位试想，凭着洪大全这一点学问，就是玩一两部名山的著作，也觉游刃有余，不要说区区几张诉状子，自然不

假思索，只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却造句警策，下字凝炼。往往一件案子，已是定得铁案如山，也不知上控了多少次，总是没有翻过来，却不道被大全寻出了一个瑕隙，只消三言两语，便把全局打翻。凭你负着折狱盛名的老吏，和那咬文嚼字的刑名老夫子，见了这种诉状，也猛吃一惊，猜测这一定是著名讼师的笔墨，若不是对于律例下过苦功，断然不会这样阴险刻毒的。（欲天下之太平，在乎使人民各执一业，苟有政治之天才者，亦宜尽其所长，俾不致入于放僻邪侈之途。比来冯焕章方主集中人才之议，非偶然也。）那里知道却是出于一个专仗天资，游戏三昧的洪大全之手呢？列位看官，洪大全这样的玩世不恭，自然要制造出许多笑话来了，至于洪大全闹些什么笑话，做书的却要卖个关子，留在下集书中再行交代。下集书中，还有冯云山贵县遇公差，李副将夜走韦家庙，保良会围杀张巡检，金田村议立洪天王，蓑衣渡冯云山被炸，长沙城萧朝贵丧生，丁主事计擒洪大全，杨秀清力却乌兰泰，许多热闹情节，只得请列位稍耐几天的了。

评曰

太平天国革命史演义，绵亘至三十回，而金田犹未起义，论者乃訾作者之过事铺张，殊不知作者固涉笔成趣，绝不使读者稍感沉闷也。每见为历史小说者，或者只将史乘所载随意敷衍成文，才一二十万言，便已如江郎之才尽，或者故意拉长，如村妪絮絮话家常，如醉汉呶呶劝饮酒，令人昏昏欲睡。惟本书作者能免此二弊，故本书合读可，分读亦可，盖一集有一集之精采，分读之固姚黄魏紫，尽态极妍，合读之亦全神贯注，一气呵成也。至于笔墨得“俊爽”二字，力祛拖沓生硬之弊，布局得“紧凑”二字，绝无支离破碎之虑，则读者有目所共赏，固勿庸评者之标榜矣。

第三十一回　话冤孽姊弟相逢
用心机夫妻得意

做书的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写这部《红羊豪侠传》历史小说，不知不觉已写了有三十回，金田村却依旧没有起义。几位性急的朋友，不免要说做书的故意绕大圈子，和读者开玩笑。其实做书的吃饱了饭，要不是为了书中的布局结构，以及登场人物的来踪去迹，万不能省略之外，却也不肯浪费笔墨。好在这部《红羊豪侠传》预定先做六十四回，余待将来再续，读者要是把这六十四回看完了，也不过仅仅看了一大半。所以做书的益发好整以暇，在这三十一回开场，偏偏不肯就紧接上文，却要闲闲地从另外的一个人身上写起。（此段说明必不可少，盖看《红羊豪侠传》而仅仅看洪、杨如何厮杀，曾、左如何助虐，不得谓为善看小说者；做《红羊豪侠传》而仅仅写洪、杨如何厮杀，曾、左如何助虐，亦不得谓为善做小说者。必也穿插以他种可泣可歌之轶事，如花雨缤纷，如虹霓灿烂，读者之目光亦随之流转，则虽写一百二十四回亦不厌其多。圣叹教子弟看小说，谓不可看了若干事迹，须学得作文之法，我于此书亦云然。）原来湖南衡州府城里面，那知府衙门照墙背后，却有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子，这"杂货铺子"四个字，还是做书的有意抬举他的，（涉笔成趣。）其实里面的货物，却只有几枝人家晚上插在灯笼里的小蜡烛。那几枝小蜡烛初来的时候，未尝不猩唇也似红得教人可爱，叵奈在这家铺子里，却一总也没人请教，所以如人家女孩子般，在家里搁上十年八载，那一脸的

雪肤，一头的黑发，渐渐交换了位置，变成一个一脸的黑肤，一头的雪发了。（此等小节目，作者不肯放过，读者愈觉趣味醰醰，不终卷不忍释手矣。）所以这几枝小蜡烛，渐渐地褪了红色，变成了白色，颠倒价挂在柜儿上面，和他的高邻——几串红纸锭，一般地在风里吹着，在日里晒着。人家偶尔因为要祭祀祖先，想去买一对蜡烛，及至见了这几条干蜡，不由都向地上呸了一口，笑道："不是活见鬼吗？这个死了人用的东西，还是请你们老板自己留着防防将来罢。（语亦刻毒。）你们不图个顺遂，我却要图个顺遂呢。"说着早抹抹鼻子，不知去向。除非那位府大老爷，深更半夜要出门公干，喊轿夫伺候，几个轿夫因为上头催得紧，才勉强来要四五枝去，应个景儿。可是这种好生意，一年之中，却遇不到一次。要是时候早些，那几位轿夫，宁可做两条腿不着，拔起腿来，往大街上买去。因为万一中途把灯熄了，又得惹府大老爷动气，当街褪了裤子，一五一十的一阵毛竹板子，岂不晦气。除非时间实在晚了，大街上铺子都已关了门，才贪近便些，来这照墙背后，做这一笔交易。（做交易乃在照墙背后，此何语耶？为之绝倒！与上文照墙句呼应，一线不漏。）除此之外，简直就连鬼也没有上门。这铺子的老板，唤做张二，一天到晚只是唉声叹气。偏偏他老婆肚子又争气不过，又生下了一个五、六个月的孩子，一家三口的嚼吃，柴米油盐那一样省得的？眼见得铺子里的生意又这般不济事，坐吃山空，这几天连张二老婆的膝裤都进了当铺。张二的老婆本来脸子生得不好，这会子拱起了嘴唇，便越发难看了些。只见他发话道："人家嫁丈夫是要图个享福，惟有我嫁了丈夫，便是受罪。我王五不嫁，赵六不嫁，却偏偏嫁了你这个张二，一过三年，我从娘家带来的一点儿妆奁，都给你送进了当铺里。眼看今天连膝裤都当掉了，明天的开销吃用，又从那里想法子

去！”张二听他老婆唠唠叨叨的数落，却一总不开口，只是垂着脖子，眼珠子望着地上叹气。（写柴米夫妻牛衣互诟之态如画。）这时天气渐渐地黑下来了，张二老婆见张二不开口，便也叹了一口气，两下里默然相对了好一会。张二老婆便咦了一声道："当家的，外面柜台上没有人，那不是闹着玩的，你还是外面去照应着吧。"张二苦笑了一声道："照应什么呢？又没有主顾上门，柜台里的东西，一共也值不了一百文大钱，左邻右舍谁不知道，我张二穷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还有谁来偷我张二的东西？"说罢又是一声苦笑，张二老婆也觉得这话不差，那脖子不由得也慢慢地垂下去了。一看手里抱着的孩子，却只是微微地打鼾，睡得很熟。可怪这孩子，却并不因为张二没吃少穿所以瘦了，依旧是肥头胖耳的，张二老婆一眼见了自己的孩子，便忍不住低下头去亲了一亲孩子的面颊。（家庭琐碎写入小说，颊上添毫，栩栩欲活。）正在这般挨命的时候，忽地外面柜台上有人拿着铜钱，拍柜台拍得一片价响，发话道："你们这鸟铺子里有人的吗？替我连头带脚滚出一个来！"（造语甚奇。）张二老婆听了这话，便道："你说没有主顾上门，这个要不是主顾，那有这般声音？"（主顾便许有此声势，人穷志短，为之一叹。）张二这时也觉得诧异，不禁踅向外面来，拼命价用目力瞧那主顾时，（是天光已黑未点烛灯光景，笔致何等细腻。）原来科头赤足，是个轿夫模样，手里拿着滴大溜光的三个大白铜钱，拍着柜台道："买两枝蜡烛，我们点了还得赶路！"张二向外瞧时，隐隐约约，却见黑暗里，好似停着一顶蓝布小轿，那轿帘却严严地遮着，瞧不着里面坐着的是什么样人。估量起来，多分是那个乡绅，在府衙里拜会了太尊回来，因为天黑，所以叫轿夫就在府前买将灯烛起来。（谁知下文却又不然，笔墨灵活之至。）当下，毕竟巴结生意要紧，却也不敢怠慢，急

急忙忙就在柜台上面拔下两枝又干又硬的蜡烛来，递给了那轿夫，那轿夫接在手里一看，便道："不行不行，这两枝蜡烛，你当着当骨董卖罢，我们却用不着，你赶快替我换两枝新鲜的来！"张二陪笑道："将就用用罢，小店里委实换不出什么东西，只要一样点着发亮就是，至于颜色是不关紧要的。"那轿夫见张二不肯换，一股无明业火，不禁按捺不住，只听搭的一声，那两枝干蜡烛，便向张二脸上摔来，摔个正着，又泼口大骂道："我把你这家牢瘟贼店，你们何不去做强盗！抢了人家的钱！（应之曰"岂敢岂敢"，张二水穷山尽，真欲做强盗矣。）这种东西也可以卖钱不成！我看的这厮，准定是婊子生的，（不骂别的，偏骂婊子生的，置轿中人于何地？为之绝倒！）才这般地见钱眼开！"张二见说好话不中用，偏惹了一个狗血喷头，适才受了老婆的奚落，心中正没好气，这会子经他一骂，便越发如火上添油般，不禁纵身一跃，便跳出柜台外面，用手扭着那轿夫，就要厮打，嘴里也"入娘贼！臭乌龟"的乱骂，这一骂不打紧，却惊动了轿子里的那一个人。只见他轻舒皓腕，慢卷珠帘，从轿子里走将出来，还有一个轿夫，正待向前帮着他同伙厮打时，不想轿子里的那位太太，突然下轿起来，只得撇下同伴不管，轻轻地把后面轿杠抬了起来，教前面轿杠低下去，和地面一般高低，那太太才跨得出来，轻移莲步，走上阶沿喝住轿夫，不许动手，才放出那呖呖莺莺声来问道："你不是我兄弟张二吗？"张二听了，如丈二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这位太太，珠光宝气的，如何认自己做兄弟起来？黑暗里又瞧不清楚这位太太的面目，所以光看两只眼珠子，却不敢答应。那位太太见张二不敢答应，便也有些不耐烦了，只见他轻轻地把小蛮靴在地上顿得一顿道："怎么兄弟你连姊姊都不认了？难道你竟忘记了你还有一个姊姊嫁到河南去的吗？"这

一句话，才把张二提醒了，不禁想起母亲没有去世的时候，常常提起说有一个亲姊姊嫁给一个在本省的后补官儿，后来这后补官儿改了省，往中州河南去了，姊姊便随同前往，至今音信杳然。那时张二才十六岁，不上一年，母亲就去世了。事隔二十年，张二早已把这件事忘记得干干净净，转是他姊姊因为张二的声音笑貌，和十六岁的时候一模一样，所以一听他骂人的口气，就断定这人便是张二。当下张二想着了，才颤着声音问道："你是我嫁在河南的姊姊吗？若不是姊姊说起，兄弟如何敢冒昧厮认呢！"他的姊姊又问道："母亲呢？"张二惶恐的答道："姊姊去了一年，母亲就没了，当时也曾照着姊丈开的地址，写信到河南来，那知一连写了十几封信，一封也没接到回信。"他姊姊听了，忍不住便用手帕拭着眼泪，含悲说道："我那苦命的妈呀，女儿这一次回来，竟是见不着妈了，总是你女婿不好，到了河南，又上山东，在山东写信到衡州来，却也不见回信。"（二十年暌隔，原因从两人口中曲曲叙出，是好笔法。买蜡烛却买出一双姊弟来，而后悟上文描写蜡烛之一大段笔墨，无一闲笔也。）张二见了便道："姊姊休要悲伤，兄弟如今也娶了弟媳妇，教他过来见见姊姊罢。"（娶了媳妇便想不着母亲矣，嗟呼。）张二话声未绝，那知张二的老婆，早已抱着孩子在张二和轿夫厮打的时候，已是走了出来，听了这话，忙转上前陪笑道："姊姊请里面坐罢！常言道，主客难当咧。"张二道："里面黑得难受，怎好教姊姊坐？你赶快去把油灯点将起来。"张二的老婆呸了一口道："你做梦呢！家里有十天不打灯油了，我又抱着这孩子在手里，老实说，你就把你那宝贝的蜡烛拔一枝下来，将就用一用吧。"（蜡烛余波。）张二想这话有理，便真个去地下捡起一枝来点着了火。可笑那火却只像绿豆般，张二也顾不得了，胡乱的把捡放在里面桌子上，才一面来请他姊

姊里面坐。他姊姊便也嬝嬝婷婷跨得进来，四下一瞧，照见那张二家徒四壁的情形，心中却也明白了八九分。当下坐定，张二的老婆便把孩子睡在铺上了，才来找着了一只茶杯，斟了一杯半凉不热的茶，送给他姊姊喝。原来他姊姊在家的时候，就叫做张大姑娘，才把张二排行下去，叫了张二。张大姑娘说："弟媳你不要忙，我们二十年不见，正好叙叙家常咧。告诉你们得知，你们姊夫在山东一帆风顺，却也署过一任知府，不料就在今年任上出了缺，我把那棺柩盘回他的本籍，谁料他本籍连族人都没有一个，我在那里举目无亲，才想着回衡州来倚靠母亲。谁想你们却搬了家，连那邻居也不是以前的旧邻居了，我访问了有半个多月，一点儿没有踪迹。不得已才在今天到府衙里去拜会太尊的太太，蒙那位太太和太尊说了，太尊说你的姊夫，也是一位黄堂太守，念在同僚的面上，答应替我派差役四处寻访，我才谢过太尊太太，出了府衙，正想回西关客寓里时，因为天黑，生怕在路上碰坏了人，所以我叫他们买了灯烛赶路。谢天谢地，却又因为买灯烛，才得遇见了兄弟。如今姊姊是没有什么亲人的了，只有你兄弟是母亲面上同根一脉，眼见得你兄弟又弄得这般不济事，我做姊姊的不来看顾你，还有谁来看顾你呢？你明天快到我寓里来拿银子，去开一家大些的铺子，另外再找一处好好的房屋，就用钱来买一所也行，我姊姊便和你兄弟在一块儿住。你兄弟又已是生了小孩子的了，那小孩子生得肥头胖耳，往后准定可以有出息的，我姊姊一伸腿，你姊夫许多积蓄，不是兄弟和我那亲侄儿的是谁的？我看得兄弟能够替母亲争气做一番事业，也不枉是我和兄弟做为亲骨肉一场。"（巫峡猿啼，无此哀惨，愈见后文张二之非人。）说着便从身上摸出许多碎散银子来道："这一点是我姑妈给侄儿买果子吃的。"这时张大姑娘说一句，张二老婆便念一句佛，等

到张大姑娘说完话，张二老婆早就念了几百声佛了。一会儿又见了这许多银子，顿时便觉得心头别别的乱跳，忙道："不当人的，姑妈又给这许多银子给侄儿，生怕这孩子折了草料。"张大姑娘正色道："自家骨肉有什么客气，弟媳你且收了，时光已经不早，我知道你们没有预备菜，我也就回寓去吃饭了。明天兄弟到我寓里来拿银子，赶快找着了房子，免得我一人单身的寡妇住在客寓里，许多的不方便。"说着便立起身来要走，张二夫妇挽留不住，只得送将出来，眼见得张大姑娘上了轿，张二又胡乱找了两枝干蜡烛，帮着轿夫点好，插入灯笼里面。(此处才将蜡烛结束。综前后文观之，有蜡烛为之串贯，正如人之通身骨节格格作响，绝无顾此失彼之病，使圣叹评此书，必将曰"蜡烛一"、"蜡烛二"矣，一笑。)张大姑娘又再三在轿子里把自己的寓处告诉了张二，教他不要忘了，张二连连答应。看看那两个轿夫，抬起了轿子，一声吆喝，如飞的去了。夫妇两人才回到里面来坐地，张二嘘了口气道："我的妈，这回才有了指望，不想我张二也有这一天！靠在姊姊身上，往后发迹起家，免得天天受你老婆的排揎了。"他老婆早哎哟了一声道："我排揎你也是为的好呀，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罢！"说着又把眼睛笑得没缝似的道："你姊姊看来银子定然是不少罢，不过我们往后第一要把你姊姊究竟有多少银子，先得盘问出一个数目来，第二步便该想法子把你姊姊的银子，都弄到我们手里来。你要知道银子在别人手里，究竟没有在自己手里的方便咧！"张二听了，暗暗点头。(所以长舌妇可畏也。)当下却道："往后再说罢，你赶紧弄饭来吃，有了银子，酒是要打一角来的了。"张二老婆噗哧笑了一声，当下果然去打了一角酒，又切了一盆熟肉，夫妻俩欢欢喜喜的饮酒食肉。可怜他夫妻两个简直就一年不知肉味了，所以不消半个时辰，便狼

吞虎咽吃一个精光大吉。那张二索性端起盆子来，用舌头去舔，连一些肉屑也舔个干净。（既知今日，何必将来，总是作者为反振下文地步耳。）这一夜夫妻俩酒醉肉饱，也就欢欢喜喜上床睡觉，一宿无话。第二天，张二果然四处找寻房屋，不久便找到了一宅四进深的屋子，花三千银子买了下来，又把门面装修一过，改成店铺的式样。张大姑娘有的是银子，便拿出来给兄弟开了一家大杂货铺子。毕竟人是个势利的动物，从前张二的铺子是鬼也没有上门的，如今却货物也进得多了，伙计也顾得多了，那主顾竟象潮水一般，每天总是挤得水泄不通，直把个张二在帐台上面，打那算盘珠儿，打得一个手疼指酸。衡州城里，张二的铺子居然也就出了名，四乡各镇，来批货的，络绎不绝。张二的铺子，不上三年，便赚了有几万银子。这屋子后进，张二便安顿家眷，自然把正房让给姐姐睡。那张二老婆更是拍张大姑娘的马屁，姊姊长，姊姊短，叫得应天价响。张大姑娘见兄弟、弟媳对待自己十分恭顺，便也毫不疑虑的把丈夫做官刮来的地皮，约摸也有十几万银子，一古脑儿都拿来交给了兄弟。满以为自己这样对待兄弟、弟妇，兄弟、弟妇定然会摸出良心来对待自己的，自己又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乐得一切不问，吃口现成茶饭，享一享晚年的清福。谁知张大姑娘这个主意却实在想左了，张二夫妇俩何等的刁钻古怪，自然要想出法子来摆布张大姑娘了。欲知如何摆布，且阅下文。

评曰

语有之："女生外向"，我谓此言正未必然。凡为女子，未有不袒其母族者，以夫族与母族较，真有"人尽夫也，父一而已"之概。每见今之势豪，其左右半多妻党，夫族之就而谋事者，不及母族之人之易。又尝见老而无子者，每善援其妻党

之子弟以为子，以是争继争产，时见讼阋，实则当问贤不肖，不当问妻、夫党也。观乎张大姑娘之信任其弟，可以憬然矣。

人当穷迫之际，但求温饱而已。至于声色狗马之好，必待温饱而后，始克有此奢生。故一线天良，系于窭人。至若富人，财产愈多，则天良之澌灭愈甚。现于张二夫妇，得陇望蜀，至不惜置张大姑娘于死地而益信。

第三十二回　闯寿筵群丐露狰狞　发奇论书生入犴狴

话说张二夫妇用尽了心计，把张大姑娘一生积蓄都骗到了手，却又几次三番用言语去试探张大姑娘，知道张大姑娘委实没有钱了，便慢慢地把张大姑娘冷淡起来。张大姑娘是个贤德的女人家，他以为既是一家骨肉，倒也不在乎那些虚文末节，因此便也不把这些来放在心上。张二夫妇每天不过买些青菜豆腐，给张大姑娘嚼吃，自己却躲在房间里肥鱼大肉的饮酒作乐，只不好意思说把张大姑娘撵出去，意思里是想等张大姑娘自己立脚不住了，走他的清秋大路。便是外头去帮佣也好，做老乞婆也好。（杀材可杀！）谁知张大姑娘却一总也不见他发脾气，因此张二夫妇也就不能借题发挥，撵他姊姊走路。也是合当有事，这一年秋天，张大姑娘正在井边洗他侄儿的几件衣服，洗净了便想立起身来去寻竹竿，把这衣服晾将起来。谁想还没有立定身躯，一个倒栽葱，便向地上倒了下去，霎时间声息俱无，当时也没有人瞧见。约摸过了有半个时辰，张二老婆闲着没事，手里捧了水烟袋，踱向后面来闲逛，（一个闲逛，一个洗衣服，相形之下，愈见张二老婆之可杀，是作者善于描写处。）一眼瞥见张大姑娘倒在井边，便走上去踢了他一脚道："姊姊你不高兴洗衣服，便放着就是！何必又装腔睡在地上呢！"（张二老婆数语毒极，作者虽不明写张二老婆之悍泼，而张二老婆之悍泼如见。）那知踢了几脚，却不见回答，（一则曰"踢了几脚"，再则曰"不见回答"，呜呼！是固有深恩于张二夫妇者也！）这

时凑巧，张二也踅得来了，两个人便不约而同的都低下头去瞧看，却见张大姑娘口角歪斜，涎沫倒挂，是个中风的模样。两人见了这副情形，知道张大姑娘是不久人世的了，不禁相视而笑。（杀材可杀！令人读之愤慨！作者笔尖真有鬼矣。）

当下便由张二到店里去招呼了几个伙计来，七手八脚把张大姑娘扛将起来，却不扛往张大姑娘原住的那间屋子里去，另外去把一间一向堆着柴草的屋子出空了，搁起一扇板门来，就把张大姑娘扔在上面。只等他一口气回不过来，便立刻去弄口薄皮棺材来，把张大姑娘成殓。谁知张大姑娘却还不肯就这样死了，隔了半日，忽地悠悠苏醒。只是半身不遂，一边的手足不得动弹，舌根麻木，说话也不大方便。张二老婆见张大姑娘没有死，倒比适才好了些儿，不禁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便踅走一边，再也不肯来理会，任张大姑娘在板门上呻吟嘶唤，却没有一个人走近他身边去。连那雇用的老妈子，也都领了张二老婆的嘱咐，谁走近去，便教谁滚蛋。可怜张大姑娘一个人嘶唤了直有一日一夜，不见有人答应。到了夜里，有个老妈看不过，便悄悄地去弄了一碗粥来，教张大姑娘吃。谁想张大姑娘竟两手拿不起碗筷来，那老妈子便喂他喝。好容易喝完了粥，那老妈子又怕被张二老婆知道，所以慌忙抖乱走了。第二天还是没有人来理会张大姑娘，（老妈子且然，愈见张二夫妇之非人。）依旧让张大姑娘一个人在那里嘶唤。（血泪文章！）可是张大姑娘身体虽不得动弹，知觉却还没有全泯，说话虽然不方便，含含糊糊的也说得几句，嘶唤得久了，不免发话道：“我的兄弟、弟妇呀，你们做做好事吧，来救救做姊姊的，你们不瞧现在，也应当瞧瞧以前做姊姊交付银子给你们的时候……”张大姑娘这几句说话，原说得不很清楚，谁想却被一个丫头听得一明二白，那些丫头本来搬嘴弄舌的居多，当下便一五一十去告诉张二老婆。

直气得张二老婆三尸暴跳，八窍生烟，便走向张大姑娘板门前，戟着手指骂道："我把你这枉口赤舌的老乞婆！千刀万剐的老乞婆！谁曾看见你的银子来？这些银子都是你兄弟开铺子赚来的！（然则开铺子又是谁的本钱乎？一笑。）你是嫁出女儿泼出水，兄弟好意养你这老乞婆，倒遭你这老乞婆枉口赤舌诬陷起人来了！这里田地房产都是姓张的！那有你这老乞婆夫家的份儿？"张二老婆正在喃喃地骂着，凑巧有人在窗外叫道："你去理他这老乞婆怎的？自己气出病来倒值多了，休要和这老乞婆一般见识！"张大姑娘一听时，正是他兄弟张二的声音，（张二声音偏从张大姑娘耳中听出，妙绝。）那张二老婆听了这话，果然回身就走，一路里却还是老乞婆长，老乞婆短的骂将出去。列位读者，那张大姑娘毕竟是个血肉之躯，如何禁得起这般气恼！自然两腿一伸，呜呼哀哉死了。隔了大半天，才有一个老妈子来，见张大姑娘已是咽了气，便气急败坏地来报告张二老婆。好一个张二老婆，这时正用一枝赤金牙签在那里剔牙齿，见了这老妈子，便啐了一口道："死了就死了，要你这般鬼张鬼智做什么？"边说边依旧剔他的牙齿。隔了好一会，才懒洋洋地立开身来下楼，告诉丈夫，打发伙计，买棺材，就张大姑娘随身衣服装进了四块松板，一阵敲钉声响，便盖了棺材，霎时间便教人抬去埋葬在义冢地上完事。（至此，而张大姑娘一棺附身，万事都已矣。呜呼！）当下张二夫妇欢欢喜喜办完了张大姑娘的丧事，（如此忍心，而大书特书曰"办完丧事"，作者意在言外。上文曰"欢欢喜喜睡觉"，此处曰"欢欢喜喜办丧事"，两相比较，固令读者有沧桑之感。办丧事上面忽安"欢欢喜喜"四字，辞严义正，是春秋笔法。）从此便拔去了眼中钉，坐享这几十万两的产业，好不得意！这大概是老天奖励人类的作恶罢。张二不但时来运来，那杂货铺子赚钱越赚越多，

更兼他的一位宝贝儿子张廷璧，竟是读书中了举子。从此张二以老封翁的资格，居然也在地方上充起绅士来。那张廷璧几次会试不第，好在家中有的是钱，便索性花了钱，捐了一个同知衔。在衡州地方，顶儿翎儿的，自然有时也不免要干预干预人家的词讼。那位知府因为敬重他是斯文一脉，（四字可笑。）所以倒也和他称兄道弟，往来得十分热闹。有一年刚值张二七十岁的整生日，（由此闲闲逗入下文，天衣无缝。）张廷璧孝思不匮，（与"斯文一脉"句同一句法，我读之几欲失笑。）便大播大鼓价，替他老子称觞做寿起来。那红帖子便象蝴蝶般满城价乱飞，连那些地甲丐头都得了一份，那些地甲丐头不免七拼八凑来送寿礼。到了正日这一天，正是说不尽的繁华热闹，连那知府都来登堂祝嘏，当着张二叫"老伯"。张二想着以前在府衙前照墙背后开杂货店的时候，正是恍如梦寐一般。想到这里，不禁掀髯微笑。（不知想着张大姑娘否？）谁知这时却恼了一个人，你道这人是谁？便是我上集书中所说的那个洪大全。那洪大全见张家红帖乱飞，只是忘了自己，不禁心里有些不平起来，便悄悄地去招集了衡州城里的许多叫化子。这些叫化子，平日都靠洪大全不时的周济周济他们，才得过活，所以一声听说洪大爷有令，便忙不迭的齐集在洪家门口。外面那些洪家的左邻右舍，看洪大全玩世不恭的神气，也早已看惯了，所以倒并不为奇。只见洪大全衣冠楚楚的走了出来，高声吩咐众多叫化子道："今天我带你们吃寿酒去，你们尽管放着胆子，有酒就喝，有菜就吃，务必要和你们平日吃那残羹冷炙时一般的高兴！千万不要怕闹出事来！有事有我洪大爷在着！"众多叫化子轰雷般地答应了一声道："洪大爷说那里话来！这有吃有喝的事情，我们还有不高兴的道理吗？常言道，天坍的事情，自有长人来顶，你洪大爷是何等样的人，决不会骗我们的。弟兄们大家放了心，跟

洪大爷走罢！”洪大全见众多叫化子这样说，正合了他的脾胃，便大摇大摆的在前面引路，一个家人捧了一个草纸包，也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只紧紧拿了，跟着洪大全。这一干人，浩浩荡荡，转弯抹角，洪大全说一声“到了”，众人抬头看时，原来就是张二的府上。只见门前高高的一座牌楼，用五彩的绸子扎成，从大门一直到内室，四进屋子没有一间不装饰得花团锦簇。出出进进的客人，不知其数，粗细乐人，更番奏乐，好不威风！洪大全却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举步闯了进去，众多乞丐也一哄相随。门首几个当差的，正要拦阻时，都被洪大全圆睁双目，大喝一声道：“这都是我洪大爷的朋友，谁敢拦阻！”这一声不打紧，吓得那些当差的屁滚尿流滚向一边，再也不敢出头了。这里一干人便乱哄哄都挤到了大厅上，只见那洪大全向张廷璧拱了一拱手道：“今日尊甫寿辰，小弟拜祝来迟，望乞恕罪！”又吆喝了一声道：“家人何在？快把我洪大爷的寿礼呈给张大爷过目！”那家人在旁嗦了一声，便把捧的那草包儿打了开来，张廷璧忍不住用眼睛瞧时，却原来尽是些一枝一枝的小红蜡烛。耳朵里又听得洪大全哈哈大笑道：“语有之：‘君子不忘其旧’，张兄的尊甫，由此起家，小弟怕张兄忘了，所以特地送这个东西来，提醒张兄一声。人家说秀才人情纸半张，小弟和张兄都是读书人，看小弟这副人情，却要比纸半张丰富多了！”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上文方以为“蜡烛”二字业已结束矣，不谓此处重又提起，文章之妙，真匪夷所思。）这一席话，直气得张廷璧发昏章第十一，半响说不出话来。洪大全回头一瞧，见大厅上十几桌筵席，却已摆设齐全，便又向张廷璧拱了一拱手道：“圣人说：‘肥马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小弟窃师其意，所以另外邀了一班朋友，来此叨扰张兄的盛筵。”说着，又一仰脖子，向着一群乞丐道：“你

们大家不用客气，就请坐下罢！”众多叫化巴不得这一声，便发一声贼，顿时就把十几桌子坐满了，也不用主人劝酒，竟自“五魁”、“八马”乱贼起来。那哄闹之声，上震屋瓦。吓得那些贺客，一个个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张廷璧几乎把肚子都气破了，又因为洪大全是个著名的捣蛋，大家也不能用官力去压迫着他，当下便索性躲在一旁，让他们闹。洪大全和众多叫化子闹了大半天，洪大全又借酒醉为名，呕吐得中间供着寿星的桌子上，不可向迩，才一哄而散。这一天张二父子俩，一团高兴都被洪大全一个人闹翻了，宾客更谁敢前来多事，顿时便鸦雀无声，大门里捉得出鬼来，只剩下几个家人在那里收拾。洪大全虽然做下了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可是张廷璧父子直恨得牙痒痒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洪大全此举固不可为训也。）可是一时只恨抓不到洪大全的错处，便四下派人打听，只要有什么瞧在眼里，便立刻借题发挥，教洪大全死无葬身之地！你想洪大全是个佯狂玩世的人，那一只嘴又是没遮拦惯的，什么话都会嚼念出来。也是合当有事，这时刚直两广地方，旱灾灾得不亦乐乎，盗贼更如毛而起，那些官厅，却还是不顾民间疾苦，一味价只是横征暴敛，眼见得大乱就在目前，洪大全一肚子牢骚郁勃之气，无从发泄。一天喝了几杯酒，便踅到茶馆里，一个人拍着桌子大声道：“那些王八蛋，正不知安着什么心眼！”茶博士不知就里，还道是因为自己招呼不周到，得罪了洪大爷咧，忙上前陪笑道：“洪大爷不要生气，有话好说。”洪大全斜乜着一双眼睛道：“你懂得什么？我骂的是那些做官做府戴着顶儿翎儿的王八蛋！”茶博士伸了伸舌头道：“这个话也只有你洪大爷可以说，要是我们说了，便须吃不了兜着走呢！”洪大全嗐了一声道：“我洪大爷骂定了他们，看他们敢怎样！他们以为做了官，就没人敢骂了，我看他们文官只知道玩小老

婆，武官只知道抽鸦片烟，国家的大事，却一只都不管！”（呜呼，洪大全之言，今日固犹是也！然安得复有此人效灌夫之骂座哉！）茶博士低低的笑道：“洪大爷的话，真有意思。”洪大全见茶博士都赞成他的说话，便越发兴高采烈，摇头摆尾的说道：“钱是人人爱的，就是高坐在北京城里的皇帝老子，他为的是什么呢？无非也是为的那个牢什子的钱罢了！你看现在荒年荒到这样，那些大人老爷们，还是拼命价弄钱，暗地里弄了钱不算，还要明火执仗的弄老百姓们的钱。不管你是荒年也好，熟年也好，他们只管张开了口，说这样也要抽税，那样也要完课，我看倒不如老实些抽人丁税的好，每一个人纳儿多税……”洪大全说到这里，便又问那茶博士道：“你读过书没有？”茶博士笑道：“小人家里没有钱，从那儿读书去？”（没有钱便不能读书乎？无怪今日中人以下，俱蹙额相告，谓无力培植其子弟也。）

洪大全道：“你不读书的自然不知道，在明朝末了，大人老爷们，刮了多少地皮，弄来的钱，却给李自成打破了北京城，一阵子夹棍，一阵子皮鞭，乖乖地自己双手献将出来了。我看今日也得有个李自成出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到了那个时候，怕北京的皇帝，连龙庭都坐不稳了啊！”（大全口气，隐然有革命之志，其投效金田，非偶然也。）茶博士见大全越说越不成话了，便悄悄溜在一旁，不敢再和他兜搭。大全见没人理他，一倒头便伏在那桌子上睡着了。大全这一番说话，是酒后之谈，及至酒醒，也就完全忘却。谁想却有个人也在一旁喝茶，都把他记在肚子里，这人正是张二父子派来监视洪大全行动的人。便忙忙来告诉了张廷璧，张廷璧也就急急坐了轿子来拜会知府，把以上洪大全一番说话，一五一十都述了一遍。又说：“眼见得这洪大全是个大逆

不道、无父无君的贼子，太尊若不重重的办他一个罪名，那些谋反的叛逆，越发要肆无忌惮了！”知府点头道："老兄说的是，不过这案子却不能算兄弟的访案，非得要个原告出面来控诉，这案子再也不得结实。”张廷璧道："这个容易，小弟就算原告，立刻补禀帖进来便了。”知府道："最好请你老兄再纠合几个耆老，公同来案首告他们，有胡子人说的话，总觉得有效力些。”（风月场中则争充年少，是非场中则争充年老，是诚不可解之习惯。）张廷璧道："太尊说的是。”当下便作别回去，连夜缮了一张禀帖，又用钱买通了几个老而无耻的耆民，把禀帖趁知府坐晚堂的时候递了上去，知府是预先说好的，那有不准之理。只见他把惊堂木拍得镇天价响道："这还了得！”当下不由分说，立刻标了朱签，派几个差役，饬拘洪大全，本府在堂上立等回话。又吩咐："你们要是得钱买放时，须小心你们狗腿！”（此句亦不可少，盖洪大全系富家子，只须赂差役以金钱，狱即可少缓须臾。一补此语，差役乃无所施其技。）那洪大全好似睡在鼓中一般，如何晓得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呢？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给众差役把铁索向头颈中一套，拖了就走。不消半个时辰，便送到衙门里来。只听见一声道："洪大全带到！”那些站堂的差役，便齐声发喊，这个发喊的意思，是给一点威风给犯人看，好教他惧怕，好从实供招的意思，原是前清的陋习，（百忙中偏有此闲笔。）这也不用细表。且说洪大全当堂站定，躬身施礼道："不知太尊呼唤晚生，有无吩咐？晚生自问并没犯罪，为甚适才那些差役，如捕江洋大盗一般，脚不点地的把晚生拿捉得来，不知晚生究竟身犯何罪？还求太尊指示。”这一问倒把知府问住了，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果报之说，渺茫难信。每见有作恶多端，而门闾转昌盛者，张二夫妇之昧良，读者尽为发指，不谓其子干蛊，居然也博得一孝廉，天道无知，可为一叹。此所以作者大书特书曰“这大概是老天奖励人类的作恶罢”云云也。

中国圣贤学说，多偏于消极的，时流每诟病之。然有时亦复具有至理，譬如洪大全之戏弄张二父子，快心固快心矣，然有悖于明哲保身之义也。盖人苟取快于一时，而不瞻前顾后者，积久必灾及其身，蜂虿且有毒，毋宁稍存忠厚之心，远而避之也。

第三十三回　洪秀全避祸走荒村
冯云山遭擒羁县狱

话说那知府见问，连声冷笑道："本府拿你到此，自然有拿你的理由，你看这不是人家告你的禀帖吗？"说时飕的一声，便把那禀帖掷向公案下面道："你自己去瞧！"洪大全便弯腰拾将起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道："太尊明见，这大逆不道的罪名，是要砍脑袋的，如何可以轻易首告？如今先请太尊问一问这来案首告的人，他究竟有什么证据？若是但凭空话，没有证据，那时不可免要请太尊反坐他一个诬告的罪名咧！"洪大全说时，自仗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人家的手里，所以觉得理直气壮，态度很闲逸的立在一旁。（其如专制时代之但知压迫不问曲直乎！）那知府听了，果然问那自称耆老的几个人道："洪大全的话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告他大逆不道，究竟有什么凭据呢？"那几个自称耆老的人，原是张二父子串将出的，早就由张廷璧教好了他一大篇供词，所以见问，便不忙不慌的说道："洪大全说这一番话时，是在茶馆里，有茶博士可以做见证，只求大老爷作主，把那茶博士传来，便可以知道，我们来出首洪大全，委实不是诬告。"知府听了点了点头，便立刻又出了签，把那个茶博士，横拖倒曳拖到当堂，喝声："跪下！"茶博士真个直僵僵的跪在地下，那知府欺茶博士乡愚无知，便把惊堂木拍做一片声响道："你把洪大全在你们茶馆里，如何诽谤皇上，说那大逆不道的话，一一从实讲来！若有半句支吾，仔细你的狗腿！"说罢，又把惊堂木在公案上拍了一下，那茶

博士便供道：（读者至此为洪大全捏一把汗矣！）“小的在茶馆安分营业，这位洪大爷是每天来喝茶的茶客，小的却没有听见他说什么。至于洪大爷和旁人说话，小的冲开水要紧，也没有功夫去过问，大老爷在上，这是小的真话，不敢诬陷洪大爷。”说时便碰了一个头。这茶博士一番说话不打紧，却说得那几个耆老目定口呆，想不到这茶博士居然会替洪大全包瞒起来。那知府也事出意外，可是眉头一皱，却又计上心来道：“本府看你这厮贼头狗脑，也决不是好人，谅来定是和洪大全一党，不打如何肯说！左右，快与我拖下去结实的打！”（茶博士事不干己，如何肯熬刑而不说实话？读者至此不免又为洪大全捏一把汗矣。）这时左右差役，听见本官吩咐，如狼似虎，便将茶博士拖翻在地，举起板子，向他下三路打来。这顿打，直打得茶博士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只听得他杀猪般喊道“大老爷救命”五字，却始终没有说“愿供”两字。打了一会，知府才教停住，又问他招不招，只见那茶博士连连叩头道：“大老爷在上，洪大爷是小的恩人，小的家有老母，没吃少穿，多亏洪大爷救济，才不致饿死。小的一来受了洪大爷的深恩，二来洪大爷委实没有说什么，小的若是但顾目前皮肉痛苦，胡乱供了些什么话，天地也不容小的！大老爷能开恩固好，若是不能开恩，就把小的打死了，小的也是这般说！”（人死了如何还会说话？气急语如画。读至此处，始恍然于茶博士之回护大全，以平日受大全养其老母之深恩，故佛家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人固不可为而可为也。）洪大全在旁再也忍不住了，便冷笑道：“天下断没有被告因为没有供词，却先把证人严刑逼供的道理！太尊你就是偏袒原告，却也不可露形迹，须防太尊上司，还有臬宪、藩宪、抚宪咧！”（洪大全说话不肯让人，是招祸之道。）这几句尖酸刻薄的话，钻进了那知府的耳朵，不由知府不

打了一阵寒噤，只得趁此收篷，吩咐把洪大全收禁起来，茶博士饬回，后再传讯。可怜那茶博士，无缘无故挨了一顿板子，听了这话，便一瘸一拐踅下堂阶去了。洪大全见知府不由分说，竟把自己判令监禁，心头不免火起，正想用言语来顶撞那知府时，谁料知府已是拂袖而入。众多差役，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簇拥大全，关入牢里。直把个洪大全气得七窍生烟。这里大全的家属，自会派人前来打点，好在大全家里有的是钱，上上下下一使费，也就毫不觉得痛苦了。那张廷璧自然也在计划，想置洪大全于死地，出那口恶气。可是那个茶博士不肯实供，眼见得无凭无据的事情，知府就是实心肯帮忙，也没有根据可以定案。也罢，且多送些钱给知府，教他只是把洪大全关着不放，任凭你洪大全递禀帖，只是给你一个不睬瞧，且关一天是一天。似这们关了有半年之久。洪大全知道，这事情在府里再也不得解决的了，便派了一个家人到省里上控去，又在抚台衙门去用钱，托了里头一个文案，帮着大全在抚台面前说话，抚台便另外委了一名候补知府到衡州来专审这件案子。那衡州县知府，见再捺也捺不住了，便把一应卷宗交给委员，查阅一过，发票传人，定期审问。谁想那几个耆老，怕事情闹僵，不免要弄个诬良反坐的罪名在身上，所以吓得都不敢出头。到了审问的时候，只有那见证的茶博士，却依旧投案候讯。委员细细的一盘问他时，那茶博士的口供还是和上次一样，矢口不移，委员一传原告，却又没人到案，这明明是有人和大全结下冤仇，所以才出首告他的。到此地步，案情业已明白，便把洪大全从监里提上堂来，向他说道："你这件案子，业已审问明白，你的确是冤枉的，现在放你回去。你回去须好好安分读书，切不可再出言不谨，以免再有人来诬陷你。"洪大全唯唯应是，又请委员根究那自称耆老的，受了何人唆使，胆敢来案诬告。那委员

听大全这般说，却沉吟了半晌道："本委员因急于要回省复命，不能在此多耽搁，你既是这般说，我便把你的话叠成文卷，移交本府，和你根究便了。"说罢便吩咐退堂，当晚也就回省复命去讫。洪大全知道委员去了，那知府是和张廷璧一鼻孔出气的，这诬告的案子，便是催也没用，不如就此罢休，便也懒怠再递禀帖了。（文章可省即省，所以免拖沓也。）洪大全自从经了这一次挫折，那一番狂态，不免稍稍收敛了些，便在家里杜门读了好几个月书。有时兴到，不免喝一阵酒，到了酒酣耳热的时候，便一个人估量道："眼见得现在的官场，只不过交结势豪，剥削小百姓，只要碰在他的逆鳞上，就不问你冤枉不冤枉，要杀要剐，兀是随他们的便。在这种暗无天日情形之下，我们念过几年书的人，须要想法子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来替小百姓打抱不平才是。"想到这里，便停着酒，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大全闲居无事，一天到晚，也不知要把这个主意颠来倒去价嚼念多少遍数。自此便到处打听那里有这种怀抱大志的人，想和他联络，以便共谋大事。（由此折入正文，方不见突兀。）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不多几天，便被他打听得洪秀全、杨秀清一干人，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地方创立保良攻匪会，招纳亡命，潜谋起事。（洪秀全等之蓄异志，洪大全在湖南且闻之矣，想见保良攻匪会之革命已成公开之秘密，而郑祖琛独排众议以释洪秀全，乃愈见其糊涂昏聩也。）洪大全听见了这个话，直弄得跳将起来，便不再耽搁，把家里的事情，处分停顿，身上带了几百两银子，一肩行李，动身往金田村而来。在路上晓行夜宿，也就毋庸细表。这一日到了金田村，洪大全也不落客店，径自问明保良攻匪会的地址，投奔前往。谁知来得真不凑巧，这天刚值洪秀全在桂平县里释放回来，自己也知道行迹太露了，此刻羽毛未丰，又不能立刻起事，三十六著，走为上著，

不如在那里先暂时避一避风头再说，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那洪大全便闯到来了。门上通报进去，洪秀全因为吃了一次亏，生怕又是什么人乔装改扮，来探听虚实的，所以双手乱摇，连说不见。那通报的人回复了大全，那大全是有脾气的人，如何忍耐得住，便揪住那看门的喧闹起来。却幸亏有此一来才惊动了里面的石达开，走将出来，喝住了看门的，两下里却是熟人，这才握住手，哈哈大笑。石达开把洪大全往里面一让，便介绍和洪秀全、杨秀清一干人相见，那洪大全却上前一手搀住了洪秀全道："这位就是洪兄吗？我们不但是五百年前共一家，就是名字却也有些相像，若不是天缘凑合，怎会千里相逢？"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我亦云然。）秀全见大全生性爽直，便也十分欢喜。大全又问道："小弟在衡州，就听得人说，洪兄礼贤下士，和三代的周公一般，握发吐哺，可是今天小弟慕门而来，为什么门上却又这般的留难呢？"曾玉珩笑道："大全兄你有所不知，我们这一位洪兄，真叫做惊弓之鸟，望月而飞，他刚正吃了一位客人的亏，受了好几时无妄之灾，今天见大全兄来的这般突兀，如何不要教他起疑呢？"曾玉珩说时，便把秀全这次被桂平县知县骗进城去，加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几乎不送了性命，这一番情节，都告诉了大全。大全慨然作色道："那几个狗官，真是死有余辜！动不动就说人家谋反，去拍满州狗皇帝的马屁，只把老百姓的颈血去染红他的顶子。我们大家往后不得志则已，要是得志了，就非把这些狗官杀一个斩草除根不可！小弟这一次若不是也吃了狗官的亏，何致于也在衡州城里站不住脚，离乡背井来访洪兄呢？"说到这里，便把自己如何和张廷璧开玩笑，张廷璧如何设计陷害自己，这一番情节说了一遍，说到众多叫化子在张廷璧家里叫嚣跳突的情形，洪秀全一干人听了，不由得都哈哈大笑。那萧朝贵一发跳上前

来，握住了洪大全的一只手道："我的哥哥，你怎么想得出这种法子来处治那鸟男女？要是换了我老萧，却还不耐烦和他们斯斯文文的，只要把张二和张廷璧父子俩每人赏他一刀一个，岂不更觉爽利些？"萧朝贵这话说了，众人便一发大笑起来。当下石达开又把洪大全的历史，随意又说了些，众人对于洪大全不由得愈加敬爱。秀全便吩咐摆酒，替洪大全接风。席间秀全便又提起说，自己在这金田村里，耳目众多，很不方便，打算另外找个地方，暂时躲避一下子，这保良攻匪会里的事务，便一古脑儿交给杨秀清、韦昌辉、曾玉珩三位兄弟管理，且待我们瓜熟蒂落的时候，再作道理，不知储位意下如何。冯云山道："事到如今，也是没法，不过怕躲避在旁的隐僻所在，反而比金田村更不妥当，因为金田村毕竟是我们的老巢，万一有什么一差二错，我们还可以招呼众人救应。洪兄若是脱离了这老巢，还更容易遭人暗算，所以第一件，我们先要把这地点商量妥贴才是。"（冯云山老谋深算，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冯云山语声未绝，只见座中跳出一人来道："只要洪兄肯跟我跑，便是铜墙铁壁，我也有本领把他踹成平地！"冯云山瞧那说话的人时，恰好是秦日纲。冯云山便摇了摇头道："我也知道你秦大哥的本领了得，不过这事情不是可以专讲意气的，洪兄的性命，关系我们一会的前途。古人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千万不可冒失才是正理。"（文章至此，乃故作一顿，妙绝。）秦日纲生平的脾气，就是一个不服气，如今见冯云山打断了他的话头，便越发急得额上的汗珠比黄豆还大。嚷道："人家的话还没有说完，又被你剪住了，我且说一个地方给你听，你瞧洪兄住在那里，再会有危险不会？"冯云山见他气得这般模样，不觉好笑起来道："你说你说。"秦日纲便叠着两个指头道："鹏化山下的鹏化集，是我老秦第二个故乡，我在那里鼻子里哼了一

哼，便可以吓得一般乡民屁滚尿流。有什么缓急的时候，也可以教他们替我出死力。洪兄若是肯在那个地方躲避，包你万无一失！”冯云山在鹏化集地方，业已领教秦日纲的威风的了，知道秦日纲这话倒不是假的。便回过头来，问洪秀全道：“洪兄你瞧那鹏化集可好？”秀全也点头道：“很好。”冯云山便向秦日纲道：“那么就派你保护洪兄居住鹏化集，倘有半点差池，你便揪你自己的脑袋来见众兄弟！”秦日纲见洪、冯二人，居然采用了他的主张，十分得意，也不暇细听冯云山说些什么话，便抖开大袖说了一声：“得令！”引得阖座的人都笑了。（好整以暇，藉见作者功力。）洪秀全当下决定避往鹏化集，便把一应保良攻匪会里的事情，托了众多兄弟，派杨秀清做主帅，掌握全会一切事务，派韦昌辉管理钱粮，派洪大全掌管文书，派萧朝贵操练士卒，派曾玉珩招待宾客，又派石达开、冯云山二人，往来两广，秘密联络各种会党，以及明白事理的绿林，预备将来一旦起事，声势更外雄壮些。诸事分拨停当，席散之后，秀全也就不肯停留，把妻子赖氏托了妹子宣娇和朝贵夫妻俩照管，自己收拾收拾，带了秦日纲，飘然向鹏化集而去。看官见着，洪秀全这一去，便须等金田村群雄起义之后，派人去迎接前来时，再行在书中出现的了。表过不提。且说秀全去后，杨秀清、韦昌辉、洪大全、曾玉珩四人，便同德一心，管理这保良攻匪会里的一切事务。（嗟乎，太平天国诸人何为仅可共忧患而不可共安乐哉！当金田起义之初，杨、韦二人固同德一心也，然其后鼎定金陵，宜若可以囊括宇内矣，而杨、韦之内讧以起，太平天国之亡，亡于不能同德一心，是故我于此处睹“同德一心”四字，我心乃滋痛焉。）萧朝贵每天操练士卒，也十分认真，不消半月之久，操练得一千会众，个个精神饱满。这一天萧朝贵下操回来，正陪着他夫人洪宣娇闲话，忽地一个

小厮，上前垂手禀道：“杨大爷有请。”朝贵不知何事，便急急忙忙赶向前边来。只见杨秀清、韦昌辉、洪大全三人，坐在一间屋子里，愁眉不展，当地立着一个当差的，萧朝贵认得此人，正是跟着冯云山出门去的，忙问他道：“冯大爷怎么不回来？光是你一个人回来了呢？”杨秀清叹了一口气道：“出了岔枝儿了。我们这位冯大爷，又被桂平县里拿得去了，所以这当差的便回来报信。”萧朝贵便细细盘问那当差的，原来冯云山自从别了众人，便同了胡以光一同进城，住在胡以光家里。冯云山的意思，是预料将来金田村要是一朝起义，那桂平县城池当然在必争之列，所以第一步要在桂平城里先下些种子，预备将来可以做内应。所以在桂平城里，才住了不多天，便出来在茶坊酒肆里闲逛，想借此结识些异样人才。他也知道，自从秀全出了事之后，不能明公正气的到处说教了，所以只能暗暗觑机会下手。这天他带了几两散碎银子，便走上街坊之上。也是合当有事，才走不到一箭路，便见当街围了一大群人挡住去路，里面却有人在那里争论，冯云山一时为好奇心所动，便也向人丛里挨身进去。却见一个盘着发辫，身穿一件油光垢腻的布衲袄的人，一手揪着一个穿着半旧湖绉夹衫像个念书人模样的人，口里又嚷道：“你不赔我担子，便休想脱身!”那念书人便陪笑道：“这，这，这就叫做无心之过，古人说得好：‘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况且今天我这过失，还是无心的呢？”（是个念书人声口，酸得可笑。）冯云山见这人和那些粗人咬文嚼字，不觉暗暗好笑起来。欲知两人何事争闹，且阅下文。

评曰

洪秀全入狱之后，便须接写冯云山入狱，然作者犹恐读者病其重复，乃中间夹写一大段洪大全之历史，所以变换读者之

眼光也。然而未写冯云山入狱，却偏先写洪大全入狱，是故避相犯而又故意相犯，文章可谓极俶诡之能事。且写冯云山入狱之后，又须接写韦昌辉入狱。读者试观洪秀全、洪大全、冯云山、韦昌辉四人之入狱，其文章之章法，各各不同，而尤以写韦昌辉入狱一段，结构为最佳，匠心独运，固知作者之经营惨淡也。

第三十四回　相逢狭路良友解囊　排斥异端腐儒训子

话说冯云山正想往街坊上闲逛，不料在半路上，却见有两个人厮打，一人敝衣草屦，是个下等人，一人长袍短套，是个念书人。两人嘴里都在那里嚷叫，只是各人诉说各人的理由，冯云山听了半天，却始终没听出为什么事他们俩才这样拉拉扯扯起来的。忍不住便问旁人，那旁人倒也是个心热嘴快的，便告诉他道："这穿长袍衣服的是个念书人，叫做张仁，（又一姓张的！）这张仁旁的倒没有什么，只是眼睛近视得厉害，五寸之外看起人来，就像云里雾里似的。今天也不知从那里来，在街上伛伛着走路。不想当街却睡着一条黑狗，在旁人自然会避让过了这狗的，惟有这张仁因为是近视眼，所以丝毫没有觉得。一脚踹去，却在那黑狗的肚子上踹个正着，凑巧那黑狗脾气儿又格外坏，（狗亦有脾气耶？为之失笑。）只听得虓吼了一声，张开了血盆大口，便在张仁小腿上咬去。幸亏张仁衣服穿得还不薄，所以没有吃大亏，只咬破了一条夹裤。可是张仁虽没有咬伤，他这一个惊吓，也就吃得不小，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倒栽葱，便向街旁撞去。也正是无巧不成书，旁边巧好又停着一副馄饨担子，那卖馄饨的，正低着头用馄饨皮裹那馅儿咧，他目不旁瞀，裹得起劲，谁想平空里会撞下这位瘟神爷来，只听得豁瑯瑯一声，那付馄饨担，便天崩地塌般地倒了下去。不消说，锅儿、碟儿、碗儿在石头上撞做几百片。就是那一盆的肉馅儿，也尽数倾入路旁的烂泥浆里。真合着一句俗话，叫做肉

泥，是肉馅和烂泥不分的了。”（作者叙此等小事，亦复神采奕奕，且涉笔成趣，使读者眉飞色舞而不自觉。）冯云山听了这话，才明白了两人所以在那里嚷，一个说你非赔我担子不可，一个说这是无心之过，原来是恁地。冯云山平日用钱本就很散漫，（天下凡成大事业者，用钱未有不散漫，徒令守财奴为之咋舌呼“可惜”焉，然而亦有大事业未必成就，仅学会了“散漫”二字者，是则殆矣。）当下便忍不住上前用手臂隔开两人道：“你们不必扭揪，有话好说。”那卖馄饨的见冯云山气宇轩昂，倒也不敢违拗，只得放了手，气喘吁吁的诉说他一番冤苦。冯云山忙摆手道：“罢了罢了，你不说我都已明白了。”又回过头来问那个张仁道：“依这卖馄饨的主意，想教阁下赔他的担子，阁下意下如何？我看这种小本经济的人，也是很苦的，阁下既无心的撞了他一撞，便掏摸腰包赔他几文，也未为不可，省得在此争论了。”那张仁见冯云山这样说，不禁面红颈赤，便嗫嚅着道：“不瞒尊兄说，小弟一寒至此，囊空如洗，从何得钱以填若辈无穷之欲壑？圣人云：‘君子固穷’，小弟忝为君子，便被‘穷’字所累，尊兄吩咐，其如力不从心何？”冯云山见这张仁酸气冲天，说话的时候“之乎者也”，几乎笑出声来，正要开言时，不料那卖馄饨的却又揎拳捋臂起来道：“不要脸的东西！你没有钱，你便走路不必闯祸啊！谁叫你走路这般东倒西歪的？撞坏了东西，便老着脸说没钱，谁叫你这瞎了眼的狗子，不先问了问价钱再闯祸的呢？”冯云山便拦住了他道：“他是斯文人，你也不必难为他了，我只问你，你这副担子，要他赔多少钱，才肯教他过去呢？”那卖馄饨的抡起右手的大拇指来道：“不瞒你老人家说，我新置这副担子的时候，买碗盏配锅杓，一古脑儿便花了有三两银子，如今他赔不起……”卖馄饨的还没把话说完，早被冯云山截住道：“他没有钱，我便替他赔了，你

拿去好好的再置一副新的罢。”那卖馄饨的把银子接到手里，顿了一顿，估量这银子锭足有五两重，便眉开眼笑地谢了又谢，自行趖过一旁，整理他被张仁撞倒的担子去了。这里张仁见冯云山替他赔了担子，不觉又惭愧又感激，便向冯云山兜头一揖道："无端要尊兄破钞，是诚感不绝于予心矣。"（迂腐声口，为之喷饭。）冯云山慌忙答礼道："阁下说那里话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冯云山亦自可人。）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阁下若不嫌弃，我们就在酒楼上喝他三杯，不知阁下能否赏光？"那张仁估量自己没钱，不好意思再吃冯云山的，便推托着不肯跟了就走。禁不得冯云山再三相劝，张仁平素原也是贪杯的酒徒，嘴里虽说不敢不敢，脚底下却渐渐地活动了。（语云："贪嘴怕面光，张仁有焉。然而天下滔滔，又岂独一张仁而已！）两人便就近踏进了一家酒楼，拣副僻静的座头坐下。冯云山便向酒保要了一斤酒，又教拣瘦的肉用大盆切一盆来，（上文写茶博士，此处又写酒保，相映成趣。看作者写酒肉时，大有《水浒传》气息。）两人便开怀畅饮起来。那张仁起初还客气，后来酒吃得有三四分了，便也自斟自酌不闹虚文了。（作者写张仁，便活是一个腐儒。）冯云山岂是个肯拿银子结交腐儒的人？当下便乘机把耶稣教的一番教理，演说给张仁听。列位看官，冯云山肯掏自己的腰包，来替张仁解围，已是教张仁心悦诚服，敬重冯云山好似天人一般的了，如今禁不住冯云山又用粲花妙舌，把他的一番大道理说给张仁听，凭你张仁平日抱了四书五经，说什么攻乎异端，说什么昌明圣教，到此地步，也不由他不抛弃了从前所信仰的，来信仰冯云山了。这一顿酒肉吃罢，张仁便已相信了五六分。（不曰十分而曰五六分，妙。）冯云山又留心打听张仁家庭的状况，正是问者有心，答者无意，冯云山打听得张仁还有一个兄

弟叫做张义，兄弟两个一般的死抱着书本，以念书人自居，可是连年县考，都不曾青得一衿。他们兄弟俩立誓要中了举才娶亲，所以都未成婚。其实张仁兄弟俩，就是不立下这个誓，人家有女儿的，见他们穷得帽子没了檐，鞋子没了梁，还有谁肯和他们穷光蛋结亲？所以张仁弟兄俩只有预备一辈子做孤老儿的了。张仁弟兄俩，既是这般迂腐，却不道他们上面，还有一位老父迂腐得更要厉害些。这个老头儿，年青的时候，被他侥幸博到了一名秀才，所以开口秀才，闭口秀才，几乎不把秀才两字，看得比皇帝还大十倍。人家一半是成全他的志愿，一半是带着嘲笑他的意思，所以便都顺口叫他张秀才。他本来的名字叫做什么，转没有人记得起来的了。冯云山从张仁的口中，把张仁家里的情形，打听得一明二白。当下又喝了几杯酒，才教酒保过来，汇过了账，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张仁，千叮万嘱，教他明天同兄弟张义两人一同来谈天，这才珍重而别。冯云山见不费吹灰之力，居然结识了张仁，这张仁究竟是个读书种子，把他收在夹袋里，将来多少有些用处。（冯云山此种思想，实乃大误，观后文便知。）所以乘着酒兴，倒也欣喜回到了胡以光家里。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第二天午后，那张仁果然同了张义来到胡以光家访问冯云山。冯云山少不得又陪了他兄弟俩去酒楼上喝了三杯，喝酒中间，少不得又把耶稣教的教理，演说了一番。（两个“少不得”中包含无数事实，文章可省则省，所以免重复也。）说得张仁、张义点头不迭，冯云山当场便要求张仁、张义入教，两人都答应了。冯云山又取出两本耶稣教的《圣经》来，送给张仁、张义。两人便挟了《圣经》，欣然作别而去。谁想因为这两本《圣经》上，却又生出绝大的风波来。原来张仁、张义，毕竟是心眼儿狭窄的，两人答应冯云山入教，一半是听了冯云山天花乱坠的说话，不免激动了好奇心，一半却是

因为受了冯云山代赔馄饨担的恩惠，没有法子推却。又见冯云山专一请人吃喝，两人且不图别的，且图混一两顿吃喝，也是好的。因此便糊里糊涂的挟了两本《圣经》，一摇三晃，晃回家去。全不省得家里的那位老父，是个孔圣人的唯一信徒，他那里容得自己亲生的儿子被别人诱惑了信仰旁的宗教去！所以见两个儿子晃得回来，每人腋下都挟着一本书，偏他老人家不是近视眼，一瞧就瞧见了，他还怕两个儿子偷看小说，妨了做八股文章的时间。（夫小说既足使人多知宇宙间若干事物，又足使人学得无数作文之法，奈何为父兄者偏不许子弟读之，是不啻锢蔽其子弟之聪明智慧也。作者大书特书，亦未始非惊醒顽固父兄之意耳。）所以便托开双手，喝了一声："站住！"那张仁、张义是素来不敢和老子违拗的，听了果然站住。那位张秀才，且不和两人说什么话，只忙不迭的在两人腋下抢出了那两本书来，他满意以为也许是两本荒唐的小说，便训饬了儿子几句，也就一把火将那书烧了完事。谁想揭开来一看时，上面端端正正题着《新约全书》四个字，旁边又是一行小字，写的是耶稣降生一千几百几十年。且不看底下，便知道这是耶稣教的玩意儿。这位张秀才，如何会梦想得到今天也圣人之道，明天也圣人之道，教训得两个儿子都已经二十多岁了，这会子忽地会相信起外国的邪教来，又公然把那邪教里的书挟在腋下！如若自己不想个方法挽回这已倒的狂澜，眼见得圣教有灭绝之忧，神州有陆沉之惧！（梦话可笑。）想到这里，不禁眼鼻耳口里一齐火发，也就不问青红皂白，用两手扭住了两个儿子的发辫，揪向书房里面。原来这位张秀才的书房里面，供着一方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平日间张秀才时常一盏清茶，一柱清香的在那里供奉着。每逢朔望，更要把自己平日填写的功过格，诚恐地捧向这神位之前，自己又抠衣跪在地下，扑通扑通地叩那

响头道："祭神如神在"，又道："我一生有功无过，可以质天地鬼神。"（一路写来，无非形容张秀才之迂腐而已，是能于本书中别创一格者。）张秀才供奉这位大成至圣先师，比做买卖的人供奉财神，还要虔诚上十倍。今天见两个儿子干了离经叛道的行为，自然又该用着至圣先师了，所以教他们向着这至圣先师的神位直僵僵的跪着。两个儿子知道这场祸闯得不小，那里再敢倔强，只得好似待决的死囚般，硬着头皮，听候老子发落。好一位张秀才，只见他从书桌子上灰堆里面，找出一方戒尺来，（"灰堆里面"四字，不言张秀才之穷，而其穷如见。）发一个狠，便向张仁、张义两人头上打来。张仁、张义两人，遵守着"小杖则受"的古训，那两颗脑袋，也不敢躲闪一躲闪。只听得刮刮两声，两人脑袋上面，便都起了老大的疙瘩，直打得两人眼前金星乱迸，耳朵里却又听得老父喃喃地骂道："我把你这两个目无孔圣的逆畜！我平日怎样教训你们，你们胆敢在外面，信听了外国人的邪说，信起什么耶稣来！我今天非要当着孔圣人的面，把你们两个逆畜活活的打死不可！这种攻乎异端的重要案，出在旁人的家里犹可，出在我堂堂一个大清帝国的秀才家里，断乎不可！我宁可担着无后谓之不孝的罪名，却万不能容你两个逆畜来帮着耶稣反对孔圣人！"（一番不伦不类的说话，读之真欲失笑，不知作者何憾于腐儒，而挖苦之至于如是也。）张秀才说到这里，那声音便颤巍巍的，眼角里更不免有些沾涩，像是要掉下泪来的光景。（读之不悲而笑，何也？）张仁、张义听他老父的声口，竟是要置自己弟兄俩于死地了，生命是人人宝贵的，到此地步，也就顾不得平素老父数说他们不准回嘴的这个训条来。他们只记起那"大杖则逃"的一句古训，（与上文遥遥呼应，是好句法。）当下便连连向地上碰头道："爹爹饶了儿子罢！这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送的，那朋友也

曾劝儿子入耶稣教，儿子们没有答应。（此处却又抵赖，书呆子之不足恃也如是。）那朋友便送了这两本书给儿子们，儿子们一时因为情不可却，所以才挟了回来。儿子们委实没有一毫一厘离经叛道的心，还求爹爹明察。儿子们性命不打紧，倒是爹爹年高了，万一因为打儿子多用了力，那时更教儿子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了。”那张秀才嘴里虽说着要处死儿子的话，可是究竟天性所关，所以打了一下，已是手里有些软了，再也举不起戒尺来再打第二下。如今听了两个儿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一番说话，更是鼻孔里酸溜溜的，觉得十分不忍，只听得扑的一声，那一方戒尺便跌落在尘埃之上，嘴里哽咽着说道：“你们既是这样说，我便饶了你们。我也知道你们血气未定，最容易被人家诱惑，必得像我这样四十不动心，才可以正克邪。若要教我离经叛道，那是刀锯顶镬，甘之如饴，宁死不肯失节的。（腐儒说嘴，可厌可笑。）如今我就饶了你们，你们且站起来，不过你们这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处，那厮定然不是好人，做爹爹的拚着一个秀才的前程去结识他。”（区区一个秀才，有多大前程，而出诸张秀才之口，又不可一世，殊令人忍俊不禁。）张仁、张义依言站了起来道：“禀爹爹，这人姓冯名云山，是个上帝会的羽党，不过此人住在胡以光家里，须不很好惹。”张秀才沉吟着道：“那个胡以光，又是甚么样人？却值得你们这般惧怕？”张仁、张义同声道：“爹爹有所不知，那胡以光是本县的一霸，这人交通胥吏，声势浩大，大凡亡命之徒，住在他的家里，十有九，便不能捕获。所以爹爹须要郑重些才是。”那张秀才听了，便有些踌躇不决道：“这厮若不给一些苦头给他吃，似乎在孔圣人面上交代不过去，若是到县里首告去，依你们说又似乎拿不到，这可就难了。”当下只见这张秀才立起身来，反操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踱了有大半天光景，才

用手在那书桌上拍了一下，那书桌上盖着的一重灰尘上面便端端正正印出一个手掌来。这一声不打紧，倒把张仁、张义吓了一跳，疑心他老子又变了卦，不肯饶自己弟兄两个了。正待战战兢兢开言动问时，只听张秀才哈哈大笑道："有了有了，现在且责成你们两个，快去想法把姓冯的这厮骗到了桂平县头门外面，你们两个便算将功折罪。如若骗不到时，准定是你们两个走漏了消息，那时两罪俱发，非要你们的命不可！你们懂得了吗？此刻就设法去，约定他明天准在县衙头门外相会，切勿有误！"那张仁听了还有些不懂道："请问爹爹，约那姓冯的到县衙头门外来，有何作用？县里又不会出得牌票，一般差役是不肯动手拿他的啊。"那张秀才跌脚道："蠢才，蠢才，县里虽然没有牌票拿他，我不好当堂扭交的吗？我在这里，且预备下禀帖，那时便可当堂喊冤，你们快去约他就是。"张仁、张义，这才恍然大悟，（毕竟秀才肚中还有些经纬，一笑。）当下便急急忙忙来到胡以光家，寻见了冯云山，和他说："我弟兄两个去了，把尊兄一番德意，和家父说和，家父也十分钦佩，自愿入教，听候尊兄的驱策。又因为我们弟兄俩，已是连吃了尊兄两顿，家父的意思便想答还尊兄一次，明日教小弟们过来奉邀，望尊兄千万不要推却才好。"那冯云山见张仁、张义的老子居然也肯来入教，自是不胜之喜，又见说什么答还不答还的话，自然表面上不得不谦让一番，等到谦让不过，便也顺水推舟的应允了，那里知道他们是施的圈套呢？欲知冯云山怎样入狱，且阅下文。

评曰

道路之人，安可托之以腹心？冯云山急于求功，遂欲于立谈之顷，收张仁、张义为己用，是诚南辕而北辙矣。彼张仁、

张义即无其父为之作梗，而其志在哺啜，已失信仰宗教之本意，后此难保其不中途变计。不观孙中山先生乎，当崎岖岭表，憔悴海外之时，忠实信徒一成不变者几人？迨至北伐成功，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声盈天下，饥则来归，饱则飏去，投机分子，诚有廓清之必要也！

第三十五回　报凶信敛财充贿赂　宿村店微语说行藏

话说张仁、张义，见冯云山答应了，心中暗喜，当下便悄没声儿去知照了张秀才。那张秀才也不怠慢，提起笔来，便做那控告冯云山的禀帖。直磨勘了一夜，又戴起了老光眼镜，把这一篇文章誊做了蝇头小楷。第二天下半天，便把这禀帖揣在怀里，一个人先踅向县衙外面来等候。这时桂平县的杨知县，早因为郑抚台硬作主张，教他放了洪秀全，心中便就料到大难将作，所以急流勇退，便辞了官，收拾收拾回原籍而去。（照应上文，一丝不漏。）这位继任的知县，是个佐杂出身，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催科抚字，他只知道自己巴结到这个前程，非同小可。他只要巴结饭碗，不要放他丢了，其余的事情，便一切不在他心上。更兼爱财若命，大凡有可以搜刮银钱的方法，真是无微不至，所以到桂平县任上还不到一个月，桂平县的地皮几乎不给他刮得薄了一尺。（奇谈。）这一天他正在坐衙理事，凑巧审问的又是一件寡妇不守妇道和邻人通奸，被亲族告发的案子，那个寡妇也有几分姿色，跪在堂下，掩面娇啼，如带雨梨花般，不禁把个知县看得呆了。这时寡妇夫家的族长，便在案下叩头，请求将淫妇奸夫，一并重办。只见那知县回过脸来，（四字表明知县方向寡妇行注目礼也。）吠了一声道："你这厮是寡妇何人？胆敢插身干预！从实招来！"那人叩头道："小的是寡妇夫家族长，这寡妇干了没廉耻的勾当，辱没门楣，因此来案告发的。"知县诧异道："你既是族长，就该年高有德，才是正

理，怎么你这厮年纪还不到三十岁，连胡子都没有一根呢？你瞧本县年纪也活到一把了，可是在原籍族中，却还是一个小辈，如今当族长的，本县还要尊他一声曾叔祖咧。”那人见问，又叩头道：“小的年纪虽小，可是在族中辈分却大，因此做了族长。恰也如公祖贵族中一般，小的也有一个侄曾孙，和公祖一般出了胡子，会撇几句京腔咧。”（针锋相对，读之绝倒。）那知县见说，拍着桌子骂道：“放屁！本县做了十年州县，以前还是巡检出身，老百姓们的玩意儿，本县那一件不知？那一件不晓？你这厮准定是因为调奸不遂，所以出头来首告！”知县说到这里，又问那寡妇道：“你说本县眼光凶不凶？真合着这句俗话，叫做料事如神咧！”那寡妇见知县这般说法，心下已是明白了八九分。（试问明白何来？一笑。）又见那知县不住的用两个眸子在那玳瑁边眼镜里，骨碌碌、骨碌碌的向着自己的脸上尽瞧，这种女人，那有不心领神会的道理？有时不免也要还他几个眼风，堂堂法庭之上，两下里居然实行那“目眙不禁”的四个字起来。如今那寡妇见知县问他说这人是不是因为调奸不遂，所以才出头首告的，自然顺水推舟，放出娇滴滴的喉咙来道：“大老爷明见！这厮曾三次持刀逼奸，因为小妇人矢志柏舟，所以誓死不从。不料这厮竟是丧尽天良，来案告起小妇人犯奸来，小妇人玉洁冰清，将来还要请朝廷的旌表，（朝廷旌表，几似为此辈而设，丑人偏善作怪，可笑。）如今被他诬陷了，教小妇人上不足以对圣上于朝廷，下不足以对亡夫于地下，小妇人一生，从此断送！还求大老爷作主则个！”（寡妇口中居然念出滥调状词来，真是发笑。）说罢，便越发的娇啼宛转起来。那知县连连摆手道：“不要哭不要哭，你要知道，朝廷的法度是寡妇再醮，例所不禁的，你愿守则已，不愿守时，那族长也不能勉强你的。不过你须要牢牢记着，那种小白脸都是没

良心的居多，你要嫁，便须拣个像本县一般年纪的人嫁了他，自然他会摸出良心来对待你，包你下半世可以过得快活！”那寡妇听了，不由微微含笑道：（上文方写寡妇哭，此处忽又写寡妇笑，肺肝如见。）“遵大老爷的吩咐，小妇人回去，便托媒婆赶紧物色一个和大老爷一般有良心的人嫁了他，图个下半世的快活！”（不如曰下半截快活也，呵呵。）那知县明白了寡妇弦外之音，越发快活得手舞足蹈起来，（小妇人未快活而大老爷先快活，绝倒。）连那两旁站着的值掌差役，也都掩口而笑。这知县正在疯魔得不成模样的时候，忽听门头外面一阵喧哗之声，这才算把知县已经失掉的魂灵，重又唤回躯壳，便派了一个差役，到外面去瞧看。须臾便见那差役引了一个老头儿，那老头儿又扭住了一个英挺人物，一同簇拥到了堂上，两旁差役，见有人当堂告状，不由不依着老例，喊了一次堂威。那知县一瞧这个情形，不禁又有些闹胡涂了，他想莫不是这老头儿，才是寡妇真正的族长，这回又扭着了奸夫来案出首不成？正要开言动问时，只见那差役下了半跪，呈上一份禀帖来，知县粗枝大叶看了一遍，才抬头问冯云山道：“你叫冯云山吗？”冯云山应道：“正是。”（写冯云山入狱，偏先从知县身上写起，是善于变换笔墨处。）那知县便又问道：“有人告你敛钱惑众，有这个话没有？”冯云山朗朗的答道：“公祖的明见，请公祖问一问原告究竟敛了多少钱？有什么凭据没有？”知县方欲再问时，不料蓦地打起呵欠来，原来这知县是个抽鸦片烟的，这时因为坐堂问案，时间经过得太久了，所以不免烟瘾发作。大凡抽鸦片烟的人，不发瘾即已，一发了瘾，便什么事情也无心再干，要紧抽烟过了瘾再说。那知县也是这般，一打呵欠，便无心继续问案。只见他把那寡妇族长的禀帖，掷向公案下面道：“所告不准，好好回去，如若再要持刀逼奸，诬陷良善时，本县有

的是天平老虎凳，须饶不得你！”那族长忍气吞声，下堂去了。寡妇谢过知县，嬝嬝婷婷，下阶而去。临走的时候，又回眸向着知县微微一笑，这时知县一阵寒噤，也不知是经那寡妇一笑的缘故呢，还是鸦片烟瘾发作的缘故。这一起案子发落之后，知县便标了一枝押签，教把冯云山收押起来，原告张秀才饬回，候再传讯。冯云山这时纵有苏、张之辩，可也无从施展，只得低头入狱。不一会，便有人报告了胡以光。胡以光不免猛吃一惊，便也不敢怠慢，立刻派冯云山当差的，回金田村报信，自己便又托人上下打点，才算打点得冯云山没有吃苦。这里杨秀清等得了信，便大家商量道："一波乍平，一波又起，我们总不能坐视冯兄坐在桂平县牢里，不想法子援救他的。”这时在座诸人，都看杨秀清眼色行事，杨秀清便又开言道："我听说现任桂平县知县是个墨吏，他只要有银，什么事都可以将就的。我们此刻，只得拿钱晦气，好在等他们这些清朝的狗官气数告终的时候，我们向他们再行总算账，也还来得及。况且这一回，不比上一回洪兄给那杨知县捉了去之后，杨知县一心要想砍洪兄的脑袋，所以累我们劳师动众，我还亲自向省城去走了一趟。现在冯兄的事情，毕竟比较容易办些。”曾玉珩道："那么这事情又得要麻烦韦昌辉韦大哥了，请他再拿出几百两银子来，我们有钱便好办事。”杨秀清摇头道："不必不必，韦兄的家产，肯完全用在我们这保良攻匪会里，我们却也不能随意花用，须要留着为将来起义之用。这几百两银子，我姓杨的还能对付得了。”说时便向萧朝贵道："就又烦贤弟到平隘山去走一遭，就说是我的主意，教那些烧炭的窑里，每家纳十两银子的税，给我限两天缴齐。你速去速来，我们好拿了银子去替冯兄设法。”萧朝贵听了，便也不再耽搁，翻身上马，霎时间蹄声得得，便向平隘山而去。按下不提。且说冯云山在牢里，

正是度日如年，好容易挨过了有五六天光景，这一天才见一个差役，拿了知县的提签，向冯云山说是提出去和张秀才对质。冯云山不知是凶是吉，可是也不能不去，当下和那差役俩逸逦行来，便已到了县堂之上。只见那知县向着冯云山和颜悦色的说道："照你这个罪名，传习邪教，敛钱惑众，是要斩首的！不过本县体念上天好生之德，也不愿意过事苛求，如今判你一个递解回籍的处分，成全了你。你回原籍去，须要安分营生，万不可再为非作歹了。"原来这时知县早已受了杨秀清二百两银子的贿赂，所以就这样从轻发落了。（补此一笔，包括无数情事。）当下不由分说，便派了两名解差，当堂领了公文，又替冯云山戴上了长枷，从县衙里出来。在头门首，便遇见了胡以光，暗暗的拉了两个解差一把，那两个解差会意，便跟了胡以光，到了一座酒楼里面，拣付坐头坐下。胡以光只随意要了几样菜，酒过三巡之后，胡以光便从身上取出二十两一锭银子来，放在桌子上道："两位大哥，这番从桂平动身到广东花县去，小弟没有别的可以报效，只拿了区区这二十两银子，务必要请两位大哥笑纳的。这位冯大哥是小弟至好朋友，他这一回受了委屈，路上须要仰仗两位大哥照应才是。"说罢，又亲自替两个解差斟酒，那两个解差谦让不遑道："胡大官人说那里话来，你胡大官人在我们桂平县里，何人不知，谁人不晓，是个任侠好义的英雄！你胡大官人的朋友，我们还敢怠慢吗？只要吩咐一声就是，何必巴巴是又拿什么银子来呢？"胡以光正色道："两位大哥要是不肯收受，岂不是瞧小弟不起了吗？常言道，皇帝不差饿兵，那有可以使两位大哥白效劳的道理！"两个解差见胡以光说得恳切，这才把那锭银子收下。当下喝完了几壶酒，便由胡以光会过钞，大家出了酒店，就在十字街头分手。胡以光又低低地向冯云山道："冯兄路上保重，杨、韦、曾、石诸

兄，都不能来替冯兄送行，却教小弟多多拜上。冯兄到了花县，觑机会，便赶速回金田村来。”冯云山点头道：“小弟理会得。”两下里便洒泪而别。那两个解差，押着冯云山，出得城来，便商量着道：“眼前已出了闹市，既是胡大官人的朋友，我们一发人情做到了底，替他把长枷开了罢。”冯云山也觉戴了长枷，十分不便，听了这话自然欣然应诺。那两个解差，便把长枷包在衣服里面，搭在肩上，三人且谈且走，走了约摸有两三个时辰，已是走了二十里路。前面却见一带森林，那树枝树叶十分茂盛，更兼一抹斜阳，烘托着这绿油油的树林，那风景便分外觉得娇艳起来。冯云山且走且看，倒也忘记了自己是身在羁囚之中咧。看着走近树林跟前，三人正谈笑得出神时，冷不防的从树林中乱草里跳出一个黑大汉来，这黑大汉手里握着一柄明晃晃的单刀，大喝一声道：“老子等候你们多时了，你们往那里走！”说罢，便舞动单刀，直取解差。那解差哎哟了一声，早一个斛斗栽倒在路上，手足筛糠也似的抖将起来，连救命两字也喊不出口了。冯云山瞧了这情形，知道是遇上了剪径的强盗，自己估量又不会武艺，那里是他的对手，只得瞑目待死。后来又听那强盗大喝一声，那声音却十分厮熟，忍不住抬起头来，打量那强盗时，只见一头茅草般，蓬蓬松松的乱发，罩着一张漆也似的面皮，认得这人，不是洪秀全的妹婿萧朝贵是谁！冯云山认清了这人便是萧朝贵，胸中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可是这时萧朝贵的刀锋，离解差的脖子只差一寸光景，直急得冯云山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便从丹田里提出一口气来，喊了一声道：“萧贤弟休得无礼！”这一声喊，果然比那符咒还灵，只见那萧朝贵掣回了单刀，问道：“我待结果了这厮性命，再和冯大哥讲话，冯大哥如何又帮着这厮说话起来？”（莽人问得可笑。）冯云山见问，只是跌足道：“你跑来干吗？

又拿刀弄杖的，仔细弄出人命来，岂不害了愚兄？”萧朝贵笑道：“冯大哥你还问我来做什么呢！我自然是来救冯大哥的。我一听说冯大哥被桂平县判了递解回籍，又估量递解必得要打从这条路上走过，所以特地瞒了杨大哥，一个人悄没声儿的在此等候。好容易被我等着了，这两个鸟解差，不结果掉了他们性命，他们定然不肯放我救你冯大哥一同回金田村去的！好大哥，休得拦阻了，看我结果了这两个狗头，我们还得赶路要紧！再晚了我们今天就不能回金田村去了呢！”萧朝贵说完这话，又抡起刀来，待刮那解差的脑袋，（萧大哥在书中与李逵在《水浒传》中，同一妩媚，同一可爱。）却被那冯云山夺去了刀道：“萧贤弟，你又发起傻性来了！你要知道，我冯云山这一次是递解回籍，又不是充军到边远的地方去，他们只要把我解到了花县，一般地就可放我自由自在，那时，再溜到金田村来，也还不迟，何苦又害这两条性命呢？更兼你要杀死了这两人，不是把罪名都压在愚兄身上吗？到那时，官厅也决不肯放过我的，万一悬赏缉拿起来，难保不有一差二错，这样一来，贤弟不是救愚兄，反是害了愚兄咧！”萧朝贵听了这话，才从恍然里钻出一个大悟来，便撇去单刀，向冯云山拜了两拜道：“如此说来，小弟也不能远送冯大哥了，只得就此拜别。”拜罢，便捡起刀来，头也不回，大踏步径自回金田村去了。（突如其来，倏然而去，萧朝贵伉爽之外，诚不可及。）这里解差见萧朝贵去远，才立了起来，抹去了额上的汗珠，叫了一声道：“我的妈，好险呀！”冯云山留心瞧还有一个解差时，那知已是不知去向，两人便向树林里找寻，才走不到十步路，便见那个解差，却蹲在一棵大树脚边，把两只袖子蒙住了脸，嘴里不住的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写得有声有色。）冯云山见了，不觉笑将起来，忙扶他立了起来，把萧朝贵业已去远这话告诉了他，三人这才出得树林，捡

了包裹，重又上路。又走了一个时辰，看看天色渐渐的暗将起来。凑巧前面有一个市集，三人便径投市集中客店里而来。那店小二见是主顾上门，便上前殷勤招待，把三人引到了一间屋子里。只见这间屋子四面都是黄土墙儿，靠墙放着一只板榻，上面铺着一重稻草，下手一带纸窗，靠纸窗放着一只板桌，那板桌上面，一把黄泥茶壶，一只缺口的饭碗，倒合在桌子上，算是茶杯。冯云山四下一瞧，便发话道："店小二，你为什么不把上等的客房借给我们住，却把这种地方教我们歇宿呢？难道打量我们给不起钱么？"那店小二忙陪笑道："客官休得生气，小店里凑巧来了一伙好汉，把我们上等客房都给包去了。这些好汉，又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要不是处处顺着他们的脾气，小的这脑袋，便要和脖子分家了。（借店小二口中又闲闲逗出一事，是好章法。）只得有屈三位客官，在这房间胡乱将就一夜，银子小的却也不敢多要，只求三位客官，随意赏几钱就是了。"冯云山道："什么好汉！莫不是强盗……"那店小二一听"强盗"两字，不由得脸上变了颜色，蹑手蹑脚向房门外面张了一张，才向着冯云山摆手道："客官们在江湖上行走，该知道江湖上的忌讳，尊他们一声好汉就是，说什么强盗不强盗，幸亏没有被那伙好汉听见，不然准定要吃不了兜着走呢！客官们往后说话，须要小心，没事宁可在房间里多坐一刻儿，听见什么声息，切不可管闲事！"店小二这番说话，说得那两个解差，暗暗叫得一声苦，他们适才遇见了萧朝贵，强盗是什么味儿，也都已尝过的了。如今听说这客店里，也住了一伙好汉，自己简直才离虎穴，又入龙潭，怎会不急得面如土色起来呢！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写杨秀清等用贿赂以脱冯云山，与初集中用贿赂以脱洪秀全，两事相同，然上下文章法，笔墨绝不相犯。同一事实，而能独出心裁，自成杼轴，求之当世之所谓小说家，不数数觏也。

书中写问案多矣，初写郑祖琛在黄陂任上，继写杨知县问案，三写洪大全与自称耆老者对簿公庭，四写冯云山为张秀才扭控县衙，而一处有一处之精采，一事有一事之写法，本回忽插入一寡妇奸案，尤见滑稽梯突。

写冯云山递解回籍，初以为平铺直叙，可以不致纡回矣。乃于途中遇萧朝贵，文章于是一顿，继又写客店中店小二一席话，而天外奇峰，尤极夭娇，不可捉摸，书中重要关键，以谈笑出之，更非俗手所能办。

第三十六回　属垣有耳冷眼识英雄
投辖无心半途逢故旧

话说冯云山被桂平县判了递解回籍，和两个解差投宿在一家客店里，凑巧这间客店的上等房间，又完全被人包得去了，冯云山问起是谁包得去的，那店小二回说是好汉包得去的，及至冯云山问明底细，才知道这好汉两字，便是强盗的别名。那两个解差，是胆小如鼠的，听了这话，自然心惊胆战，牙齿不免捉对儿厮打起来。转是冯云山却如无其事，便用言语安慰着他们两个道："你不必惊慌，江湖上好汉，便有江湖上好汉的规矩，我们不去惹他们，他们也决不会来和我们为难的。况且我们行囊里又没有什么银两，只要诸事小心，准定可以不出什么岔枝儿。"那两个解差听了，胆子不免大了些，可是还有些将信将疑，便教把房门紧紧的掩上了，三个人在房里，只是躺在板铺上打瞌睡，再也不敢向门外乱走一步。须臾之间，业已红日西沉，那店小二便点上一盏油灯，又问客官们要什么酒菜，冯云山只叫拣好菜拿来，明日一发算钱还你。又知道那两个解差胆小，不如多喝了几杯酒，可以早些睡觉，便把这意思和两个解差说了。那两个解差，正要仗着酒可以壮壮胆子，便点头道好。当下冯云山吩咐店小二多打些酒来，那店小二嗷然答应了，自去料理。一会儿便搬了四五样菜来，无非是鱼肉鸡鸭之类，另外一壶酒，三副杯筷，冯云山便替两个解差斟满了酒。这时外面渐渐的声音嘈杂起来，人喊马嘶，估量上去，至少有一百个人在那里吃喝谈笑，夹着又是一阵刀剑相触之声，吓

得两个解差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是一杯一杯喝那闷酒。店小二进来撤去杯盘，两个解差睡觉要紧，便教快些弄热水来洗脚，店小二答应了，便端了两盆水来，服侍两个解差洗了脚，上床睡觉。只有冯云山却翻来复来，只是睡不着，侧耳听听那两个解差时，早已鼾声如雷，冯云山不免暗暗好笑。又听那门外一干人时，依旧谑浪笑傲，在那里闹酒。冯云山睡不着觉，几次三番想开门出去，和这伙人结识，可是仔细一想，又怕这一伙人不是好相识，没的羊肉吃不着，惹了一身臊，倒有些不上算。所以才把这一段心肠，暂时按下。这样胡思乱想，一直到五更时分，才有些困倦起来。再听那门外时，却也声息全无，想来这一伙人准定也喝醉了酒，所以早睡熟了。正待朦胧入梦时，突然间一声响亮，门外却有人掌起号子来，霎时间那一伙人也就纷纷的起来，吵着要洗脸水，那店小二四面答应，这一阵声浪，也就吵得冯云山再也休想睡得着觉。冯云山这时，因为翻来复去了大半夜，所以不免心头焦躁起来，便把被儿一推，坐了起来，趿着鞋子，下床向门缝里张望，只见外面掌号的，又都都的把号子吹了第二遍，那一伙人一阵子鸦飞雀乱，便在院子里站起队来，一个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枪。及至掌号的第三次吹动号子时，这一伙人便鸦雀无声，眼观鼻鼻观心，端端正正的站着。正在这时，从台阶上却又步下一个少年来。冯云山留心这少年的面貌时，只见这少年生得鼻如悬胆，唇若涂朱，好堂堂一表人才，腰里挎着一口腰刀，昂首挺胸的走到了院子里。旁边便有一个人牵过了一匹马来，这少年翻身上马，把那缰绳一抖，鞭子一扬，这一伙人便簇拥着如飞的去了。霎时间便依旧露出一个空宕宕的院子来。冯云山见了这少年，心头估惙，这人定是那一伙好汉的首领，瞧他模样儿，定是一位盖世的英雄，多分为了时势所逼迫，才流落在草莽之中。自己

可惜不能冒昧去断认，不然倒大可以收为我们保良攻匪会之用。（此少年在书中亦为重要人物，故作者出全力以写之也，独惜其与太平天国立于反对地位耳，读者观后文便知。） 冯云山在那门缝里瞧了半天，瞧得也有些困倦起来了，一阵子腰痛腿酸，接着又连连打着几个呵欠，便依旧回到床上和衣睡倒。这一睡便直睡到红日三竿，那店小二进房来扫地，才把冯云山惊醒。冯云山睁开眼睛瞧时，却见两个解差依然睡得人事不知，冯云山又好气又好笑，便推了他们一把，那两个解差揉揉眼睛道："我们昨天晚上酒实在喝得太多了，简直渴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夜也没醒过。"说完这话，又低低的问冯云山道："那一伙好汉去了没有？"冯云山点点头道："天亮的时候便走了。"三人边说边披衣下床。店小二打洗脸水来，冯云山见了店小二，便灵机一动，忍不住问道："那伙好汉是天亮走的吗？"店小二道："正是。"冯云山道："那为头的一个好汉，生得眉清目秀，瞧他样子年纪还很轻，你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那店小二见问，便竖起右手大拇指来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差不多周围一百里地，没有一个人不心悦诚服他的。（偏先说了大篇废话，偏就不说出此人姓名来，妙绝。）原来此人姓张名唤嘉祥，（却原来是此君，读者亦几耳熟能详矣。） 手下也有二三千名弟兄。他虽是在绿林中落草，干那打家劫舍的勾当，可是专劫那些为富不仁和贪官污吏的钱财。打劫来的财物，除了手下弟兄们吃喝之外，便一古脑儿都把来赈济贫民，所以除掉有钱的人提起张嘉祥三字，恨得牙痒痒地之外，一般没吃少穿的人，几乎不把张嘉祥看做衣食父母般，谁不背人祝告上苍，保佑这一位年少英雄，多劫几宗不义之财，好让穷人也沾些光儿？"（盗亦有道，此之谓矣。官吏剥削之者，反赖强盗赈济之，彼贫民安得不归心于盗？虽谓之"强盗为官吏所奖励而成

焉”可也。）冯云山听了张嘉祥三字，耳朵里好似很熟，当下便把张嘉祥三字，颠来倒去价在嘴里念了一会，把来暗暗记在心里，预备将来设法和他联络。这也不在话下。三人洗过了脸，吃了一些早点，便收拾收拾，重复上路。有事便长，无事便短。三人在路晓行夜宿，不知不觉，已是到了花县。那两个解差到了县衙里，当堂投了公文，取了回批，便自行回桂平去讫。这里花县知县，便唤了地保来，教他具结，把冯云山加意管束。冯云山自从跟随洪秀全，因逃避那官厅缉捕，所以一同到了香港之后，一去几年没有回过花县。这回重返故乡，倒也有不少亲戚邻居前来访问，问冯云山这几年在外面作何勾当，冯云山那里肯说实话，只是含糊答应。少时秀全的两位哥哥仁发、仁达，也来问秀全的踪迹，云山知道这两洪都是没有大志的人，便也把保良攻匪会的一节事情瞒了起来，只告诉他们说，秀全现在桂平县金田村曾玉珩家里教书，颇蒙玉珩优待。仁发笑道："怪不得他一到了金田，便巴巴的派人来把弟妇和宣娇接将去了，原来他还有这一番遭际。可是他教书为生，究竟比我做哥哥的种田，总该省力而又容易赚钱些。他既知道我做哥哥的因为连年荒歉，所以手头很是拮据，那么为什么不托你冯大哥带几个钱来，救救我们的急呢？"冯云山知道秀全这两个哥哥都是没用的脓包，一个钱须看得车轮般大，所以开口也是钱，闭口也是钱，自己都懒得去和他们多兜搭，因此听了仁发一番说话，也只微微含笑。（以仁发、仁达如是嗜利小人，而后文秀全竟托以国政，太平朝虽欲不亡，其可得乎！）仁发、仁达见云山不大肯理睬，自己情知话不投机，便也逡巡自去。（写仁发、仁达一笔者，因仁发、仁达后文亦居重要地位，故于此处略略一点，俾后文不致突兀也。）云山送过二人，便杜门谢客，在家里休养了半年光景，却又有些静极思动起来。他想自从和杨秀清一

干人分手之后，不知保良攻匪会进行到了什么地步了？那秀全又躲在鹏化集，不知近来已否回到金田？云山一想到这里，便觉心猿意马，一时间竟恨不得就插翅飞回金田村起来。他想隔了半年，地保的防范也疏忽了些，要是此刻再到广西去，决计没有人会认识自己真面目的，加以自己在路上格外小心一些，便打扮成种田人模样，准定万无一失。主意想定，便立刻背着人去弄了几身种田人穿的衣服来，又带了几十两银子，把衣服换了，悄悄地一个人溜向桂平县而来。这时冯云山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金田，所以昼夜兼程，比来的时间减少三分之一。这一天经过贵县地界，在一个小市集上投宿，只见一家客店，门外一带粉墙，那粉墙上面写着招商客店四个大字,可是写字的人，委实不很高明，所以写得歪歪斜斜的，像是十二三岁儿童的手笔。（只此一句便形容出一家乡村旅店，行文心细如发。）冯云山这天走得也有些乏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踏步走了进去。也是合当有事，冯云山还没立定身躯，便有一个五十上下的人拱了拱手道："冯先生适从何来？怎么这般打扮？"冯云山见有人叫出他的姓来，不由猛吃一惊。原来他这一次到广西来，因为要避去官中人的耳目，所以埋名隐姓，有人问他，总说是姓王，因为在广东遇了荒年，所以逃荒到此的。一路上幸喜没有人盘诘，冯云山好生得意，以为总可以安安稳稳到金田村的了。那知偏在这所荒村客店里，有人认识自己起来。究竟自己是个心虚的人，所以不由得心头突突乱跳，当下也就硬着头皮，向这人打量，觉得这人好生面善，只是记不起来是在那里会过的。那人见冯云山已是不认识自己了，便含笑说道："冯先生贵人多忘事，不认识小人了么？小人也是花县人氏，以前冯先生和洪先生办上帝会的时候，小人也曾入会。这几年因为在花县做买卖，亏折了本钱，才在此地开着客店糊口的。可是

时常挂念着两位先生，只恨没有机会前来寻访。今日机缘凑合，却和冯先生在他乡相识，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不知冯先生何以又改成种田人装束？幸亏小人眼力还不算错，若是换了旁人，准定要认不得咧！”冯云山见此人也是上帝会的会友，才把心上一块石头放落在地，当下便悄悄的说道：“此间不是讲话之所，你这里有的是房间，可以开了让我进去坐坐，我们再细细的谈罢。”那人忙招呼店小二，替冯云山收拾房间，端茶送水，十分殷勤。冯云山洗脸喝茶停当，才把自己如何同了秀全到金田传教，自己又如何被桂平县判了递解回籍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那人道：“依小人的主意，冯先生这时尽可慢些回金田去，小人在这里也曾把我们应该敬重上天的这一番大道理，和那些乡下人时常讲解，他们也都能够领会。冯先生何不在这里耽搁几时，使乡下人可以多明白些上帝会的意义，替我们上帝会推广势力呢？”冯云山听了这话，不免心里动了一动，心想自己在金田时，担负的责任，本来是传教，后来在桂平给那张秀才一闹，便闹得吃了官司，至今觉得对于洪兄分派给我的职事，还没有尽责。如今这里既是可以传教，何不顺便替我们意中所要图谋的大事业下些种子呢？主意想定，便道：“也好，我就在这里多耽搁几时，不走又要打扰你，未免心里过意不去。”那人见冯云山应允了，真是不胜之喜。便自去知会一众乡下人，说得这冯云山差不多便是圣人再世，耶稣复生。那些乡下人平素就被那客店主人说得有几分相信上帝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耶稣教之有裨于太平天国不少。）一听这话，自然争着要来瞧瞧冯云山是个何等样人。霎时间，冯云山的屋子里便挤满了一屋子的人。冯云山本就平易近人，见了这些乡下人，一发的和他们称兄道弟起来，直佩服得那些乡下人五体投地。冯云山又约他们明天

下午到这客店里来，正式听自己宣讲道理，那些乡下人便欢欢喜喜的散了。第二天下午果然那些乡下人，扶老携幼的来到客店里，那客店主人，借了许多凳子来，都被乡下人坐满了，来得晚的连凳子都坐不到，便站着听冯云山讲。也是太平天国该在这时起事了，（读此一句，精神为之一振！） 那里知道人丛里恰好挤了有一名贵县衙门里的公差。这个公差，在冯云山被桂平知县当堂判令递解回籍的那天，他凑巧也奉了贵县知县的差遣，到桂平来投递一件公文，因此在堂上，把冯云山的面目，认清在肚子里。他当时倒也并不在意，谁知无巧不成书，他又赶在这时下乡来催粮起来，耳朵里便听见那些乡下人，纷纷地传说去听讲道理去，当时这公差也不知道什么叫讲道理，便也信步随着众人，来到客店里瞧热闹。（妙绝，在公差目中只是瞧热闹而已。） 他也料想不到这讲道理的人，便是冯云山。所以进了客店，只觉得黑压压地站了一屋子、一院子的人，也不知道谁是讲道理的，正在东张西望时，只听得有人在人丛中里咳嗽了一声，众人便顿时静悄悄地起来，几百只眼睛都向那讲坛上瞧去。这时冯云山便缓步登坛，正待开讲时，那公差哎哟了一声，便分开众人，抢步上前，从袖子里抖出一根铁链来，不由分说，便向冯云山脖子里一套，嘴里却有喃喃地骂道："我当谁在这里讲道理！却原来是你这死囚！你吃官司还嫌吃得不够吗？桂平县的老太爷有意成全你，只判了你一个递解回籍的处分，谁料你这死囚竟是胆大如天，不到一年，便又到我们广西来撞魂了！今天撞在老子手里，须饶不得你！快跟我走罢！"这公差说完话，便挺起了胸脯，一只手握住铁链，一只手叉住了腰，做出雄纠纠气昂昂的态度来。（其如银样蜡枪头，一经众人饱以老拳，便尔宛转乞命何！） 一众乡下人正在屏息静气，想听冯云山讲道理，谁想凭空却跳出一个公差来，不问青红皂

白，便要把冯云山捉将官里去，心里便觉得十二分的诧异，只是不敢冒昧开口。听得冯云山央求那公差道："你既是认识我冯某，原也怪不得你，不过俗语说得好，叫做'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若是肯做个人情放了我，我一些薄意自然要预备着的。"那公差的本意不过想榨些油水罢了，所以抖出铁链来当头便套，这原是威吓的意思，好教你知道厉害，便赶紧拿出钱来。如今听冯云山自己先说了，这才脸上微微地有了笑容道："我也知道你是个知情识趣的人，不过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若要私休，你便须拿出二百两银子来，那时你再讲你的道理，不与我相干。若是有半点含糊，那你便不必和我多啰唣，还是赶紧跟我走路，到衙门里去官休的好！"冯云山明知这公差是存心索诈，可是想不到他竟要起这们大的数目来，自己行囊里只剩下三十两银子，怙惙上去，万万不能填满这公差欲壑的了，不由得心头有些发慌起来，便期期艾艾的说道："可以不可以请你少要些？"冯云山话还没说完，只听得人丛里有人大喝道："和这狗头讲什么情！他有的是铁链，我们有的是拳头，便打死了这狗头，再大家到衙门里去投案也还不迟！"这一声不打紧，那些乡下人，便不约而同也都嚷道："打！打！打！"有分教：一脚踢翻清世界，同心扶起汉山河。欲知公差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评曰

张嘉祥亦广西绿林渠魁，后虽投效向荣部上，助纣为虐，以与太平天国抗，昧于顺逆之道，然而百折不回，至金陵合围之日，江南大营倚若长城，卒至鞠躬尽瘁，败走丹阳以死，较之倏而蓄发易服，以事太平天国，倏而剃发胡服，俨然满州臣仆，几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者，其贤不肖相去为何如耶！故作

者聚精会神以写之，不以其为清之功狗而贬辱之也。必秉此公平之心理，而后可以著历史小说。

三十七回以后，始急转直下，写金田村揭竿起事，文章乃愈益如火如荼。然而已使读者望眼欲穿矣。

第三十七回　茧丝牢缚稗将蹈危机
象齿自焚富儿罹重辟

话说冯云山聚集了许多乡下人，正想和他们宣讲耶稣教的道理，不料人丛里却有一名贵县的公差，认得冯云山正是被桂平县递解回籍的过犯，当下更不怠慢，便从身上抖出那一条铁链来，向冯云山脖子里便套。这一套不打紧，却把来听讲的乡下人，一个个气得须眉倒竖，不约而同的大家喊起“打”来。那时人多手杂，也就不由分说，将公差拖在地，一阵子拳打足踢，便把那公差打一个半死，只是跪在地下叩头，求众人饶命。众人打得自己的手都觉着有些疼了，才放了公差。可怜那公差，打得遍体鳞伤，一步三拐的踅回贵县城里去了。这时冯云山早已被客店主人扶到了房间里，脖子里的铁链，也解了下来，搁在一旁。众人打了那公差一顿，便来慰问冯云山，冯云山听说把那公差打了一顿，放他走了，不禁只是急得跌足道：“坏了，坏了，这厮回到城里去，准定要请了大兵，来洗荡我们的村庄咧！”众人一听这话，便都惊得目定口呆，便有人主张立刻派人去把那公差追将回来，好在那公差受了伤，在路上一定走不快的，追他回来，索性置之死地，岂不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冯云山听了益发摇头道：“不妥，不妥！天下那有犯了法可以不败露的道理？我们现在既然和官厅结下冤仇，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他们既是捉我冯某一人，我冯某万不忍以一身累及全村的性命，你们各位不如把我冯某捆绑起来，自行送上贵县衙门去，岂不是可以救了全村无数生灵？”冯云山说完

这话，便静听众人的回答。众人却也义形于色道："那个公差，是我们下毒手把他打的，那里可以完全推在你冯先生身上呢！这个第一条路万万走不得，还是请教你冯先生第二条路的好。"云山见众人不肯把他捆绑了送到衙门里去，心里也不由不暗暗叫了一声侥幸，（蝼蚁尚且贪生，冯云山安有自甘送死之理？"侥幸"二字正是云山天理人情中语。）脸上却还不肯露出来道："我冯某既是蒙各位错爱，不肯将我冯某献将出去，人非木石也，未尝不知道感激！不过眼前大兵将到，就要玉石俱焚，那些官兵又都奸淫掳掠，比土匪还要厉害上十倍，我们现在既愿同生同死，便须想个方法来和官兵抵抗，但不知诸位肯不肯听我冯某的号令？"众人听了，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都愿听你冯先生的调度，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冯云山大喜道："如此说来，便请诸位传集全村的壮丁，有兵器的便拿兵器，没有兵器的便赶紧寻觅一根长竹竿，把他削尖，暂时代替刀枪用，愈快愈妙！待全村的人都齐集了，然后听我冯某再行调度。"众人听了这话，便都欢欢喜喜的去了。霎时间全村壮丁齐集在客店门前的广场上面，虽然衣服器械不很整齐，可是脸上却都显出一团忿怒之气来，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和官兵厮杀。冯云山知道这时的民气颇可一用，所以也就欣然走出了客店，立在大门外阶沿上发号施令。（两军相遇哀者胜，盖人怀必死之心以赴敌，将无坚弗摧，无军不克也。）教众人分五十个为一队，每队推出一个队长来，一检点人数，倒也有十来队共计五百多人。冯云山又教分为两大队，每队另外再举出一个总队长来。冯云山分拨停当，才唤两个总队长到了跟前，教他们如此这般，两个总队长会意，各自带领本部壮丁，分头布置去讫。（冯云山小试牛刀，足使清吏丧胆，后此出师未捷，赍志以没，太平天国受其影响不小，无怪洪秀全哭之恸也。）按下不提。

且说那公差，回到了衙里，把这番情形，哭诉了知县，又验过了伤。知县见是殴差拒捕的案子，自然不能不问，当下连夜知会了城守，由那城守点起了一百多名兵丁，直到第二天午后，才浩浩荡荡来捉云山。可怜那时，承平日久，营里吃粮的弟兄们，倒有一大半吃上了鸦片烟，还有一大半是疲癃残疾，这回奉了上命差遣，不由你不去走一遭，当下便都懒洋洋地，随了大众一步步的挨去。那位城守也是鸦片烟大瘾，这天因为起来得早了一些，那一向替你装烟的姨太太，懒在被窝里还不肯起来，城守只得胡乱教当差的来装着抽了。所以此刻骑在马上，周身都觉得不得劲儿。（谁见之？谁言之？总是作者有意穿插而已。）因为这个缘故，大家走得极慢，看看日色衔山，大家才吐了一口气道："那村庄快到了！"又走了一程，便见有一座山头挡住去路，这山并不险峻，可是那条路径，却是十分狭窄，只容得一人一骑。那一众兵丁，便改成了单行，城守骑了马，在后面压队。大家有气无力的，一行步跨上山来。才走到半山，却见前面被横七竖八的树木挡住去路，前面的兵丁，不能再走了，便立定了脚，派了一个人到后面来禀报城守。城守正待亲自下马来察看，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半空里一声号炮，霎时间喊杀连天，漫山遍野都是那村里的壮丁，每人一手执了兵器，一手拿了一个石灰包。走近眼前时，先把石灰包向众兵面上抛来，众兵猝不及防，两只眼睛里，便不免都着了一些石灰屑，顿时痛得再也休想睁开。被一众壮丁上前一刀一个，都刈下头来。城守知道中了计，欲待发令退兵时，谁知后面也尽是些壮丁呐喊着前后夹攻，顿时杀得一百多名兵丁，都做了无名之鬼。那个城守，亏得贴身有两个亲兵，十分骁勇，便一个背了城守，一个横着一柄大刀，杀开一条血路，连爬带跌，下山而去。这城守才得逃脱性命。这里一众壮

丁，杀了有半个时辰，才鸣金收军。检点人数，只死了一个，伤了十来个，却刈了官兵八十几颗脑袋。当下也就鞭敲金镫，人奏凯歌，蜂拥着都来冯云山跟前报功。冯云山教把死的人弄口棺木装殓起来，受伤的分头医治。又传下命令来道："我们的祸闯得越发大了，眼见得官兵被我们杀得片甲不回，那城守岂肯善罢甘休？这一次逃回去，准定是调动大兵，前来和我们血战。我们就是凭着一股血气之勇，可是兵微将寡，究竟不能和他们抵抗到底。我们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大家收拾收拾，有家眷的便带了家眷，有财产的便拣细软可以携带的带在身上，一齐跟我上金田村，投保良攻匪会里去！你们若是不愿意同去时，便趁早到别处逃命去，迟了怕大兵来到，那时要走也愁走不脱了！"冯云山这命令发将下来，不愿的只有三五个人，其余的大家都愿意带了家眷和随身细软，跟随冯云山逃命。连夜便拢了伙，坐车马的坐车马，靠两腿的靠两腿，纷纷扰扰，取路直奔金田村而来。及至城守回到城里，禀了上司，派了一千多名官兵，前来洗剿时，早已扑了个空，只剩下一座空庄子。众官兵恨如切齿，愤无可泄，便放起一把火来，把这庄子烧成白地，这是后话不提。再说冯云山调兵遣将之时，正值韦昌辉存亡危急之候，做书的一枝笔，不能写两面的事，如今只得撇下冯云山，掉转笔尖，写那广西省里的一位贪官。原来这时候广西的巡抚，还是我上文所说的那一位郑祖琛。那位郑中丞，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耐烦再问政事，一个人躲在静室里面，镇天价念那阿弥陀佛，一应事权，都付托给幕友和仆役们执掌着。可是那些幕友，好的固然不少，不肖者却实居多数，至于仆役，更是没有一个不作威作福的。（点此一笔，于上文犖金求俊仆事相呼应。）列位试想，放着这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物，在广西巡抚衙门里，那"吏治"两个字，还堪领教吗？老实说，

就是贿赂公行，全省的府厅州县缺，更公然的卖出买进，讨价还价，闹的沸反盈天。这时恰巧省城里面来了一位候补官儿，这位候补官儿，原是长芦盐商出身，刻薄成家，居然也挣了有几十万的家产。不知他如何忽地又动起官兴来，便趁着清廷因为河南黄河决了口，办赈灾的时候，捐了一笔银子，那皇帝老儿也就轻轻地把笔尖儿动了一动，赏了他一个官儿。他又到吏部去花费了一些小费用，居然办到了指省，领了文凭，动身到广西来候补。这种做卖买的人，才、识两字，自然谈不到，至于心计，却没有一个不工的。一旦摇身一变，居然做官了，旁的本领不见得会高明，可是钻头觅缝，却是个惯家。因此这位候补官儿一到了省，便打听得现任广西巡抚郑大人，自己不大问事，都是一般左右，在那里替他办事。只要有钱向巡抚衙里去使用，除掉巡抚他自己不要之外，其余的多得点缀点缀，（官吏自身清廉，尚不堪难，难在亲戚、故旧、势仆、劣幕多狐假虎威，未肯体谅本官一介不取耳。然有剩则群小分肥，有害则一身尸咎，为之傀儡，亦复何苦！时贤以廉洁政府相号召，能注意及此，思过半矣。） 那时尽有好差缺，可以由你挑选。这位候补官儿打听明白，便如法炮制。果然水到渠成，挂出牌来，把浔州直隶州的知府教他署理。这位候补官儿，好生得意，便立刻走马上任按了印，计算计算前前后后的费用，已是在五千左右了。他一估惙之下，觉得这做官的玩意儿，左右不过是将本求利，自己花上这们多的银子，若不想法子捞将回去，也太不上算了。所以到任以后，日夜心头盘算，如何才可以快些捞本。他自己也知道人生地疏，便去找了一位刑名老夫子和他商量。这位刑名老夫子，在浔州作幕多年，对于浔州地面上的情形，简直就了如指掌。听了知州这般说，为了巴结饭碗起见，少不得昧一昧良心，便献计道："这里浔州管下，也有不少富

饶的县分，那里尽有家产几十万、几百万的富室。大凡富室，没一个不怕打官司的，我们只要把一点厉害给他们瞧，他们有的是钱，少不得乖乖的会双手奉献上来咧！”知州听了大喜道：“老夫子此计甚妙，但不知把那一个开第一刀呢？”那刑名老夫子道：“浔州管下第一个富豪，要算是桂平县姓韦的了。”（如此牵涉韦昌辉身上，真是匪夷所思。）知县道：“好极了，我们就把姓韦的开第一刀！可是开刀必须要抓到题目，不知这姓韦的，有何过失，可以借题发挥一下？”那刑名老夫子用手拍了拍胸脯道：“这个都在晚生肚子里。那姓韦的有一个子弟，叫做韦昌辉，听说在乡下创立了一个甚么保良攻匪会，聚集几千人，在那里操练。这几千人的口粮，都是姓韦的拿出钱来的。为今之计，我们只要一道劄子，饬令桂平县把韦昌辉抓来，那时他家自会发急，要是到县里打点，那知县奉的是我们这里的劄饬，谅他也决不敢擅自得钱买放了的。若是他们打听着了，是州里的主意，少不得会来我们这里烧香。要是搅得不好，闹出什么乱子来，便有桂平县耽了处分去，须怪不到我们州里，这条计策便叫做借刀杀人。”（果然此计甚毒。学法律之人，如是其可畏乎？一笑。）知州听了，只是拍手道：“老夫子真是子房复生，孔明再世！就烦你老夫子一发把公事一手包办了罢，咱们要是捞着了油水，自然不能忘记你老夫子的。”那刑名老夫子谢了栽培，便自去预备公事了。劄子上自然说得好生厉害，差不多说得韦昌辉是个三头六臂的，十分了得，眼前又做了反叛的领袖，若不从速拿办，将来不知伊于胡底。（这两句倒也是实在的。）这样一篇如荼如火的文章，可是开头却又安上了“访闻”两字，以为将来脱卸责任的地步。（刀笔可畏。）原来做公事的人，第一要讲究一个八面凌空，非把文章做得和琉璃蛋一般的滑不留乎，再也称不起作家。（调侃善作公牍者，

令人忍俊不禁。）所以在前清的时候，幕友是要出了谢师钱去学来的，大概里面总有些秘诀，才这般的珍贵。可是久而久之，幕友便也自成为一派，要不是他们团体里的人，便须受他们的排挤。末流所届，更不堪闻问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这道劄子到了桂平县，那知县见是上司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便当堂点起通班捕役来，吩咐上紧去捉拿韦昌辉，又和他们说明了，这是奉了上司的令饬，欲是放走了这厮，连本县都担着处分。你们拿不到时，便休来见我。这通班捕役，领了知县的面谕，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捉拿韦昌辉。果然不弗吹灰之力，韦昌辉便拿到了。这时韦昌辉的父亲，便想用钱来打动一众捕役，教他们放了昌辉。那知一众捕役，咬定牙关，不肯答应。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昌辉横拖倒曳而去。到了桂平县里，知县因为是上司的命令，所以也不敢擅专，便备了一封详文，请浔州的示。那知这封详文去了好久，只是不见有复文到来。桂平县没法，也只得权且把韦昌辉收禁起来。再说韦昌辉的老子，唤做韦元玠，（韦昌辉之父为前文所未及，于此处顺便点逗一笔，线索直通至杨、韦内讧时焉。）究竟是自己亲生的儿子，自然不能坐视。便亲自带了银子，上桂平县城去，想设法把昌辉释放了。这时桂平县的知县，依旧是上次把冯云山递解回籍的那一个，也是贪赃枉法的惯家。韦元玠又是桂平县的首富，就口馒头，那有肯不吃之理？何如这件公事，是奉着浔州的劄子，才这们办的，要放韦昌辉，必得要有了浔州的命令才行。所以韦元玠走了许多门路，依旧丝毫没有效果。最后知县得了韦元玠二百两银子，才把这番情节告诉了他，说你不如赶到浔州设法去，只要浔州说一声放，我们便好把韦昌辉放了。要是浔州衙门里不设法疏通好了，就在此地花一辈子的钱，也还没用。韦元玠听了才恍然大悟，便连夜动身，往浔州而来。

可笑那浔州的知州，自从教桂平县拿了韦昌辉此后，早好似渔人般把网儿高高地张了起来，去等鱼儿来往他网里钻。自然韦元玠托人前去打点，一拍就合。那知州坐定要五千银子，中间人往来磋商，教他减轻些，也是没用。韦元玠究竟儿子要紧，也就顾惜不得银子，只得把五千两银子，一文不少的都兑付给了那知州。常言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浔州的知州，便一道公文，教桂平县就把韦昌辉放了。（倏捕倏释，有同儿戏，吏治之败坏如是！此所以满清虽经曾、左中兴，而荏苒数十年，卒至颠覆于辛亥一役欤！）韦元玠得了这个消息，忙不迭的又赶回桂平来打点。那桂平知县，明知道这是浔州衙门里做的手脚，一来浔州知州，毕竟是自己的上司，他要怎么便怎么，须不能和他违拗；二来这韦元玠也是个知情识趣的人，他不但在浔州花了钱，这桂平县知县一方面，也多少有些孝敬，桂平县知县用了韦元玠的钱，自然顺水推舟。把韦昌辉从牢狱里提将出来，照例训饬了几句说：“这是上司的恩典，教放你回去，要是在本县手里办起来，须不能这般轻纵了你。（弦外之音，固明明指浔州知州得钱买放也。满清官场善于互相推诿，与上文知州之借刀杀人，遥遥相对。）姑念你是书香一脉，着交你父亲领回管束。”当下韦昌辉和韦元玠俩，从县衙里出来，韦元玠不免又拿出钱来，把桂平县里上自师爷起，下至胥吏止，一个个都开发过了。毕竟钱是好的，这们一来，桂平县衙里，对于韦元玠父子便颂声载道起来。（为反振下文地步。）那知韦元玠的钱，都还是没有用得普遍，因此惹动了一个人，几乎不把韦昌辉的性命都送掉了。欲知此人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国家欲求人民安居乐业，首在澄清吏治。有清之世，其始

以贴括取士，局促于规矩法度之中，真才实学，已少入彀，然较之纳粟若干，便可一麾出守者，国犹加胜多多也。其后捐例大开，于是鱼龙曼衍，仕途之庞杂，日益加甚。识者固早知吏治不澄清，清祚其将不能久也。本回写一贾人子，纳粟为官，淋漓尽致，初非偶然之笔焉。

书中写诸人入狱，以写韦昌辉为最简单。盖昌辉入狱，为金田起义之导火线，作者须出全力以写后文。故遂于详略之间，有所剪裁也。然写昌辉入狱，自浔州知州写起，别创一格，则作者固未尝掉以轻心耳。

第三十八回　大闹韦家祠李副将落胆
火烧武氏堡张巡检丧元

话说韦元玠好容易花了许多钱，才得把他儿子韦昌辉救了出来。也是合当有事，他花钱的时候，中间却忘了一个人，你道这人是谁？原来和桂平县知县同城的，还有一位武官，这人姓李名唤殿元，是个副将。为人性情暴烈如火，又爱财若命，平日不但专事克扣军粮，以少报多，还时常要插身干预民间的讼事。人家知道他的脾气，便随意送他几个钱，他自会替你找知县说话去，知县若是不答应时，他竟会拍台拍桌大骂起来。那知县一来呢，怕他这一股凶焰；二来呢，同城的文武要是不和起来，闹到上司去，也没有什么面子。因此凡事总让他三分，越发把李殿元让得得意忘形起来。这一次韦元玠替韦昌辉打点，浔州和桂平县，两下里所花的就有上万银子，也不知是那个嘴快的人，去李殿元跟前献殷勤，把这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又问他道："韦元玠花了这们多的钱，但不知你老人家这里孝敬了有多少？"李殿元暴跳如雷道："那老死囚小死囚两个，竟自拣佛烧香，老子这里，却一文都没有花，未免太瞧不起老子了！此刻可惜被那鸟知县把小死囚放了，否则拿我的名片去，可以立刻把那小死囚提到营里来，结结实实地办他一下子！本来这种反叛，地方上的文官可以办得，我们当武官的难道就办不得么？那老死囚不要门缝里瞧人，把人都给瞧扁了呢！"李殿元说完了这一番话，要是没有人去激他，也就这么的罢了，怎奈那些嘴快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挑拨弄火的，听了

李殿元这般说，恰恰的正中下怀，心想不如把他激得发起火来，我们便可有戏瞧了。当下便冷笑道："你老人家说这个话，不免是放马后炮了，其实这时候韦元玠父子，还只走到一半路，骑了马加上一鞭，可以追得着他们，那时间也可以教他们瞧瞧武官的厉害，没的由他们只认识知县，不认识副将咧！"李殿元那样霹雳火箭的人，如何经得起这种冷言冷语？听了便一叠连声催备马，他手下的人也知道他的性格，更不怠慢，顿时就鞍辔齐全，牵过一匹马来，李殿元翻身上马，只点了有五六名亲兵，一律教他们骑在马上。七八匹马，抖一抖缰绳，紧一紧鞭子，那二十几个马蹄，便宛如追风泼雪般，尘头起处，径自往韦昌辉去的那条路上追上去了。这时凑巧韦元玠父子也是骑的马，只不过他们以为一天星斗，早已烟消火灭，所以只管大模大样的，揽着鞍辔，缓缓而行。他们那里想得到平地风波，突然间会钻出一个李殿元来，因为用不到钱，所以竟亲自带了兵丁，来追赶他们呢？说时迟那时快，鸾铃响处，便有七八匹快马追了上来，马上的人又高声叫道："韦昌辉慢走！"韦昌辉不知就里，还当是那个熟识的人招呼他咧，因此也就把缰绳勒定，正待开言时，谁知那几匹马上霎时间便跳下五六名彪形大汉来，好似鹰拿燕雀一般，把韦昌辉父子轻轻地只一提，便从马上提了下来，抛向地上，吆喝一声，从腰间解下麻绳来，把韦元玠和韦昌辉俩反翦着两手，牢牢拴走。李殿元用鞭梢在马上向前面一指道："且把这两个死囚，牵向前面有房屋的地方审问去！"手下的亲兵，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此际固威风凛凛，而一转瞬间即将狼狈逃遁，觳觫万状焉。）原来相隔不到一百步路，便是一带粉墙，里面的房屋十分高大，像是一个庙宇的模样。不过普遍的庙宇大都把墙壁粉饰成或红或黄的颜色，惟有这房屋的墙壁，却是白的。当下李殿元也不

管三七二十一，带了手下的亲兵，簇拥着韦元玠父子，便投这所房子而来。及至走近了看时，只见大门上面有一方横匾，写着“韦氏家祠”四个大字，原来就是韦昌辉家供着祖宗神位的祠堂。李殿元本是个武夫，栲栳大的字，原识不了一担，他也不知道便是韦家的家祠，所以勒住缰绳，跳下马来，大踏步走到这屋子的门前，举起手里鞭子，敲得那大门一片价响。良久良久，才见一个看守祠堂的人，连连打着呵欠，出来开门。见李殿元是个做官的模样，便侧着身体，让这一伙人进门去。这时韦元玠父子，便不约而同的向着那看祠堂的人瞧瞧，看祠堂的不免吃了一惊，心想这分明就是我家的老爷少爷呀，为何被这一伙人捆绑到这等模样？（为后文众乡民及金田村诸人前来救护韦氏父子张本。） 瞧老爷少爷的眼锋，是要我设法去解救他们的一般，我吃了他们的饭，倒要相机行事咧！（“相机行事”四字，便包含无数下文在内。） 那李殿元却全不在意，走向大厅上，便把厅门一脚踢开，手下的亲兵，早七手八脚就在当地设立起公堂来。李殿元方才坐定，却不道倏地从外面走进一个头戴红缨大帽像是当差模样的人来，手里擎着一份手本，向着李殿元打了一签道：“敝上请老爷的安！”李殿元接过了手本，问那旁边的一个亲兵道：“你来瞧瞧，这是谁的手本呀？”（是个不识字武官。） 亏得那亲兵倒反识得几个字，看了一看道：“禀老爷，这是本地一个亲检，叫做张镛的。”（这一个是来送死的。） 李殿元便教快请，一会儿果然有一个削瓜般的脸儿，嘴唇上有十几根鼠须，头戴金顶，身穿箭袍马褂的人，踅了进来，向李殿元请下安去道：“不知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罪！”李殿元便也呵了呵腰，教亲兵们看座，就请张镛在自己下手坐定，李殿元这时怒气冲天，也来不及和张镛讲话，只叫快把韦元玠父子推上来，左右亲兵连推带搡，便把韦元玠

父子，推在当地，喝声："跪下！"韦元玠父子没奈何，只得跪了。李殿元这时只把手掌拍着桌子，拍做一片响声道："我把你们这些瞎了眼的狗子！今日才知道老爷的厉害了吗？孩子们，快把韦昌辉拖下去，替我结实的用鞭子抽！"亲兵答应了一声，便不由分说，把韦昌辉拖翻在地，脱去了上身的衣服，用马鞭子向他背上一五一十地抽将下去。抽了才几十下，那韦昌辉的背上已是由青而紫，由紫而红了，霎时间也就皮开肉绽，鲜血横飞。韦昌辉这时索性置生死于度外，所以咬紧牙关，闭着眼睛，极力的忍耐着，连哼也不哼一声。（是个好汉！）韦元玠在一旁看了，却又心如刀割。（不言父子之爱而父子之爱如画。）李殿元因为韦昌辉不肯求饶，越发把火气提了上来，只是拍台拍桌的叫："结实抽！"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忽听一声发喊，这韦家祠堂里，顿时便挤进有一百多个乡下人来，手里一律的拿着长香，向着李殿元双膝跪倒道："这位韦家少爷，在乡下广行善事，我们谁不知道他是个好人！只求老爷把他放了，我们这一方的百姓，都感恩非浅。"那李殿元的脾气，是再也刚愎不过的，平素每逢他发了脾气，只能听他慢慢价自行把火气熄灭下来，要是劝他一劝，便越发劝得似火上添油般。所以见了这副情形，那气却格外的大了起来。只见他倒剔双眉，圆睁两眼，大喝一声道："你们好大胆，竟敢聚众要挟官长，目无法纪！知情识窍的，便赶紧回家去，安分营生，若是不知进退，惹起了我的性子，便把你们一起拿来，和韦元玠父子一同治罪！"李殿元说话的时候，那些乡下人已是愈聚愈多，后来的许多人，手里既没有拿着长香，见了李殿元也并不跪倒，只直僵僵地立着瞧李殿元说话。这时立着的可比跪着的多了两三倍，一总也有了四五百人。李殿元本想用言语把乡下人吓退的，那知乡下人倒都是些不怕死的，听了

李殿元的话，人丛里偏有人哼哼冷笑道："你拿了姓韦的不算，还要拿我们吗？我们跟你到桂平去也好，只怕把你们桂平县的监牢，都要被我们挤满了呢！"一个话音未绝，便又有一个大喝一声道："甚么鸟官！拉他妈的架子！他放便罢，不放时便请他尝尝我们拳头的滋味！这句话一说出来，顿时便一唱百和，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来劫夺韦元玠父子，前面跪着的人，也都把长香丢了，立将起来，喃喃地骂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不要面子，也是没法！"这时人丛里便好似起了一阵怒潮，李殿元一瞧样子，知道不对，看来那些乡下人真的要动手了。自己就是浑身本领，可是双拳不敌四手，自己手下又只有六七名亲兵，他们乡下人却要多了一百倍，如何能和他们抵抗呢？李殿元脾气虽大，到此地步，心里可也有些慌了，只得委委屈屈教把韦元玠父子放了。自己便和张镛俩，由大厅后面逃出了韦家祠。这时一众乡下人见了那文武官员究竟还有三四分惧怕，巴不得李殿元把韦元玠父子放了，便争着来慰问，也没有功夫再管李殿元和张镛的踪迹了，所以由他们打从后门逃走，并不追赶，只是围了韦家父子问长问短。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忽地有人一声怪叫道："你看桂平城里派了兵马救应来了！远远地不是有一彪军马吗？"众人依言望去，果然远处烟尘蔽天，估量上去，就有一千多人。也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隐隐约约，又有些旗帜兵器之类，映在太阳影里，闪铄生光，风驰电掣而来。这些乡下人见了，不免变了颜色，有的便搭讪着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与上文冯云山指挥乡下人一段文字比较，此处又是另外一种写法。） 转是那韦昌辉一面穿衣服，（鞭背余波至此方结束，细腻之至。）一面却止住众人道："你们不要慌，这条路不是桂平到这里来的大道，也许是旁的地方军马由此路过，却也不干我们的事。"（却也只猜着了一半。） 众人

方才定了心。那知这一彪军马，却不往别处，径投韦家祠而来。走得近了，便现出一面大旗来，上面端端正正写着“保良攻匪会”五个大字。为头一员大将，横刀跃马，不是萧朝贵是谁？韦昌辉见了萧朝贵，不觉大喜，便上前叫道：“萧大哥如何来得这般快？”萧朝贵见了，便也在马上俯身问道：“韦大哥没有吃苦吗？小弟听了你们府上那个看祠堂的人报告，急得甚么似的，忙点起一千多名孩子，脚不点地的赶将来了。但不知姓李的那厮到那里去了？”韦昌辉定睛细看时，果然见萧朝贵马后一人跑得满头是汗，正是自己家里看守祠堂的那人；一面喘气，一面说道：“这许多百姓，也是小人去招呼来的。小人又怕那姓李的发出蛮劲来，所以赶快跑到金田村去报告了萧将军前来救应。”韦昌辉听了，便背着身子，撩起衣服，给萧朝贵看道：“那厮多少狠心，竟把小弟鞭得这等模样！萧朝贵见了，在马上咬牙切齿道：“那个狗官，现在逃到那里去了？”（始而曰“那厮”，再则曰“狗官”，写萧朝贵说话亦复有层次。） 韦昌辉还没回答，旁边一个乡下人，把手一指道：“前面有一座庄院，叫做武家堡，那厮想是逃向武家堡躲避去了。”萧朝贵便拍了拍马头道：“我且寻这狗头厮杀去！”说罢，撇下韦昌辉，带领手下人马，径自去了。韦昌辉连声厮唤，教萧朝贵不要去，萧朝贵那里肯听，便拍马往武家堡而来。且说那武家堡的主人，唤做武朝显，也是一个武官，现在湖南全州当都司，因此李殿元记起了同僚的这一点交情，所以带了张镛和一众兵丁，飞也似地来到他家庄上躲避。他也想不到萧朝贵来得这们快，以为众百姓是个乌合之众，估量上去，决不致敢和官厅为难的，自己在这里站一站脚，便好回到城里去，再想个摆布韦家父子的方法，也还不迟。这时武朝显的封翁，听说是本地的父母官，又是儿子的同僚，倒也不敢怠慢，忙着接进堡

中，亲自款待。李殿元正在诉说他一番道理时，忽听得堡外喊杀连天，忙慌了手脚道："老伯，大事不好！"那封翁道："不要慌，我们这里堡垒坚固，铁桶相似，父台尽请放心！"说罢，便吩咐庄客，把堡门关了，大家上堡把守，凭他来多少人马，只是置之不理便了。布置停当，那萧朝贵已是横刀跃马而至，指着堡门大喝一声道："告诉你们一声，老子便是保良攻匪会里的萧将军！（傻子以将军自居，妩媚可爱。）奉了军师杨秀清之命，来捉那个姓李的狗官！（姓李的狗官者，傻子但知其姓李而已，忘其为何名之谓也。措词颇堪发噱。傻子之来，非秀清使之来也，而傻子偏矫秀清之命以吓武家堡中人。傻子亦会说谎，绝倒。）你们若把姓李的狗官献将出来，万事全休，如若不然，惹老子发起狠来，（不自称将军而自称老子矣，语无伦次，傻态可掬。）便把你武家堡踹成平地！"萧朝贵说完了话，满以为武家堡总该大开堡门，迎接自己好了，所以只是伸头探脑地等候着。那知等了半天，毫无动静，不觉发起火来，忙传下令去，吩咐进攻。手下的人，便发一声喊，向堡门口冲来。谁想堡上也是一声号令，滚擂木石，如雨点一般，不但堡门没有打开，反倒打伤了自己几个手下的兄弟。急得萧朝贵只是咂嘴咂舌的没做手脚处。幸亏萧朝贵粗中有细，当下就勒住马头，向后退了几步，把武家堡四面一瞧，顿时计上心来，下令教部下退下两百步路，团团地把武家堡围困起来。又派了人四下去寻觅火种，吩咐五百名弓箭手，一齐爬上武家堡西北角一座小山上，把火种射到堡中去。这时刚值十月初旬，天上微微地刮着西北风，萧朝贵部下占的地位，正在上风，就顺着风势不断地射去。更兼广西地方，因为连年旱灾，所以屋庐房舍都干燥到了极点，自然容易着火，那一阵子火箭射到武家堡去，着在房子上，顿时便哗啦啦的烧将起来。武家的庄

客，自以为堡垒异常坚固，简直是铜墙铁壁，那里想到萧朝贵竟会用起火攻来，所以见房屋着了火，早就慌了手脚，便争先恐后地提了水桶来救火，再也没人顾到把守寨门了。萧朝贵见堡中火起，便下令进攻，自己匹马当先，使开一把大刀，也不消三两刀，便把堡门打开。这时萧朝贵宛如发了疯似的一般，只见他逢人便杀，手下的人也都呐喊助威。这时救火的庄客，想回身来抵御时，却又措手不及，一个个做了刀头之鬼。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萧朝贵一路舞动大刀，便杀向武家庄院而来。见一个劈一个，见两个劈一双，一刹那间，便把武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便又四下寻李殿元时，那里有半点踪迹，只在柴堆里拖出一个巡检张镛来，跪在地上，只是向萧朝贵叩头，口称"爷爷饶命"，萧朝贵问他："李殿元到那里去了?"张镛便道："他趁众人慌乱之时，夺门逃走了，自己是个文官，逃不快，所以才躲在柴堆里的，只求爷爷饶了小官一条狗命，来生结草衔环，报答你爷爷。"（丑极。） 萧朝贵冷笑道："等不到来生，今生便须结果了你！说罢手起刀落，便把张巡检的脑袋切下来，提在手里，重又翻身上马。这时他手下的人，纷纷都割了首级来献功。萧朝贵检点人数，只死了十几个人，总算是大获全胜。当下便吩咐把武家堡索性放起火来，全部都烧了。然后催动人马，回到韦家祠去，会齐了韦昌辉，并马回金田村而来。韦昌辉问知萧朝贵杀了张巡检，并杀了武氏一家，只急得在马上埋怨萧朝贵说："你这祸闯得更大了。"萧朝贵却只是傻笑道："管他呢，祸闯得越大，我们金田村便可起事得快，省得闷在肚子里，把肚子都闷破了。更兼杀人杀起了兴，连我自己想把大刀收住都收不住呢！"说得韦昌辉也笑了。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方写冯云山抵抗官兵，又写萧朝贵攻破武家堡，于是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一发而莫可收拾矣。大抵压迫愈烈，则革命之势力亦愈见雄厚。金田诸人，虽人怀革命思想，然苟满清官吏不煎迫之者，其爆发或不致如是之速也。书中一路写浔州知州，桂平知县，公然索贿，以明洪、杨举兵之为义师，更以为未足，又写一李殿元，以肥不及己，至亲追韦昌辉于韦家祠，其酷虐尤加甚矣。凡此种种，胥足为洪、杨造成机会。而作者纡徐曲折，更使读者晓然于洪、杨之不得不革命。且写民众之归心于冯云山、韦昌辉，更明著太平天国之革命，系代表民众，而非为个人利禄计也。且写民众归心于洪、杨，即所以写满清官吏之压迫民众，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其理至显，非徒为行文便利计，仅造作以博读者之一笑也。

第三十九回　金田村议立天王 广州市计擒剧盗

话说萧朝贵杀了张巡检和武朝显全家，韦昌辉知道他祸闯得不小，那李殿元回到桂平城里去，定然不肯善罢干休。当地的乡下人，因为救护自己，才闹出这们一场祸事来，自己那里可以忍心看他们被官兵洗剿，不以德报德呢？因此便传下言语去教那些乡下人于一两日内赶紧到金田村来避难。那些乡下人听了自去收拾，不在话下。且说韦昌辉、萧朝贵，催动大军，回金田村而来，杨秀清、曾玉珩、洪大全三人，迎着韦昌辉，慰问了一番。萧朝贵便提着张巡检的人头，向杨秀清脸上一扬道："杨大哥，你瞧我老萧杀了这厮，功劳簿上便该上我的第一功咧！"杨秀清大怒道："我只教你去救护韦兄，须不曾教你去杀人！你不奉将令，擅自杀人，不但无功，抑且有罪，还亏你有这个脸到我跟前来说嘴咧！"萧朝贵撞了一鼻子的灰，恨得他只是把那张巡检的人头提将起来，狠命的丢向院子里道："你这晦气的脑袋，老子为了你，在路上好不累赘，两手又沾染了你好些血污，连一次功都得不着，还要你牢什子干什么！"说得两边手下人，都忍不住掩口而笑。正在说话之间，忽见有人来报，说冯云山到，杨秀清忙教快请。不多一会，果然见冯云山大踏步走了进来，满面风尘之色。杨秀清接着问他在花县几时动身的，冯云山便把路过贵县，被公差识破行藏的一番情节说了一遍。又说："现在许多乡民都在外边听候发落，要是拣选起来，丁壮却也不少，也未尝不可以助我们保良攻匪会一臂之

力呢。”杨秀清道：“现在萧贤弟杀了张巡检，眼见得就要和官兵厮杀，有这们多的人来帮助我们一同起义，真是再好没有的事。就烦曾贤弟去设法，将他们和韦家祠附近的乡民一同安插了罢。”曾玉珩领命自去布置，杨秀清当下又派萧朝贵飞马往平隘山去，赶紧把烧炭党全部调来，三天之内，眼见得有官兵杀到，我们须赶紧设法防御才是。韦昌辉道：“小弟是个文人，未习军旅之事，就请把会里一应粮秣交小弟掌管，也可以替杨兄分担些责任。”（此时杨、韦固沆瀣一气也，早知今日，何必将来，苟以“亲爱精诚”四字坚持到底，太平天国又何致覆亡乎！） 杨秀清点头应允。又派洪大全专司编制军队，又派人去请石达开、胡以光前来。不消一天功夫，平隘山的烧炭党业已赶到，合金田村自己的人马在一处，再把冯云山和韦昌辉带来的乡下人，挑选出壮丁来编入队伍，霎时间也聚集了有几万人。整军经武，声势十分浩大。杨秀清知道即使有一两千清兵，也不经自己手下的一击，便也放了心。这时左右又来报说胡以光到。胡以光见了杨秀清便道：“打听得清朝派一名大将，名唤伊克坦布，率领水陆兵丁，共计有五千多人，前来剿灭金田村。不过因为调集军队，尚须时日，十天八天之内，怕还不能前来，我们趁此机会，须要小心预备才是。”秀清还没有回答，又报石达开到。只见石达开率领两名大汉，一个面如重枣，长髯披拂，宛如戏剧里的关壮缪一般，一个面黑如漆，短须绕颊，根根倒竖。石达开便指红脸的向秀清道：“这是小弟的从兄，名唤石祥贞。”又指面黑的道：“这也是家兄，名唤石镇崙。”秀清大笑道：“石兄，我要说句你不见怪的话，你这两位昆仲，再加上一个高颧大鼻的石兄自己，简直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咧！”石达开也笑了一阵。当下便召集一干人，商量抵御官兵之计。冯云山第一个先开口道：“自古道，蛇无头而

不能行，我们第一件事情，便须先推举出一个首领来，依小弟的愚见，洪兄秀全，他是我们的教主，上一回死了七日，重又活了过来，这是在座诸人大家所亲眼瞧见的。他受了上帝的付托，来救我们中国的百姓，原来上帝他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耶稣，第二个儿子便是我们这位洪兄，我们敬重上帝，便须敬重洪兄，所以小弟主张，推洪兄为王，派人到鹏山去迎接他来，主持一切。”（冯云山与洪秀全关系最深，故此议特由冯云山提出。） 冯云山这话说了出来，曾玉珩、韦昌辉、石达开、胡以光、萧朝贵都说：“这是当然的，我们不举大事则已，如举大事，自然该迎立洪兄为王。”杨秀清见众议佥同，便道：“既是这样也好。”（“也好”者，好而未尽之辞也。读者于杨秀清出辞吐语可以觇其为人。） 说罢，便教手下头目曾天养，教他带领五百名兄弟，前去迎接洪秀全、秦日纲回来。曾天养领命去后，杨秀清又问洪大全把队伍编制得如何了？洪大全道：“军旅之事，全在官长、小兵要打成一片，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一般，才可以冲锋陷阵，克敌致果。（是个研习军事学者语。） 所以我们第一便须把清朝营伍编制的方法改革一下，小弟现在以二十个兵卒为一伍，每伍设一名伍长；每五伍设一个两司马；每四个两司马设一个卒长，便是带领四百名兵士；每五个卒长，便设一个旅帅，每旅实数兵士二千人；将来要是扩充时，便合五个旅帅再设一个师帅。现在兵力还没有充足，这个师帅，暂时可以从缺。”石达开道：“洪兄编制得很好，不过现在事属草创，我们几个兄弟，须要亲自带兵才行。第一个杨兄秀清，在洪兄秀全之下总管一切；第二个曾兄玉珩，他体弱多病，只能管些闲散的事情；第三个洪兄大全，他便专管全军训练事宜，以及军中文报笔墨等事；第四个韦兄昌辉，便专管军中服装粮秣事宜。其余的如冯兄云山、萧兄朝贵、胡贤弟以光以及小弟，各统

两旅，等待秦贤弟日纲来了，交他总带。”众人都说如此分拨很好。洪大全见诸事布置都已妥贴，便又开口道：“我们既是存心与满洲皇帝决一死战，不论事情成否，可是现在垂辫的制度，第一件就应该改革。第二件衣服也应当变易，虽然不必恢复明代的服式，但是可以拿他来做个参考，把他变通一下子，更换起来，方才不负咸与维新的意思。”杨秀清听了此言，也深以为然，便传下令去，教全军一律把头发留将起来。又派洪大全把衣服的图样画了，以便雇了匠人赶制。冯云山见规模粗具，便又提议道：“俗语说得好，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我们的兵力和广西兵队比较，也勉强可以周旋一下子，不过满洲皇帝，他要是倾通国之兵来和我们打仗时，我们这一点点兵力，总还有些嫌不够罢？为今之计，须要赶紧派人招纳亡命，若有绿林豪杰，草莽英雄，率部来归，我们便当推诚相与，一律对待。诸位兄长以为如何？”洪大全附手称善道：“此计甚妙！目前两广、湖南绿林中的好汉，不知要分多少股，若得合并在一起，满洲皇帝不足惧也。”杨秀清道：“小弟因为开过镖行，所以江湖上人物，相识的居多，只等小弟修下亲笔书信，去招呼他们，他们自会望风而至的。”众人计议停当，便散了。果然金田村一举义旗，四方亡命之徒，便闻风归附。第一个就是第十一回书中所说的海盗罗大纲，和他的哥哥罗琼树。原来这罗大纲本来在广东海面上劫掠来往客商，声势十分浩大，不过他案子实在犯得太多了，广州的官吏，觉得长此以往，究竟也不是道理，便责成番禺县设法把他捉拿，限一个月须要把罗大纲擒来，不得违误。如逾限不能缉获，便须撤任。番禺县领了上司的命令下来，便传齐了通班捕役，在内堂里商议办法。众捕役听说要捉罗大纲，不禁吓得面面相觑，良久才硬着头皮禀道：“回大老爷的话，也不是小的们推诿，这罗大纲委实力大无

穷，小的们断断不是他的对手。若教小的们去拿他，便是一个死，小的们与其死在罗大纲手里，却情愿领大老爷的比杖，还是死在大老爷杖下比较好些。”那番禺县听了，便皱眉道：“本县也未尝不知道罗大纲这厮委实难捉，可是这案子是本县奉了督宪面谕教办的，一个月之内，本县要是办不到，便连前程都不能保全。你们看在本县的前程上，替本县想个办法罢。”众捕役又商议了好久才道：“这件事情除非求孙老头儿去，或者可以有办法。不过这孙老头儿退役多年，更兼他脾气儿古怪，须要大老爷纡尊降贵，自己去走一遭，才可求得到他。”原来孙老头儿以前也充过番禺县的捕役，后来因为年老才退休在家的。番禺县那时保全自己前程要紧，却也不敢怠慢。果然立刻换了青衣小帽，去访问孙老头儿，请他想法子。孙老头儿被逼得没法，才答应出来干这件公事。他说自己委实年纪老上来了，翻墙越屋不能再和少年人比较，幸喜自己膝下一个儿子叫做孙标，一个女儿叫做孙枫，武艺都十分了得，不如派他们干去。可是话要说明在先，如若能够成事，固然是万幸，如若不能成事，那时我的儿子、女儿，便要送却性命的，老汉又没有别的骨肉，将来死了，买棺成殓倚靠何人？少不得要累及大老爷的了。那番禺县拍着胸脯道：“老英雄但请放心，这事情都在本县身上。”（写得所以如此郑重者，无非形容罗大纲十分了得而已。）孙老头儿道：“这罗大纲生平有两样毛病，第一样他生性好色，把女人去歆动他，他总容易上钩。第二样他最爱有本领的人，如若在他跟前卖弄武艺，十有九次合他脾胃的。（好色固足为罗大纲病，爱才即非病也，所以曰病者，乃自孙老头儿眼光中看出耳。）我便利用他这两种毛病，想法子擒他。”说着便唤出儿子、女儿来，拜见过了番禺县，和儿子、女儿说明了这件事，教他们如此这般。孙标、孙枫会意，孙老头儿便又

叮嘱番禺县如此这般，各人才分头去干办。且说有一天晚上，罗大纲在他老窝里，喝了几杯闷酒，便一个人先自上床睡觉，脱得浑身赤条条的，他吹熄了灯，正想钻入帐里时，不料格登一声，从纸窗眼里，便打进一只金钱镖来，幸亏打得偏了一些，只打在床栏上。罗大纲知道有人暗算，叫声“不好”，便跳起身来，也来不及穿衣服，就这样的赤着脚，开门出来。那知不瞧犹可，一瞧时，这一夜刚正月明如昼，分明照见一个矮小的人，穿着夜行衣靠，连跳带窜在屋脊上如履平地般。罗大纲叫声“往那里走”，一纵身体也上了屋脊，和那人你一拳我一脚的便厮打起来。（一个赤条条的男子于明月之下、屋脊之上和人打架，何等好看！） 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那人倏地跳出圈子，噗哧一声笑道：“人称揭阳罗大纲，有万夫不当之勇，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在下领教过几手，便算已了平生之愿，赶路要紧，恕不奉陪了！”罗大纲听了这话，才明白这人并不曾存了什么歹意，原来是来访友的，当下便也道：“好汉慢走！且待通了姓名，容小哥稍尽地主之谊，那时再走也还不迟。”那人听了，踌躇了半晌道：“如此也好。”罗大纲见他答应了，自是不胜之喜。（与上文好色爱才语呼应。） 两人便一先一后跳下地来。罗大纲回房穿了衣服，才来请问那人尊姓大名，那人答道：“小哥姓孙名标，广州人氏，因为久仰罗兄英名盖世，小弟心眼儿狭窄，偏有些不服气，所以特地来和罗兄小开玩笑，不想罗兄武艺实在出乎小弟之上，自觉冒犯得很。小弟此后愿意远走高飞，只要是罗兄的辖境，小弟永不插足就是。”罗大纲道：“孙兄说那里话来！且请盘桓几天，容小弟略备杯酌，藉表仰慕。”那孙标更不推辞。（孙标处处露出破绽，惜大纲粗人，未能省悟耳。） 饮酒中间，罗大纲又用言语来劝孙标入伙，孙标大喜道：“若得罗兄收留小弟，小弟愿意在罗

兄帐下，充当一名走卒。”罗大纲见孙标竟是毫不推辞，觉得出乎意料之外，不禁心花怒放，忙吩咐部下过来参见了新头领。从此孙标便在罗大纲寨中住了下来。光阴迅速，又隔了半月，一天有个喽啰来报告，说海面上来了一只商船，看他吃水很深，估量油水一定不少。可要截住了他，请大王的示定夺。罗大纲因为几天不发利市了，正闷得慌，听了便吩咐准备船只伺候。孙标忙上前来道：“小弟多蒙罗兄见爱，收留在帐下，可是入伙以来，还没得建立尺寸之功，可否请罗兄把这趟差事派了小弟吧!”大纲见说，心中大悦，便拱了拱手道：“如此甚好！孙兄早去早回。”当下一众喽啰，便簇拥着孙标驾船追了上去，也不消半日功夫，已是夺得许多银钱货物，奏凯回来，并且还掳来一位美人儿。孙标指着大纲向那美人道：“这位便是罗大王，过来见了礼。”大纲正色道：“不是小弟埋怨你孙兄，我们干这种没本钱的买卖，最忌的便是见色起淫心，(偏从罗大纲口中说出此语来，妙绝。) 大家都是少年人，原免不了拈花惹草的，尤其是小弟，也欢喜弄个女人玩玩。(不讳己短，此大纲之所以为英雄也。) 可是有时打熬不住起来，只带了银钱到城市里宿娼去。至于在做买卖的时候，却绝对不许孩子们掳掠女人的。孙兄你初来，也许不知道我们寨中的规矩，以后只希望孙兄改过就是。”孙标听了，哈哈大笑道：“罗兄，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小弟同胞的妹子，叫做孙枫的便是。因为自幼两人便失散了，今天再也凑巧不过，却在那商船上相遇起来，所以把他接到寨中来的。”孙标说完这话，便又扑通一声，向大纲下跪道：“小弟还有下情要告禀罗兄，务必求罗兄俯允帮忙则个！”孙标说时，孙枫也跟着跪倒，不住的娇啼宛转，慌得大纲只是跌足道：“有话好说，何必行此大礼？简直要折杀小弟了！”边说边命小喽啰把孙标

兄妹扶起，孙标才凄然说道：（亏他做得像。）“不瞒罗兄说，小哥现有一个仇人，住在广州。我们兄妹二人所以流离琐尾者，也是出于这仇人所害。小弟立志报仇已久，只恨自己不是那仇人对手，如今有了罗兄做小弟的帮手，小弟十年之志，便可偿于一旦。但不知罗兄意下如何？若得罗兄俯允，舍妹孙枫便愿意为罗兄执箕帚，不过这冤仇在没有报得之前，不能明说，请罗兄不必多问。”大纲听了这话，一来他是个爽直的人，生平本就欢喜代替朋友酬恩报怨，二来他偷眼望着孙枫，生得简直如天仙化人一般，若使他果然做了自己的妻子，倒也是始愿所不及的。所以毫不推辞，一口答应了。当下三人便计议第二天往广西去，罗大纲把胡子剃得光净，假扮做商人模样，三人结伴同行，到了广州，投宿在客店里。孙标推说出去打听仇人的踪迹，第二天便好动手，独自出外去了。罗大纲和孙枫每人占了一个房间，趁早解衣安睡。那知睡到半夜里，一声呐喊，便有一千多名兵丁，把这客店团团围住，罗大纲暗暗叫声“不好”，便抽了一把单刀，从房门里杀将出来，那知刚出房门，便有两人挡住去路。罗大纲定睛细看时，却是一男一女，那男的便是孙标，女的便是孙枫。罗大纲到此地步，才知道着了他兄妹的道儿。列位看官，论罗大纲的武艺，自然在孙氏兄妹之上，不过双拳难敌四手，两人合力来战罗大纲，罗大纲便吃亏定了。说时迟那时快，罗大纲只顾招架孙标，那知孙枫的柳叶双刀，已是向他下三路劈来。罗大纲忙向旁边躲闪，一个不留神，便滑了一交，正待爬将起来时，不想却被孙枫纤纤玉手按住。（罗大纲至此可谓与孙枫有肌肤之亲矣，一笑。）旁边递过一根绳索，也就结结实实把罗大纲捆了来。这一众兵丁，便由孙标兄妹率领，扛着罗大纲往番禺县衙门而来。欲知罗大纲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太平天国首事诸王中，冯云山、石达开、洪大全，称一时之选，至于杨秀清则阴贼险狠，韦昌辉则阘冗小人，其余若秦日纲、萧朝贵、胡以光，则武夫而已。不幸南王、天德王一死一擒，仅翼王一人孤掌难鸣，大权遂尽入东府。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太平天国之一蹶不振，有由来矣。本回写义旗初举，而未来之迹象，已可于字里行间求之。作者惨淡经营，读者亦慎毋忽略读过也。

本回方写金田起义，读者固急欲读下文，乃作者偏插入一段罗大纲事，在文法为虚实相间，在取材为善于变化。此等小说，固不得以寻常绳墨拘束之耳。

第四十回　报父仇苦心成绝技　诱清兵黑夜建奇功

话说罗大纲被孙标兄妹诱至广州，在客店里把他擒获，扛向番禺县衙门来报功。那番禺县更不怠慢，忙亲自把他解到总督衙门，幸喜在一个月限期之内，自己可以免了处分。总督衙门里又把罗大纲发给臬台钉镣收禁，听候审实了，押赴市曹处决。（吓煞人也么哥）。那孙标兄妹，在我这一部书中，须要等到陈丕成广州劫狱的时候再行提起，这且不在话下。却说罗大纲在牢狱之中，昏昏沉沉直过了三天三夜。这一夜三更过后，却听见院子里像有人抛掷石子的一般，罗大纲本是江湖上的好汉，一听这声息，便知道是夜行人投的问路石，便留神静听。霎时间却听得有人低低地唤着兄弟，罗大纲一听，便知道是他哥哥罗琼树的声音，忙也低低地应了一声道："是哥哥吗？"（一个唤兄弟，一个唤哥哥，令人读之，友于兄弟之心油然而生。）话声未绝，只见有一样黑魆魆的东西，飞将进来，落在大纲脚边。大纲弯着腰，去捡将起来时，原来是一把纯钢的锉刀，削铁如泥，便是黑道中人翻牢越狱的利器。罗大纲不禁心花怒放，也不消半个时辰，便把脚镣手铐一齐锉断了。这时罗大纲除掉了这个牢什子，顿时便手轻脚健起来，一个箭步，跳近了那扇牢门，用手从铁条的空隙里，伸将出来，把一具锁只用刀一扭，便扭做粉碎。轻轻地把牢门开了，外面罗琼树接应着，两人翻墙越壁，一刹那间，便都到街道上。两人知道若是挨到天明，臬司定要传下令来，教关了城门搜索的，到那时反

怕走不脱。所以出了牢狱，更不停留，从二十余丈高的广州城墙上面，使一个鹞子翻身，便跳到了城下。只拣着大路往西奔去，及至臬司衙门里发觉逃走了要犯，打着灯笼火把起来找寻时，罗大纲兄弟，早已在五十里以外了。那罗大纲问了罗琼树，才知道那天自己离了寨中，便有许多官兵前来攻打，罗琼树抵敌不过，被官兵用火烧了寨栅。那些小喽啰也四散逃奔。罗琼树落荒而走，逃得性命，便想到了广州来向罗大纲送信。谁知道才到广州，便听人家沸沸扬扬，在那里传说，说是拿到了剧盗罗大纲，现今监在臬司衙门。罗琼树猛吃一惊，觑个机会，才到臬司衙门里来救了罗大纲。（能收能放，笔墨何等干净！） 大纲问知备细，只叫得一声苦，当下也知道在广州再也不能存身，便索性出了省，到广西梧州地方来投奔一个绿林好汉，叫做林凤祥的，一同落草。这林凤祥却也是武艺超群的人物，不过他自小原是个文弱书生，因为他老子和人家打架，那人也是会武艺的，便用点穴的方法，伤了他老子的要害，一交便跌在地下。有人报知林凤祥的母亲，才雇了人把他的老子扶回家去，他老子到了家里，睡在床上，兀是人事不知，隔了三天，才有些清醒了。这时他的母亲早哭的死去活来，他老子神志清了，见了这情形万分不忍，便握着他母亲的一只手道："不论我这伤受得妨事不妨事，我这个仇却不能不报！我家的祥儿，如今也十几岁了，将来可以教他习武，替老子报一报这次的冤仇！"他母亲见他老子的神志忽然清了，真是不胜之喜，却极力安慰他道："你且把伤养好了再说。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报仇的事，不是一时的。"那知他母亲说了这话之后，才隔了一天，他老子的伤势突然又变了起来，才知道他老子的神志，由糊涂而清楚，是一种俗名叫做"回光反照"的缘故，一过这个时期，自然依旧呜呼哀哉了。他母亲因

此常把他老子临终时的一番言语和林凤祥说知，林凤祥至性过人，听了这话，便恨得咬牙切齿，哭道："母亲但请放心，儿子若是不把这戴天之仇报得，儿子甘愿一死，决不偷生人世的！"说完这话，便立志习武，到处访求明师益友。可是习武艺的师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些收徒弟说大话的，左右不过是学了些花拳绣腿，那有真实本领！林凤祥访求了几年，渐渐把心淡了下来，可是"报仇"两字，依旧盘旋在脑海中，没有磨灭。也不知是谁告诉他的，说有一种武艺叫做铁砂手，练习的方法，是把一栲栳的铁砂放在地上，练武的人用手指只管向铁砂里插去，久而久之，那手指便磨练得比铁砂还硬，和人交起手来，可以不必再用兵器，伤起人来，比兵器还厉害。林凤祥听了这话，便真的在家里如法炮制起来，初起那手指被铁砂磨擦得鲜血直流，可是他还不肯就歇，只咬紧了牙关，练习下去。古人说得好，叫做"有志者事竟成"，也是天可怜见林凤祥，他这们苦练了有三年之久，居然就叫他把这铁砂手练成功了，也一般的能斩钉断铁，把手指当作了枪刀使用。他既练就了这铁砂手，自然急着要报仇，便上他仇人的门去，说明了专为报父仇而来，我们宁可明枪交战，不愿意暗箭伤人。（是大丈夫磊落光明语。）那仇人倒也没得话说，两下里便各自摆开门户，交起手来。盘旋了有十几个回合，那仇人依旧使出点穴的本领来，想取林凤祥的性命。却不道自己的手才伸将出去，便被林凤祥骈着五只指头前来招架，这一招架真是锋利无比，那仇人的五指，便好似被林凤祥用刀斩去的一般，齐根截断，鲜血直流。凭你是个武艺高强的人物，到此地步，也不由不捧着这只没指头的手呻吟起来。你想林凤祥这时占了胜著，如何肯轻轻放过？他不暇收回手掌，趁势便向那仇人脑袋上劈去，一声响亮，便把仇人的天灵盖削去了半个，咯咚一声躺在地上便死

了。(大纲入狱、凤祥报仇只写大意者，以事属倒插入书，须腾出笔墨以写正文，故力求简略，免乱读者眼光焉。) 林凤祥见报了父仇，仰天长笑，便大踏步走了。他也知道打架打出人命来，官厅方面可不管你父仇不父仇，一般的要派人缉捕凶手的。三十六著，走为上著，当下便奉母逃走。凭着一身本领，就在绿林中落草，打家劫舍起来。手下的徒党，愈聚愈多，那官兵连正眼也不敢觑他。及至罗大纲去投奔时，林凤祥久仰罗大纲的大名，心中正羡慕得紧，所以两下里见了面，便十分投契。林凤祥当时就拨派他手下的一半喽啰，归罗大纲统领，两下里分道扬镳，各自在广西省里占了一分势力。这天听见路上纷纷传说杨秀清等在金田村举了义旗，预备和满洲皇帝拼个你死我活，又怕兵力单薄，所以出了榜文，招纳绿林好汉，前往共襄大事。罗大纲得知这个消息，便来和林凤祥商量道："我们弟兄俩，都是被清朝为官做府的狗男女，逼迫得有家难返，有国难奔，才不得已走上了这条路的。可是总不能一辈子做强盗，便可以算是了局，(仁人孝子基于此一转念间。) 现在既是有人出来和满洲皇帝反对，你我的肮脏气，借此也可以洗涤干净，何不带领手下的孩子们，投奔金田村去呢？"林凤祥听了便道："兄长之言，正合小弟之意。"两人计议停当，便真的各带本部人马来投杨秀清入伙。杨秀清见得了两员猛将，如何不喜！便吩咐设宴款待。正说之间，忽地又有人来报说，现有绿林好汉张嘉祥求见。冯云山听了"张嘉祥"三个字，不由笑逐颜开，(照应上文，映带生姿。) 忙吩咐快请。刹那间，张嘉祥便徐步而入，冯云山认得正是那天在客店里门缝中瞧见的那人，便起身拉住了张嘉祥的一只手道："我们虽是没有会过面，可是闻声相思已久了。"张嘉祥不免谦逊了几句。下人们来请入席，大家便分席坐了。杨秀清问林

风祥、罗大纲带来多少人马，林凤祥、罗大纲二人一一的说了。杨秀清又问张嘉祥，只见张嘉祥正仰着脖子，在那里喝一大杯酒，喝完了才回答杨秀清道："小弟只有一个人来的。小弟部下的人马，都分散在各处，因为小弟这一次来，并不一定就是来入伙。须要先和各位兄长畅谈一番，然后再定行止。要是各位兄长和小弟志同道合，那时小弟便愿意执鞭随镫。不过人各有志，小弟固然不敢有屈诸位曲从小弟，便是诸位也不能勉强小弟曲从诸位。"（是英雄吐属，非一味盲从者可比。）张嘉祥说完这话，便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石达开、冯云山听了，不禁暗暗点头。大家正在屏息静气的时候，只听得张嘉祥又朗朗地说道："小弟听说诸位兄长都是崇拜耶稣教的，小弟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在这两广地方，和西洋人交道最早，所以西洋的教士，传起什么耶稣教来。老百姓们纵然不很相信，但是耳熟能详，大家也多明白耶稣教须不是毒蛇猛兽。可是一到了湖广以及江南、浙江诸地，老百姓中简直就没有'耶稣教'三个字，勉强要教他们来信仰，只怕事倍而功不及半咧。所以小弟的愚见，最好请诸位兄长不必勉强要全军的人都受洗礼，以免没有见过耶稣教的老百姓们少见多怪。但不知诸位兄长意下如何？"（张嘉祥一席话，关系太平天国之成败利钝甚巨，奈尔时在事诸人多意气用事，不肯受尽言乎！） 这时杨秀清因为张嘉祥初来的时候，神气之间十分傲慢，又不大理睬自己，所以心下便十分不悦，当下便冷笑开言道："人类要是不知道敬天，难道不怕上帝动气吗？耶稣教便是劝人家敬天的，又因为满洲皇帝也不知道敬天，所以上帝特地派了第二个儿子洪秀全下凡，来吊民伐罪，好教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敬天，挽回劫运。若是依照张兄的说话，把这耶稣教废了，我们全军的军心，便立刻就会涣散，这却万万使不得。"张嘉祥见话不投机，倏地

便立起身来说道："如此小弟便告辞了！自古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许将来小弟和诸位会疆场相见，那时候若是念及今日杯酒之欢，还须互相退避三舍才好。"说完话又是哈哈大笑。张嘉祥这一番离奇突兀的举动，顿时把在坐诸人惊得如痴如醉，及至笑声已绝，大家再留心看那张嘉祥时，早已不知去向。冯云山和石达开，便欲出位来挽留，却被杨秀清止住道："这人桀骜之性未除，若是留在军中，难保不另生枝节，不如让他去罢。"冯云山、石达开只得罢了。这一席酒，便被张嘉祥搅得没精打采。正要催下人们开上饭来时，只见曾天养匆匆地跑了进来禀道："洪教主和秦将军，离此不远，末将特地飞骑前来报知。"众人听了，便纷纷离席，一同到大门外面来迎接。隔了一会，果然见一彪军马，簇拥而来。中间有两人并辔而行，正是洪秀全和秦日纲。大家迎将上去，合做一处，然后再返身进了内堂，少不得叙一叙别后之情，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这时候清廷对于金田村保良攻匪会公然杀了巡检张镛及武朝显全家，又招纳亡命，准备谋反，如何肯置之不问？那位巡抚郑祖琛，只得在佛堂里和众多幕友商量，派一员大将叫做伊克坦布的，带领各县调来的兵马，杀奔金田村而来。距离金田村四十里地起，便扎下了寨栅。早有探马报知秀全，秀全命把金田村四面筑的城堡加意把守，又命一众将官，来日早起，准备和清兵对阵。第二天辰牌时分，清军营里，擂起鼓来，伊克坦布披挂上马，来到阵前。留心打量时，见金田村里，也鼓声震天，帅旗之下，一匹白马上坐一个身穿红袍、头戴红风帽的人，两旁数十员战将，一字排开。伊克坦布立马阵前，大叫道："来将可是洪秀全？为何聚众作乱，杀害朝廷命官？今日大兵来到，若是识趣的，就早早下马受缚，还可贷你一死，如仍执迷不悟，便立刻可以把你金田村踹成平地！"洪秀全冷笑

道："你们清朝的官吏，专事剥削贫民，我们广西省里连年荒歉，赤地千里，你们这班狗官，还是敲骨吸髓，虐待百姓。我们奉了上帝之命，吊民伐罪，你若是晓事的，便速速投顺了我们，也还不失富贵，若是定要见个高低，便须杀得你片甲不回，那时悔之晚矣！"（此虽是小说中套语，而作者特借秀全口中将革命宗旨再行揭橥一过也。）伊克坦布听了，不禁大怒，当下更不答语，舞动烂银枪，直取秀全。旁边早转出一员骁将，使一柄大劈刀，把伊克坦布的枪架住，两个人就在阵前一来一往的混战。秀全定睛细看，这骁将便是曾天养，约摸战了有百余合，只听得秀全阵中虎吼了一声道："曾兄弟且歇歇罢，待我老罗来取这蒙古狗头的性命！"原来这说话的便是罗大纲。曾天养依言，便闪过一旁，让罗大纲上前交战。罗大纲使的是一柄蛇矛，也不打话，径自挺矛向伊克坦布当胸刺来。伊克坦布忙用枪格住，可是罗大纲来势凶猛，虽然把矛锋隔开了，可震得右臂有些麻木，不由不叫一声："好生了得！"说时迟那时快，罗大纲第二矛又到了跟前，伊克坦布便有些手忙脚乱起来，自知不是对手，忙拨转马头，回入阵中。罗大纲便指挥手下，一齐掩杀过去，却被清兵阵里射出箭来，如飞蝗一般，近前不得。秀全便叫鸣金收军。伊克坦布回到营中，便闷闷不乐，心想看不出这小小金田村，倒恁地厉害！自己奉命到此，有进无退，看来既是不能以力敌，只得攻其无备，今晚在黑暗之中，点起人马，去夺城堡，侥幸攻破了城堡，凭你金田村猛将如云，也要慌了手脚。主意想定，便传令教众兵埋锅造饭，吃饱了肚子，晚上二更天气，便去攻城。众兵得令，自去准备不提。且说这一晚二更时分，伊克坦布指挥手下，直奔金田村城堡之下而来。抬头看时，只见堡上灯火不多，那一声声的刁斗，又都懒洋洋的，（形容得妙。）伊克坦布知道他们毫

无准备，不禁心头暗喜。（读者为金田村捏着一把汗。）便下令架起云梯，一众兵丁，发一声喊，争先恐后地爬将上去。那知道还没有爬到一半，忽听得城堡上面一声号炮，霎时间灯球火把，便好似白昼一般，城堡上面的兵丁，伸出刀枪来，杀的杀，挑的挑，清兵便一个个栽下城来。伊克坦布才明白适才金田村里没有声息，是个诱敌之计，忙教火速退兵。谁料自已寨中，突然火起，原来秦日纲早已绕道杀入清兵寨中，放起火来了。那堡门开处，又杀出两彪人马来，正是石镇崙和石祥贞两个，把清兵前后夹攻，杀得哭声震野。伊克坦布也无心恋战，忙带了十数名亲兵，落荒而走。不到半里路，又见有一彪军马，打着保良攻匪会的旗号，拦住去路，为头的挺着长矛，正是罗大纲。伊克坦布正待回身时，那里来得及，被罗大纲一矛，便刺于马下，手下兵丁上前割了首级。金田村里便鸣金收兵，洪秀全检点人数，见那些清兵愿降的倒占了一大半，杀死的又有一小半，逃得性命的，不过几百人。这一战便大获全胜，就在大厅上面，置酒庆贺。这一次的胜仗不打紧，直吓得清朝的官吏，个个胆战心惊。那些亡命之徒，却越发会齐了来入伙，甚至湖南衡州地方的绿林豪杰，也都来托洪大全介绍，愿意投入保良攻匪会旗下。洪秀全的妻兄赖汉英，也从广东嘉应州地方率领家眷和徒党数千人来助秀全，合军一起。这时赖道人早已死了，赖氏接着哥哥和母亲，正是悲喜交集，连日摆酒款待，不在话下。且说清廷的皇帝知道杀了伊克坦布，不由不大吃一惊，便打算另行派一员大将，前来剿灭金田村。欲知这大将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罗大纲越狱，林凤祥报仇，若详细写来，非一二万言所能

尽，而作者删精去芜，只存二三千言，盖书已折入洪、杨正传，亟宜顺序写去，不宜再喧宾夺主也。作小说苟于若者宾，若者主，若者虚，若者实，罗罗清楚，则自成妙谛。率尔操觚者，又岂足以言此。

张嘉祥在书中，虽身事异族，为世诟病，要亦不失为磊落男子，其兵败丹阳，跃马战死一事，尤可歌可泣。故本书不以其昧于顺逆之数而少之，写其慷慨致辞，独来独往，何等淋漓尽致！事奇文奇，良夜读之，为浮白无算。

第四十一回　渡恶水向提督失机
走荒山乌都统中伏

话说伊克坦布征伐金田村，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到了桂林，吓得郑祖琛手足无措。当下却也不敢隐匿，便据实的奏了上去。满洲的皇帝，赫然震怒，便把郑祖琛革职拿问，郑祖琛只得手拿念佛珠，口里不住的念阿弥陀佛，打入囚车，解向北京而去。（了结郑祖琛。写郑祖琛始终佞佛，十分可笑。）满洲的皇帝，便把因为烧了外国人鸦片烟土革职的两广总督林则徐起用，派他做钦差大臣，到广西来查办。又因为郑祖琛已是拿问进京，广西巡抚还没派人，便派了林则徐兼摄。论这林则徐，却不同郑祖琛的颟顸，做事情很肯负责任，此人如若到了广西，倒也是洪秀全等的一个劲敌。（当此鸦片毒痡海内之日，愈令人缅想林则徐不已。）叵奈林则徐因为闲废在家，年纪也老上来了，早已百病丛生，接到了清廷上谕，便动身向广西而来。谁想病根一发的深了起来，还没到桂林，看看支持不住，便在路上死了。清廷无奈，便另外派了前任漕运总督的周天爵，来做广西巡抚。又因为巡抚是个文官，对于提督总兵，不能直接指挥，所以又另外加了周天爵一个总督衔，责成他办理军务。又因为广西地方，没有大将，便把固原提督向荣，调任广西提督。这时满洲的皇帝，简直也有些手忙脚乱的了。闲言少叙，且说向荣这人，原是杨遇春的部将，杨遇春在清朝很立过战功，封过果勇侯，向荣也经过大小数百战，所以清廷倚若长城，希望他一到广西，便把金田村剿灭。那个向荣奉了这上谕，倒也

并不俄延，点起本部人马，马不停蹄，脚不点地的便向广西进发。取道横州，来到金田村，安下寨栅。洪秀全得报，便聚集手下，商量办法。石达开道："眼前已是十二月底，转眼便是新年了，我们且不必出去迎战，他若是来攻城，我们便安排滚擂木石，以逸待劳，教他纵有十分本领也施展不出来。一面我们便故意铺张扬厉，准备过年，使他们把打仗的心懈怠下来，那时间我们便出其不意，杀将出去，管教造化向荣，做了第二个伊克坦布。"（石达开一番语言，不愧为平日留意兵法者。）秀全大喜道："此计大妙！"便传下令去，照此行事。且说向荣总兵到了金田，安营下寨，这一天凑巧是满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书年月日者，一以表明时令，二因明年为太平天国元年，须慎重书之之故。）向荣把寨栅扎定，便引军来到金田村城堡外面，高声叫骂，谁想金田村里，却只是置之不理，也不见有人开门出来迎敌。叫骂了半天，向荣不禁心头火起，便传令攻城，正要架起云梯时，忽地城堡上面，一声号令，那滚擂木石，便如雨点般打到了跟前。只得退兵十里，回到本寨。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向荣的人马，因为长途跋涉，早已人疲马乏，这几天求战不得，越发把锐气挫了。（补此数句，则下文之败，方不突兀。）向荣也无可奈何，只得摆成阵势，把金田村围将起来，作长久之计。那些兵卒，见村内毫无动静，便以为洪秀全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料他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便一发把防范的心疏懈下来了。眨一眨眼，离过年越发近了，只是不见村中出战，隐隐约约却听得村中锣鼓爆竹之声，昼夜不绝，那些兵卒，便向地下吐了一口唾沫道："他妈的，他们倒好乐，却害得咱们在此地陪着他们过这种冰冷的日子，咱们索性也乐一乐！"便纷纷地凑着份子，沽酒市脯，庆贺年节。（极力反振，为下文地步）。直到大除夕，依旧不见村中出

战，那鼓乐之声，却越发闹得不可开交。众多兵士还打听得说村中洪秀全传下了命令，大年初一的晚上，还要大放花灯咧，只羡慕得一众兵士，望空咽那唾沫。年初一晚上，远远地望去，果然见村中火树银花，欢声动地，众多兵士叹了一口气，回到营帐里，却只是借酒浇愁。连那向荣也心里盘算，准备过了新年，再行想法子，攻进村中去。年初二的晚上，一众兵士，也有宿醒未醒的，也有酩酊大醉的，都倒头酣睡。不想睡到半夜，那保良攻匪会的队伍，却漫山遍野而来，杀入向荣营帐之中。向军措手不及，被杀死了大半。几个手脚快些的便都起来逃命，这里洪军又追杀上去，直追到一道大江边，这道江名唤大黄江，幸亏向荣在这地方预备下船只，众兵便争先恐后的上船，渡到对岸去。那知才渡到一半，便有一百多号战船，从上流顺流而下，为头的便是秦日纲，一声呐喊，又掩杀过来。向军猝不及防，纷纷落水。只有向荣逃得了性命，检点人马，折去了三分之二。便在大黄江岸上，勉强扎下营寨。一面便飞报省城，请求派兵增援。这里金田村第二次出兵又获全胜，洪秀全便派杨秀清做了主帅，萧朝贵做了正先锋，秦日纲做了副先锋，在大黄江这面岸上，安营扎寨，防那向军重整旗鼓。一面杨秀清又派石镇崙、石祥贞、罗大纲、林凤祥四人，去攻打近旁的许多城池。不多几天，那捷报便接二连三的来到大营，说是石镇崙已是攻破了桂平，石祥贞却也收复了武宣，罗大纲在贵县出示安民，林凤祥在平南升衙理事。先锋官萧朝贵、秦日纲，已是到了象州。这时向荣早已因为兵力单薄，所以乘夜拔营而去，杨秀清没了后顾之忧，便传令拔队向象州进发。又吩咐石镇崙等四人，丢了桂平、武宣、贵县、平南，合兵做一处，尽力攻打象州。那象州便被杨秀清手下团团围困起来，地方官的告急文书，好象

雪片一般。满洲的皇帝，知道向荣打了败仗，怕他一人支持不住，便加了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乌兰泰奉命星夜赶往广西而来，向荣这时也收拾残兵，准备和洪、杨的军队决一死战。两人便分统三四万人，来救象州。且说杨秀清这时正为攻打象州不下，所以心下很是纳闷。忽听报说向荣、乌兰泰统领大军来救象州，已是离此不远，便和冯云山、石达开商量道："我们来此业已多日，可恨象州却只是不能攻破。眼见得救兵一到，他们里应外合，我们便要腹背受敌。为今之计，不如弃了象州，去抵御向、乌两人的救兵要紧。他们既是分两路而来，我们也可以分两路迎敌。"当下便派石达开、冯云山，带同石镇崙、石祥贞、赖汉英、曾天养，分一半军马，去迎着向荣；杨秀清自己带同洪大全、胡以光、罗大纲、林凤祥，去迎着乌兰泰。又怕象州城里开门追杀出来，所以又派萧朝贵、秦日纲二人，各带一千人马，依旧扎营在原来的地方，好教象州城里的人见了不敢出来追赶。石、冯、萧等领命自去。这里杨秀清自己便带领人马，来迎着乌兰泰。两下里排开阵势，乌兰泰手下一个总兵官名唤邹鹤龄的，使一枝方天画戟，匹马当先便杀将过来。杨秀清手下，却有胡以光手提双剑，上前迎住厮杀。两人在阵前战了有百余合，不分胜负。这里乌兰泰在马上，见敌军旗门之下，一人身穿红袍，便料定此人不是洪秀全，便是杨秀清，乌兰泰生平最善射箭，真是百发百中，当下便暗暗取出箭来，对准了穿红袍的人射去，幸亏罗大纲眼快，便忙用矛子拨开了箭杆，那箭才射得偏下了些，却射中在杨秀清身下一匹白马的马头上。那白马痛极了，前蹄一蹶，却把杨秀清颠下来，左右忙来搀扶着回入阵中。这时一众军士，瞧见主将落马，不禁都心慌意乱，脚底下自然也活动起来。乌兰泰瞧在眼里，那里肯放松一步，便指挥三军掩杀过去。胡以光见本军阵

势动摇，却也无心恋战，便虚晃了一剑退回本阵。洪大全、罗大纲、林凤祥保护着杨秀清往后便退。乌兰泰乘胜追了有三十里，才安下营寨。杨秀清检点人数，共计折了一千多名兵卒，他便一个人心口商量道："那乌兰泰好生了得！我们若是和他力敌，断难取胜，须要另出奇兵，使他们措手不及，才是正理。"正思想间，军士来报说，石达开到。杨秀清接进里边，便问："和向荣对敌，胜负如何？"石达开说："今天混战了一阵，不分胜负。"秀清便说道："我正为这事情忧虑呢，若是长久相持，一来怕懈怠了军心，二来他们若是增加了援兵，我们须寡不敌众，石兄你有何好计较，可以出奇制胜？"达开道："我看一方面固然应当牵制向、乌两人，使他们不能分兵救应他处，一方面却须另出奇兵，夺取城池，好教他们疲于奔命。"杨秀清抚掌道："妙哉，妙哉，恰与小弟的主意相同！从这里走大黄墟，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到永安，依小弟的愚见，便须分兵前去攻打永安。出其不意，便可以一鼓而下。那时我们便准备在永安招兵买马，整顿军旅，再行直扑桂林，徼天之幸，把桂林攻下了，广西全省，便可传檄而定。那时再出两湖，囊括中原，易如反掌，大业可成！"（所言后或实践或不实践，而天下三分，基于隆中一对。杨秀清之计划，固攸关太平朝甚巨也。） 石达开点头称是。当下便派洪大全、赖汉英看守两面寨栅，牵制乌兰泰、向荣的兵力，两处只留下三五百人看守，只许守不许战。其余的军马，便风驰电掣，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永安，这是后话不提。且说乌兰泰和向荣连日挑战，却不见有敌兵出来应敌。一连旬日，都是如此。两人却也不敢进攻，怕杨秀清使什么诡计。后来乌兰泰实在忍不住了，便派了细作前去打听，那细作来报说，乃是一座空营，旗帜灯火，都是敌兵预先设下，乱这边耳目的。乌兰泰只叫得一声

苦，也不知道敌军从那一条路上走的，当下便通知了向荣，向荣得报，更不怠慢，忙带领了兵士，直扑过去，果然也是一座空营。两人便合兵一处，猜想不出敌兵到那里去了，只得按兵不动，派人四下打听。隔了四五天，才有人来报说，敌兵已是破了永安城，又在那里招纳亡命了。乌兰泰气忿忿的说道："咱们竟上了杨秀清的大当！为今之计，咱们只得赶到永安去，夺回城池要紧！"当下便决定由向荣取道桂平，乌兰泰取道鹏化山，分途并进，在永安会面。做书的一支笔，不能写两面的事，只得撇下向荣，先说乌兰泰带了大兵，取道鹏化山，进了谷口，幸喜没人拦阻，乌兰泰便放大了胆，催促部下火速前进。广西的天气，虽在初春，却如四五月里一般，十分炎热。兵士们多跑了路，直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当下乌兰泰却还是连声催促，兵士便都脱下衣服来，挟在腋下，再行赶路。（极写乌军怠忽，逼出杨军之伏兵来。）又走了一程，实在热得不可开交了，更兼嘴里干得火星乱迸，便一齐上前禀乌兰泰道："小人们实在热得走不动了，请将军耽待些，容小人们喝了一点水，再行赶路。"乌兰泰欲待不答应时，见众多兵士，已是下了马，争着用手在道旁山溪里掬着清水，往嘴里送。料想拦也无益，便点了点头，自己也下了马，坐在道旁石上，吩咐亲兵去弄碗泉水来解渴。那亲兵依言，取一只木碗，去汲了一碗山泉来，送在乌兰泰手中。乌兰泰正想伸长脖子喝时，谁想不先不后，突然间听得山坳里一棒锣声，接着便见打着保良攻匪会旗号的兵士，漫山遍野而来。为头的一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正是秦日纲。（以秦日纲伏兵鹏化山，真是铢两悉称。）乌兰泰丢下木碗不迭，忙上马来迎敌。才和秦日纲战得三五个回合，便被秦日纲一枪刺中了乌兰泰手臂，秦日纲正想再使一枪，结果乌兰泰的性命时，却被乌兰泰手下两员将

弁邹学龄、董光甲抢着救了去。秦日纲也不追赶，只舞动枪杆，挑那乌兰泰手下的兵士，见一个挑一个，见两个挑一双，乌军因争着喝泉水，所以毫无准备，被秦日纲的兵杀得尸横遍野，乌兰泰只逃得十几个人的性命。秦日纲见大获全胜，便收兵回永安去了。话分两头，再说向荣取道桂平，进攻永安，路上走的尽是平原，浩浩荡荡，好不威武。杨秀清在永安城里，派秦日纲往鹏化山截杀乌兰泰去后，便想另外派人去邀击向荣的军队，这时早闪过一员战将来道："末将愿往！"杨秀清定睛细看时，却原来是赖汉英。那赖汉英便向杨秀清躬身说道："末将略略知道一点法术，此番前去，和向荣对阵，那里不比鹏化山，有险要可守，少不得弄个小玩意儿，杀得向荣片甲不回。"杨秀清听说大喜，便拨了一千人马，交赖汉英统带，来战向荣。那向荣一路之上，晓行夜宿，看看离永安不远了，这夜便在旷野里扎下营帐。吩咐部下，晚间须要醒睡，提防敌兵来劫营。是夜月明如昼，军中刁斗之声，此响彼歇，好不严肃。向荣出了营帐，看了一会月色，便回到中军帐里，秉烛批阅公事。正在凝神静气的时候，忽然耳朵里听得起了一阵微风，（此诚所谓微风，起于苹末矣。）刮得那中军帐外，一面大纛旗儿猎猎地怪响，向荣也不在意，依旧看手里的公事。谁知那风却越刮越大起来，霎时间便刮得月色无光，营帐之外，黑魆魆地伸手不见五指，接着便排山倒海，下起雨来，平地之上，顿时水深数寸。那水没有归宿的处所，便直往向荣营帐中灌将进来。兵士们从睡梦中惊醒，不想半个身体，早已淹在水里了，正忙着起来检点衣服兵器时，那水一发汩汩有声，只是往营帐里灌之不已，刹那间营帐里便变成小河一般。全军兵士，不约而同连珠价叫苦不迭，向荣也自慌了手脚。正在不得开交之际，突然间又听得顶上响了一个焦雷，接着便是一片喊杀之

声，火光影里，瞧见赖汉英披发仗剑，带领一千名军士，杀进帐来。论理，赖汉英的部下，只有一千名，向荣的军队，比他多了几倍，叵奈向军一个个被大水淹得好似落汤鸡一般，谁还有心迎敌，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一时间逃不快。因此赖汉英滚汤泼雪般，杀得向军降的降，死的死，逃得性命的不到五百人。向荣见不是路，也就夺门而走，直待逃出五十里之外，才下马来休息。说也奇怪，适才狂风骤雨，那雨打在人的头上，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会子却又天朗气清，地上也干燥得很。才知道适才定是敌军中有什么异人，在那里作起妖法，唤来的风雨，掩护着军士来劫营，自己才吃了大亏的。可是事已至此，悔也无益，这四五百名军士，好似斗败的公鸡般，料想也救不得永安，见不得阵仗的了。不如收兵回桂林去，调动各路兵马，卷土重来，也还不迟。主意想定，便垂头丧气，回到了省城。那知乌兰泰，却也回来了，两人相遇，真是同病相怜，互相把经过情形诉说了一遍，大家都不免唏嘘叹息。乌兰泰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我们总有一天报这个仇，趁这时候，可以调动各路军马，等待调齐了，再去攻打永安也不迟。"向荣道："小弟也是这个主意。"乌兰泰突然又拍手道："我倒忘了一个人！这人是个知县班子，虽说是文官，可也深通韬略，可惜此人现在因为丁忧回了湖南原籍，不如把他调到广西来。若得此人相助，永安指日可下。"向荣忙问是谁，乌兰泰道："此人姓江名忠源，做过浙江秀水县知县，为人勇于任事，更兼熟读兵书，我立刻禀明了上官，备了公事，去调取他来，随营效力便了。"向荣点头道好，乌兰泰便笑吟吟地去了。列位看官，这江忠源果然是个将才，往后在我这部书中，还有不少的事迹，乌兰泰要调他来相助，也还不失为知人。欲知江忠源来也不来，且阅下文。

评曰

事实之出于虚构者，笔墨较易动人。本回所叙洪、杨与清兵之战史，各有事实为根据，万不能向壁虚造。而正史所述，又至简略，作者斟酌于其间，较之前数回，倍见吃力。且琐琐写来，写伊克坦布之败，又写向荣之败，又写向荣与乌兰泰同败，不特无雷同之病，而一进一退，一胜一败，咸富有趣味。按之正史，又多吻合，此等地方，愈足见作者功力。

写向荣、乌兰泰败回省城，收拾余烬，永安城半载不见敌踪，于是腾出洪、杨一方面来，俾写洪秀全之称王，且整军经武，设官授爵，开国规模，于焉粗具。小说章法宜然，绝非仅写清兵狼狈之状，博一时之笑乐已也。

第四十二回　新国开基正名定分　孤城坐困绝处逢生

话说乌兰泰、向荣二人，在省城收合余烬，准备大举进攻，那乌兰泰又往湖南去调取在籍知县江忠源前来相助，一时间调兵遣将，急切里那里调得齐全，只得按兵不动，且待士饱马腾，再发大队人马去攻打永安。这一年直到十一月里，才把永安团团围住，中间不过在猪子山、双髻山一带，偶尔有一两次小接触，却也不分胜负。那杨秀清在永安城里，便派人到金田村去，把洪秀全和各人的家眷一齐都接了来，准备借永安根据地，再行相机攻打桂林，这都不在话下。且说这一天洪秀全到了永安，杨秀清率领一干将士迎接进城，大家便商量推戴洪秀全做天王，改国号叫做太平天国。洪秀全却谦逊再三道："我们同举义旗，为的是驱除满洲鞑靼，恢复汉室山河，天王之位，须待有德者居之，小弟若是直受不辞，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说洪某据天下为己有，和满洲鞑靼相较，不是以暴易暴了吗？"（洪秀全一番谦逊之辞，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洪大全听了正色道："不然！蛇无头而不行，民无信而不立，我们要驱除满洲鞑靼，免不了要用兵力，试问军旅之中，若是没有一个领袖发施号令，如何便能举得大事？（此是第一层，不错。）况且洪兄受上帝付托之重，万众归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座位，还有谁可以坐得，此刻既是众意佥同，就请洪兄不必固辞。"（此是第二层，不错。）洪大全话才说完，只听罗大纲叫将起来道："我老罗以前落草做强盗的时候，尚且做过大王，难道现在我们有了

这们大的声势，反不能立一个天王了吗？洪大哥你且坐了上去再说，若是有谁心里不服，我老罗便一刀砍下他的脑袋来！”（妩媚煞人，不谓萧大哥之外，又有罗大哥。）萧朝贵拍手道：“罗大哥这几句话，爽快极了，这样才合了我老萧的脾胃！”洪秀全见推辞不得，才在当天即了天王之位，杨秀清一干人少不得行那君臣之礼，伏地三呼万岁。（“少不得”三字，盖为杨秀清而设也。与《水浒传》之贬宋江一样笔法。）当下群臣朝贺已罢，天王降下旨意，封杨秀清为东王，位在百僚之上；又封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因和天王同姓，便封为天德王；又封秦日纲为天官正丞相，王侯之下，以此职为最尊，封胡以光为春官正丞相；又封韦元玠为国伯，石镇崙、石祥贞为国宗，赖汉英为内医，职同军帅，罗大纲为军帅，林风祥、曾天养为御林侍卫，罗琼树为旅帅；其余金田村老兄弟，都恩赏有差；众人谢过天王。天王便长叹一声道：“可惜曾玉珩兄弟，患病在金田村，不能随军授职，况且看他的病势又不轻，倒着实令人焦虑咧。”众人听了，也都咨嗟太息。石达开便上前奏道：“我们既是建立了这太平天国，自然和那些绿林草寇不同，可是他州外府的军民人等，一时间怕还不明白我们举义的本意，依臣弟的意思，此刻便该草一道檄文，檄告远近忠义之士，共起义兵，光复禹域。不知陛下以为然否？”天王道：“不错，若不是翼王提起此事，倒忘怀了呢。”说罢，便教传典诏何震川进见，教他撰拟檄文。这何震川原是象州地方的秀才，因为屡应乡试不第，所以发愤起来，一个人徒步到了北京，将自己生平的著作，抄成一本，只拣那些广西同乡京官，一个个登门去求见，指望得到一两个知己。那知这些同乡，揭开他的著作来一看，只见尽是些骂人的文字，不用说把那做官的简直都骂成豺狼当道，语

气之间，还牵涉着当今的皇上，（是个革命种子。）这些同乡吓得魂不附体，忙把著作掷还了他，吩咐左右把他撵出大门。何震川一发愤无可泄，便又回到广西来，听说洪秀全正办甚么保良攻匪会，便投奔到了金田村。秀全因为他文学优长，便派他充了一名书记，帮助洪大全处理文牍。此刻正位永安，便封他为典诏之职，专掌撰写诰谕。当下何震川领了天王的旨意，便设了书案，磨得墨浓，蘸得笔饱，把那篇檄文一挥而就，恭呈天王过目。天王见何震川倚马千言，文不加点，心里十分喜悦，接了檄文在手里，便从头看道：

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耶稣教徒语。）非胡虏之天下；衣食为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子女人民，为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虏之子女人民。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恬不为怪，中国尚为有人乎？（问得好。）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四海，妖氛惨五湖，而中国反低首下心，甘为婢仆，甚矣，中国之无人也！（答一句更好。）夫中国者，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名中国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亏他搭截得妥贴。）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目胡虏为妖人者何？妖魔，邪鬼也，惟鞑靼妖胡，实敬拜之，故今当以妖人目胡虏也。（此段似嫌蛇足，可删。）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也！

天王看至此处，不禁拍案道："问得好！"又看下面却是几句对偶道：

罄南山之竹简，难书满地之淫污；决东海之波涛，难洗弥天之罪孽。予谨言其彰著者：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

今满洲悉削发为禽兽；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别顶戴胡衣猴冠。

天王看到此处，便笑道："'别顶戴胡衣猴冠'这一句，似乎还不妥，不如改做'服胡衣而戴猴冠'。"何震川忙应道："臣当遵旨改正。其他还有不妥之处，一发候陛下御笔斧削。"天王便又往下看道：

坏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使鞑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乱中国之子女，是使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

天王看了笑道："这倒有些象是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中的语气咧。"边说边便看下面的两句道：

言之痛心，谈之污舌。

天王点头道："这两句必不可少，否则上文要嫌太轻佻了。"再看下面是：

是尽中国之女子而污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之条律，使我中国之人，不能脱其网罗，手足无所措，是尽中国之男儿而挟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之音，是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毫不怜恤，坐视饿莩，流离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剥民脂膏，淫威之下，巷哭相闻，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有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被捕一段事实在内。）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报仇，动辄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志也；满洲之所以愚

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符融，胡种也，每劝其兄坚，勿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所产之妖人，人种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之风化。

天王点头道："和一般愚民说话，原该如此说法。"便又向下看道：

乘中国无人，盗据中夏，我中国不能犁其穴而锄其窟，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吓诈，甚至庸恶陋劣，贪图蝇头，拜跪于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胡虏，犹犬豕也，何以读书知古之民族，胡服跪拜，争媚异种（骂得痛快。）而毫不知羞耶！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胡，此皆我汉族人民所熟闻也。予综计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十万，亦丑矣哉！（檄中人口数皆未准确，或当时并无户口统计，致有此误耳。）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永兴之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九五之贵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圣主，肃示天威，爰建义旗，扫除妖孽，乂安中国，恭行天罚。言远言迩，孰无左袒之心；为官为民，应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以生色，夫妇男女，摅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之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于蔡州，擒子婴于轵上。收还久沦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纲常。有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能斩其首级来者，又或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之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

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之所得久乱乎！尔等世居中国，孰非上帝之子也，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则英雄无比，在天则荣耀无疆。若或执迷不悟，从伪拒顺，将生为胡人，死为胡鬼矣。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各宜顺天应人。尔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尘，何以对上帝也！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正欺天之罪，下为天国解下民之苦，务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天王把檄文看罢，便吩咐抄录数千份，用东王的名义，布告远近。果然这道檄文出去，远近的绿林好汉，都蠢蠢欲动起来。做书的有事便长，无事便短，且说这一年便是太平天国元年，在满清一方面，道光帝业已死了，由咸丰帝嗣位，所以也是咸丰元年。到了十月中旬，那咸丰帝便派了大学士赛尚阿做钦差大臣，带领都统巴德清、副都统达洪阿，出了北京城，前来征剿太平军。赛尚阿临行的那一天，咸丰帝亲自和他祖饯，又赏赐给他一把遏必隆刀，遇有失守城池的文官和临阵退缩的武官，不论大小，一概准许赛尚阿先斩后奏。赛尚阿谢过圣恩，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广西而来。在桂林会齐了向荣、乌兰泰，一同来攻打永安。这时钦差大臣亲自督师，各省都有兵丁前来相助，声势自然十分雄壮。湖南在籍知县江忠源，也带了湘勇五百名，在乌兰泰麾下随营效力。那向荣、乌兰泰因为上一次吃了大亏，所以这一次异常小心。幸亏一路并无太平军踪迹，清兵便直逼永安城下，安营扎寨。诸事停当，才派小校往城中下书，约定来朝决一雌雄，经东王批了一个“准”字，双方将士，摩拳擦掌，都准备厮杀。第二天两军果然便在永安

城外列阵势，清兵方面，上首乌兰泰，下首向荣，左面巴德清、达洪阿，右面董光甲、邹鹤龄；太平军门旗下，居中便是东王杨秀清，上首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罗大纲，下首洪大全、秦日纲、胡以光、赖汉英。三通鼓罢，乌兰泰便开言道："来将通名！"杨秀清答道："我乃太平天国天王驾下东王千岁杨秀清是也！"乌兰泰又道："你们这班草寇，平日间啸聚山林，已稽显戳，一旦竟公然谋叛起来，若是识时务的，便赶紧下马受缚，我们还可以奏明圣上，贷你一死；若定要以卵敌石，那时攻破了永安城，一个个身首异处，悔之晚矣！"杨秀清听了，仰天大笑道："好不识羞耻的小子，你们两个，都是我手里败军之将，若是识时务的，便赶快到北京去，劝你们满洲皇帝，退回关外老巢，把中国还了我们汉人，省得我们杀上北京去，把咸丰生擒活捉咧！"乌兰泰大怒，便亲自拍马出阵，早被萧朝贵横刀架住。向荣也上前助战，反被秦日纲接住厮杀。清兵阵里，见开了仗，便擂鼓呐喊，巴德清、达洪阿、董光甲、邹鹤龄，一拥上前，太平军中，便有石达开、罗大纲、胡以光、赖汉英接住，两方面喊杀连天。这一场混战，直杀得风云变色，日月无光。不过清兵这时比太平军多了一倍有余，所以冲得太平军阵脚渐渐动摇，杨秀清见了这情形，生怕有失，便教鸣金收军，退进城内，紧闭城门，不再出战。清兵杀到城下，却被城上守兵用箭射退。一连几天，都为寡不敌众，所以太平军接连败了几阵。（一笔表过，省却无数闲文。）便索性坚壁清野，为持久之计。乌兰泰、向荣见急切里攻永安城不下，便也会同来禀赛尚阿。赛尚阿吩咐把永安城围困起来，等待城中食尽，便可一鼓成擒。二人领命，便商量分南北两路，南路由乌兰泰统带，北路由向荣统带，顿时便围得永安城水泄不通。城中初起食粮还可支持，不料这围直到太平天国二年二月里还没有解

得，城中不免恐慌起来。这一天韦昌辉便来启奏天王道："臣弟所管的军粮，眼见只能支持这们三五天了。军士们因为粮尽，所以也就人心涣散。我们身处在这围城之中，外面又没援兵，如若不从长计议，一旦食尽，难道便束手被擒不成？臣弟不敢隐匿，应请陛下降旨定夺。"韦昌辉还没把话说完，只见萧朝贵也慌慌张张前来奏道："臣弟适才在城中梭巡，听见军士们在那里窃窃私语，说眼前清兵怕就要破城，他们都预备悄悄地溜走了，似此人心已变，我们在这永安城里，万万站足不住，陛下须赶快想法子才好。"天王见接二连三的都来报恶消息，不由得跌足道："清兵乌兰泰、向荣二人，所部人数多于我们数倍，此刻把我们困的水泄不通，我们即使要冲出去，无奈没有机会可乘，这便如何是好？"韦昌辉道："为今之计，不如请陛下召集全体将士，商量办法，或者人多了，他们会想出什么办法来，也未可知。"天王一想这话不错，便传下旨意，教全班文武，一齐上殿。这道旨意下去，也不消一盏茶时候，果然由杨秀清率领通班文武，冠带上殿。陛见已毕，天王便开言道："那乌兰泰、向荣二人，这番把我们永安围困了有数月之久，城中食粮，看看垂尽，我们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军心也不免有些摇动了，诸卿有何妙法，可以使清兵措手不及，冲破此围？否则我们束手待毙，那时再图救济，却嫌迟了。"天王话才说完，只急得众臣工面面相觑，半晌出声不得。杨秀清道："清兵现在摆的是长蛇阵，首尾能互相救应，要冲破他很不容易，最好希望清兵把阵势变换，我们可拣兵力稀薄之处冲杀出去。"石达开摇头道："要清兵变换阵势，有同与虎谋皮，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极力反振，方显下文之绝处逢生。）话声未绝，只见天德王洪大全含笑出班奏道："臣弟却有一个计较在此，向荣许多幕友中间，有一个是臣弟同乡同学，此刻我

们危机迫于眉睫，只得做臣弟不着，觑个机会，乔装改扮，混入清营，少不得难为些金银财帛，说得那同乡心里活动了，便托他使一条锦囊妙计，劝向荣放我们一条生路，那时我们冲出围去，再夺旁的城池，来做根据地，岂不是好？也许我们从小路上直趋桂林，杀清兵一个冷不防，岂不反而因祸得福了么！”洪大全正说得高兴，不防有一个人在旁摇手道：“使不得，使不得！”这话一说出来，直教洪大全倒抽一口冷气。欲知说话的谁，且阅下文。

评曰

或谓洪、杨起兵之初，其志不过在作皇帝而已，“革命”云云，为后人溢美之辞。作者复从而著此一部演义，更属多事。余谓此见实大谬不然。试观洪、杨在永安时，所发布之文告，固与历朝揭竿起事，窃窥神器者，迥然不相同也。惟尔时因环境不同，故惟揭种族革命之旗帜，于满洲人之盘踞中原者，欲放逐之，俾归于长白之故乡而已。然敷陈平民疾苦之处，声泪俱下，漪欤盛哉，洪、杨不可谓非尔时被压迫阶级之救星也！虽欲不谓之革命家，其可得乎？作者著此一部演义，其志固在表扬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人物，与其小说之惟资读者消遣者，绝不相同。读者于此点，宜有深切之认识焉。

第四十三回　欲取姑与网开一面　弄巧反拙错铸九州

话说洪大全瞧说话的人时，正是冯云山，便笑着说道："冯兄你说为何使不得？"冯云山便道："乔装改扮，混入清营，这一个办法，未尝不妙，可是危险得很，说句不中听的话，十成中便有九成是送死。我们弟兄在金田起义，实指望把清室推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日里既是困守孤城，大家便该拼着性命，要死死在一处，断没有忍心教洪兄一人往枉死城里送的道理！我们大家怎好坐观成败？所以我说这个办法万万使不得。"（冯云山从友谊方面着想，故曰"使不得"，亦题中应有之义。）洪大全听了，义形于色道："冯兄说那里话来！小弟若是怕死，也不会献这个计策了，就现在而论，小弟一人之生命为轻，全军之生命为重，留得诸位兄长在着，将来总可以再接再厉，定然要达到了把满洲皇帝推翻了才罢。小弟若有不测，那时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洪大全一番说话，不谓竟成语谶，可叹！大全抱必死之心，临难不苟免，是天国第一流人物。）杨秀清便插嘴道："既是洪兄这样忠肝义胆，就不妨照着洪兄计划做去，我们全军的生命，便都悬于洪兄的一言了。"（杨秀清不甚留心洪大全之危险与否，我畏见其人。）天王那时也见洪大全主意已决，料想劝阻也是无益，便道："路上须要小心，我们只得照这样办了。"洪大全见天王也答应了，心下大喜，当下便改装做农民模样，教萧朝贵引军杀出城去，这时清兵因为太平军久不出城迎战，如今突然间冲出许多人马来，

自然觉得十分诧异，可是却也不肯放松一步，便一拥上前，把萧朝贵困在垓心。洪大全也就趁这机会，一溜烟逃出了重围。这里萧朝贵料知洪大全业已去远，便使展浑身本领，杀开一条血路，依旧引军回城去了。清兵却空欢喜了一场不提。且说洪大全到僻静的所在，躲避了片刻，便踅近清营，却被巡查的小校一把抓住道："你是何方细作，大胆敢来窥探？如今被我们擒住，且待解往向大人帐中，请示定夺。"洪大全央告道："小的是湖南衡州人，并不是细作，只因有一位亲戚，在向大人幕中办理文案，小的斗胆想前来投奔他，可否烦大哥前去通报一声？"那小校问知幕友的姓名，倒并不错，知道不是假的，（谁知偏是假的，绝倒。）便道："既是来找师爷们的，我们便解你去见这师爷，若然师爷不认你时，你那时还是没有命。"（读者至此，又为大全捏两手汗。）说罢，便簇拥着来见那幕友，那幕人见了，认得这人正是洪大全，正欲开言时，（吓煞。）大全却抢着先说道："小的王五，因为在衡州委实度日维艰，所以特来投奔老亲长，万望老亲长收留则个！"说时又向那幕友递了一个眼色，那幕友会意，便喝道："你文不能拆字，武不能卖拳，到这军营之中来做什么？可是既已来了，就在后营休息几时，停几天再打发你回衡州去罢。"（幕友倒也做作得像。）那小校见幕友承认他是亲戚，料想并无妨碍，（偏又料想并无妨碍，妙。）便忙着替大全去了缚，逡巡自去。那幕友见左右无人，才引见大全到了后帐道："你好大胆！如何会偷出了城，到我们营中来，莫不是你想去邪归正，来归顺大军不成？也好，待我禀明了向军门，赏你一个千总或是把总，随营效力，等到有了功绩，再行升赏便了。"（以天德王之尊而来清营中为一千总或把总，岂非绝世奇谈！）那洪大全且不答话，但解开衣服，取出一只荷包来，向桌子上只一倒，却见滚出来的尽是些精圆

珍珠，有黄豆般大，共计百十来颗，在桌子上乱滚，精光四射。看到那幕友呆了，洪大全便道：“这一点点，是小弟奉赠与仁兄的。”那幕友见了这种珍珠，眼光不免随着他，团团乱转，（形容得妙。）喉咙里却又荷荷道：“小弟无功，怎好受禄？”（要你说出这句话来，珍珠之力量不小，喉咙里荷荷，如闻其声，挖苦得恶毒极矣。）洪大全道：“这些须微物，请仁兄收了，我们还有话讲。”这时那幕友见了珍珠，早已爱得赤紧，心里是千要万要的了，听了这话，自然顺水推舟道：“如此，小弟却之不恭，只得受了。”当下用手掳掇着，一齐装入自己的荷包里。洪大全见他受了珍珠，才放大了胆，把自己的计划，一一说了。这一番说话，直说得那幕友面如土色，欲待不答应时，可实在舍不得这珍珠，当下心口商量了好久，才道：“也罢，少停等我到军门那里去，碰碰机会看，不过不一定有把握就是了。”洪大全作揖谢过，便躲在后帐，等候消息。这一天那幕友果然觑着向荣公事清闲了，便踅了过来道：“军门，你瞧我们还有几天，便可以把这永安攻下了呢？”（闲闲引入，非幕友之善辞令，乃作者之善描写而已。）向荣皱着眉道：“这就难说了，我们自从去年十一月上旬合了围，此刻已是二月初了，永安可还没有攻破。老夫子你可有甚么法子没有？”（来了。）那幕友假意沉吟了一会道：“有却有一个计较在此，只是冒昧得很，不便说。”向荣听说有了计较，不觉大悦，忙把椅子拉向前了一步道：“但说何妨？要不好，便不用就是，有什么冒昧不冒昧。”那幕友道：“如此，晚生斗胆便说了。军门没听见古人说的好吗？叫做困兽犹斗，穷寇莫追。眼前我们把永安围得铁桶相似，那贼兵没有逃生之路，势必负隅顽抗，可是若待攻下永安，定然要把一城的生灵，尽行涂炭了才罢。这贼兵不足惜，可是坐视好好的百姓，不死于饿，便死于兵，未免上干天和。

军门虽说手执兵符，也该积些阴德才是。依晚生的愚见，古时的兵法，本来说围城当缺一隅，军门何不也试一下，包管不出三天，那贼兵定会弃城而走，较之旷日持久，要高明得多了。况且贼兵即使一时不逃，那些良民也可趁着军门网开一面的时候，逃出重围，岂非救了一城无数生灵？”（此幕友之言未尝不冠冕堂皇，然后知好说冠冕堂皇之话者，其居心未必皆善良也。）向荣拊掌道：“此计大妙，明日围城，待我传下令去，缺着一隅便了。”那幕友见大功告成，便告辞回帐，把这话，悄悄地告诉了洪大全。洪大全不胜之喜，便又取出许多金叶子来，送与那幕友。那幕友收了道：“你在这里很不方便，还是赶紧回城去罢，将来大家如果有一天富贵了，彼此都不要忘记就是。”（梦呓可笑。）洪大全依言，便一溜烟溜向城下而来，叫守城军士开城，守城军士认清城下是洪大全的声音，便放下一条绳索来，把大全缒上了城。清兵瞧见，猛可射进箭来，那知都没有射中，洪大全便平平安安回到了城里。（若无此箭，围城之清兵不其成为呆鸟乎？补此一笔，具见心细。）慢表太平军全军准备杀出永安，且说乌兰泰那时，正担任南路，把永安围住，指望城中食尽，可以不战而克，这天忽然有人来报道：“向军门那里，不知是何用意，合兵在一处，专攻西门，却把北门丢下，此刻城中百姓，都开了北门，汲水柴樵，络绎不绝，向军也不加拦阻，请示定夺。”乌兰泰闻报大惊，忙教人去请江忠源来道：“向荣这人，刚愎自用，他如今舍了北门不打，定有人使了什么诡计，不过向荣多分是偏听谗言，至于和贼人勾通，这倒怕还没有那件事，我和他不相统属，去劝他，他定然不肯听的，只得有烦你去一遭。倘若劝得他回心转意，把贼人一鼓成擒，这便是众人之福。”江忠源领命，便匹马单身，驰往向营而去。少顷便回报道：“那向荣墨守兵法，说是围城当缺一

隅，不出三日，永安定可攻下，晚生再四劝他，只是不允。”乌兰泰愤愤道：“这样说来，贼人定然打从北门冲杀出去的了，我既劝向荣无效，只得亲自领兵，专拣那北路要隘地方去埋伏着，杀贼人一个措手不及，也可以为桑榆之收。”江忠源点头说：“此计大妙！”又禀道：“晚生从湖南来，实指望一同灭贼，谁想在此地顿兵数月，只落得一个统帅不和，与晚生初来的期望，大为相左，晚生此刻想带领五百湘勇，依旧回湖南去，就此告辞。”乌兰泰见江忠源求去，再四挽留，无奈江忠源坚执要去，挽留不住，只得罢了。那江忠源便回帐中，收拾收拾，带领部下，飘然而去。后来在蓑衣渡邀击冯云山时，这江忠源自会出现，一言表过。却说隔了两天，果然永安城里的太平军，把北门大开，奋勇冲杀出来，这时向荣早已合兵专打西门，所以北门之外，无人拦阻。太平军竟得全师而退，从北路杀奔阳朔县而去。正走之间，不料一声炮响，山岗后面，忽地转出一彪军马来，拦住去路，为头的正是乌兰泰，太平军出其不意，被乌兰泰损伤大半。萧朝贵、秦日纲，极力保护着天王和杨秀清、石达开等，奋勇上前，才得冲开一条血路，带领残兵一直往北去了。这里乌兰泰便检点军士，只见伏路小校，推上一人，此人身穿绛衣，胸悬铁索，坐在竹兜里面，象是个囚犯模样，却用四个人抬着他，在僻静小路上走，便被伏路小校，疑惑他是太平军羽党，所以把他拿住，解到乌兰泰跟前，乌兰泰便喝问道：“你是何人？如何打扮得这般模样?”只见那人诉说道：“小人是湖南人氏，只因在永安城里经商，被洪秀全拿住，此刻他们便派人把小人解到阳朔去，既被大人手下拿住，伏乞放了小人，俾得重见天日。”乌兰泰心想：原来此人是贼人手里的囚犯，不如把他放了。正待开言发放时，忽然一个转念，（一转念间而此人之性命休矣！）此人虽是装成囚犯模样，可是破绽

甚多，我瞧此人眉清目秀，不象是个商人，况且言语之间，又全无惧怯，莫不是太平军中的重要人物，故意装做这个样子的，我倒不可大意了，上他们的当。主意想定，便吩咐把这囚犯模样的人，暂时押过一旁，自己却留心审问那几个抬竹兜的人，那几个人起先不肯实说，只一口咬定说这人是囚犯，禁不起乌兰泰喝教每人打了几十下军棍，才哭着供道："这人不是囚犯，是太平天国天德爷洪大全的便是。只因王爷怕随大军不易脱身，所以故意装做这个模样，教小的们抬着抄小路逃往阳朔，再和大军会合在一处，不想在路上却被大人手下拿住，小的们都是永安城中的良民，也不是甘心抬这竹兜的，只求大人放了小的们，公侯万代！"乌兰泰从来没听说太平军中有个天德王洪大全的，所以竟疑心这洪大全便是洪秀全，当下却也不敢怠慢，忙叫一位幕友，和他商量，叫他把这人解到北京去。这位幕友姓丁，名唤守存，是个工部主事，奉了乌兰泰之命，便真的把洪大全解到赛尚阿营中，审问一过，转解北京去讫。这些情节，下回书中，再行详细交代。且说乌兰泰审问过了洪大全，便挥兵前进，追赶太平军。天王见后面追兵紧追不舍，又知洪大全被清兵捉拿去了，不觉忧形于色。赖汉英奏道："陛下不必忧虑，待微臣施展些须小法术，下一场大雨，我们便好乘雨反攻，那时定可转败为胜，或者救得天德王也未可知。"天王听了，方才有了笑容。杨秀清便派人在军中散放谣言道："我们这一次杀得大败，如若再不肯奋勇回身去反击那清妖，必然要上干天怒了，现在上帝已准天王之奏，于今晚下降一场大雨来，那时节大家便该拼命反攻，切不可失了机会！"大家听了，将信将疑。及至晚上，一钩新月，早已从树梢上面慢慢地升到了半空里，一缕缕的白云，也是微微地在那里推动，那些军士便摇摇头道："这样的好天，如何会下雨！"正说之间，不料杨秀清

传下令来道："你们赶紧准备把箬笠戴在头上，脚下快些也穿上了草鞋，眼前就要下雨，我们趁这机会反攻要紧！"众人暗暗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道："呸！东王又在那里见鬼了！这样的好天良夜，怎生会下得出雨呢？"那知话声未绝，忽地卷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霎时间便卷得一钩新月，顿时无影无踪，天空里也就堆起一朵黑云来，众多军士愕然了半晌，又欢呼道："这是天助天王，我们快些准备反攻罢！"原来太平军因为久困围城，接着又被乌兰泰的伏兵截杀了一阵，所以早把锐气丧失了大半，如今被这一阵怪风，刮得勇气百倍起来。杨秀清依旧派萧朝贵带领全军，杀回头去，清兵这时乘胜追赶，好不兴头，却不道夜里会突然下起雨来，太平军又趁着这雨势喊杀连天，清兵那里抵敌得住，自然无心恋战，只在雨里东奔西窜。这一场恶战，清兵便被杀得七零八落，太平军从此军威大振，将校兵丁，无不抖擞精神，愿意替天王出力。那萧朝贵好似发疯了的一般，抡起一柄大刀，逢人便杀，乌兰泰手下大将长寿、长瑞，都丧了性命。萧朝贵虽说是个傻子，可是粗中有细，他一面杀，一面却在那里找寻洪大全，及至杀得清兵血流成渠，尸横遍野，依然不见洪大全的踪迹，便知大事不妙，只得仰天大哭道："天德王从此休矣！"（令人阅之增友朋之谊。）当下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又横刀杀入向荣阵中，一眼便瞥见董光甲、邹鹤龄二人，萧朝贵一刀一个，都斩于马下。向荣知道抵挡不住，忙教退兵，这里天王怕萧朝贵有失，便也鸣金收军，太平军大获全胜。冯云山便又奏道："桂林为广西省城，我们趁这一股锐气，若是把桂林攻破，广西全省，便在掌握之中。那向荣、乌兰泰二妖，更何足道哉！所以臣弟以为我们此刻该浩浩荡荡杀奔桂林，那向、乌二妖，把全省精兵，都带领在外，省城防务，定然空虚，桂林唾手可得，不知陛下

意下如何？”天王闻奏，便传旨教全军都向桂林进发，在路无话。这一天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六塘墟，距桂林城只有六十里路，天王便教扎下寨栅，派细作去城中探听虚实，须臾便来报说：“那向荣知道我们来攻桂林，所以带领本部人马，先从小路回了省城，此刻已是把城门紧闭，连吊桥都拽起了。”原来这向荣曾隶果勇侯杨遇春部下，那杨遇春在川湘桂三省征苗，屡立战功，向荣也老于行伍，所以料到太平军定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冷不防的来攻打桂林，省城如果失守，势必牵及全局，所以也就传下令去，教兵士们马摘铃、兵衔枚的从小路疾忙赶回省城来。果然是进城不到一个时辰，太平军已在六塘墟下寨了，两下所争，都不过是顷刻之间，真所谓棋逢敌手。当下天王知桂林城中已有防备，忙也召集群臣，共商进止。杨秀清道：“我们此刻有进无退，不管有备无备，只得奋勇上前攻城要紧，如若一时间不能攻下，且到那时再定办法。”石达开、冯云山等，都说这话不错。正在商议之间，不料又有探马来报，说乌兰泰率领败残兵卒，从后面追将上来，离此不远。杨秀清听了，勃然变色道：“那乌妖真不怕死在我们手里，败过好几仗了，要是换了旁人，早已闻风胆落，这回在大雨之中，吃了一次败仗，我们满以为他总不敢再追了，谁知他竟收拾残兵，还是在我背后紧追不舍。旁的都不打紧，我们现在正欲攻打桂林，向荣在城里，他在城外，要是内外夹攻起来，我们便须腹背受敌，这便如何是好？”冯云山也道：“这向妖倒是个讨厌家伙，为今之计，我们不如先回军去把乌妖杀败了，然后再来用全力对付向荣。”萧朝贵听了拍手道：“照呀！你们只要把乌妖交给我，我老萧便有本领砍下他的脑袋来献与陛下，替天德王报仇！那董光甲、邹鹤龄，便是一个榜样，料想乌妖的脖子不见得会结实似他们二人

咧！”天王知道萧朝贵又发傻性，忙把他喝住。石达开便奏道：“臣有一计，准可以把乌妖杀了。”天王闻言大喜道：“什么妙计？快说快说！”石达开微微含笑，说出他的一番话来，有分教乌兰泰脑浆迸裂，死于非命。欲知乌兰泰怎样死法，且阅下文。

评曰

太平天国未下金陵之先，凡丧股肱之臣三：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天德王洪大全三人是也。三人者，俱一时人杰，出师未捷身先死，固知其不瞑目也。此后太平军虽顺流而下，底定江浙，然杨秀清阴险，韦昌辉阘冗，所可与谋大事者，只一石达开。乌乎，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三人之死，顾不与太平天国国运有关哉！

写萧朝贵处处不忘天德王，其回军以败乌兰泰也，索天德王不得，仰天大哭曰：“天德王从此休矣！”七字几于一字一泪，血性男子，我心仪其人。

第四十四回　移花接木驿路设疑兵　调虎离山轻舟出暗水

话说天王见石达开有妙计可以置乌兰泰于死地，忙教他快说，石达开便奏道："要杀乌兰泰，不是刀枪剑戟所可济事。我们军中，也有小钢炮，不如装上开花子弹，如此这般，便可一炮把乌兰泰打死。"天王大喜，传下旨意，教在偏裨将校里，选出一个人来，把计策密授与他了，那裨将领命，随带一千人马，迎上了乌兰泰。两军摆起阵势，那裨将便出马大叫道："谁是乌兰泰？"乌兰泰答应了一声，那裨将便戟指大骂道："我把你这不要脸的乌妖！你在我们太平天国手里，打败仗不知打了多少次，亏你还会老着这张脸皮，前来追赶，你们满洲人生平没有旁的本领，就这么老脸皮便是你们满洲狗子的绝技！"乌兰泰闻言，不禁怒发冲冠，忙问手下何人愿意出马，和我拿了此人，只听见太平军的裨将，又哈哈大笑道："我早知道你这满洲狗是一毫没有本领的，动不动就教手下的人来出马，有本领的，便亲自出阵来和老子战三百合！"乌兰泰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了，（石达开锦囊妙计全在此一激中。）当下便不答话，果然拍一拍马，来取裨将。这裨将便上前迎住，两下战不到三十回合，乌兰泰见裨将枪法已乱，冷笑一声，便想手里紧了一紧，结果这裨将的性命。那知这裨将再也乖觉不过，只见他跳出圈子，落荒便走道："老子可不来奉陪你了！"乌兰泰这时一来怒气填膺，二来瞧这裨将毫无本领，所以不肯放他走了，当下加上一鞭，大喝一声道："待那里走！"便拼命价追赶上

来，两匹马八个蹄子，宛如追风逐电般，跑了有三四里路，前面便是一带树林，那裨将向树林里一钻，眨一眨眼便已不知去向。乌兰泰怕中了计，忙勒转马头，想退回去时，那里来得及，只听得天崩地塌般的一声，一个开花弹，便从树林里飞将出来，离乌兰泰马头一尺远近，便爆了开来。乌兰泰避让不及，脑袋里便掀了不少的铁片，痛得从马上倒撞下来，树林中飞也似的出来了许多太平军军士，见乌兰泰在那里挣扎，便一拥上前，举起刀来乱剁，一刹那间，乌兰泰差不多便剁做了肉泥。这里杨秀清见杀了乌兰泰，便指挥大队人马，一齐回身厮杀，乌兰泰部下的军士，见主将已死，便都愿降。杨秀清见除了后顾之忧，便重又回身，挥兵直逼桂林下寨。那向荣出城迎战了多少次，都不能取胜，只得紧缩在城中，把城门关得实腾腾地，再也不敢出头。天王便传令教军士们并力攻城，日夜不息。话分两头，且说天德王洪大全，被乌兰泰拿获，派了随营的主事丁守存，押解到赛尚阿营中，赛尚阿便吩咐升帐，左右把洪大全推将上来，喝了一声："跪下！"那洪大全却只连声冷笑，直僵僵地站着，那里肯跪！赛尚阿不禁心头火起，便拍着桌子道："你这反贼，见了本钦使，如何不跪？"洪大全瞅着赛尚阿大笑道："你这种臭架子，拉给谁看？论起位分来，我是太平天国的王爵，凭你也做大学士，可是你见了你们清朝的王爷，那有不跪之理？所以论理，你便该先向着本藩下跪！如今你坐着我立着，已算是便宜你的了！"（洪大全仍不脱滑稽梯突之态度。）赛尚阿摇摇头冷笑道："你错了！你的王号是潜窃得来的，不比我的钦差大臣，是受自君命，怎么两者可以相提并论呢？"洪大全道："你这话真是胡说！你们异族，把我们中国窃据了三百年，还要老着脸自居正统，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如今你又开口钦差，闭口钦差的，倒说我们天朝是潜窃，你以

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殊不知我们天王，若是一朝打破了北京，你们咸丰小子，不也是一般的铁索锒铛，做我们天朝的阶下囚吗？况且你们满洲，在我中国人眼光中看来，便是蛮夷戎狄，那有你们夷狄来做主人，我们炎黄华胄，却屈居于仆役地位的道理？我劝你若是见机的，便快快溜回北京去，和咸丰那小子，率领了你们一班丑类，回满洲的老家，把汉族的山河，依然还了我们汉族。那时你们在满洲，也可以称孤道寡，还不失为富贵。你们要是执迷不悟，即使我们太平天国不能统一中原，久后自会有旁的汉人出来驱除异族，那时节怨毒愈深，怕你们清朝历代帝王塚中的枯骨，还不能保全咧！”（信手拈来，都成谛谛。最近东陵一案，似为此文作注脚，真是绝世奇文。）赛尚阿见洪大全一张嘴十分厉害，自己和他辩论，那里说得过他！便老羞成怒，圆睁双目，向左右说道：“若不把些厉害给这厮瞧，这厮如何肯跪！左右，取大刑伺候！”洪大全听了，全无惧怯，仰着脖子，把眼珠望着天笑道：“岂有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洪大全，惧怕这一点区区刑具的道理！既被你们擒来，要杀要剐，便悉从尊便！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要我下跪，万万不能！”（写洪大全斩钉截铁，是好男子。）赛尚阿明知道这是要犯，不能贸然用刑的，适才一番说话，原是威吓洪大全的意思，可是耳朵里听说甚么洪大全不洪大全，他和乌兰泰一般，只道太平军中有个洪秀全，不知道却另外有个洪大全。亏得赛尚阿转机得快，便另外换了一副和颜悦色道：“我也知道你是个好男子，不过我做此官行此礼，既是拿了你来，便该照例讯问你一番，你不跪原也使得。我且问你，你们太平天国，有一个洪秀全，不知是你不是？”洪大全摇头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湖南衡州人，我们天王陛下，是广东花县人。到了你们的耳朵里，却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起来，岂非笑话！”

这赛尚阿的本意，只希望拿到的便是洪秀全，那么拜本上去的时候，便可以铺张扬厉，谁知这个洪大全，却不是洪秀全。自己一肚皮升官发财的希望，便抛向爪哇国里，不禁嗒然若丧。当下便吩咐丁守存道："我们第一个捉到的贼人头目，自然该解到京城去听候皇上的发落，可是路上须要小心，切莫出了别的岔枝儿，那时节，千斤重担，便都在你的身上。"丁守存唯唯答应。原来这丁守存足智多谋，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奉赛尚阿的命令，便点起五百名兵丁，用一辆囚车，把洪大全打入在里面，前呼后拥，直往全州进发。他怕路上有失，所以吩咐兵丁昼夜兼程，七天功夫，便到了全州。从这全州到湖南长沙，该走过衡州的，不过须走水路。洪大全知道衡州是自己生长的家乡，那里有不少的绿林好汉，和自己极端投契，要是知道自己被清兵擒了，他们定然要会齐了前来劫夺囚车，搭救自己的。所以听说打从全州走，他便心头暗喜，指望快快到了衡州，便可以脱了羁绊。果然洪大全的思想不错，(又反振一句，愈显丁守存之多谋足智。)那湖南地方有一个秘密会党，叫做天地会，在衡州立下一个堂，叫做征义堂，为头的一位英雄，姓周名唤国愚，手下也有几千名弟兄，声势十分浩大。这周国愚和洪大全，原是八拜之交，洪大全在金田村的时候，原也曾写信给周国愚，约他等待太平军进兵湖南的时候，便揭竿作乱，准备做内应，周国愚复函应允。他们征义堂里，也有弟兄们在广西做小买卖的，周国愚便托他沿途打听太平天国胜负如何，一连几天，没有得着消息。正在十分纳闷时，这一天那个去广西打听的人却回来了，见过周国愚，便禀道："周大哥，大事不好！"周国愚一听这话，只是急得双眼乱瞪，那人便又禀道："小弟打听得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之后，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去年闰八月里，便攻破了永安城。谁知满洲皇帝派了赛尚阿做

钦差大臣，统领乌兰泰、向荣两路大兵，把永安团团围住，直围困了有半年之久。到了今年二月里，永安城中因为食粮已尽，委实支持不住，所以从北门冲杀出来，谁料出得北门，那天德王洪大全殿下便被清兵生擒活捉去了！”（此人口中又将上文事实综述一遍，使读者可以愈益明了。）周国愚听了这话，忙摇手道：“住了住了，这个天德王是不是我的把兄弟洪大全？”那人点头道：“怎么不是！”周国愚搓手咂舌的说：“这便如何是好？”那人又禀道：“周大哥且慢愁烦，小弟又打听得，清兵捉了天德王，派一个叫做丁守存的押解到了全州，再走水路，在衡州登陆，解往长沙去。周大哥何不召集了会中的弟兄们，等他路过的时候，下手杀了丁守存，救下天德王来呢？”周国愚听了这话，暗暗点头，便招呼会中的一千多名弟兄，分做几起，沿路埋伏，单等丁守存来到，便可相机动手。隔不了几天，果然听见路上纷纷传说，说钦差大臣赛尚阿拿下了洪大全，不日便须解送进京，从全州走水路，打从衡州经过，业已传牌驿站，教沿途加意护送了。周国愚得了这个消息，便摩拳擦掌，准备拦劫，谁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直等了有一月之久，还是杳无消息。忽然有一天，霹雳一声，一个会中的弟兄，从长沙来说，天德王业已解到了长沙。周国愚听了魂不附体，忙传齐了会中的弟兄们，问他们如何竟大意放了那丁守存过去了？会中的弟兄们忙分辩道：“我们自从奉了周大哥之命，不分昼夜，在路把守，委实不曾见那丁守存的踪迹，除非他插翅飞了过去，否则断不能逃过我们耳目的！”周国愚经他们一说，不禁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脑袋道：“我可被你们闹糊涂了呢！”列位看官，你道洪大全如何会突然间在长沙出现起来呢？这便是丁守存的诡计了。原来丁守存押解洪大全，到了全州，便雇了十号快船，大家舍陆就舟，在洪大全面前，便说此

去是向衡州进发。一面却又把洪大全坐的一条船上，所有窗户，都塞得文风不透，大全在船上，两岸的风景，自然一毫也瞧不见。丁守存又吩咐船户，用力摇橹，打从小港里抄最近的路，没命的摇往长沙而去。另外却故意虚张声势，派人知照衡州附近各处驿站，教他们准备着人，一同护送，以乱征义堂耳目。丁守存这一条计策，不但把征义堂的人完全瞒过，累得他们好似痴汉等老婆般，在那里呆等，并且连洪大全本人，也被他们瞒在鼓里一般，只是坐在船舱里，希望早些到了衡州，便到了自己家乡，那里有个把兄弟周国愚在着，可以救得自己生命。所以一路和押解自己的兵士闲谈，总是问他们说："这船什么时候可以到衡州？"那些兵士也含糊答应道："总在这两三天之内，便可以到衡州了。"洪大全一天一天的巴望着，过了一天，便觉得希望近了一天，（不谓所望悉成梦幻泡影也，哀哉！）好容易这一天那船停住了，押解他的兵丁便来和洪大全说，已是到了衡州。洪大全心头暗喜，便出来到船头上，那知一只脚才跨上岸，便愕然和那些兵丁说道："这里不是衡州呀！"那兵丁鼻子里嗤了一声道："照呀！这里便是长沙省城呢！"洪大全一听这话，顿时浑身好似浸在冷水里的一般，跌足叹道："不料上了你们这样一个大当！不过这计策太恶毒了些，定然是丁守存想出来的，别人怕还没有这个计较咧。"丁守存在旁听了，便上前拱了一拱手道："不错，这的确是下官的愚见。不过我们各为其主，不得不下这辣手，你洪大全也是个磊落男子，死有重似泰山和轻如鸿毛的，这其间还望你斟酌罢。"洪大全慨然道："好，我洪某便拚着这一条性命，结识了你丁守存罢！"（洪大全至死不作乞怜语，可敬可佩！）说完话，一众兵丁，便簇拥着洪大全往巡抚衙门而去。列位试想，洪大全这时已是被丁守存用计解到了长沙，自然周国愚在衡州，

似石沉大海一般，不见洪大全押解过境的了。这时周国愚得知洪大全被丁守存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把他哄骗到了长沙，不禁咬牙切齿道："我凭着区区这一点势力，也可以和洪大哥报仇！"当下便招集亡命，预备响应太平军。湖南的会党，本来就声势浩大的，征义堂一般更是交通胥吏，勾结练勇，公然开堂散票。有一天，周国愚动身到浏阳来开香堂，一时间，来歃血与盟的就有一千多人。周国愚是个老大哥，便供起祖师的神主来，率领新入堂的弟兄们三跪九叩，行礼已毕，便大排筵席，欢呼畅饮。那猜拳行令之声，简直就连街道上都听得到的了。（其公开也可知。）这时却有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叫做王应蘋的，这人是个读书人，做了几十年的老秀才，便补到了一名廪生，为人最是迂腐不过。他自己虽是只戴了一顶秀才巾，可自命是个清朝的忠臣，他也不省得清朝的皇帝是个鞑靼种，他只知道自己这一名秀才，是清朝皇帝恩赐给他的，所以他愿意做大清帝国至忠不二之臣。（此谓之生有奴性。）他一晌倒还没有遇着机会，不能把他的一片耿耿忠心表示到外面来。这一天，征义堂在浏阳城里开香堂，便是他尽忠的机会到了。（亦可谓之送命的机会到了也。）他一见这征义堂，竟是肆无忌惮，大锣大鼓的召集党羽，饮酒拜盟，直气得他把胡子一根根翘了起来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如若不出来仗义执言，眼见得这征义堂立刻就要谋反了！"说完这话，便从灰堆里检出一顶红缨大帽来，向额角上只一合，可笑他这一顶大帽，自从十四岁上做童生的时候戴起，直到此刻，就没有买过第二顶。计算起年数来，足足有三十多年，那红缨经过风吹日晒，早已变成黄不黄白不白的了。他可还不舍得把他丢掉，遇到新年里，或是平时有事去拜会浏阳县时，还是一般的取将出来，顶在头上，当他是扇廪生的招牌用咧。这一天又取了出来，也不暇对着镜子

细细照看，三脚两步，便跑向浏阳县衙门而来。门役通报上去，知县教请，门役便直引他到花厅上坐地。这时王应蘋一见了知县，也懒得叙那寒暄客套，一启口便把外面会党如何猖獗，公祖若不把那为首的周国愚拿来正法，只怕那些会党就要立刻起兵，响应洪秀全了。那知县却只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并不插口进去，直待王应蘋说完了话，才慢条斯理的答道："老兄请先回去，兄弟斟酌着办就是。"说罢，便端茶送客，王应蘋只得跄跄踉踉地出了县衙。谁知那知县身旁的差役家人，都是征义堂里的弟兄，当下见王应蘋走了，便向知县下了半跪道："禀老爷，这王应蘋是个有名的王疯子，他说的话，都是一派胡言，老爷却不可听信他！这征义堂办的是团练，无非是老百姓们想自己保护自己，他们的主意，也一般的是地方上除暴安良。况且这征义堂里的弟兄，单就浏阳城里而论，就不下二三千人，老爷若是认真要把他们办将起来，说不定会激成民变，那时节不但老爷这顶纱帽有些戴不稳，连性命都怕还有些窒碍咧！小人既是知道了，却不敢不说。"那知县听了，吓得面如土色，忙道："谁听那王疯子的话，只当他放屁也就完了！"那差役家人，这才放了心，一面却又悄悄地来向周国愚送信，（周国愚有如此势力，其人亦自不凡。）那周国愚听了，怒不可遏，便提着一柄朴刀，要来杀王应蘋。欲知王应蘋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乌兰泰屡次败绩，而犹紧追不舍，其丧命宜也。顾太平军杀之之道，不用刀枪，而用炮弹，厥后，冯云山、萧朝贵亦俱中炮而殪。盖自火器发明，而刀枪乃失其效用。太平军时代，特小试其端而已。

战争之时，统兵者处处不能掉以轻心。如押解洪大全一事，若在他人，则难保其不取道衡州也，而一属之丁守存，则设疑兵也，出小港也，大全始倖免于被劫，是岂天意，要亦人为。然而太平天国人才，则又弱一个矣。乌乎！

写洪大全处，始终慷慨激昂，作者胸中牢骚，当发泄不少。

周国愚图劫洪大全一节，求之于友道凌夷之今日，讵可复得！写其在浏阳县声气之广，亦复如火如荼，煞是好看。

第四十五回　赋诗饮酒慷慨津门　血影刀光凄凉燕市

话说周国愚听那些差役家人来报告了这话，不禁大怒道："王应蘋呀王应蘋，(如闻其声。)我和你河水不犯井水，你做你的廪生，我开我的香堂，我也不来碍你，你也不用来害我，你为甚么偏要强出头，和我们征义堂里的人作对呢？也罢，事到其间，也怪不得我要开杀戒了！"当下问明了王应蘋的住处，这天晚上，他便带了一把朴刀，换上夜行衣靠，走向院子里，一纵身躯，便上了屋脊，真个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一会儿便到了王应蘋家里。这时更楼上，早已打了二鼓，浏阳城里，万籁无声。王应蘋夫妻，也早上床睡觉了。周国愚跳下屋来，认准了王应蘋的卧房，便上前用舌尖把纸窗舔破了一些，那眼睛一只闭着一只开着往里瞧时，只见床上的帐子，垂着不动。(夫妇共卧一床而言及帐子，辄赞以两字曰"不动"，殊令读者涉遐想也，一笑。)床前地上，放着一男一女的两双鞋子。桌子上一盏油灯，只用了一根灯草做了灯芯，所以发出来的光，只有绿豆般大，好象鬼火一般。周国愚打量一过，便从身上取出闷香来，点着了火，从这纸窗的小窟窿里探了进去，霎时间那香气便氤氲一室。周国愚瞧料药性已到，才把闷香丢在地下，用靴底把他踹熄了，又伸手去背上，拔下这一口朴刀来，不费吹灰之力，便把王应蘋的房门拨开了。大踏步走入里面，用刀尖挑开了帐门，瞧得真切，原来王应蘋正睡在外床，周国愚便用刀对准了王应蘋的脖子，好似切西瓜般，只轻轻地一切，便

把王应蘋的脑袋切了下来，骨碌碌地一滚，却滚到枕头旁边，这时因为王应蘋早已被闷香薰得人事不知，所以连声唤都没有唤过一声。周国愚见大事已毕，便拉起帐门来抹干净了刀口，依旧出来跳上屋脊回下处去讫。第二天早晨，闷香的药力过了，王应蘋的老婆，才悠悠苏醒，用手揉了揉眼睛，想瞧瞧太阳光到了窗上那里了。谁知睁得眼开时，太阳光倒还没有瞧得，一眼便先瞥见了自己同床共枕睡着的，却是一具血漉漉地有颈无头的尸身！这一吓吓得三魂渺渺，六魄悠悠，便没命的坐起身来，放大了胆子，才在尸身上面跨了过来，到了床沿上。正要坐下来伸脚去穿鞋子时，谁想那颗切下来的脑袋，本来在枕头边，很是安静的，此刻却趁着床架子微微震动的时候，便就势一滚，早从床上扑的一声，滚到了床下，到了地板上。王应蘋的老婆听见声响，便低头瞧时，正是他丈夫的脑袋，面目狰狞，形状十分可怕。他不瞧则已，一瞧时连哎哟两字都不及喊，一个倒栽葱，也便栽到了床下。他这时心里急得慌，也不要穿鞋子了，就这样光着一只袜，连爬带跌，便爬出房门，喊那街坊邻舍来看了屋子里的情形。那街坊才教他穿上鞋子，引他到县衙来报案。一宗差役听了这话，便都知道是周国愚所干的，他们都是征义堂里的弟兄，谁不拍掌称快。知县听的地方上出了人命，不免也吃了一惊，便吩咐备轿马伺候，自己亲自要验尸去，话还没有说完，只见贴身的小厮，上前俯着他耳朵道："这王应蘋分明便是被征义堂里的人所杀，那征义堂里的人，势力何等厉害！老爷在这个地方做父母官，第一要见机，千里做官只为财，老爷犯不着把千金贵体，去和征义堂亡命之徒相拼，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爷的家乡又这般辽远，教太太少爷，怎生过活！（写得怕人。）小的今天又在外面听征义堂里的人说，老爷若是要去验尸，便是彰明昭著地要和征义堂过不去了，他

们预备大闹尸场，把对付王应蘋的手段来对付老爷呢！”那知县听了，毛骨悚然，忙也悄悄地说道：“那么依你的主意，这事情该怎么办呢？”那小厮道：“老爷只要给他一个不理会便得了。”那时这知县自己顾全性命要紧，便把适才教下人们伺候去验尸的主意打消了，只吩咐王应蘋的老婆自行回去把尸身盛殓，听候缉凶究办。那王应蘋的老婆见知县这样说，只得哭哭啼啼回去，把丈夫的尸身棺殓了，静候县里替他缉凶。谁知直等了有三个多月，依旧毫无动静，忍不住便做了状子，来连连的催逼。那知道知县却给你一个不瞅不睬，连批语都没有一句。那王应蘋的老婆，却也不是好说话的，便索性上省到抚台衙门里去呈控，那抚台见是案关会党杀人，时值太平天国风声鹤唳之际，如何可以轻易放过？便一道札子，着浏阳县把征义堂立刻解散，并且还要责成他们，把为首的拿了押解到省惩办。知县奉了这道札子，便传齐通班衙役，宣布抚台的札饬，说这事情已是上控到省里，再捺是捺不住的了，只得照札行事，你们替我快把征义堂首领拿来。那知县这话才说出了口，通班衙役，早就扑翻身躯，一个个跪了下来道：“不瞒老爷说，我们都是征义堂里的弟兄，这事情万万使不得！”知县见了，不禁骇然，再回头瞧时，却见那个贴身的小厮，也都跪了下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前后左右，尽是些征义堂的羽党，自己被他们包围了起来呢。便搔着头皮道：“这事情便怎么办？”只见衙役们又禀道：“只求老爷复一道详文上去，说这杀王应蘋的，并不是征义堂中人，老爷可以担保，征义堂决不会谋反，也就完了。”那知县沈吟道：“只怕上头不容易准罢。”那些衙役听了这话，又道：“老爷你不肯详也要详的了，如今老爷衙门里，除掉老爷和官眷之外，几于没一个不是征义堂弟兄，小的们决计不敢来和老爷为难的，只怕堂中的首领，发下命令，

教厨子下毒来结果老爷的性命，那时节不但老爷防不胜防，就是厨子也无法违抗的。”那知县一听这话，通身骨节，不觉都抖得索索有声，连牙齿都捉对儿厮打着，泪眼婆娑的望着众衙役，见众衙役一个个横眉竖目，面相十分凶恶，更兼众衙役的衣襟里面，一片刀剑相触之声，分明又都暗藏着凶器。想到这里，更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写征义堂又是一种写法，真令人不寒而栗。）只得叹了口气道："也罢，只得照着你们的话详上去，准不准看你们的造化罢。”那一众衙役听了这话，才谢过知县，站了起来。列位记着，这时一众衙役，表面上对待知县果然十分恭顺，可是骨子里早已把他监视起来了，那知县从此便寸步难移，只盼望省里的来文。谁知省里的回文来了依旧不准，并且还打听得说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了江忠源，带领数千人马，星夜杀奔浏阳来洗剿征义堂。这个消息一传下来，顿时就把浏阳城里闹翻了，征义堂知道祸患迫在眉睫，也就作起准备，每天操练着，预备厮杀。浏阳街道上，人来人往，都是刀枪耀目。每逢征义堂里的人下操回来，更是呼啸过市，那般声势，好不怕人。县衙门里的胥吏差役，也一个个腰挎短刀，把征义堂的票布，悬挂在衣裳外面，这一座浏阳县正堂，便好似被征义堂里收管去了的一般。可怜知县得了这消息，又瞧了衙门里的情形，顿时急得浑身抖战，他想若是省里派的军队来了，征义堂里自然要把自己第一个先开刀。想到这里，不由不抱着他的太太大哭起来，他的太太也哭道："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实指望捞几个钱回去，（太太之见识不过希望老爷多捞几个钱而已，噫嘻！）谁知却送掉了性命在这异乡客地呢！老爷你赶紧想法子罢，我们此次若得脱险回去，宁可一辈子不做官，在家里吃口太平茶饭，便是死了也甘心的。”（官迷读此可以猛醒矣。要吃太平茶饭，谈何容易。）知县听了这话，更加万箭攒心一

般，当下便拭干眼泪，皱着眉头，想了好半会道："也罢，不管他有效力无效力，且照着这计划办去再说。"主意想定，便霍地立起身来，走向签押房里，找了一把小刀，狠命的在自己手指上割了下去，割开了有一寸左右的一条创口，他这时也顾不得痛彻心肺，那血更如潮水一般，骨都骨都冒个不住，手指也因为痛极了，便不住的颤动着。他咬紧了牙关，拿了一个茶杯过来，放在下面承受着，这血直承受了有小半杯，才自己把手指包扎停当。当下又找了一支新笔，亲自动手，把笔蘸了血，写了一道详文，通详三大宪，说自己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征义党决不谋反，恳求省里不必发兵前来洗剿，以保全一方的百姓。这道详文上去了，张巡抚拆开一看，见是血迹斑斓，便吃一惊，他也想既是浏阳县肯这样刺血陈辞，极力保证，便把派去洗剿的兵召回来了也罢。谁知巡抚衙门里有两个幕友，一个叫做左宗棠，一个叫做郭嵩焘，偏不肯答应，说这就可见征义堂十分猖獗，胁迫得那知县写出这种血书来，中丞万不可堕入彀中，还是让江忠源的军队，去把征义堂绝了根株的好。张巡抚一听这话不错，只得罢了。那知县的一封血书，依然无效。江忠源的军队，看看离浏阳愈逼愈近。好一个周国恩，知道难免一战，便聚集了手下弟兄们宣布道："省里的军队，离此不远，那浏阳的知县，待我们弟兄还不算错，无奈省里不肯听他的话，也是没用。我们若是在这浏阳城里开起仗来，一来难免惊吓了这位知县，二来难免蹂躏地方，我们征义堂，讲的是仁义二字，倒不可被人说我们不讲情理。(会党且讲仁义讲情理，愈显清朝官吏之不仁不义不情理。)所以我们该舍了这浏阳城池，迎上前去，就在山野里和那个江忠源拼个你死我活。"周国恩说完话，便真个拔队出城，到了离城三十里的冯家岭地方，才与清兵相遇，那征义堂的弟兄，简直是漫山遍野，就这们的

混战起来。列位看官，周国愚他虽是顾全了浏阳的百姓，至于就战术上讲起来，他却大错而特错了。原来征义堂人数虽多，可是都没有经过战阵，说句不中听的话，就叫做乌合之众。况且失了浏阳城池做他们的屏蔽，便容易被清兵所败，因此战不到一个时辰，征义堂的弟兄们，竟是杀得大败，逃走了一小半，死的死擒的擒就有一大半。那周国愚一人，正是独木难支大厦，他一瞧势头不对，便杀开一条血路，独自一人逃向双江口方面而去。后来周国愚到了江西，另外再组织他的天地会去，也不在话下。做书的写到这里，却要向看官们唱一个大喏，因为周国愚在浏阳起事，离开洪大全押解到长沙，时间上隔了要有一年十个月之久，原来浏阳一役，是太平天国二年十一月里的事情，那时候太平天国的军队已是破了武昌，烧了汉口，做书的本来该把这事情放在后面叙述的，叵奈做小说也和书画一般，要讲究一个章法，做书的写周国愚要在衡州拦劫洪大全，写顺了手，便索性把浏阳起事的事情，一发同时交代了，省得东拉一节，西扯一段，教列位看了不明白。这事情交代过明白，便须掉头转笔头，再写洪大全。且说洪大全被那个丁守存用诡计诳骗到了长沙，一路里便向北方进发，取道湖北，进了河南境，迤逦行来，不多几天，便是直隶境界了。那洪大全此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在路上还是看看风景，吟吟诗句，和平常出来游山玩水一般，丝毫也没有畏缩不前的态度。好容易这一年四月里，才到了天津。丁守存便把他寄押在臬司衙门里。洪大全一路本来不和丁守存讲话的，此刻却招了招手道："丁主事你来！"那丁守存见洪大全称呼自己做丁主事，便也含笑上前道："天德王有何话讲？"洪大全便道："有烦丁主事，替我预备几样东西。"丁守存点头道："你只要吩咐就是，便几百样都依得。"洪大全道："也不要多，第一样，要上好的黄牛肉五

斤；（牛肉一。）第二样要上好的汾酒五斤。”（酒二。）丁守存道：“下官立刻叫人替天德王送来就是。”洪大全道：“还有咧，第三样要文房四宝一副；（笔墨三）第四样要白纸的扇子一把，此外便没有了。就烦丁主事，把这四样备齐了一起送来。”丁守存连连答应。不到一盏茶时候，果然两个当差的，一个两手托着盘，里面便是一盆牛肉，两瓶酒，一只大酒杯，一双筷；另外一个，却托着一个砚盘，里面是纸墨笔砚。丁守存也跟在后面，却手里拿着一柄白纸折扇。丁守存便亲自动手，替洪大全拿过一张桌子来，安放停当。洪大全便道：“我今天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酒，请丁主事替我把手上的刑具开了罢。”丁守存忙道：“可以！可以！”便找个钥匙来，把大全手上一副手铐卸下。大全才坐向桌子跟前，斟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又向丁守存道：“丁主事可能陪着我喝酒？”丁守存生怕喝了酒有什么差错，（心细如发。）便含笑道：“天德王自己请罢，下官涓滴不饮，不敢和天德王对酌。”说罢便趄过一旁。（打发走丁守存，便愈显洪大全之侘傺。）洪大全见丁守存不肯喝酒，也不勉强，便自斟自酌，一口气就喝完了一瓶，这才吐了一口气，把牛肉夹几块起来，送在嘴里咀嚼。他这时不禁又想起自己从前原是和酒相依为命的，只因后来到了金田，一心一意想扶助天王共成大业，所以立下誓戒了酒。实指望直捣黄龙府，再行痛饮。那里知道今日里却做了囚人，在这天津地方破起酒戒来，真是那里说起！想到这里，一颗雄心，便在腔子里跳动！索性又把第二瓶开了，左一杯右一杯，又喝一个西江水尽。便丢下酒杯，磨浓了墨，提起笔来，就在那白纸扇上，龙蛇飞舞，写了一首词儿。正写之间，凑巧那丁守存又走将来了，洪大全便把笔向桌子上一掷道：“这柄扇子便送给你罢，也不枉我们相交一场。”那丁守存接在手里，见是狂草，便仔细一个个辨认

道：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儿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词不甚工，自是英雄吐属。）

丁守存读完了，觉得苍凉沉郁，是个英雄的声口。看看大全那种昂藏不屈的气概，不禁也有些惺惺相惜起来，正要用言语来安慰他时，不想那大全却又伏在案上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了。丁守存便上前推了他一把道："天德王不必怕，此番进了京去，我来向王公大人前求一求，也许可以救得天德王的性命。"那洪大全听了，霍地抬起头来，拭干眼泪，勃然作色道："丁主事，你又来了！我洪大全哭的是另外一肚牢骚，岂是贪生怕死作妇人孺子之泣！说死便死，有甚么希罕！明年此日，天王陛下，少不得要替我做个周忌，那时节我做了鬼，还可以瞧见汉族冠裳，岂非快事！我便是死也瞑目的了！"说完话，便挥手道："丁主事你去罢，我要睡了。"那丁守存见洪大全翻身睡倒，一会儿便鼾声如雷，这才痴痴地向他望了一眼，便叹了一口气走了。明天洪大全一觉醒来，便被丁守存押解进了北京，被满洲皇帝凌迟处死。可怜一个盖世英雄，就在北京菜市口结果了性命。（写洪大全激昂慷慨处，淋漓尽致，于其死也令人惋惜不置，是好魄力。）欲知洪大全怎样死的，且阅下文。

评曰

浏阳一役，写得俶诡谲奇，出人意表。而结果一败堕地，非老手不能成此奇文。妙在完全依据事实，而处处翻腾作势，使读者百读不厌。若在正史，只须寥寥数十言，而在小说则洋

洋洒洒，绵亘半回，非以多为贵也。使读小说者较读正史更有趣味，即此便是小说成功处。

作者于洪大全出全力以写之，一个豪爽不羁之人物，便尔跃然纸上，犹恐不能淋漓尽致，则拉一丁守存，以为陪衬。写丁守存亦非等闲人物，愈显洪大全之英雄。写丁守存与洪大全，已化敌而为友，然而洪大全仍不能不死，普天下不遇才人，当为同声一哭！

大全戒酒至此方点出，所以照应上文也。盖上文极写大全酒量之佳，中间久不提起，经此一点，乃通体灵动。大全初意本待直捣黄龙时，再行痛饮，不谓约犹在耳，今日乃痛饮于津门羁囚之中，此时之大全，沉痛盖臻于绝顶矣。

第四十六回　桂林城洪秀全解围　蓑衣渡冯云山殉难

话说洪大全在天津耽搁了一夜，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兀是沉睡未醒。丁守存只得耐着性儿等候，直待洪大全一觉醒来，起身盥漱，丁守存才上前说道："天德王要是宿酲未醒，我们便不妨在天津多住一天。"（写丁守存十分恭顺，此君固是可儿。）洪大全摇头道："不要等了，说走便走，我也希望早些到了北京，早些把我杀了，强如活着受罪。"（洪大全至死犹倔强。）丁守存不敢违拗，只得大家掳掇掳掇，坐上大车，往北京进发。走了两天，才进了北京城。丁守存便把洪大全解交刑部，才算尽了他的责任，取了回批，便回南去了。这里满洲皇帝，命将洪大全加意研讯，当下由刑部会同大理寺都察院审问。洪大全上得堂来，依然不跪，只盘膝坐在当地，问官问他太平天国内部的事情，谁知大全却闭着双目，只是不答。再逼问他时，洪大全忽地大笑道："何必多问呢！我既是到了此地，索性随便和诸位谈谈罢，诸位何以定要在满洲皇帝脚下做官呢？诸位的祖宗，都是汉人，谁都是身家清白的。只有满洲皇帝，他的家世，就丑不可言，第一个顺治那秃厮的娘，就偷小叔子多尔衮……"话没说完，那问官见答非所问，况且又说出这种不中听的话来，忙教左右把他的嘴掩住。（是诚有类掩耳盗铃矣，一笑。）一面又转了口风，劝洪大全不如降了，可以贷你一死，洪大全大笑："教我降了满洲人么？我堂堂汉族奇男子，岂肯作此辱没祖先的事情！为今之计，只有请你们三位，快快

把我处决了，便胜似劝我投降万万咧！”那三法司见问他也问不出什么道理来，便去回复了满洲皇帝，说不如成全了他的志愿，把他处决了罢。满洲皇帝准奏。便由刑部拣了一个日期，把大全凌迟处死。这天早上，刽子手便替大全脱去了上翻的衣服，那知不脱犹可，一脱之间，便发见了贴肉的颈项里，挂着一个小荷包儿，这时大全自己瞧见了这荷包，才猛然间想了起来，原来荷包里面，装着一张王叫化给他似绝诗非绝诗，似歌谣非歌谣的柬帖儿，上面分明把自己该在此地处决的事情已是说得清清楚楚了。己岁逢丁，便是说的年月日，又把天津桥借来，暗指天津卫，连自己封的天德王王号，那柬帖里面也早已有了，可见万事都由前定，非人力所可挽回。（第三十回中王叫化一柬帖，至此方有结束。）大全到此地步，也就大彻大悟，便一任那些刽子手用五花大绑把他绑了。可笑两个刽子手见了这荷包儿，还当里面藏着甚么宝贝咧，早被一个手快的，偷偷地除了下来塞在自己口袋里，又款待了大全一顿酒饭，才簇拥着出了刑部牢狱。只因这洪大全犯的罪名非同小可，所以早有数百名兵丁，在牢狱门口等候，把洪大全围在垓心，才迤逦着往菜市口而来。这时那瞧热闹的老百姓，也似潮涌一般，纷纷扰扰，在后面跟着，顿时把街道上涌塞得水泄不通。连菜市口两旁的店铺，也都闭门休业。这一干人在菜市口立定，专等监刑官到来，便可以动手。一众兵丁，手里都执着皮鞭，禁止闲人闯进刑场里去。那几个兵丁一面驱逐闲人，一面又搭讪着道：“看不出这年纪很轻、面白无须的汉子，今日里难免要受这凌迟之苦咧！”旁边又有一个兵冷笑道：“这也叫自作自受，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为什么他偏要造反！你说他年纪很轻，面白无须，我说他是生成的贼皮贼骨贼脾气咧！”这几句话吹进了洪大全的耳朵里，顿时气得洪大全咬牙切齿，当下便把已经

闭上的眼睛，重又睁了开来，只听得他高吟司空表圣的两句诗道："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大全临死一肚皮抑郁牢骚，发泄于此十四字中，真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那些兵丁不懂得他嚼念些甚么，只悄悄地拉了拉衣服道："这个犯人有些傻气咧！"（在愚民眼光中，视英雄不过傻子而已，呜呼！）话声未绝，只听见一棒锣声，原来是监刑官到场了，顿时刑场中便寂静起来。那监刑官见时辰已到，便吩咐开刀。刽子手噭然答应，动起手来，也不消三剐两割，这洪大全便死于非命。监刑官见大全已死，下座检验过了，便回朝复命去讫，表过不提。且说洪大全的死耗，传到了广西，天王便放声大哭道："曾玉珩兄弟因为体弱多病，不能和我们一同出来东征西讨，前几天他们来报说曾玉珩兄弟没了，朕已是如折了一支臂膀般，（曾玉珩病死只用暗写法，可省则省，文章何等经济。）那里知道如今洪大全兄弟又被满清狗官所害，这都是朕躬不德，所以上天降下这种酷罚来咧！"说罢痛哭不止，群臣听了，也都垂泪劝道："陛下不必悲伤，洪、曾两位，想已上升天国，我们一齐诚心替他祈福就是。"天王听这话也不错，便传旨教军中大开祈祷会，求上天降福于洪大全、曾玉珩，这也不在话下。却说桂林城在太平天国二年三月里，被太平军围困着，攻打了有一个月之久，急切里不能攻下，天王便和东王杨秀清商量，要解了围北走灵川，准备向湖南省进发。杨秀清也以为然，便传令拔营，一路势如破竹，连破兴安、全州两城。累得那些满清的文武，个个胆战心惊。第三十六回书中所说的武朝显，此时正在全州都司任上，也是抵当不住，被萧朝贵一刀斩于马下。（照应三十六回，了结武朝显。）太平军在全州城里驻扎了只有三天，天王便传旨手下，乘胜直取湖南。原来从广西到湖南，过了全州，便须走水路。这时刚值初夏的天气，又下了半个多

月的雨，所以河里的水，比往常就涨了有一二尺深浅。太平军在湖南边界，立下寨栅，天王便和群臣商议道：“此去长沙，陆路要比水路周折多了，况且现在又系水涨，若走水路，不出旬日，长沙可下。兵书上说，‘攻其不备’，时日一多，长沙有了防备，攻打起来，自然更不容易了。不如大队人马舍陆就舟，悄没声儿到了长沙，那时节飞将军从天而下，长沙唾手可得。但不知众卿意下如何？”冯云山第一个出班奏道：“从水道往长沙，中间须经过一处地方，名叫蓑衣渡，那里河道狭窄，而且水流湍急，两岸又多林木，若是清兵扼守在那里，以逸待劳，我军不习水战，纵有本领，也施展不出来，这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据臣弟看来，不如分我军为水陆两路，陆军从两岸掩护着，水军便用船只分载军中辎重，这时间昼夜兼行，水陆并进，万无一失。”天王道：“陆行究竟比水路慢，岂不闻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么？朕志已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朕愿意亲自领兵做先锋，要是蓑衣渡真有伏兵，朕可以杀他一个片甲不回，诸卿随后就来便了！”天王说罢，便欲传旨拔营，冯云山这时知道天王主意已定，谏也无益，便义形于色道：“陛下一国之主，万不宜身临险地！为今之计，当让臣弟自领水军为先锋，倘有不测，臣弟誓当以死报答陛下！”天王闻奏大悦，便传旨教兵士们下河去封民船来运兵。那些兵士领旨，便纷纷地拿了封皮去封雇河边停泊的民船，一刹那间封了就有一千多号，便先把辎重搬上了船，随后才来启奏请天王起驾。一时间一千多号船，便首尾相接，向长沙进发。那冯云山当先开路，幸喜一路并无阻挡，这天看看渐近蓑衣渡，果然两岸林木甚密，黑沉沉地，简直瞧不见天光。那河流里的水，也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十分湍急，冯云山便吩咐小心前进，不要太大意，中了清兵之计。众兵一声答应，便也小心翼翼地鼓棹前行，不一会便

到了蓑衣渡。岸上的树木越多，河流的水势也越急了，冯云山正凝神静气，打算平平安安过了蓑衣渡，便可以直抵长沙城下，谁知偏在此时却听见自己船上，一众兵士齐声呐喊起来，冯云山忙出舱来看时，船头上的兵士，便垂手禀道："前面两岸树林里面，隐隐约约都有清兵的旗帜，在那里招展，河面上又有许多大树，七横八竖的挤满了阻住去路，那河流被这许多树木一逼，流得却格外急了，若不是清兵在这里伏着，也不会有这种蹊跷的。"冯云山听了，便留神向前面观看，果然见隐隐约约的树林里面，招展的是江忠源旗号，冯云山见了，不免大吃一惊。他想这江妖智勇兼全，倒不可轻易中了他的诡计，不如退将回去，候派下细作前去打听明白了清兵的虚实，再定行止便了。主意想定，便传令退兵。（冯云山行军不可谓为不郑重，蓑衣渡一役亦几可以避免矣，乃卒至弹堕鹉首，以身殉国而后已，是岂所谓死生有命者乎！）谁知因为水急的缘故，所以易进难退，兵士们奉了命令，七手八脚地想把柁儿扭转，退出了这蓑衣渡，已嫌迟了。那几百条先锋队的船只，有的在水里团团乱转，有的船头搁住在岸上，不能行动。说时迟那时快，一声炮响，江忠源的军队，在两岸用炮用箭，向河里如雨点般的射来，顿时把冯云山的先锋队截断，和天王率领的后队首尾不能相顾。原来适才冯云山瞧见的清兵旗帜，是江忠源用的疑兵之计，其实那里并没有一兵一卒，河面上的树木，也是江忠源事先派了人来，砍倒了岸上的大树，把他推在水里的。这时冯云山手下，见前面有清兵的旗帜，进既不能，后面却有江忠源的兵队，退又不可，进退维谷，顿时便慌了手脚。有一小半，便想跳在水里逃生，无奈不习水性，一跳下去，早灌了一肚子的水，送了性命。冯云山见事机危急，便握了一柄短刀，指挥手下道："大家不要慌，用力杀回去。"一面说一面便从兵士手里

夺下一张弓来，搭上了箭，飕的一声，便把岸上一个清兵射向水里去了，这时手下见主将这样奋不顾身，便也齐声呐喊，在箭林弹雨之中，回兵掩杀过去。看看江忠源的军队，支持不住，要被太平军杀退了。那江忠源见自己手下阵脚有些摇动，便也着了慌。亲自拿了一尊小钢炮，觑准了一条船，船头上一个身穿黄袍，头戴风帽，手握短刀，往来指挥的那人身上打去。看官们，这人千不是万不是，偏就是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殿下！(所以书冯云山全衔者，以冯云山身殉兹役，必如是，文章乃愈益生动也。)也是冯云山命中注定，该死在这蓑衣渡，所以这炮弹便在冯云山船头上炸裂开来，可怜冯云山的身体，被这炮弹炸做几段，连那船也炸碎了，四分五裂，沉向水底里去了。常言道，蛇无头而不行，太平军见主将被清兵炸死，顿时又把适才那一股锐气化为乌有，那里再有心情恋战？各自抛了兵器，逃命要紧。等到天王大队船只前来救应时，已是尸浮蔽江，连水都变了红色，也不知那个肢体是冯云山的了。天王便望着河水大哭道："悔不听南王之言，以至断送了他的性命！可怜朕自起兵至今，已是折了第三个股肱之臣了！"当下杨秀清便道："那江妖既是亲自扼守了这蓑衣渡，眼见得长沙是打不成的了，为今之计，不如舍舟登陆，去攻打永州罢。"天王准了此奏，便依旧派萧朝贵做先锋，领兵开路，向永州进发。天王率领后队，缓缓在后面跟着。这一天，萧朝贵忽地派了一个人来奏天王道："永州还没走到，却被一道大江阻住去路，现当江水盛涨之际，没有船只，如何渡得？(又表明江水盛涨，蓑衣渡余波至此方已。)不如向东攻打道州去罢。"天王准了此奏，萧朝贵便带转马头，率领部下健儿，杀奔道州而来。却说这时道州的守将，便是湖北提督余万清。说起这提督，也是一品大员。如何不驻在湖北自己的辖境里，却偏偏越境替湖南来把守这道州

呢？原来太平军攻打象州的时候，声势浩大，不要说本省的官吏，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连那个隔省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寝食不安，生怕太平军闹到他的境界上来，害他一个巡抚的前程保全不了。所以早向满洲的皇帝奏上一本，说湖南的防兵，一古脑儿只有四千多人，若是有什么风吹草动，微臣万万担任不了。满洲皇帝看了这本章，便也拔了鸡毛当令箭，以为骆秉章既是说得这样凶险，若不派几个大员前去帮骆秉章的忙，那湖南定然要不住了。便发第一道上谕，派湖北提督余万清出境，驻在楚粤交界处防堵；第二道上谕，又派湖广总督程矞采，在两湖一带巡视。谁知余万清奉了上谕，虽然不敢不遵，可是兵凶战危，自己好容易才巴得顶子都红了，也犯不着和太平军拼老命去。所以到了湖南，缩在道州地方，便顿军不进。那程矞采也是这样，驻在衡州便不想离开一步。差喜两人在湖南地方驻扎了有一年光景，也不见太平军的一兵一卒，两人便乐得召几个土娼，喝几杯土酒，拉他们大员的臭架子，却累得当地府县，每天上行辕去伺候，忙得发昏章第十一，这也不在话下。这一天道州的知州，便上余万清的行辕来报信，在起坐的官厅里面落座，余万清当差的便上前请了个安道："大老爷是不是来会我们大人？可来得真不巧，我们大人适才由一位副将，献了一个雌儿来，据说是长沙来的流娼，一见面便被我们大人赏识了，此刻正搂在怀里，在上房里饮酒作乐呢！（太平军已压境矣，而清吏犹醉生梦死，该死，该死！）大老爷如若有公事，不如明天来会罢，也免得小人们上去碰钉子。"那知州听了，愕然半晌道："大人倒还是这般快活吗？我本待回避过了，明天再来，叵奈这件公事，非常紧急，非今天立刻会不可，就烦你去跑一次，说不得只得受一顿排揎了。"那当差的听了这话，才皱了皱眉道："既是这样，小人就替大老爷到上头去碰碰看。"说

着，便如飞的跑了进去，不多一会，却喜孜孜的向知州面前一站，道了一个“请”字，那知州便整一整衣冠，随了那当差的一路穿房越屋，到了上房，果然见那余万清膝盖上拥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面前桌子上，却又放了一桌子的肴馔，打横坐了一个副将，在那里陪着余万清喝酒。知州见了余万清，便请下安去，口称“大人”，那余万清忙哈哈笑道：“不要多礼，看坐看坐！”知州见副将在旁，欲待也向他行礼时，却被副将一把拖住，那知州方才罢了。（来报紧急公事也，而犹闹如是之虚文，清吏之颟顸可发一噱。）余万清便把膝盖上坐着的女子，推了一推道：“这个雌儿，你瞧脸子长得俊不俊？”知州尚未回答时，这女子便格勒笑了一声道：“也不曾见过你这种大人，当着人家‘雌儿，雌儿’怪难听的！”余万清道：“你不是雌的难道是雄的不成！”知州见余万清实在闹的太不成话了，可是当着面，却又不能不附和着笑了几声，（此所以小官难做也。写官场胁肩谄笑之态，入木三分。）直待大家止住了笑，才把屁股在椅子下浮了一浮，正言厉色的道：“禀大人，大事不好！”余万清听了这四个字，宛如晴天霹雳的一般，忙问是什么事？那知州便雷轰电掣的说道：“卑职适才得到探报，说太平天国的军队，杀奔道州而来，离城只有三十里了！那为头的说是什么西王萧朝贵，有万夫不当之勇，眼见得今天就要来攻打城池，可是我们城中，却毫无准备，卑职手无缚鸡之力，此刻简直方寸已乱，还求大人作主才是！”余万清不听犹可，一听时连脸色都变了，哎哟了一声，望后便倒。那副将在旁瞧了，忙上前搀扶。欲知余万清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中国古代，刑人于市曹，含有与众共弃之意。自近代欧化

东渐，治法学者始力戒残忍，以为执行死刑，当于狱中行之，俾血肉狼藉之状，不至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使民众之同情心日就澌灭，法至善也。而辛亥革命之后，军阀专权，动言斩首，甚有挖取心肝者，其残忍之状，不亚前清！近复有以此种酷刑加之共产党者，我侪为人道计，为文明计，时复期期以为未可！读本回写取决洪大全既竟，此种感想，不禁又涌上心头来，窃愿当轴者加之意也。

欲写萧朝贵殉难长沙，偏先写萧朝贵攻打道州，此欲擒故纵法也。不然写冯云山之死后，即接写萧朝贵之死，章法方面，变换较难。乃夹写余万清许多笑话，俾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用笔何等空灵！且描写满清官僚丑态，神妙欲到秋毫巅，使读者不厌其喧宾夺主，是诚神乎技矣。

第四十七回　守天条朝贵杀亲爷
主郑重秀清抑骁将

话说余万清听那知州来说，太平军业已兵临城下，吓得他直跳起来，不想竟自忘记了自己膝盖上，还坐着一个妓女。他也顾不得再调情作乐了，只是用手猛然间把那妓女一推，说是迟那时快，那妓女哎哟了一声，往旁边便倒，幸亏那一位副将，很是积伶，忙抢上把妓女扶住，才没有栽成功筋斗。（丑态丑极。）这时余万清只是嘴里嚷着“不得了，了不得”，搓手跌脚的一毫也没有主意。那妓女听说要打仗了，也早吓得软瘫在旁边椅子上，只把一双纤手，送过来给余万清握，道：“大人摸摸我的手，都冰冷了呢。”若在平时，余万清本是个好色之徒，这样的就口馒头，焉有不吃之理？叵奈这会子性命交关，那有心绪再来敷衍女人，所以凭你这妓女嘘寒送暖，他却只给你一个不理会。这妓女见余万清不理，他自觉没意思，便搀着椅子背立了起来，向在座的大人老爷们福了几福，告辞去了。（满清时代文恬武嬉，真有“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之概。）余万清挣了好半会，才挣出一句话来道：“老夫这里点起本部人马，预备厮杀，你是地方官，有守土之责，便也赶快回衙门去，想法守护城池要紧！”知州听说，便应了几声“喳”，一面又请了个安，才退了出去。回到衙门，吩咐家人们，赶快收拾箱笼，保护太太、小姐逃回省城去。又道：“这余提台万分靠不住，你们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人，到提台行辕左右打听去，休得被那个余提台悄没声儿溜跑了，把千斤重担放在我一个人

身上！”（此知州一方面预备自己逃走，一方面又防他人逃走，是诚不愧为巧宦。）那些家人领命，便果然收拾的收拾，打听的打听，顿时把一座知州衙门，闹得鸦飞雀乱。道州城里的百姓，见知州衙门里，不住的一抬一抬抬出许多箱笼来，又听说太平军离城只有二十里了，（又少了十里，足见太平军进兵火速。）眼见得道州城里，顿时要化做战场，老百姓们的身家性命，都在这城里，要搬也搬不动，要逃也逃不了，进退两难，便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声震天起来。夹忙里那个知州，偏偏派了差役传谕，教城内的居民，每家抽一丁，上城帮兵士们守护。那些老百姓，谁曾经过战事来？听了这话，那两条腿，便赛似钉着在地上的一般，再也不肯往前挪移半寸。禁不得那些差役，却还是如狼似虎，皮鞭铁链，打的打，锁的锁，也就由不得老百姓们不跟了他走。那些老百姓，没奈何去站在城头上，可是大家都偷眼望着城外，怕太平军杀到城脚边来，身子又不住筛糠般的抖着。家里的父母妻孥，又都抱定宗旨，说这一次上城去，是定然要送死的了，所以一会儿上城来送饭，一会儿上城来送衣服，都哭得泪人儿一般。慌得那些守城的老百姓，越发没了主意。（敌兵未来而百姓先已遭殃，写清吏之苛虐不法，即所以写太平军不能不革命。）隔不了一个时辰，果然见太平军的旗号渐行渐近，霎时间大队人马也就赶到。一面大纛旗儿就有二丈多高，上面颤巍巍地扯着一面大旗，上写着“太平天国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十三个大字，旗下一匹雪也似的白马，上面骑一个彪形大汉，那张脸皮，好似抹了一重黑漆，嘴上的胡子也一根根象刺猬般，又粗又硬，身穿一件黑袍，头戴一顶黑风帽，骑在那匹白马上宛如黑宝塔般一座，十分好看。手里执一柄大刀，正是说不尽的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萧朝贵面貌自十八回末一度描写之后，至此方详细点明。）原来这人便是萧朝贵。这

时萧朝贵一马当先，率领大队人马，风驰电掣般来到道州城下，勒住马头，用大刀指着城上的守兵和百姓们，呔了一声道：“你们快去报知城里头，有会武艺的人，便和我滚一个出来，如若把我打败了，我便偃旗息鼓，不再来和你们道州百姓为难，如若打不过我老子时，你们须让了城池，我便是太平天国西王千岁，我便是萧朝贵！”（一段夹七夹八的说话，活画萧朝贵是个莽人来。）那城上的兵丁百姓听了这话，早吓得魂不附体，忙派了个人来到知州衙门、提台行辕两处报信。余万清得信，知道自己是个武官，万万躲避不了，只得硬着头皮披挂上马，带领一千多名本部人马，开了城门，放下吊桥来到城外，排开阵势。萧朝贵留心看余万清时，见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头戴一顶红缨帽，上面颤巍巍地装着颗鲜红顶子，身穿黄马褂，手执一管长枪。萧朝贵见了这副情形，便哈哈大笑道：“老头儿，我劝你少出来献丑罢！你这身装束，宛如猴子般，况且年纪又是这样大了，这打仗的事情，刀枪是没有眼睛的，决不会因为你年纪大了，所以让你三分的。瞧你戴着红顶子，你大约也是清朝的大官儿，（妙在萧朝贵又似明白，又似糊涂，若完全明白，便不成其为萧朝贵矣。）我劝你还是见机些，把道州城池献给了我们罢。那时节你一条老命，也许可以保全。”余万清见萧朝贵并不前来动手，却只唠唠叨叨的向着自己说话，那说的话，有的懂得，有的懂不得。他从来没有和萧朝贵交过手，不知道萧朝贵的厉害，所以一心以为萧朝贵准是个不中用的东西，自己年纪虽老，身子虽被酒色淘虚了，可是年纪轻的时候，可也会过这们一手，何不施展出来，把这黑汉杀退了，也可以向朝廷请功。主意想定，便放马过来，喝了一声“黑贼看枪”，便挺着枪尖直向萧朝贵心窝里刺来。萧朝贵见说了半天，那老头儿竟自动起手来了，便也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

生，用刀把余万清的枪锋隔住，不等余万清把枪收回去，萧朝贵便舞动那大刀使一个五雷盖顶的架式，向余万清头上劈来。余万清也不及用枪架，只把头偏得一偏，脑袋总算没有被刀劈着，可是那一顶红缨大帽，早被萧朝贵的刀锋带着了飞向半空里，有一二丈高。余万清想不到萧朝贵的刀法这们厉害，知道若是招架下去，自己决不是萧朝贵的对手，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忙拍马退回城里。手下的兵丁，也争先恐后，向城中逃命。萧朝贵指挥手下掩杀了一阵，直抵城壕边下寨。那余万清退回城里，心中盘算太平军如此厉害，若是和他们相持下去，决计不能取胜，不如趁他们现在还未合围之时，逃回城去，再作区处罢。列位看官，余万清既是存了这条逃走的心，他还肯死守在这道州城里吗？老实不客气，回到行辕里面，便带了一名亲随，从后门里悄悄地溜将出去。说也凑巧，那知州派的家人在行辕前后门探听消息，一瞥眼就瞧见了余万清，估量他的情形，不是逃走是什么！便也不敢怠慢，忙如飞的去报与知州知道，知州听说提台已是溜走了，料想这城定然休想再守得住，倒不如和提台一齐逃走了干净。当下便悄悄地又来通知了两个首县，所以余万清还没逃出城门，后面的一州两县，都已赶到。口中只叫"大人慢走"，余万清回头见了三人，只得将身子站住，面上却红一块白一块的道："老夫想到省城去和抚台商量了派救兵来和太平军厮杀，这里的城池，只得偏劳你们三位好生把守了！"那一州两县却异口同声道："大人在这里，尚且把守不住，何况我们三个文官，只得伺候大人一同离了这州，往后再作恢复之计罢。"余万清点了点头道："也好。"于是四人同行，匆匆地逃出了城门，不知去向。这里余万清手下的兵丁，见主帅已走，便也脚底抹油，各自逃生。可是身上都没有钱钞，如何能走？便商量商量，发一声喊，就在城里面放火

抢劫起来。那萧朝贵在城外瞧那城中半日没有动静，正欲传令攻城时，忽地见城中火光烛影，喊杀之声，惊天动地，便知道城中的兵丁在那里抢劫了。料想必是主将已走，此时若不攻城，更待何时！便亲自上马，带领手下，并力打开城门，冲杀进去。这时守兵抢劫要紧，那个再敢来拦阻？一时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萧朝贵见四面火起，便吩咐先把火救熄了，那些抢劫的清兵，便见一个，杀一个。百姓们见太平军并不抢劫，抢劫的倒是清兵，自然人心都归向了太平军，箪食壶浆，来迎接萧朝贵进了州衙。萧朝贵也照例出示安民，禁止部下奸淫掳掠，违令者斩。（清兵劫掠之后，继之以太平军纪律之师，是诚收拾人心之好机会。）萧朝贵正在发放各事，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忽地有个卒长上前跪着禀道："王爷在上，小人有事奉禀。"萧朝贵道："你说你说！"那卒长欲言又止道："小人不敢说。"萧朝贵大怒道："教你说，你偏不说！吞吞吐吐做出那种鸟样来给谁看？你再不说，我便杀了你！"那卒长才惶恐万分说道："老王爷违犯天条，小人不敢隐匿，请王爷的示定夺。"原来萧朝贵本来是父母双全的，后来因为卢陆峒地方旱荒，荒得颗粒无收，那些乡下人，便成群结队的往别处逃荒去，萧朝贵的父母，因为在卢陆峒委实支持不住了，便也打算跟着大队到别处地方去谋生。只有萧朝贵却不肯走，他父母便把田地一齐交给他耕种了，老夫妻俩，便掳掇掳掇，离了卢陆峒。一去了十几年，毫无消息。直到萧朝贵在金田村随着天王起义，破了永安，他的父母，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烈烈轰轰干了这样一番事业，忙不迭的便来投奔到了永安。萧朝贵见到自己亲生的父母，不得不安置在营中。可是太平天国定下的天条，大凡是男女，不论夫妻与否，平日绝对不许在一起的。男人随营效力，女人便设有女馆，每一个月中，只有两天，才许夫妻相会，睡

在一起。要是有人不遵这个约束，于这两天之外，偷偷摸摸地想多睡一夜时，不发觉犹可，要是发觉了，依照太平天国的法律，便须斩首。所以太平天国上至天王，下至军士，都兢兢业业遵守这个天条，不敢违犯。直到后来定都在金陵了，才宽了一些儿，可是也不过王侯们大都阳奉阴违，至于军士们却还是稽查得很严。也是合当有事，这萧朝贵的父亲在萧朝贵的营里，一向便遵照天条，和他的妻子分住在两起。这一次因为破了道州，萧朝贵处理军民各事，十分忙碌，谁想他的父亲，偏会趁着这忙乱之际，来约他的老妻，拣了一间空着的民房，同睡了一夜。（老子婆婆，兴复不浅，令人忍俊不禁。）自以为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道那个卒长在一旁，却给他冷眼瞧破了。本来天条上还规定着扶同隐匿者同罪，这个卒长以为自己知道了，若不举发，须防连累。横竖这人便是西王的亲爷，不如去禀明了西王，由他杀也罢不杀也罢，自己这个扶同隐匿的罪名，总可以把干系脱卸干净的了。因此便冒冒失失来禀西王，经不得萧朝贵三推六问，便问出了这样一段情节来。好一个萧朝贵，他想要是自己的亲爷犯了罪便置之不问，那么往后军士们如若违犯了天条，自己自然也不能认真办理了。想到这里，便咬牙切齿，痛恨父亲丢了自己的脸，当下暴跳如雷，吩咐手下快去把他们老夫妻抓来！手下的人领命，真个鹰拿燕雀般，把萧朝贵的父母拿来，押解到了萧朝贵跟前。萧朝贵见了他的父母，便跌足大骂道："你们在我营中，便须遵守约束，谁教你们猪油蒙了心，竟是违犯起天条来！我西王的父母，决不会违犯天条的，违犯天条的决不是我父母！左右，与我推将出去斩讫报来！"左右听了这话，吓得面面相觑，只是不敢动手。萧朝贵一发把气涌了上来，便去腰间掣出一口宝剑来，叱那左右道："你们要是不肯动手时，我便先把你们杀了！"左右不得已，

才勉强拖了萧朝贵的父母向刑场上走去，一刹那间，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便提来献给萧朝贵过目。萧朝贵这才把气平了，吩咐把老夫妻俩的尸身设法掩埋。列位看官，这萧朝贵把自己生身父母杀了，手下的一般军士，便都纷纷扰扰地议论着，有的说："西王大义灭亲，他只知道遵守天条，连自己的父母都杀了，旁人自然不敢效尤，治军治法，应当这样办理的！"有的说："不然，无论怎样，总是自己的父母，那有儿子可以杀亲生父母的道理！常言道，求忠臣当于孝子之门，天下断没有不孝的忠臣，萧朝贵这番举动，无论如何，终逃不了'不孝'两字。"这两种议论，究竟谁是谁非，做书的却不敢下断言语，只得存而不论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说萧朝贵在道州城里休息了三天，那天王率领的大队人马，随后也就到了道州。萧朝贵见了天王，便奏道："兵贵神速，臣弟愿意带领本部人马前去攻打江华、永明一带。"天王微微颔首道："这话不错。不过卿这一次攻打道州已很辛苦，那些小地方便派别人去了罢。"说罢便传旨派罗大纲、罗琼树俩去攻江华，石镇嵛、石祥贞俩去攻永明，林凤祥去攻嘉禾，赖汉英、曾天养俩去攻蓝山，秦日纲居中策应，乘胜便可以直捣桂阳。诸将领旨，分头去讫。天王和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一干人，便依旧驻扎在道州，等候各路兵马的消息。隔不了几天，果然报捷的文书不绝地申详上来，江华、永明、嘉禾、蓝山四处，都已攻下了。秦日纲也催动大军向桂阳进发。天王闻报大喜，便传旨起驾，随在秦日纲大军之后。正走至半路间，前面探马来报，说秦日纲已是攻下了桂阳，专等圣驾前去安民。（攻道州用明写，攻桂阳用暗写，所以避免重复也。）天王在路更不怠慢。这一天来到桂阳，秦日纲出城迎接，天王慰劳了几句，进了城关，在秦日纲预备的行宫里面休息。这天晚上，萧朝贵因为好几天不打仗

了，所以筋骨里面有些懒洋洋地，便想向天王跟前讨一个差使，去打长沙。当下便吩咐小校点了一盏纱灯，照着他往天王行宫而来。路上巡街的兵士，认得是西王，便纷纷地跪在一旁迎接，萧朝贵也只颔了颔首，便走过去了。不到几百步路，便到了行宫的门首，看守宫门的兵士，见是西王，也不敢拦阻，便一面派人飞也似去启奏天王说："西王有要事面奏。"一面又把萧朝贵引到兵士们休息的地方去暂坐。萧朝贵一问，便知道杨秀清也在行宫中，和天王商议军国大事。不一会便有一名兵士，如飞地跑了出来道："天王有旨，宣西王进见！"那时节太平天国尚在草创的时代，所以一切仪节，还不十分隆重。萧朝贵到了里面，只见天王坐在中间，旁边坐着的正是东王杨秀清，萧朝贵上前见了礼，便奏道："臣弟适才得到探报，说湖南省城长沙，正在拆治城垣，一点儿也没有防备。我们何不从小路里抄将上去，把长沙攻下了，也可以替南王报蓑衣渡之仇！臣弟因为几天不打仗了，通身骨节里都有些痒痒地，（奇谈。）请陛下依旧派臣弟做先锋，前去攻打长沙罢！"萧朝贵奏罢，天王还没说话，杨秀清却先哦了一声道："不妥，不妥，兵家忌深入，我们从金田起兵至今，一挫于永安，再挫于蓑衣渡，好容易才得转败为胜，凡事欲速则不达，还是以郑重为是。"萧朝贵听了，气愤愤地欲待用言语去驳回杨秀清，只是一时却又没话可说。欲知天王怎样发放，且阅下文。

评曰

中国之历史，盖完全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之观念所支配，故清代官书，关于太平天国之记载，必极言其劫掠，谥之曰贼，曰逆，致江浙民间，相惊伯有，畏太平军有同蛇蝎。殊不知清军之横行不法，胜于太平军万万也。故当时已有"太

平军如梳，清军如篦”之谣。本回写清兵在道州劫掠，即所以陪衬太平军之秋毫无犯，翻千古之案，为之拍案称快不置！

本书写杨秀清之阴险，完全弦外之音，与《水浒》写宋江同一格局。本回萧朝贵请缨攻长沙自任，而秀清抑之不令往，其后萧朝贵进抵长沙，天王恐其兵单，欲往援之，而秀清持不可，谓兵败必自归，萧朝贵遂死于是役。然则萧朝贵之死，虽谓之杨秀清杀之可也，呜呼！太平天国席卷长江流域，秀清固不为无功，然而卒至覆亡者，秀清又阶之厉也。为功为罪，殊未易定评耳。

第四十八回　真凶莽将军决战死
尽风流总督赋闲情

话说天王听了萧朝贵自告奋勇，愿意领兵从小路攻打长沙的话，也摇头道："行军作战，切忌冒险轻进，那一次蓑衣渡，朕若听了南王的话，水陆前进，也不致再吃江忠源伏兵的亏了。你是朕驾前一员大将，更不可不顾前后，一味价往前蛮干。"萧朝贵见天王也不肯答应，只得垂头丧气，出了行宫。可是他还不肯死心，回去便齐了自己部下问道："你们跟我转战千里，为的是要撵掉清朝皇帝，共同扶助天王，统一中国，可是眼前虽已攻下了道州、桂阳等处，至于那长沙省城，依旧在清兵之手，湖南全省的妖氛，还没有肃清。我适才听见探报说，长沙省城里，不知道我们已是攻下了桂阳，所以毫无准备。又因为长沙的城垣，年久失修，塌毁了许多地方，湖南巡抚骆秉章，眼前正自督率民夫，把旧时的城垣拆卸下来，在那里修筑新的。我们若是趁他们城垣没有修整的机会，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长沙城便容容易易可以入我们的掌握。叵奈我适才奏明了天王，天王说行军须要郑重，不肯放我立刻就去，便东王也叽哩咕噜连说了十几个不妥。我气上心来，意欲瞒了天王，从小路抄向长沙去，等待攻下了城池，一则可以教天王和东王都没得话说，二则我西王部下的军马，是个常胜军，也好教清兵不至小觑了我们。不过这一次去，是非常冒险的，你们愿意去固好，若是不愿意去时，便留在这桂阳，听候天王的差遣也好。"萧朝贵说完了这一番话，便翻起了两个眼珠，听他部下的回答。说也

奇怪，萧朝贵部下的兵士，也和萧朝贵一般，三天不打仗，周身便要觉得难过的，（强将手下无弱兵，信然。）所以听了这话都异口同声说道："王爷到那里，我们便到那里！要活一处活，要死也死在一处！"萧朝贵听了大乐，拍着大腿道："照呀！这才是我老萧的孩子们咧。孩子们！你们既是不怕死的，便赶快各自准备起来，限今夜三更，齐集校场，马摘铃人衔枚，悄悄地开了城门赶路要紧！"众兵士一声得令，便真个纷纷地前去收拾了。这夜三更时分，便由萧朝贵率领出了桂阳，专拣那山上僻静的小路，向东北方走去。及至天明，桂阳城里不见了西王，才有人来报知了天王，天王忙派人去追赶时，那里追得回来，只说："烦你上复天王，这一次若是不把长沙攻破，宁死也不回来的了！"天王听了这话，放心不下，正待派兵去接应时，却被杨秀清摇手止住道："西王这人刚愎自用，此去长沙，定然不能得利，且让他知难而退，自己退将回来时，往后我们便可以容易把他约束了。"（杨秀清视萧朝贵之胜负有类于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何也？）天王一想这话不差，便按兵不动。那知一连半个月，依旧不见萧朝贵退回来，天王不禁心里有些慌了，正欲派兵前去救援时，不想夹忙里偏有两路兵马杀奔桂阳而来，你道是那两路兵马呢？原来第一路是清朝皇帝先前派往广西，专剿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赛尚阿，这时从桂林带了广西的军队，到了湖南地界的永州地方，预备来收复道州、桂阳两处。第二路便是驻扎在衡州地方的湖广总督程矞采，也调兵遣将，要来攻打太平军。因为这两路兵马没有杀退，所以牵制住了天王，不能发兵前去救应萧朝贵，以致后来萧朝贵在长沙南门外，被清兵的开花炮弹，送了性命，这是后话。且说赛尚阿的兵队，在周困永安的时候，我这书中早已交代过明白了。至于程矞采怎么也夹在里面凑起热闹来呢，说来话长。原来镇守道州的湖

北提督余万清，自从和一个知州两个知县逃出了道州城，便到衡州来投奔湖广总督程矞采。这湖广总督，本来该驻扎在湖北武昌府的，只因清朝皇帝怕湖南兵微将寡，抵敌不住太平军，所以特地派了程矞采巡视湖广边界。可怜那程矞采也是一个文官，如何懂得军旅之事？所以到了湖南衡州地方，便不敢再向前进了，乐得在衡州且躲避几时再说。那衡州的地方官儿，因为程矞采是个总督，如何敢怠慢？便拼命价上行辕去拍马屁，拍得程矞采不亦乐乎，越发不肯离开衡州一步了。他以为，对上，自己驻在衡州，总算是遵旨巡视湖广边界；对下，这衡州地方，水道交通很是便利，如若有些风吹草动，逃走起来也分外容易些。他因为抱定了这个宗旨，所以一任你太平军闹得天翻地覆，只要不闹到他这衡州地面上来，他便装聋作哑，付之不闻不见也就是了。这程矞采原是科甲出身，幕府里边，也都是些翰林举子，在衡州闲着没事，便起了一个诗社，（鼓鼙动地，而云闲着没事；身负督师之命，而以做诗为消遣，是诚千古奇闻！）专一拈题分咏，程矞采还备了些奖品，替他们评定甲乙，好不兴头！这天正是五月初二，眼见得离端阳近了，（上文萧朝贵破道州，不书月日，而此处余万清见程矞采，偏大书月日，若有意若无意，乃见其妙。）这程矞采的行辕里面，节边也该用些雄黄酒、角黍之类，凑巧那位知府，倒也是个拍马的惯家，知情识趣得很，所以早就预备了，亲自送到程矞采行辕里来。刚值程矞采一个人闷坐在签押房里，因为身上觉得燥热，所以把一件品蓝实地纱的袍子，脱了下来，随手放在旁边一把栲栳椅背上。可是胸前还有些微汗，便在桌子上拿起一柄团扇来，慢慢地扇着，这时忽地门帘揭处，一个十六七岁的伶俐丫环挨身而入，程矞采留心打量这丫环时，只见他身穿一件月白纺绸衫，上加一件黑铁线纱的马夹，腰里系着一条湖色汗巾儿，

下身穿一条月白纺绸裤，洒开了大脚裤管，露出一双玫瑰紫缎子绣着黑花的弓鞋来。手里托着一个茶盘，盘里一只雨过天青色的碟子，里面端端正正放着四个角黍。碟子边又是一只小碟子，内放上好白糖，一双象牙筯，把银子镶了两头，又放在这小碟子旁边。这丫环捧了茶盘，轻盈袅娜，走近程矞采身边，娇滴滴地说道："姨太太怕大人肚子饿，所以特地亲手剥了这几只角黍，教丫环送来，请大人点饥。"程矞采见了这角黍，才瞿然道："不是这角黍，我倒忘了今天是五月初二了。难为姨太太在客中还有这般心思弄这角黍吃咧！"那丫环掩着樱唇一笑道："这不是姨太太弄的，是衡州府知府孝敬的。"程矞采点头道："那知府倒也可人意儿，将来等太平军平定了，(梦话。)保案里面，自然要带上他一笔，也不枉他伺候了我一场。"这时程矞采边说边抬起头来，猛然间却又见那丫环的鬓边插着一朵石榴花，火也似的映着一头漆黑的乌云，便分外觉得好看，程矞采便想起自己和幕友们起的那个诗社，久不举行了，便一面吃角黍，一面传出话去，教预备一席丰盛些的菜，请幕友们来饮酒赋诗。当差的答应着自去。须臾那些幕友们，便纷纷扰扰，都趋向这签押房里而来，无非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揭起门帘，见程矞采正在吃那角黍，便嚷道："大人好乐呀！一个人悄没声儿的在签押房里吃角黍，此刻来传我们，大概又要以角黍为题，教我们大家各做绝句一首了。可是我们须先罚大人，把姨太太裹的角黍拿将出来，请每人吃了四个，然后再行动笔，聊示薄罚。"张三说完话，便哈哈大笑了一阵，那李四却又抢着说道："错了，错了，以角黍为题，意义太狭，未免浅之乎测大人了，我猜想起来，定然是大人吃了角黍，所以想着了屈原，教我们大家趁这端阳佳节，各赋古风一首，吊那自沉汨罗江的屈大夫咧！大人这个诗题，正是妙极！一来这湖

南便是屈大夫的故乡，湘兰沅芷，《离骚》里面够多们一唱三叹，这是就地利上讲；二来屈大夫以五月五日自沉汨罗，这角黍也是始于那时，这是就时令上讲；若不是大人，谁也想不出这种天造地设的诗题来！”李四这一番说话，自以为千对万对，所以说完了便仰着脖子，专看程畜采的眼色行事。谁知程畜采却又把一颗脑袋，大摇而特摇道：“不然不然，吊屈原这个题目，看似新颖，其实是老生常谈。我今天的诗题，你们万万猜想不到的。喏喏喏，这个丫环鬓边插着一枝山石榴花，红得何等可爱！我今天便以鬓边石榴为题，请你们诸公各赋新诗一首，不拘古近体，务以轻清流丽为上。”（于兵荒马乱之中吟诗结社，已属荒谬矣，而诗题又如是诞妄，陈叔宝全无心肝，无怪金田村攘臂一呼，响应者半天下也。）程畜采话还没说完，王五早跳将起来道：“大人这个诗题，真是匪夷所思！晚生准定做十首七绝，学那王回的《疑雨集》，真是再配称也没有了！”王五正在摇头摆尾，滔滔不绝的说时，却被赵六截住话头道：“《疑雨集》在香奁体中，格调最卑，我的意思，与其做王次回体，不如做韩冬郎体，格调再高些，最好便是温飞卿、李玉溪。”王五被赵六把他的说话驳回了，心里不禁十分不快，便冷笑道：“做诗一道叫做卑之，无甚高论，若要格调高的，除非是把三百篇诗祖宗请来了！”赵六听了这话也不服道：“做诗当然要讲格调，常言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你学王次回，学得不象，那岂不是更要不堪承教了吗？”程畜采见他们两人论诗不合，竟是声势汹汹起来，生怕彼此动武，伤了和气，（论诗不合而至于动武，则诚斯文扫地矣。）忙摇手劝道：“两位不必争执了，王兄的香奁体，久负盛名，但不知此刻腹稿已否草就？兄弟斗胆，倒先要请教请教咧！”王五见程畜采都帮着自己说话起来，便越发似狗头上插了金花般得意到了极点，只把脑袋在

空中打着圈儿道："论敏捷，晚生虽不是曹子建的七步，温飞卿的八叉，可是摇笔即来，文思倒还不至十分艰涩。大人这鬓边石榴的诗题，晚生早有了一句，是押的七阳咏，叫做'榴红蒲绿近端阳'。你们瞧，又典雅，又堂皇，又贴切，这七个字，掷地当作金石声咧！"（如此恶诗而犹大言不惭，令读者肌肤起栗，是诚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老面皮"矣。）那张三、李四见程矞采在那里称赞王五的香奁体，便一发夹在里面凑趣，用手指在空中打着圈儿道："王兄此诗，真是次回复生，冬郎再世！"赵六在旁却气鼓鼓的一言不发，程矞采便又催王五念第二句，王五果然高吟道："第二句是'俏丫环移步出兰房'"，又道："这'房'字的确也在七阳咏里，须不曾出咏。"（写酸丁怪态，深刻之至。）张三、李四便轰然喝采，那赵六却张着两手道："慢来慢来，你们且算一算，'俏丫环移步出兰房'，一共是八个字，七言的绝句里，怎么会弄出八个字来？岂非笑话！"（不论诗之工否，而但斤斤于字数，可发一笑。）王五便真个自己也轮起指头，一二三四的数将起来，果然一共是八个字，算来算去只多了一个，王五脸上，便有些讪讪，勉强笑道："那么就把第一个'俏'字割去了罢。"张三、李四便又把这句诗在嘴里嚼念了一会道："少了一个字，比多了一个字，更妥贴了呢！"这王五正欲再念第三句时，不想门帘一揭，进来了一名当差的，垂手禀道："余万清提台禀见。"程矞采听了，怔了一怔道："奇呀，他好好地在道州，怎么又突然间到这里来了呢？"边说边立起身来，把那件纱袍子穿上了，向几位幕友打了一个招呼，便缓步走到了客厅上。当差的刚打起帘子时，程矞采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余万清满面风尘之色，衣冠不整，见了程矞采便请下安去道："大人，大事不好！此刻道州已是失守了，那萧朝贵是十分骁勇，眼见得就要杀奔衡州而来，大

人须要早作准备才好！”程畬采听了这话，顿时把适才的一团诗兴，抛向爪哇国里，战战兢兢地问道：“真的么？”余万清道：“怎么不真？此刻连道州的一州两县都溜了呢！”程畬采便拱了拱手道：“那么老兄便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还须筹划一个万全之计咧。”说罢，三脚跨作两步，跑回上房里面，只一叠连声的找姨太太。恰值他的姨太太在那里洗脚，听了程畬采的声音，却故意躲着不说话，因为他知道程畬采平日是个爱莲的周敦颐，自己这一双三寸金莲，一天到晚，程畬采也不知要抚摸多少遍，不如趁这机会，把羊脂白玉般的肌肤，有心教程畬采赏鉴了一个畅快罢。所以只躲在房里一声儿不言语，故意引逗那程畬采前来观看。程畬采见找姨太太不着，越发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旁边便闪出一个适才送角黍的丫环来道：“大人不要忙，姨太太在房里洗脚呢。”程畬采听了，更不怠慢，一脚跨进房门，气喘吁吁的道：“不好，不好！”那姨太太见畬程采气色不好，知道其中必有缘故，适才一片争妍卖俏的心思，顿时也化为乌有。程畬采喘息略定，便跌足道：“你知道么？太平天国的军队，已是攻破了道州！我们衡州在这两三天之内，怕也保守不住咧！”程畬采这一番说话不打紧，只听得扑通一声，原来姨太太被程畬采吓昏了，来不及穿鞋袜，光着一双脚，便想立将起来，那里知道缠足的女子，不裹上裹脚带，再休想走路。所以这会子站立不稳，便一个斤头栽了下去。程畬采忙上前搀扶，无巧不巧，姨太太一只白生生瘦怯怯的莲钩，便在程畬采鼻尖上擦了一擦。（如是乃始足遂程畬采采玩莲钩之愿也，可发大噱。）亏得那丫环来帮忙着程畬采，才算把姨太太搀了起来，那姨太太不由得娇啼宛转道：“大人，你赶紧要想法逃命才是！奴家好似鲜花般一朵，连开都还没开足咧！”（宛然姨太太声口。）程少采便道：“不要哭，你一哭，

我越发心里慌了，你赶快收拾收拾，我们逃命要紧！”姨太太听了，才收了眼泪，拿过裹脚带来，慢条斯理，把一双三寸金莲，裹得严严密密。程矞采一面连声催促姨太太快些裹脚，一面又命当差的去雇了一号大船，停泊在附近的河面上。好容易把东西收拾完毕，程矞采也不知照那几位师爷，只带了姨太太并一名丫环，一名当差的，悄悄下了那船，吩咐舟子赶快摇出了水城门，只拣偏僻小港里走去。那知这船才走了有两三里路，岸上鸾铃响处，便见有三四匹马，飞也似的来追赶程矞采的坐船，嘴里又嚷道："大人慢走！”程矞采只疑惑是太平军派了人来捉拿他咧，吓得躲在舱里，死也不肯出来，只搂着姨太太，念那观音大士的大悲咒道："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毕竟是那个当差的胆大，蹑手蹑脚的走向船头上，轻轻地揭开了一些舱板，露出指头般的一条缝来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众位师爷咧。”说着便走进中舱来，向着程矞采请了一声安道："大人不必惊慌，岸上骑着马来追赶的并不是敌兵，却是行辕里面张、王、李、赵四位师爷咧！”程矞采听说不是太平军，才把胸前一块石头落了地，便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是诚所谓急来抱佛脚矣。)吩咐舟子把船拢了岸，舟子们打着扶手，那张、王、李、赵四位师爷，便下了马，把马拴在岸旁树上，才一个个挨着次序，踏上船，揭开舱板，到中舱里来见程矞采。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萧朝贵但胸中缺少学问耳，至其冲锋陷阵，则固一往直前。太平天国初起义时，将才无出其右者，观其向部下所说一番言语，知其平日与士卒同甘苦，深得兵心，故人人乐为效死也。其后攻长沙而援兵不至，萧朝贵以孤军与满清数省之兵相抗，

誓死不退，其忠烈之气，可以泣天地鬼神。杨秀清掣天王之肘，使萧朝贵力竭战死，可谓长城自坏焉矣！

写程喬采之逸乐，又与余万清不同，盖一文一武，个性固不容混淆耳。至于程喬采与幕友吟诗，酸腐气，不可向迩，堪抵一部《儒林外史》读，虽形容不免过分，当时不必有兹事，然写清吏文恬武嬉之状，窥此一斑，而全豹已在想象中矣。

第四十九回　图恢复双打桂阳城　用机谋火攻石马铺

话说张、王、李、赵四位师爷进了中舱，见过程矞采，便开言道："大人是不是听了余提台的话，以为太平天国的兵马就要来攻打衡州，所以想往省城里避一避风头么？"程矞采见自己的心事被师爷们说破了，不禁羞惭满面，可是当场又不能不回答，只得硬着头皮道："俗话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衡州城里的兵马，统共计算起来不到一千，那萧朝贵是个有名的天杀星，他要是杀到了跟前，我们这一些人马，那里是他的对手？所以我想到长沙去和湖南抚台商量了，再作区处。众位若是有较好的计划，能够挡住萧朝贵，不放他杀到衡州来，那时节，我便不走也使得。"这时赵六便摇头道："大人错了，大人是封疆大吏，这一次驻扎在衡州，又是奉的朝廷特旨，若是容容易易便把衡州失陷了，那湖南的抚台，因为有大人在着，所以他出奏起来，尽可以把罪名一齐都推在大人身上。这封疆大吏，失陷城池，轻则遣戍，重则……"赵六本想是说"重则斩首"那四个字的，可是究竟觉得"斩首"两字太觉碍口了，所以期期艾艾，有些说不上来。程矞采经他一说，不由猛然醒悟道："不错呀，自己若是轻易跑了，这失机的罪名，无论如何总逃不了的，要是不走，怕萧朝贵的兵马不久又要杀到跟前来，走又怕朝廷不答应，这样不好，那样又不行，教我程矞采如何对付呢？"想到这里，不停搔耳抓腮，坐立不安起来。那赵六便进了一步道："好教大人得知，朝廷先前原派了一位钦

差大臣赛尚阿，到广西去剿灭洪秀全的，不想他在广西，只保全了桂林一座城池，太平军却由广西窜到湖南境界来了，赛尚阿却只是屯兵不进，冷眼看我们如何对付。（其时清兵望风丧胆，故咸以屯兵不战为保全禄位之计，一经说破，可笑可怜。）不过他手下兵马还不少，为今之计，我们不如备一封告急文书，去催他前来救应，他本来就负着专剿太平军的使命，又是钦差大臣，位分在大人之上，总不能推托着置之不理。那时节他领兵来了，我们合兵一处，势力方面就觉雄厚不少。他要是不和我们合兵一处时，太平军的眼光，也自然而然地会移转到他身上去的，我们借他牵制住了太平军，那衡州一座城池，岂非可以苟全残喘了吗？”程矞采点头赞叹道：“此计大妙！不过赛尚阿要是接了我们告急文书，却置之不理，依旧按兵不动，那便如何是好？”赵六摇头道：“赛尚阿要不是和自己的纱帽作对，接了我们的告急文书，没有不动之理。他要真不动时，大人便老实不客气，参上一本，把罪名都推在他身上，说失守城池，全是赛尚阿见死不救的缘故。那时节朝廷自然赫然震怒，我们这一方面，反而可以躲在一旁，大人得的处分，也就有限了。”程矞采听了这话，跳起身来道：“高见极是，佩服佩服！（幕友之计划果然圆滑，此所以刀笔吏可畏也。）既是这样，我便不走了，赶快教舟子把船摇回衡州去罢！”话犹未了，却被那姨太太拖住了衣袖哭道：“大人你还要回衡州去送死吗？你要去就一个人回去罢，奴家是不回去的了！”程矞采没法，便道：“也好，教当差的送你到了武昌，让我一个人回衡州去罢。我也是没法，如若不回去，怕朝廷和我认真，那时我还有命吗？”那姨太太见程矞采这般说着，只得罢了。（其实姨太太固深喜老厌物之离去也，一笑。）当下程矞采便吩咐当差的依旧伺候姨太太乘坐原船，回湖北去讫。自己便和四位师爷一齐上了岸，那四

位师爷，便商量着让出一匹马来，给程矞采骑了，另外又到乡下人家去借了一匹骡子来，五个人便坐了四匹马一匹骡，二十个蹄子，泼剌剌地跑回衡州而来。幸喜没有被地方上的百姓觉察。程矞采回到行辕里面，便逼着师爷们连夜备就了一封告急文书，到赛尚阿那里来求援，赛尚阿和太平军也交过几阵仗，知道太平军的厉害，要是没人来告急，他如何敢来尖刀头上舔血吃？此刻偏偏有个不做美的程矞采，会夹忙里来告急起来，他自问是个钦差大臣，如何推诿得？（以此种无用之人与太平军周旋，宜乎屡战屡北也。）只得准备起兵。可是通盘一算，那广西提督向荣，能征惯战，此去湖南，须少不了他，便用令箭，想把他调来，随营效力。那里知道向荣推说生病，不能临阵，凭你钦差大臣的令箭，又是调他不动。原来向荣也惧怕太平军厉害，所以只是在桂林城里，多挨一天好一天。凑巧那个广西巡抚邹鸣鹤，又倚仗着向荣如长城一般，以为有向荣在着，太平军要是再来觊觎桂林，还可以抵挡一阵，要是向荣给调走了，那时节有什么风吹草动，还有谁可以做泰山之靠呢？因此也早就和向荣说明了，如若赛尚阿调用他时，只教他装病就是。那向荣有巡抚在背后替他仗了腰，自然越发胆大起来，所以纵有赛尚阿的公事，也视若无睹。只向着来人说道："你回去好生上复大人，说向某病了许多时候，委实骑不得马，打不得仗，只得请大人另外向别处去调用将校罢。等待向某这病医好了，便立刻奔赴行营来听候差遣。"这人回去把这话向赛尚阿一说，赛尚阿也有些将信将疑，知道向荣这人脾气不好，即如上一次围困永安，他要是听了乌兰泰的话，把太平军一鼓歼灭，也不至今日猖獗到这步田地咧。（就清廷一方面言，向荣固有纵敌之嫌也。）后来乌兰泰中炮而死，也未尝不间接害在向荣手里。因此听向荣报了病，委实有些不敢相信，便亲自借着问病为名，

来拜向荣。谁想那向荣却一毫也没有患病的样子，依旧在院子里面督率一班亲兵，在那里舞枪弄棍，那一种吆吆喝喝的声息，早就被赛尚阿听得一明二白。可笑向荣听说赛尚阿来了，才慌了手脚，无奈时间又很偪促，来不及装病，只得哭丧着脸，便算是装的病容，出来迎接。（可笑。）赛尚阿进了花厅坐下，左右献过了茶，赛尚阿便开言道："听说向提督有病，所以特地来访问，可是瞧向提督今天却一毫也没有病容，想是已经大好了？"向荣听说，一时无从回答，只吃吃地连连说了十几句这个那个，正在窘极的时候，也亏他忽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陪笑道："大人有所不知，标下这个病，正是奇怪得很，饭也吃得下，屎也屙得出，况且脸上又一毫没有病容，在旁人不知底细的，一定要说标下是并没有什么病痛，谁知实际上的情形，却又不然。原来标下只是没有气力，拉不得弓箭，舞不得刀枪，骑不得马，临不得阵。（一连四个"不得"，爽脆之至。）只得请大人先行出兵，容标下把病体调养好了，再行驰赴军前，听候驱策。"赛尚阿见向荣明系装病，可是也勉强不得他，只得罢了，回去便忙着出兵，一路上浩浩荡荡，也就进了湖南境界。打听得太平军已连陷道州、桂阳两处地方，赛尚阿便催动兵马，到了永州，派人知会了程矞采。程矞采听说赛尚阿来了，不胜之喜，也就收拾收拾老弱残兵，两下里约期一同来攻桂阳，离桂阳三十里地，便下了寨栅。第二天，赛尚阿、程矞采两人，并马出营，排开兵马，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见对面一棒锣声，两员大将，出至阵前，正是石镇崙、石祥贞，见了清兵，便破口大骂。赛尚阿阵中，闪过两员参将，拍马而前。不料石镇崙、石祥贞二人，战不到二十个回合，虚晃一刀，回马便走。两员参将，那里肯舍，在后面紧紧追赶。刚追过了一座山坡，便不见了二石的踪影。一声号炮，左右杀出两员大将来，却是

赖汉英、曾天养，接住参将便厮杀起来，说也奇怪，不到二十回合，又诈败而去。两位参将，不知是计，只是紧追不舍，太平军阵里，又转过罗大纲、林凤祥两人来接住厮杀。看看引得两名参将离本阵远了，太平军的战鼓，便雨点般敲将起来，响做一片，适才诈败的诸将，一齐回转身躯。左有石镇崙、赖汉英、罗大纲，右有石祥贞、曾天养、林凤祥，便把两名参将，困在垓心。常言道，双拳不敌四手，况且这六员大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两名参将，如何招架得住？早被罗大纲一刀一个，斩于马下。这时太平军的主将是石达开，便指挥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杀得赛尚阿、程矞采两人，弃甲丢盔，退兵三十里，方才扎住寨栅。赛尚阿便和程矞采商量，说我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为今之计，只是宜守，不宜攻。两人商议停当，便深沟高垒，连日闭营不出，任凭太平军怎样在营门外面叫骂，两人只做没听见。因此两军便成了一个相持之局，也就把太平军牵制住了，不能发兵去救应萧朝贵。合该萧朝贵命中注定，在长沙城外中炮身亡，他一路里抄着小路向长沙进发，那里知道桂阳出了这个岔子！原来他一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沿路经过安仁、攸县、醴陵三个城池，都不费吹灰之力，杀得守城的满清官吏死的死，逃的逃，只有十二天功夫，探路的小校来报说到了前面一处地方，名唤石马铺，便是长沙的门户。湖南巡抚调了两营陕西的兵丁，驻扎在那里，为头的两员守将，一个满洲人叫做福城，一个汉人叫做尹培立，两人武艺虽不见高明，却都勇敢善战。只是不知道太平军来得这们快，所以竟是毫无准备。一声听说萧朝贵兵到，忙披挂上马，率领兵丁，迎上十里，列阵以待。萧朝贵匹马当先，来不及扎营，便舞动大刀，杀奔清兵而来。福城不知就里，也就挺枪相迎，两人更不答话，就交手起来，那福城如何是萧朝贵的对手，被萧朝贵

的刀法舞得他眼睛都花了，禁不得枪法渐乱，萧朝贵的刀，只在福城脖子左右盘旋，如若捉个破绽，便可削去福城的脑袋。这时不但福城杀得浑身大汗，连清兵队里押阵的尹培立，也急得要死，他生怕福城有失，便从壶里拔出了一枝箭，拉开了弦来搭上了，飕的一声，向朝贵头上射来。萧朝贵听见弓弦响，便知道有人放冷箭暗算自己，忙叫声不好，只把头偏了一偏，那支箭才从耳朵旁边削了过去，福成趁这机会，便逃回自阵里，率领兵士，回身便走。直待退进了石马铺的市街，才吩咐把栅门紧闭，不敢出战。萧朝贵也传令收兵，就在对面下了寨。这一晚萧朝贵便在中军帐里饮酒作乐，一阵阵的笙歌，随风刮入清兵的耳朵来，大家都呸了一口道："他们好乐！这萧朝贵毕竟是个草包，才打了一次小胜仗，便这们的猖起来了，不过他们既是这样快活，料想也没有心情再来攻打我们的了，我们借此也可以息一夜。"原来清兵都知道萧朝贵是个武夫，只知道勇往直前，不知道用计的，所以听见了他饮酒作乐，心里便宽了不少。谁知萧朝贵人虽粗鲁，可是随着天王和杨秀清、石达开等，从金田起兵为始，也经过了大小数十战，十分巧妙的计策，虽然不见得会想得出来，若是小聪明，他肚子里倒还有一些儿。这时清兵听见笙歌一片，以为他在那里作乐，谁知都是些老弱残兵，在中军帐里弹唱着，以乱清兵耳目。他老人家自己却率领全军，分两路包抄，到石马铺的后面来，一声炮响，太平军便纷纷放火，刹那间石马铺这个镇上，四面都是火了。太平军趁着这火势，喊杀连天，清兵措手不及，只拼命价从火窟里钻将出来，想逃得性命。可是逃出来一个，便给太平军杀一个，所以脚快的便死于刀上，脚慢的都死于火中。萧朝贵杀得性起，索性跳入火中，一把刀似滚刀切菜般，逢人便杀。对面便遇见了福城，萧朝贵虎吼一声，便把刀向福城腰间横扫过

去，顿时把福城的身体，斩做两段。后面尹培立想上前救护时，萧朝贵顺着刀势，向上只一挑，便把尹培立半个天灵盖，削得飞向半空里，有一丈多高。尹培立削去了天灵盖，自然没有了性命，便倒在地上，和福城做一路往鬼门关去讫。（百忙中偏又作此趣语。）及至萧朝贵大获全胜，吩咐部下取水救火时，清兵三停中早杀死了两停，那石马铺也半个镇化为灰烬。（遭殃者仍是百姓，盖革命过程中，民众不得不忍痛牺牲耳。）那逃得性命的一停清兵，没命的奔向长沙城里报信去，好容易才到了长沙城下。这时长沙也得了消息，正在提心吊胆，蓦地又见尘头起处，来了这们一伙败残的兵卒。恰值一位云贵总督部堂，叫做罗绕典的，在城头上巡查。这罗绕典是个疑心病极重的人，他怕是太平军换装改扮来赚开城门的，所以见了这一伙残兵，便忙不迭的吩咐关城，顿时便把这一伙败兵关出城门之外。你道这位云贵总督，如何会在长沙守城起来呢？说来也话长。原来这时的湖南巡抚，叫做骆秉章，满洲的皇帝，怕太平军猖獗，骆秉章对付不了，所以下了一道特旨，教一个将赴云贵总督新任，还在半路上的罗绕典，留在长沙，会同办理防堵事宜。罗绕典奉了这道旨意，只得耐着性儿，耽搁在长沙，帮着骆秉章办事。可是满洲的皇帝，实在没有想得一想，这总督和巡抚，都是封疆大吏，大小只差了半级。总督加的是兵部尚书衔，巡抚加的是兵部侍郎衔，总督有管辖两省的也有管三省的，巡抚只管得一省地方，就是这们一点区别罢了。可是两下里却还是兄弟称呼，来往的帖子上，也不过是写愚弟两字，不比道府见督抚，一例的口称大人，自称职道或是卑府，两下里有统属关系的。据熟悉清代掌故的人说，（偏于此处插入一段官场仪注，好整以暇，愈令读者神往。）督抚之间，一切仪注，相差也只一点，譬如总督有事要和巡抚商量时，不比藩、臬两司，可以去把

他传来的，因为巡抚的身份大了，所以必须自己亲身去拜会。那些当差的见总督换上公服，要到抚台衙门里去拜会时，他早就忙不迭的拿了愚弟名帖，如飞地往巡抚衙门投递。巡抚见了名帖，知道总督要来，忙也换上公服，在衙门里等候。那总督的大轿，才抬进辕门，巡抚衙门里，早就轰轰轰的放起三声大炮来，轿子抬到暖阁，巡抚已是拱候在那里迎接了。再讲巡抚拜总督时，名帖却不能先去，巡抚的轿子抬进辕门，那名帖便由当差的，擎着如飞地在前引导，轿子抬进暖阁，两扇麒麟门开处，巡抚出轿，大踏步走将进去，那时总督衙门里，才轰轰轰的放起大炮来。所以总督和巡抚，仪注上相差只是一个儿本人还没动身，名帖却先已到了，一个儿是本人和名帖一同来的；一个儿轿子才进辕门，便须放起三声大炮来，一个儿必须轿子进了暖阁，麒麟门开了，才放炮的；只是这们一点儿。只因督、抚虽名分略差，而事权各别，所以往往有同城的督、抚，闹起意见来，彼此大捣其蛋的。列位试想，同城的督、抚，尚且有闹意见的，何况罗绕典总督是云贵两省的，和湖南的巡抚骆秉章风马牛不相及，如今却要教他们在一起办事，自然各拉各的身分，谁也不肯迁就了谁。罗绕典出的主意，骆秉章偏说不好，骆秉章拟的办法，罗绕典又教莫办。弄得手下一般官儿，两姑之间难为妇，也不知听了谁的话好，便索性都搁着不办。所以长沙城里一督一抚，商议了好多天的防堵办法，筹划了好多天战守方针，结果却只是会衔出了一张安民的告示，其余的事情，便一件都没有举办。所以萧朝贵大军杀到，罗绕典、骆秉章四目相觑，一筹莫展，你道可笑不可笑？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清帝以剿灭太平军之责，属之赛尚阿，所谓钦差大臣者是

也。乃书中自永安解围后，即未提起，方疑作者将若何安置之，及读本回，始复借程斋采闲闲引起赛尚阿其人，中间复夹写程斋采之附庸风雅，邹鸣鹤之胆小如鼠，向荣之畏缩不前，极手挥目送之妙。而其最大之目的，则在写牵制洪秀全兵队，致不能接应萧朝贵，此种线索，伏于读者不知不觉间，毫无斧凿痕迹可寻，不得不令人佩服作者之才大心细也。

谈督、抚之仪注，为自来小说所未经道及，那《官场现形记》，亦只描写官场丑态而已，于此等地方，亦未见到。本回虽略略铺叙，读者固已惊为创获矣。

一国三公，昔人所讥，罗绕典、骆秉章二人之不协，为太平天国造机会也。然而清廷之朝令暮更，实即捉襟见肘之表现也，使杨、韦不内讧，天下之事未可知耳。

第五十回　争犄角棋差一着　铸大错铁聚九州

话说骆秉章和罗绕典两人，因为同属封疆大吏，所以议事的时候，两不相下，以至长沙城里，浑如一盘散沙般，毫无准备。这一天探马来报，说萧朝贵的兵马，已是破了醴陵，不日便须前来攻打省城了。骆秉章闻报，不禁慌了手脚，忙和罗绕典俩传齐全城文武，在巡抚衙门商量办法。这时藩司潘铎便开言说道："目前军事果然十分紧急，不过外间把太平军说得好似天神一般，怕也是谣言居多。依照江忠源上次来的详文，太平军在蓑衣渡大败之后，要是来攻省城，须从耒、衡一带进兵，路径才对，怎么会凭空却攻破了醴陵呢？我想太平军须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如何能插翅飞到了醴陵？这定然是外间的谣言，那探马听了便胡乱来报信。两位大人，须持以镇静，切不可轻易听信了这种无稽谰言，中了贼人的狡计。"潘铎的话才说完，骆秉章也点头道："这话不错，我也疑心这种大事情，那醴陵知县凭他再昏聩些，也须预备下通详公事，向省城里来报告的。断没有连这种通详都没有瞧见，便相信说太平军已是过了醴陵的道理。"骆秉章这们一说，那些大小官员，都点头晃脑的说道："大人这话真有理，那些谣言简直不必去相信他，我们没有瞧见公文，自然不能作准。"（官场胁肩谄笑之态如画，兵临城下而犹从容讨论，是诚所谓筑室道谋者矣。）骆秉章见大众在那里拍他的马屁，不禁也暗暗得意。谁料座中却有一人嗤的冷笑了一声，骆秉章愕然向那人望时，原来是一个在籍的知府，

叫做黄冕，骆秉章便问道："黄守何故冷笑？"黄冕便敛容答道："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太平军生长在广西多山之地，他们的长处，便是善于爬山越岭，出没无常，他们若是专走山岭小路，自然比较走大路快些，所以不走衡州，却从间道来攻省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要是说醴陵县没有公文，便决定这消息不确，这话也错了。"黄冕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偷眼瞧骆秉章的脸色时，却见骆秉章也在那里侧耳静听，便又接续说道："太平军既是来得十分仓猝，每逢攻破一处城池，做知县的措手不及，不死便逃，那时节连自己性命都还愁有些保不住，怎么会再有功夫弄甚笔头，备什么公事呢？"黄冕这番话不打紧，说得阖座的大小官员，都有些栗栗危惧起来。（甚矣，庸奴之但知以耳为目也。）罗绕典便也说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城头上一应巡察事宜，可以交给兄弟去办。"骆秉章皱着眉道："城中兵力，十分单薄，一古脑儿只有三千人，长沙城又这们大，顾此失彼，怎生是好？"黄冕道："城中的团练，集合起来也有三千人，目前暂时勉强也可以敷衍了。一面再请大人四面去调救兵，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就预备起来罢！"这场会议散后，罗绕典果然忙着上城巡察。说也可笑，那些城里头的举贡生员，平时都在本街办了团练，如今听说消息很不好，便也纷纷地带了几百名或是几十名的团练上城来巡查，他们为就近起见，又因为罗绕典是个总督，所以遇事大都直接来向罗绕典关白，被骆秉章知道了，不免又起了吃醋之心，因此两人虽然共同负责守城的责任，骨子里却暗斗得十分剧烈，这也不在话下。且说萧朝贵火攻了石马铺，更不停留，浩浩荡荡，便杀奔长沙而来。路过一处地方，叫做社坛岭，已是望得见长沙的城堞了。萧朝贵便吩咐安营下寨，就在营门之外，拉起一面大旗来，上面写着萧朝贵的全衔，（此处所以仅书全衔不再明写

者，以上文已经表过，所以避重复也。）长沙城上的兵士见了，便来报与骆秉章知道，骆秉章听了，不由猛吃一惊。忙一面派人开城出去，分赴各地催请援军，一面又来知会了罗绕典，把城门紧闭，大家在城楼上加意守护。那城中的百姓，见城门闭得铁桶相似，况且据一般团练传说，在城头上已是望得见太平军的旗帜了，顿时便惊慌起来，只听见一声叫说太平军来了，街上的行人，便乱奔乱窜。那些店铺，也就纷纷地关门停业，霎时间路上行人绝迹，店铺也关得似新年里一般。胆小的人，躲在家里，身子只是索索地抖战。妇女更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死去活来。几个胆大的，便商量道："太平军已是逼近了城垣，要是开起仗来，我们老百姓第一个便须遭殃，为今之计，只得求求菩萨保佑，教太平军早早退去的好。"这个主意一出来，大家都觉得有理。（中国人之劣根性，凡事每诿过于天意，泥塑木雕之偶像，梵宇琳宫之建筑，触目皆是，胥此劣根性之表示也。）便争先恐后，买了香烛，来到城隍庙里，向着城隍叩头，一传十，十传百，谁也说这个办法不错，便都如法炮制。顿时便把一座城隍庙挤得水泄不通，那街道上本来已是行人绝迹的了，如今却因为老百姓们争着要来城隍神跟前烧香，所以街上的行人，反而比以前多了起来。那些店铺里的伙计，因为罢了市，闲着没事，便也捧着香烛，到城隍庙里来凑热闹。那城隍庙大殿上，说不尽的香烟缭绕，人语喧阗。这时天气又值十分炎热，（写时令，所以呼应上文程矞采之赏端阳也。）烧香的人都不免累了一身臭汗，可是谁也不能口出怨言，只得忍耐着爬在地上嘣嘣的叩着响头。就中单表也不知是谁家的一位女太太，这天穿了一身夏布的衣裤，偏又买了香烛，挤在人丛里烧香，禁不得那城隍庙大殿上面的人气和烟气，酿成了一片热腾腾的蒸气，这位女太太叩了头起来时，身上早就好似在大雨

里淋了一个湿透般，通身是汗。更兼夏布这样东西，要是没有遇着水，原是很硬朗的，穿在身上，也很爽快，可是一遇了水，便贴紧了，再也不成模样。所以这位女太太才烧罢香，一身夏布衫裤，早和皮肉黏连成一片，女人身上，那里肥那里瘦，原和男子不同，到此地步，那位女太太的一身精皮肤，也就完全显露在外面，好似没有穿衣服的一般。旁的烧香客瞧了这副情形，不禁都掩着口暗暗好笑。这位女太太羞惭满面，急忙一瘸一拐回家去了。列位试想，城隍庙里如此热闹，那位庙祝，还有一个不快乐的道理吗？每天到了晚上，那竹筒里面的香烛钱，装得满满的，直把一个庙祝笑得嘴都合不拢来。别人因为太平军来攻城，所以急得发昏章第十一，惟有他却暗暗的祝告太平军在城外多攻打几时，便好让烧香的人，天天这样拥挤，自己也就可以日进斗金，岂不大妙！当下他便造出一种谣言来，向着烧香的人说道："小人昨晚睡至三更时分，瞧见有一个青衣童子，把小人从梦中推醒，说是城隍有请。小人那时也并不惧怕，恍恍惚惚地，跟了他便走。一走就走到了大殿之上，只见那位城隍神坐在神龛之内，宛然如活的一般，小人那时不由得不生出一片敬畏之心来，踏上阶沿，便扑通一声跪倒，叩头如捣蒜。耳朵里早听得城隍神朗朗开言道：'我念你们一方的百姓，连日叩祷得很至诚，自当出力，把这长沙城保住，太平军要是来攻城，我只须把袖子拂得一拂，便可以使他们两臂都好似棉花做的一般，软洋洋地只是抬不起刀枪来。'城隍神说完这话，又吩咐小人道：'你须把这番意思，向地方上百姓说知，教他们放心就是。只要时常到庙里烧香，（庙祝造谣言之目的在此。）凡事都有我神作主。'小人听罢，惊醒回来，一身冷汗，却原来是南柯一梦！你们诸位瞧这城隍神灵验也不灵验！"众人听了，都信以为真，便把信仰城隍神的心理，越发深了一层，烧香的

自然也越发拥挤了。这庙祝杜撰的鬼话，不到一天功夫，长沙城里，便纷纷传说，霎时间传遍了全城。便有人把这话去和一位提督叫做鲍起豹的说了，那鲍起豹也是一个草包，只因这几天罗绕典拨派他守护南门，因为萧朝贵炮火厉害，所以正没做计较处，忽地听见了这城隍神显圣的话，不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八个字放在此处，便令人绝倒。）他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派了一百多名兵丁，来到城隍庙里，把个城隍神抬了便走，前呼后拥，径自抬向南门城楼上而来，将那城隍神的脸，对着太平军安放妥贴。又教手下快去买了香烛，就在城隍面前点将起来，鲍起豹自己也换上了公服，翎顶辉煌，便行下礼去。行过了三跪九叩的大礼，末了便伏在地上，低低地祝告，求城隍神快些把衣袖拂将起来，好教太平军一个个软得和瘫子一般，让自己把那个萧朝贵生擒活捉，申奏朝廷，岂不是这场功劳，非同小可！（梦话！其目的不过欲为自己升官发财地耳！鄙夫可怜可笑。）那知祝告的言语还没说了，早听得天崩地塌般的一声，那城隍的脑袋便轰去了大半个，原来太平军在南门外妙高峰山上，架起了大炮，发出来的炮弹，觑准了城楼，打个正着，所以便把城隍神的脑袋打成粉碎。（足以惊醒一般迷信神权者。）连那鲍起豹也吓一个半死，爬在地下，再也立不起来。转是手下的亲兵，从烟雾弥漫中，把他死拉活拉地拉了起来，才救得一条性命。（可笑，可怜！）再说那些在城隍庙里烧香的百姓，见城隍神像被鲍起豹提督派兵来扛得去了，好似凤阳婆子没了猢狲玩的一般，顿时也就一哄而散。那城隍庙里便冷清清地，连鬼捉得出来。那个庙祝，作法自毙，也就暗暗叫苦不迭。百姓们眼睁睁地看鲍起豹把城隍神像扛得去了，城头上炮火厉害，谁敢拼着自己的性命，再烧香去？后来听说连城隍的脑袋都轰掉了，庙祝那一篇鬼话，连一点影踪也没有，这才把烧香的心

淡了下来。闲言少叙，言归正传。且说萧朝贵这时本来可以把长沙包围起来的，管教那城中的官吏，好似瓮中捉鳖般，不放他们走漏一个。叵奈这一次萧朝贵瞒了天王，悄悄地带领本部人马，来打长沙，那长沙城的面积，又不比山州草县那们狭小，萧朝贵本部人马，总嫌力量薄弱，不能够一下子就围困起来。因此萧朝贵咬了一咬牙关道："既是到了这里，总没有脸再行回去的了，明知道长沙城不是三天五天可以打得破的，更兼自己兵力又很单薄，要是长沙城里有了能征惯战的大将，自己也说不定还要反吃他们的亏。可是事到其间，有进无退，自己也只得拼着这条命去报答天王咧。"（萧朝贵抱必死之心，不幸竟成语谶，哀哉！）因此传下令去，就在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小西门外的鳌山庙两处，筑起营垒来。那两处地形都很高，可以俯瞰城中，萧朝贵筑垒停当，便吩咐用弓箭和炮火，射向城中去，自己便在城下讨战。那知骆秉章、罗绕典二人，却总给一个不瞅不睬，把城门关得紧紧地，一直也没有派人出来迎战过。一面却也用弓箭、炮火，在城头上射将过来，彼此坚持，不分胜败。一连攻打了一个多月，来的时候正是赤日当天，此时却已金风送爽。（又点明时令。）萧朝贵心里不禁十分纳闷。这一天他便匹马单刀，来到长沙城外，察看形势。因为自己接连打了一个多月，都是打的西南两门，那东北角上，却不曾注意过，所以他这次便绕道来相度东北两门的地形，预备另外设法攻进长沙城去。正走之间，忽见迎面一座高山，和城里一座山顶上，盖着很精致的楼房，遥遥相对，萧朝贵不禁吃了一惊，暗想自己来了一个多月，怎么不留心到这个所在？便问那跟随自己的兵士道："这两处地方，叫甚么名目？"那兵士便指指点点地回答道："城里的唤做天心阁，城外的唤做蔡公坟。"萧朝贵点了点头，便紧了一紧缰绳，那马便放开四个蹄子，直奔蔡公

坟下而来。行至山坡，便勒住马头，仰着脖子向上一望，只叫得一声苦，原来清兵早在上边筑了几座营垒，扯的旗号上写着一个斗大的“江”字，萧朝贵认得这旗号正是江忠源的，(所谓将遇良材，棋逢敌手，江忠源亦是可儿。)萧朝贵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道：“好呀！那江妖毕竟厉害，这山形势很好，他知道我老萧不看见则已，看见了定然要来争夺的，所以他竟先自带了兵来，把这地方占据去了。”原来萧朝贵他没有知道江忠源是得了巡抚骆秉章的告急文书，所以星夜赶来救护省城的，江忠源在东北两门城楼上一望，便知道这蔡公坟，可以和城里的天心阁对峙着，成一个犄角之势。所以赶快带了兵士，先把这座山头占了。其实他占住这山的时候，距离萧朝贵来察看，中间还不到一个时辰咧。(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兵贵神速也。)萧朝贵见这样一座山头被江忠源占了去，只得带转马头回营而去。在路上不禁十分懊丧，一面走一面长吁短叹。那个跟随他的兵士，见西王脸上气色不好，便也不敢言语。萧朝贵按辔徐行到了自己营门口，忽地猛然省悟道：“罢，罢，我老萧只有拼着性命去干的一法。”说完话，不禁用上腭的牙齿，咬着下面的嘴唇，微微苦笑，倒把跟随的兵士吓了一跳。(萧朝贵此时死志已决矣。)萧朝贵下马回到营帐中坐定，便点起一千人马，和他们说明，要去争夺蔡公坟，兵士们都踊跃争先，齐声说愿去。(强将手下无弱兵，信然。)萧朝贵大喜，便披挂上马，带领了这许多兵士，风驰电掣，来到蔡公坟山脚下，一声呐喊，便争着仰攻上去。谁想那江忠源早就有准备了，说时迟那时快，滚擂木石，如雨点一般，只是向山脚下打来，霎时间便把萧朝贵的兵马折损了一小半。萧朝贵知道自己这方面是由下向上仰攻的，形势上便吃了大亏，蛮干也是无益，只得鸣金收军。回到营中，长叹了一声，便找了一个营中的书记来，叫他缮具一

道本章，启奏天王，快些多拨兵马前来救应，长沙便旦夕可下。那书记缮写停当，又读给萧朝贵听了一遍，（只此一句，萧朝贵之不识字，意在言外，妙绝。）萧朝贵便派下两名得力的兵士，教他们骑了快马，把这道本章，星夜送往桂阳去，那两名兵士领命自去。萧朝贵便也按兵不动，单等天王大队人马来了，便可一鼓把长沙攻下。两军这样相持着，又过了二十多天，萧朝贵正在盼望天王的兵马时，忽见派去的两人回来了，滚下马，进得营中，萧朝贵便问事情怎样了，那两个兵士，只得据实禀道："天王现在因为攻破了郴州，所以兵马已是从桂阳移驻郴州城里，天王看了王爷的本章本待发兵救应，叵奈被赛尚阿、程矞采两妖牵制住了，一时委实拨不出兵马来。所以教小的回来，请王爷收兵，也到郴州去，先把赛、程二妖的兵马杀退了，然后再一同来攻长沙。"萧朝贵听了这话，默然半晌，又问道："你们去见东王，可有什么话说？"两个兵士见问，顿了一顿道："话是有的，只是小的们不敢说。"（其中文章，不言可知。）萧朝贵道："你们但说无妨。"那两个兵士才禀道："东王因为王爷瞒着他走了，所以十分不悦，他吩咐小的们说王爷不听将令，依军法本该办罪，如今看在多年的兄弟面上，不咎既往也就是了。不过须教王爷立刻收兵回去，休要逗留在长沙，枉送了性命。东王又吩咐小的们，务必要把这话禀上王爷，这都是东王的话，小的们不敢增添一句。"两个兵士说罢，便连连叩头。这一番话不打紧，早把萧朝贵气得大叫一声，往后便倒。欲知萧朝贵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骆秉章在清代以知兵名，不谓其颟顸与郑祖琛辈乃一丘之貉也。夫军事扰攘之际，而犹斤斤于公牍，是诚不通世故人情

之尤者矣。书生作吏，大率如是，可胜浩叹！

舁城隍像登城楼，是诚大笑话，读之可见清代武官不学无术之一斑。或疑长沙人民祷于城隍及鲍起豹舁城隍像事，荒诞不经，或是作者向壁虚造，殊不知凡此所云，盖皆实事，作者特据事直书耳。而后悟作文之法，一经点染，牛溲马勃，乃尽化为药笼中俊品也。

萧朝贵攻长沙之役，杨秀清扼之甚力，本回末用暗写法，写天王之偏听东王，至萧朝贵孤军无援，着墨不多，而东杨之罪已无可逭，如此写法，最为经济。

第五十一回　设地雷三炸长沙城 走间道初窥岳州府

话说萧朝贵听了兵士口中转述的东王言语，不禁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怒生烟，大叫道："气死我也！"话声未绝，那两名兵士，又战战兢兢从身上摸出一封信来，双手呈上道："王爷息怒，夫人还有亲笔书信在此，劝王爷识时务者为俊杰，早些回郴州去，省得夫人日夜盼望。"那萧朝贵见是洪宣娇的书信，接在手里，却并不拆开观看，嗤的一声，便撕做两爿，抛在地上，又着靴脚踹了几踹道："你们大伙儿都来作践我，教我回去，我偏不回去！看你们怎样！"当下便传下令去，教大小三军，一齐去攻打城池："这一次要是攻不破长沙，我们愿意一齐死在阵前，再也没有面目回郴州去的了。"说完话，便匹马当先，带领手下，来到长沙城下。这时萧朝贵因为受了天王、杨秀清、洪宣娇三人的激刺，所以奋不顾身，第一个先手里拿了一面大旗，从云梯上爬上城来。城堞上滚擂木石，金汁灰瓶，炮弹弩箭，如雨点一般，萧朝贵全无惧怯，那部下的大小三军，见主将这般奋勇，自然也各自不顾性命，只管想法爬上城去。可是城堞上的守兵，也不肯让人，居高临下，觑准了攻城的太平军，一人一石子，太平军死的伤的也就不计其数。无如他们抱着必死之心，所以再接再厉，前面的人死了，后面的便踏在死人身上，又接续上去。萧朝贵爬至半云梯，却被城上的守兵，用刀将他云梯斩成两截，萧朝贵便从云梯上直摔下来，摔至地下，跌一个仰面朝天，幸喜不曾受伤。他便一骨碌

翻身立起，瞧手下的兵士时，见有几个已是爬上了城，和城上的守兵，正在拚命相搏。萧朝贵见了大喜，便劈手夺过鼓吏的鼓槌来，拼命价把鼓擂着，太平军听见了这疾风急雨般的鼓声，不由得也齐声呐喊起来，那一般声音，简直就惊天动地，看看城堞上面，太平军愈聚愈多，偌大的一座长沙城，眼见得就要攻破了。城上的清兵，也急得似没头苍蝇般，有两个管放炮的兵丁，遥指着萧朝贵道："那个太平军敲鼓的鼓吏，看他穿的衣服，决不是等闲人物，他敲鼓敲得越紧，攻城的兵丁也越上劲，我们且不必管他，赏他一炮弹再说。"说罢，商量定当，便把炮口对准了萧朝贵，点上药线，轰的一声，那颗弹子，便飞了出去。也是萧朝贵阳寿已绝，这颗弹子，在萧朝贵头上，打个正着，顿时把萧朝贵的脑袋，打得七穿八洞，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便死了。萧朝贵部下兵丁，不听见了鼓声，便都回来头来瞧时，只见萧朝贵已是僵卧在血泊之中，忙叫声不好，打伙儿上前搀扶，抢回营帐而去。那些城头上的太平军，杀得正兴起时，听了这消息，便慌忙从数丈高的城墙上面，向城外乱跳，可怜脑浆迸裂，都死于非命。（写萧朝贵部下之骁勇，即所以衬托萧朝贵之不可及也。）太平军收队回营，检点人数，折损了大半。那些军士们，忙来看视萧朝贵时，已气绝多时了。便在中军帐里，将尸身安放停当，部下军士，一律换上了丧服，一个个抚着萧朝贵的尸身，嚎啕大哭。（我阅至此处，不禁鼻酸欲绝。）哭了半天，声嘶力竭，才住了哭。便推举几个跟随萧朝贵年数最多的人，主持营中一应事务，一面又派人马不停蹄地来报天王，天王闻报大吃一惊，不禁也泪如雨下道："这是朕害了西王也！"那时洪宣娇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来向天王且哭且拜道："臣妹万不料西王竟如此的刚愎，为今之计，惟恳求陛下发兵去替西王报仇！"天王便安慰他道："妹妹休得伤

心，待朕和东王商量了，立刻兴兵去和西王报仇雪恨就是！”一会儿杨秀清也来了，得知了这个消息，向洪宣娇看了一眼，低头叹息。（作者写杨秀清纯乎用《水浒传》写宋江之笔法。）天王便问道：“朕欲兴兵去和西王报仇，又怕赛尚阿、程矞采俩在后面追赶，我们腹背受敌，须不是玩的。但不知贤弟有何妙计，可以挡住追兵？”杨秀清奏道：“法子是有一个在这里，陛下既定要和西王报仇，只管起兵前去便了。这里追兵，自有臣弟担任，管教他眼睁睁地看我们去攻长沙，不敢越雷池一步咧。”（然则何不早说？盖萧朝贵若有个接应，或不至于死也。杨秀清肺肝如见。）天王听了大喜，便传令大小三军，即日起程向长沙进发，郴州、桂阳两处的城池丢了，不必再守。杨秀清便和石达开耳语了些时，石达开会意，自去布置不提。且说赛尚阿、程矞采听说萧朝贵在长沙中炮身亡，太平军此时正商量要星夜去攻长沙，赛尚阿、程矞采暗暗点头，心想立功的机会来了。便各带本部人马，来追赶太平军。望见太平军的后队，只是些老弱残兵，在路上缓缓的走着。（此中显见有诈，惜乎赛、程二人之不悟乎。）赛尚阿、程矞采更不怠慢，便指挥手下一齐掩杀过去，那知太平军发一声喊，都四散奔逃，丢下许多辎重的车辆来。清兵见了，便争先恐后地来推车辆。说时迟那时快，一声号炮，两面伏兵齐起，为首的两员大将，左有秦日纲，右有罗大纲，清兵那里是太平军的对手，只杀得赛尚阿弃甲丢盔，程矞采失魄落魂，好容易杀出重围，收拾收拾败残的军马，想回本寨去时，不想又是一棒锣声，一彪军马，阻住去路，一面帅字旗上，写着“太平天国左军主将石”，旗下一员大将，黑脸高颧，髯长过腹，手执一柄大刀，掀髯看着赛、程二人微笑。（写石达开又是一种写法，活画出一员儒将来。）赛、程二人定睛细看时，这员大将正是石达开。败军之

将，自然不敢再战，忙拨转马头，伏鞍而逃。石达开指挥手下，追杀了一阵，才引兵和大军合成一路，杀奔长沙而去。赛尚阿、程矞采二人，打得大败，便依旧紧闭营门，不敢追赶。太平军一路并无阻挡。有事便长，无事便短，不多几天，便到了长沙。萧朝贵的残兵，一个个见了洪宣娇，伏地痛哭，洪宣娇也哀哀欲绝。天王安下营寨，命文武百官，都和西王带孝。洪宣娇禀明了天王，便在附近择地替西王安葬，诸事停当，便商量攻打长沙之计。这时洪宣娇早率领广西许多力大身强的妇女，另外编了一支女兵，准备替丈夫报仇，便来启奏天王道："来日臣妹愿意亲领一军，和清军拚一个死活！"天王准了此奏。第二天洪宣娇便披挂上马，率领女兵，来到长沙城下讨战。天王怕自己的妹子有失，所以另外派了罗大纲在后面接应。这时长沙城里，却也城门大开，冲出一彪军马来，为头的一员大将，正是江忠源。这江忠源举目看太平军阵中时，只见一员女将，生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浑身缟素，率领一队女兵，也都用白布包头，尘头起处，宛如雪也似的一团滚将过来。江忠源便吩咐用箭射住阵脚。那女将军，勒住马头，高声叫道："来将通名！"江忠源便道："我姓江名忠源，你是何人？如何男子都不出来打仗，却教你这样一个女流之辈来挡头阵？"那女将道："祖奶奶便是太平天国天王之妹，西王元配洪宣娇是也！你这厮既是江忠源，我们南王殿下，便丧在你手中，今日正好替南王报仇！（未替西王雪恨，却先替南王报仇，文情奇幻之至。）你这厮且不要走，吃我一矛！"（女将军之兵器，偏用矛子，大奇。）说罢，挺矛便刺，江忠源不敢怠慢，也就举枪相迎，两个在阵前滚做一团，斗了有三四十个回合，洪宣娇自知斗不过江忠源，便跳出圈子，拖了矛子，往本阵便走。江忠源不肯相舍，便喝一声"往那里走"，拍马追来。洪宣娇觑得真切，等江忠源走

近了，便趁着那矛子反拖的势里，轻舒玉臂，款摆纤腰，把矛锋轻轻地向上只一点，便在江忠源的臂上刺了个正着。江忠源连哎哟都来不及喊，便从马上倒撞下来，洪宣娇正待回身来结果江忠源性命时，不想却被清兵抢入城中去了。洪宣娇便乘胜指挥女兵一齐并力掩杀过去，直杀到城脚边，才鸣金收军。这一天便大获全胜。到了第二天，太平军又来城下讨战，那知清兵闭门不出，一连数日都是如此。欲待架起云梯攻城时，又怕城上的炮火厉害。天王便问杨秀清道："瞧不出这小小一座长沙城，竟是这般的难破。似此旷日持久，生恐西王的仇倒没有报得，我们的军士却有起二心来，这便如何是好？"杨秀清奏道："臣军中有平隘山开矿的矿夫，他们能用炸药把山轰成一个窟窿，不如命他们在长沙城下掘了地道，里面装着炸药，只消这们一轰，便可以把长沙城轰一个三四丈宽的缺口来，那时我们的兵士便可从这缺口里杀将进去。未知陛下以为然否？"天王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就烦贤弟赶紧预备起来罢。"杨秀清领旨，便到自己营中，吩咐那带来的平隘山矿夫，如法炮制。（太平军攻城每用地道之法，此其发轫也。）那些矿夫领命，便在长沙城南开掘起来，不过这掘地道的办法，是很费时间的，太平军从八月里掘起，直掘得九月初方才掘成。（又点明时令。）杨秀清便吩咐点上药线，不到一盏茶时候，便听得天塌地裂般的一声，那炸药立刻爆发起来，长沙城南门附近城堞上，有一座魁星阁，太平军掘的地道，凑巧就在这魁星阁下面，说时迟那时快，轰的一声，那魁星阁的屋顶，便飞走了有二三里远，那城堞也顿时倒塌了，露出一个四丈宽的缺口来。太平军便踊跃争先，在这缺口里攻将进去。叵奈清兵里面，有一员参将，叫做张协中，此人武艺高强，这时见城墙给炸药炸塌了，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手里握着一柄单刀，独自立在缺

口上，威风凛凛，见太平军来一个，他便杀一个，太平军的一股锐气，也就大受挫折。好容易罗大纲赶到，见了这张协中，便举起手中矛子来，向他挑去，张协中来不及招架，便被罗大纲一矛子挑死在城下。那知一个张协中才死，便上来了另外一员参将，叫做邓绍良的，依旧握刀挡住太平军的来路。列位看官，这打仗的玩意儿，本来只争这顷刻之间，这两人把太平军一阻挡，便给了清兵做手脚的机会。城里头一位本籍知府黄冕，他这时刚正把守在南门城楼上，得了这个消息，便也抢了过来，指挥部下的团练，把长沙城里铺街道的一块块石头，七手八脚掘将起来，堵住这缺口。也不到一个时辰，便把这缺口堵塞得城墙一样高，好似铜墙铁壁般，也不愁攻打了。太平军依旧劳而无功，杨秀清见攻不进去，只得鸣金收军，便来启奏了天王说道："依臣弟的愚见，只得再接再厉，掘第二次的地道。"天王准奏。杨秀清便日夜督率矿夫，在金鸡桥城下再行发掘起来，可是城中这时早已有了准备，所以第二次的地雷爆发，却又被江忠源用沙袋和泥土堵了。杨秀清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索性再掘第三次，隔了好多天，那地雷又在魁星阁第一次发掘地道的地方炸将起来，这一次，那城墙坍得面积最宽，直坍了有八丈之多。可是城中的兵士，也都不肯示弱，就在这缺口处排开阵势，凭你太平军再骁勇些，可总冲不动他们的阵脚，反被清兵追杀出来，把太平军杀败了，退下有半里多路，城中才收兵回去了。这里杨秀清还想再掘第四次的地道时，却有探马来报，说清兵正在城外开掘一条环城的壕沟，好让太平军的地道，到了这壕沟边，他们便可设法防堵，杨秀清闻报大怒，便传令教部下预备强弓硬弩，和长枪大炮，向着那掘壕沟的清兵身上射去，管教他们壕沟没有掘成，却先做了枉死城中之鬼。果然这个方法很好，那箭弩和枪炮，简直如飞蝗一般，

清兵连脚都站不住，休说掘壕沟了。杨秀清见行之有效，好生得意。谁料强中更有强中手，也不知清兵队里，是谁使的促狭主意，却教兵士们做成了一扇扇的竹牌，歪歪斜斜的倚着，遮蔽了兵士们的身体，（若在近代战术，其名当曰"掩护"，一笑。）这竹牌上面又遮着一重在水里浸过的棉絮。原来枪弹、炮弹、箭簇之类，都是极硬的东西，天下惟其极硬，便该惧怕极软，（此即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意也。）所以枪弹、炮弹、箭簇这一类东西，血肉之躯碰着了他，一穿便是一个窟窿，惟有遇着了这浸湿的棉絮，却一碰着便立刻滚在地上，再休想穿得过去，这不是极硬的反怕极软的一个明证吗？（百忙中偏插此闲笔，妙极。）闲言休叙，且说清兵靠了这几条湿透的棉絮，才把太平军的枪弹、炮弹、箭簇挡住，不消三天功夫，便在长沙城周围，掘下一道壕沟。杨秀清见从此再不能用炸药轰城了，只得叹了口气，便来把这番情形奏明天王，说既是长沙城一时攻打不下，我们不如去夺取旁的城池，也免得在这里劳而无功。洪宣娇欲待不依时，可也没有别的方法能够立刻破了长沙和西王报仇，因此只得也委委屈屈答应了。杨秀清便传令教手下在营墙之上，扎了不少的草人，草人头上，每人戴了一顶竹帽，各色旌旗，也插得密密层层，夜里还要虚张灯火，好教清兵不知道太平军业已退兵。又派秦日纲为先锋，攻打宁乡、益阳等处，等待大军赶到，便可以进取岳州府。又派罗大纲故意率领少数军马，向南走去，以乱清兵耳目。杨秀清自己便和石达开、胡以光、赖汉英等，保护天王，催动大军，向宁乡进发。话分两头，再说长沙城里的清兵，见太平军好几天不出来讨战了，不知他们使的什么玄虚，在城堞上远远瞭望太平军的营垒时，却见旌旗密布，士卒如云，声势依旧十分雄壮。到了夜里也灯火如繁星一般，可见太平军在那里养精蓄锐，又要准

备大举进攻咧。因此依旧提心吊胆，不敢开城出去。转是城外的乡下人，见太平军营中好几天没有动静了，忍不住的便伸头探脑来张望，才发现了一坐空营，那太平军的兵马，也不知是几时走的，当下便派了人到城中来报信。清兵这才大着胆前来察看，果然太平军连一个影子也不见了，又细细地盘问那乡下人时，说前天恍恍惚惚瞧见一队兵马，向南而去，大概是去攻湘潭了。清兵信以为真，便挑选精兵，去救湘潭，那里知道清兵直抵湘潭城下，问起太平军时，却影响毫无，才知道上了太平军的大当。（蠢才，蠢得可笑。）正待收兵回来，再从别路上去侦察时，太平军已是攻破了益阳，在益阳地方封雇了几千条的民船。原来这益阳离洞庭湖不远，是个水乡，居民往来，大都倚靠舟楫，太平军的兵士，都是两广人，生长在山深林密之区，教他们爬山越岭，可以比猴子还要矫捷，真如履平地一般。若是要他们坐船，那便如造屋请了箍桶匠一般，再也休想施展出半点本领来。所以上一次在蓑衣渡遇了江忠源的伏兵，那船只失了重心，便滴溜溜地在江心里乱转，也是因为太平军用违其长的缘故。如今这益阳地方，逼近洞庭湖，一出洞庭，便是长江了，若是兵士们不识水性，如何能飞渡过去？因此杨秀清奏明了天王，张贴了榜文，如有军民人等，自信能训练水军的，可以来揭了榜文，听候录用。（此考试权之滥觞也。）这道榜文张贴出去，却惊动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你道此人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故老相传，每谓太平天国之战术，多仿自《水浒》、《西游》，且动合古法，神妙莫测，而其时满清文官，多不习战阵，即使勉强谈兵，亦不过涂饰一时耳目而已。武官则以出身

行伍者为多，目不识丁，遑言兵法？是故与新发于铏之太平军较，直如摧枯拉朽，岁星一周，势力且半中国。本回写杨秀清退兵，营中之草人竹帽，不过普通疑兵之计而已，顾清兵相顾愕然，不知太平军何时引去，其颟顸之状，可发一噱。然后叹兵凶战危，非胸中有真学问者，不克出奇制胜也。

写杨秀清三次掘地道，第一次详而第二、三次简略，盖若三次俱详细描写，则千篇一律，刺刺不休，易惹人厌。我尝谓作小说，应省之处，不妨省去，然后再于一、二琐碎之处，加以局部之描写，自尔毫添颊上，栩栩欲生也。

第五十二回　昼暖日长神移痴蛱蝶
雨丝云片魂断野鸳鸯

话说太平军破了益阳，便欲进窥岳州，却被洞庭湖阻住去路，没有船只，便不能前进，因此就在益阳封雇了数千号民船。叵奈太平军多是生长在两广深山里面的，爬山越岭，是他们的惯技，至于水面上的功夫，便须仰仗水军。杨秀清知道此后出长江，攻武汉，若是没有水军，决不能济事，所以就在益阳城里，张挂榜文，征求熟识水性的英雄，共襄大事。这榜文只张挂了一天，便被人揭了。小校带领这揭榜的人来见杨秀清，杨秀清抬头观看时，只见此人身材矮小，一副紫膛色的脸皮，嘴上微微地有些髭须。杨秀清打量了一会，便开言问道："你姓甚名谁?可谙水性？一一从实说来。"那人便答道："小人姓唐，名正财，是湖南永州人氏。"列位看官，做小说的写到这里，不免又要把这唐正财的出身铺叙一番，好教看官们看了，不至茫无头绪。原来这唐正财是个农家子弟出身，他家里大门外面，便是一道小溪。唐正财自幼欢喜弄船，到了夏天，乡下的顽皮小孩子，都在河边岸上，杨柳树底下，脱了衣服，跳到河里去洗冷水澡。有一两个唐正财的邻居，正在水里游泳，高兴的时候，便连脑袋都向水里一钻，及至隔了些时，再探起头来时，却连头发上也都是点点滴滴的水。好在天气炎热，把身子浸在水里，自然觉得凉快。正在玩得起劲的时候，却见唐正财用一支短桨，划着一只小船如飞地来了，一个孩子便游近他的船舷边说道："小唐，你何不也下来洗洗冷水澡

呢？”唐正财边划桨边回答道：“我又不曾下过水，万一冒冒失失地跳了下来，把小性命送掉了，须不是玩的！”（熟谙水性之唐正财，其始偏不肯习游泳，文章绝无一呆板之笔。）那说话的孩子嗤嗤地冷笑道：“也亏你的呢，划起桨来却也飞快，谁瞧得出你是个不知道水性的呢？你不肯下来游水，我们偏要拉你下来，吓大了你的胆子，下次也就不至于老是这样蝎蝎螫螫的了！”说罢便不由唐正财分说，用他的右肩在唐正财乘坐的那小船舷上只一掮，那只小船，顿时便船底向天，接着扑通一声，唐正财也就掉下水来了。那邻居的孩子，便用手把唐正财接住，轻舒五指，提住唐正财的衣领，低低地笑道：“小唐，这时候你不愿意下水，也要下水了，有心请你喝几口清水玩玩罢！”边说边便把唐正财向水里只一揿，连头脑一齐浸入水中，唐正财一口气回不过来，便想挣开口来换换气，不道那股河水，便趁势向他喉咙里直灌了进去，身不由主地，便咕都咕都地连咽了十几口水。那孩子还不肯就歇，一连把他在水里浸了四五次，那唐正财的肚子里，也就喝了不少的水，几乎不把肚子都涨破了。这孩子见唐正财水喝得已是不少了，才拦腰把他抱住，慢条斯理的游到岸边来，把唐正财的身体向河滩之上只一放，便笑着用手拍了拍唐正财的脑袋道：“小唐，不要装腔做势了！”那知不拍犹可，一拍时，早吓得那孩子目定口呆，原来唐正财因为多喝了水，所以气息奄奄，一双眼珠子，只管向额角上反插，那孩子见唐正财竟是十成中死了七成，这才着了真急，小孩子们知道什么进退，便想躲过这场祸事再说，当下也就撇下唐正财，悄悄地溜之大吉。隔了一个时辰，有人打这里经过，才发现了唐正财躺在河滩上，不觉失惊打怪地来告诉了他的家里，唐正财的老子气急败坏赶到河滩，把唐正财轻轻抱起，回到家里，解开衣服看时，幸喜心头还有些温

暖，便由他老子把他的两条腿背在肩头上，倒提了起来，走了几步，唐正财的肚子里才咕哩咕噜了一阵，接着便呕出了不少的清水，嘤哼一声，居然活了过来。将息了半个多月，身体方才复原。自从经过这一次以后，唐正财便立志要练习水里的诸般技艺，他横竖已是在水里浸过的了，胆子也比往常大了许多，就找了一个年纪比他稍大的孩子，央着他教导着，就在门前这条小溪里练习起来。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唐正财既是抱定了这志愿，每天在水里练习，连冬天都不间断，非得把河里的水冻合成了冰，他没处练习了才罢。似这们的练习了三年之多，便练出一身惊人的本领，附近村中，谁不佩服他水里功夫厉害！便公送他一个浑号，叫做“浪里蛟”。（不是泥里鳅也，呵呵。）不过唐正财虽是练就了浑身的本领，时运却实在不济事，十六岁上父母相继去世，几亩薄田都卖给人家，得了钱做殡殓之费了。唐正财无路可走，只得投在村中一家姓冯的大户人家，村中人顺口叫他冯大户的家里，充当一名小厮，倒也安闲度日。叵奈天不容他这样默默无闻便算了事，所以这家冯大户家里，不久便闹了一椿大笑话。原来冯大户有两个儿子，大公子娶了亲，不到一年，便得了痨疾症死了。丢下一位妻子白氏，年纪才二十四岁，正是说不尽的性格风流，身材婀娜。因为死了丈夫，所以终年价浑身缟素，宛如白蝴蝶一般，在那里翩翩来去。家下那些丫环仆妇们，都是贫嘴薄舌的，见这位白氏，不但姓了白，更兼又浑身都穿着白衣服，因此便也替他起了一个浑号，叫做“白蛇精”（也替他起者，照应上文，唐正财之人称浪里蛟，故如是云云。蛟也蛇也，但属水中动物，正欲太平军之训练水师，乃借蛟、蛇二物，为之烘托，妙绝，趣绝。）这白蛇精正当三八青春，自从死了丈夫，形单影只，自然不免要对花长叹，望月长吁。久已想在家中物色一个

相当的人来安慰安慰自己这种寂寞的生涯，叵奈家下那些仆役们，不是形同木石，便是蠢若鹿豕，没有一个知心着意的人儿。后来短中取长，便选定了一个意中人，你道这意中人是谁呢？便是白蛇精的小叔子，冯大户的第二个儿子二公子的便是。这二公子今年长成一十八岁，自幼就定了亲事，冯大户也屡次托媒人前去说，要早早替儿子圆房，自己也可以早早瞧见孙子。（早婚之害，弱国灭种而有余，旧社会偏喜踵行，往往以嗣续之大题目，为早婚之口实，读此诚令人愤懑不已也。）叵奈那女家因为只生了这样一个女孩子，娇生惯养的，还舍不得就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因此总是在媒人面上推说女儿年纪尚小，还懂不得人事，（试问要懂何事？妙绝。）凭你那媒人说得舌敝唇焦，却依然无效，冯大户只索性罢了。这消息传到白蛇精和二公子的耳朵里，正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白蛇精觉得小叔子不娶老婆，自己便可以乘机去挑逗他；忧的是二公子觉得自己生成这样一表人材，若是不早早完婚，未免太辜负了。这一年三春天气，那空气渐渐被南风吹得燥热起来了，院子里一双双的蝴蝶，只是徘徊在几株月季花上，不忍遽去。杨树上的杨花，也一朵朵如棉絮般，随了拂拂的熏风，飞到客堂里来，都被挂的一桁湘帘，挡住去路。那杨花便粘住在湘帘上，再也休想舍得分离。（杨花如雨扑帘栊，如此天气，如此景色，那得不令寡鹄孤鸾波生古井哉！妙绝，趣绝。）白蛇精当此日长昼暖，却也懒画长眉，慵拈绣履，只是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伸了一个懒腰。正在百无聊赖之际，只见湘帘一揭，进来了一名垂髫小婢，手里拿着一朵白月季花，笑嘻嘻地说道："少奶奶，这朵花生得多们娇艳，白颜色里，隐隐约约还透出一重薄薄的红晕来，倒和少奶奶的肌肤差不多咧！少奶奶因为大少爷没了，所以终年穿着白色衣服的，那么这朵白月季

花，正好拿来簪在鬓边，衬着少奶奶这一头墨也似的乌云，好不惹看！婢子适才打从院子里经过，见有一双蝴蝶，背驮着背在这朵花儿上厮并，（曰“背驮着背”，曰“厮并”，用字妙绝，当命之曰“裸虫打架”耳，一笑！）婢子便想着少奶奶起来，这样一朵好花，若不是给少奶奶戴，别人采了，也是白糟蹋的。”那白蛇精听了蝴蝶不蝶蝴的话，不由得眉花眼笑，那眉梢眼角，不免也添了几分春色。（绝妙好辞！）可是后来又听甚么这样一朵好花，又是白糟蹋了咧，不禁低垂粉颈，唉的一声，叹了口气。（看他一路写来，只是要画出白蛇精之不甘寂寞而已，却费如许心思，如许才力，累累数百言，一语一转，愈转愈佳，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作者有焉。）便道：“你搁着罢。”那小婢见马屁拍在马脚上，不由得张着两只小眼睛，望着白蛇精发怔，心想：今儿少奶奶为什么不高兴？往常却不曾瞧见他有什么心事的。（呜呼，垂髫小女，安从知青年嫠妇之心理哉！作者不言，意在言外，盖大家庭压迫下之嫠妇，虽欲再嫁而格于形势有所不能，乃不得不出于横决之一途，非必作者于白蛇精有所憎恶也。）那白蛇精低着了脖子，良久良久，不知他一寸芳心里，在想什么心事。一会儿，却又皱了皱眉头，好似想出了什么计较来的一般，（弦外有音。）倏的把那搁在桌子上的白月季花抢在手里，簪上了发髻，又拿过一面手镜来照了又照，（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普天下不遇才人，当于普天下青年嫠妇，同声一哭。）及至把手镜放下了，便拉了那小婢一双手道：“你知道，少奶奶的脾气，欢喜什么花便采什么花来，少奶奶多们怜惜你，你如今替少奶奶瞧瞧二公子去，瞧二公子在书房里干什么？再瞧瞧书房里，有旁人没有？便赶快回来告诉我。”那小婢见少奶奶夸奖了自己，自己那里便省得白蛇精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当下便欢天喜地，跳跳纵纵的

去了。去了不多时，便回来说道："好教少奶奶得知，婢子适才往书房里瞧时，却见书房里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说到这里，便顿了一顿，白蛇精不禁着急地问道：（春池水绉，底事干卿？白蛇精情急矣。）"怎么？难道二公子也没在书房，又往外头淘气去了不成？"那小婢摇摇头道："婢子的话还没说完呢，婢子那时不见了二公子，也觉得有些诧异，便跨得进去张望时，忽地听见一阵很微细的鼻息之声，却原来那二公子在床上打中觉咧！"（又点明日长昼暖光景。）白蛇精听毕大喜，便立起身来，把衣服拖了一会，拖着一丝皱纹也没有。又拢了拢鬓角，自己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便吩咐那小婢道："你在这里替我看守屋子，我再到院子里瞧瞧去，瞧再有第二朵白月季花没有。如若有人来，只说少奶奶采花朵儿去了，可别教他们来找！"小婢一一答应。白蛇精说罢，便轻移莲步，款摆柳腰，一路里走向书房而来，踏进了门口一看，果然那二公子仰面朝天，睡着在一张床上。（是好睡觉架式，一笑。）白蛇精留心床上时，见二公子睡梦里，微微露着笑容，越显得粉装玉琢，和画上的人儿一般，白蛇精端详了好一会，正是越看越爱，恨不得就拿口水来把二公子连皮带骨吞下了肚子去。当下更不怠慢，款款地就走近了床沿，老实不客气，掇转屁股，便坐了下来，伸出一双纤手来，推了推小叔子道："叔叔醒醒，叔叔醒醒！"（自《水浒传》潘金莲、潘巧云以后，盖久不闻此声口矣。）那二公子这才从华胥国里退了回来，见了白蛇精，便一骨碌翻身坐起道："嫂子来了多少时候了？"那白蛇精却取出一块手绢来，掩着樱唇，向二公子飞了一眼，又微微一笑道：（此一笑也，读者毛骨为之悚然。）"叔叔睡觉，不盖被儿，难道不怕受了凉气吗？我打从书房门口经过，瞧见叔叔睡得正熟，怕被风儿吹了，才忍不住走了进来的。"二公子见了嫂子

这副浪态，鼻子里又闻着一阵阵的脂粉香，不禁心里也有些醉了，可是一转念间，忽然又想起死去的哥子来，不觉打了个寒噤。（此一转念间，盖人兽关头也。）便定了定神道："嫂子这番美意，兄弟感激得很，让兄弟起来倒茶给嫂子喝。"二公子边说边便坐将起来，那知道不坐则已，一坐了，腿里不知道有了什么蹊跷，忙用两手捧住了，只是涨红了脸，半响说不出话来。白蛇精会意，那两面鬓角里，也就滃起一片红云来。两个红着脸的痴男怨女，默然相对了好一会，到底白蛇精年纪比二公子大了几岁，什么事都比二公子多些知识，便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是呀，这样暖洋洋的天气，又多念了书，身子自然要得疲劳了，还是赶快把衣服换一换罢。"这句话提醒了二公子，便想厮并着起来找衣服，可是床沿上被白蛇精坐着，正合着一句老话，叫做一夫当关，二公子两条腿再休想找得到出路。只得涎着脸央告白蛇精道："好嫂子，谢谢你，让一让兄弟罢。"这时白蛇精也就顾不得一切了，冷不防的便用两手，好似揽小孩子般，把二公子揽在怀里道："好叔叔，且让我瞧瞧，我适才猜的对不对？"可怜二公子，从来不曾和异性接触过，如今一接触了，便好似感受着了电气的一般，正合着《西厢记》上的一句曲文，叫做"醮着些儿麻上来"咧。这时二公子不要说死去的哥哥不在他的心上，就是他自己的时辰八字，恐怕也早已抛向爪哇国里。（妙绝，白蛇精所猜之事，书中并未点明，而读者固已心领神会矣。《红楼》以后，二百年无此佳构。）闲文剪断，且说唐正财在冯大户家里，也有三四年光景了，冯大户因为他比二公子只大了四五岁，所以便派了他在书房里服侍二公子。那二公子平素原不很欢喜念书的，家里虽是请着先生，二公子也不过偶尔高兴的时候，便来到外书房，把先生消遣一会。（先生为富家子弟之消遣，师道尊严于焉扫

地矣。）不高兴时，却一连几天躲在内书房里装病，死也不肯出来念书。原来冯大户家里的书房，原有内外两处，外书房请着先生，便算是学堂，内书房便是二公子的卧室。上文所说白蛇精来瞧二公子，便是内书房里，因为冯大户的大儿子早死，所以不忍把书本子去磨折小儿子，随他高兴时，便念念书，不高兴时，也不勉强他。因此十天中倒有九天是学生放了先生的假，却便宜了唐正财，没事的时候，便来找先生认字。那先生一个人闷得慌，如今见唐正财有心向学，便惺惺惜惺惺起来，倒也悉心指导，并不因为他是底下人，所以拒绝了他，这也不在话下。再说那二公子，他不知是听谁说的，说唐正财会几下拳脚，因此便抛了书本，死拉活扯的要唐正财教他。唐正财见是小主人爱这样办，却也不能违拗，只得每天教二公子几手。可笑那二公子，不消几个盘旋，便已累了一身臭汗。这天也是因为跟唐正财练习了一会拳脚，所以觉得腰疲腿软，才爬上了床，睡了一个午觉。不想百忙中他的这一位好嫂子，竟会移樽就教起来。唐正财他那里知道二公子和白蛇精在那里干不尴不尬的事情呢？他适才瞧二公子睡熟了，便到外书房去跟先生念了几行《孟子》，看看日色渐渐地移向西边去了，知道时候不早，只怕二公子醒了要茶要水，自己不在身边，又得发脾气，（活画出一个不肯读书，惟知负气的二公子来。）便急急忙忙，掩上书本，（细。）辞了先生，踅回内室里来。他三不知的就走向床前，谁料耳朵里偏又听了极不愿意听的声息，他还怕是二公子欢喜那个丫头，所以在那里偷鸡剪绺咧。可是仔细一听口音，却又不象，正想回避了时，不料自己这黑影在帐门一晃，早被二公子和白蛇精瞧得亲切，只吓得三魂渺渺，六魄悠悠，这一来，有分教：准备窝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唐正财被两个狗男女，摆布得几乎送了性命。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人当饱饮山珍海错之余，有时乃思咬菜根，此无他，物希为贵。久餍膏粱，亦复味同嚼蜡也。惟作小说亦然，一方固须顾及书中之结构，一方更须顾及读者之口味，必时时推陈出新，使读者之口味，得以变换，然后乃爱不忍释，不至于终卷不已焉。夫太平天国革命史演义，而但铺陈太平天国之战绩，曰今日下汉口，明日破武昌，则不如径读记载战事之史书，何必更孜孜于此骈枝之演义为哉！是故作者于未攻岳州之先，插入一段唐正财之出身，非深得个中三昧者，几不能道其只字。或病其穿凿附会，实则小说之陈例宜尔，若事事求其真实，笔笔求其根据，则不其成为大说耶？读者明达，类能道之，固无庸评者之哓舌耳。

第五十三回　血漉漉雪恨割人头　白茫茫渡江逢水寇

话说唐正财心里记着二公子，因此念完了书，便急忙趱回内书房来，那知才踏进门口，便听见帐子里面，有一男一女在那里说话。那男的道："你真象白娘娘，可惜缺少一个许仙。"这话才说完，只听象擦洗碗碟般的啧喋了一声（极丑。）那女的便道："我的小乖乖，小心肝，你便是许仙咧！"（一发丑了。）一个嗤的笑了一声道："那么还须提防着法海禅师那一钵盂。"一个也笑道："亏你狠心说得出这个话来，只要许仙不变心，法海禅师就是说得再天花乱坠些，也奈何白娘娘不得！"（以小说引小说，真是绝世妙文。）唐正财听得真切，那男的便是二公子，那女的便是大少奶奶白氏。想不到他们竟会干出这种禽兽的行为来，自己凑巧又撞着了这等事情，只怪来得太造次了些，不如回避过了，慢慢地再用言语来劝二公子，教他下次不要再干吧。主意想定，便想回身退出房来，说时迟那时快，两个狗男女，也觉得有个黑影，在帐门外面，只微微一晃，不禁大吃一惊，那二公子再也忍不住了，便拉开帐门来，向外瞧时，认得便是唐正财的背影，两人不禁都恼羞成怒起来。后来见唐正财去远了，这才放了心。白蛇精娇嗔满面道："我们的事情，已是被他瞧见了。常言道，无毒不丈夫，可不能轻放了那厮！"（偏是妇人先说起，此所以谚有"最毒妇人心"之话也。）二公子道："那便怎么好？这唐正财呢，一时或者还不会说出来，可是日子一多了，难保不茶余酒后，露出马脚来，万一被父亲

知道了，你我两人，还有这张脸偷生人世吗？”白蛇精见他急得脸色都变了，便咬着牙龈，用手指在他额角上戳了一下，狠狠道：“也亏你是个男子汉咧！却这般不济事！怪不得适才也一点没有丈夫气！（作者直现淫妇身说淫妇法，神妙欲到秋毫巅矣。）你且听我摆布罢。”说到这里，便俯在二公子耳朵上喊喊喳喳了半天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二公子点头会意，白蛇精才用手在二公子背脊上拍的敲了一下道：“我要起来了，你也穿上衣服罢。”两人便都把衣服穿着停当，白蛇精也不停留，便分花拂柳而去。做小说的，有一句老套，叫做有事便长，无事便短，眨一眨眼，已是初夏天气了，慢慢地觉得炎热起来。这一天午后，二公子便把唐正财唤到了跟前道：“你替我到大少奶奶那里去一次，把我一件很紧要的东西要得回来。”唐正财听了愕然了半晌，才摇头道：“我不去，大少奶奶的房里，岂是我们当奴才的所可踏得进去的？再则你二公子也快死了这条心罢，试问你二公子这样做了，如何对得住死去的大公子呢？”二公子听这话，不免天良发现，心里动了一动，好一会才勉强笑道：“你是我的心腹人，万事都不用瞒你，（我闻“心腹人”三字，心骨为酸。）上一次实在是我干错了，可是那一个人不想往正路上走？我自己既知道错了，便是圣人也不能不容我改过。我从今以后，便洗心革面，再不肯往邪路上走了。叵奈有一件表记，在大少奶奶手里，若不向他要回来时，生怕被别人瞧见了，又要生出岔枝来。正财你也是望我上进的一个人，不过我要上进，第一步便须收回这表记来，我本待自己去向大少奶奶要的，生怕他见了我，又要来和我纠缠，那时节岂不是陷溺愈深了吗？好正财，你是我心腹人，你就替我辛苦一趟罢！你只要向大少奶奶说，二公子教我来拿样东西，他就知道了。好正财，你总没有一方面望着我不做禽兽，一方面

你却袖手旁观的道理呀！”（说得何尝不入情入理，不愁正财弗入彀中。）正财被他央告得心也软了，便义形于色道：“公子既是以肝胆相托，便是水里火里，我唐正财也去。”说罢便果然迤逦着往内室而来，路上也不曾瞧见一个丫头或是仆妇，唐正财也不在意，只冒冒失失直寻到白蛇精房里来。用手推那门时，却是虚掩的，唐正财没有用得力气，那门便应手而辟，当下便跄跄踉踉的跨得进去，嘴里又问道：“大少奶奶在屋里没有？”谁知不说这句话时犹可，一说了这句话只听得白蛇精在屋里娇呼了一声道：“你们快来呀！”这一呼不打紧，门外埋伏的丫头仆妇，早一拥而入，手里也有拿着鸡毛帚的，也有拿着洗马桶的竹帚的，（俨然一队女兵，可发一笑。）见了唐正财，不由分说，便举起手中的武器来，夹头夹脸向唐正财打去！论唐正财的武艺呢，平常休说几个丫头仆妇，就是有十几个壮健男子，也近他不得，只要唐正财挥一挥手，抬一抬腿，那些人便可以跌得老远了。何如唐正财是个极讲情理的汉子，俗话说得好，叫做男不和女斗，唐正财纵有浑身本领，可是打倒了这几个女将军，也还算不得好汉。因此他索性挺立在那里，尽他们打去，连躲闪都不躲闪，想等打停了，再和他们评理。谁知那些丫头仆妇才停了，自己的两手，就早有人用一根索子牢牢的拴定了，当下也不由他开口，便簇拥着他，一窝蜂的押到了大厅上。冯大户跟前的那个白蛇精却跟得来了，一件纱衫，只掩上一个纽扣，上面一只衣襟敞开在那里，却露出一大半雪白的胸膛来。见了冯大户，便指手划脚地说道：（“指手划脚”四字，写出白蛇精之又淫又泼来。）“媳妇正在房里洗澡，不想这厮闯进门来，按住了媳妇，便要强奸，（丑极。）是媳妇极声喊叫，才有丫头仆妇们来把这厮擒住了。”冯大户一听这话，不禁气得胡子根根倒竖，用手揉着胸脯，半晌才挣出话来道：

"反了反了！"唐正财便道："老主人明见，我唐正财，从来不干非礼之事，这是冤枉的！"冯大户一发把手拍着桌子道："你是男仆，如何可以趁大少奶奶在洗澡的时候，跑进他卧房里去？你说冤枉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跑进内室里去呢？"唐正财道："这是二公子教正财进去的。"唐正财话还没有说完，旁边早转过二公子来道："父亲休信他胡说！儿子就是有话要和嫂子说，这样许多婢仆，那一个不好差他，何必偏要差起男仆来呢？"旁边白蛇精便插嘴道："公公何必多问，人赃现获，只要赏他一顿皮鞭，把他打死在鞭下也就是了！"冯大户点头道："这话不差。"便吩咐左右皮鞭伺候，唐正财这才从恍然里钻出个大悟来，知道这是白蛇精和二公子设就了的圈套，却教自己去钻的，可是自己也不能束手待毙，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跪下叩头道："老主人赏了正财一个全尸罢，那皮鞭抽得皮开肉绽，不免太苦了，老主人如若定要处死正财，只消把正财载在船上，向荒僻的小港里抛去，正财就是死也觉得爽快些。"冯大户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道："这个依得你说罢。"便吩咐备下船只，把正财手足牢牢缚定，载往别的地方，向水里只一抛，只听得咚的一声，水花四溅，便结果了唐正财的性命。（吓煞！）那白蛇精和二公子，拔去了眼中钉，暗中十分欢喜。（死在目前，且慢欢喜。）列位看官，瞧到这里，不免要批驳做书的道：你上文不是说过的吗？说唐正财是水里功夫极好的，如何一下子就会没了性命的呢？做书的道："不错，不错，只为做书的一张口不能说两边的话，一支笔不能写两边的事，只得丢了一头，再说一头。"且说唐正财到了水里，稍一挣扎，便把缚着手足的绳索挣得寸寸而断，他还怕冯大户的家人没有走远，所以索性伏在水里，不敢把脑袋透到水面上来。原来唐正财平常在水里，本就可以伏上两三个时辰，不必到水

面上来换气的，所以这一天他直等到柳梢月上，才敢在水里把脑袋探将出来。（一段杀人之文字前，偏放着“柳梢月上”四字，可谓变幻不测。）便慢慢地把身体游近了岸，一步步的挨上了河滩。说也可笑，这时凑巧有个近村的屠户，刚在宰猪作坊里，做完了工回去，手里提着一个小篮儿，一路唱着小调，一路走着。（走夜路而唱小调，其气先馁矣，无怪见唐正财更疑为鬼物也。）那天半夜的一钩新月，被微云遮了，这屠户怕走错了路，所以极力低着头，用目力辨认着路径。看看走近河滩，恰值唐正财在水里钻将起来，那屠户瞧得亲切，只见一个披头散发，浑身水淋淋的怪物，从河里跑上岸来，这屠户时常听见人家说，大凡落在水里死的鬼，要是没有人去替代他死时，再也不得投生的，因此乡下人豆棚瓜架之间，常常谈起落水鬼讨替代的故事来。这屠户耳濡目染，早被这种迷信的心理，把神经麻醉了。所以蓦然间见了唐正财，以为这定是落水鬼了。又见这落水鬼，张牙舞爪向着自己，怕是来向自己讨替代的，吓得魂不附体，叫了一声“我的妈呀”，便丢下篮子，拔起腿来向田野里飞跑。唐正财见他狼狈得十分可笑，却也不去和他说明，只管一步步的踱向大路上而来。那里知道足底下却绊了一件东西，几乎不跌了一交，忙俯下身子去看时，原来是一只小竹篮儿，里面放着一把明晃晃的屠刀。（此屠户看似闲文，其实即为唐正财报仇送刀而来。作者布置煞费苦心，非仅信手涂抹，取悦读者于一时焉。）唐正财见了屠刀，不觉灵机一动。便弯着腰拾起那把屠刀来，在手里使了一使，不由得心头暗喜。当下便在路旁立定身躯，脱下衣服来，把水绞干了，才重又穿在身上。（细腻之至。）把那把刀插入裤带里面，大踏步寻向冯大户家而来。刚走到大门外，却听得远远的更楼上面，正报着二更三点。唐正财想起了白蛇精陷害自己的情形，不由怒从心

上起，恶向胆边生，一纵身体，便进了冯大户家的围墙。他本是熟门熟路，也就不用找寻，翻过几个屋脊，便一径找到了二公子住的那间书房门外。也是二公子和白蛇精俩恶贯满盈了，所以这天白蛇精见处死了唐正财，觉得拔去了眼中钉，胸头十分畅快，一到晚上，便色胆如天大，乘着夜深人静，悄悄地溜得来和二公子厮会。二公子接进里面，正是欢娱嫌夜短，懊恨觉更长。（二语一写白蛇精，一写唐正财也。）想不到夹忙里会岔出一个复活的唐正财来，那唐正财便一脚把书房踢开，从腰间拔出屠刀来，抢将入去，揭开帐门，看见二公子在外床沉沉地睡得好梦正酣啊，唐正财也不思索，手起刀落，便把二公子的头儿割了下来，滴溜溜地滚下床沿去了。这唐正财虽说手法敏捷，可是不能不有一种声息，这声息早就把里床睡的白蛇精惊醒，白蛇精睁开眼睛来，瞧见了这种情形，真吓得魂不附体，便也顾不得羞耻了，就这们光着身子的跪在里床，索索地抖战，且抖且叩头道：“唐大哥，唐大爷，饶了小妇人一命罢！”这时唐正财不动手则已，动了手如何肯轻易干休！只见他吆喝了一声，伸出一只左手来，把白蛇精的发髻揪住，丝毫不用费力，便把白蛇精揪下床来，又怕他极声呼唤，惊动了别人，须防自己走不脱身，因此更不怠慢，右手把屠刀向白蛇精脖项里抹去，那种屠刀，何等锋利，容容易易便割断了白蛇精的喉管，一股热血，如万道飞泉般，向外喷溢出来，喷了唐正财一身。唐正财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使第二刀，把白蛇精的头颅割下来。白蛇精一灵不昧，便向森罗殿上，和冯大户的大儿子、小儿子，打风流官司而去。唐正财见诸事停当，便脱了身上血污沾染着的衣服，胡乱在二公子衣箱里找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来换上，又扯下那脏衣服的一条衣襟来，蘸着白蛇精腔子里的血，在粉墙上面大书特书道：“杀人者，唐正财也。”写罢，便把二公子和白蛇

精的头发连结在一处，做一只手提了。又找些银两来，揣在怀里，预备自己路上使用。这才一脚高一脚低的把那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提到了冯大户的卧室外面，把两颗人头的头发穿入门外的铜环里，做一处挂了。再瞧天上时，见一钩新月，渐渐西沉，知道时候已是不早，也就不敢再耽搁，一路里翻墙越屋，出了冯大户家。只拣大路，洒开脚步走去。一口气走了有二十多里路，那天光才发亮了。肚子里不免有些饥饿，便拣一家豆腐店，去花了几文铜钱，要了三碗热豆腐浆来把肚子暖了一暖，才又上路。一路里风餐露宿，也就不必细表。这一天便走到了长江南岸，他耳朵里听说，湖北有个汉口镇，是人烟辐辏，车马喧阗的热闹码头。他这时正无家可归，便想到那里去找件事情做。可是汉口在汉水的西岸，长江的北岸，没有渡船，自然不能前去。自己虽说熟谙水性，可是总不能说拼着这身子，在这们几里宽的江面上游泳过去，更兼到了北岸，若是身上湿淋淋地，被人瞧了成何体统？还是寻觅一艘渡船的好。说也凑巧，唐正财举起手来在眉毛上遮住了天光，向江面上望时，只见远远地有一叶小舟如飞地摇向唐正财站着地方而来。唐正财见那船摇近了，便低声下气说道："艄公，有烦你摆一个渡，到了北岸多算些渡钱还你便了。"那艄公点头道好，边说边把船靠近了岸。（又从此艄公身上另外写出一番情节来，是作者之善于生发处。）唐正财便一跃下船，艄公施展出浑身的本领来，只听得一阵欸乃之声，那船便荡向江心里而去。唐正财闲着没事，便留心打量那艄公，只见那艄公一脸的胡子，胡子里面深藏着一张阔嘴，脸中间又是一个鹰爪鼻，两只铜铃般的眼睛，配上两条刷帚般的眉毛，那相貌十分凶恶。更兼瞧他的样子，两颗眼珠子骨碌碌地只管东张西望，显见并非善类，唐正财不免心上别的一跳。因为江湖上走黑道的人，门类很多，单就陆地上讲，最起码的便叫做打闷棍，瞧见单身

客人走过，他便蹑手蹑脚，跟在背后，冷不防的就兜头给你一棍，打得好，便把你打闷了，打得不好，便把你打死了，他都不来管帐你，他只要剥下你的衣服来，把你的银钱，一古脑儿都搜括了去，便丢你在地下，由你醒也罢不醒也罢，他却大踏步走了。这一种买卖，是攻人无备，决不是好汉的行为，因此江湖上走黑道的，把这一种打闷棍的人，列在末等倒第一。其次就是单身蹚径，见有单身客人经过，便从树林里跳将出来，大喝一声，拦往去路。那几个武艺高强的，还有以一人而劫三四人以至十数人的，这一种是明抢交战，当然要比打闷棍的高明些。此外便是结下伙伴，打家劫舍，那声势浩大的，小喽喽居然也有几千人，便可以攻掠城池，抵抗官兵了。至于偷鸡剪绺，都是自郐以下，也就毋庸深考。只是有一种武艺高强，能够高来高去的人物，他们每每单身一人，会飞檐走壁，跑向达官势豪的家里，神不知鬼不觉的捞一笔金银珠宝，便远走高飞。这却是另外一种，虽然不是明干，却非有本领的人不办。以上所说，都是陆路上的。至于海里，却有海里的英雄，江面上却有江面上的好汉。唐正财怕这艄公也是走黑道的，自己碰在他手里，岂非又要多一番麻烦了吗？唐正财还没有想定，那个艄公，却已从艄上提了一把朴刀，直抢进来，那刀锋便向唐正财脑袋上剁来，正是才跳血雨腥风外，又入天罗地网中。欲知唐正财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太平军初入湖南，以不习水战，故一遇劲敌，即并船上所载之辎重而弃之。蓑衣渡一役，受创最深。及得唐正财，乃编水军，严编制，备船只，充器械，教之战阵进退，遂克岳州。更北渡长江，以攻汉口，进窥汉阳、武昌。若非正财，则三镇

之下，或不克迅速如是。其后顺流而下，帆樯蔽江，舳舻千里，定赣、定皖、定苏，奠都金陵，东南半壁之势以成，则唐正财之功不可没也。故唐正财后封航王，为太平天国出湖南境以后之一重要人物。本书后此须叙阳夏战役，自不得不出正财，而欲出正财，不得不于其已往之历史，加意描写，以显正财之为非常人，故五十二、五十三两回，看似闲文，却关重要也。

第五十四回　桴鼓薄危城火烧夏口
投鞭塞天堑铁锁长江

话说唐正财端相那艄公，决不是善类，也许是江湖上走黑道的人，觑见单身客人，便一刀做翻了，劫夺他的行囊，自己去享用。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存，防人之心不可无。（至理名言。）倒不可不提防着，休教着了他的道儿。当下还怕自己是疑心生暗鬼，没的错疑了好人，所以故意解下腰间拴的银子的包袱来打了开来，把银子数了一会，又偷眼来瞧艄公，果然见艄公两眼露出凶光，只是注视在自己的银子上。瞧他的样子，好象恨不得一口水就把这银子吞下肚子去一般，唐正财瞧料这情形，已是九分九了。便慢条慢理，把银子重又拴上了腰，冷眼看这艄公如何发作。果不其然，一会儿那船已是摇出在江心里，两面的岸，都隐隐约约，不很瞧得清楚。艄公倏地把橹放下，弯着腰揭起了后面的舱板，从里面找出一把朴刀来，一个箭步，便跳到了舱里，把刀指着唐正财，大喝一声道："识窍的，便快些把腰里的银子献将出来！"唐正财见他这副样子，简直是穷凶极恶，肚子里不免暗暗好笑，（强盗打劫，此何等骇人事，而被劫者却对之暗笑，则其人必有绝技可断言也，惜乎此艄公不知鉴貌辨色耳。）面上却做出十分惧怕来，忙不迭解下包袱来双手奉献，艄公把银子向怀里一塞，又指着唐正财道："你不要动，吃我一刀！"（天下安有杀人而教人不要动者，此艄公真是笨伯。）唐正财哀哀求告道："银子已是奉献给好汉了，只求留下小可一条性命！"那艄公见唐正财这样没用，

便放大了胆，大喝一声道："今日的事情，不是你死，便是我死。（竟成谶语。）我们吃了这碗饭，从来不知道甚么叫做慈悲心，不送你望来的那条路上去，万一到衙门里出首起来，那时我便须吃你的亏。不过江湖上也有江湖上的规矩，我这里处置客人，便有两种方法，但不知你还是愿意吃板刀面，还是愿意吃馄饨？"（不谓杀人也，而犹有如此好名目。）唐正财听了不懂道："请教板刀面怎样？馄饨又是怎样？"那艄公把手里的朴刀晃了一晃道："板刀面便是用这柄刀，把你的身体支解开来，"唐正财不等他说完，便摇手道："这个万万使不得！"（杀人也，而亦复讨价还价，思之不禁失笑。）艄公道："你既不愿意吃板刀面，那么便是馄饨罢！"唐正财道："请教馄饨又是怎样？"艄公道："馄饨么？便是赏你一个全尸。你赶紧踊身向扬子江里一跳，这便是下馄饨。"唐正财故意做出踌躇的样子来道："这个……"艄公不等说完，又举起手里的刀来，大喝道："你不肯么？那我便要依旧请你吃板刀面了！"唐正财忙道："我吃馄饨，我吃馄饨！"（读之乃不惧而笑，何也？）当下做出万分无奈的样子来，一步一步挨到了船头上，才往波心里踊身一跳。艄公见唐正财跳下了水，知道他没有命了，便回到船梢上，检点那一包银子。谁想正检点得十分高兴时，霍地从水里伸出一只手来，向艄公颈项里衣服上只是一提，便如老鹰抓小鸡般提到了水里。那艄公睁眼看提他的人时，恰是适才自己请他吃馄饨的唐正财便是，（涉笔成趣。）知道不妙，欲待挣扎时，那里来得及？被唐正财骂了一声道："你在长江里不知做翻了多少好人！今日里遇了我，却是你的果报到了！"说罢，也不由分说，抡起拳头来，便向艄公要害之处打去，可怜那艄公岂是唐正财的对手，也不消唐正财用十分的力气，那艄公一口气回不过来，已是死了。唐正财见替江面上来往的旅

客，除了一害，心下十分畅快，便随手撇下那艄公的尸身，依旧回身跳上了这船，在后舱里一找，见适才自己的银子，端端整整放着在那里，此外还有一包银子，倒有四五百两光景，不知是艄公劫夺那位行路客人得来的，唐正财便拿来和自己的银子做一处包了。又找了几件衣服，把身上的湿衣服换去。唐正财他本是弄船的惯家，当下便自己动手，把那船摇到了江北岸，将银子拴在腰，一跳便上了岸。那条船也就任他在江里飘来泊去，后来不知便宜了那个人摇去使用了。这也不在话下。且说唐正财得了这四五百两银子，横竖在永州杀了人，回不得家乡的了，便索性就拿这银子做了本钱，在湖南岳州买了米，贩运到湖北江西去，倒也很可以赚几钱。这一次因为江西米价腾贵，他便又到湖南来办货，正在益阳地方采办了几百石白米，要开船出洞庭湖去的时候，却听得纷纷传说，说太平军已是围了长沙，若是长沙一破，这益阳地方，便吃紧了。因此益阳城里的富户得了这风声便纷纷地把箱笼什物，寄顿到乡下去，那些贩米的客人，已经办到了货的不必说，就是没有办到货的，也都把空船摇出了洞庭湖，躲向长江下游一带而去。论理唐正财既已办全了白米，也就可以随着大众出了湖南境界，身体上比较安全些。谁知唐正财的主意却又不然，因为唐正财在江湖上隐姓埋名，做那贩米的勾当，委实因为自己做了血案，为躲避缉捕起见，才不得不然，扮做客商，在长江一带胡混的。至于他的本性，虽不是怎样心雄万夫，却也不甘就这样做一名商人便终老了。所以他得了太平军不日要到益阳的消息，不但不随众往旁的地方逃避去，反而有意俄延着，在益阳客寓里不肯就走，好等太平军来了，图一个进身之阶，也许往后可以在太平天国里扬眉吐气。（非常人必不甘蠖屈，固不特唐正财一人为然。凡太平朝从龙诸士，皆当作如是观。）也是唐正财合该在我这部太平天国革

命史演义中占一席地，所以杨秀清因为要攻岳州，感觉到没有水军的困难，便想起要招揽贤才，编练起水军来，当下就张贴榜文，访求熟识水性的英雄。唐正财看了这榜文，心想：这是天给我进身之阶的机会，此时不揭，更待何时？便不假思索，把这榜文揭了。小校们引他来见杨秀清，唐正财把自己的出身一一的诉说了。杨秀清十分欢喜，便派他充一名典水匠，教他就在益阳地方，把封雇得来的民船，先练起水师来。又问他攻取岳州之策，唐正财便道："从益阳到岳州，须走临资口，口外便是洞庭湖，清朝的官吏因为怕天兵来到，所以预先在临资口外，竖了许多木桩，好教天兵的船只，不能够直出洞庭湖。其实只要我们派下兵士，前去并力一拔，就拔了起来，这种掩耳盗铃的计策，正是不值一笑。（此策果不值一笑。）再讲岳州城里，有一个提督，叫做博勒恭武，道台叫做王东槐，都是没用的脓包，我们只要多派细作前往，在岳州城里，遍贴无头榜文，只把那两个脓包吓走了，岳州便可不战而定。"（写攻岳州又是一样写法。）杨秀清抚掌称善，便传下令去，教把一应船只，都交给唐正财统带，编成劲旅。一面又派精干的小校，乔装改扮，前往岳州城张贴榜文。不多几天，岳州城里，果然发现了几百张太平天国的告示，那些百姓，不知就里，便围拢来念道：

奉天承运太平天国总理军机天下大元帅万岁洪，为恺切晓谕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远君子而亲小人，卖官鬻爵，压抑贤才，以致世风日下，上下交征，富贵者谂恶不究，贫贱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念之发指！（所言皆切中满清弊病，可见洪、杨起事之初，本在反抗压迫也。）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故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

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驻在益阳，不日便须进攻岳州，尔等岳州居民，如有勇力者，智谋者，宜同心协力，共襄义举。如有斩清妖博勒恭武及王东槐二人之头来献者，各赏银万两，倘有敢助桀为虐，以敌吾之士卒者，无论军民人等，天兵所到，必予诛夷！凛之慎之，毋违特示。

那些百姓读完了这张告示，吓得舌头都伸出了二三寸。又有人把告示揭了去，送与博勒恭武和王东槐瞧，两人见有什么斩两人的首级前去献给太平军，可以赏银万两的话，只急得屁滚尿流。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岳州城里，一文一武，两位大员，便背着人商量了一会，也就连夜带了家眷逃走去讫。那细作来报知了杨秀清，太平军便都上了船，开到临湠口，一声令下，把清兵插的木桩，尽数拔去，浩浩荡荡，杀出洞庭，果然白茫茫一片，好大的水！太平军自经唐正财教导过了，那船只行驶起来居然也四平八稳，毫不颠簸，顺风扬帆，便直抵岳州城外。自有地方上的百姓出来迎接太平军，不战把岳州克了。唐正财又来见杨秀清道："末将打听得湖北省因为防江起见，所以一应来往船只，都不准开行，如今不论大的小的，有货的没货的，都遮留在土星港地方，有五千多艘。他们并且把江口都塞了，以为我们军队便不能过去。（此与在临湠口插木桩何以异哉！笨伯笨得可笑。）我们如今事不宜迟，该立刻发兵去把土星港夺了，那些船只，便可和益阳所封雇的合在一起，为渡江之用。"秀清答应了。又怕唐正财一人兵单力薄，便问那位将军愿和唐将军一同去攻土星港？早有罗大纲用手摸着自己脸上卷曲如螺旋般的胡子道："末将自幼也识得水性，愿和唐将军一同前往。"（罗大纲识水性，照应第十一、十二回。）秀清准了，便派罗大纲为正先锋，唐正财为副先锋，率领水军，来攻土星港，不费吹灰之力，把这五千艘商船尽数夺了。

和益阳封雇的船并在一起，就有一万多艘，声势自然格外雄壮了。一路里势如破竹，便进湖北境界，来攻汉阳。可笑满清的官吏，他们那里料到太平军会来得这般的迅速呢？那汉阳连城门都不及关，城门洞里便塞满了太平军，一个个用黄布包头，手握短刀，杀那清兵浑如滚瓜切菜一般，直杀得清兵哭声震天，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唐正财见手下已是把城门夺了，便吩咐擂鼓，催促全军前进。太平军听了鼓声，一发勇气百倍，中间一员大将手持一柄长矛，浑如发疯一般，逢人便挑，杀得兴起，不论是清兵是百姓，凡是碰在他矛尖上的，没有一个不送了性命，因此百姓们死伤的也不在少数。直杀到府衙前，汉阳府知府董振铎，战战兢兢的握着一柄烂银枪，想出衙来迎敌，连枪杆都没举起来，便被罗大纲一矛子刺断了喉管，倒在地下，手足颤动了几下，也就呜呼哀哉了。唐正财见大获全胜，便吩咐鸣金收兵。罗大纲浑身血污，拖了矛子，来问唐正财道："我正杀得高兴，你怎么就敲起锣来了呢？"唐正财道："那清兵十停中已是杀了九停，余下的都是百姓，若不分良贱一齐杀了，人心便不免要怨望的。"罗大纲这才罢了，当下便驻扎在府衙里面，和唐正财俩一面派人拿了本章去启奏天王，一面商量攻打汉口之策。罗大纲道："汉口没有城池，攻打起来十分容易，不如先派小校，混进了汉口市街，乘机放起火来，我们再领兵掩杀上去，里应外合，汉口便可唾手可得。"唐正财点头说好。罗大纲果然拨派了一百名小校，身上带着琉璜火药等物，扮做商人，推着几辆手车，上面薄薄地盖了一重货物，下面多是柴草等容易引火的东西，单等大兵到了放炮为号，便一齐动手。（罗大纲用兵俨然合乎古法，惜其秉性粗暴，嗜烧杀耳。）拨派停当，那些小校，果然混进了汉口，分头寻觅客店住下。这夜三更时分，果然一声号炮，那些小校知道大兵到了，就在

客店里放起火来，一时间便有十几处火起。太平军由罗大纲为头，一声呐喊，杀进镇去。镇上驻扎的清兵本就不多，又在睡梦里惊醒回来，只听得人喊马嘶，也不知太平军来了多少人马，连逃走都来不及，那有心情再敢起来抵敌呢！老百姓们一声听说太平军到了，又见四下里火光烛天，觉得开门又不好，不开门又不好，因为要躲在家里不出门去，生怕这火延烧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来，岂不要活活地烧死在家里么？若逃出门去，外面满街又都是太平军，在那里逢人便砍，不是也自已去讨死吗？可怜这一次的打仗，也算是汉口的浩劫，那些老百姓不死于锋镝，便葬身火窟。直到天王驾到，在江南岸望见汉口镇上还是一片火光，再加以各种东西爆烈的声音，隆隆不绝，天王问了众人，才知道汉口的火，已是烧了五日五夜了。那烧掉的房屋，绵亘有十五里路长短。天王便吩咐罗大纲，赶快派人把火救灭了，可是那汉口，早已化为一片焦土。（汉口入民国后亦数经烧杀，盖武汉为四战之地，一有乱事，辄首当其冲也。）这也不在话下。再说天王和杨秀清等，率领文武百官进了汉阳，休息了几天，便要攻打武昌。唐正财便献计道："武昌在江南岸，若是派兵前去攻打，须用渡船载着人马过江，不但一批一批地，十分不便，就是接应起来，也觉得不很灵捷。末将有一个计在此：不若把渡船用铁索连结起来，可以从北岸直达南岸，宛如一字长蛇般，兵士渡江起来，便不啻搭了一座桥。那武昌孤城无援，若要把他攻破，不啻探囊取物。"天王大悦，就把这个差使，派了唐正财。也不消一天功夫，这一座浮桥，便搭成了。杨秀清催动兵马，就在这用渡船连结成的浮桥上面，渡将过去，费了两天的功夫，十万大兵都已渡毕。便在武昌城外，四面筑起营垒来，不断地派兵前去攻城。这时武昌城里，驻着一员湖北巡抚，叫做常大淳，他以为这时刚在十一月里，西北风十分

利害，长江里面，就是没有甚么大风，那浪头也须有五六尺高低。江面上的渡船，一个不留神，便须船底向天。所以一交冬令，江面上便断了渡，没有紧急的事情，谁肯冒险往来？常大淳料定这长江是个天堑，太平军决不敢拼着性命渡到南岸来的。因此，虽是失守了汉阳，火烧了汉口，接二连三地来了许多警报，他可还是处之泰然，以为这武昌城是万无一失的。(釜鱼幕燕，醉生梦死，尔时清吏大都抱此种观念，此所以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也。)那里知道冬天的江水比夏秋两季要浅了许多，这一年江水更是特别的干涸，江心里有几个洲，平常总是没在水里的，此刻却都浮起在水面上了。这江水既是这样的浅了，自然西北风吹上去，就有波浪，也有限得很。何况这一年十一月里，那天气是暖洋洋的，连一点风屑儿都没有。所以太平军在那浮桥上来来去去，简直和在陆地上行路一般无二，丝毫不觉得有风浪。这一来把常大淳惊得目定口呆了。那些武昌城里的百姓，见了这种情形，便窃窃私议道："奇怪呀，往年这时，长江里风浪何等厉害，怎样今年却和乡下小溪里的水一般地平静起来呢？嗄，是了，大概是清朝的气数将终，太平天国该成大事，所以老天爷也一般的势利起来，差下了六丁六甲，来帮助太平天国，那长江里的龙王，见是玉皇大帝的旨意，自然不敢违拗，也就传令教龟丞相，鳖军师，虾兵蟹将，各归洞府，不得在水面上兴妖作怪，那江水才这般平得和镜子一般的。"(无稽之谈，可发一笑。)这些说话，传到了常大淳的耳朵里，直急得他金星乱迸，心想民心已变，教我一个文官，如何守得住这孤城？不觉急痛攻心，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谋国者对于集中人才一事，当三至意焉。盖凡奇才异能之

士，鲜肯郁郁久居人下，当轴苟能予以机会，俾因才自见，则郅治可期也。观唐正财投效太平军，而益信我言之非谬焉。

作者于攻汉阳、汉口，只三言两语，即已交代毕事，盖老手作文能收能放，必也卷之则可穿针孔，放之则可弥六合，而后始为高手。且剪裁尤贵得体，若当略不略，不当略而略，则读者且昏昏思睡矣。必如本书之简略处，人不病其少；详晰处，人不病其多，而后可与言著述。

第五十五回　以貌取人向夫人窥客
因祸得福张嘉祥招亲

话说湖北巡抚常大淳，见太平军已是从江北岸 渡 了 过 来直扑武昌，只急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搓手咂舌的道：“这便如何是好！这便如何是好！”（胆小无用之态如画。）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忽然地来了一个救星，派人缒进城来，投递公文，安慰常大淳不要着急。你道这救星是谁呢？却原来便是广西提督向荣。（又宕开一笔，文章如生龙活虎。）列位看官看到这里，准定要咦了一声道：“那向荣不是前几回书中交代过的吗？说他称病在桂林城里，不肯出来和太平军交战，钦差大臣赛尚阿想调他来随营效力，那向荣兀是不受调遣，只恨得赛尚阿牙痒痒地，如何一会儿又在武昌出现起来呢？这定然是做书的手忙脚乱，才前后的事实有些不很贯串了。”其实这倒不是做书的错处，中间却另外有个缘故，不嫌烦琐，待做书的慢慢道来。且说向荣借了广西巡抚邹鸣鹤请他留防省城的大题目，躲在桂林城里，兀是十分快活，每日喝几杯酒，看兵丁们练习些拳脚，日子便格外过得飞快。一天晚上，他正一个儿弄了几碟精致的菜，热了一壶白干酒，在那里浅斟低酌，这时衙门四周，那些巡夜的兵丁，早击着柝，报告时候已是二更三点了。喏大的一个桂林城里，老百姓们都深入睡乡，静悄悄地，除了敲更击柝的值夜兵丁之外，简直就够得上万籁无声四个字。向荣正低着头端起杯子来喝酒时，只听得屋瓦上微微地有些响动。这向荣以前跟随着杨遇春东征西讨，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眼耳

鼻都练习得很敏锐，这种江湖上夜行人的声息，那有听不出之理？所以一听便知道屋上伏着个人，不是刺客，定是江湖上朋友缺少了盘川，前来掏摸财物的。（谁知下文却又不然。）这种声息，若是被别人听见了，准定会大呼小叫起来，那屋上的人，若是没用的呢，这一喊叫便打草惊蛇，分明就是叫他走路，也不消你喊第二声，他早就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了。那屋上的人要是本领十分了得的呢，他决不肯因为你喊叫了，他便溜跑的，老实不客气，便要跳下地来，拔刀动手了。所以听见了夜行人的声息，若是冒冒失失的喊叫起来，有百害而无一利。（此种老吏断狱口气，非作小说之好手不办。）向荣他懂得这种诀窍，所以只做没听见，依然低着头喝酒，一面却十分留意着。果然听得屋瓦上的脚步声响，渐渐地移到了廊沿边，便知道这夜行人要进屋子来了。凭你向荣天不怕地不怕，到此地步，也不由微微地一震，可是脸上却还是不动声色，他冷眼瞧着，瞧这夜行人如何进屋子里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阵微风，这夜行人便已进了屋子。讲到武艺的人，飞檐走壁，原算不了一回事。不过飞进屋子来的时候，快得和蝙蝠一般，那个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了。至于只听得微风般的一阵，却丝毫瞧不见人影，而实际上这人已是进来的了，那么这人武艺，非到炉火纯青的时候，是决不会有这般本领的。所以当时，向荣心下也是十分佩服，只见他把酒杯一放，含笑说道："上面的那位仁兄，也不必藏头露尾了，要是来行刺的，我此刻手无寸铁，就请动手罢！"这话不打紧，在梁上的那个夜行人，见行藏已露，便也不再躲闪了，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疾如鹰隼般，便飘然落在地上了。那里知道还没有站稳，向荣便笑着喝了一声："疾！"地上铺着一块块的砖头，竟会活动起来，霎时间便露出了一个缺口，这缺口又恰恰的在那夜行人站着的脚下，因此，那夜行

人便觉得天旋地转一般，再也站立不稳，扑通一声，便向这缺口里掉了下去。下面原来是一个陷阱，有一丈多深。那夜行人掉在陷阱里，正要站定身躯，想依旧往上跳时，事实上那里来得及，从上面那缺口里，早搭下十几把铙钩来，容容易易便把夜行人搭了上来，用着许多细麻绳，好似肉馄饨一般，把这夜行人牢牢拴定了。你道如何这屋子里会有起陷阱来的呢？原来以前杨遇春征苗的时候，那些苗人时常要用刺客，混进他的营帐里去行刺的，因此杨遇春军行所至，一立下营寨，便急急忙忙地在中军帐里，掘起陷坑来，杨遇春也就寸步不离，在那陷坑边，披阅公事，或是翻读兵书。那些刺客前去行刺时，身躯还没站定，便一个倒栽葱栽下陷坑去了。杨遇春靠这陷坑，也不知捉了多少刺客。向荣是杨遇春的旧部，他便暗暗地把这法子看在眼里，这一次他从固原调到了广西，也知道太平军中颇多奇材异能之士，就一般的要派人来行刺，因此他也设下陷阱，只要把机关一按，地上便立刻会现出一个缺口来。凭你是盖世英雄，也难逃他这一计。（插入一段说明，引用杨遇春事，令人悠然意远。笔墨亦如哀梨并剪，爽脆异常。向荣设陷阱本以防太平军也，谁知第一个上当者并不是太平军中人物，可谓极离奇变幻之大观。）撇下闲文，言归正传。且说向荣见把那夜行人擒住了，便吩咐推将上来，问道："你是不是太平军中那个人教你来的？今日被我擒住，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向荣边说边打量那个夜行人时，只见他生得硃唇粉面，猿臂蜂腰，年纪才只有二十左右，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靠。向荣见他生得一表人材，肚子里不禁也十分爱他。（为后之一拍就拢之张本。）这时那少年却仰天大笑道："我若是太平军中的人物，也不用到这里来了，因为我不愿和太平军在一起，才会被你擒获的。"（说得兀突。）向荣听了不觉愕然道："此话怎讲？"那少年便

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叫做张嘉祥的便是。(原来就是此公，别来无恙！)在广西省绿林中间，原也赫赫有名。那一年洪秀全在金田村招兵买马，我也曾去和他谈过一回天，只因他们相信什么耶稣，甚么上帝，我那时便劝他们好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去信外国人的教，你们往后不必再把这耶酥教传来传去了。我那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洪秀全听了我的话，我便归顺了他，省得在绿林中一辈子没有出息。谁知洪秀全不肯听我的话，我也是受不了耶酥的拘束，因此和他分道扬镳。我做我的强盗，他做他的天王。可是过后一想，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世上，不烈烈轰轰的干一场，难道定要等无常来到，便万事皆休不成！况且做强盗究竟也不是久长之计，我既是和洪秀全话不投机，便帮着广西的官府去打洪秀全，也未为不可。不过急切里，总投不到一个可以用我的人。前几天才听见有人说，广西一省，只有提督是个好男子。我可是听听这话，还有些不信，所以趁夜来这里窥探。如今既被擒获了，便由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杀了我也罢，放了我也罢。"张嘉祥说完这番话，直僵僵的立着，一点没有惧怕的样子。向荣慌忙亲自下座，替张嘉祥解去了手足的缚，喝令手下的人，端过一张椅子来，请张嘉祥坐了，道："恕我向某无礼，不知道义士是投效而来的。本来在绿林中落草，究竟不是安身立命的勾当，若蒙义士不弃，请在向某衙中，暂住几时，待向某替义士图个出身，一同为皇家出力，岂不甚妙！"(张嘉祥固不失为英雄，特助桀为虐，其立脚点错误，为可惜耳。)张嘉祥也拱了拱手答道："小人一身本领，只恨无人买得，若是蒙大人不弃，小人就拚着这条性命，卖给了大人罢！"(千古伤心之语。)向荣大喜，当下便把张嘉祥款待在衙中，和他谈论些武艺，竟有许多是向荣平生所欲学而未能的，也不消三天五天，便把向荣佩服得五体投地。向荣膝

前，原有一个女儿，今年也已二十岁了，尚未许配与人。只因来求婚的若是文官的子弟，向荣自己是个行伍出身，总嫌没有真实的本领，说这种风吹得倒的少爷们，不配做我的女婿的；若是武官的子弟，向荣的老婆和女儿，又嫌人物不很漂亮，况且武官的子弟，未必人人习武，尽有许多人，只会了几手花拳绣腿，还有连花拳绣腿都不会的，因此高不来低不就，把婚姻问题耽搁下来。这时向荣见了张嘉祥生得一表人才，更兼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心想这人便是我向荣天造地设的女婿了。况且两下里要是结成了翁婿，岂不可以把张嘉祥桀骜不驯的脾气，给羁縻住了吗？主意想定，便来和他的老婆商量，谁知他的老婆却对向荣呸了一口道："我的女儿，就是没人请教，也决不会去给一个强盗的！放着多少官宦人家来说亲，横一个不给，竖一个不给，难道却给那里来的这样一个野小子吗？"这时向荣的女儿，也在旁边，他曾经瞧过戏，瞧见戏里的强盗，不是青面獠牙，便是腰圆背阔，如今一声听说自己要攀给强盗做老婆了，不禁吓得花容失色，把一双纤掌，摇个不住道："爸爸休说了，我怕呢。"向荣却正色道："你们错了！你们瞧我现在做到一品大员，以为我生来就是这们做大官的吗？老实说罢，我初进军营的时候，不过是一名小兵，因为在家里没吃少穿，才不得已去投军的。凭着一身筋骨，大小数百战，死里逃生，才得到了这个地位。当初若不是进了军营，肚子饿起来，不做强盗便做甚么？他们念书人，常常说，秀才乃是宰相之根苗，我说我们当武官的，强盗便是提督总兵的根苗咧。招一个强盗做女婿，须不辱没了我向某的门楣，这是第一层。再讲到你们以为强盗个个都生得形容丑恶，举止粗暴的吗？那是你们没有瞧见过这张嘉祥的缘故，天下尽有九十九个强盗生得丑陋的，惟有这张嘉祥一个，却是眉清目秀，平常官宦家的少爷们，还

没有他生得漂亮呢！不信你们自己去瞧。”这几句话才把他老婆的意思说活动了，便道：“鼓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既是这般说，你便去请他到内厅里来讲话，让我和女儿在屏风背后偷看一会罢。”向荣依言，果然去把张嘉祥请到了内厅里面，和他海阔天空地拉扯着谈天。隔了一会，估量老婆已是瞧得饱了，便招呼张嘉祥权且坐着，他却回到上房来问道：“瞧见过了么？这人还配不配做我们的女婿呢？”只见老婆笑得眼睛没缝似的道：“这人简直生得和贵公子一般，那里是做强盗的出身，只怕是你编着来哄我们的罢？”向荣见老婆答应了，才把一颗心放下，便依旧回身到了厅里，向张嘉祥道：“老夫有句很冒昧的话，要向壮士说，不知壮士意下如何？”张嘉祥道：“大人有何吩咐，尽管说就是了！”向荣便含笑道：“壮士娶过妻子没有？”张嘉祥摇头道：“小人因为在绿林之中，担着血海般的干系，倒不如单身独马，可以诸事便捷些，因此便不知不觉把娶妻的心淡了下来。不知大人问他怎的？”向荣见张嘉祥没有娶老婆，不觉眉花眼笑地道：“如此甚好！老夫膝下，有个女儿，今年恰是二十岁，尚未许配与人，若蒙壮士不弃，愿结婚姻之好。”张嘉祥愕然了半晌道：“大人休得取笑，想大人是一品大员，膝前的小姐，自然该配个王孙公子，小人混迹绿林中，说得简直些，便是做强盗的，天下那有堂堂提督军门的小姐，却配给做强盗的道理！大人还请三思而后行才是。”（偏自己说是做强盗的，妙绝。）向荣道：“壮士休得过谦，我们当武官的，便讲一个本领，有本领的不问是强盗也好，是小兵也好，不愁将来挣不到老夫一般的地位，壮士若瞧得起老夫的，便答应了罢。”张嘉祥见向荣的意思十分坚决，自己推辞不得，便跪下叩头道：“小婿张嘉祥拜见岳父大人！”向荣欢喜得甚么似的，忙一手扶起道：“贤婿休得多礼，坐着好讲话。”

又道："拣日不如撞日，老夫想就在这三五天内，把喜事办妥了罢，贤婿你看怎样？"张嘉祥躬身答道："一切听凭岳父作主。"向荣便请了几位幕友来和他们说明了此事，教他们把婚仪里一切应用的物件，赶办起来。本来天下的事情，只要有钱，那一件办不到？过了三五天，居然色色齐全。只听得鼓乐连天，在那里催促新郎新娘行礼。张嘉祥便穿了一身簇新的箭衣外套褂子朝珠，似云里雾里般，被家人们簇拥着来到大厅之上，和小姐行礼。礼毕便引着进了洞房，一切坐床撒帐的俗例，都不必细表。自从这天起，张嘉祥便在向荣衙门里做起东床娇客来，这也不在话下。且说向荣正在桂林城里逍遥自在的时候，不料青天里蓦地起了一个霹雳，逼迫得他不能不舍了桂林这样一个安乐窝，依旧向兵荒马乱之中讨生活去，原来赛尚阿因为他不受调遣，所以参了一本，说向荣逗留不进，贻误戎机；说广西巡抚邹鸣鹤，只知苟且偷安，不顾大局。那满清的咸丰皇帝，赫然震怒，便降诏把邹鸣鹤免了，连向荣也都得了褫职留任的处分，责成他追赶太平军，将功赎罪。又说若再顿兵不进，便须充军边远，以儆效尤了。向荣奉到了这样一道上谕，自然愁眉不展。便来和张嘉祥商量道："皇上这一次动了真气，所以不但老夫得了这样的处分，连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免职了。（骆秉章免职从向荣口中说出，省笔。）贤婿你瞧怎样？若不遵照着上谕领兵去救湖南时，生怕皇上再动了气，老夫这顶纱帽戴不牢，倒还是小事，怕真的弄出什么不好看来，须不是玩的。"张嘉祥也劝他道："你老人家是个老行伍了，难道还怕打仗不成？况且皇上的喜怒难测，又何必把一世英名付诸流水呢？就是小婿也因为在这里住得日子太久了，周身都不得劲儿，若是出兵去和太平军打仗，倒也可以让小婿疏散疏散筋骨。"向荣掀髯道："不是老夫畏首畏尾，委实因为太平军十分厉害，老夫自

问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把出兵的事因循下来。可是话须说回来，老夫如今得了贤婿相助一臂之力，也就可以放心前去了。”商量停当，便下了一道札子，把张嘉祥补了一名都司，候有功的时候，再行升赏，就派他率领一彪军马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自己率领全军，也就随后起行。一路浩浩荡荡，便杀奔湖南而来。那知到了郴州，太平军全军已是开拔往长沙去了。向荣更不怠慢，便进到了长沙，和杨秀清在水鹭洲相遇，却被杨秀清杀得大败。隔了几天，太平军弃了长沙，进攻湖北去了，向荣还是紧追不舍，不久也就追到了武昌，来接应常大淳。这天向荣一到武昌城外，便在洪山地方立下营寨，派人拿了一封书信，来报知常大淳，约常大淳来日午后，派兵出城迎敌，以便内外夹击。常大淳看了书信，摇头道：“向提督他倒说的好轻松话，他们没有守土之责，自然说战就战，不比我担着这武昌一城的干系，若是冒冒失失开城上去迎敌，只怕敌兵倒没有杀退，我们的城门倒先入了敌兵之手呢！这岂不是弄巧反拙？所以我瞧还是关了城门不出去迎战，此为上策。”（胆小如鼠，而犹曰上策，岂不羞煞！）不表常大淳这样的主意，且说向荣在城外，那里知道城里的事，第二天午后，便和张嘉祥俩结束上马，催动士卒直奔太平军营垒而来。那时太平军只顾攻城，不提防背后会来了这样一彪军马，措手不及，那阵脚便有些摇动起来。幸亏石达开一马赶到，便大声叫道：“弟兄们不要害怕！这是清妖向荣的兵马，向荣是我们手里的败将，谅他有何能耐，敢和我们对敌！弟兄们只顾放心杀上前去便了！”这话一说出来，太平军顿时放大了胆，人人勇气百倍，只见他们舞动手里的刀枪，回身来寻清兵厮杀。霎时间，太平军愈来愈多，便把向荣、张嘉祥二人困在垓心，凭你二人本领怎样厉害，可总寡不敌众，张嘉祥叫声不好，便想杀出重围，再作计较。谁知左冲右突，

全不见太平军半点破绽，欲知二人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女子标梅之期既过，鲜有不愿早得如意郎君者。英雄豪杰，又何独不然。其屈居草莽者，形格势禁，有所不得已也。若一旦有人识拔之于牝牡骊黄之外，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则感恩知己，又鲜有不愿为之效死，视为悦己者容之女子，又何以异也。张嘉祥一盗耳，而向荣妻之以爱女，宠之以高官，何怪其至死不变，终其身为向荣之忠仆。向使秀全能用其言，则安知不足与东杨、翼石并马驰骋于大江两岸耶？以求贤若渴之太平首事诸王，乃犹有此网外珊瑚，甚矣哉，识士之难也！

第五十六回　破武昌常大淳殉难
走金田陈承瑢从军

话说张嘉祥见自己和向荣俩被太平军困在垓心，武昌城里并不见派兵前来夹击，心里疑惑那送信的人不要被太平军在半途里截了去，所以常大淳还没有知道我们兵到，这倒不可不去报个信给常大淳咧。也罢，凭着自己这一身本领，只得亲自去叫城罢。主意想定，便舞动大刀杀开一条血路，把缰绳抖了一抖，那匹马好似通灵的一般，泼剌剌直跑向武昌城外而来。那些守城的兵士，见城外尘埃乱飞，喊杀之声惊天动地，知道是那路救兵到了，正在和太平军开仗咧。便一个个伸头垫脚，向远处瞧望，虽然相隔很远，不很瞧得清楚，可是两军的旗号，是知道的。一刹那间，一方面的兵士，愈聚愈多，一方面便被杀得旗靡辙乱，马仰人翻。这打败的一方面，不是清兵是谁？不禁舔嘴咂舌的道："好厉害的太平军，我们那里是他们的对手！"（武昌城外两军方厮杀，而武昌城内反袖手作壁上观，可见清兵之全无心肝。）正在瞧得高兴时，只见有一骑马，赶到了城下，马上坐了一位年少将军，正是张嘉祥。守城的兵士便低着头打量时，却听得张嘉祥高声叫道："城上的兵士们听着，我便是广西提督向军门的部将，此刻我们的弟兄，正在和太平军厮杀，你们快去报与常巡抚知道，请他点齐人马杀出城来，内外夹攻，不愁太平军不解围而去！"守城的兵士认得叫城的那年少将军穿的服装，是个都司，料来决不是太平军冒充的，便忙应道："好教将军得知，常巡抚说城中兵微将寡，只能守

住城池，断断没有余力可以出城来和太平军厮杀，常巡抚他打定了主意，是劝不理的，我们此刻即使去报，也是枉然，只得请将军回去，拜上向军门，他能够把太平军杀退了，固然最好，要是不能取胜时，只得暂时请向军门收兵回去，等待别路救兵到齐了，再作计较罢！”张嘉祥听了这话，怔了半晌，正要再叫时，不想脑后有人大喝道："你这清妖休走，吃我一枪！”张嘉祥忙回身迎敌时，却是秦日纲，当下也不敢怠慢，忙抡刀招架。秦日纲瞧见了张嘉祥的脸，便愕然道："你不是姓张么？怎么会弃明投暗，去帮起满清的忙来？”张嘉祥听了这话，不禁脸上有些讪讪地，只得挫了一挫牙龈道："这叫做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现在既是降了清朝，说不得要和你们拼个你死我活的了！”秦日纲方欲开言时，张嘉祥抡刀便剁道："休得多言，我们且战三百回合再说！”秦日纲见张嘉祥这般无礼，不觉心头火起，便用枪把刀锋架住，不待他再剁第二刀，疾忙抽回了枪尖，直向张嘉祥咽喉里刺来，张嘉祥把头偏了偏，才把这一枪让过了，两人就这们的厮杀起来。论两人的武艺，都也旗鼓相当，你一刀，我一枪，杀做一团。只见刀枪的白光，在那里闪闪烁烁，连两人的身影都不见了，城上的守兵见了，也自暗暗喝采，毕竟张嘉祥心挂向荣，不敢恋战，盘旋了五十余合，便虚晃一刀道："老子这时还有旁的事情，不能奉陪你多玩，改一天我们再约了较量罢！”说罢拍马而去，秦日纲知道自己的武艺不见得胜似张嘉祥，所以也不追赶，便四下再找旁人厮杀去了，按下不提。再说张嘉祥回身杀入重围，保护着向荣败回本营，诉知常大淳不肯发兵夹攻的一番情节。向荣听了大怒道："常大淳那厮既是这般不中用，我们也只得按兵不动，再作计较罢。”列位看官，常大淳是一个文官，本来就懂不得甚么军旅之事，如今触怒了向荣，再也不肯前来援救，常大淳

困守孤城，便如瓮中之鳖一般，这武昌如何保守得住？杨秀清知道向荣打了一次败仗，眼前总不见得再敢来啰唣的了，便传下令去，教部下日夜攻城。可是武昌城里，守兵虽是十分单薄，那城垣倒是高厚异常，因此急切里，还攻打不下。杨秀清便发一个狠，依旧教那炸长沙城的矿夫，在武昌文昌门外，开掘地道，预备抄袭老文章。早有武昌城里派在城外打听军情的细作，縋进城来报知此事，说这地道已是开掘多日了，眼前怕就要完工，请大人也在城里开起一条地道来，用沸水和石灰浆这一类东西，灌将进去，好让城外开地道的矿夫，一个个死在地道里面。常大淳摇摇头道："我不信炸药有这们的厉害，你们休得轻事重报，教城里的老百姓们听了惊慌。"（忠言逆耳，宜常大淳之身殉武昌也。）那细作见常大淳不信，也是没有办法，只得叹了口气，退了出来，果然这一晚，天崩地塌似的一声，武昌城便倒坍了有六七丈宽的一个缺口，太平天国的军士好似蚂蚁一般，争先恐后地爬上城来。常大淳得知了城破的消息，吓一个半死，刚欲在床上索索地边抖战边穿衣服起来，想到外面去瞧瞧时，那知一声呐喊，便抢进了一伙人来，为头的一个正是罗大纲，见了常大淳，更不盘问，一矛子便把常大淳脑前戳成了一个碗口大的窟窿，那胭脂一般的血，便骨都骨都地冒个不住。常大淳哼都不哼一声，就死于非命，罗大纲正欲寻觅火种，把这巡抚衙门烧成平地，凑巧石达开赶到，忙喝住了罗大纲，又另外派何宸川把衙门里的一切档案，都设法保存起来，不准失落一件。又派石镇崙捧了翼王的大令，在城里各街道巡查，除掉满清的官吏兵丁，在打仗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杀死之外，现在破了城，愿降的便带领他去见本管的官长，不愿降的便把他关在一处，听候天王发落，至于老百姓们更不准杀戮一人，倘有擅入民居，杀戮无辜，奸淫掳掠的，拿了来就在犯事之处

枭首示众。这个命令一出来，太平军知道翼王一向就言出法随的，所以都栗栗危惧，在武昌城里，秋毫无犯。那些老百姓们，也都额手称颂。(毕竟石达开是读书人，另有一副胸襟。)不久天王和杨秀清俩带领文武百官，渡江到了武昌，就在总督衙门里住下。一连几日，宰杀牛羊，犒赏大小三军，都不在话下。却说有一天，把守城门的军士却抓了一个后生来见杨秀清道："小人们在城门洞里把守，见这个小后生背了一个包裹，在那里东张西望，小人们盘问他来历时，他说是来找一个人的，问他找那一个时，却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姓名来。小人们怕他是奸细，前来窥探军情的，因此把他抓了来，请王爷的示定夺。"秀清教把后生推上来，留心打量这后生的面貌时，只见这后生生成的一双不怒而威的眼睛，上面衬着两条柳叶般的长眉，一个端端正正鼻子，下面一张口却又生得很小，象女人家的樱桃口一般，皮肤白皙，举止安详。秀清看了，心想这后生生得倒是一表不俗，估量他的年纪不过十七八岁，也不象当奸细的人，便问道："你这后生是那里人？来到湖北找谁？"那后生躬身答道："千岁在上，小子是广西贵县人，到武昌来找叔父，我的叔父听说在千岁帐下办事，因此小子不辞跋涉，来到此地，想把叔父找到了，托他在千岁面前，讨个差使。"列位看官，杨秀清本人是个广西人，自然对于同乡总另眼相看些，况且听这后生的口音，又千真万确是贵县人，又听说他的叔父，在自己帐下办事，自己帐下的人，都是金田村起义时的旧人，料想这后生的话一定不会是假的，那把守城门的说他是奸细，多分是误会了。想到这里，便和颜悦色地问道："你的口音确是贵县人，瞒得过旁人，却瞒不得我，不过你既是为找你叔父而来，那么把守城门的军士问你叔父的姓名时，你就该告诉他，如今这话也不必谈了。你姓甚名谁？你的叔父何人？你须一一说来，

如若我帐下确有此人，我可以派人去把他传来，和你相见。”那后生见东王并不动怒，胆子也大了许多，便叩头道：“千岁容禀，小子姓陈，名唤丕成，小子的叔父便是陈承瑢。”杨秀清听了大笑道：“你这孩子真没见识！是陈承瑢的侄子，何不早说！幸亏撞在我手里，我原心里疑惑你不象是个奸细，若是撞在呆子罗大纲手里，他不问你是奸细也好，是寻叔父也好，他只赏了你一矛子再讲话，那不是糟透了吗？也罢，陈承瑢在我帐下，原是专司一应文书的，待我唤他出来，和你相见罢！”秀清说完话，便回头吩咐左右，快去把陈先生请来。霎时间果然来了一个读书人模样的人，到了堂上参见过了杨秀清，便回头看着那后生咦了一声道：“你不是丕成么？如何会到这里来的？”那丕成便又推金山倒玉柱地，向陈承瑢行下礼，告道：“侄儿此次来到武昌，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要是一一告禀起来，真是三天三夜还愁讲不完呢！”看官们看到这里，准定会记将起来，这陈承瑢便是陈大鹏的兄弟，那陈丕成自然也就是陈大鹏和芙蓉小姐亲生的儿子了。这些情节，做书的在上一集书里，早已交代明白。可是那陈承瑢如何会在杨秀清军中，陈丕成如何又会来到武昌探望他的叔父起来，若不趁太平军在武昌城里休息的时候，补叙一番，列位看了，不免要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不嫌烦絮，且待做书的慢慢道来。原来芙蓉小姐因为丈夫陈大鹏一去不归，自己的父亲张凤立又已去世，心里好似打翻了五味瓶儿一般，也不知是甜是苦。他仔细思量，自己膝下只有陈丕成是亲生骨血，丈夫既是杳无音信，只得把自己一片痛父忧夫的心，一齐收起来，倾注在儿子身上，又因为陈大鹏是个习武艺的人，心情这样执拗，那一次来教丕成的武艺，竟连自己同床共枕的妻子，都不肯来探望一回。更兼听丕成说，大鹏似乎已是做了和尚，这样抛妻撇子，便是学武艺的下场头。

所以他对于丕成虽然知道他本领已是不小，却不肯就教他习武终身，以免再踏他老子的覆辙。（芙蓉能想到这一点，足见大鹏去后，其肠几乎寸断。下文之得病，有来由矣。）芙蓉小姐既是抱定了这个主意，便拼命督促儿子读书，想教他弃武就文，靠着八股文章，争得一官半职，也可以耀祖荣宗。（妇人家见识，未能免俗。）俗话说得好，读书多则意气自平，丕成多读些书本在肚子里，也可以心气和平些，不至遇事便负气。丕成对于母亲一向是孝顺惯的，见母亲这们一个主意，他那里敢违拗？（俨然又陈大鹏孝其母之雏形。）便也下帷苦读，预备去赴县考。这一年陈丕成刚值十四岁，芙蓉小姐便来向陈承瑢说道："侄儿虽然是个小孩子，可是你哥哥名下只有这一点根苗，能够早些读书读成，也可以教做嫂嫂的心里宽些，所以做嫂嫂的想此刻就托叔叔带他去考场里练习练习，不知叔叔意下如何？"那陈承瑢却因为自己进了学之后，下过几次乡场，总是名落孙山，所以把功名的心，早就淡了下来。自己逢到岁考或是乡试，总托病规避过了，实在因为见了考试两个字，头就得胀痛。所以几年来，只是蝬屈在家中，以教书糊口。如今一旦听说嫂嫂要他带了侄儿去应考，心里不免有些不愿意。可是嫂嫂含辛茹苦，所望这孩子，若不依着嫂嫂的话，不但怕得罪了嫂嫂，况且在哥哥面上也觉得交代不过去，因此他只得勉强答应了道："嫂嫂吩咐的，兄弟自当照办。"过了几天，承瑢便带了丕成来应县考，也是事有凑巧，这时一位贵县的县太爷，却是个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朋友，他遇到了县考，便以为这是好机会来了，如何肯轻轻放过？当下便四处托人在外接洽，拣那有钱人家的子弟去吹一点风过，给他们说这一次县考，若要录取，必须花上几十两银子，花得越多，取的名次便可以越高。这一来不打紧，那些有钱人家，谁不想替儿子或是孙子弄一名秀才来玩玩，

也可以戴上个烂铜顶子，到处拉拉架子。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又十有九个是不喜欢读书的，有了这条门路，如何肯不钻？考试还没举行，那录取的名氏，早已宣传了。陈承瑢一来是个书呆子，简直不知道有这一回事，二来他以为自己的侄儿做的文章，也不见得会丑到那里去，凭仗他的这一点真实本领，难道“秀才”两字，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因此旁人都在那里花小铜钱，买关节，陈承瑢却置之不理，只一味地督促丕成读文章，练小楷，免得临时慌了手脚。不多几天，试期到了，陈承瑢便送他到县衙门里去，自己却在考寓里候着，及至考试完毕，放出榜来，陈承瑢去瞧时，从案首看到了榜尾，又从榜尾反看上去，看到了案首，接连看了两遍，却总不见有陈丕成三字。（虽看榜也不肯落一庸笔，作者不苟小节，有如是者。）陈承瑢只得踅了回来，却听得外面沸沸扬扬的传说，这一次榜上有名的都是富家子弟，原来他们都是出了钱捐来的呢！那个案首，因为出了一百两银子，他出了比别人多了，所以不得不请他坐第一把交椅。这话给陈承瑢听了，也不过付之一叹，还不甚介意。惟有陈丕成是个要强好胜的，不禁勃然大怒道：“有这等事，本来丢了好好的文章不做，偏要兴出牢什子的八股来，已经把天下的英雄给磨折死了！如今索性连八股都不讲究了，专一讲究钱，钱多的便秀才、举人，可以一步步地买将上去，这还成什么世界！那些贪官污吏，只知把我们老百姓敲骨吸髓，我们老百姓要是低头服小听他们这样胡闹下去，岂不是连自己都觉得对不起自己了吗？叔叔明见，侄儿往后决计不再做什么八股，应什么考试的了，还是依旧学我的武艺去，将来有朝一日，把这些贪官污吏，杀一个鸡犬不留，才足出我们老百姓们的这一口鸟气！”（自此陈丕成之革命思想，乃由胚胎而成熟矣。）陈承瑢听了这话，竖起了右手大拇指来，向着陈

丕成道："好！小小年纪有这等志气，也不枉你母亲抚养了你一场。老实说罢，做叔父的也久已把考试看得和空花幻影一般的了，不过在乡里之间教几个小孩念书，一辈子也教不出什么来，今天给你一说，倒勾起了我一肚子的牢骚来。我们这一次回去了，你还是跟你母亲继续练武去，我却要一个人出外游学，也许可以遇到一两个真有本领的人，便结了伙专一和贪官污吏作对，好让人家提起陈承瑢三个字来，说一声这陈承瑢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念书人，可还有些胆气，那时做叔父的也就心满意足了。"叔侄两人商量停当，便回到乡下，陈丕成把这一番情节告禀过了母亲，又说儿子以后决不再去应考试的了，免得没替母亲争气，反替母亲丢脸。芙蓉小姐原是一个很明达的妇人，如今见他们叔侄俩都是这样说，自然也不能勉强他们。便依旧督率着陈丕成，朝夕练习武功，这也不在话下。这一天陈承瑢便一肩行李，飘然地来辞别嫂嫂，说要出外游学去，陈丕成听了，便上前说道："侄儿在家里闷得慌，愿意跟着叔父一块儿去。"承瑢沉下脸来道："小孩子家又要胡闹了，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你母亲因为你父亲那年发了脾气出门之后，便把你捧凤凰般捧到了一十四岁，指望的是倚靠着你儿子养老终身的，你若是忍心便丢下了母亲，随着做叔父的出外东奔西荡，那便是不孝之子。天下人不论习文习武，一般都容不得不孝之子。"不知陈丕成听了陈承瑢的一番说话，如何回答，且阅下文。

评曰

陈丕成，太平天国之重要人物也。乃自第十一回后，即未提起，方疑作者不知又将用何种笔法，始可与洪、杨凑合一处，乃至本回，则轻描淡写，便已一笔兜转。且写陈承瑢已是在太

平军中，令读者目迷五色，有扑朔迷离、难于捉摸之叹。文章无定法，能错综变化，便成妙谛。

太平天国首义诸王，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洪大全、胡以光等，均曾身入科举之樊篱侥倖能脱颖而出，足见八股文章，磨折天下之英雄豪杰，当不在少数也。本回复写陈丕成应试，虽只寥寥数语，即行表过，而八股文章把天下的英雄给磨折死了一语，至为沉痛。凡旧日曾在风沿寸晷中讨过生活者读之，当更凄入心脾也。

第五十七回　陈丕成徒步访英雄　洪小姐慧心识佳婿

话说陈丕成见陈承瑢不肯把自己带去，只得罢了。也是陈丕成合该在太平天国里做一番事业，所以陈承瑢鬼使神差地到了桂平县金田村，就在杨秀清手下办事，天王在永安即位的时候，封为羽林侍卫，后来攻破了武昌，便升任殿右二检点。杨秀清十分信任他，在东王府里，言听计从，这是后话不提。且说陈丕成见叔父游学去了，只得耐着性儿，跟随母亲度日，眨一眨眼便过了三个年头，陈承瑢一去杳无消息。那芙蓉小姐却又恹恹地病将起来，原来芙蓉小姐自从陈大鹏负气出门之后，也深悔当初一念之错，以至把婆婆气杀，可是如今后悔已嫌迟了。一个人抚养着儿子，守那活寡，花晨月夕，瞧旁人夫妇双全，享那唱随之乐，自己却形单影只，也不知陈大鹏飘流在外边，肚子饿了，身上冷了，有谁在那里替他照管？（令人读之增伉俪之爱。）自己本是要强好胜的人，如今不但身上负着不孝的罪名，而且丈夫又不在家里，觉得不能跑向人面前去，连说话也说不响亮。虽然儿子十分孝顺，可是究竟比不得丈夫，有许多话自然不便在儿子面前提起的。因此时常一个人关了房门，伏在枕头之上放声大哭。俗话说得好，忧能伤人，芙蓉小姐这样的含愁饮恨，那有不忧出病来的道理？这几年来，不知不觉，胸前却生出了一个气块来，初起不过象鸡子般大，后来便和碟子一样大小了，每逢发病时，痛得只是在床上打滚，不但饮食少进，连晚上睡觉都不能睡着。初起，一年中不过发这么两三

次，后来愈发愈勤了。陈丕成十七岁的那一年，芙蓉小姐的病一个月便要发好几次。陈丕成也曾延医买药，替芙蓉小姐调治，叵奈喝了药下去，简直如石沉大海般，一共也不曾见半点功效。芙蓉小姐自知身体不好，牠也不再指望把这病医治好的了，他只愿自己早些死了，免得在世上，再尝那种望夫念父的凄凉滋味。（芙蓉临死一段事实，写得异常凄恻。一失足成千古恨，读者至此转咎陈大鹏之太觉忍心矣！）这一天便把陈丕成唤到了床前，嘱咐他道："你妈这病，眼见得不济事的了，你妈因为你老子负气出门，这几年来，真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倒不如一死的干净。你妈死了，你也不必伤心，你现在也可以自立的了。你要出门去，我也不来拦阻你，你只要把你妈的丧事办完了，你便天空海阔的去跑罢。也许可以在那里遇见你的老子，你那时便替我带一个信说，你妈懊悔已嫌迟了，只求你老子不要再嫌恶做妈的，做妈的便死在九泉之下，也甘心……你究竟是他亲生的儿子，想来他总不会不承认的，你见了你老子，便须好好的听他说话，不要和他违拗，免得做妈的死在地下，还是操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芙蓉小姐说罢这一番话，只哽咽得连气都喘不过来，陈丕成也只有哀哀痛哭的分儿，简直想不出一句话来安慰自己的母亲。可怜过了几天，芙蓉小姐果然死了，陈丕成哭了一场，便忙着买棺成殓。这时早听得纷纷传说，说洪秀全已在金田起了义兵，自己叔父，也投奔在那里，陈丕成只因在家守制，所以没有功夫来管这些闲事。直到过了芙蓉小姐周忌之后，太平军那时已是进了湖南境界，有个陈丕成族中的哥哥，又是同学的陈安成，就是第一集书中曾经说起过的，来探望陈丕成，道："兄弟，你何必哀毁到这等地步？大丈夫要能够显亲扬名，才算是真正的孝子。前一回不是我和你提起过的么？果然那洪秀全已是在金田村举了义旗，此

刻听说进兵到湖南地界去了，我们趁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正可做一番事业。只是追到湖南去，也愁追不上。我倒有一个主意在这里，想往广州去投奔一个人，这人和洪秀全是同姓的弟兄，我们靠在他的脚上，也可以图个出身。不知你兄弟意下如何？”陈丕成沉吟了一会道：“本来听说我叔父也在太平军中，我要是去投奔他，也未为不可。只是一来我母亲在日，我不忍远离，如今我母亲没了，我又须料理丧事，若是在热孝之中，丢下了母亲的尸骨，便去东奔西走，母亲面上也觉得交代不过。二来他们行军打仗，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是没有一定地点的。我单身一人追上他们去，只怕走迷了路，遇着了清兵，反为不美，因此才把这事情耽搁下来。今天既是哥哥来说了，我们结了伴，正好出去干一番事业。但不知你说洪秀全的弟兄是甚么人？他有本领没本领？究竟值不值我和你去投奔他？”（良禽择木而栖，此一虑也，亦不可少。）陈安成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姓洪名唤仁玕，他和洪秀全是同祖弟兄，洪秀全在广东花县组织上帝会的时候，洪仁玕也是会中的信徒，后来他因为自己对于耶稣教的教理，还要下一番研究的功夫，所以便从花县到了香港，再从香港到了英国的京城伦敦。在伦敦住了有七八年，这一次才回到中国来，就在广州住下。他知道他的哥哥洪秀全，已在金田村起兵了，他便想在广州地方相机起事，面上虽借着传教为名，底里却在那里联络广东的会党，预备响应太平军。这些情节，满清的狗官，如何会明白。只因我们家里也是信耶稣教的，和太平军息息相通，所以能够完全知道，我们想去投效太平军，没有尺寸之功是不行的，倒不如到了广州，跟随洪仁玕一同起事，那时节我们多少也可以有些劳绩，就不愁没有位置。不过事不宜迟，兄弟你若是愿意去的，便须赶速动身，你今天就预备起来罢。我们准定三天之内，一同上

路。"陈丕成生就的英雄情性，自然也不甘在乡里之间，埋没了一辈子，所以上一回陈承瑢出门的时候，他本想跟了同去，只因碍着母亲，所以没有去得。此刻见陈安成要去，他那里肯不去呢？当下便答应了。一面忙忙碌碌，把家里的东西都卖掉了，得了些钱，装在腰里。一面又把母亲的棺柩，埋在祖母坟墓旁边。料理停当便买了几色菜蔬，来到母亲坟前，祭奠过了，哭了一场，拜了几拜，用一柄单刀把包裹挑在肩上了，和陈安成向广东进发。少年人的脾气，是不欢喜骑牲口，或雇车雇船的，还是步行，觉得自由些。所以两个人就这们的洒开大步，一路之上，谈谈说说，倒也不愁寂寞。晓行夜宿，不知不觉，便到了广州。那陈安成动身的时候，早就把洪仁玕的住处，问得明白，所以一找就找到了。洪仁玕听说是教里的朋友，倒也不敢怠慢，便迎将出来，把陈安成兄弟俩接至中堂，分宾坐下。陈安成将来意说了，洪仁玕正当延揽人材之际，那有不欢迎之理？便道："两位老弟，很轻的年纪，居然便有这们的志气，真是太平天国之幸！不过此刻我联络的会党，还没有完全赶到，所以两三天之内，怕还来不及起事。（然而三天之内缇骑在门矣，盖举非常之事，固不能筑室道谋，迁延莫决也。）两位老弟，且请在我这里住几天再说罢。"陈安成兄弟俩，躬身致谢，便在广州耽搁下来。原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共有同祖弟兄四人。第一个叫做洪仁发，为人身长七尺，腰围背阔，是个英雄的样子，叵奈虚有其表，实际上却一点本领也没有，七八岁时候，到学堂里念书去，资质十分愚鲁，老师把"人之初"三个字教了他三个多月，却还是辨别不清楚。那老师便气极了骂道："你如若是个人，你便不该不认得人字！"洪仁发光着两颗眼珠子道："老师既是不许我做，我便做猪做狗都使得，只求老师不要教我认字就是了。"这几句话，反把老师给说得笑

了起来，那老师便亲自送洪仁发回到家里，向着他老子拱了拱手道："令郎资质太好了，兄弟没有这本领耕那石田，只得敬谢不敏，老先生还是另请高明的好！"洪仁发的老子，当时虽然也把洪仁发打了一顿，可是过后一想，我们这种人家，又不要做状元宰相，（谁知后来却做安王，大奇！）就是不读书也可以吃饭，便让他学了种田罢。因此洪仁发便不再进学堂了，每天掮着锄头，担着粪桶，倒也自得其乐。第二个叫做洪仁达，天资比仁发要高明些，念了三年的书，居然念熟了半部《论语》，（调侃语，令人失笑，若在赵普可以治天下矣，一笑。）他老子得意得了不得，逢人便诉说，说自己的儿子怎样聪明，怎样伶俐。所以十七岁上，便送他去学买卖。（聪明人便学买卖，此所以做买卖的人没一个不工心计。）好一个洪仁达，果然算盘打得精而又精，平生干的全是占便宜的事。（聪明人好占便宜，然而反恨天下笨伯太少，何也？）更兼一钱如命，人家要他的钱，赛似割他的肉。第三个叫做洪仁政，却是个懦弱无能之辈，人家放炮仗，他会把两只耳朵掩将起来，那一种胆小如鼠的心理，也就可想而知了。第四个便是这洪仁玕，自小却有大志，因此天王爱他，比同胞的兄弟，还要加上几倍。那一年天王和冯云山逃到了香港，后来又由香港到了广西。仁玕却从花县动身，到了香港，靠着英国教士郭笠士的资助，便往英国伦敦留学去。一去七八年，这一次回到广州，才听说天王已举事了，他便想在广州地方，起兵响应太平军。这广州是中国东南几省最富庶的地方，要是入了太平天国的版图，于税收上可以得到不少的款项。所以洪氏四弟兄中，惟有这洪仁玕还可以做一番事业。那仁发、仁达两人，不但没有本领，可以帮天王的忙，而且在天王逃到香港去的那一年，还闹了一桩大大的笑话。原来天王临走时，把赖氏和洪宣娇托二人照应，二人见官中缉捕得十分

紧急，便商量着道："我们这位宝贝兄弟，干的好事！常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些公门里的人，要拿起人来，是不分良贱的，没的却把我们弟兄俩吃捞住了，替他受罪去。"洪仁达便道："我看不如由我两人到县里出首了，免得将来受累。"洪仁发听了这话，不住地点头播脑道："这个主意不错！"两人便厮并着来找了个人，做了一张状子，候知县升堂问案的时候，便亲自上前投递。那知县看了状子，便问道："谁叫洪仁发？"洪仁发战战兢兢跪上了一步道："小的便是。"知县道："洪秀全是你的兄弟吗？"仁发怕知县要给苦头给自己吃，便忙碰着响头道："小的不敢说谎，这洪秀全那里是小的兄弟，不过他的老子是小人的叔父。"那知县见他这般混帐，便笑了起来道："放屁！既然是你叔父的儿子，自然和你是兄弟行了。况且你状子上写得明明白白，怎么上堂来却又不认了呢？"洪仁发期期艾艾的半响说不出话来，那知县见他的窘状，觉得十分好笑，便故意逼着他问道：（知县狡猾，亦复可恶。）"你知道洪秀全逃到什么地方去的呢？"洪仁发道："他临走的时候，来看过小的一次，他说到香港去的。"那知县听了，便把惊堂木一拍道："他连到香港去都告诉了你，足见你们是通同一气的！如何这会子又到县里来假撇清？我瞧你这厮蠢头蠢脑，决计不是好人，左右，板子伺候！"这几句话不打紧，急得那洪仁发魂灵儿飞去了半天，额角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淋，叩头哭道："小的是个混蛋！（自称混蛋，大奇。）一何就不会说话的，只求大老爷问小的这位兄弟罢！"那知县脸上气色才缓和了些，便又掉转了脸来问洪仁达，亏得洪仁达口齿要伶俐得多，一席话便把知县敷衍过去了。当堂准了状词，两人才退了出来。洪仁发便埋怨洪仁达道："都是你说甚么出首不出首，险些儿带累愚兄吃一顿板子。"洪仁达笑道："谁教你这般没用，到

了堂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的呢？”不表两人扯淡，且说幸亏两人这们一出首，后来天王起义了，才不致有人来向他弟兄俩啰嗦，他们便又商量道：“不想我们那位宝贝兄弟，如今倒做起什么天王来了。我们若是去投奔他，至少便须封一个王爵，也强似在花县种田的种田，做买卖的做买卖，一年赚不了一百串大钱咧！”洪仁达听说可以多赚几个钱，那有不赞成之理！（洪仁达心目中不脱一个钱字，是做买卖的本色。）两人便想立刻动身，又来找那洪仁政，谁知那洪仁政，却因为怕太平军拖累了自己，所以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伏笔。）仁发、仁达二人，只得罢了。当下真个备了些须礼物，便来投奔太平军，那时正值太平大国在永安城里大封群臣，天王见是自己的哥哥，倒也不好意思拒绝，只得降旨，封两人为国宗官阶，同侯爵一样大小。又知道两人都是不学无术的，所以只教他们闲散着，不教他们管理什么国事。这两个家伙倒也心满意足，在军中作威作福，好不开胃。直到我这部书第八十回以后，两人才慢慢地干预起国事来，此是后话不提。且说洪仁玕见陈丕成英姿豪爽，武艺高强，不禁心里佩服，便笑容满面地说道：“我有一个胞侄女，叫做凤姑，也会几手拳脚，如今我去叫他出来，教他使一套拳脚给你瞧，往后你也可以时常指点指点他。”说着便起身往里边去了，不多一会儿，果然带着一个垂髫的小女郎走了出来，陈丕成心头估摸：“这一位大概就是凤姑小姐了。”便偷眼打量时，只见凤姑，面如满月，一张樱口，不住地娇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两颗眸子好似点漆一般，在那里睃人，上下的睫毛又很浓厚，便越发陪衬这一双妙目来。身上穿着一件绿绸紧身小袄，胸前一行盘香密门钮扣，腰里系着一条湖色汗巾儿，下身一条绿绸大脚裤，露出一双天足，亭亭地站在当地，丝毫没有世俗女子羞怯的态度。陈丕成偷看了一回，不觉

脸上一阵热烘烘地，原来凤姑的一双妙目，也在睫毛里灼灼地瞧那陈丕成咧。他一寸芳心也不免吃了一惊，他想这后生也许在那里见过的，只是记不起来是何时何地了，瞧他这般英挺，必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倒要留心随时请求教益咧。不表凤姑在那里胡思乱想，且说洪仁玕道："这位便是陈家哥哥，你可以把武艺请教请教他。"那陈安成便陪笑道："我们这位兄弟，是个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今天趁这机会，可以和小姐比试一下，让我们也开开眼界。"洪仁玕拍手道："照呀！闲着没事，你们两人就比试着玩玩，也未为不可。"那凤姑听说，便走向院子里，两腿摆了一个坐马势，两手高举过顶，立了一个门户，陈丕成一面瞧凤姑立门户时的身法，一面却又摇头道："不妥，不妥，这比武的玩意儿，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会武艺的人，十有九个是好胜的，没有比的时候，自然大家说是比着玩玩的，及至一走进圈子里，那个看看要败的人，为着保全自己的名誉起见，不得不用辣手，以求转败为胜。一用辣手，对方的人，自不得不招架，两下里到了这一个地步，便所谓容情不起手，起手不容情了，其势就非到断头折骨不止。所以比武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说来娓娓动听，非陈丕成之善于词令，乃作者之才大如海耳。）不如请小姐使一套给大家瞧瞧，我也可以在旁边指点咧。"这一番说话不打紧，直说得凤姑柳眉倒竖，凤眼圆睁，冲着口便说出一番不服的说话来。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洪仁发、洪仁达、洪仁政、洪仁玕四人，在韦、杨构难以后，谓之洪氏四王，把持朝政，举国为骚然。虽贤如李秀成，亦不免为四王所扼，至疆域日蹙，国事败坏，至于不可收拾。

而以仁发、仁达为罪魁祸首，仁政不过依违其间而已，仁玕当时固号称贤者，然亦惑于二人之谗言，疑李秀成谓有异志，遇事掣肘，后虽悔之，已无及矣。然天王固知仁发愚鲁，仁达贪狠，俱不堪任大事者，何以又以朝政付之耶？则太平天国之亡，天王固不能辞其咎也。

陈丕成之于凤姑，亦犹陈大鹏之于芙蓉小姐也，盖作者有意相犯处。读者初读至陈安成怂恿两人比武时，以为陈丕成必欣然允诺，则又将落陈大鹏与芙蓉之窠臼矣，不谓作者竟借陈丕成口中说出不能比武之理由来，而后文章乃另成杼柚，回末更作险笔，尤妙。

第五十八回　番禺县夫妻双越狱
赣州道母子共延兵

话说凤姑听陈丕成说话十分托大，未免心头不服。欲待用言语去驳回他时，一来陈丕成是个生客，和他脸红脸白，怕被伯父嗔怪，（其实小姐心爱陈丕成，只是不忍而已。）二来自己使了一套之后，也可以要求陈丕成照样做一套给自己瞧的，要是高明便罢，如若有半点含糊，自己也可以用言语嘲笑他一番。主意想定，更不答话，便就着立门户的势里，一扭身躯，便使将起来。只见他一会儿如蛱蝶穿花，一会儿如蜻蜓点水，初起的时候，还瞧得见架式，往后简直就似风车般的一团，连人影都不很瞧得清楚了。瞧得陈安成喝采不迭，陈丕成却只在一旁微微含笑。（含笑者，尚有所不满也。）凤姑使完了一套，便做了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式，把拳脚收住，只见他气儿不喘，脸儿不红，如无其事。洪仁玕便问陈丕成道："舍侄女使的如何？"陈丕成道："这位妹妹使的拳脚，固然好看极了，可是只能在花晨月夕，看着解闷，至于遇着人打起架来，不遇内行的便罢，一遇了内行的时，这种拳脚完全没用。因为使拳脚，总要求使出去有力量，若是只讲一个快字，着在人家的身上，好似替人家拍灰尘一般，那岂不是把学武艺的主意，完全忘却了吗？"陈丕成这几句说话，说得洪仁玕点头不已，那凤姑却实在耐不住了，便冷笑道："陈家哥哥，这拳脚的功夫，光靠两片嘴唇说东说西是没用的，总要自己使出一套来，才可以教人心服。"陈丕成微微一笑，当下便脱下长衣服来，向椅子上一搭，一个

箭步，便跳到了院子里，只见他一路一路伸拳抬腿地使将起来。可是使的并不快，力量却是很足，百步以内，仿佛有一阵冷风般，教看的人有些不寒而栗。使了有一盏茶时候，便两足一顿把架式收住。说也奇怪，那院子是用石板铺成的，不料陈丕成顿足的地方，那石板上，却显出两个足印来，有二分深浅，这一下简直教陈安成伸出了舌头缩不进去，洪仁玕禁不住的喝了一声采。那凤姑这才心服口服了，便上前牵着陈丕成的衣服道："陈家哥哥，你就收我做了弟子罢！"（小儿女婉娈之态跃然纸上。）四人一同回到屋子里，陈丕成依旧穿上了长衣服，向洪仁玕拱了拱手道："放肆放肆，全望长者包涵！"洪仁玕赞不绝口道："这才是真实的本领咧！"一面却又指着凤姑叹了口气道："凤姑的老子，是我的胞弟，不幸夫妇双亡，丢下这女孩子，就由内人抚养，内人珍同拱璧，一切总是顺着他性儿，所以他说要学武艺，便请了一个教师在家里教他，那里知道那个教师所教授的武艺，却是不切实用的呢？如今亏得遇见了你，可以把他造就成一个有真实本领的女拳艺家。不过俗话说得好，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凤姑今年也十五岁了，还没有对过亲，你如不嫌弃，便给你做了老婆罢。"可笑洪仁玕没把话说完的时候，凤姑只是在一旁静听，后来却听到甚么对亲不对亲的话，真羞得他从髩角里，滃起两朵红云来，便啐了一口，如飞的跑回内室去了。陈丕成这才站起来答道："蒙长者招爱，小子也十分感激。只因家母孝服未满，尚不是小子谋室家之好的时候，这一层要请长者原谅的。凤姑小姐还是另匹高门的好，小子只得方命了。"洪仁玕沈吟了一会道："论凤姑的年龄，却还不能算大，你有孝服在身，尽可等到孝服满了，再行成亲。不过在今天一言为定，便让我了却一件心事，你瞧怎样？"陈丕成这时推辞不得，陈安成又在旁边，向他努嘴，

只得走下座位来，推金山倒玉柱，向洪仁玕拜了几拜，重新叙过了礼，又在行囊里取出一柄匕首来，算做聘礼。洪仁玕结了这头亲事，心下十分喜悦，当下便拿匕首去交给凤姑收了。有事便长，无事便短，陈丕成弟兄俩在洪仁玕家里一住，就住了有三四天，可是那洪仁玕在这广州干的勾当，那有不泄漏之理！不知谁在总督面前告密了。正值太平军在广西、湖南两省，搅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广东的官吏，早已提心吊胆，防有人要起事，洪仁玕若是早一些动手，给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只要夺了广州，其他各府各县也就不愁不望风归附。叵奈洪仁玕自己实力有限，怕举起事来，画虎不成反类犬，枉自送了性命。所以派了人到佛山去，和佛山地方会党的女头领叫做马三娘的接洽，（伏笔。）马三娘答应带领五千人马前来助阵，洪仁玕便耐心等候着，只要马三娘兵到，便可以里应外合了。谁知马三娘兵还没到，那两广总督衙门里即已得了信息，更不怠慢，便点起兵马来捉洪仁玕。原来清朝的官制，总督照例是兼兵部尚书衔的，所以不但一品武官的提督受总督的调遣，就是总督自己也有一个直辖机关，叫做全省营务处，一般有兵有马，归总督直接指挥，以便提督有时不听调遣起来，不致成为光杆总督。提督的兵叫做提标营务处的兵唤做督标。这时两广总督得知了洪仁玕要在广州起事的消息，便气急败坏的把那营务处总办传来。那营务处的总办是个道班，虽然有几位总督喜欢破格用人，他要给谁就给谁，不过那是例外，论起官阶来，总是道员居多。这时广东全省营务处的总办也是一位道员，见了总督照例请下安去，问道："大帅传职道来，有无吩咐？"原来满清的官吏下属见上司，各有各的称呼，知县、知府自称卑县、卑府，道员便自称职道了，大概做官做到了道员，总不能再算是卑的缘故。（百忙中偏插入此种趣语，可谓好整以暇。）闲话少说，那

道员才说上一句话，谁知总督即顿足道："这个时候，还闹什么虚文！"说罢，便从袖子里取出一个手折来授与那总办，道："你赶快依照上面所开的地方派兵去，把那里所有的人全数抓来！因为那个地方便是太平军羽党设立的机关，如若走了一个，小心你的顶子！"那道员忙应了几个是字，急急忙忙回去点起一千名兵丁，来到洪仁玕家里，不但团团围住，简直连附近街上都是兵了。说时迟，那时快，敲开了门，一拥而入，见一个，捆一个，见两个，捆一双，连陈安成也给那些兵士抓住。只有陈丕成见势头不对，便晃一晃身体，早跳上了屋顶，三脚两脚，在屋顶上如履平地一般，总算逃出了是非圈。有个兵士，因陈丕成身法敏捷，所以没见他上屋，还在那里东找西寻，嘴里咦了一声道："莫不是这个人会土遁的吗？怎么一下就不见了呢？"正说之间，只见洪仁玕和他的妻子以及凤姑、陈安成等反剪着手推了过来，这兵士只得上前禀上总办说："有一个人影只一晃就不见了，请大人的示定夺。"那总办愣了半晌道："逃掉一个也罢了，只是你们大家都不许声张，要是大帅问起来，只说都拐住了，一个没逃，便大家没事。"那些兵士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掩耳盗铃，是满清官场惯技。）当时便连推带搡，把这些人解往总督衙门而来。总督听说都拿到了，不曾走得一个，这才放了心。（谁知偏走了一个。）当下便委一个候补官，把洪仁玕等问了几句口供，便发交番禺县钉镣收禁，按下不提。且说陈丕成逃了出来，拣僻静的街道上，轻轻落地，这时候是白天，幸喜没人瞧见。一摸身上倒还剩下几两碎散的银子，便找了个客寓里住下。一面又打听得洪仁玕一干人，押在番禺县牢里，他便在晚上翻墙越屋，进了牢门，来探望洪仁玕等。凑巧那看牢的禁卒，因为时候晚了，知道没有甚么事情的了，便把牢门如意锁好，躲在一边打吨去讫。陈丕成在屋上

东张西望，听到一处有人叹息，是洪仁玕的声音，知道是这里了，便轻轻跳了下来，在那牢门一条条的铁栅栏里，打了一声胡哨，里面脚镣响，便露出一张粉脸来，正是凤姑。陈丕成便说了声："你们不要慌，有我在外头。"说完话便飕的一声，从衣襟里抽出四把单刀来，递了进去，教凤姑藏好。陈丕成怕人发觉，便不敢停留，当下也就撇了凤姑，依旧回身上屋。凤姑把刀藏好，悄悄地来知会了洪仁玕，大家会意不提。且说陈丕成回到了客寓里，计算了一夜，他知道洪仁玕的党羽在广州的也有四五百人，便一个个去通了个消息，只教他们散放谣言，说番禺县知县大老爷，衙门里囤了有一万多石米在那里。原来这时刚值米价十分昂贵，广州地方的贫民，正在皱着眉头说这种日子好难过呀，凑巧这谣言一散放出去，大家听了谁不怒发冲冠道："这还了得，那番禺县的狗官，非处治他一下不可！"洪仁玕的党羽便乘机煽惑道："我们没饭吃的老百姓，大家去向番禺的大老爷要饭吃呀！"这话不打紧，一唱百和，便聚了有几百名老百姓，乱哄哄地向番禺县衙门奔来，沿途自有好事的人陆续附和在里面，只跑过两三条街路，那老百姓便聚了有两千多人。陈丕成衣襟里藏着兵器，也杂在人丛中随波逐流的行走着，这伙人到了县衙，便拥进二门去叫骂，那知县不知就里，吓得从后墙上爬了出来，向总督衙门里禀报去了。这里陈丕成便又放谣言道，知县的米都藏在押犯人的监牢里，一众人发声呐喊，便回身找寻监狱。幸喜这监狱相去不远，一会便挤到了监狱的门首，早有一个洪仁玕的党羽，掣出兵器来，手起刀落，把看守牢门的禁卒杀了，这时老百姓好似发狂的一般，在死人身上踏着，便拥了进去。牢里的犯人，谁不巴望有人劫狱，便也发一声喊，反了出来，里应外合，也不知米在那里，便闹一个翻江倒海。陈丕成更不怠慢，便保护着洪仁玕一家老

小，拣荒僻的地方便走。那陈丕成和凤姑两柄单刀，使的神出鬼没，自然没人敢拦住去路，一干人便逃出了城门，往香港而去。至于那些老百姓的一场米风潮，怎么样一个了结，于我这部小说无关，也就不必细表。再说洪仁玕一干人在香港住了几时，打听得说太平军已是围了长沙，便商量着要派陈丕成到长沙去，把目前因为广东防范得紧，一时还不能起事的情形启奏了天王，候天王的圣旨再定行止。可是从广东往湖南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从广西走湖南的衡、耒一带，一条路是从广东走江西，再从江西往湖南。前面一条，因为衡、耒一带新近就被太平军攻破过了，那一路之上，清兵定不少，两广口音的人，少不得要受他们的盘诘，万一露出了行藏，岂不是弄巧反拙吗？因此便决定走后面的一条路，进江西境界。陈丕成领命，心想我本来要瞧叔父去，这一去倒是一举而两便呢。当下便把行囊收拾好了，又怕在路上露出马脚来，所以文绉绉的打扮做文士模样，陈丕成脸儿本长得很俊，走在路上，一步三摇，谁也瞧不出他是会武艺的人来。就这们混进了广州海口，舍舟登陆，洒开大步，便往江西进发。晓行夜宿，这一天便来到赣州地界，只因错了宿头，看看日色衔山，还没有找到客店，七高八低的尽是山路，连草屋都不见一间。陈丕成心里不禁有些着慌，便也不再学那念书人踱方步了，脚下带紧了些。本来会武艺的人，要是本领了得，便大都会一种叫做轻身术的，只要把全身的气都提将起来，聚在丹田之内，脚下便轻得好似乎要飞起来的一般，一昼夜间，可以赶二三百里路。陈丕成怕觅不到宿处，只得也使用这轻身术，顿时身子便似飞鸟一般，脚不点地的往前赶路。那知一口气赶了三十里路，还是不见有人家。这夜又没有月色，那天上又推起一片乌云来，霎时间这乌云便好似一匹黑布做的帐幕般，越拉越大，一会儿黑布的帐幕，便

把大地一齐给盖住了。（写夜景，神来之笔。）要找一些有亮光的地方，真是比登天还难。陈丕成在那旷野之中，伸手不见五指，凭你有天大的胆子，到了这时候，也不免心慌意乱。便心口商量道："这样险恶的天气，说不定还会下雨咧，若是今晚觅不着宿头，岂不是糟了吗？不过要觅宿头，如若老是这样没命的飞跑，万一错了方向，便跑到天亮，也不见得会找得到人家。倒不如拣一块地形稍高的山上，向四面瞭望一下，瞧那一方有灯火便往那一方跑罢。主意想定，便摸索着拣近边的山峰爬了上去，（只"摸索着"三字，便活画出是黑暗中来。）那山石荦确不平，把陈丕成累了一身大汗，才爬到了山顶上。嘘了一口气，站定身躯，向四面一望时，直喜得心花怒放，原来周围都黑得和漆着一般，只有东北角上，有两星灯火，一远一近，微微地在那里闪动。（伏笔。）陈丕成见了，不敢怠慢，便一跃下山。常言道，下山容易上山难，陈丕成自仗本领，只要不落在山涧里面，就万事全休。这时陈丕成见有了人家，那精神也自然增长起来，按照方向，迤逦行来。不到三里路，便到了那灯火跟前。陈丕成这才辨别得出东西来，原来是两间单屋，四面脱空的，那窗上糊着一张薄薄的纸儿，这灯光便从薄纸里透将出来。说也奇怪，陈丕成走近门前，那门缝里面便透出一阵阵的肉香来，热气蒸腾，薰得半天没有吃东西的陈丕成，饥火中烧起来。当下便望空咽了几口涎沫，径自上前叩门，也不消敲得这们三五下，那门便应声而启。陈丕成留心打量时，那开门的却原来是一位白发的老婆婆，陈丕成便扑了扑衣襟上的尘土，作了一揖道："老婆婆请了！小子因为贪赶路途，以至错过了宿头，只得求老婆婆成全则个，在府上借宿一宵，明日早起自当将房饭金一发算来奉还。"那老婆婆在灯光里，把陈丕成打量了一眼，便点了点头道："请你进来罢。"陈丕成这才

依旧装出斯文一脉来，低着头进了门。（“低着头”三字，不言屋子狭小，而屋子之狭小自见。）那老太太便端了一盏灯，把陈丕成引到隔壁一间屋子里，指着地上铺的那条稿荐道：“客官在这上面权且宿了一宵罢。”说罢便把灯火放下，正欲回身自去时，陈丕成闻那肉香却格外真切了，（妙绝。）便拦住那老婆婆道，“小子还有一句话，冒昧要说，小子因为今天贪赶了路途，所以半天没吃东西了，府上如有煮得现成的东西，请老婆婆赏赐一点给小子吃，明日自当加倍还钱。”（“煮得现成的东西”七字，不说肉而欲吃肉之心理，跃然纸上。）那老婆婆又瞅了陈丕成一眼道：“客官不必发急，老身去拿来就是。”边说边走到隔壁去了。陈丕成这时，忽然灵机一动，心中不禁狐疑不决起来。你道为什么呢？原来因老婆婆银丝也似的一头白发，年纪也该在七十以外了，可是走起路来，那步履却十分矫捷，竟象是练过武艺的，（岂敢。）可是这种乡下老婆子，有谁来教他武艺呢？也许是生长在穷乡僻壤，平日种田樵柴，操作惯了，自然年纪虽大，身体却还是十分强健。（此所以人贵习劳也。）陈丕成想到这里，便也不以为意，只伸长了脖子，望那老婆婆拿肉来给他嚼吃。好容易见那老婆子捧着一只黄泥钵盂，踅了进来，另外一双竹筷子，都授给了陈丕成。陈丕成谢了一声，接来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原来钵盂里盛着的那里是肉，只是一盂麦粥。陈丕成心里虽然失望，可是嘴上，却不便说什么。正欲埋下脑袋喝粥时，不想门外有人擂鼓般的把那扇板门敲打起来，声音又十分急迫，象是杀来的一般，顿时把陈丕成和那老婆婆都吓得跳了起来。欲知来者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为辛亥革命造机会者，满清官僚也；为国民革命造机会者，

民国军阀也；为太平天国造机会者，道、咸之际，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民怨沸腾，虽欲不乱，不可得也。夫米价不贵，则陈丕成之谣言，安得不胫而走？广州之官吏，平日苟能稍稍顾及小民疾苦，则陈丕成攘臂一呼，群众或不至盲从，而欲与知县为难也。语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谋国者殷鉴不远耳。

本回末忽另起波折，深山之中，茅屋一椽，月黑天低，忽见灯火，乃过其门，则肉香喷溢，视其人，则白发老妪。文情殊极俶诡之大观，然而只是为陈丕成二见老父，盘旋作势耳。

第五十九回　播奇闻人兽斗神通
述往事色财迷本性

话说陈丕成端起了那一盂麦粥想喝时，猛可里一阵叩门声音，接着便很粗暴的口音在外面喊道："开门！开门！"陈丕成不免吃了一惊，那老婆婆却冷然道："这是我的儿子。"边说边去开门，陈丕成侧耳朵细听时，却听一阵脚步声音到了隔房里，母子俩唧唧哝哝了好一会，只听得有个男子的口音大声道："打什么鸟紧！一个雏儿，还怕他飞上天去！"陈丕成是个十分机警的人，他久已听说江湖上有开黑店的玩意儿，这母子俩，虽然不象是开黑店的，可是那老婆婆走起路来十分矫健，如今这男子，又说什么雏儿不雏儿，万一是做没本钱买卖的，自己这就口馒头送上他们的嘴里，他们焉有不吃之理？这倒不能大意的。想到这里，便有些不寒而栗起来，随手把那盂粥放下，不敢喝了，生怕粥里头有的是蒙汗药，被他们麻翻了，须不是玩的。当下便悄悄地从靴桶子里摸出一柄匕首来，放在稿荐底下，自己便翻身睡倒，不敢睡熟，只闭着眼睛假寐。（陈丕成一生得力于机警，盖于萑苻遍地之际，作长途旅行，固不容不机警。）果不其然，隔不了一个时辰，通着陈丕成睡觉的屋，那一扇门便呀然而辟，灯光摇晃之下，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握着一柄朴刀，蹑手蹑脚的走了进来。陈丕成便知道自己所料的不错，这家人家，果然不是好相识。当下却也不动声色，等那男子走近稿荐，大约有二尺光景的地方，陈丕成便趁那男子冷不防的时候，飞起一条右腿来，这种架式，名叫鸳鸯拐，一腿足

有七八十斤的力量。陈丕成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他的母亲却授自他的外祖张凤立，张凤立靠着这鸳鸯拐，曾踢翻过二三十条好汉，在广西省里，张家的鸳鸯拐，绿林中没一个不知道。陈丕成学会了之后，没有使用过，不想今天在这荒山黑夜里，遇见了歹人，才用得着了。话休烦絮，且说陈丕成这一鸳鸯拐踢出去，那男子那里承受得住，仰面朝天，便摔了一交，手里握的一柄朴刀，也就哨的一声，脱了手飞向屋角里去了。陈丕成这时那里再敢怠慢，疾忙跳起身来，在那人胸前踏住，这左手早在稿荐底下抽出那柄匕首来，右手却是空的，便伸过去，在那男子领口里一把抓住，好似鹰拿燕雀一般，把那男子提了起来，大踏步提到了门外空旷之处，才向地下一摔，喝问道："我与你今日无怨，往日无仇，为甚么害我的性命？虽说你们吃这一口饭，良心是早没有的了，可是也得瞧瞧我小爷爷是个什么人！若不给点苦头你吃，你往后还要狗眼看人低咧！"说着，便用刀背在那男子头上，连打了几十下暴栗，打得那男子杀猪般叫将起来。陈丕成正在边骂边打的时候，忽然听得自己背后，一阵脚步声响，他防这男子还有党羽来帮忙，便舍了这男子疾忙回过身去。果然黑暗里有个人影，抡动一件铁棍也似的东西，往陈丕成头上打来。陈丕成把头偏了一偏，便用手里的匕首架住，估量自己这器具，不能和长枪大戟交战，便疾忙换了一个身法，使一个叶底偷桃，便钻向那人的怀里，用匕首向那人的咽喉里刺来。那知刺得偏了些，却刺在那人右肩上，那人便大叫一声倒下地去了。陈丕成黑暗里，原瞧不清楚那人的面貌，如今听了叫声才辨别了出来，原来那人便是步履娇捷的老婆子咧，手里拿着铁棍相似的东西，却是一枝铁拐杖。陈丕成这时本来可以伛偻了身体，用那匕首结果这老婆子的性命，却怜念老婆子这们一把年纪，也不忍教他做刀头之鬼，因此立着

不动。谁知那老婆子却一不做二不休，叫了那男子一声道："你去把阿明叫出来罢！"那男子这时早已一骨碌翻身爬起，正在往屋里跑，也不知听清楚这话没有。陈丕成心想，你们这两个家伙，本领都不见高明，凭你阿明阿暗，也不见得会怎样奈何我！因此全无惧怯的立在那里，并不奔逃，手里只握紧了那柄匕首，挺胸凸肚地，单等那阿明来厮杀。（谁知这回却是劲敌。）果然不到一盏茶的时候，便从那扇门里，飞出一团黑影来。那黑影身裁矮小，象是个小孩子的模样，只见他在陈丕成面前蹲了一蹲，便动起手来。陈丕成便也施展拳脚，和他对手，谁知打了只有三四个回合，陈丕能便叫苦连天起来。原来那黑影纵跳功夫十分了得，简直似飞的一般，一会儿在陈丕成面前的，一会儿却又不看见了，陈丕成脑后上偏着了他一拳，及陈丕成回转身来时，却又不见有人，冷不防的那黑影又在右边出现起来，顿时便把陈丕成，累得手忙脚乱，左支右绌。只得也跟着他团团乱转，这时陈丕成留心想看出这人使的是什么拳法，知道了，便可以想法破了他。谁知这人身材虽然矮小，他的本领却真不弱，招架了半天，连他使的是什么拳法，都叫不出名目来。陈丕成黑想道：怪呀，自己在父母手里学习来的武艺，少说些，也有百来种拳法，怎么这家伙使的拳法不但看没看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见过呢？列位看官，这较量拳脚的一件事，全看功夫的深浅，是一毫也不能假借的。所以不是你输，便是我输。陈丕成既是没有法子破那人的拳法，自然颠倒要吃他的亏了，陈丕成这时便一匕首剁去，幸喜不曾落空，居然便剁在那人的手臂上，可是那人却丝毫不曾受伤，那匕首好似剁在什么毛茸茸的东西上面，那人仿佛反穿着皮衣服一般，那匕首只是砍不进去。（匣剑帷灯，跃跃欲出。）陈丕成不由得吃了一惊，说时迟，那时快，陈丕成自己的脸上，却着了那人一兵器，虽

然没有深入到皮肉里去，可是已经血流满面，痛彻心肺了。陈丕成知道，再斗下去，自己有败无胜，三十六著，走为上著，还是溜跑的要紧。主意想定，便觑个机会回身而走，他这时便想起适才在山上望到这里，见还有一处也有灯火的，料想这里必然还有人家，不如逃到那里去，人一多了，就不怕这些歹人咧。（上文在山上眺望时，固见有两星灯火，不知却为陈丕成逃走地，善作小说者，譬如善射者，固箭无虚发也。）当下便按那灯火方向，没命的奔去，不到半里路，便听得一阵木鱼声音，原来一带树林之中，却藏着一只古寺。陈丕成回过头来瞧时，只见适才打伤自己面部的矮家伙，却还是在后面紧追不舍，陈丕成暗暗叫声不好，脚下便格外带紧了些。一会儿也就到了那古寺山门外面，不暇敲门，便用双手推去，幸喜那山门却是虚掩的，呀的一声，便应手而辟，陈丕成连爬带跌，进了山门。放眼观看时，见大殿左面，有一间屋子里面透出灯光来，那木鱼声音，也就出在这屋子中。陈丕成不假思索，便往那屋子里抢了进去，叫声“和尚救我”，那和尚果然停了木鱼，喝道：“孽畜休得无礼！”喝声未绝，那屋子里便起了一阵青光，好似夏天的闪电一般，陈丕成疑惑后面追赶的那人是个剑仙，这青光便是飞剑咧，直吓得魂不附体，一交跌倒，便晕厥了过去。隔了好一会，才悠悠苏醒，用手揉了揉倦眼，又抚摩着自己的头颅，才知道这脑袋没有被那飞剑取去。定了一定神，四面一望时，只见蒲团之上，一个和尚，低眉合掌，趺坐在那里。陈丕成不由不肃然起敬，正欲向那和尚拜将下去谢他救命之恩时，猛一抬头，却把那和尚的面貌瞧得清切，正是所谓不看犹可，一看时这和尚千真万确，便是那一年来教自己武艺，后来叔父说便是自己生身之父的陈大鹏咧！陈丕成这一喜，反疑惑自己是在梦中了，便扑的一声，跪倒尘埃，且哭且拜道：“父亲，可怜儿子那一

天那一刻不思念父亲！如今想不到却在这里相遇，只是我那命苦的母亲，却始终没有得着父亲的消息，便恹恹成病，药石无灵，丢下孩儿去了……儿子今日遇见父亲，愿意随父亲出家做和尚，以便一辈子在旁伺侯，再也不愿离父亲半步的了！”（仁人孝子之言。）陈大鹏听说妻子死了，究竟还有些香火之情，心里也着实伤感，又瞧见自己儿子，居然这们长大了，正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当下便喟然长叹道：“凡事皆由前定，三天之前，师父来到此地挂单，又吩咐今晚不许便睡，须要念佛。我正不解师父是何意思，却不凑巧救了你的性命，这个便是师父神通广大的地方。我且问你，你为何不在贵县，却跑到江西来干什么？”陈丕成便从到广东去投奔洪仁玕说起，到这次奉命要到湖南去为止，源源本本告禀了一遍。陈大鹏道：“这样也好，少年人本来须图一个出身，不过你既是在广州定了亲，如何这会子又说要跟我做和尚呢？”陈丕成正色道：“那时因为不知道父亲的消息，所以儿子便冒昧答应了这头亲事，如今既是和父亲相遇了，便父亲为重，妻子为轻，儿子愿意抛却妻子，来侍奉父亲，好教地下的母亲知道了，也可以放心。”陈丕成说到这里，不由得流下两颗泪珠来，陈大鹏不免也有些凄惶。（父慈子孝，令人羡慕天伦之乐。）便勉强笑道：“这也是你的一片孝心，且搁着往后再说罢。不过你适才说，要到湖南去，我此刻可以告诉你，你也不必再去了，太平军此刻已是舍了长沙，看来不久便须进兵湖北，那武汉之间，准要化做战场了。你要找叔父，还是到湖北去找的好。”（如此引入陈丕成至武昌见杨秀清一段文字，真是灭尽针线痕迹。）陈丕成摇头道：“儿子今天见了父亲，实在不愿再离开了，湖北也不愿再去。”大鹏听了便微微一笑，不说什么，隔了半天才道：“你脸上的伤痕不觉得痛吗？”陈丕成因为见了父亲心里一高兴，便忘了，

这时经父亲一提起，才想了起来，便用手抚摩了一下道："请问父亲，儿子脸上的伤也不是刀，也不是枪，儿子疑惑是暗器所伤，但不知这种暗器叫什么名目？请父亲说与儿子知道，好让儿子长些见识。"陈大鹏哈哈大笑道："你这傻孩子，真合着一句俗话，说了半天的胡子，还不知道是有须没须呢！这那里是暗器，老实讲罢，这和你厮打的那是人，那是一只经人训练过的猴子。适才你被他们斗败，他还不舍得你，追到这里，被我一飞剑斩于阶下，你不信我便引你去看看。"说着，便立起身来，拿了烛台，引陈丕成到了门外。陈丕成留心细看，果然见一只猴子身首异处，死在阶前，那身上的毛很厚很光泽，陈丕成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适才和自己斗的时候身材短小，如象个小孩般，因为他身上长着毛，所以自己一刀剁在他那很厚的毛上，不曾剁着皮肉，因为他不是人，所以他使的拳法没有名目，可是跳来纵去，就是他的拿手好戏。后来在这寺里瞧见的一道青光，就是自己父亲的剑咧！（此猴不特使陈丕成猛吃一惊，而书外读者读至此处亦未有不拍案叫绝，叹为匪夷所思者也。）便道："然则儿子面上的伤痕，是那猴子足爪抓所破的了！怪不得伤不很深，一共又有五条，这猴子虽然死了，可是儿子就佩服他的纵跳功夫，要是人采取了他的身法，也可以自己编出一种拳来呢。"陈大鹏点头道："这套拳便叫做猴拳，我师傅智空禅师和玄机道人都会使的，就是为父也学过，但与现在世俗流行的就大不相同。现在世俗流行的猴拳，是学会了猴子的形式，一蹲一蹲便算了事。至于真正的猴拳，除掉我的师傅和玄机道人之外，会的简直就不多了。我那一天回到贵县来教你武术的时候，认为这套拳没什么大用，所以就没有教你，否则今天也不至于吃这个亏了。"陈丕成道："适才儿子听见那老婆子叫这猴子为阿明，大约这阿明两字便是这猴子的名字

了。可是人养这通灵倒也不是容易的事咧。”陈大鹏听了正欲回答时，不想一阵风来，险些儿把那烛台吹熄了，便道：“说来话长，我们可以回屋里去，好让我详细说给你听。”陈丕成便应了一声：“是。”从陈大鹏手里接过烛台来，在前照着，一同回到了屋里。陈大鹏便取出一个蒲团来，教陈丕成坐着，道：“这是我师傅告诉我的，说这猴子的主人姓孙，因为他头上终年生着癞痢疮，因为他排行第二，所以，人家都顺口叫他做孙二癞子，是个四川人，在重庆一带，翻高头，烧闷香，做那鼠窃狗偷的买卖。”陈大鹏说到这里，脸上一红，心里叫声惭愧，他想，我那时也做过这种买卖，还记得在黄陂县过见那个周武，倒是个劲敌，可是，这些事情隔得年代也久了，就不必再在儿子面上提起罢了。陈大鹏正在沉思之际，陈丕成见父亲不说下去了，便忍不住问道：“那孙二癞子后来便怎样呢？”陈大鹏这才接着说道：“这孙二癞子本领真不错，他高来高去可以使人家瞧不见他的踪迹，所以江湖上人替他起了一个浑号叫做飞天老鼠。这孙二癞子历年干这买卖，手头也积蓄了几文，可是他不肯洗手不干，依旧钻头觅缝。只要这家多少有几个钱，他总不肯放过了。原来他有两桩极大的病根，一是贪得无厌，不肯按照江湖上规矩，偶尔干这买卖，须要没有钱用了，才可以来一下，干得了钱，原是不义之财，就不许私自藏匿起来，须要移富济贫，把这无用之钱流通在市面上，化为有用。孙二癞子天天干，干来的钱又私自积蓄起来，更兼不论寡妇、孤儿、义夫、贞女的钱，他都要偷的，这一点格外违犯了江湖上的规矩。（盗亦有道，足以愧一般聚敛之官吏。）孙二癞子的第二桩病根便是好色，他已是弄了个卖解的女孩子做了老婆，可是还偷偷摸摸地在外干些没天理的事。原来江湖上走黑道不论硬做，（强盗。）或是软做，（贼。）切忌便是败人名节，要是犯了色戒，便

是被江湖上的朋友耻笑。而且，不败人名节的好汉，做了案子，除非这人本领不行，才会给做公事的给捞住，否则，断不会失风的，惟有一做了这种奸淫妇女的伤天害理之事，便十有九逃不了做公事的人的手。也有本领十分了得，千军万马他也视若无睹的，可是做案子的时候一采了花，那时，便好似被冤魂缠住了的一般，往往会被那无名小卒的捕役捞得去的，这也是情理上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事实上却又十分灵验的。（天下好色之徒亟宜猛醒。）所以江湖上的好汉引为大戒，谁也不敢轻易失足。惟有这孙二癞子，他却不讲究这些，他做案子的时候，有的是闷香，往往拣那姿色美丽的女子，用闷香闷翻了，他就去干那种禽兽勾当，也不知败坏了多少人的名节，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就不曾被做公事的捞住了。常言道，善恶到头总有报，老天是有眼睛的，断不容你这样猖獗。有一次因为败坏了一位官家小姐的名节，就恼怒了一个江湖上的前辈英雄，终究把孙二癞子办了一个死罪。”欲知孙二癞子败坏的是谁家小姐的名节，恼怒的又是那一位前辈英雄，且阅下文。

评曰

陈丕成因投宿而遭强梁，已奇矣；乃所与斗者，非人而为猴，则更奇；顾此特作者欲写陈丕成二次见父，故用媒介耳，则奇之又奇。文章如抽蕉剥茧，一波三折，必于山穷水尽之际，始肯逗出正文。妙在人人意中所万想不到者，而作者竟一一道来，绝不出乎情理也。

天阴月黑，方以为此特写陈丕成长途跋涉之苦耳，不谓竟系为猴子作地步，盖若有月色，则陈丕成安有不知来者之为猴子哉？行文心细如发。然而猴子拳法之奇特，与夫一刀砍去不着皮肉，又身材矮小云云，固明示人以猴子矣，惜乎读者之不

悟，必至说穿以后，始拍案惊叹耳！

写陈丕成见父时，婉娈之态，孺慕之辞，虽天性凉薄者读之，当憬然思返，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字。

第六十回　蒙垢辱孤女赴清流 剜心肝淫徒遭孽报

话说孙二癞子在四川作恶多端，绿林中人提起他的名字，谁不切齿痛恨，骂他是个害群之马。可是一来因为孙二癞子本领还不错，几个后辈一时赶不上他，自然敢怒而不敢言，几个本领比他高明的又没有功夫来管这些闲事，因此孙二癞子为所欲为，胆子越发大将起来。凑巧这时有个四川候补的巡检，是个安徽人，姓沈。说起这种佐杂官儿，在官场中差不多和乞丐一般，就是得了差缺，正合着句俗话，叫做老鼠尾巴上生疮，出脓也不多，一年统共也捞不到三四百吊钱，却须伺候上司，伺候地方上绅士，有时连甲头保正，不免还要和他称兄道弟，好拜托他帮忙，分点油水。有差缺的佐杂，尚且这般困苦，至于候补的更穷得要命了。在省城里面，东西又这们贵，应酬又这们多，正是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才勉强在那里挨命。这姓沈的也是在成都候补了十年，候补得吃尽当光，每日上辕门，无非是瞧人家的面孔，他不禁气愤起来，便关了房门，一根绳子上吊死了。那时候幸亏人心虽然险诈，可还没有象现在那们厉害，所以，便有人发起，到总督那里去求总督，总督慨然赏了十两银子。那些官僚见连大帅都破了悭囊，如何再敢怠慢？便也三两五两纷纷地拿出钱来，圆满大帅的功德。这一来倒也凑了二三百两银子，除掉替那沈巡检买棺成殓以外，倒还余了百两纹银。那沈巡检没有儿子，老婆早死了，膝前只有一位小姐，那些同僚便把银子交给这小姐，替她

雇了一条船，装着棺柩，顺流东下。不知如何，这位小姐素有艳名，就给孙二癞子打听着了。常言道，色胆大如天，孙二癞子便雇了一条船尾随在后，单等到了僻静的所在，便好下手。一连追了几天，因为都是热闹码头，孙二癞子只得把一腔欲火按捺下了。这一天就停泊在一个乡村旁边，吃了晚饭，那沈小姐便睡了，连船户都鼾声如雷。孙二癞子见是机会，如何肯轻易错过！便也从小船舱里踅得出来，仰着脖子，见一轮明月，万里清光，好似把大地用水洗涤过了的一般。(上文陈丕成遇险是在黑夜，此处就有明月，前后文映带成趣。)在平常的人，当此明月在天，人影在地，太空中连一点云影都没有，正好修心养性，至少也不会转什么兽欲的念头出来。叵奈孙二癞子偏是色令智昏，也许是他的恶贯满盈了，竟丝毫没有赏玩月色的念头。纵身一跳便跳到了沈小姐的船上，从身上摸出闷香来，点上了火种，揭开一块舱板，把闷香只是往舱里熏去，顿时氤氤氲氲，满舱都是闷香气味。说不得沈小姐和那船户，船户又有一个妻子，三人同时麻翻在地了。孙二癞子便大踏步地走进船舱里去，在头舱便瞧见了沈巡检的棺柩，他就对准棺材呸了一口。一面依旧跨入中舱，只见罗衾半褪，云鬓半松，沈小姐荣睡正酣咧。旁边一盏油灯虽不十分明亮，可是在隐隐约约之中，便知道那位沈小姐是个天姿国色。孙二癞子自仗闷香的药力厉害，不怕沈小姐不愿意，便把手中的刀，放在油灯边上，一手宽衣解带，径自睡入沈小姐衾中，可怜一个冰清玉洁的沈小姐，这时好似喝醉了酒一般，心里未尝不明白，只差四肢无力，一些不能挣扎，连舌根也是不听使唤，一句话都不好说，就是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或痛苦，也只得咬紧牙关忍受了。孙二癞子尽情轻薄了一会，才穿好衣服回小船去，等沈小姐醒了回来，知道自己身子已经不知被谁污辱了，直哭得死去活来。自

己想想，再也没有面目偷生人世，便在父亲棺柩前拜了几拜，跑出了舱，立在船头上，向江心纵身跳去。只听得一声水花四溅，水面上微微地起了一个圆涡，沈小姐已是往水底沉了下去。隔了一会，一个尸身浮了起来，沈小姐一缕香魂早已去阴曹地府找他老子沈巡检去了。按下不提。再说孙二癞子不顾人家的死活，只顾自己快活，回到小船上去了，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小船开往别处。那时他的家在成都乡下，孙二癞子每逢出门做了半年买卖便回家里去一趟，这一次他坏了沈小姐的名节，得意极了。凑巧身上也有偷来的许多珠宝首饰，便想顺便回家看视老婆、儿子。当下也就把那小船卖了，从陆路回家，离家还有百来步路，忽觉得肩上有人用手拍了几拍。孙二癞子回转头去瞧时，只见是一个和尚。那和尚生得浓眉大眼，一部络腮胡子根根都象针刺一般，孙二癞子认得这人叫做智空禅师，江湖上的前辈，忙拱了拱手道："原来是老前辈，不知有何见教？"智空禅师哈哈大笑道："老前辈三字那里敢当？我们在江湖上的时候，那里敢强奸人家的孤女，剥夺忠臣孝子的银两？如今，我们所不敢做的，不愿做的，你老兄就一古脑儿都做了！俗话说的，'强爷胜祖宗'，就怕应在你老兄身上了，我们敬佩不暇，何敢以前辈自居？"孙二癞子见智空禅师话里有因，不禁怔住了，半晌答不出话来。那知智空禅师又是一阵哈哈道："老兄可记得江湖上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一身做事一身当'，又叫做'再隔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你老兄对于这两句话，总该记得吧？如今却用得着再嚼念一遍。"孙二癞子一听话头，越说越不对，怕有什么人真要和自己过不去，（岂敢！）所以赶忙用言语岔开道："老前辈想是今天闲着没事，所以要和晚辈叙一叙同道之谊，可是此刻晚辈急于要回家去，委实没有功夫奉陪老前辈谈天，只得过一天再行奉邀老前辈到寒舍细谈衷曲罢。"智空禅师嘻皮

笑脸道："你老兄还知道有家里，那么为甚一位没有了家，只剩孤零零一身的沈小姐，你老兄还放不过他呢？（智空禅师言语锋利如刀。）如今废话可别谈，揭开天窗说，有位江湖同道，因为老兄强奸了盘柩回籍的沈小姐，累得他投江自尽，心里尤是有些不服气，因此杀猪宰羊，招了川东豪杰，要和老兄评一评理，他们都是懒得动弹的，便派了老衲来相请，老衲和他们说，这位孙二哥，是老在江湖上厮混的人，他老人家爱怎样办，便怎样办，你们那里可以和他藉恼？他们听了老衲的话，也知道不错，可是异口同声的都说，这一回请老兄过去，不过顺便请教请教的意思，那里便是和老兄过不去？老衲听了这话，才勉强来此奉请，说不得请老兄劳驾一次，好在离此不远，老兄顺便拢上去也没甚要紧。"智空禅师说完了这一番话，还是嘻嘻地望着孙二癞子笑，孙二癞子明知道这个便是江湖上的规矩，有着同道中人犯了重罪，万不能再容留他在人世了，才由有面子的人出面邀请大众，借一个地方，把那犯罪的人叫到了跟前，宣布他的罪状，公同审判。这原是江湖上极隆重的典礼，不到这个犯罪的实在干得太辣时，轻易是不举行的。所以自己也只听见前辈传说，有这们一个规矩，眼睛里却也没有瞧见过。不过听见前辈说，这典礼不举行则以，一举行便十有九是宣布被告死罪的。要是要面子的，便自己寻个死，免得人家动手，那时节更要被同道齿冷，说这人惫赖。（江湖上有此规矩，贤于国家徒有法律之虚名，而其效不及势豪也。）不想如今这审判的典礼，会轮到自己的头上来，自然是凶多吉少。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只要拼着往后远走高飞，便此刻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的妥当。主意想定，也就一声不响，趁智空禅师不留意的时候，拔起腿来便跑，眨一眨眼，已是跑了有十几丈远。智空禅师含笑点头道："老衲早知道你有这一着的，可是在老衲

的手掌心里，你再也休想脱身。”说罢，便用手指在空中打了一个圈儿，念了一声佛，说也奇怪，孙二癞子正跑得起劲，谁知眼前偏有一道高墙，挡住去路，孙二癞子一头撞去，额角上砸的一声，火星乱迸。用手抚摩了一下子，早坟起了一个老大的疙瘩。不禁叫声奇怪，谁知抬头一望时，只见这道墙就是圆的，前后左右围得水泄不通，孙二癞子知道智空禅师是个得道的高僧，法力无边，这准是他弄的玄虚。（此处略略装点神怪，文章乃愈益生动。）可是困兽犹斗，自己难道束手待毙不成?围墙怎样高低,要用力一纵也就可以纵出墙外了。当下更不怠慢，脚跟在地上顿了一顿，身体便跳将起来,这一跳足有二丈多高，谁知那围墙看似不很高的；及至跳上去时还够不上出去咧。那里知道这垛墙也会加高上去，总是相差这么四五尺，累得孙二癞子精疲力尽，额角上的汗点儿象黄豆般大小，一屁股便坐在地上，只是喘息。这时便听见有洪钟的声音说道：“姓孙的，你是好汉便该挺身而出，似这们的贪生怕死，连江湖上同道的脸都给你丢尽了。你要知道凭老衲这一点小本领，你就是逃往东海龙宫，老衲也可以一拳打翻龟丞相，一脚踢死虾将军，把你捉将出来咧！识好歹的，便乖乖跟着老衲走罢。”孙二癞子一瞧说话的那人时，正是智空禅师。只见他还是笑容满面，在那里向自己招手，那一垛墙就只智空禅师站着的地方留着一个缺口来。孙二癞子知道逃也无益,只得硬着头皮走近智空禅师，道：“老前辈走罢。”智空禅师道：“这才是一句人话了呢。”边说边引着孙二癞子向大路上奔来。才走了半里，便有一座破窑，挡住去路，智空禅师指指点点地说道：“众位同道，都在此地相候，请老兄放出英雄气概来。”就罢，伛偻着身子，便钻入破窑。孙二癞子只得也跟了进去，却见里面黑压压地，站满了人。见智空禅师引着孙二癞子来了，大家便寂静无哗，智

空禅师，这时才现出庄严的法相来，向中间一站，便开言道："孙姓的现在跟前，众位说该怎么审判，便怎么审判罢。"话声未绝，人丛中跳出一个黑脸大汉来，孙二癞子认得这人是重庆一带的绿林首领，叫做李四阎王，（是好名色，孙二癞子宜其死矣。）这人性烈如火，碰在他的气头上，是再也不肯替旁人留余地的，这回他一跳出来，这事情便糟上加糟了。他心里正这们想，耳朵里却听得李四阎王大声说道："姓孙的，你往日干的许多事情，也不必再提了，只眼前那沈巡检的女儿，扶柩回籍，那沈巡检是个有名的苦瓜，成都一般狗官，尚且发出慈悲心，来凑集了银两资助他的女儿，你怎么见色起意，半途里却用了闷香，强奸那女儿起来？被旁人说一句我们当强盗的，连个官场都不如，请问那时间我们同道的脸，搁到那里去？（强盗俨然谓官场出若辈之下，而作者写强盗亦在官场之上，正所以表明当时人心思乱，太平天国革命军不得不起耳。）这是第一层。还有那女儿募化得来的银两，你姓孙的竟杀人不怕血腥臭，一古脑儿怀着走了。（此则补上文所无，深得错综变化之法。）俗话说的狼心狗肺，我们往常以为这是形容得过分的话，谁知今天遇到你姓孙的，才相信狼心狗肺这句话，形容得并没过分咧！"（骂得痛快。）李四阎王还没把话说完，旁边早有人虎吼了一声道："李四哥，平日霹雳火箭的，今天怎么文绉绉地和这厮谈起那些废话来！棺材板失了窃，死人肚里总该得知。我们且问问这厮，你犯的罪该不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众人看这说话的人时，正是绰号叫做催命判官的，（阎王之外，又有判官，总是催孙二癞子上路而已。）催命判官这一番说话不打紧，便宛如一个爆裂弹，此刻点上了药线般，霎时间全场的人，异口同声喊着道："宰了这厮！宰了这厮！那孙二癞子的脸色，初起由红变白，后来白了又变青，听全场的人竟没一个

肯帮自己说话的，便从脑门子里提起一股酸溜溜的热气来，这股热气，到了眼眶里，便做两颗泪珠，从颧骨上滴到了口角边。这时他也知道万万逃不了这一劫的了，便挫一挫牙齿呜咽着说道："众位弟兄，且请息怒，小弟原是鲁莽了些，此刻悔之无及，既是众位都说小弟该死，也不劳众位动手，小弟只寻个自尽便了。"智空禅师便合掌道："善哉，善哉！众位英雄，谁带着家伙的，便请借与孙二哥一用。"（此审判之典礼，智空禅师实为发纵指示之人，读者可于言外得之。）催命判官腰里挎着一口腰刀，便霍的一声，从刀鞘里拔了出来，向孙二癞子面前一掷道："值价的便快些了事！"孙二癞子弯腰拾了，握刀在手，不禁又索索地颤抖起来，惹得李四阎王在旁冷笑。孙二癞子听了这冷笑的声音，比刀割还难过，只得横了心，自己解开胸前的纽扣来，把那腰刀换在左手里，牢牢握定。列位看官，这孙癞二子为什么要把这刀握在左手里呢？其间却有一个道理，原来人的右手，因为使用东西惯了，所以和人身体上发施号令的脑，久已生了统属的关系，有时脑还没有发出命令，那右手竟会不期然而然的动作起来，那一种动作，切又恰合了脑的意思。若是左手，就僵硬得多了，有时脑已是发了命令，左手可还是对付不了，所以人类平常是右手上前的居多，惟有用刀自杀，便该使用左手，因为自杀的时候，不免要痛楚，等到一觉着痛楚，那脑便发出命令来道："快些掣回来吧！"右手奉到了这命令，于是跟着一软，自然自杀的勇气顿时便化为乌有。不比左手等到脑发出命令，教掣回来时，为了习惯的缘故，竟会把命令听错了，不但不掣回来，反格外用力了些。所以前清的刑名师爷，便下了一个定义，说用刀自尽，须使左手。江湖上的人，大都也知道这个诀窍。（不谓自杀，尚有如许研究，作者胸中不知有多少小说材料也。）孙二癞子这时自知逃不了一

死，便索性爽快些，左手将刀锋对准了自己的胸膛，使劲砍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热血喷溢有一两尺远近，连李四阎王和催命判官的脸上，都沾染着了好些。孙二癞子伸右手去把自己的心肝，血淋淋地拉将出来，向地上一掼，唇吻微动，好似要说话的一般，可怜终究没有说得出来，扑的一声，仰面朝天，便横在地下死了。众多好汉，见孙二癞子死了，便也推出个人来，往他家报信。孙二癞子的老婆，是个卖解的出身，武艺本来不很高明，（此所以败于陈丕成之手也。）这件事情，又是江湖上众英雄的公意，自然不敢存什么报仇之心，当下也只哭了一场，忙着买棺成殓。那只猴子阿明，还是孙二癞子训练出来的，一般地会飞檐走壁，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孙二癞子在时爱同拱璧。后来孙二癞子死了，孙二癞子的老婆因为自己丈夫在江湖上名誉破产，自己和儿子在四川地方也是存身不住，所以便带了猴子阿明，全家搬到江西来，依旧做些没本钱的买卖。做书的把这一节故事，交代清楚了，便要暂时休息下来，还有许多情节，只得留待将来再行交代了。

评日

天下最不可理喻者，莫如强盗，然而强盗犹有许多规矩；天下最可惨痛者，莫如自杀，而自杀有时亦极壮烈。如本回所记无一不出人意表。且大书特书强盗亦能执法如山，所以愧号称为国家栋梁者，见势豪之坏法乱纪而未如之何。甚者，且躬蹈法网，虽千夫所指，而好官我自为之。噫！胡颜之厚而其智转出强盗下耶！

陈丕成事于前已详言之，尔时固看似闲文也，后乃渐趋渐紧，于不知不觉间，成为书中主要人物，是作者处处好弄狡猾，处处引人入胜，而尤以写陈丕成事为甚，名手作文固尔尔也。

第六十一回　设陷阱轻舟藏蜀黍　增见闻末路泣巫猿

做书的做这部《红羊豪侠传》，不知不觉，也有三十万字了。谁知写到第六集，一搁便搁了三年多，有许多朋友，以为这部书和时下流行敷衍篇幅的那些说部比较，似乎高出一筹，要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未免可惜，所以几次三番，撺掇做书的续成全豹。做书的心想，要是我这部《红羊豪侠传》做得不好，亦不至于会教朋友们看了着迷，有一天，明星影片公司的郑正秋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想继《火烧红莲寺》之后，把这部书改编成电影。据电影界里看过这部书的人下简单的评语说："笔墨也还干净。"后来虽然因为时代潮流的关系，明星公司中止拍摄武侠影片的计划，可是朋友们热烈地希望我把这部书续完，这都是事实。然而人事变迁，桑田沧海，读者虽是一致要求，做书的也愿意早一天续完，然而形格势禁，一时却又不能实现这希望，一耽搁又不知耽搁了几多时候。事有凑巧，这一趟我这部《红羊豪侠传》的版权，让渡归了大众书局，大众书局经理樊君，是素以手腕敏捷著称的，读者方面，也公认大众书局是发行好小说的大本营，这才把做书的多年愿望一旦实现。说也惭愧，我这部《红羊豪侠传》侥倖成为全璧，不但可使朋友们不至感到失望，便是做书的，也从此可丢开一件心事。况且把这部《红羊豪侠传》结束之后，做书的可以抽些功夫出来，再编别种小说，奉敬列位咧。话休烦絮，单表上集书中说孙二瘾子死了之后，他的老婆儿子带了豢养的那头猴子名叫阿明的，

搬到江西去住，做书的写上一集，因为篇幅的关系，所以阿明来历，还不曾交代。（尝闻山水之佳者，花明柳暗似达穷山绝壑矣，而峰回路转，眼前倏又别具天地，作文又何独不然！本书作者，能收能放，到处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由是知一览无余者，必非佳山水亦即非好文章也。）原来猴子多数出产在四川地方，唐朝人的诗句，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便是孙二癞子，年纪尚轻，瞧见了专捉猴子的人，裹粮入山，孙二癞子一时高兴，便要求挈带着同去，说要入山去长长见识。这时这一伙捉猴子的，推举的那一位领袖，年纪已在六十开外，颔下一部花白胡子，有五寸多长，听了孙二癞子要求的话，便用手捋着胡子道：“老弟你要同去，未尝不可以，我们同伙人多，也决不会嫌你一个人嚼吃的。只不过猴子那东西，比人还乖觉，没有耐性，是不能干这捉猴勾当的。如若这一趟山里去，在阵上失了风，给那些畜生逃掉了时，再要想捉他们，真比登天还难，只得等下一趟再去了。所以带你去长长见识，原不妨碍，可是你须得有耐性，单怕你们少年人，脾气儿燥急的居多，万一因为你一个人没有耐性，带累我们一伙人空手归来，须不是玩的！你还是先怙惙怙惙的好，没有把握，还是不去，免得回头来互相抱怨。”孙二癞子听了这话，把手掌拍着自己胸脯，拍的一片价响，道：“你老放心！我这趟跟你们同去，原是玩的性质，那有好教你们为难之理？我平素脾气本来最燥，可是这一趟去，我准把脾气改过，人家吐我脸上一口唾沫，我准让他给风刮干，决不掏出手绢儿去擦，你老瞧，有耐性到这门田地，总该行了吧？”那老者笑道：“你有耐性便好，我们决计打伙儿一同到山里去罢……”计议停当，那伙捉猴子的人，便忙着打点应用的器具，好在孙二癞子是个四海为家的光蛋，他一没有铺盖，二没有衣

箱，就只两肩荷着一口，到了出发的那天，拍拍屁股，光身一人，跟着大伙拔起腿来便去。迤逦行来，不到百来步路，已是到了一条河流旁边，孙二癞子瞧时，见靠码头停泊着一条船，孙二癞子随着众人，跳了下去，船家便解缆开路。那孙二癞子进入舱中坐定，四下打量了一遍，忍不住又请教那为头的老者道："借问老人家一声，这一趟还是做买卖呢？还是捉猴子去？"那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弟，你真是说了一夜的胡子，还不知道有没有须髯咧！我们大伙儿不捉猴子去干什么？那有去作买卖之理！"孙二癞子指着船舱里也笑道："不是买卖，要这许多玉蜀黍何用……"做书的写到这里，便该顺便表明一句，原来这条船，头舱中舱后舱里，装的全是玉蜀黍，一条小船儿，增加了重量，那水一直齐到舷边。这玉蜀黍原来也是四川的特产，所以叫蜀黍，便是上海人所谓珍珠米的。孙二癞子他不知船里装这玉蜀黍和捉猴子有何关系，忍耐不住，这才启口动问。那老者听了：掀髯说道，"老弟你真是瞧见了骆驼，以为是马肿背，少见多怪咧！这玉蜀黍便是预备着捉猴子用的。老弟台我劝你不必多问，过后自会知道，捉猴子全靠这牢什子啦！"孙二癞子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不便多问，只索把话咽在肚子里纳闷。我做书的有事便长，无事则短。（作者于铺张处决不肯轻轻放过，于简单处决不肯拖沓取厌，高手作文，固宜如是。）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一天船到岸边停泊在一座山脚下，那老者俨然便是三军司令，便拨派众人拿升罗的拿升罗，拿栲栳的拿栲栳，这些家伙里面全装着玉蜀黍，肩挑背负，相望于道。（于白话中，忽插入此两句文言，而不觉其可厌，使庸手为之，文言与白话间杂，其不贻非驴非马之诮者几希，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信然，信然。）孙二癞子空着手跟随在后面，只见他们走了约莫有三里路，估量着已到了峰峦深处，老者一声

令下，大家便都把家伙从肩上放将下来，一古脑儿都向地下倾倒。这玉蜀黍便洒开着铺到了停泊船的岸边，这且不表。单表孙二癞子躲在树林里向远处瞧望时，只见远远地有几个黑点在那里腾拏跳跃，老者便悄悄地指着黑点告诉孙二癞子道："那跳跃的便是猴子咧！"孙二癞子这才明白，此间已是离猴子的巢穴很近了，他们是用玉蜀黍来引诱那些猴子的。往常听见人说，猴子喜吃玉蜀黍，就和马吃刍豆、牛吃稻柴，猫儿吃鱼、羊儿吃草一般，今天亲自瞧见了才相信不是谎话。（人生随处皆学问，张华博物，千古播为美谈，其后呫哔小儒鄙夷之，谓为不足道，此所以中国科学之终于不发达欤！）孙二癞子正在心头怙惙时，不想猴子的嗅觉十分灵敏，一会儿，此间地上铺着玉蜀黍，他们早已得了信息，便一传十，十传百，霎时间满山的猴子都知道有人把这种礼物送上门来。他们却之不恭，便争着想来吃一个饱。可是列位别小看是畜生，四条腿的猴子，那肚子里的疙瘩比两条腿的人还多一些，他们早已疑心到是人类设的陷阱，要不利于他们。所以他们成群结队，也只远远地在两三丈以外伸长了脖子，望着这里的玉蜀黍，空咽着一口口唾沫。（情景如画。）这时要是人影儿落在他们猴子的眼帘里时，他们准会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便永世不想再来享用这玉蜀黍的美味了。所以老者和孙二癞子屏息静气，蛰伏在树林背后，连动也不敢动。那些猴子们，伸头探脑好一会，不见有人影，那胆子便慢慢地大了起来，互相牵挽着，一步挨一步的向前进发。就如百川朝宗一般，一个个都怀着希望之心，想修理自己的五脏殿。然而大家不免还有些怀着鬼胎，偶然听见风吹草动，他们以为是人来了，便疾忙扭转屁股，奔的老远价。及至觉察了是疑心生暗鬼，不是真有人，这才照旧回过身躯，照旧来捱近玉蜀黍。（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人类之智慧与彼猿，殆亦五十

步与百步耳。）似这们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往前挨着，眼见得离开不远了。那树林背后的孙二癞子，全神贯注着在一群猴子身上，瞧那些畜生愈走愈近了，他虽然是来瞧热闹的，这猴子捉得着捉不着，原不干他鸟事，然而好似在家，背后看人家打麻雀，站在谁的背后，总是希望谁赢一般，（百忙中偏有此闲笔。）所以孙二癞子的心理，此时也总是希望能把猴子捉到。他一眼瞥见猴群越走越近，禁不住便心花怒放起来，他觉着自己的一颗心，只是突突地乱跳。后来见那猴群，离玉蜀黍只有两三尺路了，他的那颗心，几乎不跳出腔子来。（写患得患失之心理，有绘影绘声之妙。）他一会儿又怕那些猴子中途变计，不来上当，便想一跃上前，把猴子们手到擒来，一只手擒一个，两只手便好擒一双。他主意想定，正待拔起腿来开步时，幸亏那老者经验宏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悄没声儿地伸手过去，便把孙二癞子的衣袖一把拖住。孙二癞子因为身体不得动弹，便想开口质问那老者是何缘故，谁知那老者却先向孙二癞子使了个眼色，孙二癞子猛可里才记起那老者叮嘱自己，说是要有耐性的那句话来，只得把那颗跳动的心，极力按捺着。似这们一瞬之间，那群猴子已是到了玉蜀黍跟前，伸出前脚来，拚命价把玉蜀黍抓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霎时间每只猴子的两面腮颊，便都鼓了起来。孙二癞子瞧见他们那样狼伧，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可是瞧那老者时，却双目炯炯，只是钉住了看猴子们抢着吃，脸色十分庄重，连一丝一忽的笑容都没有。孙二癞子这才不敢笑了。列位读者，你道孙二癞子为何要发笑呢，原来他瞧见了猴子们嘴里嚼的不曾咽下去，脚里抓的却又在往嘴唇边送了，右面前脚抓的没有送完，左面前脚却又在玉蜀黍堆里乱抓了。列位读者可以闭上双目，想象出当时的情景来。你想几十只猴子，在那们抓着吃玉蜀黍，此情

此景，便是十八个画师，也画不相似，做书的一支秃笔，委实难以形容。单表孙二癞子瞧见这一群畜类，简直象是个三天不曾吃东西的饿汉，在捧着吃那一碗热气蒸腾的白米饭，那种狼吞虎咽的形状，寒蠢得委实有些可笑。（作者狮子搏兔，琐碎处亦出全力描写，岂时下小说家但知敷衍者，所能望其项背！）孙二癞子看的清楚，这才知他们捕捉猴子，却自有神机妙算。一边想，一边便瞧猴子们的究竟，谁知事又出人意外，这一群猴子，你抢我夺，五官并用，把玉蜀黍吃了一个饱，倏地却又掇转尾巴，一哄而散，逃回深山里他们自己的巢穴去讫。只一眨眼之间，几十只猴子，溜的一只都不剩。这一逃，却把孙二癞子怔住了，赶忙回转头来，瞧那老者的脸色，却见那老者等猴子们一齐溜跑了，他才长长吁口气道："好了好了，我们这一趟来捉猴子，准定可以满载而归，都只为今儿第一天发的利市便不坏！"说到这里，那老者却顿了一顿，倏又转换谈锋，埋怨孙二癞子道："老弟我动身的时候，是怎样叮嘱你的！如何一转背又忘了干净呢？适才若不是老夫机灵，一把将你拖住，怕的是你早已跳将出去，那时节真合着一句俗话，叫做打草惊蛇。你不曾知道，这些畜生，都是顶精灵儿，只要给他们瞧看了人影子，凭你玉蜀黍便是腐烂在这山径上，他们宁可饿死，也不会来钻你圈套咧！事情一闹糟，我们岂不要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空跑这们一趟吗？别的不打紧，我们大伙儿吃的喝的，这一笔开销，就不在少数，请教老弟又在甚么上头生发呢？"这一顿埋怨的孙二癞子哑口无言，当下只得唯唯认错。可是他心下却老大的纳闷，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便搭讪着道："请问老人家，你说今天发利市，我可不明白发在那里？你老人家可曾瞧见，猴子一只都不曾捉到，都给他们逃回去啦！"老者听了摇头笑道："叫你一声老弟台，你对于捉猴子的玩艺

儿，真是嫡嫡亲亲的大外行！俗话说的好，叫做长线放远鹞，你讨了家婆等不到夜，那种脾气，须要改过才好。”（络绎写来，皆井市之谈，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即小可以喻大。）孙二癞子给那老者几句话一抢白，便不敢再打碎沙锅问（纹）到底了，当下只得低垂脖子，随了那老者回船去讫。列位读者，我们做小说的，该拉长的地方不能简略，简略了教人瞧着不明白，该简略的地方，却又不能拉长，拉长了教人瞧着讨厌。（寥寥数十字，小说之秘诀在其中矣，鸳鸯绣出从君看，尽把金针度与人。）如今我描写猴子吃玉蜀黍，描写的几几乎要有一回之多，只得赶快收住，只简单地交代。原来那些猴子们，所以吃饱了要赶紧地逃走的缘故，便是怕人们以玉蜀黍为香饵，似钓鱼一般，把他们钓上了钩子，再也休想能摆脱。然而这一趟，第一天吃了毫无变故，当然第二天他们不肯放弃，便如法泡制，再来饱餐一顿。吃完了还是赶紧逃走，不敢逗留。第二天又没有变故，当然第三天还是舍不得不吃。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接连吃了七八天，兴致越吃越好，变故毫未发生，说不得胆子越吃越大，什么人类设的陷阱咧，这玉蜀黍是钓鱼的香饵咧，这些恐惧的念头，一齐丢向爪哇国里。大家便肆无忌禅地，只管循着山径吃将过去，不知不觉，已是吃到停泊船的岸边，那里知道船上的人，早就撒下了天罗地网，原来猴子们吃到了此处，抬头一瞧时，只见船上的玉蜀黍，堆的比山径上更多，船上的人，却一古脑儿，都躲在舱里，连影子都不肯被猴子们瞧见，自然猴子们不会生出什么疑虑来。他们吃的上劲儿，便一齐爬到了船上，这时候猴子们的眼睛里脑筋里，全给玉蜀黍填塞满了，全不想若不是有人在弄玄虚，那儿来这们多的玉蜀黍呢？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猴子们只知道箕踞着在这条船上，大吃而特吃。谁知暗暗地却被舱里

的人，把缆绳解掉，那船便放乎中流。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暗号，舱板揭处，便钻出五六颗脑袋来，一律都手中握定了明晃晃的钢刀，猴子们叫声“不好”，欲待三十六著，走为上著时，谁想四下一望时，只叫得一声苦，原来四面全是白茫茫的水。猴子是生长在山林之间的，无论先天后天，都不曾和水发生过关系，不识水性，跳下去准是个死，又有谁敢尝试呢？正在团团乱转，走头无路时，只见从船舱里钻出来的人中间，有一个右手拿着钢刀，左手却提着一只大雄鸡，故意提的高高地，给一众猴子瞧，嘴里吆喝一声，手起刀落，滴溜溜地便把雄鸡鸡头斩了下来，鲜血直喷。可怜猴子们却也知道生命的可贵，只怕自己的脑袋也象雄鸡一般，和脖子分家，所以耳朵里听见了临死的鸡鸣，眼睛里瞧见了鲜红的热血，早一个个吓的魂不附体，伸出一双前脚来，各自抱住了脑袋，浑身扑簌簌抖颤个不住。喉咙里又不约而同，都啾啾唧唧，发出乞求饶命的声息来。列位读者，古人每逢形容那声音的悲惨时，有四个字的成语，叫做“巫峡猿啼”，足见猴子的啼声，根本上是悲惨的。如今这一群猴子，在生死关头，发出来的啼声，自然加倍的惨厉。大伙儿是捉猴子的老手，听惯了也就不以为意，只有孙二癞子听了毛骨悚然，忍不住一阵寒噤。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作小说当以书中人物为单位，所谓“述而不作”者是也。其次则当以读者为单位，必处处为读者设想，然后书之代价，不至掷诸虚牝。其最庸劣之说部，则以作者为单位，刺刺千百言，无非作者无病之呻吟，或意自吹自擂，如京剧中丑表功故事。此种作品，不特贻灾梨枣，直宜科以诈财之律，俾文坛可以肃清。本书作者，描写书中人个性惟妙惟肖，是以书中人为

单位者也。本回开首，作风一变，偶尔在作者立场上，发长篇之议论，闲闲写来，弥觉清隽可喜，化腐朽为神奇，由是知名手作文，固无施而弗可也。

生活之枷锁，加诸圣贤，则圣贤与恒人无异，加诸豪杰，则豪杰甚且流为盗贼。陶令不为五斗米折腰，盖彼虽环堵萧然，而尚有白衣送酒，生活未届困难之境也。设若五柳先生，亦如孔子在陈，有断炊绝粮之惧，试问更有何心采东篱之菊，看南山之云哉？无他，最低限度之生活不能维持，法律、道德、艺术，尽成废话也。作者大书特书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八个字，直一字一泪。故书中写猴子因玉蜀黍而投陷阱，读者慎勿嗤其愚蠢，夫作者弦外之音，固在罪彼以玉蜀黍饵猴之孙癞子辈，于猴子何责焉？呜呼！凡含生负气之伦，孰无求生存之权利！乃求生而死机潜伏，此则英雄豪杰所由心灰气短者也。

第六十二回　传绝艺胠箧作生涯　坐深宵穿窬惊祸变

话说人类的生命，十分宝贵，兽类岂能独异？所以上回书中说到捉猴子的人，手起刀落，把大雄鸡斩为两段，猴子们前车可鉴，便一个个慄慄危惧起来。俗话说的好，叫做杀鸡给猢狲看，便是这个出典。（涉笔成趣。）这也不在话下。单表孙二瘌子，从小就练了几手拳脚，因为家道贫寒，自仗飞帘走壁的能耐，免不得要干些没本钱的买卖，此刻他跟着众人到山里去，捉了猴子回来，灵机一动，忽地计上心来。（小说套语，奔赴作者腕底，腐朽便化为神奇。）他便挑了众猴子中间一头年龄最青、身子最结实的，稍微花了几两银子，和大伙儿商量，便把这头猴子买了回去。闲暇时，教那猴子顽几套拳棒。做书的写到这里，便有一位朋友批驳道："且住，那些猴子，虽说资质灵敏，可是和人类毕竟还相差一间，除掉戴了假面具，骑在胡羊背上，把小锣当当当地敲着，哄骗那些乡下小孩子们以外，还有什么能耐？况且武术一道，天资聪颖的人们，尚且对付不了，难道说背脊向天的畜类，颠倒价可以训练得好不成！你编谎，仔细把下巴颏子都编掉了呢！做书的噗哧一声笑道："你批驳的话，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可曾瞧见过，最近到上海来表演的，那德国海京伯马戏班，他们班子里不但马和狗都能玩把戏，便是冥顽不灵的象和河马，最凶猛狠鸷的狮和虎，都能惟命是听，会钻圈，会跳舞。这们一比较，那些科学家所称人类始祖的猿猴，说他会玩拳棒，当然是合乎情理，相对的

有可能性，决不是做书的关紧了大门扯的谎话咧。再说孙二癞子教那猴子玩拳棒，有一个秘诀，便是一只手里拿着一条马鞭子，一只手里抓了把玉蜀黍，那猴子要是一时间学不会，或者是学会了玩的可不甚高明，他简直就不客气，说时迟，那时快，马鞭子便没头没脸抽上来啦。孙二癞子是练过把式的人，手里何等有劲，这一下抽，可怜抽的那猴子身上，油皮立刻便连毛带血，一片片跟着鞭子揭了起来。（此系作者刻意描写，令人不忍卒读，杨椒山所谓辣手著文章，不吾欺也。）孙二癞子这种训练猴子的方法，未免觉得酷虐了些。然而他决不是一味酷虐，他也懂得恩威并用，要是那猴子一学便会，一会便精，他左手里抓的玉蜀黍，便会赶紧送上去，赏给猴子吃，决不含糊。那猴子既怕孙二癞子右手里的马鞭子，又爱孙二癞子左手里的玉蜀黍，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自然战战兢兢地，跟着孙二癞子学那些拳脚，一些也不敢偷懒咧。列位读者，可别笑这猴子傻，他毕竟是畜生，逃不出孙二癞子的手掌心。可知道我们人类，也未尝不是在马鞭子和玉蜀黍两面夹攻中挣扎着，农夫们种出的农产品，工人们得到的工资，商人们得来的利润，便是人类的玉蜀黍，然而佃农得还租米，自耕农得纳地丁，工商两界也有各人应尽的义务和应纳的租税。换句话说，便是全人类也无非是因那衣食住行四个字，所以在没命的奋斗，都只为玉蜀黍，虽然味美，然而马鞭子可也不容易挨。有人说，资产阶级总该免掉挨那马鞭子了吧，谁知这话然而不然，你看有钱而不做事的人，怕的是绑票，有钱而做事的人，却又怕市面不景气。做官的人，怕饭碗砸碎。大概千古以来，马鞭子和玉蜀黍，老是黏在一块儿，无论如何是分离不掉的啦。怪不得佛学家要说我们这娑婆世界，永远是缺陷的。别说人类，便是大自然，也高的是山，低的是水，永远是个不平等。要没有缺陷，

要想达到真平等的境界，除非是往阿弥陀佛主管的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书的偏要说不以为然，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到了极轨，便是所谓天下为公，要全世界大同。如若世界大同了，便是娑婆世界实现真平等的一天。常言道，心即是佛，只要努力奉行三民主义，极乐世界便近在目前咧。废话别多说，教列位瞧了瞌睡。（此一大篇评论，所含哲理，至为深邃，假使中国四万万人，人人牢记心即是佛一语，世界便离大同不远。作者一肚牢骚，无非欲借说部发泄耳。）且说孙二癞子，把猴子训练好了，又替他取了一个名字，便叫阿明。可是俗话说得好，甚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孙二癞子费尽心机，自然有用着猴子的去处。他便带了阿明，出去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原来江湖上没本钱的买卖，名目繁多，有的是硬干，有的是软干。那绿林人物，啸聚在山谷之中，出来打家劫舍，开一趟差使，至少是几十位弟兄们在一起干，多的甚至于成千累万，动起手来，鸣金击鼓，全用兵法部勒，所以进退有序，秩然不紊，要是遇着了官兵，他们也会立下栅寨，摆开阵势，两下里大大的厮杀一场，这是硬干中的天字第一号。（写江湖上人物，有声有色，得力于《水浒》不少。）其次，便是结伙两三人以及十余人，同是绿林中硬干的好汉，然而声势不及上面所说的浩大。再次，便是单身强盗，说起单身强盗，列位别小觑了，却不是人人可以充得的，只因大伙小伙的绿林人物，倚仗着人多，倘若老大本领不济，好在有老二能耐高强，和他扯直，只要会几手花拳绣腿，便可以夹在里面充幌子。都只为鱼龙混杂，咄嗟之际，休想分别得清楚谁有能耐谁没能耐。单身强盗却不然，既没有手下的喽啰呐喊助威，也没有同行的伙伴分头接应，就靠着自己单枪匹马，出来做买卖。倘若他没有出类拔萃的一手儿，如果碰上了劲敌，便准得栽斤斗。所以没有特别的玩艺儿，也就

休想在江湖上做那单身的买卖。因为这个缘故，衙门里的捕快，便最怕这种单身强盗。再讲那江湖上软干的，说干脆些，便是去做贼，去偷。上屋的叫做“翻高头”；揭开了瓦片，从椽子上下去的，叫做“白龙挂”；挖壁洞叫做“走角门”，在一清早趁着人家不防备时，掩进去的叫做“踏青早”；（好名色。）在黄昏时遮遮掩掩进门的叫做“摘灯花”；（好名色。不谓鼠窃狗偷，有此雅驯名色。几疑作者故弄狡猾。）见了人装出愁眉苦脸说是告帮，（告帮者，求告他人帮助金钱之谓也。）见没有人时，便顺手牵羊，做些小买卖，这种人叫做“哀挡”；有妖法的叫做“铁算盘”；（述江湖上种种名目，如数家珍，作者岂亦道中人耶？一笑。）这些软干的总名开文差使，那么硬干的自然便是开武差使了。也是无巧不成书，偏偏有一种介乎软硬、文武之间的，便进门用软干的方式，譬如翻高头，走边门进到屋中，如若你完全是开的文差使呢，那么你进去了，便该轻脚轻手地，惟恐被人觉察。要是阵上失风，被那家人家看破了时，你便该三十六著，走为上著。便是不曾得手，也只索白费心机，要是风紧，（道中人谓捕者为风紧者，捕者追迫甚亟之谓也。）那只有脚底明白，难为你两条尊腿跟打着屁股，溜之大吉。（遣词造句，都令人忍俊不禁。）那介乎软硬、文武之间的便不然，他片刀是常带的，说不定百宝囊里，还有金钱镖、鹅卵石这一类的暗器和闷倒人的鸡鸣五鼓还魂香，这都是开武差使所需要的器具。他们软进只要混进了屋子，便万事全休，那时便是被人觉察，不能得手，发不着利市，他们一不做二不休，是不肯空手回去的。遇着识相些的事主们，不过是直着脖子空喊一阵罢了，他们老实就不来理睬你。要是遇着不识相的事主，或是雇着会拳棒的镖客庄丁，以及教师官差这一类人保护着的，自仗多少会几路把式，看不起来人是个开文差使软干的，便想硬

出头将人捉住，好向主人跟前献功讨赏，那时节来人也就老实不客气，亮出片子来，索性和你硬干一下。如若为时势所迫，事出无奈，来人一般地也会切下你脑袋瓜儿，来在此地留着桩血案。这一种江湖上朋友，便谓之软进硬出。(闲文也。而写的声容并茂，作者长处，便在此等所在。)那孙二癞子在江湖上做买卖，便是干软进硬出的，(一笔兜转，何等力量！作小说能放开，尚非高手，必也能放开兼能吸拢。其放也，累累千百言；其收也，寥寥三数字，所谓大圜者是。)他训练成功了这一头猴子，软进是不用操心的啦。只因猴子的身躯比人类瘦小，上集书中，陈丕成见了阿明，初起还疑心那身材是小孩子咧，(照应前文，映带有致。)孙二癞子利用这一点，便教导猴子，取道人家烟囱，去偷东西。原来有钱的人家，防备歹人，尽有想出方法来，布置下天罗地网和铜墙铁壁，江湖上朋友别说软进，便是开武差使的，也只好望洋兴叹，没法可以攻将进去。然而百密难免一疏，凭你怎样布置法，里面的人，总不见得说有留侯辟谷之术，可以不吃饭，惟其人人须吃饭，所以家家有一间厨房，既有厨房就不能不有一根烟囱管儿，这倒是天造地设着留给阿明做进身之阶的一条路子。因为这一条进出的路，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所以孙二癞子带着阿明，在江湖上混了多少年头，简直没有一次不得手，没有一次不饱载归来。可怜累了川楚一带县衙里的捕班们，因为阿明干下了许多无头案件，他们得吃知县大老爷的比仗，捕快们背心上的板花，便是阿明的成绩。然而捕快们虽杖的皮开肉绽，他们兀是不曾明白，这偷东西的贼，是从那里进来，那里出去的。凭你明查暗访，那孙二癞子在白天，却如无其事地改扮做猴儿出把戏的，甚么小锣鬼脸儿，山鸡毛，红小褂，马鞭子，羊胡，一应俱全，当当当地在街头巷尾，吸引孩子们来瞧把戏。其实便是在打量可有大户人家，

够得上阿明去做一回买卖。最要紧的便是察看厨房设于何处，烟囱矗在那方。(读之失笑。处处照应烟囱，譬如擅评语者，决不肯让鲁智深的衣包遗忘在相国寺，不带到菜园去耳。)不过话得说回来，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难道说孙二癞子带了阿明在江湖上混，竟是万无虚发，在阵上没有失过一次风不成？做书的却要回答说：不然不然。俗话说的好，叫做满饭好吃，满话难说，如楚霸王那们一位拔山盖世的英雄，百战百胜，到头来难免垓下之围，乌江一剑，结束了他老人家一生悲壮的历史。曹操善于用兵，挟天子以令诸侯，何等威风，然而宛城一战，割须弃袍，赤壁鏖兵，焦头烂额。人生难免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瞧这个人的毅力，如何罢了。(千古不刊之论，不得以小说家言而失之也。)列位读者，那孙二癞子是个鸡鸣狗盗之雄，做书的如今拿他和这两个历史上人物相比，未免拟于不伦。然而做书的，并不是存心要辱没古人，所谓证今援古，不过借他来证明一个失败不足忧，英雄豪杰，尚且难免一朝一夕的短长，只要失败而不灰心，便是成功的预兆咧。话篓子且慢拉开，言归正传。再表孙二癞子怎样失败呢？原来有一天他在湖南地界做买卖，晚上他指点阿明爬进一家大户人家烟囱里，本来阿明出手偷东西，因为身体机灵的缘故，所以费的时光有限，再慢些一两个时辰，便好发了利市归来咧。谁知这一趟偏偏事出意外，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二更模样出去的，直等到三更向尽，四鼓将交，还是不见阿明踪迹。他在一盏残灯之下，倦眼惺忪，(是夜深光景。)兀的心头怙惙，他想偷得着偷不着东西，倒还是第二层，最要紧的是万一阿明有个一差二错，自己不要折断一条胳膊。想到这里，瞌睡虫也就吓醒了，立定主意要亲自去走一遭，好接应阿明回来。想罢，便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取出一身夜行衣靠来换上了，好在他会的是飞檐

走壁，所谓会者不慌，慌者不会，他不慌不忙地把双脚在地面上只一顿，便上了屋面，使了个飞燕穿帘的架式，越过了几重屋面。他在路上不敢耽搁，径向目的地进发，一会儿，便到了那大户人家的屋顶上，悄悄地向下张望，只见屋子里面其黑如漆，灯火全无，不像是出了岔枝儿的模样。他一边蹲着，一边心头盘算，他想第一，阿明的纵跳功夫是人类所学不会的，估量他十有八九是不会着了谁道儿的；第二，姑且作万一之想，万一是阿明着了那个促狭鬼的道儿，吃他们捞了去，那时节这人家蓦然间捉了一头偷东西的猴子，变生意外，免不了要失惊打怪。而且随你那一家都有贼出关门的习惯，怕再有人和他们寻衅，当然不敢便睡觉了，扰扰攘攘地要有灯球火把的亮光和喊喊喳喳的人语送到上头来。如何这会儿人声寂静，灯火无光，宛然没事人儿一样得呢？那么阿明一定不曾吃他们擒下，可以断言。既不曾被擒，这畜生为何逗留着不见回来呢？莫不是这家人家金银细软收藏的十分严密，阿明乖觉有余，勇力不足，也许没有方法开启那箱笼。要是换了进去的是人类，那其间便好知难而退，赶紧退将回来，别谋上策咧。叵奈阿明一头猴子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见机，只是牢不可破的守着我教他的既入宝山，休教空手回来的那信条，所以发起兽性来死守在那箱笼旁边，兀是舍不得离开，这可糟糕透啦！一会儿天光发白，要是有人起来，看见了阿明，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他们，那时节，这畜生准得吃不了兜着走，那可不是玩的。孙二癞子这时前后左右一考虑便觉得十分可怕，自己一手教成相随了多年的异类伙伴，要是有甚差池，如何是好？只得亲自下去，把他带出来，再迟天亮便来不及啦。当下孙二癞子往下只一纵，便到了天井里面。在黑暗之中，打量这家人家的房屋是怎样一个构造方法的，谁知不打量时犹可，一打量不由得一叠声叫苦。你道为

何？原来，这屋子是七开间五进的，一座大住宅大大小小共计有四五十间房子，千门万户复壁重帘，须不能把这住宅掏翻了找阿明的，屋子既这么多，试问又到那间屋子里找那畜生去？所以孙二癞子在上边主意拿得很稳的，一到下边来了，反而无从措手起来，只顾自个儿发怔。总算孙二癞子福至心灵，好不容易急出了个主意来。他想阿明进去是循着老规矩，走那烟囱的，那么第一道关口，便是厨房，不论往那一间屋子里去，厨房是逃不了的要隘，自己如若到厨房里找，准定可以找出些形迹来，那时再想法找阿明，便有了线索咧。想到这里，再也不敢怠慢，赶忙再翻高头，翻到了厨房里。孙二癞子知道，大户人家厨房里，是不会睡人的，便放大了胆，推门而入，一步步捱到了厨房中间，将身站立，从身上掏出火种来，把千里火筒点着了，趁风一扬，那火筒霎时吐出火焰来。孙二癞子借着这光亮，四下里照了一遍，见这厨房面积很大，不愧是缙绅之家的气派，似这们细细地照看了一场，兀是照不着阿明的踪迹，直待后来，照到了灶下，照见灶门外面，当地睡着一件毛毵毵的东西，孙二癞子冷不防的，不免吃了个老大的惊吓。你道这毛毵毵的东西是谁？千不是万不是，偏生是自己着急了来找寻的猴子阿明！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自己兀是猜详不出，这阿明自从出道至今，做了三四年的卖买，走了几千里路的江湖，可从来不曾听见说是做窃贼去偷事主家的财物，这窃贼竟会睡着在事主家中厨房间里的道理。这笑话可闹得不小，讲开去准会把江湖上同道的牙齿都要笑掉。孙二癞子此时，撑不住心头火起，当下不由分说，上前踢了阿明一脚，嘴里喃喃地骂道：“你这畜生，真是自己往死路上送！”在孙二癞子的意思，以为这们一脚准定可以把阿明踢醒，谁知阿明挨了一脚，兀是不曾有一分一毫的动静。孙二癞子这才着起真急来，

疑心阿明是遭了谁的暗算，怕是呜呼哀哉伏维尚飨啦。欲知阿明死活，且阅下文。

评曰

新文艺有口头禅曰：生活的鞭子。夫生活，诚哉其为鞭子也。偶或次且不前，策箠随之。呜呼，我辈寒士，读孙二癞子训练阿明一节文字，能不感慨系之哉！夫今日普遍于欧美之大问题，为面包问题，在中国则曰吃饭问题。十口之家，父母妻孥，嗷嗷待哺，而冷酷之社会，偏剥夺其生存之权利，此为世间最伤心之境界，非亲身体验之者，不能道只字。作者借猴与玉蜀黍，以喻吃饭问题之重要，若仅谓事实俶诡可憙，是则不免为作者所窃笑耳。

为虎作伥，伥奈何甘为工具而不悟，世间凭藉他人之权势，而洋洋自得者，固伥鬼之流亚也。作者深恶而痛绝，故写阿明为孙二之伥鬼，亦即为普天下伥鬼写照也。

第六十三回　珠还合浦恶客醉如泥
剑合延津碧天凉似水

话说孙二癞子低着头，把阿明细细地察看了一下，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嘴里念了一声佛。你道为何？原来阿明不是真死，不过是喝酒过了量，所以醉倒了罢咧。原来这家大户人家，在不久的以前，嫁了一位千金，大宴宾客，不但杀猪宰羊，还去扛了几十坛的绍兴酒来，让宾客们尽喝。后来喜事完毕，检点起来，还剩下半坛子绍兴酒。要是家里有喝酒的人时，那里能够留好酒，早给你喝的一滴都不腾啦。叵奈这家大户人家的主人，是个讲程朱理学的，说甚么酒能乱性，不但他自己不喝，而且还禁止子弟喝。因此隔了半年，半坛酒还是半坛酒。家里雇的底下人们，又因为主人家教严厉，因此也没有人敢偷吃，时间隔得久了，便把这坛酒丢在厨下，一任他尘封蛛网，兀是无人顾问。谁知竹头木屑，久后自有用处，这家大户人家，幸亏这半坛酒，才不至损失财物。原来阿明从烟囱管里穿过，到了灶门里，再从灶门里向外爬，到了厨房中地上，他忙不迭的便用前脚掸了掸全身毛上的烟煤，原来每一个家庭，一日三餐煮的时候，那炊烟便是取道烟囱管出去到空气中的。似这们日积月累，你想烟囱管里够多少烟煤？要是人在那管子里爬过，衣服上的烟煤，便是掸掉了，也得留上些形迹咧。如今好在阿明遍体长着光闪闪的毛片儿，这一件天然的外褂，凭你甚么尘垢，都沾染不上。所以阿明只稍微掸了一掸，身上已是一干二净了。阿明掸干净了身子，又去找了扫帚来，把掸下来的烟煤，

扫在一起，依旧送入灶门里，这个原来是孙二癞子教导的，因为怕留下的烟煤，留了痕迹，被捕快们得着线索去，所以非收拾干净不可。（心细如发，直如侦探小说。）再说阿明撣干净了烟煤，一眼便瞥见了一坛陈了有半年多的绍兴酒，阿明不看犹可，看了时撑不住心花怒放，原来猴子这一类畜生，生平的嗜好，就是爱女人和酒。（酒、色二关，岂但兽类之猿猴不能打破，那千古英雄豪杰亦鲜有能打破之者。）所以齐东野语说，捉猴子是要用凤阳婆子去引诱得来的。这个，做书的毕竟不曾亲眼瞧见过，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咧。闲文休赘，再说那阿明因为此刻孙二癞子不在旁边，好似小鬼没有阎罗王管束了的一般，他先天带得他的兽性，倏地又发作起来。真个是美酒当前，不饮奈何！他便趦向那酒坛旁边去，老实不客气，便学那牛饮，也不用甚么下酒菜。据说真正的海量，喝酒是不用下酒菜的，如若定要山珍海味，才能够喝几杯，这一种人简直是把酒骗下去，不是真正的酒徒。记得做书的有两个朋友，却是一对搭拉酥，没有饭吃可以过日子，没有酒喝，是一时一刻都活不了的。他们有一天赌赛酒量，是以酒越多喝越好，下酒物却越少吃越好为条件的。后来赌赛的结果，一个甲，喝了五斤酒，只吃一粒花生米；一个乙，喝了四斤酒，连一粒花生米都不曾吃过。教朋友评判起来，说是不吃花生米的赢了，因为真正的酒徒，是不吃下酒菜的。（作者随处涉笔成趣，正如馆馔中之雨夹雪，必如是交换读者眼光，而后可生兴味。）今天阿明喝寡酒，容容易易便喝完了那半坛陈酒。大凡酒越陈越好，越是好酒，越是上口不觉得凶。阿明初喝酒时，倒不觉得怎样，及至过了一会儿，那酒性蓦地便发作起来了，一阵子天旋地转，阿明再也站立不住，只得蹲了下去。谁知越到后来，酒性越发作的厉害，连蹲也蹲不起来，毕竟阿明是一头猴子，他那里顾

得到这时候的利和害，蹲不住便索性睡下去了。及至身体一横，瞌睡上来，两眼又干涩的厉害，便索性闭上了。（连用两个“索性”，酒醉者真有此情境。作小说无他技巧，合理而已。）霎时间，阿明已是鼾声如雷，这便是阿明酒醉了睡着的经过。孙二癞子这时候也没有功夫责罚阿明，赶忙用双手将阿明抱起来，不敢逗留，三脚并作两步，依旧使展出浑身的本领来，飞檐飞壁价抱着阿明回到下处去讫。亏得阿明是个猴子，身体的重量要差得多，所以孙二癞子尚还不觉得累赘。常言道，艺高人胆大，孙二癞子能耐儿不含糊，总算是救回了这贪饮误事的猴儿。这一趟东西是不曾偷到手，在孙二癞子的贼史上是失败的一页。因为他们人畜相依为命，所以后来孙二癞子强奸了沈巡检的小姐，被江湖同道判了死刑，他老婆儿子在四川存身不住，只得搬家到江西，而去时他老婆还是舍不得把阿明丢下。在江西，总算是夫唱妇随、子承父业，依旧驱使阿明干那旧营生。（“夫唱妇随，子承父业”八个字，何等庄重，而作者偏要放在极不庄重之盗贼生涯之上，错综复杂变化，具见匠心之妙。）阿明总算是给姓孙的夫妻利用了一辈子，直到后来遇到陈丕成，才被陈大鹏飞剑结果了这猴子性命。这些情节，我上集书中都已交待过了，也就不必再赘。做书的如今便要紧接着上一集书，从陈丕成身上写起了。（门榫之处，毫不费力，是作者独得之秘。）却说陈丕成和生身老父在江西道上万山丛中，（只寥寥八字耳，而小说中有画。）无意之中相遇，陈丕成以前无一时一刻不想念父亲，要稍遂他反哺之私。如今得来全不费功夫，倏地在异乡相遇，此一喜真个是出乎望外，他从此也不想再往湖北投军，只求侍奉父亲一辈子，好弥补亡故母亲毕生的缺憾。（仁人孝子之用心跃然纸上。）再偷看父亲的脸色时，毕竟父母有爱子之心，那陈大鹏就只这门一个儿子，会少离多，此刻聚

首一堂，那有不高兴之理！所以也是笑容满面，（极力反跌下文也。）当下父子俩便一会儿话那故乡，便是贵县的风光，一会儿又说起家庭的琐事，从丕成的外祖父张凤立身上谈起，谈到芙蓉和陈承瑢的身上，要是实在无话可谈了，便由陈大鹏叙述他跟随着师傅智空禅师走遍天下名山大川的那一番经历。父子两人似这么海阔天空价话旧，倒也话得趣味盎然，不忧寂寞。只不过在这深山之中和在都市里不同，只要有钱衣食两行都极舒服，深山之中，却就不然了，有了钱没有开销处，衣食两行都得自己动手。陈丕成这时便高高兴兴地帮着父亲担柴挑水，煮饭烹茶，十分上劲。在山中住得久了，颠倒价觉得比那都市中那红尘十丈来得个别有风味，真得想敝履浊世，终老山林啦。（我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逐逐于都会中，空有买山之约，难寻避世之乡，鲰生与作者均有摆脱一切归隐深山之态，然而此愿不知何日始尝。读书至此，曷胜怅惘。）常言道，欢娱嫌夜短，懊恼觉更长，心里一畅快，光阴也似乎过得快得多。十几天的时间，一霎眼便过去了。这一天，红日衔山，陈丕成兴高采烈地去井上汲水来，倾在锅子里了。又把白天山里去樵来的柴，一捆捆价搬到了灶下。一面便动手打火，把那树柴燃着送到灶门子去煮饭。陈大鹏见儿子一把灶上，一把灶下地忙着，他那里肯袖手旁观？便也把那僧袍的衣袖卷上了些，帮着来做菜。毕竟是在山里才采撷下的青菜，原来山前山后满是菜畦，大鹏用小刀子一株株地去剜将起来，就在那瀑布底下冲洗干净了，立刻捧着放进锅子里去，煮将起来。因为特别新鲜的缘故，所以便是煮熟了，也是碧玉相似，盛在碗里，那叶瓣宛如翡翠雕琢的一般。父子两人把这一顿晚饭忙完，饱餐一顿，丕成又随手把自己用小刀削成的那柳木牙杖，递了一根在父亲手里，两人便相对着一边剔着牙齿，一边说着闲话。（是个饭后的光

景，情况如绘。）这时天色渐渐地黑将下来了，陈大鹏因为屋子里不曾掌上灯，所以便搬了个用树干制成的长凳儿来，安放在山门外，在山坡上并着肩胛随意坐下。偶然抬头向东方望时，只见一轮明月冉冉上升，霎时间，照的这座山头整个儿好似浸在水里一般。事也凑巧，这会儿，天上一点儿纤云都没有，清光万里，远近峰峦都晶莹透剔好似琉璃做的一般。陈大鹏一时兴到，便仰天长啸一声，啸的四山宿鸟惊飞，带累那远近树上的绿叶，扑簌簌地落了满山。良久，才从对面山头上送过来一阵回声。陈大鹏啸罢，便站起身来，把僧袍袖子拂了拂身上，道："我们踏着这月色，到各处去走一阵罢。"（小说中有画，此画非寻常之画，盖工笔青绿山水也。）陈丕成答应了一声，父子俩便一先一后，拾级下山。从这座山上跑到了那座山上，又从那座山上翻将过去，到了另外的一座山头上，他们父子俩这个圈子兜的可不小。一直到三鼓将残，这才缓缓归来，回到屋子跟前。丕成抢前一步，先跨进了屋子，掌上了灯火，陈大鹏怕丕成年青，忍耐不了今天的劳苦，这会子路走的多了还是早一刻安息的好。当下便道："儿呀，你今晚累了，便早些儿睡觉也好。"丕成陪笑道："孩儿此刻并不觉累，理当在跟前伺候父亲。"陈大鹏听了哈哈一笑道："儿呀，总怪你肚子里那牢什子的书本念的太多了，所以说起话来，文绉绉地，活象个酸秀才。也不象先练武艺后做和尚我草包陈大鹏的儿子啦。好孩子，咱们往后说话得干脆些，别之乎者也，教为父的听了牙痒痒地，浑身不得劲儿。（快人快语，世有斯人，愿买丝绣之。）好孩子，老子的话，你听了依是不依？"丕成听完话，却不敢笑，只得诺诺连声道："喳喳，孩儿遵父亲吩咐就是。"陈大鹏这才高兴起来，兀是把脑袋仰的高高地道："如今为父的劝你早些去睡觉，别在此地伺候你老子，要是你懂得孝顺两个字

的，你便应该乖乖地自去钻入被窝。要是故意地和为父的闹蹩扭，那你便是不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哀家梨，如并川剪，读竟为浮大白。）丕成一瞧父亲的脸色，不象是生气的样子，便大着胆子答道：“孩儿此刻不倦，便多坐一会儿，也未为不可呀。”大鹏见丕成还是不肯睡去，只得把笑容收起，正色告诉他道：“儿呀，你不知道为父的，每夜五更得盘着膝做功课，在道家叫做坐庚申，在咱们和尚便谓之入定，这是你太师傅教导下来的修行方法，为父的照着做了，十几年不曾间断过一天一夜，有你在跟前，为父的心便静不下来，所以要打发你去先睡呀。”丕成这才没得说，只得站起身来告辞，快快地自回香积厨房边卧房中休息不提。且说陈大鹏父子在这古寺久别重逢，真是千载难有的机会，况且这寺是明朝万历年间奉旨敕建的，前前后后一共百来间屋子，平时那些挂单的和尚们络绎不绝，他们兀是来者不拒。陈丕成是陈大鹏的亲生儿子，父子俩一同隐居在这寺里，再舒服也没有过。为什不叫他父子俩住在一间屋子里，却教丕成独自一人踽踽凉凉地另住一间屋子，而且又不和那些挂单的和尚们做比邻，却要拣这们一间离香积厨不远，在寺中算是最偏僻的屋子来安顿陈丕成呢？其间却有个缘故。只因陈丕成和陈大鹏虽然在俗家是父子，然而陈大鹏既是出了家做了和尚，便应该尽做和尚的规矩，所谓出家人四大皆空，一个人看破了世情，因为要和家庭脱离关系才去做的和尚，所以又叫做出家人。既出了家，又怎好再把儿女私情去复燃他槁木死灰般的那颗心呢？所以在伦理上虽说父子是骨肉，在佛门里却是一僧一俗断难共处。因此上陈丕成便不和父亲住在一间屋子里。又因为其时是兵荒马乱的世界，江西虽然苟安一时，（江西匪焰滔天，民众欲苟安而不得，读此不禁怃然。）然而祸水漫延得范围广了，凭你此处万山丛中，却

也风鹤频惊。大概其时嫌疑最重的，便是两广人，因为太平天国发祥两广，从龙功臣大都是丰沛子弟的缘故。他们出家人却也畏惧，给满清的官罗织甚么反叛的罪名，所以和陈大鹏商量，把丕成安放在隐僻的所在，好避避闲人耳目。可是因为父子俩不住在一处，以致陈丕成终天抱恨，这大概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非人力所可挽回的咧。（经此一点，而后此段补叙不致成为无的放矢。）你道为何？原来丕成回到房里，一觉醒来，侧耳谯楼已交五更，丕成偶然起身小溲，兀是放心不下父亲，所以蹑手蹑脚老远价儿到父亲屋子跟前去，用指甲儿弹破了一点窗纸，向里偷瞧了一眼，只见父亲端端正正盘膝坐在蒲团上，低眉合掌鼻息调匀，丕成这才放心。（着此一笔，无非反跌下文。）依旧回到屋中安歇。第二天丕成因为隔夜走得乏了，不免比往常多睡些，须直到日高丈许，方才收拾下床，去弄点泉水来，在一只瓦缶之中胡乱擦了把脸。（是山里光景。）这时时值清晨，只见那野花如笑，鸣禽相答，山中风景十分幽静，不免又流连了好一会儿。（非陈丕成耽误时光，是作书的善造机会。）这才徐步着踅向父亲屋子里来问安。谁知推门进去，不由不吃一惊，原来蒲团之上杳无人影，只横着一柄宝剑，剑下压着张柬帖，取在手里瞧了一遍，真所谓不瞧犹可，一瞧了时，不由丕成不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不打紧，顿时便惊动了寺中知客以及挂单的僧众，大家不知就里，都来探问究竟。丕成正当大放悲声之际，那有功夫回答，只将那张柬帖递给众人观看。原来这柬帖，便是陈大鹏留给儿子的，大意是说丕成是功名中人，尚有一番事业须去料理，终养父亲，尚非其时。自己奉了师傅之命，来此救丕成一命，师傅定有限期，必须如期复命，自己既不便在此间逗留，只得走了，后会有期。只要丕成努力前途，为父的云游四海，也可把心放下了。知客和尚等看了柬帖，便极力

劝慰丕成说："令尊翁是出家人，既出了家，那世俗的父子恩情，夫妻爱好，便该看作空花幻影。士各有志，岂能勉强？陈公子你只须依着柬帖去烈烈轰轰干一番大事，这便是孝顺令尊翁咧……"列位有所未知，原来这座寺和陈大鹏的师傅智空禅师不无关系，智空禅师和陈大鹏师徒俩的踪迹，这寺里不能说是全晓得，可是模糊影响总是该有的。可惜陈丕成不知道此中原委，所以不去盘驳寺中的僧众罢了。剪断闲文，书归正传。单表陈丕成止住了哭，当下便欲收拾收拾行李，动身上道。谁知去辞别当家师时，那当家师因为是智空和尚的一个隔房徒侄孙，大凡是智空面上的人，他无不殷殷相待，因此见丕成当天要走，他兀是苦苦相留。说前几天因为师叔在这儿，怕你们父子有体己话要说，贫僧不便夹在里面，如今师叔走了，咱们正好叙叙弟兄的情谊，老弟你怎说要走呢。陈丕成见那当家叔倒也是有血性的男子，他既然这样苦劝，也就觉得情不可却，因此踌躇了一下，便答应了。这一晚，当家的备了整桌素席，款待丕成，（看是闲文，不料却是后来伏笔。）丕成吃了几杯酒，不禁事涌心头，便咬紧牙关，叫一声："罢！"这一声"罢"不打紧，却把个当家师吓了一大跳。列位有所未知，这一来有分教：好端端又送掉两条性命，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军人之人生观与恒人不同，鲜有不嗜酒色如命者，故十九路军自闸北退却，小住苏州，苏州小家碧玉便为一空。此种风尚不特中国为然，即外国人亦复若是。君不见沪上外国水兵乎？酗酒滋事之案，报不绝书。盖为军人者，一上前线，生死即须付诸幸运，则在后方谋片刻之欢笑，贪顷时之逸乐，亦是人之常情。彼英雄之嗜酒色，亦不外此例，嗟呼，中国养兵数千万，

尚何望闾阎之安堵哉！读本书至写阿明好酒色一段，感不绝于予心已。

陈大鹏在万山丛中与丕成相遇，此何等快意事，乃聚首无几日，即绝裾而去，读者试设身处地为丕成一想，此其伤心泪落，可于言外得之。欲写丕成一生功绩于叱咤风云之前，先着此一段缠绵悱恻之事迹，文字上乃弥见错综变化之妙。

第六十四回　报夙恨母子丧命
走长途叔侄相逢

话说那寺里的当家师因为陈丕成是在家人，所以办了酒席款待他，馐馔一律是净素的，此外却也预备了一壶酒，请陈丕成喝。当家师是守戒甚严，所以涓滴不饮的，陈丕成只得自斟自酌。常言道：酒醉心头事。有心事的人是喝不得酒的，因为酒一喝下去，不免要勾起满怀愁绪来。今天，陈丕成又是吃的寡酒，三杯下肚，已有四五分酒意，自然也立刻从脑海里汆起了一段心事来。你道陈丕成有什么心事呢？原来练武艺的人，有普通的一种缺点，便是心眼儿狭窄，恩怨分明。有人施恩于他们，不论大小，非报不可。反过来说，便是不能和练武的结仇怨，要是一个不留神，结下了些小仇怨，那便是提心吊胆，今天不来报，还有明天，今年不来报，还有明年，时间纵有早晚，冤仇却非报不可。任凭你睚眦小怨，吃了半斤，准得还你八两。（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在昔能武艺者如是，今日则胸襟狭窄者，天下滔滔皆是矣。）我书中这一位陈丕成，虽是少年英俊，然而他耳濡目染，自然也逃不出这个例子。（笔墨俊爽之至。）他此时借着酒遮了脸，便兀是记起了自己身上也有两个仇人未报。你道是那两个仇人呢？原来陈丕成念念不忘的便是十几天之前自己夜行借宿，几乎遭了孙二癞子妻儿的暗算。一个人所以要学武艺，便是教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谁教你练就了本领做盗贼的行为呢？（然而令尊翁亦此道中人，一笑。）那一天，自己因为贪赶路途，错过了宿头，黄昏时候，兀是还在

寻觅下处，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穷途末路，才到你们那儿求宿的。两下里萍水相逢，河水不犯井水，为什么你们要起那不良之心来害我的性命呢？幸亏我小爷也会一两手儿，况且，无意之中又碰到父亲，才从无常手里把性命夺回来。万一我陈丕成是个脓包儿，或者要是我父亲不在这寺里挂单，那不是我便有十个脑袋，也都砍的和肩胛一样平吗？（言之有理。孙氏母子可杀之道一。）况且你们既在这江西道上做着黑店的买卖，瞧上去是决不致只做这么一趟的，少说些做了一两年的黑店买卖，最低限度该有十几条性命害在你们手里！（可杀之道二。）我陈丕成纵然不为自己报仇，也当除掉地方上的一害，为那些冤鬼报仇……”陈丕成想到此处，倏又记起那天父亲演述孙二癞子的历史，生平缺德的事情不知干了多少，虽然到头来自己挖出心肝五脏，为江湖上好汉们把他明正典刑，可是孙二癞子缺德的事情干得太多，一死还不足以蔽辜，把他的妻子儿女宰了，譬如替孙二癞子还债，可说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可杀之道三。）陈丕成越喝酒，越觉得孙二癞子妻儿的可杀，当下便决定了要在今晚除掉那二憾。因为准备杀人，所以他格外想多喝些酒，好壮壮胆子。当家师却不曾知道陈丕成方寸之间已是动了杀机，所以和合着双手道：“阿弥陀佛，老世弟你尽管痛快地喝罢，喝完了香积厨下还有整坛的咧。”（与阿明偷吃酒相映成趣，杀人下接阿弥陀佛，所谓不生不灭也，斯真绝也妙文。）列位读者，这分明是当家师不知道陈丕成心事的缘故，如若知道他喝了酒要去杀人时，发誓再不会给陈丕成多喝的。交代明白，再说当家师边劝酒，边含笑道：“贫僧因为戒律的关系，不能奉陪老世弟喝酒，只得用饭代替咧。”说罢，又是一笑。陈丕成这时自己估量酒已喝到六七分，（饮酒慎勿过量，善饮者必藏量若干，不善饮者始呕吐狼藉。我谓匪特饮酒如是，舟满

则覆，水盈则溢，凡事能留量三四分便佳。)便适可而止。所以把酒杯挪过了些，也堆着笑容道："小弟酒也喝得够了，请师傅赏饭，我们一同吃，也好。"(连用几个"笑"字，真可谓笑里藏刀。)当家师也不相强，便吩咐小沙弥盛饭，陈丕成饱餐一顿，吃饱又陪着僧众扯谈了一会，然后告辞，回房安歇。他嘴上虽告诉当家师说是睡觉去，其实他回房不脱衣服，侧着耳朵，听着寺中僧众都已睡静，他却悄悄地提了一柄单刀，开出门来，一纵便出了围墙，洒开了大步，提刀直奔那夜投宿之处而来。列位读者，即孙二癞子的妻儿，仅仅是略会几下拳术而已，那里是陈丕成的对手，所以陈丕成不费吹灰之力，便把母子两人结果了性命，报了那夜的仇恨。做书的恕不详细描写，以免和孙家母子谋害陈丕成一节书重复。再交代陈丕成杀了两人，放起一把火来，把房子烧成白地，幸亏是在深山里面，四无邻居，所以那火焰上冲霄汉，兀是无人前来救火。便是有些山中的农民们从远处望见了火光，还以为是谁家死了人焚化的冥镪咧。事不干己，便懒得前来问讯。好在房屋不多，不消几盏茶时候，便烧为乌有。陈丕成估量火快熄了，便依旧提着刀赶回寺中，幸喜神不知鬼不觉，寺里的人，简直不知道，一会功夫，这位远客竟会把杀人放火两件事全干过啦。暗暗叫声惭愧，陈丕成回到屋子里，这才解衣就寝。一宿无话。第二天早上，陈丕成便来辞别当家师，把刀尖儿挑着个小衣包，抗在肩胛上，取路向九江进发。在离寺门不远的所在，瞧见有一抔黄土，是个新筑的坟墓，陈丕成记得那夜父亲用飞剑伤了阿明的性命，第二天便和自己俩把阿明埋在此处的。(照应前文，一丝不漏。)陈丕成瞧了一眼，兀是想起父亲，撑不住叹了口气，当下也就不忍再看，脚下带紧了些，借着沿途的风景，解解心头愁闷。有事便长，无事便短，陈丕成在路非止一日，幸亏过了九江，搭

着了上水的船只，一路平安，毫无危险地到了武昌。这时武昌城，早给太平军占领了，守城军士，奉了东王杨秀清之命，在那里盘查奸宄，陈丕成自仗是个广西人，便大着胆子，昂然向城门洞里奔去。你道为何广西人就胆大了呢？（我亦欲问。）其中有个缘故，原来太平天国天王发祥于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从龙的功臣，当然以两广籍为最多。在初起兵的当儿，士卒们人数并不多却是清一色的广西广东两省人。后来出湖南，渡长江一路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势如破竹一般，沿途招纳亡命不逞之徒，望风归附，人数愈弄愈多，当初参与起义的小兵，譬如汉高祖时代的丰沛子弟，此刻都已平升三级，升做军帅师帅了。每一个军帅，统带一万两千多人，师帅统带二千五百人。因为太平军中的官长，都是两广人，所以沿路两广人做买卖的，太平军念在同乡的分上，也就另眼相看，因此湘鄂两省出身的兵卒，瞧见两广籍的老百姓，任凭你是叫化子，他们也不敢得罪，因为怕和他们老总叙起乡谊来，万一竟占一点亲，岂不要吃不了兜着走吗。（书中写太平军官衔军制，无一字无来历，愈以见小说之难。）所以今天，陈丕成自仗是广西人，估量守城的兵士，不见得敢来得罪自己，因此便把脖子仰的高高地，脊梁骨挺的笔直，胸脯突起了，高视阔步价走入城来。谁知陈丕成这个念头偏偏想差了。原来此刻太平军声势极盛，归附的军民，如潮水一般，当初起义的老兵，如今都已做了大官。因为体制的关系，大官们当然深居简出，除掉出兵打仗的时候，帕首短刀，（四字活写出一个太平军骁将来。）身先士卒以外，在打下了一处城池，休息士卒的时候，官长们都在馆子里，各寻乐趣，那有大官们来把守城门的道理！不过在往常，便是官长不在跟前，小兵们却也不敢得罪两广人的，便是因为怕和老总们沾亲带故的缘故。这一天却偏不凑巧，只因东王杨秀清发下令去，

说慎防满清鞑子派了奸细混进武昌城来捣乱，教守城的军士须要格外小心。军士们奉到了这项命令，那里还敢怠慢，便把城门把守得铁桶相似，进城的老百姓盘诘了不算，还要搜检，娘儿们也免不了被他们在下身摸索。（忙中闲笔，读之失笑。）要是百姓们对答得稍微支吾了些，便吃他们鹰拿燕雀般捞将去，往大营里送。要是碰到别人手里，总还问问清楚，如若谁倒霉碰在呆子罗大纲手里，他兀是闭着眼睛，连望都不曾向那所谓奸细的身上望，便一挥手道："丢那妈！什么忘八兔崽子都不好做，偏要做奸细！孩子们，拖下去砍了就完事啦！老子瞌睡上来，你们偏要把这些事情来麻烦，真是该死！"守城的军士广东国语听不很清楚，就只"拖下去砍了"五个字听的十分清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轰雷也似地应了一声道："喳！"把那所谓奸细者抓出营门，那有心情问他青红皂白，只鬼头刀轻轻一下，脑袋瓜儿便滴溜溜的滚在尘埃之上，可怜那死鬼已跪在森罗殿上了，兀是还不明白犯的是甚罪名，怎会话都不曾说得一句，便糊里糊涂砍了脑袋的呢？（极惨之情节，以滑稽梯突之手腕写之，非所谓幽默也欤！）在东王发命令的时候，他也决不会想到会害那无辜的良民，做刀头之鬼。（由是知虽守纪律之兵士，亦难免忧民焉。）所以俗语说的好，叫做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便是这个意思。话休烦絮，却说陈丕成冒冒失失地闯入城关，却被守城的兵士拦住，只说得一个搜字，便有人来解陈丕成的衣服，陈丕成便打了国语说："对不起，我是广西人呀！"那动手搜检的兵冷笑道："东王有令，教盘诘奸细，别说广西人，便是天王陛下的花县老乡，也得搜搜！"陈丕成一想，这是上头的命令，须怪不得他们，当下只得耐着性子，听凭他们搜检。幸喜连扛着的小衣包儿都搜过了，不曾搜出什么来。可是那兵士一眼瞥见陈丕成肩胛上扛的是一柄绝薄的单

刀，便有些放心不下，伸手过来把刀接了，道："你们老百姓带着这凶器干什么？"陈丕成一边扣衣服，一边道："这个年头儿，兵荒马乱，不带着家伙怎好走几千里的路程？"那兵士听了，重又把陈丕成上下打量了一遍，道："话虽不错，可是咱们天王定的法律，老百姓是不准带这凶器的！我们吃粮的才可扛这玩意儿，你是老百姓，扛着这玩意儿便是犯了法。你不要装糊涂！"陈丕成哈哈笑道："这话可错了……"那兵士心想，生平没有受过老百姓的教训，所以听陈丕成说他错；他兀是心头不服，不过这年青的小伙子话还不曾听陈丕成说完，姑且听他说出理由来，再斥他也不迟；所以忍着一肚子闷气，听陈丕成说下去，道："吃粮的是人，老百姓也是人，吃粮的不见得比老百姓多一双手，或是多两条腿。（当面骂人，我爱陈大哥妩媚。）你说老百姓扛这家伙是犯法的，然而今天做老百姓，明天也许会吃粮，今天老百姓带刀犯法，明天当了兵，难道还不准扛这顽意儿吗？"那兵士暗想，瞧不出这小子一张嘴多利，然而自己嘴也不肯相让，他便连连冷笑道："那么据你说，你是来投军的了？"陈丕成含笑点头道："岂敢，岂敢！"（此君真有旁若无人之概。）那兵士道："你来投军，谁相信你？清朝鞑子儿次三番派奸细来假投军，所以，东王吩咐下来，投军须找妥保，你有保没有？"陈丕成道："岂但有保，而且这保人还是东王跟前很抓权的咧！"那兵士一听此语，吓得屁滚尿流，暗暗叫声惭愧，想：亏得不曾得罪他，果然两广口音的人不好对付。他非但有保，而且还是东王府里的大官咧。可是回过头来一想，那些奸细诡计多端，须得盘问得小心些，可别让他胡吹一阵，钻了他的圈套，这种家伙不给点厉害，是吓不出他的真情来的。主意想定，便变了脸色，厉声问道："你别把大帽子压制人！你的保人是谁？快说出姓名来！东王府里的

人，咱们全都知道，看你说的对不对，若有半点含糊，那你便准定是奸细，就用你自己的刀砍你的脑袋瓜儿！”这士兵说时，便把单刀向着丕成扬了扬，比个要杀人的姿势来给陈丕成看。这叫做真金不怕火炼，那陈丕成全无惧色，只见他不慌不忙答道：“我的保人在东王府当差，叫做陈承瑢，是广西贵县人，便是我的嫡亲叔父。”陈丕成以为这么一说，总该放行的了，谁知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只因两广的土语，完全和中原不同，说将起来时，竟和鸟啼相似。不过广西人会国语的居多，桂林省城里的土语竟全是国语，所以言语还是容易听得懂。惟有念起文字的读音来，却教人越听越糊涂，如今陈丕成说出陈承瑢三字来，那陈字和承字读音相像，并在一起念起来，教听的人认为是一个音，所以那兵士侧着头一想，东王府里没有听见过说有这个人，分明是胡吹，这青年小伙子不是奸细是什么！既是奸细，便不必再和他噜嗦，便打定主意，大喝一声道：“这是奸细，拿下了罢！”这一声不打紧，守城的军士吆喝一声，争着上前动手，眨眼陈丕成的两条胳膊已是吃他们反剪了。列位想起来都知道，陈丕成的武术本来不弱，寻常二三十个人近不得他的身，只要他发起狠来，反剪的麻绳，可以断成几段，再使出从外祖父张家传授的鸳鸯拐来，只一拐这几十名兵可以全摔出去一丈开外。那么陈丕成既然有所能耐，为何不使出来呢？有个道理，都只为陈丕成心头一怙惙，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帮有帮规；又道，不怕官，只怕管，这几个士兵盘问进城的人是他们的本命星君，这是上命差遣，也是没奈何的事。如若自己把他们摔坏了，便是犯了天王的律令，况且，叔父生平又最恨闯事生非的人，天王便不把国法来处置我，叔父的家法是凭你怎样也逃不了的。陈丕成那么一想，所以束手就缚，丝毫不曾抵抗。（自东北四省失陷，闻“不抵抗”之字，心

骨为悲。)听凭那一伙守城的军士簇拥了,风驰电掣地来见东王杨秀清。本来这种奸细,大营里头每天有一位值日的将官,专管问口供的,今天凑巧,又是呆子罗大纲的值日,如若陈丕成解到大营里去,便有一百条命也早已没了。亏得军士们因为陈丕成说叔父在东王跟前当差,万一真有这回事,那是将来查究时,东王一定不会怪得值日的罗将军,却要数落我们守城们的军士,说我们草菅人命,诬害良民,那时,我们便得抵偿这小伙子的性命。这可不要玩的,还是往东王府里解,凭他们是真的投军也好,假的投军来做奸细的也好,东王自会把他盘问,我们的责任总算尽了。这伙军士还算想得周到,所以才保全了陈丕成一条命。(吓杀。)及至陈丕成放到东王府,东王杨秀清亲自堂皇高坐,审问口供,一听口音,是嫡亲同乡,东王心里先有几分愿意了,后来又盘问出是陈承瑢的侄子来,便立刻去把陈承瑢召来,叔侄二人,久别重逢。这些情节第五十六回书里早已交代过了,此刻是倒叙,前文不得不重复再说一遍。从此陈丕成便在叔父身边,有分教:竿头日上,做那太平天国擎天一柱。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评曰

余读本书后,发见作小说有一秘决,即小事大写,大事小写是也。曷言乎小事大写?即琐碎之事,必出全力以描写之,一颦一笑,不厌周详,一草一木,何嫌刻划。严独鹤评张恨水小说,谓以写小动作胜,实则恨水《啼笑因缘》尚未露布新闻报之前,悯子小说,固已不胫而走,且无一书不以写小动作胜也。至于两军对阵,动辄千万人,金戈铁马,惊心动魄,此何等大事,而作者举重若轻,甚且以一二十言表过,而读者不病其疏。此即余所谥为大事小写者也。夫小说小说,顾名思义,

先宜以詹詹之言见长，则作者持此秘诀，诚探得骊龙颔下珠耳。谓余不信，试观本回未写陈丕成杀人，先写其在僧寺饮酒，未写陈承瑢叔侄相逢，先写守门军士盘诘来历。作者长处，固有迹象可寻，而以本回为尤显也。

第六十五回　一片笙歌残年怀故里
六街灯火除夕污畸人

话说陈承瑢、丕成叔侄相逢，悲喜交集。其时陈承瑢是在东王杨秀清府里管理笔札。原来他本来是一位秀才先生，拿着笔杆儿，之乎者也，掉几句文，是他的拿手好戏。（除拿笔杆“之乎者也”掉文之外，秀才先生乃一无所能，可发一叹。）况且那时适值太平天国在军事时代，天王洪秀全虽然应过科举，也是文士出身，然而他一向在民间传教，目击老百姓们识字的一百个中间不到十个，中国的文学，又特别难做诗，他金田举义，原是想把苦百姓们从清朝官吏压迫底下解放出来，有了掉书袋的人在上头舞文弄墨，择肥而噬，自有一字不识横画的苦百姓们，在下面供他们的鱼肉，所以若想把满清鞑子的秕政一扫而空，便该注意教百姓们识字，再把官吏们那种掉书袋的积习改掉。（此即时贤所鼓吹之普及教育与夫改革公文程式。使公文日益简单大众化也，不谓天王在百许年前，先已见及，天王诚人杰哉！）天王拿定的是这个主意，及至举了义旗，便一力推行他这个理想，使成事实。因此下令大凡军政公文，只要明白晓畅，能够达意便罢，用俗话都行，不许再效那清妖（太平军称清吏为妖。）骈四俪六，咬文嚼字。天王这道旨意下来，群臣居然能够一致奉行。列位试想，似这样白话式的公文，凭你再不济些的秀才先生，也能游刃有余，何况陈承瑢笔墨向日就不错，因此在东王府中都说陈承瑢是好笔墨，（此所以科举时代有“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之谚也，文章之优劣是一问题，

幸运乃为另一问题，普天下失意文人皆当放声大哭！）东王也特别信任他。如今陈丕成来了，承瑢因为他不但是自己的侄儿，而且又从过自己念过书，知道他文理也还可是过得去，意中便想汲引他帮助自己习理笔札。谁知陈丕成的志愿却和叔父背道而驰，见叔父这样说了，他偏慨然说道："请叔父饶恕侄儿要放肆说几句话，记得从前叔父教侄儿读《项羽本记》，项羽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是一人敌，用兵之道才是万人敌，侄儿不肖，却也要学项羽的万人敌。至于拿了笔杆儿，萝卜青菜记伙食账，这玩意儿侄儿斗胆，委实有些不愿意。"这几句话说的陈承瑢一团高兴抛向爪哇国里，最使他心里生气的，便是批评自己替东王管理笔札说是萝卜青菜记伙食账。这小孩子把天看得箬帽一般大，未免太夸口了。正待当场出彩，把他教训一顿，可是回来一想，倏又觉得不必。为什么呢，一来那陈丕成虽然狂妄，然而在未开言之先，已是要求叔父饶恕过，他措辞也很婉转，自己若是还想埋怨他，倒显得自己胸襟太狭窄了。二来，欲学万人敌，这孩子志向总算不小，自己同胞的兄长，就只这一点骨肉，他生下了这样有志气的小辈，该替他庆幸才是正理，如何颠倒价把他埋怨起来呢？三来，自己同胞的兄长当初因为和嫂子俩夫妻斗口才一去不归，至今存亡未卜，（读者固知陈大鹏未死，反较局中人之陈承瑢明白，可发一笑。）嫂子张氏便因念远伤情，歌离吊梦，郁郁身亡的。他们夫妻俩的结局可谓十分不幸，就只丢下这宝贝儿子，自己此时瞧在兄嫂分上，难道好意思奈何他不成？陈承瑢前后左右想了一阵，便把教训丕成的心思收拾起来，心想小孩子们既有大志，正该因势利导，万不可遏抑他。因此听了丕成的一番话，脸上微微一笑，柔声说道："好孩子，你年纪轻轻，难得有此志向，我兄长在天涯地角也可放心了。至于'万人敌'三字，不过是句空话，

军队里的官职是要一步步升上去的，不能平步登天，一下子就教你做师帅，统带弟兄们至二千五百人之多，要是做军帅即统带的弟兄们更多了，人数在一万以外，这是办不到的事。我的意思必须你立下汗马功劳，然后才好教部下的人心悦诚服，只得等我禀了东王，慢慢儿瞧机会吧。”陈丕成见叔父非但不埋怨自己，却答应替自己想法，（陈承瑢之为人，陈丕成窥之熟矣，所谓知叔莫若侄也。）不禁喜出望外，当下便谢了又谢。不多几时，陈承瑢果然把丕成的一番话告禀了东王，那东王听了，也觉得这孩儿很有出息，便有意要提挈他，命承瑢再去把丕成叫来。承瑢领命来唤丕成，一会儿叔侄双双一同来到东王签押室里，谒见杨秀清。丕成行过了礼，东王和颜悦色地教他二人坐下，随意把丕成盘问了一番，（文章可省则省，作者剪裁功夫不弱。）今天东王原来并不是要知道丕成的学问，只因前天丕成初到时，东王对他的胸襟略知大概的了。可是东王往常是一向爱看相书的，所以他用人很注意这人的相貌。那天和丕成匆匆一见，容貌生得怎样，东王没有留心细看，今儿承瑢说起来这孩子口气不小，因此便再去把他叫来，要看看他的相貌，看看能否与他的志向相称。东王便是这个主意，所以问答之词无关紧要，做书的也就偷懒了。（笔墨干净，使俗手为之，不知又转累赘至若何程度也。）再说当下东王留心打量陈丕成时，只见陈丕成生得一表人材，确是少年英俊。再留心他相貌时，见他目不怒而自威，眉不扬而自秀，唇红齿白，隆准高额，再瞧他身段时，却是猿臂蜂腰，龙跳虎卧，最奇怪的是陈丕成双目之下，各有一点黑痣，这在相书上是难遇的。所以东王看罢，不禁大吃一惊，口里不由沉吟，心里却暗忖道：瞧这孩子功名事业，竟可与孤家并驾齐驱，孤家不可不笼络他，好收为己用。（陈丕成在书中出现已久，而必于此时将其状貌特写者，无非引出后

文耳。)东王打定了主意,便立刻一道手谕,派他充任"左四军军正兼典圣粮职同监军"。(此十三字是官衔。)那时天国的兵制,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陈丕成其时只一十八岁,东王便教他充任监军职位,和军帅并行,可谓不次之擢了。(太平天国官制,军有军帅,另有监军,犹之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时代,军固有军长,而另有党代表,权与军长并,太平天国之监军其地位与党代表相似。)不过因为他年轻,怕他对付不了部下,所以又教他兼管军粮,便是让他练习练习军旅之事,好等将来独当一面。东王这一美意陈丕成那有不知道之理!后来的感激图报,便种因在此时。(文字能包涵一切,有大气磅礴之概。)当下谢恩到差,这些照例文章,也就不在话下。再说太平军攻陷武昌,是在太平天国元年十月里,顿兵休息,转瞬之间,便已天寒地冻,雨雪霏霏。因为冬天不宜行军,所以东王奏明了天王,准备在武昌度岁,等待明春天气转暖,再行进兵。两广地近热带,一件袷衣,便好度冬的,武汉是大陆气候,夏天特别热,冬天却又特别冷,广东广西人到冬天,穿惯袷衣的,到此便非重裘不暖,自然觉得不惯,若是再教他们在冰天雪地里打仗,那岂非是要他们好看吗?(点明气候亦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作者善于行文处。)所以一听说等明年再进兵了,顿时便欢呼四起,满武昌城只听得一片呼"万岁"之声。(声势何等雄壮!)光阴似箭,看看已到十二月中旬,眼见得离年关近了。这一天,东王召集了左右商量过年如何过法。有的说,当此天朝开国之时,自宜粉饰太平,准许百姓们循例过年,金吾不禁,敲敲锣鼓,放放爆竹,也未尝不是点缀升平之一法。有的说,不然,不然,我们是信奉天父的,过年的风俗无非是敬神祭祖,和我们信奉天父只许有一位神的宗教不合,况且当此戎马倥偬之际,常言道,勤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那有心情弄这过年的玩意?

这两派人的主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弄得东王左右为难，一时拿不定主意起来。正在踌躇不决之际，却恼了一个人，只见座中有个部下，站起来侃侃说道："千岁不必踌躇，尽可传下令旨去，准许民间循例举行过年，不论他奉信什么宗教，一律不许兵士去禁止他们，并且还要教他们从元旦起大放花灯，我们军营里，也支钱去扎些灯彩，扎得好的，千岁还可赏赐给他，务必要争奇斗异，与民同乐……"这人话未说完，那适才反对过年的，却是东王殿前一位最亲信的侍臣，官拜尚书之职，此时听了不服气起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说，你说！"（是生气声口。）那人不理他，自顾侃侃说道："为政之道，以民为本，古今中外，事同一律。我天朝自从金田起兵，迄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是用兵之际，不免要把无辜良民，在无意之间伤害掉的，老百姓们财产的损失，尚在其次，这是无论那一朝开国之际，不能避免的。可是有机会能与民休息，那可千万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幸亏如今天兵已定武昌，这武昌居天下之中，为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将来天京或是定在燕都，或是定在金陵，还不知道，然而此时便定武昌为临时的天京，也未为不可。既然得到了暂时休息的机会，老百姓们便不宜督之过严，过年的风俗，虽然和我们信奉天父的宗教相背，然而他们行之数百年，骤然间教他们舍彼就此，却也不容易。便是用武力去压迫他们，教他们惧怕了，不敢再过年，然而肚子里总是不见得肯心悦诚服的。况且那些老百姓，受打仗的影响，不免家破人亡，背后在怨恨我们天朝，也是意中事。如若准许他们过年了，新年里又许他们大放花灯，那时节他们的心理，便集中到过年景致和挂灯结彩这件事情上去了，也就没有工夫再来咒诅我们天兵咧。再则，民间的风俗，我们不但不干涉，而且还附和在里边助他们的兴，他们觉得我们发政施仁，不至远乎人情

也，未尝不是与民休息之道。”（一篇大议论，谋国之道不外乎此。）一席话说的东王点头不迭，再看这发议论的人时，原来便是新任监军的陈丕成。东王这一向十分宠爱陈丕成，那反对的尚书，自己知道理不及他长，况且偷瞧东王的脸色，见已被陈丕成说的动容了，也就顺水推舟，不敢再提出异议了。当下东王准了此奏，便传下令旨，准许民间过年，果然人心大悦。到了十二月二十四以后，一片爆竹之声，显出承平气象来。连军营里带着家眷的人，也学着民间忙着吃年夜饭，祭祖先，这许多风俗，没有个人不佩服东王，说是爱民如子，只差不曾带家眷的人，踽踽凉凉的，看见别人家兴高采烈，反而勾起他思乡的念头来。那陈承瑢便是光杆儿一个，就只有丕成陪伴着他，好容易挨到除夕，便也吩咐手下的人，多备几样菜餚，和丕成叔侄二人算是吃年夜饭，应个景儿。平素太平军营里，是不许喝酒的，此番因为要过年，所以这禁令也取消了。承瑢手下的人，顺便沽了一壶美酒来请承瑢享用，可笑承瑢一响原是涓滴不入口的，今天只喝了一杯酒，已经醉了。当下只得吃完饭，先上床安歇。丕成是少年情性，和中年的叔父未免有些话不投机，见叔父睡了，他便一个人溜出了东王府，想瞧瞧民间的过年景致。本来这准许民间过年的主意，原是他出的，然而他没有家眷在此地，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家骨肉团圞，欢欣歌舞。他却母亲既已亡故，父亲又出了家，如同飘萍断枝一般，不知消息，自己虽有个未婚凤姑，然而远在香港，此番托东王奏知天王，天王却说且待破了南京，再去接取洪仁玕一干人，（照应前文，一丝不漏。）不知何日才得洞房花烛……陈丕成一路上走，一路心头纳闷。亏得到了大街之上，只听得家家户户，锣鼓喧天。路上走的人，如穿梭一般，肩摩踵接，手里大都提着一盏灯笼。这些人原是开铺子的人家，大除夕派出去收账的伙

计，陈丕成瞧这种种风俗，和广西贵县大不相同，不禁发生出兴味来，仔细留心观察着，才把思乡的念头收拾起。在大街小巷走了一阵，见有的人家，点了香烛，摆下三牲，在谢那年神。有的人家，合家团团围住，坐在一张桌子周围，五魁八马，在猜拳饮酒，吃年夜饭。总之是在忙着过年。陈丕成初看觉得新奇，可是看得多了，不过是那们一回事，便有些腻烦了，便专一拣那僻静的所在走去，果然僻静的街巷，不似大街上锣鼓闹的人头疼，只不过到处听见叹穷的声音，不是说过年尚短五十两银子，便是说今年这个年难过。陈丕成才从恍然里钻出个大悟来，原来对于过年只有钱的人发生乐趣，穷人最好还是不要过年。心中不发生兴味，谁高兴敲锣鼓，又如此人一日三餐，常常打饥荒，他自己的五脏殿还没修补好，那有邀亲戚找朋友吃年夜饭之理。同一除夕，贫富相悬如是，不把两下做个比较，是不会知道这个道理的。这们一想，便把一团景致，化为乌有。（凋年急景，寒士愁欲死，彼销金帐中，羔羊美酒，那复解此！吾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读此应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也。）正要寻觅归途，回到东王府里去时，蓦然间耳边送来一片朗朗读书之声，陈丕成禁不住大吃一惊。你道为何？都只为天王痛恨明清两朝，利用科举，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所以不许军士们学那腐儒咿唔呫哔的习惯，要是谁犯了这禁令，谁便须砍脑袋。陈丕成留心打量时，见这家人家，门外插着一面旗号，分明这读书的人，是在天王跟前有官职的。那么岂有不知禁令之理？这人不用问得是个大胆，自己正想结交几个朋友，可是一向留心着军营里面，无非是些酒囊饭袋，够不上和他拉交情，谁知不先不后，偏偏在这大除夕，访着了这样一位奇人，那倒不可失了交臂呢！为今之计，第一先要知道这人在太平军中作何官职，（盘旋作势，无非抬高此人身价。）好在这家门外插的

那面旗帜上，写的清清楚楚在那里，走上前一看便知道啦。想罢，便三脚并作两步，凑近旗帜跟前，动手把那旗帜拉挺了，凑着从门缝里射出来的灯光念道：

太平天国炎正军，丙二旅，右五营，一卒，南两司马李

（区区一衔名耳，然非熟于太平天国军制者不办。）

陈丕成念罢不禁卟哧一声笑了出来。你道为何？原来太平军的编制，每一军要辖五百名两司马，陈丕成自己是个监军，和那两司马叙起官阶来，相差要有五级之多。陈丕成蒙东王不次超擢，并不是行伍出身，一跃便做了监军，少年得意，自然有些瞧不起人。然而仔细一想，人的学问才能，和官阶并不一定相符合，尽有奇才异能之士，屈居下僚，而行尸走肉之流，反居显职。（骂尽人世。）自己要是以官阶的大小，去衡人才的高下，便不免是世俗之见，自然访求一辈子的贤能，也访求不到啦。我看大家都在闹过年，而此人独自躲在家里，朗朗读书，况且天王又禁止读书，而此人身为军职，却偏要干犯军令，可见他是性命为轻学问为重的人。军营中有这样以身殉学的人才，而我陈丕成不知道，须被天下英雄耻笑。想到此处，便决定闯进门去奉访。欲知此人是谁，且阅下文。

评曰

曾国藩收复金陵，其时围城新破，商贾裹足，民力凋敝，曾国藩乃设女闾，复秦淮画舫，且亲棹画舫，放乎中流，以为之倡。一时莺莺燕燕，群集秦淮，四方商贾，归者如市，虽民力一时不易恢复，而外表繁华，渐复旧观。夫曾国藩夙主卫道者也，尚且舍经用权，不废娼寮，卒至启复兴金陵之端绪，此其与陈丕成所见如出一辙。今首都禁娼，已历三载，商市衰颓，私娼充斥，其智转出曾、陈下。从知为政当从大处落墨，勿宜

察察为明也。

太平天国晚年，得两柱石焉，其一陈丕成，其一甫于本回若隐若现，譬之绘画，有僧踏山经夜归，从知山中有寺。若正面看山，便了无趣味。读者试掩卷一猜，匣剑帷灯，跃跃欲出者，果何许人也？

第六十六回　恋爱溯蛮陬月圆花好　盗匪遍粤徼财尽民穷

话说陈丕成除夕晚上，出来在大街小巷之间闲逛，忽地在一处冷僻的所在，听见有人朗朗读书，不禁动了好奇之心，又一眼瞥见这家门首矗起着一面三角的旗帜。原来太平军中的规矩，凡是带兵的人，不论官阶大小，都有一面旗帜，标明某军某旅某营某卒，什么职位，和姓什么，这和目前军队里的团旗营旗很相似，教人一望便知。如今这家人家门口，也插着一面旗，分明也是个太平军中的军官，及至上前一瞧时，却是个两司马姓李的，陈丕成一心想访求几个英雄豪杰，和他们拉拉交情，倒并不嫌两司马官卑职小，所以冒冒失失的便闯了进去。幸亏此时太平朝诸事草创，军官们有房子住就行，也不暇计较房子的大小，这位姓李的两司马，住的房子是一间沿街的矮小民房，面积不到一方丈，办公事，读书，写字，吃饭拉矢，都在这儿。所以不用陈丕成四下找寻，一踏进门，便见一支小孩胳膊那们粗的红烛之下，一位白面书生正襟危坐，在朗朗读书，（除夕烧红蜡，读异书，不啻一幅图画，若此人而丹凤眼卧蚕眉，则是关云长秉烛观书图矣，一笑。）只觉得有一股正气在这人眉宇之间流露出来。陈丕成不禁肃然起敬，当下忙抢步上前，深深施了一礼，道："兄长在上，小弟这厢有礼了！在这大除夕，不速之客来打断兄长读书的雅兴，不知兄长要见怪否？"那书生慌忙站起来，还了一礼，答道："兄长何人？适从何来？不曾倒屣相迎，还求恕罪！"丕成含笑说道："小

弟姓陈，名丕成，广西贵县人氏，现在东王府充任监军。兄长高姓是李，小弟已在门外旗帜上领教过的了，但不知台篆是那两个字？听兄长的口音，也是广西，但不知府居那一县？”那书生见问，慌出位让坐道：“兄长请坐了好讲话，所谓立客难当吓。”陈丕成也不客气，拣个座头坐了下去道：“辱在同胞，休得客套。”那书生见丕成坐了，这才躬身答道：“小弟李以文，广西藤县新旺村人。”（说姓名籍贯连乡里一并说出，李以文诚恳之态如画。李以文三字，读者必以为不见经传，孰知其后即为妇孺皆知之大英雄乎？）且说这位李以文在太平天国后半部历史占重要的位置，所以做书的提起了他，却要破费些功夫，特地把他的出身叙述一番。原来李以文的父亲唤做李世高，是广西藤县山里的一个农民。娶妻陆氏，夫妻俩结亲了二十多年，兀是和我这部《红羊豪侠传》第一回里的郑思勋一般，不曾生下一男半女。李世高还不觉怎样，倒是那陆氏觉得再生不下儿子，自己一到七七四十九岁，天癸绝了，那时间便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咧。自不免心中着急，到处求神问卜，手里积蓄着几文私房小货，只要有人告诉他，花几个钱可以生儿子的时，他自会乖乖地掏将出来，双手奉献。要是旁的事情上，却休想他拿出半文。（写妇女黠贫愚鲁之态，妙到毫巅。）有一天，听说梧州大云山有位苗瑶菩萨，原是苗子得道了，肉身成佛的，那里去求子最灵，陆氏如何肯错过这机会，知道李世高对于求神拜佛这些玩意儿是不很相信的，所以不教他陪着自己同去，却悄悄的到娘家去约了个同胞兄弟叫做陆武云的一同动身往梧州进发。且说这大云山以前是苗瑶住居的所在，到了明清两朝，苗瑶的势力日益消失，汉族的人口日益增多，便侵入大云山中，变成了苗汉杂居的区域。不过话得说回来，这座大云山虽然有了汉人的足迹，然而有钱的汉人是决不到这荒山之

区来的，来的都是穷光蛋，所以，来了不多久便苗化了。为什么呢？只因苗人都是生活简单的，第一，汉人足上穿着鞋袜，女人还要缠足，苗人却不论男女，都是精赤着双腿，这买鞋袜的钱，便好省了。第二，苗人不论男女都一律穿着有裥的裙子，除掉几个接触汉人的男子，因为要进城去和汉人交易，不穿裤子，给汉人们以嘲笑的资料，不得不学那汉人腰部以下套上有脚管儿的牢什子，此外，妇女们不论进什么城，做什么买卖，一律光着大腿。全世界有女人不穿裤的两大民族，其一便是苗族，其一便是日本人。原来日本女人，确是不穿裤的，新妇女们，在胯下系了 块象月经带般的东西，旧式的妇女，连这一点都用不着。记得我们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关于这日本姑娘裤子的问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为我们这一帮人，都是阿木林，不知道去嫖的，所以解决不了这问题。要是去请教到新宿游廊嫖过的留学生呢，又怕他们故意编了谎来冤我们。后来想出一个方法来，便是等下宿屋里下女们来送茶送饭的时候，冷不防的把他拖翻在地，好采取一种实验教材，（此处用新名词，实堪发噱，愈见作者以文章为游戏。）实验的结果，负责证明日本是世界上娘儿们不穿裤子的民族。剪断闲文，书归正传。且说住在大云山的汉人，因为贪图省便的缘故，所以都把鞋袜以及裤子免了，因此虽说是苗汉杂居，实际上衣食住行，还不是和苗瑶同化了吗？这一天陆氏和他的兄弟陆武云一同进了大云山，打从山坡上经过，那山坡是个广场，有几亩田大。陆氏抬头瞧时，只见山坡中心，矗立着一根长竹竿儿，有一丈五六尺长，竹竿头上，扎着一丛冬青柏枝，另外是一匹整匹的红布儿，从竹竿顶上垂下来，一直垂到下边。陆氏看了诧异道：“兄弟，这是什么玩意儿？敢情是谁家的招魂旛？”（我亦欲问。）陆武云哈哈大笑道：“姐姐你真瞧见了骆驼说是马肿背，少见多怪咧！

这那里是人家的招魂旛？咱们汉人，男女攀亲，是用媒人先传庚帖，然后行盘放聘。他们苗人，这种啰嗦的礼节，是一概没有的。（中国人之婚礼，繁琐已极，而今之所谓自由婚，不用媒人，更不用庚帖，暨行盘放聘等繁文缛节者，过犹弗及，其与苗族之男女相悦即在伞底好合者，相去几希。）他们只要男女自己看得对劲，便在这场上唱歌舞蹈，配成夫妇。干脆是干脆到了极点，只不过咱们汉族人的姑娘们，脸皮没有那们老罢了。”陆氏点头道：“这个我们在小的时候，听见老辈里说，叫做什么跳月不是吗？”陆武云道：“我们汉人，只知道是苗子，然而苗子中间，种族却也有好几十种，风俗也各自不同。有时这种男女觅对偶的玩意儿，是在夜里月亮底下干的，所以叫做跳月。这里大云山的苗子，却是在白天举行的，不叫跳月。这竖起着竹竿的所在，叫做花山。”陆氏虽说是农家妇女，可是生长在汉人的家庭里，毕竟不到外边来抛头露面的，所以对于这些奇风异俗，觉得事事新奇。当下听了这话，便高兴起来道：“好兄弟，做姐姐的从不曾瞧见过这玩意儿，今儿机缘凑合，倒想瞧瞧咧。但不知他们到什么时候才开场？”陆武云仰起脖子，瞧了瞧太阳，见将近午牌时分了，便道：“快了，你瞧不是四处八路的娘儿爷儿们，都已陆续赶将来了吗？”陆氏留心打量时，只见络绎不绝，各处的苗族男女，都赶向这花山而来。男的赤着膊，腰里系着条战裙，精赤着双脚，露出浑身的筋肉来。女的用手帕包了头，对襟的衣服，下边系了条有裥的裙子，也是赤了脚。霎时间这花山上面，愈聚愈多，（此处所谓花山，盖即指山坡下广场而言。）东一簇，西一堆的，更有许多做买卖的汉人，卖甘蔗等水果的，卖蛋糕等食品的，卖绣花、针、铜耳环等日用品的，好似赶戏场，赶庙会，和北方的赶集一般，都听说这里有花山，赶得来做投机生意。顿时闹的这山坡上人翻

马仰，沸反盈天。陆氏姐弟俩，便拣了一处汉人开的茶棚里坐定，不到半个时辰，只听得呜呜呜地吹的角声一片。陆武云便道："开场啦!"两人便走出茶棚来瞧热闹。只见广场中间，放着一只六七石缸，原来里边全放着酒，苗瑶的男子们，便是预备来做新郎官的，大家争前恐后，抢至酒缸旁边，用手掬着喝酒，有的喝的眼珠子四周布满着红丝，有的喝的脸红耳赤，如同抹了胭脂一般。借酒壮了胆，便有个人引吭高歌着道：

太阳过午要斜西，姐儿出嫁要娇啼，姐吓，我抱着你休啼哭，和你前山坳里去做夫妻。（绝妙好词！此种山歌宜俚俗，而不宜深奥，作者深知此中三昧，故写来头头是道，的确移作诗词不得。）

列位读者，苗瑶们唱时，钩辀格磔，全用苗语的，做书的如今用汉文把他的原意已是译了出来啦，这一点是应该声明的。再说苗瑶男子中间，有人把歌唱开了场，于是大家都引吭高歌，一时声音嘈杂，也听不清楚唱的是什么词句了。这时妇女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簇的，散开在广场四面。男子们边唱，边张开了双手，在那妇女丛中各自寻觅他的对象。等到选定了一个中意的女子，便使一个饿虎扑羊的架式，直扑过去。那女的要是不满意于这男子，他便好似狡兔避那猎犬的袭击一样，一溜烟逃到和自己认得的已嫁妇人身背后去。如若对面扑近身来的男子中了女子的意，女子虽然也故意装做逃避，可是不躲向人家身后，只是花蝴蝶般落荒而走。那男子知道事情成了，便越发追得急起来，直待追到了荒僻的所在，那女的便把脚步放慢了些，故意让那男子追着。这时每个男子，腰里都插着一柄纸伞，这种纸伞是汉人特制了卖给苗子们的。（汉人做买卖，可谓无孔不入，故在昔苗瑶民族与汉人较，相形见绌，不得不为汉人渐驱渐达边徼深山之内，今则汉人与日本、欧美较，汉人相形见

绌，向之施于苗瑶者，后此转还治我人之身矣，不亦悲夫！）这种伞面积特别大，那男子追着了女子，便把那纸伞打开，向当头只一罩，幕天席地。便把田野之间，做了新郎官和新娘的合欢床。这种野蛮人男性追逐女性的活剧，陆氏看得脸都红了。正要回转头来和陆武云说话时，凑巧有个喝醉了酒的苗子，以为陆氏也是来参与选婿大会的苗女咧，所以歪歪斜斜地两条腿在地上写着字，舌头麻木了，还在唱着歌，颤巍巍地直向陆氏扑来。吓得陆氏胸中小鹿般乱撞起来，亏得陆武云虎吼了一声，喝退了那苗子。陆氏便拖了兄弟一把道："这种禽兽的勾当，不宜多看，走罢。"二人便离开长山向大路上进发，沿途只见东也一顶纸伞，西也一顶纸伞，好似汉人筑的坟墓般的，还在一掀一掀地动咧。（忍俊不禁。）陆氏瞧着不禁红了脸，向地下啐了一口。当下便脚里明白，走的带紧了些，直至五里以外，才不见有那伞顶了。耳目便清净了许多，陆氏脸上的红晕这才褪掉，拍着胸脯，娇喘了一阵。正待启口说话时，谁知陆武云却偏生指着前面欢呼道："谢天谢地！走了半天，总算是到啦！"陆氏抬起头来，随着陆武云所指点的望去时，却见树林中露出一角红墙，原来是一座庙。这座庙是仿照着汉人的庙宇盖的，外面盖的不算错，不过房屋盖的稍微矮了些儿，一伸手便可以摸着上面的瓦楞。人向门里走时，须要伛偻着身体，才可以跑得进去。陆氏边打量边走，不知不觉，已是到了庙门之外。只看见里面灯烛辉煌，香烟缭绕，两人跨将进去，自有庙祝上前招呼。那庙祝原来也是个苗子，不过能说汉语，陆氏因为带香烛累坠，所以空身来到此间的，此时便拿出钱来，向庙祝请了一副香烛，取火点上。姐弟二人，恭恭敬敬，行过了礼。陆氏听说这菩萨是肉身成佛的，便留心向神橱里张望，果不其然，是把不烂的尸身用漆来漆了，装成的偶像。一张扁平的面孔，

好笑在苗瑶山里，进菩萨也是苗子修成功的，这种所谓肉身佛，是科学家所解答不出所以然来的。中国内地，往往有之，便是修炼的人死了以后，尸身不烂，地方上的人，便把来漆了，装成偶像，和埃及古时的木乃伊一般。毕竟里边有什么神秘，做书的却也不敢悬揣。再表陆氏端详了一阵，庙祝过来叩问来意，陆氏说明是求子，那庙祝堆了一脸的笑道："这位苗瑶菩萨最灵验，去年连湖南地方都有人来烧香咧。不过到本庙来求子的人，须要另纳香金一两纹银，晚上并且还要在庙内住宿一宵，才会回去得子。"陆氏此时，求子心切，庙祝说什么便什么。况且一两银子，买一个儿子，还是便宜的。所以他毫不迟疑，拿出一两银子来，双手奉献，又出了些零碎银子，向庙祝租了两副铺盖来，准备姐弟俩今宵宿在庙中。谁知到了晚上只看见住宿的一间屋子，面积甚小，可是准备宿在此间的香客，倒有二十多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村的俏的，鱼龙混杂。陆氏从不曾瞧见过这种男女不分的行径，只得颦皱着眉峰，脸儿红红的。陆武云毕竟是在外头厮混的，瞧见得多，此时，早已胸中亮雪，知道江湖上有一种邪教，叫做大被教的，今天这一局，分明便是那玩意儿，自己姐姐，是个不曾见过世面的人，生怕他受了委屈，只得拼着一夜不睡，自己保护着他。（大凡宗教，不论世间法，出世法，务其大者远者，其通一揆，从未闻有教义在于床笫之间者。江湖之间，无奇不有，非九流之教所能限。）便拣了一处僻静的壁角住下，可怜陆氏这一夜提心吊胆，幸亏自己兄弟，通夜不睡，照顾着自己，才把胆子放大了些。及至四鼓以后，眼睛只阖得一阖，远近已是一片鸡声。姐弟两人，不敢逗留，忙收拾着起身，连脸也来不及洗，似逃走的一般逃下了大云山。回到了家里，生怕丈夫知道了埋怨，所以不敢告诉他，心中暗忖，下趟可再也不上人家的当，去烧什么香，

求什么子啦。说也奇怪，不知道是大云山的苗瑶菩萨灵验呢，还是机缘凑合，不多儿时，陆氏便怀了孕，十月满足，生下个肥头胖耳的儿子来，这儿子便是大除夕在武昌城里朗朗读书的李以文咧。（特点一笔，以清眉目。）再表李以文小的时候，却也是庸庸碌碌，沉默寡言，胸中虽是了了，嘴上却是不肯多说话的。惟有他的舅父陆武云端相了外甥的容貌以后，告诉他姐姐说："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只不过我们庄稼人的后代，还是一辈子扛着锄头钉耙的好，要是半路里忽然出了个英雄豪杰，好便罢，不好时可要连累家里的人，吃不了兜着走咧。"列位读者，陆武云这几句话有意又似无意，偏被他说个正着，这是后话不提。单表道光末年，广东广西两省连年闹饥荒，今年田里不下雨，太旱了，明年田里又嫌雨水太多，闹水灾咧。这样的接连三四年，庄稼人家只有一二成的收获，可是佃租非还不可，地丁非纳不可，逼上梁山，只得铤而走险，去做强盗，去当土匪。顿时两广地方，便群盗如毛，闹的民不聊生。欲知和我这部《红羊豪侠传》发生什么关系，请阅下文。

评曰

陈丕成，李以文，为太平天国后半部历史中之两擎天柱石，我已屡言之矣。读者或疑我言，以为两人名姓不见经传，非若杨秀清、韦昌辉之流，姓名昭昭在人耳目，虽妇孺亦能道之。顾小说之结构，当以事事出人意表，而事事合乎情理者为上乘，故作者将出全力以写陈、李，顾必先使读者迷离惝恍，弗知陈、李为何许人，而后后文乃出乎读者意表之外，组织以成绝世妙文。但本书十之五六，根据历史，若果此种结构非事实所许，则作者手腕虽妙，亦未如之何也。今乃历史上一若天造地设，有陈、李二人，供今人者作者挥洒之用者，古所谓情文相生，

是果文生情耶，抑情生文耶？不慧如余，乃无以下断。昔人有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惟有持此十字，以赠作者而已。

第六十七回　毁屋从军无家可返　枕戈力学积习难消

话说道光末年，两广大饥，盗贼蜂起，老百姓们，几几乎全数卷入漩涡。你道为何？原来桀骜不驯的百姓，已全数去绿林中落草，干那打家劫舍的生涯了，良善些的老百姓，怕做了强盗，给官兵们捞去，须得砍脑袋，所以肚子饿，也只把裤子带收收紧，不敢去为非作歹。然而绿林强盗也得有个对象，他们打劫，便是打劫这些良善老百姓们的财物，所以那时节的民众，不是做抢人家的，便是做被抢的，不是做刀俎，便是做鱼肉。（呜呼，时至今日，农村破产，书中所叙之境界，今日又重行搬演矣。所谓后人不暇为前人哀，行且自哀耳。）这真个所谓民不聊生了。在人人皱额，个个摇头之际，却造化了一个人。你道此人是谁？便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造句有力。）那时节，洪秀全在广西传教，他瞧见群盗如毛，正是他欲谋大举的好机会。第一步便设法收买绿林中的人物收为己用，好在此时洪秀全有个韦昌辉做后盾。那韦昌辉是个著名的富户，家里黄白盈箱，俗话说的好，叫做有钱有势，使得鬼推磨，韦昌辉拿出家财来供给洪秀全挥霍，秀全便拿出笼络一班草泽英雄。好在有了钱，什么事都容易办，自然广西全省的绿林都入我帮中了。（倒叙前文，而善于变化，读者不觉其重复，但觉爽俊可喜。）洪秀全联络好了绿林，第二步便向良善的老百姓们来传教，他因为说耶稣的教义，蠢若马牛的民众们不容易领会，所以他只得把眼前的利害来撺掇他们，道："要是你们入

了我的教，包管绿林中人不敢用正眼来瞧你们。”其时良善的百姓，正值被绿林中人麻烦得走投无路，听见了这句话，那有不动心的，自然如潮水般争着来入教了。不敢直呼洪秀全的名字，便“洪先生，洪先生”地叫的应天价响，后来的一班教民，只知道洪先生三字，反不知洪先生的名字叫洪秀全了。再说李以文的老子李世高也是个忠厚老实人，做强盗没有那么胆量，况且他连自己的田和租田一古脑儿计算起来，也有二三十亩，庄稼人种二三十亩田的已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富翁了，因此绿林中人念头慢慢转到这老头儿身上，吓得老头儿屁滚尿流。瞧见远近的庄稼人做强盗的做强盗，不做强盗的入了洪先生的教，拿回来一面小旗，小旗子一插，强盗的交情便放在那里。李世高头痛救头，便也来入了洪先生的教。当然小旗在门上一插，便高枕无忧，强似去仰求官厅们的保护，什么捐咧税咧，名目繁多。倘若有朝一日，强盗来打劫，免不了得报告官家，请求派兵，可笑那些营混子们，兀是慢条斯理价，披挂咧，上马咧，掌号咧，列队咧，你越急，他越慢吞吞地，催他他就勃然大怒道：“我们吃的是皇帝老子的军粮，不干你们鸟老百姓的事，你不要弄错吓！”及至大吹大擂，浩浩荡荡来到事主家里，强盗早已去远了。那营混子本来是和强盗那尹避面，最好是等强盗走了，他们才来。那事主被强盗抢了不算，兵老爷到了，照例该供给他们吃喝，临走，还须奉出白花花的银子来，这个其名曰，犒赏他们做官的。强盗是一个都不曾提到，然而做公事呈报起上官来，却总得说格毙若干名，那脱逃的强盗，叠成海捕文书，归档完事。好在那时节广西巡抚郑祖琛，只知道吃素念佛，（佛法精深微妙，教人出世，彼佞佛得祸，乃自贻伊戚，固不任其咎也。）也没有功夫管这些闲事，便乐得个眼前清静，一任手下的那些营混子们，瞒天过海。列位读者，请教这时候老

百姓们，还敢依赖官厅不敢？这是满清官吏，替洪秀全造机会。所以不多几时，洪秀全便在金田村高举义旗。常言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信教的良善百姓们，固然避免了强盗打劫，然而金田起义以后，便来征集教民入伍，教主有令，大家怎样不依？只得全家都搬到金田村来，听候调遣（由是知篝火狐鸣附和者，什之七八匪出本心，所以持大体者，主胁从罔治也。若不分首从，均置重辟，不啻为丛驱雀，谋国者当知所择矣。）洪秀全还怕他们二三其德，便派了人，凡若是教徒，全家都已搬到金田村的，家乡留下的房屋，不论草屋或者瓦屋，陋室或者高厅，都放起一把火来，烧为平地，好绝他们思念家乡的念头。（未免失诸残酷。）这李世高在藤县新旺村的几间老屋，因此也付诸一炬，从此和妻子陆氏，儿子以文，一家三口，只好死心塌地，跟着洪先生造反了。（词句之间画出李世高老实来。）那洪秀全一瞧，李世高伛腰曲背，胡子已经花白了，便笑着说道："你这几根老骨头，如何上得前敌去？只好派你在大营里面烧火，实行当一名火头军吧！"那陆氏却在洗衣服的妇女队中。后来瞧到了李以文，只见他年方弱冠，身体十分结实，这才高兴起来道："犁牛之子骍且角，这才是打前敌的好孩子咧！"因此李以文便派在先锋队里，当一名走卒。（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行伍之中固以汗马功劳为贵也。）不过打前敌的人，性命固然危险，升迁起来，却也特别容易。等洪秀全破了永安，建立了太平天国的国号，即了天王之位，升赏群臣，便把李以文拔升两司马，手下统带二十名兵丁，五名伍长，这也不在话下。单表那时天王定下军法，兵丁们不准读书，因为恐怕兵丁们读书分了心，影响到作战能力的缘故。好在当兵的都一律是草包，他们本来不知道甚么叫做读书，根本上不识字，如何能读？所以没有人触犯过这条军法。可是事常出乎意

料之外，这一位两司马李以文，因为从过舅父陆武云读过几年诗云子曰，胸中却也有几点墨水。本来农家子弟，种田是他们的本分，可以不必读书，偏偏这位李以文，却心心念念，只想读书。不过他生长在乡僻的所在，不曾瞧见过异书秘籍，就只几本《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孟子》，李以文却读的滚瓜烂熟，连颠倒背都背得出来的了。便把他搁下，懒得去多翻。事有凑巧，太平军破了永安，李以文补了两司马，天王便派他一个巡查街道的差使。这时永安城里，十室九空，有钱的人家，都已逃之夭夭。这天李以文巡查到一处地方，却见一家人家，大门敞开着，里面杳无一人。李以文手下兵士，有一个便想顺便发些小财，也许逃难的人，丢下甚么金银细软在里面，便引着李以文闯了进去。一连查了十几间屋子，别说人啦，连鬼也捉不出一个来。（人非巫觋，焉能捉鬼？亦曰作者，涉笔成趣而已。）李以文带的二十名兵丁中间，有个新兵，姓郎唤做郎大，便是在前领导的。他原本是永安的土著，一向在永安城里当流氓地痞，见太平军进了城，便迎上前去请降。（此辈岂有好人？宜乎李以文险些送命也。）天王因李以文这一队里有缺额，便把郎大补上了。他既是永安土著，谁家富，谁家穷，他肚子里有一本流水帐在那里。他知道这家人有钱，所以进去巡查，他第一个当先，果然在这家卧房里枕头边翻出一锭五两重的小元宝来，郎大趁大家不防备，便往怀里一揣。然而天下事，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先不后恰巧给李以文回过头来，看的一明二白，撑不住心头火起，便指着郎大大喝一声道：“弟兄们替我把这厮抓了！”弟兄们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便把郎大揪翻在地，郎大只得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李以文喝问道：“你可知道，天王有令，不许动民间一草一木，（可见太平军起兵之初，立法未尝不严，独惜其后渐弛，乃以纪

律不严为后世诟病，然而智愚贤不肖，岂能尽同，世人胡为独苛责太平军哉！）你这厮为什么背着人把人家丢下的银子揣入怀中？你自己说该当何罪？”郎大只得叩头道：“小的该死！”李以文冷笑一声，道：“好，弟兄们，把这厮捆起来，停会儿解往东王府，砍下这厮的驴头来！”原来这时候军法审判是归东王管的，（其实不但军法，凡太平军一切均归东王管理，盖东王仅亚于天王，较南、西、北、翼诸王均高出一筹也。）此时弟兄们都知道，如若解往东王府去，郎大便是有百颗脑袋也是没有命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便一齐跪下，哀求道：“请两司马高抬贵手，饶了他一命。都只为他是新入伍的弟兄，不知道咱们军营里法令森严。常言道，不知者无罪，请两司马饶他初犯，下一次如再犯，便解他到东王府去，他便死而无怨了。只为咱们这一队里，倘若有谁砍了脑袋，带累了全队的人都没有脸面见人。好在今儿瞧见的没有外人，请两司马包涵些也好……”全队的人一说情，李以文心肠倒又软了起来，便沉吟了一下子道：“也罢，看在弟兄们大众脸上，饶了他一命。只不过死罪可恕，活罪难逃，弟兄们，把这厮拖翻在地，结结实实替我责他二十下军棍！”弟兄们答应一声，便爬了起来，将郎大按倒地上，就在这屋里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打了二十下军棍。不比行政衙门里的板子，打将起来时，宛如拍灰尘相似，（妙语调侃。）只能吓吓乡下人，军营里的军棍是不好挨的，凭你的身子再结实些，也只能挨这么二三十下。要是打倒五十下以外时，没有不死的。所以二十下军棍打得郎大皮开肉绽，鲜血漂杵。列位记着，从此，郎大便和李以文结下仇恨，后话不提。却说李以文打完了郎大，便依旧带着弟兄们一间间屋价巡查过去。郎大只得也一拐一拐跟在后面。（不但细载，且是伏笔。）也是合当有事，末了一进屋子的楼上，却见

满楼全是书架，说不尽的牙纤玉轴；天禄琳琅，原来是这家人家的藏书楼。这家人家逃难的时候，收拾金银细软要紧，这许多书本儿携带着多少不方便，所以只拣那宋版、明版的几部值钱的拿走了，普通版子的书都放在这儿。列位有所不知，这两司马李以文我上文已交代过了，乃是一位天性喜欢读书的人，因为原来在藤县原籍见不到好书，新文艺家所谓爱书狂的癖性无从发作，如今到了这座楼上，宛如穷汉进了宝山，满眼全是金珠钻石，玛瑙珊瑚，看得这穷汉眼花缭乱，只索得目瞪口呆，疑或是在做梦啦。（形容譬喻恰好到处，一笔不苟。）今天李以文也是这样瞧的，兀是怔住了，怕是梦境，所以接连在眼皮上揉。后来瞧见楼窗之外，白日杲杲，才知道千真万确，不是做梦。这一喜就非同小可，忙着一跃上前，在楼中打了个磨旋，却见经史子集，位置井井有条，多半是生平想望而没有见到的好书。这书实在太好，而且又太多了，所以不知去抽了那一部书出来瞧瞧的好，好容易定了一定神，便回身过来告诉大众道："这里有这么多的好书，我意思里要借一两部回去看看，看完了再来送还，须不是趁主人不在，偷着走的，你们大家相信不相信？要是不相信，我便不借了。"大家听了都异口同声答道："相信的！军营里头，谁不知道你老是个现代圣人，说一是一的！"（不写李以文如何得兵心而得兵心如见。）大家对于李以文是心悦诚服惯的，所以一致这样回答，就只那个郎大躲在旁边不响，李以文也没有在意。当下便到书架中去拣了三四本书，也不敢多借，拿来揣入怀里。（与郎大同一揣入怀里，而有雅俗、贤不肖之分。）巡查已毕，李以文便吩咐把这家人家门户关锁了大门，外贴上封皮，这才欣欣然怀了那几册书回到营里，一坐定，又忙不迭的拿出书来翻着。看着看着，便看的废寝忘食，有人和他谈话他也不听见，只是一会儿

皱眉，一会儿瞪眼，一会儿摇头太息，一会儿点头微笑，好似疯了的一般。也是合当有事，便是那个郎大，因为挨了李以文的一顿军棍，所以怀恨在心，瞧见李以文捧了那部书，摇头摆尾的在看着，郎大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暗忖是报仇的机会来了。记得头一天投降太平军的时候，有一位卒长，把太平军的军法，一条条告诉他听，内中有一条，便是说军中不得带书阅读，违令者斩。如今正好公报私仇，去到军帅跟前出首，看你这芝麻绿豆官儿，还做得成做不成！主意想定，便真个奔向军帅行辕出首。原来太平军的编制，是以军为单位的，大凡一军之中，不论大小，一切事情都得禀承军帅办理，这天军帅得到郎大的出首，便勃然大怒，立刻派一名卒长，带了四名两司马，到李以文营中搜检。果不其然，李以文把书摊在膝盖上，正看的如痴若醉呢，冷不防的便被那卒长人脏并获，解到军帅营中，没得话说，便收禁起来。李以文事到其间，也是没法，只得满身刑具，仰着脖子，等候军帅的发落。这消息给他老子李世高知道了，便约了妻子陆氏，前来和李以文抱头痛哭了一场，却也不在话下。再说军帅本待依照军法，把李以文斩首示众，谁知不先不后，偏偏天王旨意下来，因为其时清朝派了钦差大臣赛尚阿、提督向荣、总兵乌兰泰，把永安围的铁桶相似，好容易用了天德王洪大全之计，骗的那向荣信了那句兵法围城当缺一隅的口头禅，向荣便丢下北门不攻，所以天王传旨，教全军开了北门，突围而出，准备北走阳朔，那军帅奉到了这道旨意，那里再有心情处理李以文的事，便吩咐把李以文打入囚车，随着大军杀出北门，向阳朔进发。谁知在半路上，偏偏遇着了乌兰泰的伏兵，杀的太平军东奔西窜，各自逃生。这些情节，我在四十三回书里，已经交代过了，此处恕不详细叙述。再说半路上丢下李以文的囚车，给清兵打开，瞧见李以

文满身刑具，以为这是给太平军捉来的好百姓，所以帮着他把刑具除去，喝一声“去罢”，教李以文自逃生路。李以文得了生命，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在情理上讲，他这时恢复了自由，可以自寻生路，也不必再回到太平军中找罪受了。然而他仔细一想，自己还有个老父在太平军中充任火头军，老母又在妇女队中管理浆洗衣服等事，常言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自己的父母，就单生自己一个，小时候欢喜得如同掌上明珠相仿，若是一旦自己竟丢弃父母，海阔天空，高飞远走，一来呢，怕父母因此得罪，二来呢，将来父母如有疾病，试问更有谁人肯替自己去奉侍两老？（蔼然孝子之言，古语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不吾欺也。）李以文这样一想，便下了个决心，任凭你千山万水，赴汤蹈火，也要追着太平军的大队，好和父母得见一面。如若追上了时，军帅肯饶我一死，便是万幸，如若还是要把我依军法处斩，那是我命中注定的，只求父母知道我下落，便死了也是甘心的。（余评点至此，几于潸然下泪，是书感人之深如此。）当下李以文便在路上牵了一匹马来骑了，原来其时两军旅进旅退，失散在路上的马匹，俯拾即是，所以李以文不费吹灰之力，便拣了匹好马来骑上。又折下一根树枝来算做马鞭子，（从琐碎之处陪衬出李以文匆遽情形来。）加上一鞭，径向阳朔进发。谁知还不曾赶到阳朔，打听得太平军已是回兵攻打广西省桂林去了，李以文只得没精打采，勒转马头，再去桂林大道。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评曰

凡爱好文艺者，不论新书旧书，皆有爱书狂之癖，忆弱冠时欲购书而乏资，则日就书肆飞阅为快，然而其版本佳者，高插架上，固不容顾客手指触及之，惟有望梅止渴，一若远睇

之，亦足快慰平生者。然有时竟并出门车资而无之，则自晨至夕，闷坐寓斋飞阅目录，聊以快意，偶或见新闻纸载出版商售预约之广告，每拟节衣缩食以购之，而又每每不能成为事实，至痴极时，积思成痗，又往往梦见至一处，如天禄琳琅之馆，架上咸插生平欲睹而未得之异书，今读本回，不啻重遇旧梦也。

李以文孝思不匮，其后卒成名臣，今之新人物创非孝之说，然而此辈苟令从政，我知其必贪黩无疑，此无他，待父母若是，对民众对国家靡不如是故也。

太平军永安之役丧一洪大全，保全一李以文，两两对照，好看煞人。然必相隔二十余回，始倒叙前文，此是作者善于剪裁处。

第六十八回　楚尾吴头雄师如破竹
赋诗横槊统帅守梁山

话说李以文因为父母都在太平军中，所以一心只想赶上了大军，便是上官依旧要把他正法，他也视死如归，决不后悔。可怜他在路上直赶了整整的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中马不停蹄，勺水不曾入口。都只为李以文脑海中虚构着一幅图画，图中是他父亲李世高，因思念儿子以致病倒在床上，母亲陆氏坐在床沿之上哀哀痛哭。列位试想，李以文幻想构成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当然他坐在马上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啦，所以他没命的只是催动马踏镫，一边又将手里的树枝不绝价在马屁股上敲打，敲打的树枝儿断成两节，李以文拿了半节树枝却还在那里挥动，（不言李以文为孝子，李以文之孝跃然纸上。）及至李以文赶到六塘墟，追上了大军人马，均已疲乏不堪。只见他驰近营门，滚鞍下马，便有巡哨的军士们接住盘问，明白了他的来历，便引他去见本军的军帅。那军帅见是李以文，初起还不相信，及至仔细辨认了一下，千真万确，便是那前日犯了死罪，囚车在半路上被清兵夺去的部下两司马李以文，这才伸起右手的大拇指来喝了一声采，道："好！……"原来，那军帅也是金田起义的老弟兄，（金田从龙诸人，太平军中呼曰"老弟兄"。）也是个粗人，这会子便告诉那些站在跟前的部下道："你们可瞧见李以文这孩子，倒是个铁铸的硬汉！他犯的是死罪，要是换了旁人，有机会早就逃跑啦，他却鞑子兵放了他，他偏不肯走，巴巴地还赶将来，要是咱们营里的弟兄们，人人

如此，凭他鞑子兵三头六臂，包管杀的他片甲不回！”军帅跟前的部下，谁不想拍上官的马屁，便凑趣着说道：“若不是军帅平日恩惠给李以文，他怎会去而复返？”军帅听了，分外高兴，便向李以文道：“好孩子，你这们有义信，咱不但赦你无罪，还要奏明天王，升你的官咧！”军帅说到这里，又哎哟了一声道：“我好糊涂，还忘了一件要紧事告诉你，你母亲陆氏，在永安城外遇到乌兰泰的伏兵，给乱兵杀了，你老子李世高，既哭妻子，又想念你，兀是忧忧郁郁，便在今天早上，上升天国去了。”原来太平军中把人死叫做升天，李以文不听犹可，一听说母亲死于非命，父亲因病身亡，这个凶耗钻入耳朵里面，宛如焦雷盖顶一般，轰的一声，三魂渺渺，六魄悠悠，一个倒栽葱，便晕倒在阶沿之上。（呜呼，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在，孝子仁人，当为同声一哭。）慌的军帅忙不迭的挥手，教左右灌姜汤，把李以文灌的悠悠苏醒。列位读者，父子关于天性，凭你铁打的心肠，听了生身父母的凶信，没有不要伤心落泪的。何况李以文，至性过人，焉有不哭的死去活来之理！好容易经人把他劝住，可是他余哀未尽，兀是硬咽不已。直到后来，李以文对于他的父母，终身孺慕不衰，此是后话，按下不提。且说那军帅果然把这番情节，奏明了天王，天王记得当初金田起义，曾经把教徒们全体检阅过的，所以还依稀记得李以文是个诚实少年，如今却相信当初自已眼力不错，便吩咐军帅，把李以文带令陛见。李以文见了天王，叩头请罪。天王却慰勉有加，降旨要李以文做卒长，李以文稽颈泣奏道：“此次若不是微臣身罗法网，微臣的父母，也不至于死，微臣罹此鞠凶，已是觉得罪通于天，更何忍因此博陛下的升赏？如若陛下将来加微臣的官职，微臣有寸功可录，微臣决不敢辞。至于此刻，则因为新遭大故，闭门思过之不暇，怎敢领受

陛下的洪恩？万望陛下鉴臣愚衷，收回成命。”（以文奏对之语，义正辞严，有古大臣风，即不阅后文，已知其必为天国柱石矣。）天王闻奏，越发龙心大悦，谕曰：“既然如此，着卿暂回两司马原职，等将来有机会，再行升赏。不过卿少年好学，和军中不学无术的将帅不同，如今朕特准卿在军中读书，任何将帅不得加罪。但是他人不得援例，以免军中但重文治而忽武备，滋生流弊。望卿发奋学问，俾储才留为日后国家栋梁之选，卿宜善体此意。”李以文闻此温谕，感激涕零，（观此，则天王洪氏识见亦自不凡。自古成大业者，必有过人的才识，太平朝用兵十六年，略地十三省，若非天王英武，必不能有此成就。作者特表而出之，阐幽发微，厥功匪鲜。）当下便顿首谢恩而退。所以太平天国元年除夕，陈丕成在武昌城里，听见李以文朗朗书声，以为李以文违犯一令，未免胆子太大了些，那里知道其间有这们一段因缘，李以文可算是奉天王特旨准他读书的咧。陈丕成明白了根由，十分钦佩，两人这一谈，相见恨晚，便披肝沥胆，直谈到太平天国二年元旦。武昌城里，爆竹喧天，纸窗上微微露出鱼肚白的颜色来，这才互道珍重而别。陈丕成别了李以文，走在街上，只见满街都是老百姓们，穿了长袍短褂，向亲友家拜年去的。原来太平天国虽然定下法令，恢复明朝服色，可是因为体恤民力起见，已做的清朝服色，如袍褂之类，准予穿到敝旧为止，新的便不准再做了。但是头发却勒令百姓们一律不准再剃，须要留长起来，这些琐碎情节，表过不提。单说陈丕成在街上，瞧见百姓们在这元旦令节，那种熙熙攘攘的情形，也自心头暗喜，不过一夜未睡，精神不免疲乏，回到东王府里，一阵呵欠，便忙着上床睡觉。及至一觉醒来，已在午后申牌时分了。陈丕成耳边厢听见有人叫唤，睁开眼睛来看时，却是叔亲陈承瑢站在床前。见丕成醒

了，便告诉他道："侄儿吓，时候不早了，快起来吧！今天元旦，东王入宫朝贺，天王降下旨意，赐群臣夜宴，东王适才吩咐下来，说凡是东王府的椽属，教一律入宫侍宴。你我两人，都在其列。快起来吧，盥洗盥洗，时光也差不多咧，别临事匆促，被人笑话。"陈丕成应了一声道："是。"按着便一骨碌翻身爬起，果然挨不到酉牌时分，东王率领文武椽属，入宫领宴。这时大凡在太平天国有官职的，除掉职位较卑，平日就不大见得到天王颜色的，当然不在其列，此外文官自指挥以上，武官自师帅以上，都应召到齐了。所以济济跄跄，十分热闹。这王府便是满清时代的湖广总督署，大厅本来不很宽大，给天王改做了受朝的金殿，原是将就着的，所以这会子群臣到齐以后，但只见黑压压的人头，把殿廷挤的水泄不通。朝见已毕，大摆筵席，天王居中，同席陪宴的是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其余的人便按官职大小，分列两旁。酒至半酣，天王便降旨道："天兵既克武昌，有众五十万，战船四万艘，仰赖天父威德，可以和清兵一决雌雄。不过从那条路进兵，还望诸卿共同商议。"翼王石达开启奏道："据臣愚见，陛下宜暂定武昌为都城，然后臣弟愿提一旅之师，道出襄樊，北伐中原，如若河南入了吾军之手，燕都便可传檄而定，不难把鞑虏逐回满洲，这是上策。"天王点头道："武汉居天下之中，虽然是四战之地，然而安不忘危，可以激励将士，愈益奋发。况且武汉既为交通枢纽，取高屋建瓴之势，可以控制全国，朕择定日期，便派卿誓师伐北便了。"天王说罢，便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谁知东王杨秀清却双手齐摇道："且慢且慢，武昌四面受敌，易攻难守，如若吾军北出中原，清兵捣我后路，倾全国之兵来取武昌，那时节窃恐中原未定，而武昌先有差池，吾军回师不及，悔之晚矣！"天王一听东王的话，说

的也有理，便沉吟着道："卿言是也。如此说来，北伐中原，还嫌太早，但不知依卿高见，该从那条路进兵呢？"（我亦欲问。）杨秀清道："依臣弟愚见，金陵自古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要是攻下金陵，进可以渡江溯运河而北，退可以深沟高垒，清兵不能飞越。况且北伐中原，第一件要紧事便是饷糈，万一饷糈接济稍迟，摇动兵心，谁任其咎？若能攻下了金陵，便以金陵为天京，则江浙两省，尽归掌握。江浙财赋，甲于全国，我们好予取予求，所以臣弟以为欲竟北伐全功，当在定鼎金陵之后……"一席话说得天王点头不迭。当下便准了东王之奏，决定顺流东下，直取白门，计议定当，便散了筵席。那翼王石达开出得宫门，撑不住仰天叹曰："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又道：两军相遇哀者胜。知道武昌易攻难守的所在，而后人人怀必死之心，不难一鼓而下中原，如若先取金陵，江浙两省，有的是子女玉帛，那时节从龙诸臣，只知道寻欢作乐，朝气消失既尽，暮气随之而生，只怕太平天国的武功，要限于攻下金陵一役了事。到其间，噬脐无及，我石达开惟有馨香祷祝，我今日的预言，将来万不要成为事实而已……"翼王说完话，便扬鞭上马，由左右簇拥着，自回府第而去。其时东王已先走了，所以翼王一番说话，他没有听见，只有东王府里的监军陈丕成，他迟走了一步，将这些话清清楚楚地听入耳中，不由心头暗忖，翼王虑的不错，江浙两省的锦绣河山，足以消隳人的志气，（江浙两省人听者。）不知道东王为甚么要主张先定金陵？自己倒要瞧个机会，在东王跟前进言，劝他还是北伐中原的好，也不枉东王提拔我一场。陈丕成怀着一腔心事，便想回东王府去，瞧瞧东王可在签押房中，谁知天意已定，人力竟难挽回。东王自元旦侍宴归来，接连几天，深藏在内室之中，就没有出来过一趟，陈丕成一打听时，

才知道自从去年攻下了武昌以后，东王又多纳了几位妃嫔，都是当地土著人家的妻女，这几天趁着新春令节，东王便在内室置酒赏节，教那些新妃嫔们，唱当地流行的汉调侑酒。东王心里一快活，便把国家大事一古脑儿置诸脑后，连自己主张的出兵东下，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杨秀清沉缅酒色，此时已见端绪，竖子不足与谋大事，天王所托匪人，可发一叹，为后文东、北两王相残杀张本。）这样一蹉跎，事情便耽搁了，那天王已择定在正月丁未黄道吉日，誓师东征，陈丕成才知道欲谏东王已经不及，只索罢了。再说天王点齐兵马，整备船只，吩咐分水陆两路向武穴、九江一带进发，由天王亲自统率。发下令去，水路派唐正财为主将，毕竟唐正财是水面上做过一番事业的，所以四万多号战船摆开阵势，帆樯林立，旗帜鲜明，蔽江而下。陆路沿着长江两岸夹铺而行，派东王专管江北岸的一路，翼王专管江南岸的一路。天王御驾驻在一只大号战船上居中策应，浩浩荡荡杀奔长江下游而来。满清官吏望风披靡，不到几十天功夫，连克武穴、九江、安庆等地。满清地方官的告急本章，如同雪片一般，兀是向北京城里送，清廷也着了真急，降旨命两江总督陆建瀛堵截，那陆建瀛原是个文官，不知军旅为何物，奉命堵截，只得把长江水师提督请来，教他预备船只道："本部院奉旨迎战，贼兵既有战船，我们唯有在水面上堵截，相烦军门点齐部下，听候调遣。"那提督诺诺连声而退，不多几日，便来回报，说船只都已准备齐全，陆建瀛便排齐道子，（此何等时候，而犹摆臭架子排道子乎？陆建瀛颟顸之态可掬。）一棒锣声，便到江口下船。毕竟总督和提督是文武官员中的领袖，这时候总督奉旨出兵，便算是钦差大臣，有屈那位长江水师提督，做了前部先锋官，一路之上，却也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百余号战船鼓棹向西，霎时便过了和州乌江

采石等处。陆建瀛便问左右道：“前面是甚么地方？”他贴身的一名文巡捕，便上前请了个安禀道：“启禀大人，前面离芜湖不远了。”陆建瀛便拔了一面令箭来，交给那文巡捕道：“你去传知前部战船，不得再进。”文巡捕应了一声，拿了令箭，退出舱中，便坐了条舢板，向前方来传令。那提督莫名其妙，便退到陆建瀛坐船上来禀道：“请大人的示下，此地距离贼兵还远，为甚么大人要吩咐停止前进呢？”那陆建瀛见问，将眼睛一闭，眉毛一皱，脑袋在空间打着圈儿答道：（活画出一个书呆头来，清廷付以军事责任，焉得不偾事哉！）“孟老夫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者，便是将相应和衷共济，将相不和，兵家所忌，如今本部堂算是相，军门你便算是将，咱们两人，十分要好，人和上已是占了胜著。其次，再讲到地利，要是我们再溯江而上，便要无险可守了，本部堂翻阅地图，瞧见此间有东西梁山，可以扼守，我们大可以据险自固，贼兵虽多，决难飞渡，那是地利上也就占胜了。再讲天时，这几天天气虽不曾转暖，可是还晴朗。天时、地利、人和三样凑合起来，定然杀的贼兵片甲不回，不日便可指望你我升官了。本部堂要是蒙圣上垂念破贼有功，内调进京，补授了军机大臣，那时节两江一席，便舍军门其谁属……”陆建瀛说到这里，又把脑袋在空中接连打了无数圈儿，使着文章调，重复念道：“两江一席，舍军门其谁属哉！嗄！”这位提督也是个胡涂透了脑子的人，听了这话，好象自己真的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交椅一般，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向陆建瀛屈了一膝道：“这个可全仗大人栽培！”慌的陆建瀛还礼不迭，（两位仁兄，一丘之貉，不待蓍龟，胜负已决。）当下计议停妥，陆建瀛真个传令和提督俩分守东西梁山，不再前进。布置停当，两座山头，却也刁斗相闻，彼此联成一气。初起几天呢，陆建瀛

战战兢兢，不敢怠慢，生怕敌兵杀来的时候措手不及。可是接连过了几日，上游动静毫无，不但太平天国的战船不见踪影，连小兵也不曾瞧见一个，（月晕知风，础润知雨，敌兵应来而不来，是必有故，奈何方面大员，掉以轻心哉！梁山之败，可谓咎由自取。）不但是陆建瀛，连他手下的兵丁们，也都慢慢地疏懈下来了。又值派去安庆城里做细作的兵士回来报说，安庆城中，补祝元宵，大放花灯，洪秀全、杨秀清等一干人，正在设宴赏灯，一时不象会来攻打。（先之以武昌度岁，从陈丕成口中说放花灯，而书中则度岁用明写，花灯用暗写；继之以安庆补祝元宵之花灯，然从陆建瀛方面，备细作口中说出，仍然是暗写法。）陆建瀛听了，越发将心事丢下，便闲来喝喝酒，赋赋诗，依旧恢复了那在南京总督衙中的常课。这一天晚饭时，喝了一口闷酒，饮罢，拿了本《三国志》，（是陈寿所作，非《三国志演义》也。）一翻时，刚值翻着一篇魏文帝曹丕的本纪，翻了几页，心头暗忖，古人《汉书》下酒，自家可惜酒已喝过，否则倒是绝妙的下酒物咧。边想边觉得眼皮上枯涩涩地，可是心里却又不想睡觉，便站起身来，带了个当差的，步出营门。抬头看时，见那月亮缺了一只角，挂在半天里，凑巧自西而东有几片云彩，被风送着，在空中如同射箭一般。有时云彩遮没了月亮，及云彩走过去了，那半圆不圆的月亮，才又愁眉苦脸地向着大地上张望。满山树木，罩在月光底下，非烟非雾地，好似笼上了一方蝉翼纱般。这梁山脚下，原来便是大江，所以陆建瀛不消几步，便已到了江边，只见浩瀚长江，镇日价在自己脚底下向东流着，江上的树木房屋，只剩得几团黑影，看也看不清楚，就只远处有两三只渔船，船上点着灯火，在一星星地闪动。（与陈丕成江西山中所见月色绝不相同。）陆建瀛正在看得出神时，不想嘘哩哩一声鬼啸，啸的陆建瀛毛骨

悚然。欲知这鬼叫又叫出甚么花样来，且阅下文。

评曰

作小说贵在多变化，尤贵在作者故意重复，于重复中生出变化来，此即两两对照之法也。有陈丕成之少年英俊，即有李以文之少年诚实；有陈丕成之父子遇而复散，即有李以文之父子由生离而死别；有武昌城之岁首观灯，即有安庆城之元宵观灯；有陈大鹏山中踏月，即有陆建瀛江岸踏月；看似重复，实则绝不重复，从重复中生出变化来，而后读者目迷五色，应接不暇矣。

古有儒将，于是后世之书呆子往往以儒将自命，本回之陆建瀛，亦俨然以儒将自命，然而彼之饮酒读史，踏月吟诗，不但不觉其风雅，且矫揉造作，令人作三日呕，文人笔尖之可畏如此。

第六十九回　挖地道翼王使巧计
定天京国士建奇功

话说陆建瀛在月色朦胧之际，远望着大江里面，两三星渔火在闪动着，万籁无声，顿时便瞧的他出了神。忽地当头一声怪叫，叫的陆建瀛毛骨悚然，抬头瞧时，却原来是一头鸥鸮，躲在树上，拔直了嗓子在叫着呢。陆建瀛因为才瞧过魏文帝的本记，所以记起那“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两句诗来，再也凑巧不过，这会子半空里偏偏也有一队飞鸟，在月色底下飞鸣而过。陆建瀛正在不解，这种禽鸟夜间不回去宿在巢中，为甚么这个时候还在半空里飞呢？正在心头怙惙，猛可里一声呐喊，陆建瀛不免吃了一惊，低头瞧时，却见部下的水师，那些兵舰停泊在梁山脚下的，此时船棚上忽地都着了火，其时恰值寒天，船上的木料，和着的芦席棚儿，都比往常干燥，当然容易着火，说时迟那时快，一着了火，刹那间便烈焰腾空，不可收拾。陆建瀛出其不意的，禁不住连连跌足道：“混账混账！怎么不小心到这一步田地，好端端会失起火来的呢？”可笑陆建瀛，他真胡涂透了顶，天底下那有失火，会几十条船同时失火的道理！亏得那火神菩萨，怕陆建瀛胡涂了一辈子，须不是事，所以煽起一片红光，上冲霄汉，照耀得江面上如同白日一般，便在这火光中，照见每一只兵舰周围，有两三条小船包围着，这些小船上装的全是火种，这才从恍然里钻出个大悟来，却原来是放火！再一瞧小船上的旗号时，清清楚楚，写的是“太平天国水师唐”几个大字，只听得小船上喊杀连天，隐隐约约在那

里喊道："太平天国大兵到此，你们愿降的快降！只不要放走了陆建瀛！"（吓杀。）喊声未绝，上游战鼓冬冬，太平天国的水师战舰，如射箭一般，顺流而下，一字儿排开，简直把整个的江面，给堵塞住了，千军万马，正不知来了多少战船。清军这一边，出其不意，船棚上都着了火，兵丁们自睡梦中惊醒，穿衣服都来不及，别说抵敌，更别说救火啦。陆建瀛此时酒意早已吓醒，不过惊恐过度了，两条腿好似钉住了的一般，休想搬得分毫。说时迟那时快，一转瞬间，太平军水师，已是船靠梁山脚下，广西的老弟兄，又是惯爬山路的，这梁山又不很高，爬上来如履平地一般，霎时间漫山遍野，远望好比蚂蚁摆阵。正在危机一发之际，陆建瀛几个亲信的人，一瞧路数不对，便跑上来一个亲兵，不由分说，将陆建瀛背上肩头，洒开大步，觅一条小路，下了梁山，跳上了一条没有着火的船，没命的向下游摇去。好容易到了南京，陆建瀛吓的寒热交作，（丑态如画。）便吩咐把南京城门紧闭。太平军没人阻拦，浩浩荡荡，直抵南京下寨。你道太平军如何会飞将军从天而下呢？原来是东王定的妙计，故意先散放谣言，说太平军在安庆补赏元宵，不想攻打南京，好让清兵不作准备。那知暗中却封了三百条民间的小船，每船配置五名兵士满载着火种，教这些小兵每三四条认定着包围一条清军的战舰，放起火来，然后再由唐正财带领水师接应。果然清兵措手不及，太平军便唾手得了东西梁山，其实陆建瀛瞧见月光里飞着的禽鸟，原来便是给太平军进兵的时候惊动了，他们才从巢中飞出来的呀。要是陆建瀛临过阵打过仗，便早该瞧料到有人偷营劫寨。叵奈陆建瀛只是一位书生，不知战争为何物，当然要吃那们一个大亏了。如今梁山失守，南京门户尽撤，太平军兵临城下，便把南京围的水泄不通。天王知道南京沟深垒固，易守难攻，须要准备长时间的交战，所

以合围的第一天，便传下令去，在城外筑起营垒来。只三天功夫，筑了营垒二十四座，守望相助。清兵要突围而出，真是难若登天。从城头上望出去，只见一座座的营垒，连绵不断，旌旗密布，剑戟森严，兵士们按时鸣金击鼓，声势之盛，教清兵看了，股栗不止。天王又把唐正财传入帐中，命他把全部水师，从新洲大胜关起，接连排至七里洲为止，几十里路中间，没有一点儿空隙。不过叮嘱着慎防火攻，就把安庆封来的几百条小船，编为巡哨队，分班哨巡，民船不得摇近战船。（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惟伺人之后者，乃时刻提防他人，将以其道，还治我身。天王此令，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太平军是这们的分水陆两路，攻打南京，人数号称百万，吓的陆建瀛魂胆俱丧，只得闭城不出，一任太平军在城外叫骂，总是给你一个不理会。太平军欲待造了云梯来爬城时，谁知城上矢石如雨，徒然折损了许多兵将，南京城却依旧纹风不动。接连攻打了十多天，委实因为南京城明朝做都城，所以城垣特别厚，凭你怎样用心机，总是难于奏效。天王在中军帐里，兀是愁眉不展起来。这一夜二更以后，天王出帐巡视，见手下兵士队伍井然有条不紊，再看南京城上时，灯火零零落落，士卒一大半已无斗志，只不过胁于上官的军令，凭高下瞩，也就不敢疏虞罢了。太平军军容虽盛，苦于无隙可乘，天王看了一周，回入帐中，便派人去将东王、北王、翼王三位请来。杨、韦、石三人，入得帐中，参见已毕，天王便道："我们的队伍，从远道而来，所谓以劳待逸，利在迅战，可恨陆建瀛自知不敌，他竟坚壁清野，给你一个不理不睬，如若时期延挨得久了，不但清兵援师大至，怕他们抄袭里应外合的老文章，来奈何我们，便是退一步，假定一时不见有援师开到，我军暮气一生，须防出甚岔枝儿。朕再四筹维，苦无善策，所以奉屈三位替朕想个万全的计较。"

往常天王跟前议事，总是东王先开口的，今天杨秀清听了，却沉吟未答，便有翼王石达开启奏道："陛下忘了广西老兄弟中间有几位是开矿的矿夫吗？"天王点头道："不错吓，岂但是矿夫，我们老兄弟中间还有不少是当初东王手下的烧炭党咧。"（照应前文，闲中宕开一笔。）天王说罢，向东王微微含笑，东王也报以一笑。早听得石达开继续说道："此刻便要用着开矿的老弟兄们了，陛下只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非袭用小说套语也，避免与后文重复而已。）便可以破得金陵。"天王闻奏，龙颜大悦，便降下旨意说："就着翼王相机行事吧。"翼王领旨，回到自己营中，发下一支令箭，教传土营将军进见。原来太平军在金田起义之时，烧炭党和开矿夫们，争着前来投效，后来兵出湖南，那道州、郴州等处，煤矿最盛，挖煤的工人何止几千，翼王石达开，是个有心人，便派人去招抚，那几千矿工便全数来投了翼王。翼王特地把他们编成一队，名叫土营，委他们的头目充任将军。历届战役，开掘壕沟，修缮城池，都是派给土营去担任的。那一次攻打长沙，开挖地道，也是土营立的功绩。（随处回顾前文，而后通体灵动。）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今天土营中人，又有买卖要发利市咧。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土营将军，走入翼王帐中，扑的一声，长跪在地，禀道："末将参见王爷千岁！奉令旨呼唤末将，不知有何吩咐？"石达开道："传你来非为别事，只因南京城垣厚，急切难破，奉天王圣旨，教开挖地道，限你在十二个时辰之内，备齐应用物件，着手开挖。如若被城中发觉，把地道堵塞了时，你便须督卒部下，另行再挖。务必挖成，然后才好歇手。随挖并须随把火药运入地道之内，好点上药线，使其轰炸。至于轰炸之后，那时便自有骁勇兵丁，蜂拥登城，这就与你无干了。你只要尽你挖地道的责任便是。倘若破了南京，天王重重有赏，

要是你的部下贪生怕死，不能把地道挖成时，本藩执法如山，决不宽容姑息，仔细你的脑袋吧！”那土营将军口称“得令”，石达开又在令箭架上，拔下一支令箭来，上边有着“督战”两个洪武体字的递在土营将军手里道：“如有临阵退缩，不遵军令的，一律军法从事，准你先斩后报，好生干去，不得违误！”土营将军把大令双手捧了，诺诺连声道：“遵王爷吩咐，末将告退。”翼王见他去了，又另外挑选出两名骁将来，教他带领敢死兵丁，照令行事。（调遣土营，用明点，此处又用暗写，盖从天王与三王计议，顺叙而下，遂不得不错综夹写，以调节读者[illegible]光也。）拨派停当，静待到期攻打。单表土营将军回到营中，召集全营官兵，转述翼王令旨，好在这土营弟兄们，原是职有专司的，如遇坚城难下，便须开挖地道。他们本是矿工出身，能在矿穴之中不见天日的地方，停留这们三天五夜，那煤矿的矿穴里面是有煤气的，平常人进去，不上一两个时辰，便须窒息而死，他们却是练就了的本领，不论时间久暂，在矿穴之中，可以唱戏赌钱，宛如没事人一般。所以在开挖地道之时，凭你城里的守兵，不断地发出炮弹来，想阻止他们工作，一时间烟雾迷漫，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却能够不慌不忙，拿铲子的拿铲子，起土的起土，运送的运送，管火药的管火药，点火轰炸的点火轰炸，各司其事，一点也没有惧怕的态度。要是城破了以后，太平军进了城关，那修理城垣，堵塞地道的种种工作，却也是他们的责任。除掉此项专职以外，在野战时，有时要掘壕沟，也得借重土营里的老弟兄。此外，杀敌致果，冲锋打仗，却没有他们的份。所以他们有事时，几天几夜不得休息，没事时，几个月都闲着，只是一天到晚睡觉，已经成为常例。别的队伍里，便替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开垅口弟兄”，普通的事情，决不来找他们帮忙的，便是上官，也另眼相看。如若

攻破城池，由于开挖地道，那时节开垅口的弟兄，便算是第一功，赏赉自比别营弟兄们特别优厚。太平军部下，既有这一批挖地道的专家，因此有恃无恐，每逢攻打坚固的城池，总使用这老法子。那里知道后来曾国荃攻打南京，打了几年打不进去，便有人献计抄袭太平军的攻城妙法，曾国荃用重金招募能挖地道的工人。自古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据说应募去的便是太平军土营中人物咧。当初太平军破南京，是他们挖的地道，后来曾国荃破南京，还是他们挖的地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天道好还，真是毫厘不爽。（宋篡帝位于孤童寡妇之手，而其后帝昺及谢太后，固仍是孤儿寡妇也。清代开国得力于叶赫氏，覆亡肇端于那拉氏，始末兴亡两妇人，天道报施，历历不爽，固不仅挖地道一事为然也。）话休烦絮，且说土营兵士，奉了挖地道之命，不敢怠慢，便在仪凤门外动起手来。原来太平军行军，最普通的一种策略，便是以进为退，欲擒故纵。比如他们要准备退兵，在未退之先，必须回兵大杀一阵，好让敌兵不防备，眨一眨眼，已是撤退得干干净净，丢下一座座的营垒，全是空的。每每兵已退了三四天啦，敌兵兀是还不曾知道。又如他们若是想要攻打这一门，在猛攻之前，却偏偏接连两三天丢下这一门不攻，猛攻的倒反是别处城门，好出其不意，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如今攻打仪凤门，他们用的也是这老法子，接连几天，仪凤门外，不见有太平军前来攻打，老百姓们便额手相庆，以为有了一条逃生之路啦。谁知在一里之外，土营全体兵士，早已铲子与泥土齐飞，邪许与鼓声相应。他们的地道已是掘到了城墙底下啦，可笑城墙上的守兵，兀是还做梦未醒。单表这条地道，只挖了三天功夫，便已工程告竣，土营将弁，一面禀报翼王，一面点上药线，列位也许知道炸药的厉害，说时迟那时快，药线点上不到一盏茶时候，便听得天塌地裂般的

一声响亮，地道里炸药一齐爆炸起来，顿时仪凤门的城墙，立刻倒塌，露出个一丈多长的缺口来。这一炸不打紧，两方军士，都忙了手脚，云屯蚁附，不约而同，都拥向这缺口而来。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转眼间，这缺口底下，埋的第二次炸药，又轰炸开来啦。原来土营兵丁，对于这挖地道的玩意儿，确是一出拿手好戏， 知道每逢地道挖掘成功，炸药把城垣炸坍以后，守城的兵士，困兽犹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自然也不肯放松，忙着要用泥土来把这缺口堵塞，所以这一趟他们故意多做手脚，教那炸药多炸一两回，好把那堵塞缺口的清兵，一古脑儿都送回老家。果然炸力很猛，把死尸抛出去有一二丈远近，更有断肢裂首，一条腿或是一颗脑袋在半空里飞的。（惨不忍睹。）土营兵丁们，这计策虽毒，然而杀人一万，却也自伤三千，你道为何？原来在第一次炸药炸开缺口以后，太平军这一边，已有几个不怕死的性急朋友，一声呐喊，便挥刀挺矛，向缺口里冲杀进去，想便借着这一炸之力，攻入城中，谁知他们得意忘形，正在缺口里和清兵短兵相接之际，冷不防那脚底下的炸药，却又第二次爆炸起来，炸药是没有眸子的，自然把攻城的自己人也一齐炸死啦。再表守城的清兵，却也有不怕死的，炸药爆发一趟，他们便堵塞一趟，始终不曾让太平军杀开过一条血路。然而凭你骁勇敢死，前仆后继，可逃不过翼王石达开的神机妙算。说时迟那时快，守城的清兵，正当百折不回，在极力堵塞那缺口之际，谁知飞将军从天而下，蓦然间有两彪军马，却从城里杀将出来，杀到了城头上，一律都打着太平军的旗号。为头的两员大将，一员是位英俊少年，一员是白面书生，原来一个便是陈丕成，一个便是李以文。（从天而降，令人有故人适从何来之感。）可怜那些堵塞缺口的清兵，他们目不旁瞬，但知顾着前面，以为只要不放太平军从这缺口攻进城，

太平军身上既不曾长着翅膀，料想这一趟挖掘地道，又劳而无功，南京城是决不会给他们攻破的。可笑清兵，这稳瓶抱的太牢了，绝没有防备到陈丕成、李以文，会从背后杀上来的。却原来这是翼王定的锦囊妙计，他早从偏稗里面，选出了陈丕成、李以文两名骁将来，教他们带领敢死兵丁，趁着仪凤门地道轰发，清兵手忙脚乱之际，衔枚疾走，拣那三山门清兵守卫单薄之处，架起云梯，陈丕成舞着短刀，头一个爬上城去，劈面便遇着个老弱的清兵，陈丕成轻轻的把刀尖向那清兵咽喉里只一挑，那清兵便摔向城墙底下，扑通一声响亮，原来已是掉向城濠里面水中去了。这时李以文在后边督战，便也催兵丁，如同蚂蚁一般都往墙上爬去。此时守卫这三门的清兵，精锐的一部分，因为知道仪凤门地道轰发，城防吃紧，所以都去仪凤门救应去了，只留下些老弱残兵，在此地充幌子，那里是陈李两人的对手，便容容易易，给两个把南京城给攻破了。（写陈、李二人，如生龙活虎。）陈李二人放心不下仪凤门那边，所以进了城关，第一件事情，便是到仪凤门来接应，这便是太平军从背后杀来的原因。（又明点一笔，以醒眉目。）当下二人你一枪我一刀，使的神出鬼没，杀那清兵，如同滚瓜切菜一般，把仪凤门堵塞缺口的清兵，杀的东窜西奔，神号鬼哭。当下放进了大队太平军，陈、李二人才又回身率领全军，来和城中的清兵巷战。兵法上有句成语，叫做先声夺人，清兵知道三山门、仪凤门都已攻破，那里再敢恋战？只得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各寻生路，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李以文便与陈丕成商议，分兵两路，向着总督衙门包抄。其时满洲将军祥厚，带领部下八旗兵，正想出城逃命，却好撞着陈丕成，手起刀落，把祥厚斩于马下。其余旗兵，全数做了刀头之鬼，不曾走得一个。提督福珠洪阿，是个蒙古人，听说祥厚有失，便想前来救应，谁知和陈丕成战

不到二三十个回会，便被陈丕成轻舒猿臂，生擒活捉过来，丢向地下，教兵士们捆了。按下陈丕成不提，再说李以文风驰电掣，去向总督衙门而来，也是无巧不成书，路上却偏偏遇见了两江总督陆建瀛，只见他青衣小帽，想冒充百姓，出城逃命，谁知冤家路狭，被李以文瞧破机关，大喝一声，挺枪便向陆建瀛心窝里刺来。欲知陆建瀛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胜败为兵家之常事，前事乃后事之师，善用兵者截他人之长，以补己所不足，不特挖地道一事为然。曾国荃破金陵，即采用太平军当日攻城之成法。其他如洪秀全夺梁山，逐陆建瀛，采用火攻，水师既烬，胜负遂分。其后曾国藩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初用火攻，烧太平朝水师于湘潭，再烧之于岳州，三烧之于城陵矶，四烧之于汉阳内河，五烧之于田家镇，经此五度丙丁，而太平天国水师无噍类矣。故本回写天王谆嘱唐正财，谓须防火攻，自是过人之识见，然而唐正财一草泽英雄耳，与学贯天人之曾涤生相遇，焉得不败！而曾涤生拾他人之牙慧，为致胜之良谋，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朽腐固未曾不可以化为神奇也。呜呼，声鼓鼙而思将帅，曾亦人杰矣。

第七十回　定鼎金陵论功行赏　挥戈皖水弄鬼装神

话说李以文带领人马进攻总督衙门，谁知事有凑巧，半路上遇见了那两江总督陆建瀛，只见他青衣小帽，连轿子也不坐，跄跄踉踉地在路上步行着，不偏不倚，恰值和李以文打了个照面。那陆建瀛正待向旁边躲闪时，谁知李以文眼快，早已觑破机关，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李以文大喝一声，挺枪便向陆建瀛心窝里刺来，吓的陆建瀛魂不附体，向地下只一蹲，宛似刺猬般缩做一团。李以文冷笑了一声道："这厮这们不中用，大概是个文官，孩子们，快给我将这厮拿下！停一会解往翼王跟前听候发落吧！"兵士们轰雷也似答应一声，取出绳索来，四马攒蹄，便把陆建瀛绑了。你道李以文如何会识破陆建瀛的呢？只为此时两军正在巷战，老百姓们早已把大门关得紧腾腾地，还有那个泼天的大胆，敢在路上走呢？所以这人定然是个满清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况且一个人的气宇行动习惯早成了自然，便是改了装束，也是看得出来，陆建瀛满身官气，细心些的人一看便知道。原来他得了城破的消息，逃跑要紧，不免乔装改扮的匆忙了些儿，身上衣服虽已换了青衣小帽，脚下的一双靴子却还不曾换得；便是老大的破绽，所以李以文一见便吃准他是满清的官吏，只不过不知道他是大官还是小官吏，是文官还是武官。李以文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拿下了再说，也是活该那陆建瀛要倒霉，所以遇着了李以文这样一个细心的朋友，送掉了他一条性命，这是后话不提。单表李以文和陈丕成会合在

一处，占领了总督衙门，陈丕成忙着指挥手下打扫出几间屋子来，准备迎接天王圣驾，李以文却忙着把档案室封锁起来，什么地图册籍之类不准兵士们乱动。（寥寥数十言，已将陈、李二人个性分别清楚。）忙乱了好一会，在城外的东王、北王、翼王已是带领了文武百官随扈天王进城，便将总督衙改为宫禁，天王便驻跸在里面。翼王这时又发下令箭一枝，教陈丕成、李以文二人在城中搜索满清余孽，直待过了三天才下令封刀。这时天王便降旨改南京为天京，大兴土木，把总督府扩充改造天王府，定服制，招募苏杭织造工匠，定织绫罗绸缎，备制冠裳之用。大封功臣，加东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北王韦昌辉为后辅右副军师；翼王石达开为左军主将；秦日纲为顶天侯，仍兼摄天官正丞相；胡以光为护天侯，仍兼摄春官正丞相；赖汉英为金殿右检点；罗大纲为金殿左检点；曾天养为金殿左指挥；林凤祥为金殿右指挥；罗琼树为恩赏丞相；又因为陈丕成、李以文破城有功，所以授陈丕成为金殿右副指挥，李以文从武昌连破武穴、九江、安庆，每战必身先士卒，所以此时已升为师帅之职，这会子天王便加封以文为地官副丞相。天王知道陈丕成和李以文两人都是少年英俊，将来才堪大用，定然可以左辅右弼，为天王股肱之臣，因此特别加恩教陈丕成改名为陈玉成，李以文改名为李秀成。原来先前翼王石达开拜本保奏陈丕成破金陵有功，理宜不次超擢，本章上所写陈丕成的丕字，天王瞧着很不清楚，瞧错了便念做陈玉成啦，翼王听见了，便奏道："陛下瞧错了，是陈丕成，不是陈玉成。"天王笑道："古人有句成语，叫做'玉汝于成'，朕要玉成陈丕成做个大将，觉得还是'玉成'两字有意思，便改了罢。"陈丕成闻谕忙上殿谢恩，从此以后，便唤做陈玉成了。我书里以后也应当把称谓改过，将来陈玉成战功卓著，和李以文改名的李秀成两人，一封英王，一封

忠王，太平朝后半部的历史，完全在这两人肩胛上，这是后话，待后文有交代，按下不提。却说天王替陈丕成改了名字，忽地又有些懊悔起来，你道为何？只因李以文和陈丕成是一样的功绩，怎好一个蒙天王恩赐改名，一个却享不着这荣典呢？所以为公平起见，便也赐李以文改名李秀成，一言表过。再说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都是半途阵亡的，如今天京底定，天王追念前功，便追赠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着东王查明后嗣，准予世袭罔替，与国同休。其余的一律论功行赏，只不过做书的篇幅有限，不能一一交代。我书中有事便长，无事便短，单交代自从天王定鼎金陵，太平天国，声势之盛，无以复加。以土地论，也几几乎和清朝平分中国了。满清皇帝，坐在北京城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便降旨责成各省文武官员，务必要夺回失地。（自东北四省失陷以后，夺回失地之声扬扬盈耳，然而不知何日方可如愿，读此辄为怃然。）满吏奉命，却也不敢怠慢，不过天王坐镇南京，其锋甚锐，一时不能够与他争雄，然而剪除太平军的羽翼，以后再图根本解决，这个计较，却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凑巧安庆守兵单薄，便著清兵夺了回去，告急本章，到达天京，天王勃然大怒，便拜胡以光为豫王，教他带领本部人马，火速前往安庆，要是杀败了清兵，乘势便好问鼎中原。豫，（句。）便是中原。这分明是天王勉励胡以光的意思，胡以光谢罢圣恩，站起身来，正想辞别了天王，下校场去检阅兵士，谁想武官队里，忽地有人虎吼了一声道："且慢！"天王看说话的人时，却原来便是顶天侯秦日纲。只见秦日纲出班启奏道："臣启陛下，臣和豫王，职位相同，论本领，臣自知决不弱似豫王，然而今日陛下因为要派豫王去救安庆，所以不惜功名，封他为豫王，可怜臣相形见绌，一向位在豫王之右的，一旦说要退后起来，臣死也不甘，

所以自愿代替豫王，出征安庆，以全臣的颜面，伏乞天王允奏。”（秦日纲虎虎有生气，不料别来已久，此公倔强犹昔。）天王听了，哈哈大笑道：“卿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回想朕在金田起义之前，曾经亲自往各处传教过，那时节，一处地方有一处地方的恶霸，朕吃尽千辛万苦，自恨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和他们对抗，多亏卿家，其时跟随着朕，寸步不离，朕才得不受人家欺侮，所以朕与卿家，如影随形，不能有片刻的分离。目前朕所以不派卿去救安庆的缘故，便是因为警卫天京，也需要一员大将，卿若走了，别人那个可担警卫的责任呢？也罢，卿家既因不封王爵，所以心中愤愤不平，卿既是朕躬的心腹，便封一个王爵，也未为不可，文武百官听者，朕如今封秦日纲为燕王，所部兵士，编为禁卫军，拱护京师。日后有了机会，指望卿家收复燕冀，扫荡胡尘，朕有厚望焉。”秦日纲这才无话可说，谢恩而退。且说胡以光点齐本部人马，向安庆进发，天王怕他没有帮手，所以便派李秀成随军听候胡以光调遣。胡以光知道李秀成是天王亲自拔擢的人，便命他带领三千名兵士，做前部先行官。李秀成奉命疾行，在路非止一日。这一天探子来报说，前面有清兵挡住去路，李秀成排开阵势，和清将打话，一问姓名，却原来是清朝副将伍登庸。那伍登庸欺李秀成年轻，简直有些瞧他不起，横刀跃马，遥指着李秀成笑道：“为什么不教胡以光出马，却弄一个乳臭小儿前来送死呢？”这几句话要是说给陈玉成听，便免不得要三尸神暴跳，七窍怒生烟，李秀成却不然，听了反微微含笑。（写陈、李二人个性不同，怒者，恒情；笑者，不可测也，惟其不可测，乃成名将。）原来他瞧见这些清兵，都是以前从南京逃出来的，乃太平朝败军之将，量他们见了我军，宛如惊弓之鸟一般，这是可以智取而犯不着用力敌的。常言道，杀鸡焉用牛刀，何必白费力气，去

对付这些没用的脓包！当下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就在马上笑着答道："姓伍的，休得小觑了我们，你可知道我小爷绰号飞将军，能够在半空中飞来飞去，取你的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不信你便看我飞给你瞧吧！"李秀成说罢，把令旗招展，兵士们顿时变了阵势，猛可里从后边推出来十几尊钢炮，李秀成把令旗只一挥，那钢炮同时放射，只不过并无炮弹，霎时间便烟雾漫天，太平军的身影，都已笼入硝烟之中。清兵见李秀成开炮不装炮弹，真合着一句俗语，叫做弯弓不放箭，不禁都好笑起来。谁知再一瞧时，忽地清兵阵里，有人怪叫起来道："噢哟，不好了！太平军真个会飞的呀！"众人闻喊，便都定睛望去，果不其然，半空中有无数穿红衣服的太平军，在飞着扑向清兵阵里而来！列位读者，有所不知，这队清兵，原本是太平军手里吃过败仗的，不曾交绥，他们胆先怯了，如今瞧太平军果然会飞，适才李秀成的话，不是诓人的，这分明是妖法咧。血肉之躯，今何抵敌得住？因此发一声喊，便四散奔逃，伍登庸那里喝得住，阵脚一动摇，便如摧枯拉朽一般，再也休想能和敌兵接战。况且李秀成见用的计谋，已见了效力，便又挥动令旗，钢炮依旧退入阵中，步兵一齐掩杀过去，清兵始终并未抵抗，已经全部溃散。单腾下一光杆副将伍登庸，正想跟着兵士们作一处逃走时，李秀成的枪尖已到，不及避让，从后面胁肢窝里穿进，从前面右乳乳头旁边透出，不折不扣，一个透明窟窿，翻身落马，连哎哟都来不及喊，便已背脊朝天，死于马下。（了结伍登庸，了结集贤关一战，爽辣诡奇，兼而有文。）当下李秀成便容容易易，得了集贤关，派兵丁来向后方的胡以光处报捷。胡以光不解胜的这们快，是何缘故。（借胡以光之不解，来表出李秀成之敏捷，是作者善于取巧处。）去报告的兵士，如此这般说了一遍道："那里是真飞！是李将军教大家乘着烟

雾漫天之际，脱下穿的红外褂来，向空中抛去，远望硝烟之中，便好象真个有人飞的一般，那清兵在我们手里打过败仗，不曾接触，心早已慌了，再一瞧我们好象有法术的一般，心里越慌越没有斗志，不溃散难道还站着送死不成！李将军这条计策，造化我们兵不血刃，便得了集贤关。所以李将军差小的来禀报豫王爷，请豫王爷的示，该进该守等候豫王爷吩咐，李将军好照着办。”胡以文听了，胸中也自暗暗称赞李秀成能干，便叮嘱那兵士道：“你去回复李将军，说豫王有令，教李将军引兵速往桐城！”那兵士领命，便回去把胡以光的话，转述了一遍。李秀成不敢怠慢，分兵一小队，把守集贤关，其余的部曲，便全部带领了，杀奔桐城而来。再说桐城地方，和合肥邻近，这两个城，在安徽省里，算是人文荟萃之区，最多所谓书香门第。（“书香门第”上加“所谓”二字，调侃不少，盖时至今日封建制度已过去，不复能以门第相夸耀矣。）民间宗族观念极发达，因为宗族观念发达了，所以父老便奖励子弟们研究制艺，准备在科举场中去猎取功名富贵，似这们的父诏其子，兄诏其弟，身濡目染，于是半瓶醋的读书人便以桐城、合肥出产的为最多。读书人一多，尽有些人秋闱中式，连捷南京，每逢乡试、会试之后，总是瞧见街头巷尾，有与戴红缨帽的人鸣锣掌号，在那里分送报条，接受这种报条的人家，便拿来高高地贴在墙上。大凡是稍微有些声望的人家，那一家不是大门里面要贴这么三五张呢，什么父子连捷，兄弟同科，这些佳话更是脍炙人口。所以安徽人在那个时代，如若问人家贵乡那里，听见一提到桐城、合肥，便自然而然联想到科甲上去，免不得恭维着道：“贵乡地灵人杰，最盛科名，大驾将来当然也是金马玉堂中人物咧！”你想这两处地方出产举人、进士已和苏州出产状元、戏子、小夫人般遐迩咸知，（此所以梅兰芳博士亦原籍苏州也，

一笑。）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变乱起来，却也成为战争的目标。便是此番胡以光派李秀成攻打桐城，便也是因为久闻桐城富庶，可见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剪断闲文，书归正传。且说桐城地方那些只会得哼几句八股，胸中并无真经济而一时侥幸考上，竟得青云直上的固然不少，然而无意科名埋头苦干研究那考据词章的却也很多，所以做古文的人中间，谁不知道方苞、姚鼐自成一派，叫做桐城派。不过到了前清嘉、道年间，方、姚两族渐渐式微，讲到世代簪缨，却要让马氏一族出人头地。（即撰《马氏文通》之马建忠一族。）就中单交待有位叫做马俊三的，进士翰林，少年科第，做到工部侍郎才致仕家居，在桐城地方算是位尊德劭的乡绅。有一天知县办了酒席，把在籍的绅士们都请了来，推马俊三为首座。马俊三探询知县请客的本意，却原来因为太平军攻下金陵之后，匪氛四起，清廷严旨切责地方守土之官，说他们不尽职责，以后如若再失守城池，定然明正典刑，决不姑息，所以桐城知县想和绅士们商量出一个未雨绸缪的方法来。马俊三问明白了，便掀髯说道："古时保甲之制，法美意良，其实便是寓兵于农，为今之计，要巩固防务，莫如训练百姓们以攻战之术。虽说古人以驱市人而教之战列为兵家大忌，然而倘使授以各种战术，则百姓们自己身家性命所系，没有不出死力以捍卫乡里的。（此说未尝不是，其后曾、左、李诸人，便是从团练办起的，然而此时之桐城则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危机迫近，已不复有从容研讨之时间耳。）所以据老夫的愚见，以赶办团练为上策。"马俊三这么一说，大家异口同声都说："上策，上策！"这样一席酒便算把城防大计定局，知县一封聘函，便聘马俊三为团练局总办，会衔布告，招募团丁，谁知应募投效的全是颍州、寿州、亳州一带游手好闲之辈。（乌合之众，焉能不败！）马俊三是个读书人，平日深

居简出，外边的情形不大熟悉，以为颍、亳、寿一带民风强悍，充团丁再也配称没有，所以来一个收一个，来两个收一双，名为团练，其实便是青皮、流氓、地痞、恶棍的大集合。（重言申明之，为后文不经一击之张本。）马俊三却也一样请了教官，下校场朝夕训练，也就不在话下。这一天探子来报，说李秀成兵队相距只有十里之遥了，马俊三大义凛然地亲自督率着团丁出城迎战。两军相遇，各自排开阵势，李秀成便派手下偏稗出阵和团练头目交战，战不上十个回合，太平军偏将不支，拨转马头逃回本阵。马俊三大喜，便风狂雨骤敲起鼓来，挥兵掩杀过去，太平军急急退兵（败何速也，足见其间有诡计，奈何马俊三不悟者！写两军战事，又与集贤关一役不同，是善于变化章法者。）因为怕团练追赶，所以金银辎重以及衣服绫罗抛弃满地，这一来可坏了那班团练，本来便是地痞流氓，平日无非敲诈良民，鱼肉乡里，再不然便是纠合同党明火执杖去劫掠一趟，这样的人，你们想，他们见了这许多金银衣物，那有眼睛里不要喷出火来之理！这时得意忘形到了极点，便把追赶敌兵的那件任务抛向九霄云外，一个个弯着腰，向地下检起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只向腰里乱塞，马俊三欲待禁止时，那里禁止得住！正当在这紧要关头，太平军忽地顿兵不走了，一声号令，便从后面拥出一队兵来，只见一律都是彪形大汉，穿着古时的甲盔，手中执的兵器银光灿烂，尽是些槌咧，大劈刀咧，方天画戟咧，也都是古时的制度。这一簇大汉中间拥定一人，丹凤眼，卧蚕眉，赤面长髯，绿裙黑靴，手执青龙偃月刀，身骑赤兔追风千里马，旁边两员稗将，一位面如锅底，绕颊虬髯；一位粉面珠唇，年少无髯。马俊三手下的团练瞧见了便发出一声呐喊道：“哎哟，不得了！关帝爷爷显圣啦！”这一喊不打紧，顿时便旗靡辙乱，四散奔逃。李秀成乘机追杀，直追到桐城城门洞里，

看守的兵士，措手不及，便被李秀成夺了城池。欲知关帝如何会显圣的，且阅下文。

评曰

读者读至本回，方始恍然大悟，知李以文即为李秀成，陈丕成即为陈玉成，为太平朝季两大柱石。妙在其先作者迂徐曲折，偏不肯说破，使读者以陈、李二人为庸碌之辈，至本回方始点破，不禁拍案叫绝。此系作者之善于布局。然而张禄姓名，因为当时事实非作者所虚构也，以绝代之作手，遇此旷世之史实，乃成空前之大著，岂偶然哉！

太平一朝，后此渐露蹶蹶之象，以本回为关键，作者乃恰于此时结束七集，启八集之端绪，章法之妙，具见匠心。

第七十一回　名将破坚城三条巧计　权臣思美色一片痴情

话说李秀成知道桐城的团练，全是些地痞流氓组织成功的，地痞流氓的嗜好，便是黄白物，李秀成利用这一弱点，所以诈败的时候，便丢下许多金银细软来。等那些团练们弯着腰去捡取，却偏偏出其不意地一拥而出，来了一队假扮的神兵。原来这一队神兵，便是李秀成预先在所部兵士中间，挑选许多身材高大的人，穿了戏班里的帽袍，涂面挂须，手中执的兵器，又高又大，和真兵器不同，那银鎚的圆径，就和栲栳一般般大，大刀背阔有四五寸，刀柄长有五六尺，那鎚和刀贴的全是锡箔，在阳光底下，却也闪得人眼花撩乱。外加黄旗羽葆，绣盖旛幢，装成伏魔大帝的样子，突然间簇拥着来到阵前。可笑那些团练们，本来是乌合之众，又都是迷信极深的，鬼神之说，一向就潜伏在他们的下意识里，今天蓦地瞧见了这玩意儿，当然要相惊骇着，以为真的是关圣大帝显灵咧。心下一慌，撑不住便一声呐喊，四散奔逃，总算造化了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把桐城攻下。（开首即将装神弄鬼一节点明，何等爽快。盖作小说于应铺张处，绝不可节略；于应简省处，绝不可拖沓，能剪裁恰如其分，便是好小说。）李秀成到得城中，忙着便出示安民，不许军士们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原来太平天国的军士们，全数来自田间，对于鲜衣美食，从来不曾享受过，一旦攻城略地，瞧见了老百姓的东西，贫儿暴富，不免要顺手牵羊，掳掠一点，所以太平军的军纪风纪，不无可议之处。只有李秀成的部

属，却风纪甚严，绝对不许抢掠，每逢攻破一处城池，连府库里的钱粮米谷，都不准军士们擅动，所以老百姓们遇着了李秀成的部属，真是秋毫无犯，匕鬯不惊。（太平军初起兵时，攻城略地，不置守土之官，子女玉帛，随载后军。盖其时宗旨，有同流寇。厥后虽改弦易辙，而军纪已坏，积重难返，虽有李秀成砥柱中流，而一傅众咻，民心已失，终难挽回。呜呼，其故可深长思已。）然而李秀成虽是有意与民更始，叵奈戎马倥偬之际，事实上可不容许他好整以暇。这一天李秀成驻节县衙，正在升堂断理诉讼，却见一骑快马，上坐着个差官模样的人，背上背了枝令箭，进了桐城城关，又是加上一鞭，那马便拨剌剌放开四只蹄子，一直奔向县衙而来。到大堂前面，这才滚鞍下马，气喘吁吁说道："豫王有令，宣召李将军速往舒城接应，须要即刻启程，千万不可延误！"差官说时，便把令箭递过，李秀成验过令箭印信不差，一面款待差官酒饭，一面便亲下校场，点齐兵马，只留下个卒长防守桐城。又教地方上公推一位乡官，出来暂理民政。布置已毕，因为军情紧急，不敢停留，便率领本部人马，杀奔舒城而来。在路盘问差官，才知道胡以光自从派李秀成前往攻打集贤关、桐城一带，自己却带兵攻取舒城，在胡以光的意思，以为李秀成初出茅庐，尚且连立大功，自己总算是他的上司，怎好因人成事，毫无建树呢？因此非把舒城攻下不可，好挣回面子。谁知急惊风偏偏遇了个慢郎中，那舒城地方，守土的官吏并不怎样了得，倒是有个团练大臣，却千真万确，是个将才。此人姓吕名贤基，安徽泾县人，原来泾县吕氏，也和桐城马氏一般，都是世代簪缨的大族。这位吕贤基，是个翰林院编修，在舒城一处书院里当山长，虽是一介书生，却喜深通韬略，因此地方官请他办团练，他欣然允诺。他所招的团练，和桐城马俊三可不同，挑选士卒，务极精锐，所以远近土匪，

都被团练剿得肃清了，清廷嘉其有功，便授他为团练大臣，驻节舒城。你想胡以光遇着了这们一位劲敌，急切里如何攻打得下？况且吕贤基能够知己知彼，如若遇见了寻常小股的土匪，自审力所能敌时，他决不躲避，老实便接住厮杀，如今一瞧胡以光带领着几万人马，声势浩大，舒城弹丸之地，那里禁得起背城借一！所以踌躇了一下，传下令去，教百姓们帮着团练守城，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壮丁一律登城守卫，老弱妇孺们，便做那接应饭食茶水的工作，送东西和慰劳的，相望于道，这便是因为吕贤基深得民心兵心的缘故。所以吕贤基下的命令，大家奉行惟谨。胡以光兵临城下，吕贤基胸有成竹。（写吕贤基古大将风度，盖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奇才异能之士，随处有之。固不仅取其与马俊三事迹绝不雷同，章法善于变化已也。）他交代部下，只许守，不许战，凭你胡以光用刚的方法，架起了云梯，尽力攻打，吕贤基却以逸待劳，滚雷木石，金汁灰瓶，连珠价打将下来，好教你们云梯之上，站立不住，只得连人连梯仰面倒于城下。有时胡以光用柔的方法，在城下大声辱骂，骂出种种血淋淋的恶詈来，甚而至于把吕贤基的祖宗父母骂一个狗血喷头，吕贤基却只当你是在歌功颂德，绝不来还骂你一言半语，也绝不因为你骂得凶，他火冒起来，竟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匹马单枪，和你拼一个你死我活。这一种方法，便是吕贤基采的坚壁清野之法，所以你骂你的，他却给你一个不理会，等你自己骂的口枯舌燥了，自己罢休。（小不忍则乱大谋，处世接物贵有涵养，兵凶战危尤不能不坚持一个“忍”字。）胡以光相打没了对头人，便是软硬并用，哭笑俱全，叵奈俏媚眼全做给瞎子瞧，见怪不怪，也自枉然。所以李秀成连下集贤关、桐城两个要隘，胡以光却连一个舒城都不曾破得，没奈何才来向李秀成求助。好一个李秀成，一路里在

差官口中打听得了实在情形，真个合着一句成语，叫做救兵如救火，风驰电掣，这一日已是到了舒城，进入胡以光帐中，参见已毕，胡以光叹了口气道："本藩用尽心机，可恨吕贤基那老龟，缩在龟壳里面，只是不肯伸出他那颗脑袋来，李将军你可有妙计，能搋碎那老龟的龟壳吗？"（描写胡以光气急败坏之口吻，毕肖。）李秀成路上早已想着了一个计较，所以不慌不忙答道："王爷休得着慌，只消如此这般，舒城不难破得。"（又用一个暗写。）胡以光听了大喜，便如法炮制，按下不提。却说那吕贤基见胡以光计穷力尽，无法可施，这才心里定了些儿。凑巧那个桐城的马俊三，也逃在舒城，（前文于马俊三下落未曾点明，原来留为此处点缀之用。）因为马俊三在科举中是后辈，所以称吕贤基为老年伯，道："老年伯，你幸亏遇见的是胡以光，倘若换了李秀成时，便没有这们好打发，此人诡计多端，专一装神弄鬼，老年伯如果遇见他时，须要小心才是！"（败军之将口吻如画。）吕贤基用手摸着长着霜白般髭须的下巴颏子笑道："此人远在桐城，那边既把他牵制住，一时也不见得会来到此间助战的。（谁知已来了也。）况且即使他来了，老夫谅他些须小聪明，无非是神道设教，老夫平生最恶异端，倘若老夫做了集贤关守将，那李秀成便是以在半空里飞诓骗老夫，老夫也决不会相信。如若老夫做了你老弟，镇守桐城，那时节老夫有的是一股浩然之气，便是真的那关帝前来显圣，老夫也还不惧，何况是假的呢！所以老夫执定正能克邪四个字，便是有十个李秀成，也奈何老夫不得。"那马俊三听吕贤基的说话，觉得十分触心，不由得脸上微微有些红晕，只得搭讪着道："天心好乱，其如老年伯独立难支大厦何？"那吕贤基读书读的一向就有些呆气，平素以忠臣自命，这会子听马俊三说话之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撑不如心里便老大的不快活，索性

用言语把马俊三奚落着道："成败利钝，非可逆睹，但是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老夫抱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主意，如若舒城有失，老夫定然寻个自尽，以谢圣上，以谢天下，那草间偷活的勾当，老夫是干不来的！"吕贤基说到末了，声色俱厉，这几句话不打紧，一句句一字字的打入马俊三心坎里，不由得马俊三不脸涨通红，低垂脖子，无言可答。（吕贤基能实践自杀以谢天下之言，毕竟高出马俊三一等。）两人话不投机，只索罢了。谁知这一天当夜，就出了花样，那李秀成一到，便在部曲里边，选出几十名敢死的军士来，就教他们在当夜三更以后，架起云梯，向城头上爬去，虽然给守城的团练，尽力抵御，杀了一大半，（可见攻城之难。）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便想在这个时候把舒城攻破，只是虚张声势，扰乱他们的军心而已。所以有一小半爬进了城，目的已算达到。这一小半进城的兵士，便在大街小巷之间，放起火来，你想斗大的一个城里，有十几处地方着了火，这乱子闹得还算小吗？外加城外的太平军，又把火箭连珠价射进城中，如同飞蝗一般，增加那城中的火势。凭你吕贤基训练那些团练们，训练得再镇静些，城中有十几处地方起了火，可不能不慌乱啦，一慌乱，城头上守卫的力量，便打了折扣，防守的一疏懈，太平军便乘虚而入，趁这个机会，蜂拥上城。可怜这舒城的城池，便在此日此时，被太平军攻破，城门开处，大队人马一哄入城。好一个清朝的团练大臣吕贤基，总算言而有信，听说城破了，便拿腰刀自刎毕命，谁想他六十多岁的年纪，到头来还不免个自尽。李秀成在未攻入舒城以前，早就知道吕贤基深通韬略，心里已是十分爱慕他，所以想保全他一条老命，（惺惺相惜。）谁知吕贤基大限临头，等到李秀成进城，他老人家早已陈尸在团练局的血泊之中，身体都已冰冷了。倒造化了那个马俊三，他依旧是三十六着，

走为上着，趁大家慌乱时，居然被他逃出舒城，不知所终。我书中往后便把他丢下，恕后文不再提及他了。却说胡以光李秀成破了舒城，肃清了残敌，才吩咐救火，可是舒城城中的精华，已是烧去了一半，只剩得一片瓦砾之场，那余烟兀是袅袅未已。李秀成触目伤心，暗忖这又该是老百姓们倒霉咧，在易姓之际，这一惨剧，原是不可避免的，无怪前人诗句，要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了。（是读书人心理。）不表李秀成心中纳闷，单表胡以光李秀成俩，连破了三处要隘，声威大震，这会子两人合兵一处，便来攻打安庆。清兵得知消息，吓得屁滚尿流，便等不到和太平军交战，早悄没声儿地退出省城而去。胡、李二人，容容易易，便把安庆夺回。当下修下本章，差人赍向天京告捷（得安庆用简写法，省得连篇累牍叙述战争，惹人讨厌。）天王闻奏，龙颜大悦，便在朝堂上大会群臣，由东王杨秀清率领文武百官，陛见祝贺。原来太平天国朝廷的制度，和明、清两代不同，设朝并无一定日期，平常军政大事，一切取决于东王，由东王分别轻重，轻事径行批答，重事才来请示天王，有时明明是重事，却也由东王独断独行，把他解决了，天王知道了，乐得耳根清净，便也置之不问。因此天王没有召见群臣的必要，也就不必定下设朝的日期了，天王和群臣，常有十天半月，不曾会面的。自从胡以光、李秀成这一路兵马大获全胜，捷报到京之后，天王更是夸奖东王，说全是东王运筹帷幄之功，一发把事情都推往东府，天王腾出个空闲的身子来。常言道：食、色，性也，便是大英雄大豪杰，也打不破这一关，天王戎马余生，到此也就不免要自寻乐趣。这们一来，太平天国的权，便全归东府，杨秀清权倾朝野。谁知天王把东王信任太专了，颠倒价酝酿出争权夺利的祸变来，可见共忧患易，共安乐难。做书的趁此时机，便该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叙述出来。读

者可还记得西王萧朝贵，因为攻打长沙，送了性命么？那西王萧朝贵，便是天王妹妹洪宣娇的丈夫，西王既遭炮击身死，洪宣娇便做了寡妇。说也可怜，那洪宣娇公主，生成的天姿国色，到如今却也不得不淡妆素服，过那凄凉岁月。侥幸洪宣娇公主，不但圆姿替月，嫩脸羞花，而且还绝顶聪明，多才多艺。第一，便是能够驰马击剑，布阵行军，列位读者，也许还记得第二十二回书中，交代过那洪宣娇在金田村跑马，萧朝贵跟随在马屁股后面，两条腿的人，和四条腿的畜生赌跑那一节故事。后来天王起兵，由桂入湘，入教的老弟兄们，都全家随军前进，那时妇女缠足的风气，弥漫全国，惟有广西的妇女，却都是大脚。洪宣娇一肚子的三韬六略，没有实验的机会，便在老弟兄的家眷中间，挑选出体魄强健，步履矫捷的妇女来，编成一队，号曰女兵。洪宣娇自称女元帅，及至萧朝贵在长沙殉难，洪宣娇也曾带领了这一队女兵，全军挂孝，要替丈夫报仇过，我第五十一回书中，业经叙述。再讲第二，太平军全体官兵，都是信奉耶稣教，受过洗礼的，因为是教徒，所以多与传教的外国人接近，那时外国的教士们，大都并通医术，西医比中医灵验，因此中国教民，很信仰那些外国的教士，洪宣娇生性聪明伶俐，所以跟了外国教士学的不多久，便把西医外科的手术，内科的诊断用药，一古脑儿都学会了。后来起了义兵，一路里将弁们打前敌受了伤，大家都来求公主给他医治，洪宣娇是个菩萨心肠，因此上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况且洪宣娇的本领，根本上就不弱，所以医病无不着手成春，真有起死回生之妙，将弁们感激的沦肌浃髓。那时节在太平军中，提起公主两个字来，没有一个不五体投地的。天王因为妹子深得军心，所以也格外敬礼有加。好一个洪宣娇公主，做了离鸾寡鹄，幸亏有这许多技能，便是武备和医术两项，借着消遣无聊岁月，这些过去情节，也

不在话下。单表洪宣娇寡居了以后，最关心的，当然是天王洪秀全，毕竟是同胞手足，痛痒相关，其次注意洪宣娇一举一动的，便是东王杨秀清，你道为何？原来那年萧朝贵在金田村结婚的一天，杨秀清瞧见洪宣娇千娇百媚，不禁老大的吃惊，暗想这样一位美貌佳人，怎么嫁给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老萧起来？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堆里！自己懊悔不曾打听明白，否则先下手为强，向他哥哥实说，要娶他为妻，料想没有不答应之理，岂不是今年今月今日今时，这新郎该是我杨秀清做的吗？今宵在洞房之内软玉温香抱满怀，便是死了也所甘心。（其后卒死于宣娇之手，言为心声，可不惧哉。）……杨秀清因为怀着这一腔心事，便闷闷不乐，所以大家都嚷着闹房，杨秀清却推说身子不好，便先睡觉了。这些情节，我第二十二回书中，业已表过。（不谓此一伏笔，相距竟至五十四回之久，结构之妙，莫有牵一发则全身皆动之概。）后来戎马倥偬，便把这事情搁下。及至这会子天京底定，粉饰太平，一个平民百姓尚且饱暖思淫，你想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有不想陶情作乐之理？不过凭你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可没一个能及洪宣娇的，所以杨秀清兀是古井重波，想偿他数年前的夙愿起来。可是从何下手，一时想不出计较，便想找人商量。其时，杨秀清左右，最信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承瑢，一个却是在永安城里当着天王的面，起草那讨伐满清檄文，走笔如飞，文不加点的何震川。（作者写何震川却也十分抬高其身价，观其于姓名上加叙来历而可知。）可是杨秀仔细一忖，却又觉得不妥，只因陈承瑢规行矩步，是个腐儒，何震川文学虽然优长，至于寻花问柳，窃玉偷香，却是嫡亲的门外汉。况且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勾当，怎好和他们商量？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一时间杨秀清倒踌躇起来，便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团团乱转，转了约莫有二三十个

圈子，忽地哈哈大笑道：“有了，有了！”欲知杨秀清想出什么计较来，把洪宣娇弄得到手，且阅下文。

评曰

《红羊豪侠传》至此已八集矣，太平天国全盛时期业已过去，后此将渐入衰颓时期，而以洪宣娇一妇人为之关键。然向者忙于叙述军事，由桂入湘，由湘入鄂，然后由鄂顺流而下，不佞于未读第七集时，以为千头万绪，不知作者将作如何语，盖此种大手笔，过琐碎则流于拖沓，将蒙“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之讥，过忽略则挂一漏万，读者未必能满意。孰知一读第七集，则不禁敛手叹服，盖详略能恰如其分，而一次战役，有一次之章法，绝不雷同。以如许难写之事实，而作者竟举重若轻，谓非说部之天才非欤！本回由洪宣娇身上，急转直下，就章法言，譬如金戈铁马之后，倏而红氍毹上，现一十七八妙龄女郎，曼声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不禁拍案叫绝，作者妙选史实，其苦心孤诣不可没也。

第七十二回　媚东殿谋占凤凰俦
莽西王乱点鸳鸯谱

话说东王杨秀清一心一意，想和洪宣娇成其美事，可是急切里想不出从何下手，猛一转念，忽地想起一个人来，这人足智多谋，和他商议，定有锦囊妙计。你道是谁？原来此人姓侯名唤裕宽，现任东殿户部尚书，秀清异常宠信他，平日言听计从，不比陈承瑢、何震川二人，秀清是敬而远之的。（爱小人远贤人，此秀清所以倾颓也。）那侯裕宽职司户部，便是替杨秀清掌管钱财，要不是心腹，如何肯把经济的权付托给他？原来那时太平天国的官制，东王和天王，谓之共主，天王垂拱于上，一切实权，均归东府，所以东府设置礼、户、吏、兵、刑、工六部，每部各设尚书一人，不过于某部上加东殿二字，来表明是东王府的罢了。这侯裕宽虽然现任东殿户部尚书，可是起初并不是秀清的私人，原来也是金田村从龙诸老弟兄之一。当初金田村老弟兄们，原本良莠不齐，智愚迥异，出身也各各不同，五光十色，上中下三等都有。这侯裕宽是个当厨子的出身，原籍武宣卢陆峒，和萧朝贵同乡。其时广西地方，群盗如毛，杨秀清自仗和绿林中人有些来往，便开起一家镖行来，专一替过往客商保镖，不过镖行开了，不能没有镖客，凑巧萧朝贵逃荒经过，因为长着一身蛮力，所以杨秀清就聘他做了镖客，宾主十分相得。两下便换个兰谱，拜了弟兄，（不谓萧朝贵粗人，亦解换兰谱，一笑。）这一段情节，已在第十九回书中表过，因为怕读者们忘怀了，所以提将出来，再说一遍。却表萧朝贵

在杨秀清镖行里，起居很是舒适，只是有一件事情，使他时常觉得美中不足。你道是什么事情？原来便是一个食字，只因萧朝贵在宣武山里，原是种田的农人，风调雨顺的年头儿，他每顿总是五大碗饭，一碗青菜豆腐汤，吃完了不是用手摸摸自己的肚皮道，“他妈的，咱这肚子煞是作怪，凭你怎样总是填不饱，咱老子瞧见人家只吃两三碗，倒不好意思再吃，可是那蛔虫儿煞是作怪，还是咕唧咕唧地叫个不住。有朝一日，咱拿把刀子把肚肠剜出来，丢向垃圾堆上，好让蛔虫儿饿死，看他那时再会唧咕不会！”（混人口吻，移作别人语言不得。）这便是萧朝贵力大如牛，力气一大，吃量自然也成正比例。然而萧朝贵十分贫苦，怎能听他尽量的吃？可怜他生长了二十年，终是不曾吃饱过，莫怪他要骂那蛔虫，甚至要拿刀剜出自己肚肠来饿死蛔虫了。不过萧朝贵是个蠢人，他发誓也没有想到，要是把肚肠剜出来，蛔虫纵然饿死，自己可也不能活命。他对这些地方，是全不想的，所以他才会说出那种笑掉人牙齿的蠢话来。后来他在杨秀清镖局里，别的都可以将就，只是天天嚷吃不惯局里的饭菜。这时正当杨秀清极力在巴结萧朝贵，听了这话，忙着叮嘱厨子，须要把菜弄得好吃些，可是明天萧朝贵还是嚷吃不惯。甚而至于把厨子歇了，换了个广东的名手来，人人都称赞厨子好手段，杨秀清暗地问萧朝贵时，他却只是向着杨秀清白着眼。再逼问他，便自己用拳头在自己脑袋上戳着暴栗道：“大哥为咱老萧费那们大的心，局里头又人人都说好，咱老萧牙齿缝里，如若再迸出半个不字来，咱老萧便是个没天良的混小子啦。不过若是要教咱老萧问问天良，咱可要回答你大哥一句话，还是吃不惯。这大概是咱老萧没有口福的缘故，大哥您可不用再管。”（写萧朝贵不必见其人，只须闻其声，便可断定决非他人，此是作者致力处。）杨秀清听了，简直莫名其

妙，撑不住心头纳闷，便有人告诉秀清说："大凡一个人生长在什么地方的，他口味便喜吃什么地方的菜，姓萧的是卢陆峒人，你叫他吃广州菜，自然不合口味了。否则俗话说得好，叫做食在广州，经天下人品评过的，还会有错吗？"杨秀清一听这话不错，便到处访求卢陆峒出身的厨子，好容易才访到一个，便是这侯裕宽。杨秀清访问着他，便和萧朝贵并肩坐着，把侯裕宽叫到跟前，萧朝贵定睛瞧时，见这侯裕宽年纪只有十五六岁，生的唇红齿白，一举一动，宛若女人一般。萧朝贵既看他生的俊，又听他满口卢陆峒的乡音，心里便愿意了，一点头，算是把这侯裕宽留了下来，专做饭菜给萧朝贵吃。可怪萧朝贵从此以后，便不说吃不惯了，杨秀清暗暗纳罕，谁道老萧真的喜欢吃故乡菜不成？便悄没声儿把侯裕宽叫来问他，那侯裕宽却笑道："回杨爷的话，这事说穿了，可一文不值。小的做的菜，并不是什么卢陆峒的口味，卢陆峒是在荒山里，那来有什么特别的菜呢？都只为萧爷是个穷苦出身，他老人家力气大，吃量自然也大，到了这镖局里，一只饭碗只有手掌心般大，便是吃了十碗，也抵不上他在卢陆峒吃一碗，况且萧爷当着众人，只多添了五六次，也不好意思再添了。再讲到菜蔬，我打听萧爷一向吃的是青菜豆腐，镖局里却吃山珍海味，做的全是细巧菜，东西又少，那种铜钱般大小的肉丸子，（此铜钱，盖康熙、乾隆时代之制钱，非清朝末叶之鹅眼钱也。否则入萧朝贵之口，岂不更如石沉大海耶？）萧爷一口一个，还嫌躲在喉咙角里，分辨不出滋味，又当着众人怎好多吃？他是个混人，自己又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怪不得他老是要嚷吃不惯啦！小的打听明白了，所以第一天下厨房便把饭独自开到萧爷房间里，一钵头青菜煮豆腐，一木桶白饭，那木桶原是只盛米的米桶，一桶可煮米两斗，吃的萧爷只是伸着大拇指喊：'这小子有本领！'其实并没有什么

秘密在里面，说穿了也一点不稀罕。”一席话说的杨秀清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他边笑边却暗中在称赞侯裕宽是个聪明人，不是聪明人，怎会想的这们周到！列位读者记着，杨秀清从那时起，便赏识了这个厨子侯裕宽，然而萧朝贵却因为吃惯了侯裕宽做的菜，便和侯裕宽形影不离起来，直到后来萧朝贵封了西王，还是非侯裕宽弄菜吃不下饭。有一次天王到萧朝贵营帐中去，瞧见挂着一张图像，画的是个美貌少年，天王认不得这是谁，便指着问萧朝贵，好笑萧朝贵见问，禁不住手舞足蹈地回答：“启奏陛下，这是臣雇的厨子，臣倘若没了这厨子，路便走不动，周身便不得劲儿，连打仗也是懒洋洋的，陛下你瞧这小子，相貌多俊！臣往后还想赏他一个官咧！”列位想萧朝贵为了侯裕宽，简直迷到这一步田地，那侯裕宽不免要恃宠而骄了。事有凑巧，也不知是那一年那一月，萧朝贵有个部将抢来一名女子，献与萧朝贵，这女子却是个绝色，部将以为西王总该欢喜的了，谁知事实上却大谬不然。只见萧朝贵正色道：“告诉你罢，咱老萧须不是呆鸟，天天拿着镜子照，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道理吗？咱这们一张黑脸皮，髭须好像乱柴窠一般，休想讨女人的欢喜，只不过咱的王妃，便是天王的妹，公主他赛月殿嫦娥，西天王母，他却不嫌咱貌丑，这个天王说是宿缘，大概总不错的。可是咱一年里头难得和王妃同一两趟房，咱有个贼脾气，和女人做一张床上睡，总睡不着觉。要不是咱和王妃，当初天王主婚的，咱发誓也想不到要讨什么家婆咧。幸亏得王妃是大贤大德的，要是换了别的娘儿们，见了咱这一张黑脸，不过他的瘾，老实便开后门，造化咱当个大大的王八，所以咱想开了，不想再要什么女人。你今天去弄了这们一个女人来，简直是当面骂咱当王八，咱可受不了。”说到这里，萧朝贵陡的眉儿一竖，嘴儿一跷，喊一声道：“孩子们那

里！”部下的将弁，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萧朝贵便吩咐他们道：“你们把这一对男女给咱推出营门斩讫报来！”那献美人的偏将，一听说马屁拍在马脚上，献美人得斫脑袋，这一吓就非同小可，不由得浑身骨节筛糠般抖着，上下三十六颗牙齿，捉对儿厮打起来。（普天下拍马家看着。）正在间不容发之际，那侯裕宽向前劝道：“王爷何必动那们大气，他又不是有意来作成王爷做王八的，揍他几下，叫他滚也就算了。”萧朝贵见侯裕宽一劝，怒气立刻平息下去，只见他向那女子脸上端相了一下，又回过脸来钉了侯裕宽一死眼，这才把手拍着大腿道：“看我今天有得饶你们！”两个献美人的偏将，惊魂乍定，听了此言，重又吓的变了颜色，以为西王还是放不过他，谁知西王向侯裕宽道：“你这混小子，（凡自己是混小子，偏喜说人家混小子。）这们大年纪，老婆也不想要，今儿咱西王大开天恩，把这女娘儿赏与你成为夫妇。常言道，改日不如撞日，便在今晚成亲了吧！弟兄们每人送一钱银子公份，咱西王爷一人送十两，弟兄们倘使没有钱，咱便借给他。”说到这里，又扭过脖子来，向着那献女子的偏将道：“造化你这厮，权且把你的脑袋，寄在你的脖子上，可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本待揍你这混蛋一顿，如今罚了便不责罢，罚你赔出一副妆奁来陪嫁这娘儿们，好与咱侯裕宽成其好事。你这厮愿是不愿？”那偏将没口子答应道：“愿，愿，愿！”就是这样一来，便宜了侯裕宽，却安安稳稳得了个娇妻，又饶上一副妆奁，另外更收到不少全营将弁兵丁们的公份钱，可算是人财两得。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军营里面，谁不知道侯裕宽夫妇是一对美人胎子，慢慢地这话吹入杨秀清耳中，杨秀清很想瞧瞧侯裕宽的老婆，究竟怎样美法。可是派人向萧朝贵要把侯氏夫妇讨过去，萧朝贵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杨秀清只索罢了。直待

萧朝贵在长沙殉难，侯裕宽没了栖身之所，这才归了东府，夫妻两个同被杨秀清宠信，言听计从。秀清把侯裕宽补了户部尚书，一应钱财，都交他掌管，自然不再入厨房充光禄大夫了。如今杨秀清胸中盘算，侯裕宽夫妻两个，是什么事都不用避忌他们的，往常自己后宫中要纳新宠，侯裕宽却也出过力，这种事情，找他商量，真是再合式也没有。况且他又是西王的旧人，和宣娇极熟，宣娇的性情脾气他都摸得着……杨秀清想定了主意，便一叠连声教左右去找侯裕宽，没有半个时辰，只听得侯裕宽一路嚷进来道："是王爷找我吗？我本打算禀告王爷咧，豫王从安庆解来一笔银子，是专诚孝敬王爷的，我已经收下来入库了，给了来人一张印收，一张回文，打发走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小人得志口吻，且弦外之音，在写东府之揽权纳贿也。）侯裕宽边这们嚷着，边跨进门来一瞧，东王双眉紧皱，右手的三个指头儿，只是在撚弄嘴唇上稀疏朗宕的几根短须儿。侯裕宽是何等机警的人，瞧这样子，怎会不胸中雪亮，这分明是王爷有了心事咧。他可猜不透东王胸中的心事，和他是凶是吉，当下便忙着收住了笑容，放软了脚步，蹑手蹑脚地挨向秀清跟前而来。（活画出一个吮痈舐痔的角色来。）秀清恍惚瞧见有个人影一闪，知道是他，便唤声"裕宽"，好一个侯裕宽，听见呼唤，忙双手一垂，双肩一耸，转到秀清面前来，答应了一声道："王爷传唤有何钧旨？"秀清瞧了他一眼道："你且坐下，我有话和你商量。"侯裕宽谢过了赐坐，便把屁股尖儿，在旁边一张椅子上搭住了只一点点，眼观鼻、鼻观心地静候着秀清开口说话。你道侯裕宽为什么要做出这般张致来？其间有个道理。只因杨秀清这人喜怒无常，不比萧朝贵好伺候，杨秀清如若在盘算什么念头时，他总是皱着眉，撚着须，沉吟不语。有时部下有人犯了罪，依法该把他处死的，杨秀清在未

下命令以前，也是这们架形。因此在杨秀清左右伺候得久了的人，瞧见杨秀清在皱眉撚须了，便心中不无惴惴，暗想不知又是谁倒霉，要砍脑袋啦。其实杨秀清不单是杀人，他转念头时，也是这样的，今天侯裕宽误会以为王爷要杀人啦，所以格外小心翼翼地等候杨秀清先开口。常言道，欲知心内事，但听口中言，只要听出了一点因头来，拍马屁便不愁没有资料咧。（可见谄媚之徒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如何拍人马屁者，奈何不悟哉。）果然杨秀清开口便见喉咙，低声说道："你这一向可到西王府去，向公主跟前请安过？"侯裕宽见问出这们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来，凭你再乖觉些，可也揣摩不到东王胸中，还是希望自己不忘其旧，要自己常去西王府呢，还是嗔怪自己口吃南朝饭，心向北朝人，听人说我常去西王府，他心里便不愿意起来呢？幸亏侯裕宽是个多年的老狐狸精了，他对于马屁一门，可谓学有专长，听秀清问出没头没脑的话来，他便也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回答着道："西王府里是不常去，公主跟前却常请安。"（此何言哉？譬如人问"天气可好"，答之谓"天是晴的，可是在下雨"，此尚成一句话说乎？作者刻画无耻小人，形容尽致，然而于调侃之中，寓意极为沉痛，傥亦近世所谓幽默欤？）侯裕宽这样一句不合伦理的答话，却对了杨秀清的劲儿了，只见秀清听了，十分高兴，把他坐的椅子，挪前的一步，挪的和侯裕宽越近了道："噢，公主跟前常请安吗？他自从西王没了，心中可时常想念，嗳，裕宽，我可不明白，论公主的年纪，也三十出头了，为什么还和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一样娇嫩……"秀清话未说完，裕宽已从恍然里钻出个大悟来了，他往常也听见秀清告诉过，当初在金田村吃西王的喜酒那节故事，秀清在他面前，也承认说是爱慕宣娇，今天提起这话，敢情是相思症旧病复发，这一下拍马屁，便找到康庄大道啦。忙掏出手绢来，掩着嘴唇

笑道：（秀清固以娈童畜裕宽，而裕宽自视，固亦娈童也，作此搔首弄姿之态，令读者欲作三日呕。）"好教王爷得知，自从西王没了，公主是镇日价愁眉泪眼说，懊悔嫁了西王，倘若当初嫁了东王，如今不是夫荣妻贵，享一辈子荣华富贵吗？"杨秀清不听犹可，一听见时，撑不住心花朵朵开，便十分高兴，堆着一脸的笑问道："真有这话吗？我今天找你来便是为这件事……"杨秀清便把自己想弄洪宣娇到手的话，老实告诉了侯裕宽，要他想法子。侯裕宽听罢，也皱着双眉道："论理呢，王爷和公主，一个儿金枝，一个儿玉叶，再对也没有，况且两下里郎有心妾有意，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重单，你王爷须不是单相思，好事那有不成之理！只不过……"侯裕宽说一句，杨秀清点一下子头，听侯裕宽说洪宣娇，好像亲口告诉过侯裕宽，说他千肯万肯相似，不由得心中十分痛快，可是末了却听侯裕宽说"只不过"三个字来，可见上面一番说话还不能作准，底下还有好事不能成就的原因咧，见侯裕宽那种故意慢吞吞的神情，不禁心痒难搔，（不但杨秀清心痒难搔，即读者亦亟欲读下文也。）当下便一叠连声催促道："裕宽，你别绕那们大圈子了，快说吧！"谁知侯裕宽刚待叠着两个指头儿，说出一番话时，忽听得隔墙有人大喝一声道："好不要脸，非砍下驴头来不可！"杨、侯二人做贼心虚，撑不住惊慌失措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有个彪形大汉闯进门来，手里拿着的好像是一把单刀，不由分说，便向杨秀清头上砍来，欲知杨秀清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自陈李在武昌会见以后，连篇累牍，皆系叙述战事，若不变化章法，借新读者耳目，则不免昏昏欲睡矣。乃间以洪宣娇

一段历史，以天潢之贵胄，作新寡之文君，即不演为小说，其人其事，已定令人回肠荡气而有余。有好史实，乃有好小说，譬之有小鲜以供刀俎，易牙乃克展其长，否则虽有巧妇，究不能无米为炊耳。

写杨秀清、侯裕宽谋所以计赚宣娇者，有类《水浒传》王婆教西门大官人偷情，细腻风光，殢人魂魄。本书更插写侯裕宽吮痈舐痔之丑状，是模仿《水浒》而善加变化者，不谓侯裕宽拍马之外，兼功拉马，宜乎弄东王于股掌，然而卒以是殒其生，是小人可为而不可为也。

第七十三回　托二竖雄龙慕雌凤　效双飞野鹜逐家鸡

话说杨秀清、侯裕宽正在密谈，忽地陈承瑢跄跄踉踉地奔了进来，手里捧了一大叠文书，往杨秀清面前送，列位读者，俗话说的好，叫做做贼心虚，杨秀清在和侯裕宽商量的，虽不是什么军国大事，却是天底下最缺德，那种偷香窃玉的勾当，自然最怕人知道，所以陈承瑢闯了进来，杨秀清出其不意，还当是有意来窥探自己秘密，陈承瑢手里拿的文书，杨秀清眼花了，还以为是凶器咧。凑巧陈承瑢嘴里又在说什么"好不要脸，非砍这厮驴头不可"，越发吃惊非小。亏得侯裕宽瞧的清楚，站起来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陈丞相。"做书的写到这里，却要顺便交代一句，那陈承瑢本来任职地官副丞相，奠定天京之后，升为天官正丞相，不过因为承瑢在东府里面，管理文书奏章日久了，一时间换不得生手，所以承瑢虽是补了天官正丞相，却还是留在东府里办事。今天他正值接到了紧急公文，所以来找东王告禀，当下见杨、侯二人，慌慌张张的态度，倒把他怔住了。杨秀清想陈承瑢是个当代的圣人，平日规行矩步，所谓非礼弗视，非礼弗听的，怎么今天破例骂起人来，定一定神，忍不住便开口动问道："有什么事情吗？"陈承瑢这才重又把手中一叠文书，送到秀清面前道："王爷你瞧吧，可气人不气人！（读者愈心急，作者愈故意纡徊，不即说出。）杨秀清这时，一缕情思，兀是纤绕在洪宣娇身上，那有心情看什么公文，所以用手拦住道："承瑢，是什么事情，你

说给我听吧，省得我看公文了。”承瑢叹了口气道：“王爷，你有所不知，安徽那面，捷报频传，谁知石凤魁、黄再兴那两个狗头和清妖叫什么曾国藩的对敌，打的大败，武昌、汉口都失了，咱们这一边的败兵，现在都驻扎在田家镇，王爷你瞧这两个狗头，该死不该死！”东王听了失声道：武汉全失了吗？”承瑢道：“全失了。是这两个狗头自己来禀报的公事，现在这里。”东王也长叹了一声道：“那石凤魁是翼王的堂兄弟，黄再兴这名字很熟，是谁保举的呀？”陈承瑢答道：“这人是北王那边的。”（东北二王交恶，于此帷灯匣剑，微露端倪。）秀清一瞪眼睛道：“这种没用的脓包，北王保举他则甚！”承瑢道：“其中有个道理，这黄再兴原来也是金田村的老弟兄，本来是拿笔杆儿的，在北王那边当差，后来天王瞧他笔墨还不差，便教他管理诏书，这一趟便派他留守湖北，专管民政，不过守土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失守城池，便是文官也当有罪。”（是书生口吻。）秀清听了，便截住承瑢的话头道：“够了，你便拟一件公文，把这两个脓包宣召回京吧……”杨秀清说到这里，又把话头顿了一顿，倏地双眉紧皱，撮着三个指头，撚着上唇几根稀胡子，斩钉截铁价说道：“等他们回来，不必再禀我，便把他两个一齐宰了！”（照应上文，谓秀清杀人时必皱眉撚须一段文字。）陈承瑢连声答应，便退了出去拟稿，也不在话下。这里杨秀清重又打叠精神，问侯裕宽道：“你说那‘只不过’三个字，底下该有下文，只不过些什么，你说你说！”侯裕宽道：“我说只不过他们那一面，既是公主，又是王妃，我们这一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军民人等，也许有不知道天王，可没有不知道咱们东府的，两下里一举一动，满朝瞩目，觉得不方便罢了。”杨秀清把脖子一仰道：“管他呢，我说干就干，看他们奈何我不成！”侯裕宽道：“话得说回来，天王的

意思，不知道怎样？王爷瞧机会，也得探一探天王的口气才是。”秀清把脑袋摇个不住道：“你这是过虑了，我们东府干的事，几曾瞧见天王批驳过一件？所以这个可以不问，反正是他妹子自己愿意了，他也管不了许多。”（杨秀清此时渐有不臣之意矣，读者当于琐碎之处体会之。）侯裕宽瞧东王事在必行，便乐得顺水推舟道：“既是东王说干得，那么我倒有一计在此，必须如此这般，包管十分容易。”杨秀清听了拍案道：“此计大妙！准这们办就是！”第二天起东王便称病，上本乞假。天王还当是真病咧，便人参咧燕窝咧，接二连三，颁赐给东王。又特派了一向诊治天王疾病的内医，来东府请脉，宫使钦差，相续于道。（愈见天王待之厚，愈见秀清不臣之非是。）谁知内医到了东王府，却是挡驾不见，只派人传下东王令旨来说：“东王这病，自己会医，不劳大夫费心。”那内医只索罢了，自回宫内复旨不提。东王便命何震川拟了一道本章，上奏天王，大意说微臣的略沾小病，乃蒙恩赐稠叠，益令微臣感激涕零，不过天父派天兄耶稣下凡，那时也为人民治病，所以医术以教士为独擅胜场，非中国方医所能及。（瞧不出东王倒是提倡西医的，一笑。）查西王德配天妹公主，受命天父，以医济世，伏乞念臣微劳，饬下天妹到臣第治疾，臣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这本章上了以后，自然照准，天王便降旨命洪宣娇前往东王府治病。（此计侯裕宽果然定得甚妙。）洪宣娇奉到旨意，便吩咐排齐舆马，前往东王府。路上百姓们，都站立着观看。只见开路的是一对钲鼓；其次是衔牌二十对，不过衔牌上并不是写的字，却是套着个黄油套子，四面盘金线，中间绣彩凤；其次是绿边黄心绣凤旗二十对；高照提灯二十对；提炉二十对；一位西王府的侍卫，骑马背着令旗，后面便是刀枪剑戟的一队卫军；再后边才是一顶黄罗伞，伞底下一匹桃花马，

（是好名色。）马上坐着个头戴白缎绣彩凤云龙风帽，身穿蜜色长袍，上绣着团龙，前后左右，共计八条，足登小蛮靴，踏在金镫上，揽辔徐行，百姓俯伏着，偷眼瞧望，只见马上的是员女将，粉面朱唇纤腰窄袖，如同娩婳将军一般，真个刚健婀娜，兼而有之，（借百姓眼光中，看出洪宣娇不弱来。）便是天妹洪宣娇公主。百姓瞧见洪宣娇的马走过，不知不觉地，叩头三呼千岁。（宣娇深得民心，于此一点。）宣娇向着百姓们一笑，露出编贝般的一口牙齿来。路上无话。不一刻来到东王府，早见东府属官，排班在大门外迎接，（有陈承瑢、何震川在内。）宣娇在马上弯了弯腰，那马一直到大厅外面，才由手下将弁过来牵住，便有两名戎装的女兵，过来搀扶宣娇下马，这时便有个人从阶上下来，离宣娇五六尺路，便已跪下了："微臣奉了东王之命，来此迎接天妹公主千岁。"宣娇一听声音很熟，便定睛细看，只见这人生的一张白净面皮，眉目如画，年纪只有二十左右，虽然是个男子，可是脸上似乎敷着薄薄的一重宫粉，（若在今日，则定然涂雪花粉矣，一笑。）说话时又脖子一扭扭地，有些像是女子，宣娇瞧这人好像是在那里见过的，只是一时记不起来他姓甚名谁。那人见宣娇在踌躇，知道他准是忘了自己姓名咧，便忙着自己报名道："微臣便是以前在西王跟前当差的侯裕宽呀！"（宣娇于其姓氏且不知，可见裕宽前文说宣娇如何如何，均系谎话。）宣娇才想起了道："西王在日，不是最喜欢吃你做的菜吗？"（不言厨子，而厨子自在意中。）侯裕宽陪笑应道："正是。"洪宣娇听了，一声儿不言语，顿了好半会才道："东王寝殿在于何处？相烦你在前带路。"侯裕宽忙慌站了起来，斜签着身子，在前边带路道："微臣放肆先行，请天妹公主随后来吧。"当下侯裕宽这一领，弯弯曲曲，也不知穿过多少门户，宣娇带的两个女兵，早被东

王府的人拦住，所以这会子只剩宣娇一人了。好容易才走到一间厅堂跟前，只见重帘深掩，侯裕宽抢步上前，打起帘子，嘴里咕哝了一声，里边杨秀清会意，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洪宣娇进去一瞧，不觉怔住了，只因他本来是奉旨到此治病的，如今见杨秀清精神焕发，脸上毫无病容，一时间如同丈二长的和尚般，摸不着头脑起来。只得搭讪着道："东王可大好了吗？"秀清笑道："本来身子不很舒服，可是一见天妹，什么病都没有了。"宣娇听他话说的突兀，撑不住心头纳闷，可是回过来一忖，东王现当炙手可热之际，自己兄长，尚且投鼠忌器，自己何必和他抬杠呢？想到这里，心神泰然，便用语言岔开去道："天王听说东王病了，急得什么似的，谁想天父保佑东王，业已大好，这真该谢天谢地！等咱家回去奏明了，也可让天王放心……"秀清这时惟恐宣娇要走，幸亏得和侯裕宽早已定下了步骤，只消依计行事便是。当下忙向侯裕宽使了个眼色道："混帐，你站着尽瞧干吗？天妹公主来了，连水酒都不曾喝得一杯，还成什么体统？你可知道天妹是奉了天王旨意，来治孤家疾病的呀？天妹不辞辛苦，冤枉他跑这们一趟，咱们难道好让他空了肚子回去不成，你这蠢才也真蠢，连这一点点也要孤家亲自吩咐，说出去难道不怕人笑掉牙齿吗……"杨秀清说一句，侯裕宽故意装出十分惶恐来，应一句"喳"，末了听完，又应出一连串的"喳"字。杨秀清又道："快滚下去，把酒席端出来！"侯裕宽借此机会，便退了出去，这时宣娇欲待拦阻时，那里来得及，而况宣娇虽是个女子，平生却有一种嗜好，便是喝酒。听见了一个酒字，就非喝不可，便是撵他也不走了，这原是宣娇嫁了萧朝贵，朝贵最喜欢杯中物又要宣娇陪着他喝，所以宣娇便学会了喝酒。谁想喝久了，竟也上了瘾，后来西王殉国，洪宣娇便一发借酒浇愁，每天竟非喝二三斤不能

过瘾。(寡鹄离鸾，排愁无计，甚至借杯中物以消块垒，此何等可悲事！杨秀清必欲计蹂躏其节操，宜乎众人欲食其肉也。)大凡喝酒的人，是一个师傅传授的，听见了一个酒字，便会心痒难搔，今天宣娇听说秀清请他喝酒，不觉高兴起来，把要走的心思，抛向爪哇国里。说时迟那时快，一会儿侯裕宽果然督促俊童娇婢，七手八脚，摆上一桌酒席。宣娇向来是不避忌男子的，更兼酒瘾发作，也就免去客套，便和秀清俩相对着，浅斟低酌起来。侯裕宽在旁伺候上菜，一会儿侯裕宽忽地记起了一件事来，忙悄悄地溜出厅堂，谁知无巧不成书，在厅堂外走廊里，便遇见一个僮儿，捧着个闽漆茶盘，盘中放着一对鸳鸯壶，那壶盖上有个结子，一把是玛瑙的，其色淡红，一个是翡翠的，绿得掐得出水来相似。这僮儿捧了两壶酒，正待步入厅堂，谁知给侯裕宽劈头拦住，吩咐僮儿将盘放下，侯裕宽从怀里揣出个纸包来，亲自揭去那翡翠结的壶盖儿，僮儿偷眼瞧时，见纸包里面，却是末药般的东西，侯裕宽毫不犹豫，便把那包末药，一古脑儿都倾入壶中，僮儿见纸包上有墨笔写着的字，仔细一辨认，却原来是“凰求凤”三字。(匣剑帷灯，跃跃欲出。)侯裕宽搒掇舒齐，依旧教僮儿把盖儿盖好，又吩咐他这翡翠结的，给公主喝，玛瑙结的，给王爷喝，千万别弄错，那僮儿知道侯裕宽在这东府里，是天字第一号的红人，他弄这玄虚，定然有他的道理，便也不敢多问，匆匆地捧着盘儿，自去依计而行。表过不提。再说洪宣娇喝了一斤多酒，常言道，酒是色媒人，脸上本已有些热烘烘了，恰值这僮儿添了酒来，替他筛上，他一喝又是三杯。不料这壶酒却不是一个好相识，陡觉丹田里有股热气，往上直冒，霎时间这股热气，便布满全身，喉咙口更像火烧的一般，十分难受，要想说话，谁知连舌头都木强了。正在难解难分之际，谁知杨秀清又来劝酒，只得又干了

一杯。可怜这杯酒，更如火上添油，眼皮上好像搁着副千斤担般，只是迷迷糊糊的往下阖，酥胸里的一颗心，又不住突突地跳，几乎要跳出腔子去了。两条腿伸既不是，缩又不好，没了个安顿之处。杨秀清一瞧，是时候了，（可杀！）便心中暗忖，不如快一点催他上路吧，（此路生路欤？死路欤？所谓腰间仗剑斩愚夫，明明死路也。秀清催宣娇上路，结果，反是宣娇催秀清上了死路，天道好还，世之好色者，殷鉴不远矣。）当下便向着旁边站着的一个黠婢，使了个眼色，那黠婢便过来，俯在宣娇耳朵上道："天妹可要解小溲？"这句话立刻把宣娇提醒，他以为此刻难受，便是要解小溲的缘故，本来酒喝多了，不论男女，都是要增加小溲次数的，自己怎么聪明一世，懞懂一时起来，会把女人家最要紧的事情忘记了的呢？当下懒得说话，便点了点头。那黠婢忙用力将宣娇扶起，转入屏风背后，果然后面有间密室，宣娇进去了，四下一打量时，不由得喝一声彩，原来四面壁上，全嵌着大穿衣镜，一走入去化身千万，和唐宫镜殿一般。此外金的脸盆，银的粉盒，凡是闺阁中梳妆用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安放的崭崭齐齐。此时宣娇内急不堪，便四下找那溺器，好容易在六扇屏风后面找着了，真个精致的所在，无一不精致，溺器前边，打横放着一张紫檀琴桌，（以紫檀琴桌与溺器放在一处，应为紫檀琴桌叫屈。）上面还点着一盘寿字香，那烟几是氤氤氲氲的，在空中袅着。宣娇一边在佩服杨秀清能布置，一边便褪下小衣，坐上那溺器，一个上半身，刚好伏在那琴桌上，不知是什么东西，搁住了肘子，凉冰冰地有些痛楚，侧着眼瞧时，却原是琴桌上，放着一部尺页，上下紫檀夹板，封面上泥金签条，上题着四个小篆，叫做"万化之源"，（极俗之事偏写的起雅。）宣娇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好在无聊，借此解解心焦也好，便伸手去揭了开来，谁想不揭时尤可，一

揭了时，顿时把个宣娇瞧得从鬓角里滃起一片红云，夹耳根子通红起来。你道为何？原来尺页上画的，正是《石头记》上傻大姐误拾绣香囊，他口中所说妖精打架的那种玩意儿。宣娇红着脸，向那尺页啐了一口，便连忙盖上。列位读者，看了上文，早已胸中雪亮，这全是侯裕宽定的毒计，也不知是那里去弄来一包混帐药，倒入酒壶，教宣娇连酒带药都喝了下去，这种药力何等厉害，立时便发作起来，凭你三贞九节的妇女，被这种药迷了本性，尚且要把握不定，何况洪宣娇毕竟是不到三十的妇人，本来给礼教把心猿意马克制住的，今天一喝酒，便赛似黄河决了堤一般，那里能够不泛滥！此刻又瞧见了这尺页，所以只一瞧便丢下的缘故，便是受他二十多年在旧礼教底下束缚惯的潜意识所支配，觉得不敢看不宜看。后来又是一想，此刻自己便是把那尺页偷着看看完了，好在此间只有自己一个，神不知鬼不觉，也决计不会有人知道的。这们一想，胆子便大了，横一横心，便伸手去第二次再把那尺页翻了开来，这一趟却和适才瞧的一趟不同，他兀是一副副仔细地揣摩，连极细微的地方都不肯放过，然而只瞧得两三幅，却又盖上了。你道为何？原来宣娇心神不定，瞧了这牢什子，便想起了当初自己和西王闺房之乐，也是甚于画眉，此时安得西王复活过来，坠欢重拾，便死也甘心的了。说也奇怪，洪宣娇精灵所感，那萧朝贵的鬼魂，果然应召而至，只见萧朝贵和生前一样的大踏步进了这间更衣室，向洪宣娇身上扑来。欲知洪宣娇如何发放萧朝贵，且阅下文。

评曰

世上人第一等是上智，第三等是下愚，惟有上智下愚，能把握得定，不为外力所诱。第二等人，介乎两者之间的却不然，

譬之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自己却无把握，完全须视环境为转移。本回所叙之洪宣娇，便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第二等人。方其六军缟素，欲复夫仇，以迄古井不波，柏舟矢志，固始终是清清白白也。奈何杨秀清寡廉鲜耻，不念与西王固昆弟之交，而竟搂其寡妻；与天王且以君臣兼为骨肉，而竟欺其弱妹。尤恐宣娇未必能顺从，则定诡计醉以酒而污之。呜呼，若而人者，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其后卒为北韦执而醢之，北韦固忍，然而秀清自有其取死之道也。

本回描写淋漓尽致，然而微病其佻，作者宁不畏泥犁马腹耶？然而不若是，读者安得睹兹好小说哉，庸何伤，庸何伤！

第七十四回　仲国法败将伏诛　发援兵水营哗变

话说洪宣娇春慵酒困，正当情思迷离之际，痴心妄想，便希冀死去的丈夫西王萧朝贵，能够在此时来和自己梦中相会。果不其然，那萧朝贵的鬼魂，倏地从壁角里面钻了出来，一个箭步，便已窜到了洪宣娇跟前，张开双手，使了个饿虎扑羊的架式，把洪宣娇拦腰只一抱，便和抱那婴孩一般，直抱到靠墙一张湘妃榻上，才放了下来。宽衣解带，果然行了一次周公大礼。洪宣娇希冀着这个梦境，如今这梦境果然实现了，心里一痛快，兀是觉得四肢无力，体软如绵，也不知迷迷糊糊了多少时候，这才三魂六魄，重复回归躯壳。然而洪宣娇如若始终在梦境里呢，倒也未必非福，然而好梦不长好花易谢，宣娇这会子又突然间醒了过来，睁开双目一看时，那里有什么西王萧朝贵，千不是万不是，和自己同衾共枕的，偏偏就是东王杨秀清！宣娇暗忖，那么适才尤云滞雨，竟是钻了人家的圈套！可怜宣娇不想则已，一想了时，撑不住如同千万把尖刀在心窝上扎，眼泪如何忍得住，便在湘妃榻上，嘤嘤啜泣起来。列位读者，读过我上一回叙述杨秀清和侯裕宽定计的那段文字，想必早已明白，洪宣娇是落在杨秀清圈套里了。叵奈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洪宣娇都只为贪喝了几杯酒，却把半生贞操，断送在顷刻之间。这会子大梦初醒，便是十二万分懊悔，然而生米已成熟饭，也就来不及了。总算难为了杨秀清，此刻陪尽了小心，献尽了殷勤，好容易才把洪宣娇敷衍着，换了顶轿子，（一线不

漏，文细如毫发。）送回西王府第。据说洪宣娇回去了以后，关着房门，整整的哭了三天三夜。（愈写宣娇之悔艾，愈见秀清之可杀。）不过古往今来的女子，压根儿他们心理就是矛盾的，洪宣娇受了杨秀清的欺侮，哭一个死去活来，那么他一寸灵犀，当然深恶痛绝那杨秀清了。谁知过了两三天，秀清又派着侯裕宽押着一顶大轿，来找宣娇，宣娇却又妆饰妆饰，上轿而去。毕竟还是他畏惧秀清，不敢不从呢，还是对于杨秀清不无眷恋之私？表面上似乎是委曲，心坎里却是愿意的呢？（吾谓二者兼而有之，读者以为如何？）这是女子心理矛盾的地方，做书的简直猜他不透，只得撮要交代一句，从此杨秀清和洪宣娇便常相往来，表过不提。单表杨秀清和洪宣娇的一段因缘，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渐渐地便人言啧啧，传入天王耳朵之中。第一个赖汉英，他是赖皇后的兄弟，和天王乃是郎舅至亲，因此天王身上的事情，他格外关心。自从得知了杨秀清欺侮洪宣娇的消息，心中兀是十分不平，便来奏知天王，满以为天王定然也要龙颜大怒的了，谁知天王听了之后，沉吟了良久，才慢条斯理的答道："国舅休得生气，朕和东王同起草泽，谊同昆弟，些须小节，正不必多所计较。况且朕与东王，同是天父之子，朕之妹，便是东王之妹，兄妹相处，有什么稀罕？外间物议，不必去理会他们。"赖汉英听了，默默无言而退。天王这们一说，还有谁敢多管闲事？东王便越发肆无忌惮，兀是把宣娇留在府中，停眠整宿。这一次把宣娇留了两天，直等到第二天黄昏时分，才把宣娇送走。原来每逢宣娇在东府里时，秀清便须腾出身子来，陪伴着他，军机大事一概丢在脑后，东府属官，不论大小，都不许回公事。（东杨其时酒色荒淫，去死不远。）所以宣娇一走，回公事的人，便络绎不绝，那陈承瑢也抱了一大叠文书，前来禀道："石凤魁、黄再兴业已解到，请王爷钧

旨定夺。”秀清说：“孤家不是早已吩咐过你吗，这两个鸟人，到了天京，砍了就完事啦！”陈承瑢道：“事情不是那们简单，湖北失了之后，须要派个能征惯战的大将前往收复，才是正理。”秀清侧着脑袋，想了一想，却反问承瑢道：“陈丞相你瞧派谁去好？”（承瑢信任之专，于此可见。）承瑢凑上一步禀道：“湖北的事情，便是坏在事权不一，所以此刻须要派一个位高资深的人去，然后号令齐一，湖北便不难收复。”秀清把脑袋点之不已道：“你的话一点不错，这差使责任既如此重大，只得派一个朝廷的柱石前往，好早日收复湖北，你此刻便替我办一角公文，就派北王韦昌辉，统领各路兵马，向湖北进发。倘若有谁不听军令，教北王不必奏闻，准许他便宜处置。”承瑢领命，便自去办理公文，因为是紧急戎机，所以当天就办出去了。北王韦昌辉开读了东王的钧旨，一面到东府来请示机宜，一面便调兵遣将，准备启程。原来北王府里也有属官，不过人数比东府少，北王手下第一员大将姓张名唤子朋，是广西凌云人，身长八尺，腰大十围，额凸目深，掀眉巨口，（只四句便活写出一位猛将来。）可惜瞎了一只左眼，只剩得一只右目。韦昌辉因为他膂力过人，骁勇善战，所以十分宠爱他，叫他作“独眼将军”。那些部下的兵士和百姓们，却背后唤他做张瞎子。只不过张子朋打仗虽能拼命，可是胸中并无学问，所以喜怒无常，火冒起来，时常亲自提了柄鬼头刀杀人，便是在路上掳掠得来的娇妻美妾，不碰着性起便罢，要是刚刚碰在火头上，他一般地也会一手抓住发髻，一手将鬼头刀挥去，把那婆娘的一颗螓首，滴溜溜的提在手中，向地下一掼。总之他要是发起性来，不杀人是不肯歇的，因此湖北的老百姓，一听说“张瞎子”三个字，浑身骨节，都会筛糠般的抖将起来。韦昌辉因为他在湖北屡立战功，所以此次便派他为前部先行官。张子朋在北王跟

前，领了军符印信，回到营中，和手下的师帅们商议，手下的人异口同声说道："湖北失守，东王令催收复，急如星火，不过从天京往湖北，陆路不如水路快，我们行军，须先向水营里借好船只，才不致误事。"张子朋一想这话不错，便亲自来找唐正财借船。原来太平军的水师，全是唐正财一手编制的，所以天王派唐正财提督水营军务，京内京外，全部水师，在他掌握。张子朋找到唐正财，他是不会客套的，一见面便霹雳火箭价说道："唐提督，咱们北王奉命收复湖北，却派了咱老张充一名先锋官，北王一叠连声、只是催咱快走，所以今儿来找你，请你借一百条船给咱，限你在十二时辰里，须要齐集在仪凤门外，候咱手下的弟兄们下船。"张子朋说完，也不等唐正财回答，便站起来扬长而去。（是粗莽人行径。）这一下，把个唐正财气的发昏章第十一，他想张子朋的前程，不过是北王府里的承宣官，论起职位来，还在自己之下，怎么说话竟如此毫无礼貌？好！你既无礼，须怪不得我唐正财，和你开一回小小的玩笑咧！唐正财心下有气，张子朋是个混人，他做梦也想不到已经把人得罪了，他只是打他的如意算盘。到了第二天，派一个差官，向唐正财要船去，谁知到得水营里，却扑了一个空，水营将弁回报说："唐提督逛燕子矶去啦，什么时候回来可没有一定。"等到张子朋挨了两三个时辰，再派人去时，却回复说："这个时候还不回来，也许上浦口去啦，今天回来不回来就吃不准了。"可笑张子朋接二连三，派了五六个差官去找唐正财，谁知道结果还是空跑趟，顿时把个张子朋急得两条腿好似擂鼓一般，在地下顿得一片价响，喃喃地把唐正财骂的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部下的将弁们不知趣，又上前请示道："请承宣官的示，咱们开拔，没有船只怎么好？"这一问不打紧，越发把张子朋如同火上添油般，只见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虎

吼一声道："弟兄们站队！"将弁们不知道主将这个时候喊站队到那里去，可是既这样吩咐下来，张子朋的脾气，又是说的话不准人驳回他的，所以只得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掌号的便掌起号子来，兵士们不敢怠慢，果然把队站的齐齐崭崭。张子朋叫带过坐骑来，全身披挂，腾身上马，带了这一小队亲兵，浩浩荡荡，便直奔仪凤城外而来。出了仪凤城，已是瞧见水营里的旗号，在风中翻飞着了，（情景如画。）张子朋在马上发令道："弟兄们快上前动手，把水营里的船只，替咱封上一百条，水营里的弟兄如敢违抗命令时，不论他是将弁或是兵丁，见一个便替咱抓一个，见两个便抓一双，抓来见咱，自有处治之法，不得违误！"张子朋手下的弟兄们巴不得这一声，当下喊一声得令，便七手八脚，到岸边来封船。你想水师的兵士，岂是好惹的？当然要出来阻挡说："我们水营和你们陆营，河水不犯井水，两下同是为天王办事，你们陆营里要用船只，可以向咱们主将要去，怎么三不知的便拿封皮来，当咱们民船用呢？"（可见民船是应当封的了，呜呼，"臣罪当诛，吾皇神圣"，何不幸而生为中国之民乎？）论理性，张子朋部下是讲不过水营里的，不过他们依仗着有张子朋撑腰，所以见有人拦阻，他们便狐假虎威地真个把那人抓将来见张子朋。这样一抓，刹那间竟抓了有二三十个人，一古脑儿都牵来见张子朋。此时张子朋牛性又发作了，把怨恨唐正财的一口恶气，都出在这些水营里的兵将身上，所以见抓来这许多人，他兀是三尸神暴跳，七窍怒生烟，一叠连声喊道："砍了！砍了！"在张子朋部下的本意，以为抓得来至多将他们羞辱一场，再不然，饶上一顿棍子，想不到张子朋说出一个"砍"字来，军营里说一个砍字，便是砍脑袋的简称，虽说水营和旱营平时不大来往，可是究竟同属天王治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到底是一家人，怎好用辣手

杀起自己人来呢？因此听张子朋说砍，他们兀是吓呆了，站在一旁只是发抖，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张子朋杀兴上来，（四字奇极，天下竟有嗜好杀人如张子朋者乎？）再也休想按捺得住，见左右不肯动手，他便跳下马来，说时迟那时快，劈手夺过左右手里的鬼头刀，把一伙水营里的将弁，如同滚瓜切菜一般，杀的一个不曾留着。可怜那伙水营将弁，一来本领都不是张子朋的对手，二来一点没有提防，出其不意，刀锋已在脖子上了，连"哎呀"二字都不曾喊得出口，已是变做了无头冤鬼，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渠。然而俗话说的好，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张子朋这种乱杀人的脾气，毕竟于天理、人情、国法三者，没有一项可以过得去的。况且太平天国的水营，在没有经那曾国藩火攻之前，共有前、后、左、右、中、东、南、西、北九军，每军一万多人，共有人数近十万，大小战船一万多艘，常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一声听说水营里的弟兄们，被旱营里的人无冤无仇地杀了时，这祸可闯得大了，全水营的人都不服起来，刹那间便闹的沸反盈天，一时睡着的都爬起来，（水师中人好睡，盖泛宅浮家无事可为，辄以一枕黑甜为无上乐事，已成习惯，于此见作者即使用形容词，亦必锻炼出之也。）在船上的都跨上了岸，刀出鞘，弓上弦，准备和旱营中拼一个你死我活。几个性急的，早已发一声呐喊，上前把张子朋团团围住，只叫："不要放走了杀人的凶犯！"又嚷着说："快差人禀报东王，倘若东王判断的不公平时，莫怪咱们要反到天王宫中去啦！"又有几个性急的，竟在船上整理缆绳和布篷，说要"上驶武汉，投降清军去啦！与其在天王手下，性命不得保障，还是反了的好！"（吓杀人也，以上一段，如疾风急雨，使庸手为之，必现手忙脚乱，而作者络绎写来，有条不紊，令人叹服。）再说张子朋凭你骁勇，可是以一个人要和十万人拼命起来，毕

竟也众寡不敌的，四下一瞧时，只见四围黑压压地，全是水营里的人，约略估一估人数，已有几万人了，只是一重一重地包围着，包围着也有数千重。然而那些脚慢的水营弟兄，兀是还在那里呼啸而来，滔滔不歇，张子朋譬如孑然一身，被困在千军万马之中，任你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休想杀出重围，因此心里虽不惧怕，可也束手无策。在水营这一面，要是也像张子朋那们鲁莽，便是不把张子朋剁成肉泥，也早已没有命了。亏得有几个稳健的，拦在头里说："弟兄们休得动手，且等东王前来发落，如若发落得不公平，那时再反也还不迟。"所以张子朋才保全着一条性命。列位读者，这时的水师，哗变已是迫在眉睫，早有人来到东王府送信，陈承瑢得知了，便气急败坏来禀杨秀清，秀清吓得面如土色，便道："这便、便、便怎么好？"承瑢道："众怒难犯，王爷必得亲自去抚慰一下，否则祸生肘腋，清兵乘虚而入，我辈皆无死所呢！"一句话提醒了秀清，便忙着带了承瑢，由陈玉成率领东王府禁军，百来匹马，保护着秀清，风驰电掣，往仪凤门外而来。在路上陈玉成便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水营中兵士，不是广西起义时的老弟兄，他们不知道王爷待他们的恩德，要是对于王爷有甚失敬时，末将可担不起这血海干系！"秀清听了，心中果然惧怕起来，便勒住马头道："依你可有什么主意？"（写陈承瑢、玉成叔侄所见不同，想见当时匆遽一班。）陈玉成道："这可不难，他们水营里平素最信服的那位将领，王爷带他一同去，他们见了自然不敢动蛮咧！"秀清胸中一忖，水营是唐正财统领的，这事非找他不可。想罢，便拨转马头，来找唐正财。再说唐正财本来和张子朋小开玩笑，不料闹出这们大乱子来，正在营中搓手顿足，没做理会处，却值东王排闼直入，只得牵了匹马，跟着便跑。陈玉成边跑着马，边告诉唐正财道："古人说，民可使

由之，今天秩序虽乱，君臣之礼，却不可废，方好教那些变兵有所畏惧。”唐正财听了，点头不迭。（陈玉成算无遗策，果然好将才。）便是秀清也觉得玉成年纪虽轻，机变却极敏捷，当下便由唐正财一马当先，刚出仪凤门，便大呼道：“众家弟兄，休得哗噪！东王千岁驾到，与你们评理来了！”水营弟兄听了，顿时欢声雷动，（第一步先松懈了。）话声未绝，那陈玉成也随后疾驰而来，高声向唐正财道：“唐提督，东王驾到，快些跪接！”唐正财应了一声道：“众家弟兄别把君臣的礼节忘了，让人批评我们水营里的不是，东王驾到，大家快跪下迎接吧！”唐正财说罢，他第一个翻身下马，向道旁一跪，这一跪不打紧，水营里的人，谁不是唐正财亲手提拔的。见主将跪下了，谁敢不跪！说时迟那时快，几万人都矮了半截，煞是好看。连张子朋一干人也跪下了。（第二步又松懈了。）不多一会，便见陈承瑢保护着东王，由禁卫军簇拥而来，这时玉成也在道旁屈了一膝，唐正财便朗朗说道：“臣提督水营军务唐正财，率领水营将弁兵士，跪接东王千岁！”（第三步又松懈了。）东王揽辔徐行，瞧见大众跪着，呼声震天，觉得自己十分威风，况且水营中人，既已跪下，料他们不致再会哗变的了，世界上断没有跪着和人家相骂相打之理，这都是陈玉成的妙计，因此秀清心下越发爱着玉成了。不表秀清心中之事，单表他到此间，由陈承瑢搀扶下马，唐正财招呼着设了公案，伺候东王坐下。这时除了唐正财、陈玉成、陈承瑢和禁卫军们站着保护东王之外，水营弟兄和张子朋一干人，依旧跪着，不曾起来。东王坐了，只见他双眉倒竖，两眼圆睁，把桌子拍得震天价响，一叠连声教带张子朋，张子朋听喊到自己，料知不免，只得硬着头皮，膝行而前，来至东王案下。杨秀清一见面，不由分说，便吩咐：“砍了！”（片时之前，张子朋固砍人者也，曾几何时而被人砍，

无报施之速如是。）欲知张子朋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治军难于治民，盖中国之民，于专制政体下生息者久，富于服从性，苟在上者不竭泽而渔，为小民留一线生机，则虽田剥削之，小民亦必忍辱负重，必不致轻言革命也。治军则不然，威信少弛，则号令不行，恩赏少偏，则一军皆怨。况彼有枪阶级，恩威并用，固足使其效死，设或治之稍有不得其法，则全军哗噪，小之则官长被戕，大之则生民涂炭。共和以还，独多兵变，其咎固在官长耳。

将才有良将、骁将之别，骁将善战而嗜杀，战时固可以一当百，而在平时则每易滋生事端，故骁将必有良将御之，而后合则两美。张子朋骁将也，设无秀清，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平天国国本且为之动摇，而后信骁将固不宜轻付以方面之任也。

第七十五回　死中求活棍责北藩
忙里偷闲芳寻南陌

话说杨秀清他知道张子朋是一员猛将，如若将他杀了，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岂不可惜？如若不把他明正典刑呢，又怕水营弟兄不服，所以一面拍着桌子，教把张子朋斩讫报来，一面却又暗向陈承瑢、陈玉成二人使了个眼色，二人会意，便忙着跪下求道："出兵便斩大将，足以沮丧士气，求王爷暂时把他监禁，交给刑部审问，得实再行处斩，也还不迟。"（看他们一吹一唱，数万人都被瞒过，真是不易。）东王说："看你们两人面上，权且把这厮的脑袋寄存在脖子上，可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来呀，把这厮拖下去，重责军棒一百下！"左右轰雷也似答应一声，便鹰拿燕雀般，将张子朋按翻在地，用军棍一起一落地打将起来。这一顿打，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漂杵。幸亏张子朋身子结实，否则三五十下，也早就没有命了。打毕，张子朋一拐一拐地向前谢了东王不斩之恩。东王偷瞧水营中人的脸色，好像不斩张子朋，他们还不甚满意，只得把眉头一皱，霎时便计上心来，拔出一支令箭，教陈玉成去把北王韦昌辉传来。陈玉成奉命上马而去。不消半个时辰，只见尘头起处，两骑马飞奔而来，果然其中一个便是北王韦昌辉。北王滚鞍下马，推金山倒玉柱，也向东王直挺挺地跪了下去。秀清大怒道："贤弟，你身为统帅，如何调兵遣将，不慎选人才，张子朋那厮，怎能做得先锋？你用人不慎，以致草菅人命，干犯众怒，贤弟，你自己可知罪不知？"韦昌辉惶恐道：

“小弟罪该万死，请兄长处治就是。”秀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孤家今天若不尽法惩治，怎能平得众怒？来呀！把北王拖下去，重责二十下，不得有误！”左右本待向秀清讨情，可是见秀清脸色不善，便知道求也无益，万分无奈，只得勉勉强强将韦昌辉打了二十下。你想北王韦昌辉，自从金田起兵到于今，从不吃过什么刑罚，这下子当着众目睽睽之下，把个封王爵的人，拖翻在地，和小兵一般受那棍责，你想这个脸可丢的不小吧？（此是秀清用权术处，然而不免结怨于人，此所以谓任劳尤须任怨耳。）因此上后文便要生出无限风波来，这里暂且不表。单说秀清起初，不肯便将张子朋处斩，水营中弟兄们，不免抱怨，后来见连韦昌辉也打了二十下棍子，这才窃窃私语着道：“好了好了，东王连北王都棍了一顿啦，咱们水营这个面子可挣的不小了，别把篷扯的太足了，须防翻船呢。”（水营中人取譬于舟楫，可谓三句不离本行，于此可见作者匠心巧思层出不穷。）……幸亏北王吃了这一顿棍子，才把众怒压了下去，东王处分已毕，这才前呼后拥，自回东王府而去。这里水营里的人，自有唐正财抚慰，都不在话下。却说北王韦昌辉，本是个膏粱之体，出身又在富豪之家，后来在永安封了王爵，一路里是养尊处优惯了的，自出娘胎，皮肉可从不曾吃过什么苦，所以二十军棍，已是打的韦昌辉躺在地下，动弹不得，只是一声递一声的呻吟着，好容易经旁人把他抬了起来，才得抬回北王府。到了府中，自有姬妾们向前伺候，妇人家瞧见当家的被责打到这个田地，免不了要有怨言，却被韦昌辉用手把他们的樱唇掩住了，低声喝道：“少胡说……”说时又四下打量，见都是自己心腹，这才告诉姬妾们道：“你们别嘴里没有遮拦，要是被人听了，去传给东王知道时，可不得了啦！”姬妾们吓的连脸色都变了道：“妾身们委实不

知道呀……”姬妾们人数虽多，听昌辉这们一说，便也不敢多嘴。可是他府里的文官武将，却都愤愤不平，便有个倒霉的人，想讨北王欢喜，只听得他大声说道：“我们北王和东王，官职既一般大，当初又都是金田村首事的弟兄，便是北王有什么不到之处，东王看在结义的分上，也应该担待些儿，今天不替北王留面子，便是存心和我们北府的人过不去，咱们好便吧，不好时，咱可要第一个演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把戏啦。”这人大言炎炎，话还不曾说完，便被韦昌辉叫众人把他拿下，不由分说，便推出府门，把他斩讫，割下首级来。（古人谓一言丧邦，此人真可谓一言丧命。）好一个韦昌辉，便忙着教人把这首级，捧了来见东王道：“这人因为想离间王爷和北王俩手足之情，所以北王把他斩了，枭下首级来，向王爷跟前谢罪，请王爷体念这并不是北王有甚怨恨之心，格外谅解则个。”杨秀清看了，反觉过意不去道：“你去上复北王说，那天因为水营里众目昭彰，所以不得不难为了北王一下，请北王也别生气呀！”这话传到了北府里，韦昌辉才放了心。至于东王杨秀清，只因瞧见昌辉吃了军棍，他态度还是十分恭顺，足见自己处置的公平，所以众心悦服，兀是异常得意。（做梦。）只有那幕下的何震川，觉得这不算是好兆，便悄悄地告诉陈承瑢道：“大凡一个人给人揍了，该心中生气，那才是人情，如若给人揍了，他偏偏会自认，说是怎样怎样的该打，打他的人又怎样怎样有理，那简直是不近人情的。怕是因为那人羽毛未丰，不得不装出这种架形来，好教别人不防备，如若那人一旦羽毛丰满了时，哼哼，那时节就非来报仇雪恨不可。所谓怒者人情，喜者不可测也，怕祸变就不在远，到了那时，难免玉石俱焚，我和你两人，大家都知道是东府里最有权的人，尤恐到头来要吃不了兜着走呢。古人说明哲保身，又说急流勇退，我倒很想

瞧个机会，从这漩涡里抽身出来啦。”陈承瑢闻言，默然无语，良久才叹了口气道：“话是不错，然而我受东王厚恩，便是明明知道这东王府已成虎口，可也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若你想逃出这龙潭虎穴，那我也很赞成，还是希望你早一点打点吧，我是早已将生命许给东王，恕不能奉陪咧。”（陈承瑢杀身成仁，厥后卒如其愿，亦可谓求仁得仁者矣。）何震川知道不能勉强他，只得罢了，后来两人到底分道扬镳，也就不在话下。单表杨、韦二人，因此不无芥蒂，偏偏挑拨两人感情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个不已。这大概是天厌杨氏，所以天时人事凑合起来，促其败亡咧。做书的免不得依着次序，一桩桩交代。原来侯裕宽有个堂兄叫做侯谦芳，是天王一向很宠信的人，所以当那武昌起兵东征之前，侯谦芳便衔了天王之命，剃了头发，假扮做商人模样，动身到南京来充间谍。到了南京，果然见龙蟠虎踞，好一个繁华所在，在历史上有个很香艳的名词，叫做六朝金粉，可见南京地方，窑子特别发达，自古到今，也不止一朝一夕了。侯谦芳因为在金迷纸醉场中，容易混迹，所以落客寓便找那客寓中的老板，带他逛窑子去。却说南京民风狡诈，有南京拐子之称，更兼生性喜沾些小便宜，开客寓的又大都没有好人，所以一听说客人要逛窑子，他便把手掌和胸脯拍的骨咚骨咚价响道：“客人但请放心，小可最熟这一门，钓鱼巷石坝街一带，没有一个姑娘不认得我外号叫做郑三拐子的，都以为我姓郑的最热心替客人做媒。那些姑娘们，只要我姓郑的将他们灌一顿米汤，便没有一个姑娘，不乖乖地肯跟着我跑的。因为我排行第三，所以那些促狭鬼，便替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郑三拐子。其实我还不拐人家的钱财，只拐姑娘们来和客人攀恩相好罢咧。据说替人家做一回媒，月下老人便把这人记在功劳簿上，延寿一纪。我郑三专替人拉拢露水夫妇，要是查起月

下老人的功劳簿来，我郑三便活上二三百岁，也愁活不完咧。”（随手穿插，奇笔成趣。）侯谦芳一听这店主东，也是马泊六一流人物，正对自己的口味，便也一笑道：“如此便相烦引导，好让月下老人再替你记上一功。”（答语俏皮之至，儇薄儿口吻如画。）郑三哈哈大笑道：“这是理所当然，但不知侯客官还是逛头等的，还是逛二等的，头等的在钓鱼巷，二等的在石坝街。”侯谦芳一仰脖子道：“这还用问吗？自然是头等的！我们逛，只要逛得痛快，钱是漫不在乎的。”郑三一听这客人口气不小，暗暗叫了一声侥幸，暗忖这分明是一块肥肉送上门来啦。当下忙狗颠屁股似的在前领导着道：“小可放肆先走，客官随我来吧！”侯谦芳答应一声，便跟着他到一家酒店叫“老万金”的，后面那水桥底下去雇定了一只画舫，船家打起扶手，郑三便让侯谦芳先行，两人参差着跨进船中。侯谦芳是第一次到南京来，所以特别留心打量着，便见这画舫头舱里，分左右放着两张皮制的杨妃榻，中间留着一条过路，好让客人由此走进中舱里去。侯谦芳再跨进中舱瞧时，见当地放着一张小方桌，四面四只圆形绷牛皮的鼓凳儿。靠里边一张炕床，上边铺着衾褥，虽都是布的，然而儿是精洁非常。仰起脖子来，见上边挂着一方小匾额，上写着“米家书画舫”五个四五寸见方的颜体字，下首署款是“何绍基”三字。两边挂着副对联，那字又瘦又硬，是学的黄山谷一派，再看那上下联是：

七宝楼台春燕乳

六朝城郭暮鸦啼

（是盖天造地设秦淮画舫中之联语，移向他处不得。）侯谦芳原也略知文墨，便赞了一声道：“好富丽的联语！”郑三站在他后边，用手让着他道：“侯客官闲着没事，便嗑嗑瓜子消消遣吧。”侯谦芳顺着郑三所指的瞧去时，见那小方桌上，安

放着四个碟子，一碟花生，一碟瓜子，另外两碟是雪梨和福桔，侯谦芳依言，便真个伸手去捞了些瓜子来嗑着。边嗑边笑道："郑老板，你说的姑娘，在那里？怎么不见？"郑三摆手道："且莫着急，这是南京的规矩，雇了画舫，再叫条子。"说时便移过砚盘来，拿着笔在条子上写着四个大字道："李小鸭子。"侯谦芳不禁笑得打跌道："这是姑娘的芳名吗？"郑三点头道："怎么不是！"侯谦芳将一颗脑袋，兀是向左右摇个不住道："好好的姑娘，为什么要题这种粗俗的名字？名字这们贻笑大方，脸蛋儿是可想而知啦。郑老板，好不好请你替我招呼个名字雅致些的姑娘来呢。"郑三没口子答应道："有有有！"边说边便又写第二张条子，却是两个大字，侯谦芳便念道："红鸾。"念完了笑道："这个名字才有些意思。"再看郑三写那第三张时，却叫"樊宝宝"，郑三写顺了手，正要写第四张，却给侯谦芳拦住了道："够了够了，姑娘太多了，没有功夫去敷衍他们，把人干搁着反而不美。"郑三依言，便放下笔，把那三张条子，都交给了在后艄的艄公。这时船已解缆了，在中流荡着，侯谦芳便留心观看，只见那艄公向空招了招手，便有只小划子船，如飞而至。侯谦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小船，是替画舫上传递消息的。郑三从身上掏出个核桃大的西洋金表来，瞧了一下道："时候还早，姑娘们怕才起来得不多久，此刻连头也不曾梳得咧……"郑三毕竟是个老门槛，他的话可说得不错，果然等了许久，这画舫开过了大中桥，向岸边暂时停泊下来，才见有只小划子，载了个姑娘，欸乃而来。（秦淮花月别有风趣，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只字。）等到靠近大船，那姑娘斜抱琵琶，一跃过船，步入舱中，见了郑三，便嫣然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干爷！"郑三哈哈大笑道："照呀，我的好女儿！"侯谦芳听他们这样称呼，不由

心头暗暗好笑，便和郑三打趣道："郑三老板，原来你还有这样一位千金，在勾栏之中咧！那适才小可简直便失敬的很，不曾叫得你一声岳父大人呢！"郑三嘻嘻地道："这便叫做久嫖成龟，我的令嫒在勾栏中的还不止小鸭子一个，好在是干的不是湿的，便是多几个干女婿，也不相干。侯客官，你挑中了不论我那位干女儿，便尊称我一声岳父，只要你侯客官愿意，我是不怕折了今生草料的。"侯谦芳一听，才知道这姑娘便是李小鸭子，便仔细向他打量了一下，见这小鸭子一张桔皮脸，(是好名色。) 鼻头两边，有几点细碎的麻子，姿色委实不见高明。不表侯谦芳正在端相，却说李小鸭子误会了，以为瞧中了自己咧，不由不嬝嬝婷婷，上前万福道："还不曾请教这位老爷贵姓？"侯谦芳说了，小鸭子便道："原来是侯老爷。"郑三插嘴道："照呀，我的好女儿，今天该好好地唱支曲子给干爷和侯老爷听。告诉你得知，须不要小觑了这位侯老爷，他跑过三关六码头，南到北，什么样的姑娘不曾瞧见过！你别寒蠢，辜负了干爷一片拉马的苦心哪！"(是篾片声口。) 李小鸭子笑道："不丢你干爷的脸就是啦！"说毕，便调准了弦索，抱着那琵琶唱道：

一更里相思，什么东西来吵闹？蚊虫来吵闹。蚊虫怎么样子叫？蚊虫嗡嗡嗡的叫。叫的奴伤心，奴伤心。鸳鸯枕，相思好不又难分。谯楼打二更。(此处忽又插入小调，足见作者纯以文章为游戏。)

侯谦芳听那种扬州小调，十分刺耳，便懒得再听了。倒是那小鸭子，异常巴结，一面唱，一面兀是把媚眼，一五一十地，向侯谦芳脸上送将过来。侯谦芳受宠若惊，撑不住有些毛骨悚然，便希望他快些唱完了，好不致再受那们罪。谁知这种小曲儿，名叫五更相思，一共要唱五更，真个是丑人多作怪。侯谦

芳好容易，才如坐针毡价等那小鸭子把这支小曲唱到五更，总算唱完大吉。这时那叫樊宝宝的也来了，侯谦芳一瞧时，只见樊宝宝乃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子，进得舱来，也一般地叫郑三做干爷。这种清倌，酬酢工夫就不及小鸭子们红倌来的熟溜。他走进来时，见小鸭子正在弹唱着，所以等他唱完了，樊宝宝便跟手也唱了起来，不过樊宝宝却并不是自己弹琵琶的，另外还带着个男人，替他吹笛。侯谦芳留心听时，只听得樊宝宝曼声低唱道：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响，整芳钿，没揣菱花偷半面，迤逦的彩云偏，我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侯谦芳听了，记得这是《牡丹亭》里的《游园》，看不出这小妮子，咬字咬得也还不错，真个是会者不慌，慌者不会，樊宝宝几是不慌不忙，把这一段《游园》唱完，向着侯、郑二人笑了一笑道："侯老爷和干爷，可要再听一段？"郑三便问侯谦芳，侯谦芳瞧樊宝宝喉咙还不妨事，便道："好，接唱一段《惊梦》吧。"樊宝宝嘤咛了一声，那笛师便依旧捩着宫商，悠悠扬扬吹将起来。樊宝宝轻转珠喉，慢调莺舌，把《惊梦》一口气唱完。此刻樊宝宝因为已唱开了喉咙，所以声调比先前越发受听了，侯谦芳也是个清客的材料，那唱曲敲棋，擎鹰放鹞，各种玩意儿全是内家，因此等他唱完了，便着实赞扬了几句。（实则作者无非要烘托出一个红鸾来耳。）郑三见侯谦芳爱听这个调调儿，便凑趣着道："等一会子红鸾来了，他唱的曲子，南京城里，算是一只鼎。因为别人总是唱什么《牡丹亭》、《长生殿》，叫做寿星曲子——老调，惟有红鸾，他接的客人，全是翰林进士，那些登科发甲的读书人，所以每每填了些新曲子，教红鸾唱给他们听，所以红鸾唱的与众不同。"（红鸾未登场

时，先借郑三口中将伊揄扬一番，此亦烘云托月法也。）侯谦芳把这些话暗暗记在心里，他想要是不是郑三把红鸾的技艺先告诉了自己，瞧那李小鸭子和樊宝宝两人，自己简直要说一句，秦淮花月徒有虚名，姑娘们还不及咱们广州的漂亮。幸亏有个红鸾，才算替南京的窑姐儿，挣回一点面子。只不过天下的事情，闻名大都不如见面，怕那红鸾也不过是个寻常的姑娘，凑巧遇着了好事的文人，便做出什么诗咧词咧来，拼命价把他狂捧。风月场中跑跑的人，未必都是通才硕学，大家以耳为目价，便真个把红鸾捧成世上无双人间少有，其实却是纯盗虚声……侯谦芳这们一想，便深怕红鸾辜负了自己一番期许。可是再一怙惙时，想：反正那红鸾便要应召而至啦，只消一觌面，使好知道是真是假，此时何必过虑？侯谦芳这们一想，便伸长了脖子，盼望那红鸾快一点来给自己赏鉴。谁知愈等的心焦，那红鸾却愈是杳同黄鹤。欲知红鸾究竟来也不来，且阅下文。

评曰

于杨秀清、洪宣娇一段孽缘之后，继以水营哗变，秀清棍责昌辉，方谓又将叙军国大事矣，不谓忽插入秦淮画舫，南都粉黛一段文字，是作者之善于变处。盖深惧一成不易，滋读者之厌倦焉。

晚近捧妓捧伶之风大炽，每有初识之无，即握管为文乃捧伶妓者，其丑态令人作三日呕。更有异想天开，广收伶女伎流为干女者，群雌粥粥，争唤干爷，是诚所谓久嫖成龟者矣，本回手挥目送，乃在讽刺若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作者有焉。

第七十六回　打桨秦淮名妓度曲　麾鞭钟阜才女登科

话说那钓鱼巷的妓女红鸾，是秦淮河畔首屈一指的红姑娘，每天条子要出几十个，还有什么侑酒唱曲咧，必须忙到三更以后，才得清闲。所以今天侯谦芳叫他的条子，他东也转一转，西也弯一弯，直等到谯楼上起了初更，才由一只划子船，渡他到了郑三所雇的那画舫上。其时侯、郑两人，连晚饭也吃过了，只有李小鸭子和樊宝宝俩，一来他们生涯清淡，淫业欠佳，二来郑三已是递了个消息给他们，知道今天这姓侯的客人，是个有钱的老官，所以存心巴结，直到此刻，还是打情骂俏，舍不得走。他们四人正说笑得热闹时，只听得一阵子划子靠近大船的声音，红鸾姑娘便花蝴蝶般翩然飞了过来，分花拂柳，来到舱中。大家都觉得眼睛前突然一亮，侯谦芳知道这便是红鸾了，如何肯轻易将他放过，忙着偷眼过去打量，果然名不虚传。瞧见这位红鸾姑娘，圆姿替月，嫩脸羞花，唇不点而自红，眉不画而自翠，再瞧他身段时，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所以极力描写红鸾者，以其为韦、杨构难中要角故也。）禁不住把个侯谦芳瞧的呆了。只是那郑三，因为红鸾今天迟到了，丢了自己的面子，所以一见面便发话道："好一位红姑娘，只怪我今天不应该在这位侯老爷面前夸下海口，说别人也许请不到红鸾姑娘，惟有我郑三，在钓鱼巷混了二十多年，仗着这一点点资格，包管一请便到。毕竟李小鸭子、樊宝宝他两个在行，说我纸糊老虎，准得当场戳破，

谁知果不其然，红鸾姑娘毕竟是位红姑娘，请了一半天，这会子才来！只可怜我郑三二十年的老面子，到头来一钱不值，往后我也不敢再夸口，再举荐红鸾姑娘的条子啦……”红鸾一听话里有音，忙着哎哟了一声道：“干爷生气了吗？我本想先出这里条子的，后来一想，如先到这里，不是坐得一坐，便须转往别处去吗？所以特地先拢别处，准备在这里多奉陪干爷一会儿，谁知干爷却生气了呢！唉，这碗把势饭真不是人吃的，跑了一天，腿也疼了，腰也痛了，别人也许不知道我们吃把势饭的难处，你干爷是总该知道的呀！你干爷不疼干女儿，还有谁再来疼干女儿呢……”红鸾这一番话，说得既宛转，又亲热，侯谦芳在旁，不禁暗暗佩服。凭你郑三是个多年的老狐狸了，听了可也无话可谈，只得搭讪道：“好了，好了，你们瞧红姑娘的嘴多利，我这个老头儿，拙口笨腮，须不是你的对手！如今废话可别说，我们等了你一半天，这位侯老爷，脖子也等疼啦，你得好好唱一支曲子，将功赎罪，那些寿星老曲子老调儿，侯老爷不爱听，你只拣什么翰林进士那些老爷们制的新曲子，唱一支给侯老爷听吧。”红鸾闻言，笑了一笑道：“好。”于是倚着笛声，背过脸去唱道：

【步步娇】一幅湖光如图画，春去难留也，莺花梦短些，忙煞游骢。日日无闲暇，辞别莫愁家，四蹄儿又早到锺山下。

侯谦芳听了，喝了一声：“好，这是本地风光，千真万确，是新制的曲子。”红鸾边唱边在暗忖，瞧不出这姓侯的，倒是个知音咧，便笑了一笑，接续唱道：

【醉扶归】你看渔舟个个泊汀沙，禁不住洲边鸭语哗，罨长隄一带绿阴赊，嫩年华，怎忍把东风嫁。（绝妙好辞。）

侯谦芳把手拍着大腿道："好一个'嫩年华，怎忍把东风嫁',不过这一句太好了，只怕盛极难继咧。"便侧耳朵往下听道：

摘不尽离了红豆遍天涯，早难道树枝儿也有些相思者。

红鸾唱到这里,侯谦芳跳起来道："越到后来越好,是谁做的?也亏他了!"此时笛声早换了个曲牌,一听却是"皂罗袍"：

【皂罗袍】好似昔阳欲下，去湖神庙里,喝盏清茶,疏疏帘子卷晴霞,回廊屈处阑干亚,春山一抹，云斜雾斜，春人一瞥，花遮柳遮，小眉峰同把那愁来卸。

【好姊姊】多少个女娇娃，容妆斗华。薄罗衫暗喷兰麝，问前头蝴蝶，几时认得他。相逢乍，你珍珠十斛今休打，俺早是复没了潘郎果一车。(妙。)

这时秦淮河上，画舫渐稀，只剩下船上的疏灯，倒映入清波里面，随着流水，影子在一闪一闪地摇动，笛韵歌声，四散在这夜凉如水的冷空气中，便有些凄咽了。(写景妙绝。)侯谦芳叹了口气道："这制曲子的人，分明是一肚牢骚，你瞧他把潘郎掷果这一个极熟的典故，那们一翻腾，便变成又苍凉又感慨；这人的词藻，真是太好了！"(这一段批评确当之至,作者不过借侯谦芳口中说出，并非真个知音也。)侯谦芳不住的在咀嚼曲中滋味，听那笛时，已在吹尾声了，听红鸾接唱道：

【尾声】耳边厢听熟兴亡话，好湖山不堪游冶，只索要拜上湖神归去也。

侯谦芳听完了赞道："好曲子！不是红鸾姑娘的喉咙，是显不出这曲子好处来的。"红鸾谦逊着道："唱的不好，侯老爷可别笑话。"侯谦芳道："太客气了，我斗胆要动问姑娘，这曲子是谁做的？"红鸾叹了一口气道："这是一

位名士姓顾的，他在今年四月里，带着我到玄武湖去吃了一次樱桃，便制了这套曲子。他曲子是做得真好，只可惜他有才无命，连下了几场乡试，只落得榜上无名，所以他逢人便发牢骚，上个月里，因为兵荒马乱，时势不好，他是苏州人，所以便回苏州去咧……”不表侯谦芳在秦淮河逛，（一笔收住，何等有力。）却说我这部《红羊豪侠传》为篇幅所限，有的地方，却不能过于琐碎，况且只有两三万字便要结束了，只得把侯谦芳和红鸾俩的一星因缘，简单些交待。原来这红鸾是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名伎，区区一个侯谦芳如何在他眼里，然而鸨儿爱钞，在勾栏之中买笑，只要你钱多，却没有达不到目的的道理。所以侯谦芳和红鸾俩，初次在秦淮河画舫中相遇，那时红鸾仅不过将他当作普通狎客看待，到了第二天，禁不住侯谦芳又拉了郑三一同到钓鱼巷红鸾家里去，侯谦芳又故意露出身边的财帛来，给红鸾的娘瞧见，其时因为时局不靖，真正出钱的大爷们，都已避难离开了南京，红鸾生涯虽盛，可也外强中干，接不着实在肯花钱的狎客。所以他娘见侯谦芳腰缠万贯，那里肯失之交臂，便强逼着红鸾和侯谦芳落了交情。且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派侯谦芳到南京，原来是来充间谍的，谁想他却天天钓鱼巷，夜夜秦淮河，兀是在红鸾那里停眠宿整，天王教他打探的机密军情，早已抛向爪哇国里。他和红鸾俩既有了交情，两下里打得火一般热，山盟海誓，还订了个白头嫁娶之约。因此侯谦芳天天仰着脖子，只是巴望太平军早些来攻城，好早一日和红鸾俩成为夫妇。谁知天底下理想和事实，往往背道而驰，好容易侯谦芳所巴望的太平军，却在这年二月中攻进了南京，侯谦芳听说城破了，便喜孜孜地来到城外，迎接天王圣驾。谁知便在这一瞬之间，却偏生就出了岔枝儿，等侯谦芳接着了天王，以肃清清军遗孽为名，向秦日纲

借了一百名禁卫军，想到钓鱼巷来迎接红鸾，谁知已是桃花人面，凤去台空，勾栏里面，只剩下鸨儿在吞声饮泣。侯谦芳问那鸨儿时，才知道红鸾便在破城之时，被乱军抢去，侯谦芳听了这消息，急得只是把脚乱跺。然而事已如此，急也没用，便留心着四下打听，谁知道直打听了一年之久，（补此一句，然后时间上不致有前后倒置之讥。）那红鸾宛如泥牛入海一般，竟是杳无音信。后来还是那客寓的老板郑三来送信，说是红鸾有了消息，原来辗转着已入了北王府，因为纪念他娘亲，才私下派人到钓鱼巷来看视过鸨儿一趟，所以给郑三得了信。侯谦芳听完老板的话，撑不住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红鸾已是归了北王府，他那里侯门似海，自己当然是个陌路萧郎咧，真所谓佳人已归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今生今世，料想是没有指望，重拾坠欢的了。他不住的心头惦惙着，人既已进了北王府，除非是比北王权势大的人，才有法子想。当下想来想去，只有东王杨秀清，是北王韦昌辉的顶头上司，侯谦芳想到了这个计较，便用着种种方法，夤缘他堂兄弟侯裕宽来巴结东王。毕竟有志者事竟成，不多儿时，居然和他堂弟侯裕宽一般地得到了东王的宠信，侯谦芳便乘机把红鸾怎样地色艺双绝，说与东王知晓，简直把个红鸾说的是人间少有，世上无双。你想杨秀清本来是个好色之徒，听了那有不动心之理，当下秀清便倚老卖老，直捷爽快地派了个人去到北王府里，指名说是要那红鸾。可怜韦昌辉，他简直如同惊弓之鸟一般，东王说往东，他决不敢往西，只见他兀是硬了硬头皮，把爱妾红鸾，双手奉献出来，交给东府。这们一来，徒然教北王和东王多结了一重冤仇。那侯谦芳却依然失望，你道为何？原来东王得了红鸾，便把他留下，归自己享受，侯谦芳空自出了这们一个主意，却是损人不便己，真个所谓齐固失矣，楚亦未为得也。东杨、北韦

两人之间，也是合当有事，竟渐渐地互相水火起来。至于两人结怨的原因，概括交代一句，第一是因为东王杀了石凤魁、黄再兴，那黄再兴便是北韦的人，这是两人结怨的远因。（照应前文，一丝不漏。）第二是东杨因为水师哗变，把北韦责打了二十下军棍。第三才是这一趟东杨指名向北韦要索侍妾红鸾，这两项算是两人结怨的近因。可是没有傅善祥做炸药的导火线时，事情还不至于爆发的这样快。做书的交代过了那一桩，再交代这一桩。话说太平天国因为信奉宗教的关系，男女不准同居，（此系太平天国失人心之一端，盖男女室居人之大伦，太平天国欲以强力抑制人情，宜乎民心涣散也。）男归男馆，女归女馆。有一趟杨秀清和侯裕宽闲谈，侯裕宽恭维秀清说："天朝妇女中间，以天妹公主（指宣娇。）为第一美人，却早和王爷俩有了一手儿，世间艳福已被王爷一人占尽啦。"秀清笑着摇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天妹虽生的美貌，可惜两广籍的妇女，生性刚强，没有江浙妇女的柔媚。况且那天妹只是擅长武功，什么跑马射箭，是他的拿手好戏。如若讲到文学，天妹就对付不了，他把拿笔杆儿看的比拿刀枪剑戟要难十倍，所以天妹刚强有余，婀娜不足，武艺有余，文学不足。孤家在此刻，最好是希望弄个能拿笔杆儿的女子来，替孤家掌管机要。"侯裕宽听了，便又献计道："这有何难！金陵自古为帝王之都，山川灵秀，不锺于男子而锺于女子，很有几个有学问的娘儿们。好在此刻全城的娘儿们都在女馆里面，王爷只消假托说是特开女科，教女馆的娘儿们，各自报名应考，然后王爷拔擢个才女来做女状元，接着便把这女状元纳之后宫，管理章奏，王爷你瞧这计较可好？"杨秀清听罢，连称妙计。（偏偏又是侯裕宽出的主意。）当下更不怠慢，真个传下旨意去，知照女馆里，说要特开女科，选拔真才。古人说的好，三代之下，未有不好名者，

南京城里的闺秀们，虽在流离颠沛之际，可是一听说开女科了，却也会争先恐后价向东王府来报名应试。（三代以下好名者，犹不失为端人，其下焉者，蝇营狗苟，唯利是图，不惜以名殉利。呜呼，自西洋功利主义流行，民德日隳，可不悲哉！）秀清便奏明天王，把洪宣娇派充主考，都只为开女科不能不派个女子做主考，其实一应去取，还是权操秀清，不过把宣娇充幌子罢了。宣娇读书不多，自然只居了个虚名，至于帘官分校，不能不借重有真才实学的何震川、陈承瑢一干人，于是择定吉日举行入闱，那些出题放榜，提复监场的繁文缛节，恕做书的不多叙述，以节篇幅。单表一甲第一名的卷子，却也斐然可观，并不弱似男子，三场文学不用说，便是那首试帖，也做的细腻熨帖，俊逸清新，试题是"欸乃一声山水绿得山字"，那状元做的是：

　　艞声听未了，山水送孤帆。对面青如画，回头绿满岩。半空余嫋嫋，一带认巉巉。舵尾澄流回，峰腰旭照衔。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响惊凫雁，浓阴郁桧杉。（一回之中，曲调、试帖错杂其间，有目不暇接之感。）

这本试卷，经各房公认，足以大魁天下，才来荐给东王。当下杨秀清接在手中，翻将开来，仔细看时，瞧见题目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全章》，这本卷子上文章的大意，偏偏力辟难养之说，历引古来贤女内助之功，归结到太平天国男女视同一律，为千古所未有。（侯裕宽、谦芳小人也，洪宣娇、傅善祥、红鸾女子也，凑合而成自残之局，故曰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者恐读者粗心读过，故借试题特为拈出。）秀清看了也大为激赏，于是决定取了一甲一名状元之及第。等写榜时，拆开密封看时，才知道状元姓傅名善祥，是天京本处人氏。第二名姓锺，第三名姓林，和我书中并无关系，便把他们省略了。单交代傅

善祥，世居金陵，父亲傅槐，是清朝的一位饱学秀才，膝下并无子嗣，单生这一位千金小姐，当然珍同拱璧一般。那傅槐因为乡试七八趟，始终不曾中得，所以便绝意仕途，一心一意地在家，课读女儿。幸得善祥生性聪慧，过目不忘，经史子集，无书不览，诗词歌赋，件件皆能，一时有女才子之目。长成以后，不但才色双绝，而且还机警过人，聪明绝顶。（为后文脱身虎口伏笔。）可是英华外露，易遭天忌，及笄之年，父母便相继下世，依赖着族中伯叔辈，将他抚养着。太平天国二年二月里，金陵城破，善祥随众入居女馆，目击妇女们流离凄楚，发为吟咏，裒然成册，可是诗中不敢明言，只得效那李玉溪的西昆体，把血泪文章，寓在游仙和香奁这一类诗中。在女馆中一年所做的诗，简直可以刻部专集，端只为我篇幅有限，不能够全抄。然而事出两难，倘若一古脑儿都割爱了，做书的结习难忘，又觉得是有些不忍，只得摘录些断句，好教读者窥豹一斑。单表太平军因为广西妇女大都天足，所以最恨那南京娘儿们金莲贴地，便借端加以楚辱，教他们挖壕沟，挑砖瓦，礼拜日又要他们听讲道理，善祥伤心之余，便赋诗道：“朝晖隐得逗檐端，绛帻鸡人促晓餐。惊起睡魔呼去去，归来仙步惜姗姗。虾蟆座上闻新法，（骂得刻毒。）蟋蟀灯前忆旧欢。来日鸿沟还有约，（挖壕沟也，而竟写得如此雅驯。）暂谋将息到更阑。”又瞧见太平军的官吏，大都来自田间，善祥不免又赋诗讽刺他们道：“燕子红襟矜宠贵，鹅儿黄帕助娇羞。居然小婢称如愿，有大佳人号莫愁。”又这一趟开女科，善祥在入闱之前也吟了一首七律，其中两联偶句，对仗甚工，原来便是“绝少君苗焚砚志，翻同臣朔上书时。文章岂为科名设，气节都因衣食移”四句。（看是闲文，却为伏笔，盖作者信手拈来，尽成妙缔也。）列位瞧瞧这傅善祥的胸襟，从零章断句之中，

约略也可瞧的出来。可见他中女中状元，倒也是实至名归，并非侥幸。榜发以后，秀清吩咐三鼎甲花冠锦服，骑马游街，老百姓们因为这是旷古盛典，满清二百多年，可没有开过女科，因此万人空巷，争着要见一见女状元的颜色，熙熙攘攘，却也显出一派升平气象。然而天下事，祸福原是互相倚伏着的，塞翁得马，又安知非祸？傅善祥如若埋没在那女馆群雌粥粥之中，无人注目到他，安稳度日，未尝不是一辈子庸福。然而老天又放不过他，这会子偏偏中起什么女状元来，东王又特别的宠了他，自古道，蛾眉见嫉，自然便有人欲得傅善祥而甘心了。欲知傅善祥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评曰

文人结习，最所难忘，作者少耽吟咏，诗词骈文，皆是自张一军，小说特其余技。不佞三十以前，亦复耽吟成癖，此则读吾昔日所为文言小说者，类能道之。旧小说中诗词最多当推《花月痕》，不佞尝效其体为《刻骨相思记》，然而花月一书，过于堆砌，不免有针线痕迹，必如本书之偶一为之，插入些须诗词帖括，而能不令读者生厌，乃成高手。此为有目共赏，绝非不佞标榜之论也。

刘邦马上得天下，不能即马上治之也。太平天国定鼎金陵，开科取士，乃偃武修文之兆，固不特润色鸿业，粉垩承平已也。至道破例特开女科，尤足令千古裙钗，一齐吐气，《镜花缘》所记，出诸向壁虚构，不若本书之确有事实。独惜太平享国，仅有一纪，倘时假以时日，洪、杨成就，宁复止此？掷笔一叹。

第七十七回　斗角钩心两雌争爱宠　焚琴煮鹤诸将掠娇娃

话说傅善祥中了女状元，起初秀清不过给他一个中团团帅的官职。怎样谓之中团团帅呢？（我亦欲问。）原来女馆之中，以二万名女子组织成一团，团帅便是统带这一团人，好似早营中以一万二千五百人谓之一军，统带的便谓之军帅一般。（太平军以军法部勒民众，固深合于现代之所谓纪律化。）这团帅直接可以向东府禀报军国大事。然而揭开天窗说亮话，杨秀清那里是爱什么傅善祥的才学，老实说，“才”字底下，还得添上一个“色”字，因此不多几时，秀清奏明了天王，把善祥拔充东殿女侍史，掌管一应文书。从此善祥便由女馆移入东王府，真个是侯门一入深似海，善祥在这种环境支配之下，那里会有反抗的能力！可怜善祥名为东府女官，实际上却被秀清玷污了清白，以妾媵视之了。（秀清可杀！）秀清又晋封善祥为恩赏丞相，三千宠爱在一身，东府的大权，便都归善祥掌握。连天妹洪宣娇，也比他不上。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善祥权势太盛了，自然容易招人嫉妒。第一个便是洪宣娇，那时节宣娇兼任女馆稽查，那宣娇虽然是个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然而性情习惯，完全和男子相同，倘若女馆中有人犯了法，宣娇轻则杖责，重则斩首，一点不留情面。偏偏遇着善祥，生长在江浙山水温柔之地，自忖也是个女子，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因此凡是女子犯了法，他可救没有不救，和宣娇不但共事东王，不无酸素作用，而且刚柔迥异，更发生了正面冲突。

那宣娇自仗是天王之妹，西王之妻，又是东王的腻友，区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那里在他眼里！然而一瞧那女馆里时，却十几万人，人人都和善祥要好，而且又人人都在背地里咒骂着，说他暴戾。再一瞧东府里时，只见秀清整日价陪伴着善祥，形影不离，有时宣娇偶然到东府里去，秀清反待理不理的。宣娇这一气非同小可，便和手下就是西王府的文武职官们商量，手下的人见他闷闷不乐，便用语言去解劝他道："天妹，你是天潢贵胄，犯不着和这种贱丫头去争风吃醋，好便罢，不好的，你天妹就亲自动手，把这丫头揍上一顿。便是东王得了消息来救援时，这丫头眼前亏却已吃定了，也可以发泄胸中一口恶气！天妹，你瞧这计较可使得？"宣娇听了，深以为然。他是个霹雳火箭价的豪爽人，想着了主意，是一时一刻也耐不住的，当下便结束结束，将一口宝剑，暗藏在身上了，风驰电掣价，便来到东府，找傅善祥算帐。（宣娇大有《水浒传》中黑旋风气派。）谁想四下一找时，秀清、善祥两个人，却不见了一双，宣娇知道东府里是有一间密室的，便是自己第一次失身于秀清的那间屋子。（照应前文一笔，摇曳有致。）那里床枕齐备，衾褥俱全，秀清躲进密室，分明又在和那丫头追欢取乐啦。想到这里，丹田里便冒起一股酸气来。（固系吃醋，故曰酸气。）真个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更不怠慢，便找到那间密室里来，谁知室门偏有卫兵把守着，拦住了宣娇道："东王有旨，不论是谁，一律不许闯将进去！"宣娇一口咬定，秀清是和善祥一同在里面，（为下文翻腾作势。）便向地下啐了一口唾沫道："不要脸的狗男女，（连秀清也骂在内。）青天白日却在干这个勾当！"（然则卿密室读画，其时独非青天白日乎？）当下不由分说，劈手就赏了那卫兵一掌，把卫兵打的颠出去有四五尺开外，宣娇戟着手指骂道："我们同是天父的子女，那

料狗头，胆敢离间我们手足！”宣娇一掌手既已打退了守兵，跟手便斩关直入，说时迟那时快，瞧见杨秀清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兀是斜倚在榻上，正闭着双目养神咧。然而却又不见着傅善祥的影子，只见一个俊俏男人，马爬着在秀清足后，正抡起了一对美人拳，在替秀清捶膀。（不言龙阳而龙阳跃然纸上。）另外榻沿上，却坐着个妇人，略有六七分姿色，正拿了个蝇拂子，在秀清周围拂着，宣娇认得亲切，这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侯裕宽，拿蝇拂子的妇人，便是当初萧朝贵替他们主婚的裕宽的发妻。（夫妇同以色事东杨。）列位读者，今天宣娇是特地寻衅而来的，他一团怒火，不得发泄的对象，是不容易平息下去的。孔子说的不迁怒，恐怕除掉孔二先生他自己以外，是没有人能够办到的咧。因此宣娇找不着善祥，便把一口毒气，都呵在秀清身上，不过找秀清厮闹，也须有了题目，善祥不在跟前，侯裕宽夫妇，便是眼前的好题目。况且以前裕宽在萧朝贵身边的时候，宣娇早就不慊于他，那一番做了钻套，来诱骗人失节，知道也是裕宽的诡计。便没有今天这一局，洪宣娇也早已把侯裕宽恨得牙痒痒的了。凑巧今天冤家路窄，劈面相逢，旧怨新仇，便迸在一处发作起来，无明火霎时冒穿了天灵盖，抢上一步，指着秀清冷笑道："东王，你好吓！你好！”秀清还没答话，偏偏又是裕宽多嘴起来，他瞧见宣娇面色不善，自仗是个聪明人，以为准是和善祥吃醋而来的，便一半为秀清辩护，一半却带着劝解宣娇，侃侃说道："天妹休得生气，那姓傅的女丞相，王爷不过是一时高兴，好似玩什么古董般，将他多玩一个儿罢了，至于天妹，你是金枝玉叶，和王爷又是共过患难的兄妹，天长地久，不能和平常人相比。天妹你诸事得看破些，免得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子生起口舌来，给百姓们笑话……”这会子宣娇一来呢，一口毒气要在裕宽身上发泄，二来呢，大

凡吃醋的女人，最怕人当面揭他的痛疮疤，说穿他的吃醋，如今听侯裕宽话里有因，明明是编派自己，说此来是找傅善祥吃醋的，听了此言，心下越发如同火上添油，也就顾不得裕宽的脸面了，便扭转纤腰，伸出只右手的食指来，指着裕宽，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说道："好吓！东王一切为非作歹，都是你这兔子作成他的！（索性呼之曰"兔"，裕宽丑极。）以前在西王跟前，是咱把手提得高了些，才让你有今天，否则满清的官场，咱们唤他做妖，象你那样男不男女不女，才是真妖！咱在当初，早就把你宰了！咱既开恩不杀你，你就该知道改过自新，无论如何，你如今总是堂堂的一位尚书啦，大小总是个官儿，却还是偷食猫儿性不改，依旧奉承东王，干那种丑勾当，赔自己身体不算，还弄个女人出来，你自己想想丑不丑！（果然丑极。）咱且问你，你自己余桃断袖不算，又献出你老婆来，夫妻俩共同蛊惑东王，坏法乱纪，玷辱官箴，你自己说说该当何罪？"宣娇越说越气，说到此处，只听一声响亮，早从衷衣里，掣出一柄青锋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使了一个五雷盖顶的架式，直取侯裕宽脑袋。（吓杀！宣娇动机本系酸素作用，然而一大段骂侯裕宽的言语，却如渔阳三挝，痛快之至。）不但侯裕宽吓得双手抱头滚向里床，只是喊"王爷救我"，便是杨秀清此时，也吓得灵飞魄散，忙不迭爬到这一头来，将身子一仰，遮住了侯裕宽道："天妹要杀，杀了孤家吧！至于侯裕宽，请天妹瞧在孤家面上，饶他一命……"列位读者，那侯裕宽虽是多行不义，然而此时恶贯尚未满盈，直到后来，因为有个指挥官叫做罗大封的，在山东曹州地方，降了清军，把统帅曾立昌逼死，后来这罗大封又逃回天京，把金帛去贿赠侯裕宽，改姓名叫做黄昌汉，裕宽受了他的金帛，便蒙蔽东王，封为侯爵，事情败露，恰值他堂兄侯谦芳，借着克复武昌的机会，在

东府揽权，将不相干的人，羼入保案，蒙奏得官，也被东王查实，便将侯裕宽、谦芳兄弟，一同正法，裕宽到那个时候才死。（随手了结二侯，盖应经济处，绝不肯浪费笔墨也。）这会子却还命不该绝，所以洪宣娇兀是长叹一声道："权且把脑寄放他脖子上吧！"说罢，把手中宝剑，向地下一掷，谁知不偏不倚，却掷在裕宽妻子金莲小足上，哎哟了一声，鲜血四溅，把那婆娘痛倒在地上。（余音袅袅。）宣娇却也顾不得许多，气愤愤价大踏步，便走出了东府。幸有凑巧，宣娇步出府门，正要上马，恰值傅善祥奉秀清之命，到女馆公干，这时业已公毕，便坐着轿子，前呼后拥，回东府而来。（宣娇觅善祥不得，至此始将去处点明，文章错综变化，绝不呆板。）两下里一个儿出去，一个儿进来，便在府门跟前，打了个照面。这叫做不见犹可，一见时，宛如乌眼鸡遇见了蜈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宣娇懊悔适才不应把宝剑丢了，以致这会子手无寸铁，可是没有宝剑，就罢了不成！（一宝剑耳，而起伏贯串，脉路宛然。）自然他绝不肯轻易便放过了傅善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洪宣娇一个箭步，便窜到了善祥跟前，霹拍两声，善祥桃腮杏脸上，便已着了宣娇两掌，又听那宣娇喃喃地骂道："你这妖婢！不知那里学来的邪术，来蛊惑东王，弄权纳贿，有朝一日，总教你这妖婢死在我宣娇手里……"依宣娇的性子，巴不得一口便要把善祥吞进腹中去，幸亏东府里人多，抢着便把善祥救了下来，保护着他逃回内室，才算不曾送了性命。再说傅善祥回到里边，他痛定思痛，自忖生平从未受过这般羞辱，今天当着千人百眼，吃了两下耳刮子，把脸面几乎削尽了，一肚子含冤负屈，便都变成了眼泪，撑不住嚎啕痛哭。杨秀清得了消息，赶着来安慰善祥，教他休得悲伤，然而一时间又那里劝得住，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秀清陪了无数小心，才算把

善祥劝的快活了。从此不但善祥和宣娇结下海样冤仇，便是秀清瞧见宣娇醋性这们重，心下也深为不满。善祥咬牙切齿，定要报这一掴之仇，第一步便怂恿秀清，解除宣娇纠察女馆的职权。宣娇却也不甘示弱，便向天王哭诉，天王一道旨意，说是东王杨秀清，着毋庸兼管女馆事宜，遗缺派蒙得恩接署。说起这蒙得恩，却也和秀清有些嫌隙，并且背着人，把善祥也骂得体无完肤。你道为何？原来这蒙得恩本是服侍天王的小厮，不过其时实权都操诸东府，得恩倘使不拍上东王的马屁，休想有官做，（权倾人主，秀清有取死之道焉。）因此得恩千方百计，要来巴结东王，谁知嫌隙便因巴结而起。原来得恩训练成一班歌舞的女孩子，来献给东王，善祥却怕被这些女孩子夺了他的宠爱，所以便在东王面前进谗道："蒙得恩的女孩子，全是向民间抢掠得来的，所以边在歌舞，边却一个个泪承于睫，说句不知忌讳的话，真是不祥得很。"秀清听了这话，便把那班歌舞女孩子们一律解散，又叫得恩来骂了一顿。你想得恩求荣反辱，那有不怨恨秀清之理！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善祥使的诡计，自然连善祥也一并怀恨在内。于前天王教他接替女馆，得了报仇的机会，顿时便小人得志，拔下鸡毛当令箭。一进女馆，立刻便把善祥庇护的人，打咧骂咧，着实挫辱了一番，算是给善祥瞧的下马威。又拣选那美貌的馆中女子，分别献与王侯们，为巴结以后的地步。这个消息，被善祥打听着了，便好似做文章找着了题目般，将蒙得恩种种不法情形，尽量禀了秀清，秀清也自勃然大怒。善祥又婉转地禀道："当此国家财政困穷，凡百政费可省则省，可是女馆一项便须日费万钱，徒然供奸人们假借了要恩固宠，正是何苦来？况且离人骨肉，上干天怒，有百害而无一利，倒不如直捷爽快，把女馆解散。有家属的，让他们回去团聚，没有家属的，便准予择配成亲。既可

以替国家节省些财力，又可以绝奸人觊觎之念，利莫大焉。（善祥动机虽系因修私怨而起，然其所持理由，自是颠扑不破。）秀清依言奏奉天王，天王虽想庇护得恩和宣娇，可是理性上讲不过秀清，只得准奏。秀清便下令把女馆解散，并将善后事宜，付与善祥全权办理。读者们想都已知道善祥和宣娇二人，好似弈棋一般，初起是善祥下了一子，夺了宣娇的权，宣娇回敬一子，连秀清的权都削了，全交给蒙得恩，如今善祥又下了一子，索性把女馆解散，那发遣择配之权，却抓在自己手里。这一盘棋，便算是善祥大获全胜，然而宣娇怎肯就此罢休，给善祥占了最后的一次面子么？他心头盘算，常言道，无毒不丈夫，到此地步，不得不用辣手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把没有妻室的将领们，不论官职大小，一古脑儿都传到西王府里，宣娇见人齐了，便开言道："列位可知道，天王有恩典下来，凡是尚未成家的弟兄们，准许到女馆中，各自挑选妻子，只不过这恩典却被东王把持着，偏偏教个小丫头，叫什么傅善祥的，管这件事儿，明明不肯给列位挑人，列位出生入死，帮着天王得了天下，到头来连个老婆都挣不到手，这不是太冤吗？所以天王授意，叫咱来通知列位，倘若要挑人做老婆的话，便请列位各自带了弟兄们，直接向女馆挑去。如若那贱丫头牙齿缝里敢迸出半个不字来时，列位不必客气，尽管把那贱丫头结实的揍，也不怕他不软下来。列位如若怕揍出事来，天王跟前，有我耽待，列位放大胆子干去便了！"那些将弁们，头脑简单，信以为真，便是你天妹不说这句话，他们尚且要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咧，如今经宣娇一吩咐，他们还有那个不愿意这样去干一次的吗？当下便都回去点了士兵，带领着，发一声呐喊，浩浩荡荡，杀奔女馆而来。一时间不约而同，便有几千名将弁，来女馆挑人，挑定了，抢了便跑，如入无人之境。傅善祥手无

缚鸡之力，如何要得过他们，可怜这一场浩劫，起因于醋海波涛，却冤苦了女馆里的妇女们，好端端被人抢掠回去，性急的趁着还不曾抢出门口，便一头撞去，在馆中寻了个死，有几个抢得去的，不愿意时，也就投环跳井，服毒吞金，各寻自尽，总共死了有几千人。老百姓们不知道这条毒计是宣娇出的，还以为东王不应该解散女馆，以致于闹出这种大乱子来。再说杨秀清得知消息，直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怒生烟，便想把那抢掠女人的将弁们，不论是谁，一古脑儿都提来正法。正在硬逼着陈承瑢拟稿下命令时，只听得南京城外，喊声连天，便有看守城门的部将，慌慌张张前来禀告道："启禀王爷，那清兵如潮水一般，此刻已是把我们天京围的水泄不通了！"秀清听了，没奈何只得把女馆的事情暂时搁起，算是造化了抢人的将弁们，不致于全数做了刀头之鬼。当下秀清便吩咐部将，好生看守城池，说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孤家自有方法，管教杀的他们片甲不回，你等不必惊慌。部将们领命，各自回到城上，尽力守御不提。单表秀清听说清兵围城，面上虽然镇静，肚子里也兀是放心不下，当下便排齐道子，前呼后拥，亲自到敌楼上来，觇城外清兵的虚实。那知不看犹可，一看时，只见旌旗密布，剑戟成林，原来清兵不止一路。不过别人统带的，都不在秀清心上，就只从广西起马，经过长沙、武昌，始终追赶着太平军，转战千里，和太平军做定了对头，舍而不舍，广西提督向荣的兵马，十分了得！（自第五十六回以后，此公久不出现矣，乃于本回又旧雨重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独惜此公去死不远耳。）欲知杨秀清和那向荣交战情况，且阅下文。

评曰

太平天国之亡，亡于杨、韦构难，同室操戈，则作者欲写天国之亡，当先写杨、韦交恶。然杨、韦交恶，有远因，亦有近因，作者均须一一铺叙，且其间更杂以洪宣娇、傅善祥两女性之交恶。盖洪、傅交恶，在韦、杨未构难前，已斗角钩心，暗中互相龃龉者久矣，作者尤不能挂一漏万，弃之不书，故欲叙东、北两王互相残杀，乃觉万绪千头，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概，今作者举重若轻，络绎写来，有条不紊，于应用力之处，绝不偷懒，于应轻描淡写之处，绝不铺张，繁简得宜，而后头绪虽多，读者不费脑力，以迄太平天国之亡，有“群山万壑赴荆门”之妙。若令庸手为之，将如沉丝益紊，小说虽小道，夫岂易言哉。

第七十八回　镇江城陈玉成借兵
丹阳道张嘉祥败绩

话说杨秀清瞧那清兵打着向荣的旗号，暗忖这老头儿的毅力，倒着实可佩，想他在我们太平军手里，也不知吃了多少回败仗，常言道，败军之将，不敢言战，惟有这老头儿却兀是败不怕，从桂林起追着我们，一路里锲而不舍，追到长沙，追到武昌，这一趟索性追到南京来了。想我们若是不能把他和张嘉祥翁婿俩杀退，往后我们天京还有高枕之日吗？……杨秀清想到这里，心头觉得微微一震，回去便想把声色之好一概屏弃，专心一志，来对付向荣。（杨秀清纵情声色，卒至铸成大错，至若搴旗斩将，亦自不弱，不得以其阴狠而少之也。）所以秀清从敌楼上走了下来，回到东王府里，便吩咐击鼓掌号，传集大小将领听点。再表这个时候，翼王石达开奉命镇守湖北，北王韦昌辉带兵出征江西，所有旧时大将，都给石、韦二人奏调随军在外，（石、韦踪迹，在此暗点，省却不少笔墨。）在京大将，就只燕王秦日纲，然而负着禁卫大内的重任，不宜轻离。秀清因为缺乏将才，所以预先向安徽把李秀成调回，此刻东王跟前，便算是陈玉成、李秀成两个，是太平军中后起之秀，也就是东王的哼哈二将，表过不提。却说秀清升坐帐中，诸将参见已毕，秀清举目向帐下看时，见左首为头的便是陈玉成，英姿飒爽，挺腰突肚地站在那里，威风凛凛，果然是员骁将。右边李秀成却不然，才华内敛，兀是默默无言，好似老师宿儒一般文绉绉地，也不像是个武将。秀清心头咕惙，今天把动和静

两桩任务，分派给陈、李二人，于他们的两个性上，真所谓因才使用，再配称也没有。便拔了一支令箭道："陈玉成听令！"陈玉成更不怠慢，走出班来，向着上头躬身施礼道："末将在！"秀清道："命你少带人马，如此这般，不得有误！"（第一路暗写，如何支使，偏不即说出。）陈玉成道声"得令"，自去披挂上马不提。这里单表秀清又吩咐李秀成道："命你带领本部人马，出城迎战，头三天只准败不准胜，第四天巳末午初，瞧见清兵大营火起，你便并力截杀，解了天京之围，准胜不准败，败了便须军法从事！"（第二路用明写，笔墨便不呆板。）李秀成也领命而去。话分两头，如今交代清营里面，向荣连破南京城外太平军所筑的堡垒十余座，挥兵直逼城垣下寨，一声号炮，便把南京城团团围困，围的水泄不通。这一日不见城中出战，清兵空自叫骂了一阵，直到傍晚，才有兵丁来报说："从南京城里，冲杀出十几骑人马来，为头的一位少年将军，双目下有两个黑点的，（又将玉成状貌一点，暗逗下文。）这人善使一柄烂银枪，使的神出鬼没，等闲近不得他的身体，现已冲进我军营垒，请大人的示定夺！"向荣忙教张嘉祥前去接战，谁知张嘉祥披挂上马，来至城壕边时，却不见所说少年将军的踪迹，张嘉祥问那报信的兵士时，那兵士便说，使枪的少年，冲破了我们营垒，并不恋战，径自往东而去，他手下带的十几骑兵，被我们杀了一小半，逃去的不到十个人。（写陈玉成，从清兵眼光中看出，有神龙夭娇、不可捉摸之势。）张嘉祥听了笑道："这分明是杨秀清知道抵敌我们翁婿不住，所以派人不知到那一路颁救兵去啦！其实不论你那一路兵马，不来则已，一来了时，管教你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杀的你们片甲不回，那时才知道我张嘉祥的厉害！"（那料张嘉祥只猜着了一半也。）不表张嘉祥回营复命，却说一宵易过，已到

来朝，只见城中冲出一彪人马来，为头一员大将，便是李秀成，横刀跃马，来向清营讨战。清营中依旧是张嘉祥上前迎着，两骑马便接住厮杀起来，战了几十回合，李秀成招架不住，便虚晃一刀，跳出圈子，引军退回本阵。城中望见自己人败了下来，便忙着放下吊桥，接应李秀成回城。张嘉祥如何肯歇，喊一声："往那走！"便催动三军，掩杀过来，谁知李秀成马快，早已三脚两步，上了吊桥。等张嘉祥赶到时，李秀成业已进了城关，城上又把吊桥高高拽起了。张嘉祥追到城壕边，只几个脚慢的太平军，来不及退上吊桥的，被张嘉祥一刀一个，结果了性命。那张嘉祥因为没有追着李秀成，心怀着忿，当下便虎吼了一声，指挥军士们，架起云梯，攻打城池，谁知城头上箭如飞蝗一般，连站都站不住，别说架云梯了，只得也鸣金收军。第二天太平军又来讨战，张嘉祥出营观看，原来还是那昨天的李秀成，胸中便有些瞧不起太平军了，只冷笑了一声，更不答话，上前抡刀便剁。两人便动起手来，说也可怪，张、李二人，厮杀的结果，和昨天竟是一个印板里印出来相似，依旧太平军战败。张嘉祥好不高兴，当下拍马追赶，谁知依旧被飞蝗般的箭射回。一连两天，都是如此。张嘉祥心下便把李秀成看的一文不值，以为第三天那李秀成总不见得会再来啦。谁知到了辰光，向阵前瞧时，讨战的却还是那李秀成，张嘉祥又好气又好笑，便指着李秀成骂道："你这人好不要脸！一连两天，败在咱老子手中，战不到一百个回合，你又拨转马头，逃回你城中乌龟窠里去啦！今天倒亏你还有这副嘴脸，来向咱老子讨战！"李秀成笑道：（只一笑字，便见得是诈败，惜乎张嘉祥粗人，见不及此。）"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别依仗着本领高强，门缝里瞧人，把人都给看扁了，我且问你，你的岳丈向荣，不也是咱们东王手下的败将吗？怎么倒也有这副嘴脸，一路里

追赶我们，从桂林追起，追到长沙，又追到武昌，今儿索性追到南京来了，依你说，你的岳丈，便是第一个不要脸！”李秀成一席话，说的张嘉祥顿口无言，良久才勉强笑道：“打仗的事情，全仗实力，须不是用口舌可以取胜的，你们东王如若是好汉的话，便该亲自出阵，两下里大家拼一个你死我话，便是打败仗也打的痛快些，强如派你这们一个脓包，来到阵前献丑呢！”（张嘉祥至此，骄蹇之态不可向迩，然而骄者必败，后文之走丹阳，于此盖已稍露端绪也。）李秀成道：“好，我一个人的本领高低，和两军胜负无关，我虽然接连两天败在你的手中，然而我们东王驾前，猛将如云，谋士似雨，谅你们丈人女婿俩也不敢猖獗！你如若定要在我们东王跟前领死时，我回去好拜上东王，明天决定由东王千岁，亲自出阵，和你那丈人向荣老狗决一雌雄？”李秀成和张嘉祥在阵前约好了来日决战，这一天两人便不曾交手，城上鸣起金来，张嘉祥目送李秀成慢条斯理价，指挥本部人马，缓缓地打从吊桥上回城而去。（三日诈败，各各不同，用笔奇诡之至。）过了一天，张嘉祥以为还和头儿天一样，城中出战，该在未正，所以巳末午初，清兵营里，正在埋锅造饭，还不曾熟时，忽听得南京城里，炮声隆隆不绝，接着喊杀连天，好似有千军万马，将要掩杀过来的一般。张嘉祥慌忙披挂上马，出得营门，抬头瞧望，果然见那太平军漫山遍野地而来，为头的一员大将，正在拼力把清兵截杀，刀锋起处，人头滚滚，鲜血直喷。张嘉祥远远价望见这人武艺高强，定然不是无名小卒，及至把这人面貌瞧清楚了时，哎哟两字便脱口而出，原来千不是万不是，偏偏就是自己手里的败军之将的李秀成！不过今天，李秀成一柄大刀使的五花八门，教人瞧得眼花撩乱，和前儿天判若两人，这其中定有蹊跷。况且昨天约定杨秀清今儿亲自出战，怎么这会子不见杨秀清的影子，分

明是太平军在使什么诡计咧！（惜乎此时察之已晚。）张嘉祥他正想极力思索，谁料李秀成已是杀到跟前，再没有时间可以容许张嘉祥从容思考，只得也舞动兵器，上前迎战。不过他还想和李秀成答话，可怪那李秀成兀是如哑巴一般，凭你如何问他，他只是给你一个不瞅不睬，况且李秀成手中的刀，又是丝毫不肯放松，简直只拣张嘉祥要害之处砍来，要是张嘉 祥 分 一 分心，准得吃李秀成一刀，重则送回老家，轻则亦非戴花不可。（军人术语，受伤谓之戴花。）这一来，可也惹起了张嘉祥的火来啦，心想你这人好不讲理，难道说老子怕你不成！当下便也使展出平生的绝技来，和李秀成你来我往，杀做一团。列位读者，他俩今天这一场厮杀，和头两天不同，都只为两人一齐怀着必死之心，真个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直杀的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再说做书的一支笔，不能交代几方面的事，只得丢下两人，回头交代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因为这一次战争，关系两军生死存亡，所以等李秀成接住张嘉祥厮杀时，他也自己督率了大队人马，绕道来攻清兵的大营，第一步便把通济门外七瓮桥这要隘夺了过来。向荣因为张嘉祥已被李秀成牵制住，不能回兵救应，只得亲自出马，来夺那七瓮桥。果然向荣是个名重一时的老将，太平军中人人惧怕，个个耽心，一见他来到，便发一声喊，把七瓮桥抛弃了。（欲擒故纵，文情此一宕。）簇拥着秀清自回通济门逃生，向荣好不畅快！便挥兵追杀，想乘胜抢入城中。（做梦。）读者们请记着，清兵因为太平军声势浩大，所以今天这一仗，也倾全营的兵力，上前接战，这一边李张二人在厮杀，那一边向荣被秀清用调虎离山计，引诱的离开了一向倚之为老巢的所谓江南大营。清兵全部既在前敌，那大营自然特别空虚，只剩下老弱残兵，在那里虚张声势地把守着。说时迟那时快，猛可里从东边便是镇江方面，杀出一彪人马，

掩入清军大营，因为无人阻拦，所以便在清军营寨里放起火来，霎时间烈焰腾空，那天气又值十分干燥，眨一眨眼，四围全是火，中间便成了火海，（二字新奇。）蔓延的不可收拾。这一彪放火的军马，为头一员大将，长身玉立，双目下有黑痣，原来便是陈玉成。只因陈玉成奉了东王之命，杀出重围，驰往镇江，会见了太平天国派在镇江的守将叫做吴如孝的，依照东王授的锦囊妙计，约定了在某月某日巳尾午初，引兵劫夺清兵大营，放火焚烧。果然清兵大营空虚，无人抵抗，容容易易地便得了手，把向、张翁婿俩经营了许多时候的寨栅堡垒，烧成平地。再交代那在前敌的张嘉祥和向荣，无意之间，回头瞧见自己的老巢着了火，连半爿天都红了，那火势定然不小，只吓得三魂渺渺，六魄悠悠，几乎在当场昏了过去。那张嘉祥忙虚晃一刀，回兵来救大营，李秀成望见了火光，暗暗佩服东王料事如神，自然也不肯轻易收兵，便在张嘉祥后面，紧追不舍。张嘉祥只得回转身来，依旧和李秀成苦战。更有向荣这一路，望见了火光，暗暗叫声不好，忙想收兵回去救火，谁知不迟不早，通济门开处，太平军宛如潮水一般，拥将城外而来，口中只是叫道："休要放走了那向荣老狗！"向荣知道已经中计，也就不敢恋战，一边招架，一边退着。谁知退到半路上，偏生又遇见了陈玉成，原来已是烧了清营，所以在向荣背后杀来，拦住向荣退兵之路，前后夹攻，清兵大败。又值溧水金柱关一带的太平军，先几日得了东王约期夹攻的命令，此时也已和李秀成会合在一处，将张嘉祥团团围住。那张嘉祥知道大营已失，也无心再战，忙着杀出重围，找着了向荣，保护着他收拾残卒，逃往丹阳而去。可怜向荣经此刺激，便因气成疾，医治无效，死在丹阳。至于张嘉祥，后来第二次被李秀成战败，依旧退保丹阳，到那时才力战阵亡，这些都是后话，权且不表。单说这

场恶战，太平军四路夹攻，大获全胜。清兵走头无路，只恨爷娘不曾给他们背脊上长着翅膀，以致不能飞出重围，直杀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死了一万多人。几个见机的，早已弃械投降。杨秀清等陈、李把残敌肃清，才收兵回城。百官得知消息，纷往东王府称贺，秀清掀髯笑道："这是诸将领勇敢善战之功，孤家不过因人成事罢了……"秀清说时，又反问百官道："你们可知清兵所以大败，原因在那里？"百官之中只有李秀成可以对得这个答案，不过他怕挫了东王的兴头，所以也推说不知。秀清见大家异口同声都说不知，便把脑袋打着圈儿，得意万分价说道："清兵致命之伤，便是因为向荣他所带的兵马，原是广西省里的，照清朝的向例，军饷该归广西巡抚发放，然而这老头儿转战千里，道途辽远，广西的饷糈，怎样解送到江南来？免不得伸出手去向当地的地方官要索。那些地方官，一来因为和我们天朝连年争战，委实穷得不可开招，二来地方官都是文官，不免守着有例不可破例的成语，不是上头公事没有到，便是说你们印收还不曾来，咬文嚼字不能说给就给，所以向荣的兵队，时常闹着没饭吃。你们想，饿着肚子怎好打仗？这当然是今儿打败仗的总原因。不过这还只是第一层。其次更因为孤家教李秀成几次三番诈败，长了张嘉祥的骄气，骄者必败，这是一句古话。再其次你们可知道，孤家为什么定要选择时辰，在那巳末午初？便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曾吃饭，可以杀他一个措手不及。有了这三重，是他们的弱点，古人说的好，物必自腐而后生虫，向荣自取覆亡，孤家调兵遣将不过会逢其适，岂能贪天之功，视为己有！"（作者无非借杨秀清口中，总括将清兵致败原因说一遍耳，非当时真有其事也。）百官听了，欢声雷动，按下不表。却说太平天国从此天京外无围兵，城中百姓们安居乐业，显出一派太平景象。然而内部里却

暗潮汹涌，岌岌不可终日，做书的免不得调转笔尖，从头说起。原来杨秀清自从杀退清兵，解了天京之围，越发功高望重，便是天王，诸事也让他三分。秀清心中一畅快，便大兴土木，在东王府里，盖起一座花园来，把傅善祥搬到园中一间屋子，叫做紫霞坞的去居住。（好名色。）开出门去，便见花木环互，鱼鸟骈罗，（八个字抵得一篇小园赋。）那时善祥毕竟是个才女，生平所嗜好的，便是金石碑版，鼎彝书画。其时因为太平朝将领都是粗人，生平就不知风雅为何物，见了这些古董，不是随手抛弃，毫不顾惜，便是目为妖物，点上了火付之一炬。自从善祥那们一提倡，秀清因为要博他喜悦，因此便下令教部下尽力搜罗，风气才为之一变。善祥又性好吟咏，然而独学无友，便觉得兴致索然，况且唱和也得找几个同好之士，才觉有味。可惜东王府里，第一个陈承瑢，虽是文人，然而天生是个办公牍的材料，那吟风弄月的勾当，是生平所深恶的。就只那个何震川，对于诗词深有功夫，善祥找不着人，只得和他俩更迭唱和，又因为何震川年长，便唤他做先生，后来连秀清也叫起他先生来了。东王府里，一提起先生二字，没有个人不知道便是何震川，决没有旁人的。一时风流所被，东府大门以内，俨然有偃武修文的气象。古人说的好，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傅善祥越得意，有一个人越心里妒忌，这个人不问可知就是天妹洪宣娇。他既怀恨着善祥，惟一的泄愤方法，便是借天王的势力去凌傅善祥，当下他便在天王面前，说那善祥做的诗句里面，如“居然小婢称如愿，有大佳人号莫愁”之类，是讽刺天王不通文墨，狗矢满胸。天王闻语，勃然大怒，便把东王召来，告诉他说：“贤弟你须要留心着，不要过分信任傅善祥，防这丫头和清军暗通消息，作清军的间谍！”（加小女子以若大罪名，毋乃杀鸡用牛刀乎！）东王听了，默然无语，退朝下来，便

和何震川商议，何震川叹了口气道："自古道，女无美恶，入宫见嫉，王爷要保全善祥，切不可一味娇惯他，须要稍稍加以裁抑，使那些不满于善祥的人，心里畅快一回，天王跟前，便不致再有人进谗言。天王如若再问起时，王爷也有话可讲，便算是敷衍过天王的面子了。"（床笫之间须费如许心机。伉俪之道苦矣。）秀清会意，当下便步入园中，径向紫霞坞而来。也是合当有事，恰值善祥闲着没事，却从仆妇手中授过一支黄烟管来，在吸着消遣。无巧不成书，偏给秀清撞个正着，秀清正愁无词加罪，瞧见善祥在吸黄烟，因为太平天国是严禁吸烟的，所以心中暗喜，如同做文章般找着了题目咧。当下不由得勃然作色，指着善祥骂道："贱婢！你违犯天条，该当何罪？"善祥想不到芝麻般的小事，东王竟会认真起来的，正待分辩时，谁知秀清不由分说，已是召来了几个卫兵，将善祥用绳索捆了起来，（大煞风景。）善祥吓得玉容失色，婉转娇啼，因为太平天国定下的法律，如若违反了天条，便须处死，所以今天他怕秀清大义灭亲，将自己明正典刑，那可不是玩的。欲知善祥性命能够保全否，且阅下文。

评曰

太平朝从龙诸将，固自不弱，然而清军中亦多健者，两方功力悉敌，曾、左、李无论矣，此外则一向荣，统孤军转战千里，锲而不舍，亦豪杰之士也。此所以《铁公鸡》一剧，盛行于民间，向大人、张嘉祥之名，妇孺咸知，非偶然也。

在清季欲加人之罪，必曰是革命党，军阀柄政时，则国民党员亦成罪状，今则共产党三字，令人不寒而栗，每见有青年弱女子，亦在罗中，弥可叹惋。读本回天王谓傅善祥为清军间谍一语，而后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古今人固如出一辙也。

第七十九回　天罗地网国舅设机关
走壁飞檐侠僧传柬帖

话说杨秀清因为要敷衍天王的面子，不得不借着吸黄烟那件事，把傅善祥问成罪案，硬着头皮，判他枷号示众，说是为违反天条者戒。列位读者试想，一个绮罗弱质，一旦如同唱那《玉堂春》般，蝤蛴香颈里，套上了那个牢什子，焉有不以眼泪洗面之理！（涉笔成趣。）傅善祥一肚皮冤屈，且不必说，便是那杨秀清玉软香温惯了的，蓦然间衾寒枕冷，也自觉得度日如年。这一天杨秀清踱入紫霞坞，只见牙床锦帐，依然如昨，只是妆台之上，灰尘堆积有一二分厚，凤去台空，兀是像那恩爱夫妻，忽地里鵾弦摧折，赋了悼亡一般。这一种凄凉况味，非笔墨和言语所可形容。所以今天杨秀清对着香奁镜匣，只是发怔。事有凑巧，忽见一个垂髫小婢，悄悄地走近秀清身旁，双手捧着，献上一件东西来，秀清接了看时，原来是一张花笺，叠成个方胜，小婢递过了，便低声说道："这是傅丞相教送与王爷的。"秀清一听傅丞相，便知道是傅善祥，所以忙不迭的打开观看，只见花笺之上，泪迹斑斓，秀清看了，不禁心里一酸，当下便从头念道：（以上一段文字凄艳之至。）

素荷恩覆，无以报称，薄书映掌，不敢自懈。缘欲驱遣睡魔，偶吸烟草，致干禁令，又荷矜原，不加死罪，感奋何如！原冀恩释有期，再图后效。讵意自获罪以来，五中忧惧，神思惝悦，如失魂魄，藐兹孱弱，断难久存。蒲柳之质，虽见宥于风霜，蝼蚁之命，究莫保于旦暮。在臣

妾猥以女流，忝叨异数，平章巾帼，宅揆绮罗，荣幸已极，死复何恨！但念未列妃嫔之队，而宠逾粉黛三千，特膺宰辅之权，而报乏涓埃万一，怅对玉葭，难倚托于今世。愿求环草，当衔结于来生。

秀清念到此处，不禁滴下泪来，又怕给婢女们瞧见了笑话，所以忙着用手拭去泪痕，接续看下去道：

金脱一双，王所嘉赉，裹以红罗诃黎子，遣使上缴。

秀清看到此处，便回头来问那小婢道："丞相不是有包东西吗？"小婢道："有，有！"说时忙从怀里，拿出一包东西来，秀清接过看时，原来是一个红缎绣花的兜肚。记得是定情之夕，赏给善祥的，再打开兜肚时，里面裹的是一对赤金手镯，也是自己以前所赏。秀清拿了这两件东西，鼻子一酸，眼泪便珍珠断线一般，把兜肚湿了半边，极力克制着，才收了眼泪，再一看时，见后面没有几句话了，却是：

亵服不恭，借寓亲爱，倘王异日垂念微劳，见物如见臣妾可也。伏维起居万福，珍摄千金，不尽欲言，祈赐省览。（绝妙一篇香艳小品，杂诸历代名媛尺牍中，可乱楮弃，女状元毕竟不凡。）

秀清看完了，大为感动，又见信中有"蝼蚁之命，莫保旦暮"的话，怕善祥真个寻了短见，岂非弄巧反拙，所以便立刻下令，赦了善祥，依旧令他回居紫霞坞，开复丞相原官。经此挫折，不但毫无芥蒂，而且把恩爱更增加了几分。这消息传出去，格外教宣娇失望，只不过在秀清总算已把善祥裁抑过了，倒不便再把善祥作为在天王跟前进谗的资料。便一做二不休，想索性连秀清也设法根本铲除了罢，省得他包庇着那贱丫头，教人看了牙痒痒地！恰值赖皇后的兄弟赖汉英，也打听得秀清有了不臣之意，便会齐了洪宣娇，来奏天王道："东王杨秀清，

在府中命属官呼万岁，不知将置陛下于何地？臣等思今日朝臣中，以东王为功最高，权最大，如若一旦欲图篡窃，真易于反掌。常言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幸陛下三思焉……”列位读者，俗话说得好，叫做至亲莫若郎舅，如今一个赖汉英便是国舅，别人也许不忠于天王，惟有郎舅之间，是不会有二心的。此外宣娇又是同胞的妹子，他和秀清有些瓜葛，连他也说秀清有反叛之心，那秀清一定是靠不住啦。旁的事情都可将就，譬如说秀清若要子女玉帛，朕准定都让给他，惟有欲夺朕这宝座，那是逼朕到了绝路，朕可不能再忍受了。（恒人每信妻妾之言，甚于兄弟，且并及于妻妾之党，又富贵可共，而天无二日，此皆揣摩秀全当日心理之言，作者鞭辟入里，绝非浮光掠影之作所可同语。）当下天王沉吟了一下，便皱眉道：“秀清既如此跋扈，那么朕除此逆贼，也不为负义。事情便交给你们二人去办，可是切须计出万全，切莫画虎不成反类犬呀！”二人领旨，便一同到西王府商议，汉英道：“我们须要联络几个和杨秀清不睦的将领，才好下手。因为下手起来，必须用那兵力，赤手空拳是不济事的。”宣娇侧着螓首，思索了一下道：“现有两个人在此间，一个是秦日纲，一个是罗琼树，其余的将领，都在京外，急切里是呼唤不到的。”汉英道：“秦日纲几时和秀清有过仇来？天妹你须要打听明白了，切莫造次呀！”宣娇道：“秦日纲面上和秀清很好，可是肚子里却毒得摸得出刀剑呢，其中原委，别人也许不知道，惟有我是一明二白的，都只为有个指挥官姓鲁名恭敬，家里的小老婆，和娈童有了奸情，被恭敬撞破了，拔下壁上的宝剑来，要杀那娈童。那娈童逃往东王府，拍上了秀清的马屁，秀清不但庇护那娈童，而且还听信了那娈童的谗言，派兵去搜恭敬家中，果然搜出一封信稿来，是写给北王的，中间有骂秀清的词句，因此秀清将恭敬拿下。

那恭敬和秦日纲极知己，因此秦日纲便当面去求秀清，要保全恭敬一命，秀清答应了，可是一转背却依旧把恭敬杀掉，因此秦日纲把秀清恨得牙痒痒地。”汉英道：“秦日纲武艺高强，对付一个秀清，是绰乎有余的了，你说的是罗琼树，不是罗大纲的兄弟吗？这人靠得住靠不住？”宣娇道：“罗琼树是和石凤魁两下拜过把子，石凤魁因为失了武昌，和黄再兴一同斩首市曹，罗琼树是个草包，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国法，他以为石凤魁是个好朋友，杀他好朋友的，便是他的冤家。（此即武三思所谓我不知何者为善人，何者为恶人，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之意也。）所以他背着秀清，咬牙切齿地说，管他妈的东王不东王，他把咱好兄弟砍下脑袋瓜来，咱要在他身上扎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才对得起死了的好兄弟。罗琼树他既有了这话，我想一定肯受我们指挥的了。”赖汉英听了大喜道：“秦、罗二人，能为我用，那是再好也没有。过一天邀他们来商量下手吧！”两人计议停当，赖汉英这才辞别宣娇，出了西王府。列位读者，天下的事情，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个计划，饶你十分秘密，却也不免有些风吹草动传入东王府，被那何震川约略知道了一些梗概，便悄悄地来告知善祥，善祥紧皱双眉，将小蛮靴在地下微微顿了一顿道：“我也几次三番和王爷说过，叵奈王爷只是不信，先生你瞧如何是好？”何震川也微微叹息道：“这叫做尽人事以待天命，咱们只做到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不听却要瞧王爷的福泽咧。”善祥摇头道：“我那一趟不尽情劝谏……”说到此处，善祥忽地粉面微红，含羞带笑的接着说道：“往常听人说，枕头边告状，是没有不准的，可怜我在床第之间，说的唇焦舌敝，王爷却还是如同秋风过耳。（于极正经处，忽作谐语，便觉通体灵动，可儿可儿！）为今之计，最好去求访一个甚么剑仙侠客之类的人来，如此这般，

王爷或者会省悟，也未可知。”何震川听了，见是佩服善祥机警过人，便凑近一步，低声说道：“人倒有一个在这里，这人是个出家人，据说他师傅唤做智空禅师，是个有名的剑客。这人却也能够飞檐走壁，据他说和陈承瑢有些瓜葛，因此也愿意为我们东府效力。不过教不要给陈承瑢叔侄知道，因为出家人四大皆空，却不愿再受伦常的束缚，所以只秘密和我交往，不肯露出行藏来。我瞧这事情，如若交给他办，定能胜任。”（震川、善祥不知为何许人者，读者却已知其为陈大鹏矣。）善祥点头称善，当下便由何震川负责去办。几天之后，恰凑巧秀清入宫朝亲，原来秀清每逢上朝，必定要排齐仪仗，舆马如云。这天照例排了道子，钲鼓衔牌，绣旗华盖，笙璈竞奏，箫管齐鸣，禁卫的军队，一共有二三千人，真个是前呼后拥，仪仗森严。谁想正走之间，忽地有个人拦住了秀清的轿子，好似要递什么东西给秀清的一般。其时秀清定下的法律，如若老百姓们冲撞了他的道子，便格杀勿论，原是防备刺客的意思。所以这会子秀清又惊又怒，惊的是这人如若是刺客，自己便有性命之忧，怒的是从不曾有人冲过道子，今天这人好大胆，当下便没口子的叫：“拿刺客！”那些禁卫的军士，初起瞧的怔住了，呆若木鸡价，没作理处，后来听秀清喊“拿刺客”，这才轰雷也似答应了一声，七手八脚，向前来拿捉。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人只一晃，身体便已上了街旁的屋面，再一晃便没有踪迹。秀清低着脖子一瞧，却见自己身上，有张柬帖，料想断没有好话，所以不暇细看，只往袖子里一笼，一面派卫兵向街坊里四下找寻，那里有什么踪影？只得罢了。及至回到府中，才拿出那张柬帖来观看．只见上面写着首五绝，便低声念道：

风倒东园柳，花飞片片红。莫言橙李好，秋老满林空。

秀清读了不解，便来教善祥解给他听。列位读者，这出把戏，便是善祥和震川干的，诗中的寓意，善祥那有不识之理？便婉婉转转说道："王爷姓杨，杨柳原是一物，红洪同音，天王姓洪，橙、李谐音陈、李，指的是陈玉成和李秀成，林、陵同音，便是说金陵的意思，诗中大意说王爷虽有亲信玉成、秀成二人，然而依然无用，臣妾听说和王爷结怨的人，广购剑仙侠客，要来行刺，今天这人，定然也是他们的党羽，所以做了这首不祥的诗句，专咒诅你王爷，此后王爷还须格外留神才好。"秀清大笑道："孤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太平天国生杀予夺之权，操在孤家手里，还有那个敢奈何孤家！这种妖言惑众的诗句，信他则甚！"善祥见费尽心机，还是劝不醒秀清，不禁长叹一声，暗地里伤心落泪。那何震川悄悄地也来告诉善祥道："那和尚本领十分了得，王爷亲眼瞧见他同飞鸟一般，眨一眨眼，便也不知去向，这件事情干的多少干净。谁想今天这人来辞别，说东王毫无悔祸之心，太平天国业已大劫临头，南京城里已不能再住，所以他到四川峨眉山，找他师傅去了。他又说这一次是千古浩劫，古人说的好，叫做在劫难逃，他自己的兄弟和儿子，尚且在这一次的劫数之中，眼睁睁地看着，无法相救，东王劫运临头，你们要救他，便是逆天行事，如何能成，我看你们还是自己奔命要紧……"何震川说一句，善祥点一点头，听到这里，便插口道："先生可曾问他，我们两个可在劫中？"何震川道："怎么不问，他说可以逃得。我又问他，怎样逃法？他写了几个字给我，却原来是'急流勇退'四字。"善祥听了，点头会意。（不必有是人，不可无是言，为后文二人脱身张本。）不表东府如何防备，单说赖汉英瞧个机会，便约了秦日纲、罗琼树二人，一同到西王府，和洪宣娇商量如何下东王的手。罗琼树纯粹是个粗人，要他出主意，他只有白瞪

眼的分儿，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还是秦日纲粗中有细，当下便献计道："我们这一方面，讲到武力，决不弱似东府，杨秀清手下，只有陈玉成、李秀成两个，然而这两个人现都带兵在外，（陈、李离京，在此暗点，省却笔墨不少。）其余都是没用的脓包，我们两人都可以对付得。据咱看来，我们这一方面，还缺少一个有声望的人，主持这件大事，因为杨秀清这厮，权位声望，都在你我之上，我们若是把他宰了，须防大众不服。不如把北王找回来请他发难，包管万无一失。"（后来翼王不服，出乎日纲意外。）赖汉英听了，点头不迭，当下便假借天王的名义，修了一封密信，去到江西，把韦昌辉追回来。赖汉英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便出城去，在半路上迎候着，先和昌辉背着人密谈了一番，所以昌辉入了天京，不去觐见天王，却先到东府来向秀清请安。等敷衍过了秀清，才自回北府休息。这天深晚，又召集一干人商议，大家便都公推昌辉提调这件事情，昌辉也不推辞，第一个便向宣娇道："天妹和秀清至今还藕断丝连，如今却要托你到秀清面前去怂恿他备酒为我韦某接风。"第二个用着赖汉英，教他募集死士万人，准备约期攻打东府。第三个便派罗琼树，接应赖汉英。第四个才向秦日纲道："燕王和我，便相机动手，有了我们这几个人，同心协力，秀清便是插翅也难飞出我们手掌心了！"分派已定，大家又歃血为盟，滴在酒中，分饮而散。话分数头，先交代洪宣娇，第二天着心着意妆饰了一下，媳媳婷婷，骑了一匹马，来到东王府，原来自从秀清宠了善祥之后，宣娇久已不和东府来往，今天突然间来做不速之客，秀清还当和上回一般地是来醋海兴波咧，所以提心吊胆的迎入里边。一见面便堆着一脸的笑，哎呀了一声道："今天那一阵风儿，把天妹吹来的呢？"边说边在偷瞧宣娇的脸色，却见宣娇满面春风，粉白黛绿，妆饰的又十分娇艳，听

秀清那们说，便把秋波向他一转，接着一丝丝的笑意，便在口角边浮了起来，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和腮边的两个酒涡道："别说这种客套话啦，咱年老貌丑，也不拿镜子照照，怎样巴结得上你王爷？这些纰漏，咱自己岂有不知之理？所以后客让前客，乌龟也只好让嫖客啦。"宣娇说完话，掩着樱唇，不由得噗哧笑出声。秀清瞧见他和以前判若两人，不由得也特别高兴起来，便打着哈哈道："别谦虚啦，咱这房子造的可不坚实，谦坍了屋须不是玩的，谁说你天妹年老，就瞧今天，教咱估，也至多估了你二十岁呢！"宣娇一撅嘴道："别挖苦了，年纪轻的在你园子里，咱可不配！话说回来，咱们谈正经要紧，北王不是回来了吗？"秀清道："不错，韦家兄弟，昨天就瞧咱来啦。"宣娇道："他既那们抬举你，你也该抬举他才是。"秀清道："好，明儿咱摆酒给他接风就是。"宣娇见不费吹灰之力，便达到了目的，不由心中暗喜，当下便又胡扯了一阵，这才告辞而去。两人这一问一答，自有底下人向善祥跟前送信，善祥等宣娇走了，便来谏秀清道："宣娇今天甘言媚态，迥异从前，并且听说他和北王沆瀣一气，怕有什么不利于王爷之处，王爷须要善为防备才好。"秀清疑心善祥是发醋劲，所以听了兀是不信道："孤家和北王，是生死弟兄，决没有什么意外，要是无中生有价闹了起来，岂不教人灰心？"善祥见话不投机，只得罢了，可是祸患迫在眉睫，不能再大意了，只得自身筹划脱身之计，后话不提。单说秀清依旧兴高采烈，吩咐厨子准备上好酒菜，要替北王接风。谁知杨秀清便在这一席接风宴上送了性命，欲知韦昌辉如何杀杨秀清，且阅下文。

评曰

明思宗有言，愿生生世世弗复生帝王家，旨哉言乎！夫匹

夫何罪？怀璧其罪；帝王何罪？皇冠宝座其罪也。如彼南唐后主，假令弗生帝王之家，在承平之世，为一文学侍从之臣，则吟风弄月，其所成就，宁复止此？又如彼李三郎，假令弗生帝王之家，而为席丰履厚之贵公子，则奏梨园，舞霓裳，河鼓天孙，与玉环誓世为夫妇，其风流岂在司马相如、张敞之下！徒以匹夫怀璧，乃不能不以花月春风，托之梦魂昨夜，与夫崎岖蜀道，作《雨淋铃》一曲耳。自专制变为共和，宝座皇冠，始成粪土，本书之傅善祥，假令不归东府，而嫁作书生妇者，则布衣椎髻，度曲填词，足以继武朱淑贞，李易安，宁非佳话！噫，安得娲皇补天石，尽弥千古美人才士之憾缺哉！

第八十回　变起萧墙秀清授首　戈操同室达开潜踪

话说韦昌辉从江西回来，东王杨秀清备酒和他接风，（所以大书特书，于姓名上著爵位者，暴其戈操同室，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之罪，史家书法也。）谁知韦昌辉、秦日纲、洪宣娇、赖汉英一干人，定下密计，便要在雍容揖让之间，结果秀清的性命。可怜秀清兀是睡在鼓里一般，这一天吩咐厨子说："菜肴须要特别丰盛。"那料昌辉早已预备下百来名精通拳棒的心腹，青衣小帽，乔装做书僮模样，和燕王秦日纲俩率领着，前呼后拥，往东府而来。秀清亲自降阶迎接，见昌辉携带的僮儿都是徒手，便吩咐卫兵们不必拦阻，一律都放进中门。那里知道这百来个僮儿，身上没有一个不藏着刀剑，合该是秀清大限临头，所以他聪明了一世，在这生死关头，偏生懵懂起来，否则这班僮儿，虽是下巴颏子上，新近经过理发匠刮了一下，然而一片青颜色，那胡须桩儿，兀是还隐约可辨，年龄上先露出了破绽，况且一个个形色仓皇，眉梢眼角间，不免包含着一团杀气，走路时又听得出刀剑相触之声，大概秀清一生滥杀无辜，所以今天那些冤鬼，在冥冥之中将他聪明蔽塞，真所谓天夺其魄咧。话休絮絮，单表宾主寒暄已毕，秀清便吩咐排席，好在并无外客，便是东、北、燕三王，此外陪席的，也只是东府文武属官，如陈承瑢等一般人。惟有何震川，却托病不到，大家入席坐下，酒过数巡，秀清便教拿大杯来说："今天不分官职大小，务要畅饮尽欢！"陪席的不敢不依，便真个开怀畅饮起来。只有昌

辉却推说途中劳顿，所以涓滴不饮，日纲也虚应故事，举起酒杯来，略略沾了沾唇，便放下了。主人杨秀清，不知从那里来的一团高兴，真是酒到杯干，只管仰起脖子来，骨都骨都价将酒往肚子里灌。（凡事反常，便非吉兆。）喝了半个时辰，秀清已有七八分酒意，日纲向昌辉使了个眼色，昌辉会意，便借着天热为名，把头巾脱下，原来这是昌辉预先和心腹们约好的暗号。心腹们一见，便知是时候了，暗地里也就摩拳擦掌，准备厮杀。这里韦昌辉想起了那一趟水营哗变,秀清当着千人百眼，把自己棍责的仇恨来，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站起身来，走出座位，踅向秀清跟前，嘴里却信口胡诌着道："小弟有一张地图，是这回在江西得的，兄长你瞧瞧，真是个无价之宝咧！"边说边探手到怀中去，真像要拿出地图来的一般，秀清信以为真，兀是仰起了胸脯斜乜着一双醉眼，瞧着昌辉，（不啻谓敞胸恭候已久，奉迓白刃也。）等候他拿出所谓无价之宝来，此时两人相距不到一尺，说时迟那时快，昌辉疾忙把探在怀中的手抽了出来，可是并非地图，握定在昌辉手中的，却是一柄明晃晃的牛耳尖刀！（荆轲刺始皇，图穷匕现,此则图是假的，匕首是真的也。）常言道,无毒不丈夫，昌辉既已亮出凶器，当然先下手为强，便将刀用力向秀清的心窝里猛扎，秀清醉眼朦胧，还不曾瞧的清楚，当胸膛却已着了一刀，都只为昌辉用力太猛，前胸扎进去的那刀尖，兀是在后背透了出来，钻进了那张太师椅的靠背上，连人带椅，好似一串扦光荸荠般，他的身子便休想能够动弹。（写行刺，语语出人意外，而又语语在情理之中，作者状万事万物，从不肯著一败笔，此亦全豹之斑也。）常言道，心为血海，杨秀清心上吃了一刀,那血如潮涌一般，打从创口里骨都骨都价向外直冒，这也不在话下。单说杨秀清陡觉心坎里一凉，便忙着低下头去观看，才见自己简直

变成血人啦，当下便扭转脖子来瞅着昌辉喘息着道："韦贤弟，自家手足，便是有仇，怎么下得这般辣手……"这四句说话，一句句，一字字，送入昌辉耳朵，赛过在昌辉心窝里也还敬了一刀相似，撑不住全身起了一阵痉挛，可是事已如此，不由他不硬着头皮答道："还说什么手足！咱只知道奉了天王之命，来结果叛国的逆贼！"话声未绝，那秀清蓦地大叫了一声道："痛死我也！"接着便双目向上反插，两腿向前一挺，死于非命。列位读者，在韦昌辉行刺杨秀清，两人一问一答，这一段情由，做书的用笔墨叙述，兀是费了有半小时，写了有五百多字，便是给列位看，也得花上一二分钟，才得看完，然而在当初出事的时候，要是用现代的时计去计算他的时间，却只有三四十秒，简直就不到一分钟。剪短闲文，言归正传。却说秦日纲见昌辉得了手，便也霍地从身上掣出兵器来，阶下昌辉的心腹人等，不用说，自然也各自亮了傢伙。这一来不打紧，可是把陪席的许多东府里的文武官员们，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文官们便想，三十六着，走为上着，逃命要紧，武官们也有想逃的，也有想去找兵器来抵抗的，顿时便闹的鸦飞雀乱，马仰人翻。昌辉便大喝道："我等奉了天王之命，来此诛夷逆贼，你们都不许揎动！谁动就要谁的脑袋！"这句话一说，果然大家便不敢动了，昌辉带来的心腹中，有一个身上藏着一枚浏阳炮仗，便掏将出来，点上了药线，只听得接连着砰蓬两声响亮，那半橛炮仗，便被火药直送到九霄云外，远近三五里路以内，都听得见这声息。原来这便是和赖汉英、罗琼树约好了的号炮，这一声号炮不打紧，赖汉英率领了埋伏着的五千甲士，便发一声喊，来攻打东府后门，罗琼树也带了三千人马来攻前门，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昌辉带的心腹，便里应外合，分两路杀将出来。可是东府里除掉将弁在陪席饮酒之外，卫兵一共也有一

万多人，这一万多人，满不知道今天因何起衅，只是得到消息，说是王爷遇害，又见北王府里的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一来惦念着秀清的恩德，二来抱着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主义，将官们不抵抗，小兵们却非抵抗不可，(此种官长，见了小兵，能不愧死！)因此便也刀出鞘箭上弦，就在府门以内，和北府里的人厮杀起来。北府里的兵，遇着了抵抗，也就心头火起，舞动兵器，逢人就杀，顿时把一座庄严伟大的东王府，化作了战场。再表东王府的卫兵们，此刻还没有知道秀清是谁杀的，不过时间上来不及救回活的东王，至于已死的东王，横陈在血泊中的尸身，他们却也想从北府兵士手中去抢救出来。所以一交手，便向那宴客的厅上，拼命价冲杀进去。兵法有言，叫做两军相遇哀者胜，此时东王府的卫兵，人人眼胞里含着一副哀悼秀清的痛泪，也就是人人抱着愿与东王同死的念头，这便是所谓哀者了，因此无不以一当百，刹那间便攻进了厅中，把北兵杀的屁滚尿流。韦昌辉一瞧势头不好，他是个十分机警的人，忙着将身一晃，杂入自己带来的心腹队中，杀出重围而去。这里厅上，便只剩下秦日纲一个，日纲自仗拳棒精通，等闲一二百人近不得他的身体，所以兀是如同中流砥柱一般，站立在厅中，和东军格斗，全无惧色。有的东军趸近他身体，却被日纲将腿向地上一扫，这一种架式，在拳术家的行话里，叫做铁扫帚。这一铁扫帚出去不打紧，那些东军却站立不稳，早一个个仰面朝天，跌的不亦乐乎。在后面接应的东军，知道不是日纲的对手，便有些趑趄不前起来。然而日纲越上劲，东军越疑虑，他们不知道秀清是昌辉所杀，此刻见日纲负嵎自固，便一口咬定，日纲便是谋杀东王的凶手，不拿日纲来抵东王的命，东王死在地下，也决难瞑目的！可是日纲武艺高强，急切里难以擒他，这便如何是好呢？也合该是日纲要命尽禄绝啦，所以

东军里面，有两三个人，凑巧是洋枪队里的兵士，原来太平天国的时代，火器早已有了，只不过都是前膛枪，放了一枪之后，非得从前膛里加进火药子弹去，是不能再放第二枪的，不过当时方法虽笨，比起刀枪来，却还是彼善于此，所以李鸿章收复苏州，便全靠外国人统带的洋枪队，这是后话不提。单说秀清手下，也有一小队洋枪队，此时军士们见日纲拳棒高强，非肉搏所可取胜，他们便不由分说，把洋枪瞄准了日纲，雷轰电掣价一阵响，日纲手腕上便着了一枪，手中的兵器把握不住，哨的一声，兀是落在地坪之上了。列位读者，也许知道交锋打仗，没有兵器是不成的，说时迟那时快，东军一拥上前，众刀齐下，便把日纲剁成肉泥。这凶耗传到昌辉耳中，不由得暴跳如雷，便一方面向外边调动大军，前来围剿，一方面下令教赖汉英、罗琼树放火焚烧，可怜把东府便立地付之一炬，连傅善祥收罗在紫霞坞的一应古董，也跟着化为灰烬。东府里的文武官员，以及娇婢美妾，兵丁仆役，一共杀死了有一万多人，那尸首烧的面目模糊，手足焦黑，如同木炭相似，连陈承瑢也烧的断胫折肢，剩下的尸身，简直就辨认不出张三或是李四了。同样是东府的文学侍从，何震川因为比较见机，预早就请了假，得免于难，那陈玉成、李秀成两员大将，幸亏都奉了差遣，在于京外，算是逃过了这场浩劫。再表东、北两军，在烧杀之时，洪宣娇是没有在场，事后他兀是放心不下那个傅善祥，所以便带了人，向瓦砾堆中来寻觅傅善祥的尸首，谁知翻遍了火烧场，终不曾翻着。只因那些尸身，都已烧的模糊莫辨，只能从衣饰上去分别了。可是如今也找不出傅喜祥穿着的那种衣饰，最后总算在一个只烧剩半橛尸身的那死人脑袋上，发现了一只金钗，教受了伤还不曾死的那些东府婢女们来辨认时，却异口同声说，这是傅丞相的金钗。洪宣娇这才算把这半橛尸身当做了傅善祥，

便万事全休。当下把小蛮靴向那尸身上使劲踢了几脚，喃喃骂道："贱婢！你如今还能做诗吗！还能蛊惑东王吗！"（可见这场祸事，全因洪、傅二女吃醋而起，吁，可不畏哉！）在洪宣娇洋洋得意，以为报了大仇，那知这个尸身，不但不是傅善祥的，而且连是男是女，也分辨不清。（悲剧中之喜剧。）只因傅善祥何等机警，他见劝秀清不听，便知道大祸业已迫在眉睫，便悄悄地和何震川商量停当，在韦昌辉来东府赴宴之时，他已从花园角门里溜了出来，躲在何震川家，过了几天，震川借着往安徽参赞陈玉成的军务为名，逃出南京，避往上海去讫，直到光绪十几年才寿终内寝，表过不提。且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朝中军政大权，便都归他掌握，恰值翼王石达开，闻得天京内乱，便从湖北回来，自有秀清旧部，哭诉给他听，说北王不但杀了东王，而且把东王剁成肉泥，做成包子，遍啖和东王有仇的人，你想北王的手段多毒！石达开听了，勃然大怒，便来责问昌辉说："东王谋反，至多将他斩首，为甚要吃他的肉？为甚要将他的家眷都杀死呢？将他的王府烧成平地呢？连累无辜的官员兵将们死了一万多人，这是那里来的理性！"昌辉恼羞成怒道："好，你帮着秀清，难道也要想造反不成！"翼、北二王，一言不合，几乎竟打起架来。（以位极人臣之王侯而挥拳动武，尚复成何体统！太平天国不亡何待！）经左右把他们拉开了才罢，昌辉便恨的牙痒痒道："斩草不除根，逢春依旧发，索性连石达开也宰了吧！"达开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连夜缒城逃往宁国。昌辉发一个狠，却领兵来围了翼王府，把石达开老母妻子，一古脑儿都处了死刑。天王闻报，大惊失色，忙派人去救护时，已经不及，翼王府里杀得鸡犬不留。那赖汉英、洪宣娇两人，当初只图快意，谁知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来了个韦昌辉，比起秀清来，更要辣手狠心上十倍，心中便不由得十二万分懊悔

起来。列位读者知道，大凡干那国家大事的人，岂能尽如人意，然而也不可树敌太多，就如韦昌辉般，此刻已是到了天怒人怨，众叛亲离的境界，不但东杨、翼石的羽党和他不共戴天，便是京中上自天王，下至贩夫走卒，简直个个都咬牙切齿。常言道，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政治家对于舆论，是要注意的咧。(清夜警钟，发人深省。)昌辉在这个环境之下，如何能保得住首领，又值达开在皖南得知了全家被戮，便起兵入清君侧，那告急文书，便雪片般的送往天京而来。天王只得命赖汉英、罗大纲去北王府捉拿昌辉，偏生又事前走漏了消息，因此那昌辉便仿效达开，缒城夜遁，想北走河南，另觅出路。谁知他已是恶贯满盈，老天兀是不许他就此漏网，凑巧这时镇守浦口的天将，却是东王的羽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声令下，便把昌辉拿下，解回天京，便被天王派赖汉英监刑，把他斩首市曹。距离秀清被杀，只隔得一月光阴，真个是天道好还咧。列位读者，做书的本想把太平天国亡国的历史，源源本本在这里演述一下，叵奈为篇幅所限，只得便在这第八十回里结束了。况且太平天国的盛衰，是以韦、杨构难为关键的，自从韦、杨构难以后，开国功臣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洪大全、秦日纲已是凋零殆尽。只有那豫王胡以光，我上书中没有交代，原来胡以光攻下了皖北，奉命镇守庐州，不料被清将和春杀的大败，以致气忿成疾，病殁在西梁山军次。他临死的当儿，吩咐妻子们说："太平天国气数已尽，你们见机些，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等我死后，你们别再留念权位，还是回广西老家去的好。"他妻子依了这话，等他丧葬完毕了，便易改姓名，逃回广西去讫，后来国亡城破，凡是首义诸王的家眷，没有一个是好结果的，独有胡以光的妻子得免于难，这可不能不归功于胡以光，说他有先见之明咧。这样说来，首义诸王中，就单单剩下个翼

王石达开，可是他瞧见韦、杨构难以后，天王对待他，始终存着个疏远的念头，他为明哲保身起见，便离了南京，由安徽而湖北，湖南，而贵州，末了以四川为目的地，想在那里另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中途也曾和曾国藩相持了若干时候，棋逢敌手，军旅之余，兀是还诗简往返，结成了敌国的知己。(名色新颖，达开得涤生为知己，可以无憾矣。)至于唱和的佳什，可惜我限于篇幅，不能够抄给读者们赏鉴，只不过天王曾经函招达开，返京辅政，达开答书，情文斐叠，做书的不忍割爱，特地节录数百字在下边，藉见达开文学的一斑，书云：

> 臣本淡泊，无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勉效驰驱。溯举义之初，我侪兄弟，同仇敌忾，激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底初具，方期枕戈待旦，尽扫胡尘，何意萧墙祸起，喋血一家。臣实泣血椎心，不忍再见，虽蒙圣明昭雪冤抑，然从此元气大伤，十年未可即复。且此党彼群，寻仇未已，门户水火，意见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门，鸡肋不足供人刀俎。嗟乎，臣老母年已古稀，惨被俎醢，妻子无辜，并为鲸鲵，东望国门，心碎已久，尚复何颜生入！要之臣虽西奔，仍为天朝戮力，苟得于川黔间扬我旌旗，奉宣威德，则身虽万里，心犹咫尺。凡此区区，即所以报德于无穷也。西陲待罪，无任主臣。(录此一札，当时天京情状，可于言外得之，作者不必再增蛇足，省却笔墨不少。)

可是后来，达开的理想到底不曾实现，兵败于四川老鸦漩地方，姬妾子女，投水自沉，达开仍率死士十余人，杀敌兵千余人，力尽被擒。(与垓下一役媲美。)又有人说，达开那时，在乱军中得以脱身而去，出家做了和尚。毕竟石达开是生是死，成为千古疑案。再表达开西行以后，朝政入了天王兄弟仁发、

仁达的掌握，更有陈玉成的叔岳洪仁玕。三洪用事，国家越发败坏的不可收拾，虽然封李秀成为忠王，陈玉成为英王，依为擎天双柱，然而为洪氏兄弟所龁龄，信任不专，终于回天乏术。做书的本想把忠王、英王尽力描写一番，叵奈为篇幅所限，只得草草结束。至于罗大纲和唐正财．曾天养三人，是和清兵作战，力尽阵亡的；林凤祥是被僧格林沁捉去，解往北京，正法在菜市口的；罗琼树因为也是韦、杨构难中的要角，所以后来被东王部下报仇，将他刺死在途中的；更有天王的内弟赖汉英，只因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都是死在他手里的，及至仁发、仁达执了朝政，国事更加败坏，汉英便仰天长叹道："咱因为东王跋扈，所以定计将他诛杀，不料死了一个东王，来了无数的东王，而才具学问，都不及东王，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国家弄到这一步田地，谏也来不及谏，杀也来不及杀。回想当初计除东、北二王，都是咱一手包办，时至今日，咱真有些对不起东、北二王，只有请求上帝，让咱早一天死了，免得眼睁睁地看那清兵攻入天京咧！"说罢，呕了十几大碗鲜血，呜呼哀哉死了。太平天国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荃的兵，攻打天京益急，天王便仰药驾崩。然而直到六月里，才被清军攻入南京，其间经李秀成支持了三月之久，太平天国至此遂亡。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先后殉国。这便是我书中陈大鹏所说的在劫难逃，凭你剑仙侠客，也救他们不得。只有天妹洪宣娇，见天京大乱，知道太平天国已是不可收拾了，便浩然有归隐之志，好在他信教甚笃，而且因为学习西医的缘故，和西洋女教士们来往，太平天国十二年，天京粮尽援绝，天王开了城，纵令老弱妇女出京觅食，节省下粮米来，给军士们享用，宣娇便毁容易服，夹杂在难民队里，离了天京，不知所终。有人说他到了上海，随了西洋女教士们往新大陆而去，后来便终老在旧

金山。我这部《红羊豪侠传》便从此搁笔了，胡诌了一首七律，算是尾声。（以词起，以诗结，论体裁，亦复首尾崭然，始终不懈。）诗曰：

鼙鼓金田动地来，从龙子弟几英才。顺流鹢首争王气，绝代蛾眉孕祸胎。争为睚眦修怨讟，翻因骨肉起疑猜。孝廉船逝无消息，西上瞿塘去不回。

评曰

语有之：当局者迷。彼太平末叶，清兵耽耽于外，佞臣逐逐于内，而釜底游魂，尚复夺权攘利，是诚蜗角之争矣。于斯时也，苟无大智慧，鲜有不随波逐流，以迄败亡者。独宣娇能毅然决然，抽身于是非之场，优游域外，终其天年，是较善祥为尤难。盖宣娇以天潢贵胄，多所牵制，非具大智慧，下大决心，不办也。呜呼，神龙见首不见尾，宣娇亦人杰矣哉。

本书结穴时，未能将英、忠二王，用力描写，是一大憾事。盖非再续十万言，恐犹不足以尽之也。顾本书在韦、杨构难之后，因篇幅已终，乃不得不戛然而止。彼艺术家，谓世间乃有缺陷之美，若果本书赓续弗已，则无非叙两军之进退，兵凶战危，偶一言之，弥觉俶诡可喜。久久弗已，翻以为病，滋人厌倦，亦复奚益？孰若留有余不尽之思，故示人以缺陷，读之反醰醰有余味焉。

责任编辑　项纯文
装帧设计：贾　愚
封面题字：韩　青

红羊豪侠传

张恂子　著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
（合肥市迴龙桥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2.75　字数：528,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500
ISBN7-80535-019-1/I·1

定价：4.50元



I S B N 7-80535-019-1/I・1

定 价：4.50元